喬家才著

# 浩然集（一）

——鐵血精忠傳

何應欽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 自序

浩然集兩千六百多頁，是我近二十年來所撰寫的總集，大部分發表於中外雜誌，一小部分發表於山西文獻。

全集分別裝訂成四册：

第一册：鐵血精忠傳。包括原文和另附有關戴雨農將軍的三篇文章而成。

第二册：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這一册將近八百頁，包括敍述軍統局同志的文章五十九篇，附錄七篇，共六十六篇。因爲搜集資料不易，採訪困難，有許多同志該寫而沒有寫。如吳廼憲先生軍校第一期同學，柯建安先生軍校第三期同學，都是特務處初成立時，卽參加工作的有功人物，貢獻很多。但是多次訪問，終難成篇。又有許多同志本「好漢不談當年勇」的觀念，不願敍述過去的英勇故事。也有些同志有某些顧慮，不願意公開出來。總之，掛一漏萬，是一册不够完全的書。

第三册：關山煙塵記。包括原書及原浩然集的一部分。這部分附錄在說明這本書出版的

經過。

第四册：海隅叢談。包括三十篇文章，其中軍統局的根、晉籍黃埔四烈士傳、胡健中先生談戴笠平反三篇和軍統局工作有關。其餘二十七篇，有孔祥熙、王陸一、馮欽哉、龔德柏、李晉亭、李海涵、梁化之、楊立奎先生等的傳略或片段，有關於我個人方面的故事，有關於山西歷史和地理的敍述。

「浩然」二字是閻念行先生命名的，他說：「浩然見正氣，衆志可成城。」他以爲軍統局十萬同志，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前仆後繼，冒險犯難，勇往邁進，視死如歸，高度發揚了我中華民族的正氣。本集四分之三以上是關於軍統局工作的文章，故以浩然名之，實發揚我民族之正氣也。

戴雨農將軍領導十萬同志和敵人日本軍閥作殊死戰，他具有領導才能，固爲當然，然其所憑恃者，亦民族之浩然正氣。唯有以浩然正氣相激勵號召，才能使這些同志爲民族生存，拋頭顱，洒熱血，終於戰勝敵人。

我們看了戴將軍平時訓勉同志們的話，就可以了解其產生的偉大力量。

「怎樣才不愧對天地父母呢？在精神方面，要發揚正氣；在技術方面，要有事業的創

造。」

「我們的工作，就是悲天憫人，彰善癉惡。」

「我們革命的任務，是要除暴安良，改造社會，糾察他人。」

「人生的使命，就是繼往開來，承先啓後。」

「中國特種工作人員應以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固有道德，復興中華民族，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爲職志。」

「歷史是汗血寫成的，沒有汗血的歷史，這個歷史不值半文錢。」

他告訴同志們培養浩然正氣的方法：「每天早晨必定要讀四書五經，唐宋各大家的散文和韻文。讀時要高聲朗誦，這就是養浩然之氣的功夫。要學到動心忍性，能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這本集子既以軍統局的故事爲主，故周先生命名爲「浩然集」，謹致謝忱。感謝胡金波先生仔細校正，減少錯誤，更感謝好些朋友集資刋印本集，贈送國內外圖書館，使戴將軍和軍統局同志奮鬪故事，普遍流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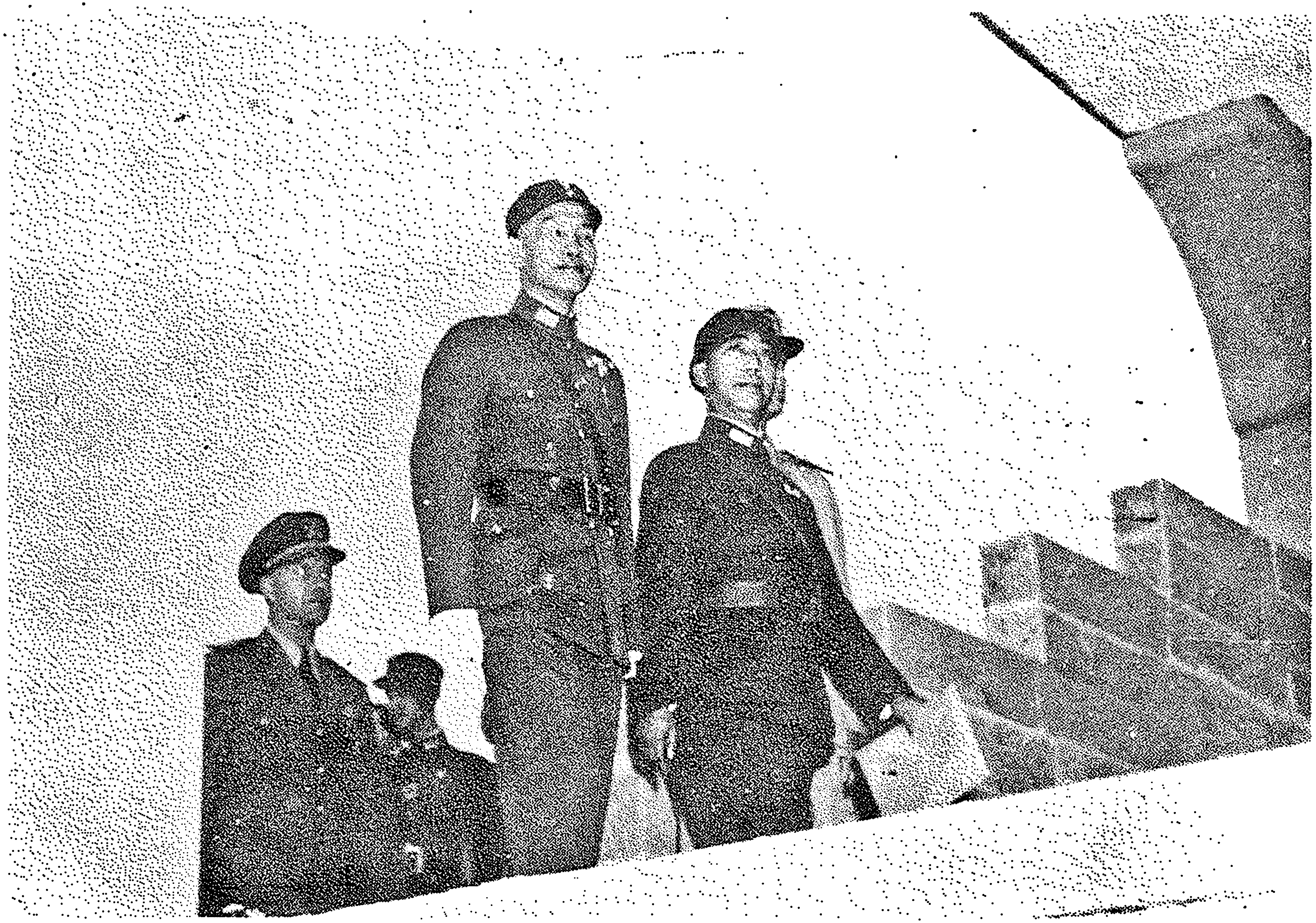
喬家才 民國七十年三月二十九日於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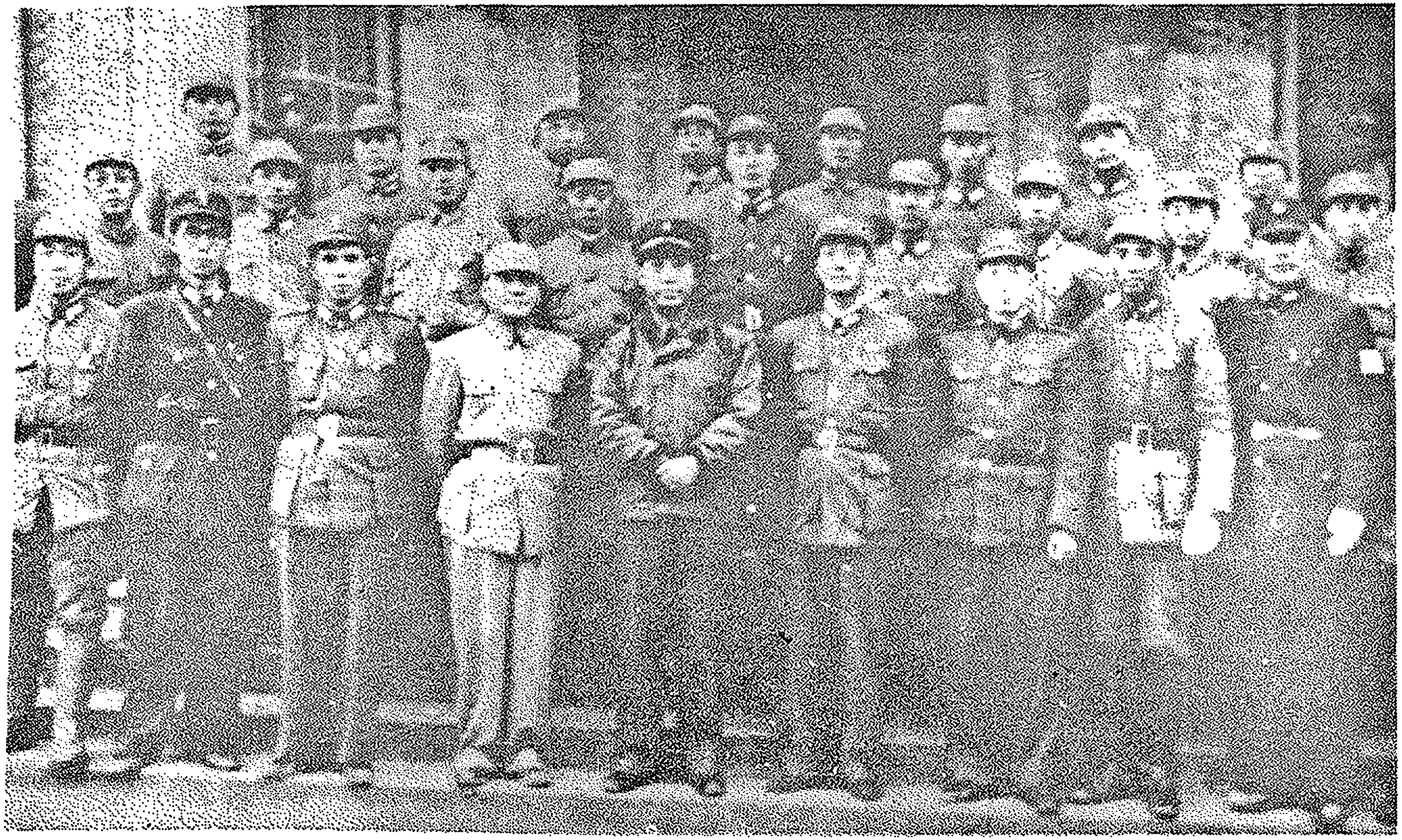
戴笠将軍遺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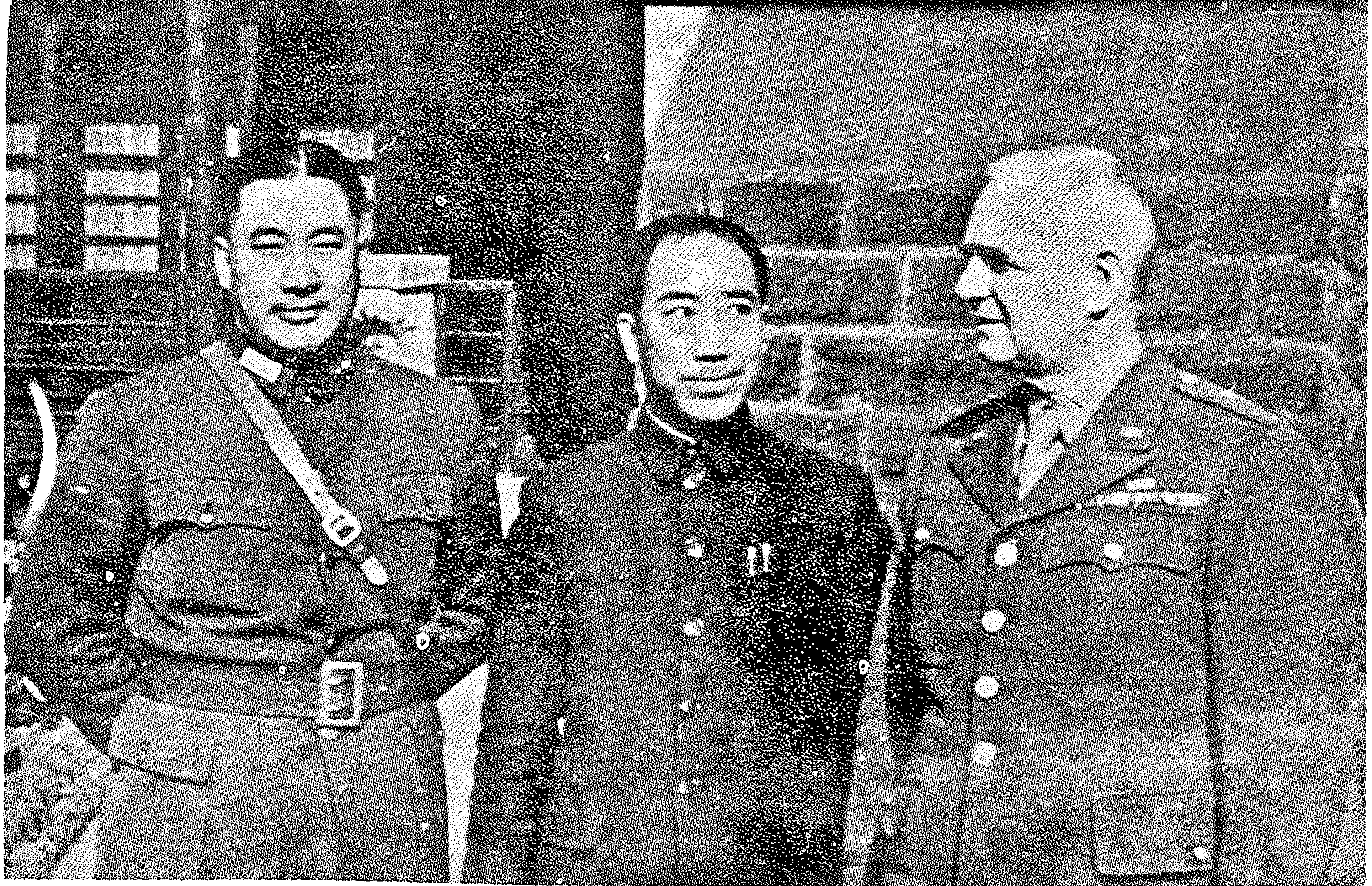
戴笠將軍與母親藍太夫人合影。



蔣委員長由戴笠將軍陪同巡視中美訓練班時留影。



忠義救國軍團長以上官員抗戰勝利後在蘇州合影。
（前排正中為戴笠將軍）



美國戰略局長鄧諾文（右）與戴笠將軍（中）
中國駐美大使館副武官蕭勃將軍（左）合影



戴笠將軍在貴陽與中美所美方官員合影



中美所人員會餐時之情景



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左）參觀中美合作所時留影

# 谷序

我國自古以來，每逢國家遭逢外患，或者是治亂循環的關鍵時刻，往往產生一些爲國家民族，拋頭顱、灑熱血、救國雪恥、摘奸發伏的壯士，但他們本身的事跡却默默無聞。這就是我河嶽正氣之所鍾，鑄成了中華民族歷史的光榮詩篇，

鼎革以還，爲國民革命而犧牲性命，建立殊勳者不乏其人，然而如戴笠將軍者，崛起於民間，身受革命洗禮，以其忠義剛勇的志節，蒙總統　蔣公特達之知，際會風雲，受命艱危，在剿匪、抗戰、以及其他歷次重大時期，負起對敵寇、奸匪情報作戰的重任，率領我英勇機智的革命同志們，爲革命事業作艱苦奮鬬，就近代革命史上說，戴將軍一生行誼，値得我們欽佩。

由於負責情報工作的關係，戴將軍生前的行動和事迹，鮮爲外人所知；直至抗戰勝利，岱山遇難之後，此一歷史上最神秘人物的事功，才逐漸爲國人所聞知，雖然爲時稍嫌遲緩，但卽因由於此項因素，益發使我全國青年，於暸解戴將軍的英勇事功後，更嚮往他的義烈風範。

國民大會代表喬家才先生，便是最瞭解戴將軍的人；他是戴將軍的同志，無論就公誼與私交方面來說，他都已盡了表彰忠烈的道義責任。

正綱曾經讀過喬先生的大著「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一書，深切體認，只要我國下一代的青年兒女，都具有如戴將軍和他的革命同志們的忠義精神，何患共匪之不可滅！又何愁國家之不能強！因此，我對喬先生的大作，除深佩其文字的優美流暢之外，更佩服他的著作，在此一反共復國的大時代中，充分發揮了激勵青年効忠國家民族的功能。

喬先生最近又蒐集了更多關於戴將軍的史料，發爲文章，由中外雜誌社收入中外文庫，輯爲「戴笠將軍史事彙編」一書，即將付梓，囑正綱爲序，披覽了此書的綱目之後，相信其中必有若干過去不爲外人所知的史料，不但使人益加瞭解革命烈士更多的義烈行爲，並且預料此書一出，必然對我國家民族，發生啓迪革命意志的作用。

謹以此文，作爲本書的介紹，希望凡讀此書的青年，不要僅神往於情報戰的神秘緊張，更要警惕身處這一歷史性的革命時代，本身所負的神聖使命！

谷正綱

民國六十七年二月廿一日

於中山樓國民大會堂

# 周序

戴雨農先生與我在江山文溪小學肄業時同班、同學兩年，雖不深知，但見他在學時，功課優、品行好、體格壯；又常見他好管閒事，好抱不平，好出風頭，善人敬之，惡者憚之；知他乃是一位智慧極高、感情最豐、膽識過人、見義勇為之特出人才。

民國元年，我離文溪，與先生相違，也無魚雁往還，間或聽到他浪跡蘇浙的傳說，我默念其豐采者良久。直至民國二十四年夏天，我倆在牯嶺重逢，班荊道故，欣然各言其志，他不願彼此再分途，要我和他携手同為黨國效力，我覺其言有理，允即附驥，合作十年，細心體察，對先生乃有正確之認識。

先生離「文溪」，進浙省「一中」，離校後，遊歷四方，將近「而立」之年時，見多識廣，舉眼莽莽神州，認為袞袞諸公，唯有英明的蔣公乃不世出之魁傑，為救國家、救民族，必須信仰他，追隨他；遂立志秉其天賦之性能，彈精竭慮，為領袖蔣公效死。決心既定，毅然南下，接受「黃埔」薰陶，比即追隨領袖，致力于人之所不屑為不願為不能為之工作。初僅隻身苦幹，勞心愼思，明辨眞僞，出沒於革命前鋒，奔走于豺狼嘯聚之區，積年累

月，績效已見；乃得同志十人，聯袂驅馳，披荆棘，入虎穴，消禍孽，俾領袖省去多少煩憂，黨國在不知不覺中免除多少紛擾，國民革命勢力，因而由珠江流域伸展至長江流域，迄于全國統一，軍閥崩潰。已而以其如炬之目光，明決之智慮，力贊宸謨，攘臂抗戰，四方同志，望風而來效命者日衆。先生對所負工作，宏展奇猷，擴大組織，經緯萬端，舉措所施，機杼百出，雍容指麾，悉皆中的；尤復席不暇煖，東西奔波，劍及屨及，蹈險履危，靡所瞻顧，聲威所屆，强敵色沮；而社鼠城狐、病國虐民之奸蠹，亦浸而斂迹銷聲。其間可歌可泣可驚可讚之烈蹟，有口皆碑；聲息所播，中外同欽；乃至倭寇蕩平，民族復興。

由此觀之，可見先生對國家民族貢獻之大。國民政府於其殉職後頒發褒揚令中，乃有「制敵機先克奏膚功」之褒語。余嘗考其所由，認爲有下列因素奠其基。蓋先生之立品，儼然爲愷悌之君子，性情熱烈，具有颯爽之英姿，俶儻權奇，持正不阿，臨難不懼，天才卓越，益以博聞强記，積學之士，猶不能及。以處事言，秉其敏銳之眼光，雄偉之氣魄，豪爽之風度，勇敢機智，直前邁往，賞罰分明，恩威並濟；如雲龍風虎，浩蕩展布；故能立大模、定大略，冒大險、犯大難。其誨勉同志也，縱橫申論，滔滔不絕。約其要者：曰忠以任事，仁以接物，嚴以律己，善誘諄諄。又以身作則，視同志爲骨肉，以組織爲家庭

。故十萬同志樂於從命，勞而不怨，死而無悔。先生尤以慈祥之心，普施同志眷屬和遺族，無怠無荒，慇懃備至。凡此諸端，俱甚得同志由衷之愛戴，歷十餘年，乃能有爲此偉大之收穫。

先生顧此無上珍貴之成果，殆由十萬同志辛勤血汗所締造，本身分所當爲，不自矜伐。而黨中央則以奇功懋績許之，不爲蔽隱，選賢與能，僉同提其姓名，畀以高位。先生薄視虛榮與利祿，初衷不改，具表懇謝者數度，

於玆，我舉一古事以衡量之。「史記」稱魯仲連說服新垣衍背秦救趙，又以三寸不爛之舌，解決國際間之向背，趙國君臣尊贈仲連官爵不受。太史公讚之，復傳游俠，謂其「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阨，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則先生之烈行，仰之彌高，可擬爲史家宗師所稱游俠之流亞而又過之。惜奇禍天降，不永其年。否則，其所成就，當無限量，歷史也將改寫。觀乎「三一七」事件發生後，匪方集會慶祝，三十八年後，每逢友好，輒搖頭嘆息，咸認「如先生仍在，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必然更大更多。」

豪俠之士，在盛平之世，不顯關切，而當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却非常需要。有之，則

持危定亂，績效立見，所謂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也。而其畢生所戮力貢獻之烈蹟，則不可不予以彰揚，爲後起所範式，以裨於千百代之世道。如班定遠讀父遺著及其兄續寫之作品，即奮起投筆從戎，建立大功，即是例證。

我國歷史，周代有大史、小史之分。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以後又有正史與稗史之別。皆所以紀大與述其詳者：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與正史並傳於世；其在大關節方面，皆不負歷史之使命，而爲眞理與正義之維護與宣揚。所以國民政府頒給先生之褒揚令中，亦有先生「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之語。但三十餘年來，尚未見「國史館」有所編撰。

喬家才兄與先生係黃埔同期同學，又復同志共事，且相處最久；故其知先生最深，愛先生最切。先生對黨國之貢獻，如上所舉，數之彌繁，家才兄親身所歷，親眼所睹，知之最詳盡。他常說，先生追隨領袖之所爲，乃是秉承領袖之意志而爲之。領袖之意志，在我看來，即是救國家、救民族，盡心盡力而爲，有生之年，無時或息。先生畢生之貢獻，其宗旨也正如此。故先生在抗戰時期之工作，並非限于一端，而凡黨國之要務，無所不包，無所不爲；大之爲忠救軍之創立，各訓練班之舉辦，小之如姚鹽之內移、棉紗之搶運，皆

於國於民息息相關者。其他之壯行烈蹟，不勝枚舉，皆足以鼓舞羣倫，歌頌百代。因先生生平經綸，不肯向新聞界小有透露，故不爲世人所盡知；而時彥對此珍貴史材，未予多所彰揚，反而忽略、輕視，甚至於偏聽、誤解。喬兄唯恐先生事蹟，日久年遠，淹沒不彰；又慮國史所紀，限于體裁，僅擧其大端而疏於細微，不足以顯先生之本色；乃困心衡慮，旦夕不安，恒以撰寫戴先生傳自策，念玆在玆，全神貫注，積數年之功，乃有是作。其不標傳記而祇云戴笠史事彙編者，蓋欲熔先生與同志壯烈擧措于一爐，期有以振人心，勵末俗，而裨反共復國之大業有所取鏡也。余贊之而有同感，故樂爲之序。

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周念行於台北

# 前　言

戴笠將軍的確不是一位平常人，也不祇是一位特務奇才；而是一位熾熱的愛國者，五千年中華文化孕育出來的衞道者，奉行三民主義的革命實行家。他的思想敏捷，觀察入微；胸懷壯闊，意志堅强；富於情感，言而有信；冒險犯難，威武不屈；精力充沛，事必躬親；知人善任，統御有方。他能將兵，更善將將，雖派在敵後的工作同志，也能指揮自如。這些同志出生入死，前仆後繼，慷慨就義，壯烈成仁，感人肺腑，動人心弦。

抗戰八年，戴將軍所負擔的任務，非常繁重，可說是包羅萬象。情報戰、游擊戰、經濟戰、心理戰，沒有一樣不是做得有聲有色。他的工作面積非常廣闊，從大後方到敵後，從國內到國外，深入敵人心臟地帶。戰時的後方安定，多麼重要，雖在漢奸敵間、共產黨活動之下，仍能安如磐石。戰時物資匱乏，通貨膨脹；而他懲治貪汚，平抑物價，加强緝私，搶購物資，穩渡難關，這些都是戴將軍和他的同志們辛苦奮鬬的累積。

他的情報工作，確實迅速，秘密電臺遍佈敵區，遠及東南亞各個地區。仰光淪陷，英國的秘密電臺不能存在，戴將軍的電臺暢通無阻；非律賓美軍撤退，軍統局的情報傳遞如

故。而密碼偵譯，技術熟練，成績卓著，得以掌握敵人之一切行動。我們能以劣勢兵力抵抗優勢强敵，達八年之久，戴將軍的供獻，至大且鉅，實不能忽視。

他的敵後破壞工作，使敵軍寢食難安；殺敵除奸，振大漢之神威，伸民族之正氣，使漢奸喪膽。敵雖欲利用汪精衛的僞政權統制佔領區，而僞組織所憑恃之武力，如周佛海之稅警部隊，以及孫良誠、郝鵬擧、張嵐峯、吳化文、任援道等所統率的僞軍皆聽命於戴將軍。日敵以華制華的迷夢，被戴將軍一一粉碎，終於幻滅。

戴將軍以無名英雄自許，而以此勉勵同志。他席不暇暖，經常奔波各地，指揮工作。但報紙上從來看不見他的名字，也沒有刊登過他的輝煌成就。他是爲國民黨而生，爲國民黨而死；爲革命領袖而生，爲革命領袖而死。一切成就屬於黨，屬於領袖，屬於國家，默默耕耘，沒有他自己。

因爲他要除暴安良，懲治貪官汚吏，鎭壓反動分子，一切惡勢力如土豪劣紳、貪官汚吏、漢奸、共產黨都成了他的敵人，痛恨他、咒罵他。又因爲他的任務繁重，權力加大，成績輝煌，有一些革命同志都妒忌他、暗算他，造謠傷害他。所以他的處境十分惡劣，小心謹愼，如臨深淵，如履薄氷。他殉職以後，有人輓以：「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他生

時一切保密，不表功、不揚名、不辨正誹謗和誣衊。現在他已殉職三十多年，難道不應該把他對八年抗戰的輝煌成就撰寫出來，公諸社會嗎？難道不應當把那些誹謗和誣衊予以糾正澄清嗎？況且，總統　蔣公祭文說：「忠勇足式，益以謙光；以此策勵，宜垂史章。」他的忠勇謙讓既然可以策勵後死者，就不能以任何理由，藉口無名英雄，把他永遠埋沒，不讓他出頭。

我和戴將軍是黃埔同期入伍的穿草鞋同學，在黃埔一同和共產黨作過生死的搏鬥。我又追隨他工作了十五年，出生入死，兩次被抄家，而能活到現在，有責任把他的事蹟功勳撰寫出來。所以這些年來，調查、訪問、搜集資料，閱讀有關文件書籍，決心以有生之年，撰寫兩部書，一部是「鐵血精忠傳──戴笠史事彙編」，是從事寫到人；另一部是「抗日情報戰──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是從人寫到事。因為軍統局的工作成就，固然由於戴將軍領導有方，而十萬忠貞同志視死如歸，不怕艱難，全力以赴的精神，也是重要的因素。所以寫戴將軍和軍統局的抗戰故事，不能不寫他的工作伙伴。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是因為蒐輯有關戴將軍的資料，多年來訪問了不少同志，隨訪隨記，收穫不少，整理而成。戴將軍的工作同志，當年都是二三十歲，熱血澎湃，勇

氣十足的青年，幸而沒有犧牲，能夠活到現在，都已經七十歲左右，鬢髮蒼蒼的老人了。回憶三四十年前的往事，眞像一場惡夢，餘悸猶存，不勝感慨系之。這些同志都有他們的一段辛酸冒險的經歷，多彩多姿的奮鬬往事，若不將他們的這些珍貴史料記錄下來，勢必隨着他們的人生旅程結束而湮沒。所以，這些年來，除了專程訪問，就是朋友聚會，閒話家常，我都靜心傾聽，記錄下來，絕不輕易放過，積累下六十幾位同志的資料。第一集已於六十六年四月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凡二十五人，其中張子奇、劉培初、黃少忠諸位，都已作古，離開人世。第二集約三十位同志，預定六十七年出版。第三集和第四集能否繼續出版，尙難預定。

「鐵血精忠傳—戴笠史事彙編」原打算撰寫三百個小節，五十萬言。每一小節自成一篇，一千字到五千字，然後按編年次序，予以排列。這部書從戴將軍青少年寫起，舉凡他的思想、言論、各種工作，以及他領導的同志們的各種活動，都在撰寫範圍以內。我開始寫這部書，並不是按照時間的先後，順序撰寫，而是得到甚麼資料，就撰寫甚麼。到現在爲止，已經寫好一百七十三節，約三十萬言，還有五分之二沒有寫完。因爲我精神上遭受一種意外的打擊、刺激，興趣索然，再也寫不下去了，成了一部沒有寫完的書，預備擱置

起來。後經周念行、郭履洲、毛萬里三位先生看過，他們以為雖然沒有寫完，可是所包括的資料，已經相當豐富。關於戴將軍所主持的工作，也大致涉及，足可以供研究抗戰史者參考，擱置起來可惜，都勸我趕快出版，希望這本書能成為八年抗戰戰史的重要參考史料之一。

戴將軍對革命的忠貞，對國家的貢獻，對抗戰的功勳，總統 蔣公於三十五年六月十二日的祭文，一一列舉，讀了這篇祭文，可以對戴將軍一生勳業有個概括的了解。所以我加以註釋，和國民政府的褒揚令一併編入這部書內。戴將軍在黃埔同學中，眞是一位傑出的人才， 蔣公說：「庶績之茂，堪冠吾徒。」戴將軍的死，的確是國家的不幸，國民革命無法彌補的損失，所以 蔣公說：「惓念時艱，深哀吾黨；惟君之死，不可補償。」多麼哀痛！

國民政府的褒揚令，可說是對戴將軍蓋棺論定。褒揚令說戴將軍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可是國史館究竟收到戴將軍的多少史料呢？我敢說少之又少。這部「戴笠史事彙編」相信正是國史館所需要而不易獲得的資料。

黃達雲上將、及馬志超、王公簡、姜異生、張子奇、王孔安、史敦五、徐志道、梁若

節、焦金堂、張揚明、魏大銘、唐良雄、金遠詢、馮沛森、郭履洲、阮清源、柯建安、朱若愚、吉夏廸、張季春、邱開基、劉培初、吳安之、劉戈青、王立生、張我佛、陳祖康、劉兆祥、毛萬里、王兆槐、蕭信如、孫若愚、費雲文、姜紹謨、熊傑、劉方雄、張公度、白世維、李葉超、楊庭芳、李世鈞諸位先生，都曾提供資料；周念行、毛萬里、汪祖華、郭履洲、王蒲臣、王功鎣諸先生勞神校正；又蒙谷叔常先生和周念行先生作序，一並敬致誠摯的謝忱！

# 鐵血精忠傳 目錄

## ——戴笠史事彙編


谷序……（一）

周序……（一）

前言……（一）

仙霞人才及其運數……一

藍太夫人母教綦嚴……四

文溪小學一羣健兒……七

良師和迂夫子之間……一一

借用吊襪帶的故事……一四

勇承過錯竟遭開除……一六

浪跡天涯一十二年……一八
時代浪潮遠走廣東……二三
共產黨徒滲透黃埔……二五
那來的東山會議派……二七
在騎兵營鋒芒漸露……三〇
總司令部聯絡參謀……三二
十萬元捉拿江漢清……三四
民族復興運動崛起……三八
日寇的尅星特務處……四〇
特種工作及其使命……四四
洪公祠和浙江警校……四六
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四八
白世維交民巷除奸……五三
希望做校長的衛士……五七

十九路軍發動閩變……六〇
藏本領事失踪事件……六三
無名英雄革命靈魂……六五
公開機關秘密工作……六七
督察工作的人與事……七〇
漢陽火藥廠貪污案……七四
整頓杭州警察著效……七八
破獲共產國際間諜……八〇
陳濟棠強扣三兵艦……八二
朱若愚偵破刺楊案……八四
刺楊案主犯劉蘆隱……八七
殷汝耕冀東僞組織……八九
張季春在內蒙工作……九一
兩廣事變策反有成……九三

收復百靈廟外一章……九六
刺汪案兇手王亞樵……九八
西安事變蛛絲馬跡……一〇〇
決心赴難親入危城……一〇二
楊虎城捉拿馬志超……一〇六
黃杰駐軍青島幕後……一〇八
邱開基促雲南出兵……一一二
肅清全國各地日諜……一一五
新學聯打倒舊學聯……一一七
建立正規警察制度……一二〇
七七變起通州殺敵……一二二
防空情報網初奏效……一二五
搶運日本倉庫武器……一二七
紀律森嚴臨危不退……一二九

萬人部隊轉瞬成軍……一三一
別動隊奮戰淞滬區……一三四
忠救軍北方打游擊……一三六
關於十項抗戰信條……一四〇
張子奇保衛電話局……一四一
鄭州的華北辦事處……一四四
從空中截留楊虎城……一四六
曾澈和抗日殺奸團……一四八
蘇俄拒絕李杜假道……一五二
王兆槐逮捕韓復榘……一五四
軍委會調查統計局……一五七
用人標準重才尚公……一五九
姚鹽內移民免淡食……一六一
阮清源父家橋殲敵……一六五

「七七」上海市大暴動……一六七
武漢地區秘密工作……一七〇
東方佛郎哥的下場……一七三
雷鳴遠華北督導團……一七五
武漢反資敵大破壞……一八〇
不妥當的歡迎場面……一八三
張治中火燒長沙案……一八六
汪兆銘的叛國密函……一八八
李果諶大意失荆州……一九一
漢奸陳籙名登鬼籙……一九四
蘭州特警班與邊防……一九七
河內除奸汪逆倖免……二〇〇
「我們的就是我們的」……二〇二
忠救軍淞滬指揮部……二〇四

加强電訊情報作戰……一〇七
穿衣服也不能馬虎……一〇九
公祭歷年死難同志……一一一
海上進攻揚威金廈……一一五
刺汪失手的烈士們……一一七
華北同志犧牲慘重……一二二
阻止破壞曲江大橋……一二六
劉戈青勇鬪李士羣……一二八
軍事委員會特檢處……一三四
未雨綢繆車照千張……一三七
確保健康辦好伙食……一三九
運輸統制局監察處……一四二
軍統局的四一大會……一四七
各戰區便衣混城隊……一五一

打痳將禁令的執行……一五五
班歌卽革命青年歌……一五七
週督察和監察訓練……一五九
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一六二
武漢區漢奸齊喪膽……一六四
婁劍如智擒日間諜……一六八
西山公館和仁義社……一七〇
建立軍隊諜報制度……一七一
健全機關辦好總務……一七三
眞正的革命人生觀……一七八
梁幹喬實施總動員……一八二
中英合作香港建臺……一八六
檢討工作指示工作……一八八
除暴安良自律亦嚴……一九三

北平全城大捉痲子……二九五
成都市長囤糧處死……二九七
靜、敬、硬的作風……三〇〇
武漢區殺敵與犧牲……三〇二
新四軍事變的經過……三〇六
平反零陵縣寃獄案……三〇七
厦門電臺障礙風波……三一三
工作確實基礎鞏固……三一五
韓國志士殺敵除奸……三一七
一萬個方格子地圖……三一九
積極推進臺灣工作……三二二
明瞭時勢把握可能……三二三
領袖意旨領袖苦心……三二五
魏大銘情報殲敵機……三二八

設立電訊監察體制……三三〇
江志强廣州市成仁……三三二
重視電訊考慮周密……三三三
兵工署警衞稽查處……三三五
毛萬里東南辦事處……三三七
截獲日炸英艦秘電……三四〇
忠救軍除夕攻滬市……三四二
改良政治轉移風氣……三四四
仰光電臺暢通無阻……三四六
四一醫院及圖書館……三四九
美國人眼中的戴笠……三五一
組織訓練考核奬懲……三五四
中國宴會沒有鷄鴨……三五七
梅樂斯將軍東南行……三六〇

共產黨專打忠救軍……三六四
黃埔精神軍人信條……三六六
不准兒子帶領軍隊……三六九
東南特警班的組訓……三七一
美戰略局神龍計劃……三七三
林世良貪污處死刑……三七六
晉東南站贏得冠軍……三七八
梅樂斯印度遇刺客……三八一
焦金堂炸淮南煤礦……三八三
苦幹苦守任勞任怨……三八六
寧靜忍耐偉大堅强……三八九
重慶訓練班及其他……三九二
難產的貨運管理局……三九九
中美技術合作協定……四〇二

鹽務局長走私食鹽……四〇六
中美班訓練游擊隊……四〇九
共產黨殺死秦啓榮……四一四
六千件棉紗運後方……四一八
重慶及北平特警班……四二〇
修築靶場愚公移山……四二二
熊傑改進會計制度……四二四
威力破壞焦作煤礦……四二六
還是你對，還是你對……四二八
晉冀豫邊區工作總隊……四三一
唐新建湘鄂贛邊區……四三三
黃榮杰營救方先覺……四三八
湘鄂贛邊區行動隊……四三九
長江單位工作成果……四四二

周棨破壞錢江大橋……四四五
拒絕歡迎閱兵宴會……四四九
十里原鴉片煙之戰……四五一
吉章簡出長巡察處……四五三
郭履洲的水上大戰……四五五
徐州僞軍保衞徐州……四五八
劉方雄找今井武夫……四六二
抗戰勝利實未勝利……四六五
別動軍包頭戰賀龍……四六七
張家銓誘捕酒井隆……四七〇
懷仁堂上最後遺言……四七二
國民政府的褒揚令……四七七
蔣公祭戴笠文詮釋……四七九
附錄……一一—一九六

戴笠將軍策反奇勳……一一
戴笠將軍的人情味……三三
戴笠將軍感人的故事……八五

# 鐵血精忠傳

## ——戴笠史事彙編

### 仙霞人才及其運數

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中日甲午戰爭，清軍大敗，丁汝昌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李鴻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承認朝鮮自主，中國放棄了在朝鮮的宗主權；割讓臺灣、澎湖、遼東半島給日本；開闢蘇州、杭州、長沙、重慶、沙市、梧州、湘潭爲商埠；賠款白銀三萬萬兩。滿清政府喪權辱國，腐敗無能，暴露無遺。

這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農曆十月二十七日）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開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運動。以後第三年，也就是國父倫敦蒙難以後一年，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五月二十八日（農曆四月二十七日）酉時，浙江省江山縣保安鄉出生了一位很不平凡的男孩。四十年以後，日本軍閥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盧溝橋事變，中華民國在民族巨人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全民起而抗戰。在整整

八年的艱苦戰爭中，這個男孩發揮了雷霆萬鈞的偉大力量，建立了轟轟烈烈的特殊功勛。這個男孩就是戴笠將軍，字雨農，當時他是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副局長，局長先是賀耀組，後是林蔚，由副局長負實際責任。

江山縣在浙江省的西南角，西鄰江西省的玉山縣和廣豐縣，南邊是福建省的浦城縣，位居浙、閩、贛三省的要衝。唐武德四年（六二一）分信安縣（衢縣）置須江縣，五代唐長興二年（九三一）吳越王錢鏐改須江縣爲江山縣。宋咸淳末改江山縣爲禮賢縣，都是以禮賢鎭爲治所。元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復改爲江山縣，移治於現在的江山縣縣城。

浙贛鐵路未修築以前，江山到省城杭州的交通，全靠水路信安江。信安江爲浙江省的重要河流，橫貫東西，名稱不一，分段易名。從江山縣石鼓山等處發源的江山港，叫須江，經過縣城，東北流，至衢縣匯合常山港和烏溪，叫做信安江。東流，至蘭溪縣，匯合梅溪和金華江，叫做蘭江。北流，至建德縣嚴州，匯合從安徽省屯溪縣流來的新安江，叫做桐江。東北流，至桐盧縣，合桐溪，叫做富春江。再匯合從諸暨縣北流的浦陽江，過杭州，就成了錢塘江。

保安鄉淸代名保安街，北距江山縣城九十里，南爲仙霞嶺，嶺上有仙霞關，爲通往福建省必須經過的咽喉要道。是一座「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雄關。仙霞嶺高三百六十級，凡二十四曲，長二十里，山周圍一百多里。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仙霞隘處，僅容一馬，至嶺益陡峻。拾級而升，駕閣凌虛，登臨奇

曠，蹊徑回曲，步步皆險，函關、劍閣彷彿可擬，誠天設之雄關也。」

宋朱熹詩

道出夸山鄉思生，霞峯重疊面前迎。
嶺頭雲散丹梯聳，步到天衢眼更明。

清柴自挺詩

世多難蜀道，過更數仙霞。
設險聯三省，分防渾一家。
梵宮雲背立，傑閣樹頭逕。
拾級天飈近，肩横日色斜。

清方象瑛詩

複嶺層崖勢轉横，千峯絕頂與雲平。
路危似纖蠶叢異，閣迴遙看鳥道明。
古木陰森微見日，怪禽嘈雜未知名。
九泥不敵三關險，横睇山河百感生。

保安靠近這樣雄壯險要的仙霞關，地靈人傑，應該出現像戴笠將軍（以後改稱先生）那樣胸懷壯闊，氣吞河山的偉大人物。不過江山人士異口同聲地說，江山的風水很不利於大人物，歷史上有些江山的大人物，多不能善終。清乾隆時，江山有位文武全才，文舉人武進士的總兵提督柴大紀，忠義廉介。乾隆欽派到臺灣平林爽文亂，坐鎮諸羅，平定林亂。乾隆以其有大功，晉一等伯爵，並改諸羅爲嘉義。時滿洲皇族福康安主帥東南，來臺灣視察，按清例伯爵可以不跪迎，柴按例沒有跪迎，又不餽敬儀（紅包）。福康安很不高興，揑造事實，說他：「虛報戰功，陰謀叵測。」解京被殺，死後抄家，僅兩條棉被，幾斗白米，廉介程度，可以想見。

這種說法，連戴先生也有幾分相信。抗戰中期，他到東南指揮工作，到保安，曾派毛萬里和毛森去實地考察研究。據毛萬里觀察的結果：第一仙霞山脈迤邐北向，氣勢雄壯，可是到了石門，戛然中斷。第二須江水淺多石，連雨暴漲，缺雨乾涸，終不能養儲大魚。戴先生坐機失事，英年死於非命，國家喪失棟樑，而又應了江山的風水說法，豈不怪哉？

## 藍太夫人母教綦嚴

戴先生譜名春風，祖父名順旺，父名冠英，母藍太夫人。冠英先生是武秀才，因爲係順旺先生的養子，所以不爲鄉人所敬重，早已超過結婚年齡，却討不到老婆，過着孤家寡人，王老五的生活。有一天，藍

太夫人的父親藍老太爺和鄉人們在一塊兒聊天，他是一位主張公道，聲望崇高，很受鄉人敬重的鄉紳，說道：「戴家人丁本來不旺，爲了讓戴家的香煙不絕，希望大家爲戴冠英物色一位媳婦，讓他早日成家。」

「藍老太爺！」其中有一位聽了藍老太爺說話，立刻插嘴反問一句：「你不是有五位千金嗎？爲甚麼不把你的閨女嫁一位給戴冠英呢？」

藍老太爺何等要強，正直不苟，言而有信，說得出，就做得到，從來沒有在人面前丟過臉。人家問的很對，他毫不猶豫，就把他的四女兒嫁給了戴冠英。他的四女兒藍太夫人是藍老爺最喜歡的女兒，天性忠厚，待人和氣，眞是大家閨秀，把高貴的血統帶到戴家。

戴家有了這樣一位賢德媳婦，帶來了無上的光榮，也爲中華民族誕生了一位忠貞的愛國志士，眞正的革命家，抵抗外國侵略的無名英雄。

戴先生，從小就是學甚麼會甚麼，當他小孩子的時候，和小朋友們一塊兒玩耍，他打小鑼，很快就學會了，打得非常好。人家看見小鑼輕，又好打，於是搶了過去，要他打鐃鈸。撓鈸也不難學，又很快學會了。後來人家把鐃鈸拿去，要他打大鑼，結果大鑼也會打了。他從小就有一種毅力，不論學甚麼，一定要學好。俗話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眞是至理名言。

他四歲那年——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他的弟弟雲林祇有兩歲，他的父親冠英先生病故了。藍太夫人年紀輕輕，忍痛挑起沉重的家庭擔子，守節撫孤。藍太夫人度量寬宏，而又仁慈，是一位具備中國傳統美德的偉大母親。她識大體，明大義，把全付精神和希望，寄托在兩個孩子的身上。她望子成龍，管

敎非常嚴格，毫不放鬆。戴春風性情活潑，身體健壯，天資很高，聰慧異於一般兒童，會玩出許多花樣，免不了調皮搗蛋。因此，常常被母親責打，前後十年，受過幾百次痛苦的笞楚。他後來擔負了國家付予的重大責任，能够忍別人所不能忍，能够苦別人所不能苦，能够完成許多別人所不能完成的任務，自己以爲得自藍太夫人的嚴格而又慈愛的母敎。他曾說：「我今天之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地，不負父母，不疚良心，完全是由於受了鞭策的原故。我四歲便喪父，自那時直到十四歲離開家庭，整整受了十年嚴格的母敎，數百次苦痛的笞楚，才苦鍊成今日的我。」

戴家的經濟情況，雖不太好，也不算太壞。他家有一座竹山，竹子每年的收益，足可以維持一家四口的溫飽而有餘。不料本族有些不安本分的不良分子，欺負他們孤兒寡婦，明目張胆，公然砍伐盜賣他家的竹子，使他家的收益減少，生活受到壓迫。戴春風從小遭受橫暴欺壓掠奪，嚐到弱肉強食的滋味，痛恨強權，養成反抗精神，俠義性格。他要對抗侵略，但是藍太夫人不讓他同人家爭論長短，寧願生活過得苦一些，也不同那些無賴計較。這種遭受欺壓，掠奪財產，都要忍耐，都不計較，潛移默化，終於使他能够忍辱負重，養成「天地之大，無所不包容」的恢宏度量，壯闊胸襟。能够「寧靜忍耐、偉大堅強。」

藍太夫人辦完夫喪，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讓她的孩子去讀聖賢書，將來能够立己立人，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好男兒。他選擇了江山有名的秀才毛逢乙先生，毛先生國學根柢很好，是一位通儒。在戴春風六歲那年，藍太夫人把他送到毛逢乙先生的私塾讀書。那時的私塾是承襲了幾百年的傳統，所讀的書籍

是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千家詩。讀書的方法，就是背誦，老師在私塾規定背誦的，戴春風必須背誦得「滾瓜爛熟」，否則，藍太夫人就會鞭笞加身。

戴春風在毛逢乙先生的私塾，按部就班，很快讀完四書五經，也學會做文章，成了出類拔萃的學生。毛先生認定他是可造之才，會出人頭地，一再慫恿藍太夫人，要讓他深造。

民國前二年（一九一〇）春天，戴春風十四歲那一年，入江山獨一無二的縣立文溪高等小學。

戴先生自己說過：「我這個人雖然沒有到外國留學，得過博士。但我母親告訴過我許多做事的道理。」可見戴先生得力於母教的地方，實在是至深且鉅。

## 文溪小學一羣健兒

江山縣立文溪高等小學，就是從前的文溪書院，清末改為高等小學，四年畢業，春季始業。民國以後，改為三年。戴春風入文溪高小後，改名徵蘭。他是一位胸懷壯闊，氣吞河山，豪爽慷慨，抱負不凡的人物。但是他的童年在藍太夫人嚴格管束之下，時時刻刻受到拘束壓制，受到責罰笞楚。物極必反，一旦解放，馳騁不羈，就無法約束了。這也許就是他青年時代，有很長一段時間，到處流浪的原因吧？

戴徵蘭離開保安的家，擺脫了慈母的嚴厲管束，一腳踏進縣城的文溪高小，就開始表現出超人的天才，和領導的能力。他的天資很高，不必太過用功，而功課就比任何人都強。他在文溪四年，包辦了四年第

一名，做了四年班長。

文溪人才輩出，好些人不祇是一縣一省的人才，而成爲國家的棟梁，如姜紹謨、毛人鳳、姜超嶽、周念行等。戴徵蘭同年級的同學有周念行、毛人鳳；比他高一年級的有毛簡，比他後三年的有姜紹謨、姜超嶽、毛繼和、姜達緒、王蒲臣、姜方才（穎初）等。他畢業以後第二年春天入文溪的有何芝園。這些人裡面，除了姜超嶽，後來大部分都成了他的工作同志。

比他高一年級的毛簡，也是一位不十分安分，好打抱不平的能手。他的同班同學中，有一位縣太爺的兒子，借上他老子的威風，借上他老子的勢力，神氣十足，目中無人，動不動就開口罵人。毛簡看不順眼，很不服氣，一怒之下，着着實實揍了他一個耳光。在那個時代，縣太爺的兒子被人揍了，不是件小事。校長楊文洵責他不應揍縣太爺的兒子，給學校招惹麻煩。毛簡說縣太爺的兒子仗勢欺人，罵人，錯不在他自己，不接受學校任何處罰，一賭氣，不幹了，退了學。所以，戴徵蘭進文溪的時候，毛簡已經離開了。毛簡對抗戰絕不後人，祇要抗戰，不計階級。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做了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的少尉司書，三十年才正式擔任軍統局的工作，做了閩南站漳州組組長。勝利後，任保密局臺灣站站長。

周念行和戴徵蘭同歲，非常本分，是一個非常用功的學生，他的國學基礎本來不差，未入文溪以前，已經讀完四書五經，還讀過古文觀止，綱鑑和唐詩，文章做得很好，也會做詩。戴徵蘭讀書沒有周念行多，但是才氣縱橫，文章猶如其人，有氣魄，有力量，好像長江大河，一瀉萬里，和周念行不相上下。姜超

獄所著「我生一抹」這樣描寫：「肄業文溪時，與戴雨農同學一年，有一事受其影響至深，而獲益亦至大。時戴爲青年會會長，又爲校中唯一沿清制之四年級班班長，在校中以才學著稱外，最以作文不屬稿名。予少好勝，竊慕而思齊焉。磨錬經年，居然亦優爲。」

周念行在文溪祇住了兩年半，就考入衢縣省立第八中學，以後留學日本。十三年（一九二四）赴廣東參加革命工作，曾任廣寧縣籌餉局局長。十五年（一九二六）隨國民革命軍北伐，離粵北上。國民革命軍克復武漢，湖北底定，做了黃陂縣縣長。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參加軍統局工作，任南昌行營調查科秘書，月薪一百六十元，是很高的待遇。

姜紹謨也和戴徵蘭同歲，却比戴徵蘭晚進文溪三年。四年級的戴徵蘭對一年級的姜紹謨照顧備至，交往密切。當時校長爲周邦英，在老師們的眼裡，認爲姜紹謨循規蹈矩，是個好學生。而戴徵蘭倜儻不羈，好管閒事，年級又高，羣衆也多，不算是個好學生。兩個不同性情的人，居然能够合得來，很感奇怪。殊不知戴姜兩家，三代世交。姜紹謨家住峽口，距離保安二十五里，從保安進城，必須經過峽口，所以，關係不同尋常。

姜紹謨在文溪祇住了一年半，考入衢縣省立第八中學。民國七年（一九一八）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十三年（一九二四）畢業，按部就班，讀完中學、大學。他是國民黨黨員，從事張作霖統制下的北平秘密黨務工作，爲北大校長蔡孑民先生所器重。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他回浙江策反孫傳芳的浙江省長夏超，

非常成功，國民政府已委夏爲十八軍軍長，姜紹謨爲政治部主任。不幸被孫傳芳所部孟昭月反攻，夏超戰敗陣亡，功敗垂成。

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後，姜紹謨任中國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改組委員兼組織部長，浙江省防軍少將政治部主任，浙江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校長。這個時候，姜紹謨祇有三十一歲，眞是少年得志。抗戰以後，二十七（一九三八）年參加軍統局工作，曾任渝特區區長，滬二區區長，抗戰勝利以後，當選爲浙江選出的立法委員。

姜超嶽在文溪屬於青年會，姜著我生一抹書中結社一篇內有如下的記述：

「風氣所及，文溪高等小學中，亦盛行黨與焉。曰青年會，戴雨農爲魁，其時名徵蘭，凡同學之倜儻不羈者附之。曰競學社，黃雲騤爲魁，其時名龍驤，凡安分好學者附之。時予年十六，則隸青年會。及戴於民國二年年終畢業離校，青年會無形瓦解。其後，至好同學姜方才、姜瑞渭等與予密議，另圖結合，曰同志會，揭旨『勵志修學，團結互助』，得同志約三十人。立規章，刊同志錄，作誓約。事雖新興，實爲青年會之蛻化。」

姜超嶽於衢縣第八師範畢業後，因爲成績優異，留任附小教員。十四年（一九二五）赴廣東，任黃埔軍校秘書處書記。北伐時期，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機要秘書，後任行營機要科長，國民政府參事，政務官懲戒委員會秘書。抗戰期間，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第八組少將組長，這一組的檔案，爲國

民政府及軍委會各機關檔案最完善的。

毛人鳳初參加軍統局的工作，月薪祇有八十元，比他弟弟毛萬里還少十元。在重慶時代，任軍統局主任秘書，勝利後任保密局局長。

何芝園任軍統局第二處處長多年，主管情報業務，勝利後當選爲江山縣國民大會代表。姜達緒浙江法政專門學校畢業，任忠義救國軍軍法處處長，安徽廣德縣縣長。王蒲臣曾任西安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軍統局平津督察，後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長。姜穎初曾任蘭州警察局秘書。這幾位都是文溪高小出人頭地的人才。

## 良師和迂夫子之間

民國前一年辛亥（一九一一）十月十日（農曆八月十九）武昌起義，十一月五日（九月十五）杭州光復，推舉湯壽潛爲浙江都督。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元月一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於南京，各省代表推選國父孫中山先生爲臨時大總統。二月十二日清帝溥儀（宣統）宣佈退位，滿清王朝壽終正寢。

戴徵蘭思想進步，永不落在時代後面，早已將髮辮剪掉。他和周念行的感情最好，第二年開學，周念行腦袋後面仍然拖着一條辮子，來到學校。戴徵蘭一眼看到，一聲不響，一把拉到寢室，拿起剪刀，軋喳一聲，把周念行的辮子剪掉，遞給他，說道：「滿清已經完蛋，幹麼還拖着辮子？用紙包好，請你令尊帶

回家去，交給你媽媽保存吧！」戴徵蘭做事，就是這樣乾脆爽快。

文溪高小瀕臨文溪，河面寬不過五六丈，學校在河中間建造了一座八角亭子，取名「仰止」，有橋通到學校。課餘之暇，學生們三三兩兩來到仰止亭上，瀏覽風景。有的坐在亭上看書，微風吹來，心曠神怡。一天，戴徵蘭和周念行坐在仰止亭上聊天，看到對岸住家的婦女們在河邊活動，鶯鶯燕燕，戴徵蘭念了兩句詩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念行也念了兩句詩經來取笑他。談着談着，看見這些纏脚的女人，扭扭揑揑，一點也不美好，行動又很不方便，覺得非提倡天足不可，於是組織了「青年會」，戴徵蘭做了會長。青年會會章最大的特色，就是禁止婦女們纏脚。青年會的同學們約定，利用假期，回到鄉間，宣傳天足的好處，勸說放足。這一個放足運動，進行的如火如荼，江山縣成了放足運動最早的縣份。

歷史教員毛英先生講宋史，講到宋太祖滅後蜀，孟昶和花蕊夫人歸汴，七日孟昶死，太祖收夫人入後宮，問蜀何故亡？夫人吟詩：「君王城上竪降旗，妾在宮中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花蕊夫人不忘孟昶，想毒害太祖，趙光義知道了，幾次進諫，太祖不信。一天太祖偕夫人遊宮苑，使敬趙光義酒。光義要求，須夫人摘一枝花才飲。待花蕊夫人走到花樹下，趙光義一箭射死。

「趙光義混蛋！」戴徵蘭聽老師講到這裡，把書桌一拍，高聲大罵。

「戴徵蘭！你怎麽啦？」毛英老師怒目詢問。

「沒有甚麽，老師講得太好，我聽出神啦！」

下課後，同學們問他，爲甚麽這樣？他說：「趙光義太煞風景，手段也太殘暴。」

有一天，國文老師講孟子離婁下，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孟子對齊宣王講這段話，是主張人和人相處，應當平等，君臣之間的關係是相互的，對等的。君仁臣才能忠，君明臣才能直。君對臣好，臣自然會對君好；君對臣不好，不把臣當人看待，就像歷代的暴君，臣當然會把君當做寇讎，是一種很進步，很民主的思想。不料那位國文老師賣弄自己的見解高明，批評孟子說得不對。他說：「孟子說的不對，君在上，臣在下，君高臣卑，不管君怎樣對待臣子，做臣子的都不應該視君如國人，視君如寇讎。」

老師講完，已到下課的時候，學生們沒有發問的機會，匆匆離去。下課以後，學生們議論紛紛，大多數認定老師講的話有問題。

「老師講課，照着書本講，講好講壞，無話可說。」戴徵蘭發表意見：「孟子的主張本來是很進步的，思想很正確。國文老師偏偏提出他自己的落後的、荒謬的論調，批評孟子，反對孟子。這樣思想的老師，怎麽能教我們國文呢？應當請他走路。」

「人對人應該互助平等，孟子講得非常對，國文老師實在不應該反對孟子的主張。」周念行插嘴說：「不過，他總是老師嘛！我們還是給他留點面子吧！」

「不行！」戴徵蘭斬釘截鐵地說：「現在已經民國，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帝制，還能讓保皇思想的人做我們的老師嗎？這種人當教員，豈不誤人子弟？非請他走路不可。」

大家都擁護戴徵蘭的主張，那位老師從此再沒有來上課。繼任國文教員李守愚，眞才實學，是頂好的國文老師。戴徵蘭認爲受益非淺，他是一位有恩必報的人。後來李守愚老師在南京丁家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任總幹事，每年過節，戴先生總要請李老師到他雞鵝巷公館吃飯，表示感謝。

## 借用吊襪帶的故事

戴徵蘭在文溪最後一個階段，是全校學生的領袖，辨別是非，主張公道，好打抱不平，擁護他的人固然很多，但是那些理虧的人，對他總是有些憤恨，當面恭維他，背後儘量說他的壞話，散佈流言。老師們呢？因爲他事事據理力爭，都有些頭痛，存有成見。有天下午，下課以後，戴徵蘭帶領姜紹謨幾個同學，走進十八曲街一家人家，被周邦英校長看見了，以爲跟着戴徵蘭到人家家裡串門子，總不是做好事。第二天朝會，周校長警告好學生，萬萬不可跟着壞學生亂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久而久之，就會學壞。

實際上，那一家剛從鄉下帶回新鮮玉米棒子，價錢很公道，戴徵蘭的消息靈通，帶着姜紹謨幾個人去

買玉米棒子吃的。買玉米棒子吃，能說是做壞事嗎？老師觀察學生，如果存有成見，祇看皮毛，就評定是非，是會錯誤的。大家對戴徵蘭的批評，或多或少，都帶有一些主觀的偏見。

那個時候剛流行一種吊襪帶，全校同學祇有姜紹謨有一付。戴徵蘭很着重儀表，他以爲畢業是件重要的事情，參加畢業典禮，繫上一付吊襪帶多好，於是向姜紹謨借上一用。

「這叫肉飽子打狗，有去無還。」姜紹謨同寢室的幾個同學，對戴徵蘭有些成見，對姜紹謨說道：「你爲甚麼把吊襪帶借給戴徵蘭？我們敢打賭，祇要借給他，他就不會還給你。」

「一付吊襪帶能値多少錢？」姜紹謨回答那幾個同學：「還與不還，有甚麼關係？我借給他，根本就不打算要他還的。」

畢業典禮剛剛完畢，同學們就傳言，學校裡再也看不見戴徵蘭的影子了。因爲他常常請同學們吃館子，江山城裡所有的館子，差不多他都欠了賬。現在已經畢業，飯館都派人來收賬。可是他身無分文，要他這個時候還賬，如何還得起？「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祇好走開，以後再說。

「我們說得不會差吧？」姜紹謨同寢室的那幾個同學又說：「戴徵蘭沒有錢，怕飯館子來討賬，早已蹓得連影子都不見了，你的吊襪帶能够不報銷嗎？」

姜紹謨沒有同他們爭辯，覺得他和戴徵蘭的交情，送他一付吊襪帶，當做畢業的禮物，也是十分應該的，沒有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倒是飯館討賬，找不到人，有些着急。他覺得，平時同學們上館子，吃戴

徵蘭，現在他無錢還賬，就沒有一個人出來替他了結，却在背後，冷言冷語，說他的壞話，太不够意思。

姜紹謨和同寢室的那幾個同學先後走回寢室，一進門就看見他的吊襪帶端端正正放在他的床舖上，他眞佩服戴徵蘭神龍見首不見尾，眞够得上神通廣大，是甚麼時候，把吊襪帶送囘來的？邁進一步，趕緊拿起吊襪帶，向那幾個同學搖晃了一下，說道：

「你們不是說戴徵蘭祇借不還嗎？請看！這是甚麼？」那幾個同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被他問得半句話也說不出口來。

## 勇承過錯竟遭開除

民國三年夏天，戴徵蘭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學，這是他邁向光明前途的一大步。他高興，藍太夫人更高興。

戴徵蘭本來是出類拔萃，鋒芒畢露的頂尖人物，不論到那裡，都包藏不住，在文溪這樣，在一中也是這樣。他到一中不久，已爲師生所矚目。他那分別是非，絲毫不妥協的個性，有時會招惹是非。入一中以後，合該出事，他的寢室在二樓，又靠近樓梯，眞是一個最不幸的安排。舍監每天夜裡，照例上樓查一次寢室。按照常情，舍監查寢室，應當躡手躡足，神不知，鬼不覺，不能讓學生們知道，不能讓學生們聽到。可是這位舍監查寢室，却是反乎尋常。也許是因爲上了年紀，腿脚不靈活，每次上樓，總是叮叮咚咚，

腳步很重，重的像打鼓一樣，把戴徵蘭從睡夢中驚醒。上了一天課，疲乏異常，剛剛睡熟，被人吵醒，比甚麼都要難過。一夜兩夜，偶爾如此，還好忍耐，夜夜如此，誰也吃不消。於是，他想個怪主意，要把這位舍監好好地整一下。

一中有兩架木製的啞鈴，專供學生們上體育課，做啞鈴操時使用。啞鈴用硬木製成，相當沉重。中間比較細些，是手握的部份，兩頭兩個圓球，用時互擊，會發出清脆的聲音。放在地上，好像車輪，略微一動，就會滾動不停。一天上完啞鈴操，戴徵蘭沒有把啞鈴歸回啞鈴架上，悄悄地帶回寢室藏起來。

這一天夜裡，舍監照例叮叮咚咚走上樓來。等他走過戴徵蘭的寢室，已經聽不到甚麼聲音，戴徵蘭悄悄走出寢室，把啞鈴安放在樓梯的第三級中間。過一會兒，舍監查完寢室，叮叮咚咚走下樓去，一腳踏上啞鈴，啞鈴滾動，舍監緊跟着啞鈴也滾動，從樓上一直滾到樓下，把這位老先生跌了個七葷八素，半天爬不起來。

舍監吃了這麼大的苦頭，怎麼會干休。他要查個水落石出，找出那個整他的可惡學生，開除出去，才能消除他的一肚子氣。他上樓時，樓梯上並沒有啞鈴，一會兒功夫，怎麼會生出一對啞鈴呢？一定是住在靠近樓梯的學生幹的。

戴徵蘭就住在樓梯附近，白天又上過啞鈴操，他是有名的調皮學生，推敲結果，認定就是他幹的，要求校長做主，非嚴辦不可。校長眞有點爲難，沒有眞憑實據，僅憑猜想，怎麼好懲辦一個學生呢？回頭看

看舍監，鼻青臉腫，腰痠背痛，背都挺不起來。跌成這個樣子，越看越可憐，不能不追查，祇好先把戴徵蘭叫來，問問再說。

「是你把啞鈴放在樓梯上的嗎？」校長用試探的口氣詢問戴徵蘭。

「是的。」戴徵蘭英雄本色，敢作敢當，毫不推諉，立卽承認，大出校長意外，非常驚奇。

「你知道不知道舍監跌傷？」校長又問：「是甚麼時候把啞鈴放在樓梯上的？」

「校長！」戴徵蘭說：「上了一天課，晚上需要好好休息。可是正當我睡得很熟的時候，舍監叮叮咚咚走上樓來，把我從睡夢中吵醒，不能休息，天天如此，請校長替學生想想，該怎麼辦？我想請舍監以後上樓，小心一些，不要再叮叮咚咚，才把啞鈴放在樓梯上，沒有想到他會踏着啞鈴，滾到樓底下。」

校長聽完戴徵蘭申說，不無理由。而且一個青年敢作敢當，毫不推諉，的確是英雄氣慨。校長打心眼裡就喜歡這一個非常誠實勇敢的學生，打算從輕發落，記上一過。可是舍監執意不肯，一個學生把老師整成這樣慘兮兮，不開除，以後怎樣維持校規，校長被逼不過，祇好忍痛把戴徵蘭開除了。他在一中祇住了三個月，眞是最大的不幸。

## 浪跡天涯一十二年

戴徵蘭考入第一中學那一年，奉母命和鳳林毛秀叢女士結了婚。第二年他的獨生子藏宜出生，藍太夫

人抱了孫子，是他最高興的一件大事，却沒有想到兒子會被學校開除，失了學，平添一種憂愁。

離開一中的戴徵蘭，在杭州的同鄉豆腐店幫忙，總算有個暫時存身的地方，他做甚麽事，都非常勤快，同鄉很歡迎他住在那裡。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夏天，衢州舊府屬共立的聯合師範招生，他從杭州回到衢州，住在鐘樓底集賢旅館，報名應考。他的文溪同學姜超嶽去年年底畢業，也來投考，住在下街頭全安旅館。考試的前一天，姜超嶽偕同六七位江山同鄉來集賢旅館看戴徵蘭。他拿出一本北京陸軍大學的同學錄，交給姜超嶽看。前面的序文，有段祺瑞做的，有趙爾巽做的，有駢文，也有散文，都沒有標點句讀。姜超嶽拿起來朗讀序文，毫無障礙。

「姜超（姜超嶽當時的名字）！你以前讀過這幾篇文章嗎？」戴徵蘭問姜超嶽。

「沒有，」姜超嶽回答戴徵蘭說：「這些序文也沒有甚麽難懂。」

「姜超！」戴徵蘭把桌子一拍，站起來說：「我這一次來考聯合師範，自以爲第一名非我莫屬，今天遇到你，我是第二名了。」

第二天考試，國文題是「君子和而不同論」，姜超嶽知道題目出自論語子路，但忘記同字是甚麽意義，所以文章做的並不滿意，出場又聽說家中失火，午後入場，心神搖蕩，草率了事，考的更不理想。放榜後，戴徵蘭果然是第二名，但是第一名並不是姜超嶽，而是毛繼寶。毛繼寶爲甚麽能考第一名呢？事後才

知道，毛繼寶碰巧熟讀名師周思兼所撰同一題目的示範作，照抄交卷，才考了第一名。否則，第一名應該是戴徵蘭。

戴徵蘭志在四方，不打算做猴兒王，為五斗米折腰，雖然以第二名考取，並沒有入學就讀。心想：「天生這付好身手，能沒有作為嗎？學文不成，學武吧！」於是離開衢州，投效浙軍第一師潘國綱部學兵營，做了自願兵。不料軍閥的部隊，既沒有遠大的目標，又不知道軍隊的責任，更不知道國家民族。從上到下，都在混飯吃，暮氣沉沉，毫無作為，使他非常失望。

在一次小規模的戰爭中，這個部隊不堪一擊，很快就被打垮，潰不成軍，結束了戴徵蘭的從軍美夢，流落在寧波，寄身關帝廟裡，生活極度困難。他從軍失敗，不願意回家，覺得無面目去見慈母和嬌妻。藍太夫人聽到兒子在寧波，不願回家的消息，不顧長途跋涉，趕緊去寧波，把他接回家中。

家！羈絆不住雄心萬丈的戴徵蘭，呆到民國九年，懇求慈母，出外創業，打天下。藍太夫人割賣竹林山地，做他出遊的用費，遠走上海。上海是十里洋場，像萬花筒一樣的複雜社會，他混進每一社會階層，希望找機會，有所成就。談何容易，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開始闖蕩江湖，不被萬惡的環境所吞嚼，已經是萬幸了。他深切了解了中國社會的另外一面，人性卑劣的一面。親身經歷，親眼看到帝國主義者的嘴臉，租界的最黑暗、最骯髒的真實情形。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在學校教室裡，書本上所能夠學習到的。他領悟到那些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家，那些學問淵博的大學教授，對於真實的社會情況，有些隔靴搔癢，搔不到

社會的癥處，他却知道了癥在那裡。他雖然吃盡了流浪的苦頭，却深刻地了解了社會的眞實情況，勝過苦讀十年書。

戴徵蘭在流浪中，訓練自己，怎樣奮鬥，怎樣應付窮困。他和幫會的份子混在一起，但始終不加入幫會。他雖然在窮困中，也要保持高尙的風度，衣服必須保持整潔。他在杭州，祇有身上穿的一件紡綢長衫，再沒有第二件衣服可以替換，爲了保持衣服整潔，在天朗氣淸的時候，走到西湖最僻靜，很少人去的地方，脫下身上穿的衣服，洗滌乾淨，晾在樹枝上，自己泡在湖裡，等候衣服晒乾，再弄平整。他就這樣保持了衣服的整潔。

流浪倦了，戴徵蘭想到，應當爲故鄉做些有益的公益事情，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他已二十六歲，回到保安鄉，做了學務委員。在舊社會很少人注意到教育，他擔任了這一項沒有待遇的義務職，雖然盡力去做，在人力財力俱缺的情況之下，很難有甚麼建樹。而他的抱負又不是鄉村教育能够滿足的，所以幹了一段時期，祇好罷手，不再幹了。

十三年（一九二四）九月直系軍閥的江蘇督軍齊燮元攻擊皖系的浙江督軍盧永祥，發動蘇浙戰爭，孫傳芳率福建軍夾攻浙軍。福建的孟昭月想越過仙霞嶺，進攻浙軍伍文淵。戴徵蘭要阻止軍閥戰爭，蔓延到保安，發起組織自衛團，自任團總，憑藉仙霞關的險要，終於阻止了福建的軍隊進入浙江，使江山縣免於戰禍。

自衞團既要保衞家鄉，不能不吃飯，單就伙食一項，就在地方上拖欠下一筆爲數可觀的債務。地方人士不說戴徵蘭的自衞團不使保安鄉受到戰禍的塗炭，有功地方。不但不替他清理伙食費，却說他不應當拖欠下那麼多的債務。他才知道，地方越小，越不好辦事。他不能再呆在保安，再呆在江山，祇有遠走高飛了。

## 時代浪潮遠走廣東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九月間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十月二十三日直系的馮玉祥，把軍隊撤離前線，悄悄返回北京，聯合胡景翼、孫岳發動北京政變，推翻直系賄選的曹錕北京政府，整垮煊赫一時的直系大將吳佩孚。國父孫中山先生發表宣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雖然身體已經不很健康，仍然北上共商國事。十四年（一九二五）三月十二日國父病逝協和醫院，第二天黃埔軍校蔣校長統率的東征軍，以寡擊衆，棉湖大捷，擊潰革命叛徒陳炯明的主力，不久統一廣東。這時候澎湃的革命怒潮，瀰漫全國，各省青年紛紛參加國民革命，奔向黃埔。戴徵蘭的文溪同學周念行留日回國，到了廣東，姜超嶽不再教書，也去了廣州，都參加了革命工作。

戴徵蘭早在民國三年就讀過國民黨的革命歷史，嚮往愛國志士，革命先烈的犧牲流血精神，決心離開保安，「走廣東」。他的愛妻毛秀叢拿出她僅餘的一點私房錢，交給他，再三叮嚀：「我所有錢，都給你

花光了，現在祇剩下這一點點，雖然不多，勉強可做路費，希望你這一次出去，多少要有點成就，不要再像過去一樣。」

戴徵蘭沒有告訴母親他要「走廣東」。辭別了愛妻，踏上征途。到達江山縣城，正準備搭船到杭州，在悅來客店碰到文谿同學毛人鳳。毛前一年去廣東，因父喪剛從廣東回來，告訴他廣東的眞實情形，贊成他去投考黃埔軍校，送了他二十元路費。條條大道通羅馬，進黃埔是最正確的道路。

當時福建、浙江都在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控制之下，孫傳芳是標準的軍閥，反對革命，反對國民黨，被他捉住，格殺勿論。所以，「走廣東」的青年，必須秘密進行，不漏風聲，逃過孫傳芳的耳目。他經過杭州，沒有久留，趕緊到上海，乘輪船南下。他抵達廣州的時候，國民革命軍已經出師北伐，他唯一可以投靠的同學周念行也隨軍北上，離開廣州，失去支援。

廣州司後街有一家便宜的旅館「宏信學旅」，專門招待青年學生，每天房飯錢，不過三四角毫洋。戴徵蘭爲了省點錢，也落足在這家旅館。他携帶的旅費本來就不充足，一個多月住下來，拖欠了旅館五元房飯錢，沒有按期交付。這家小客棧的老闆娘是位母老虎型的人物，非常兇悍。一天下午，戴徵蘭正準備上街，被老闆娘攔門截住，氣勢洶洶，索討欠賬，高聲喊說：「今天再不付房飯錢，就把你的行李扣留下來做抵押，從明天起，就請你走路，休想再住在我們這裡。」

正當老闆娘大發雌威的時候，住在宏信學旅的另外一位青年從外面回來，看見這位頭戴草帽的紳士住

客被老闆娘所困，問明原因，立刻從衣袋裡取出五元，代他付了欠賬。老闆娘錢一到手，判若兩人，滿臉怒氣立刻變成笑容，歡天喜地走回賬房。戴徵蘭神態自然，揚長而去，走出店門，連一聲「謝謝」都沒有說。一直到晚上十點多鐘，他才去那位付錢朋友的房間道謝。戴徵蘭濃眉大眼，氣宇軒昂，那位朋友却是瘦弱矮小。從外表看來，這兩位青年極不相稱，可是慷慨豪爽的個性，不相上下。相談之下，才知道他是無錫人，名叫徐亮，字爲彬，也是來報考黃埔的。兩人談的非常投機，從此成了志同道合的知已朋友。長堤廣泰來旅館住着另外一位從四川來的陝西人，叫做王孔安，字敬宣，也是考黃埔的，成了戴徐的朋友。

沒有幾天，都去長堤入伍生部參加考試，徐亮和王孔安考取了，戴徵蘭却名落孫山。王孔安說：「你以前叫春風，現在又叫徵蘭，不是你的運氣不好，恐怕是你的名字有問題，軍人那裡還有甚麼徵蘭呢？花呀！草呀！改個名字吧！」徐亮、王孔安入伍，編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第三營第十二連。

黃埔軍校入伍生，一共有兩個團。編制是每團三營，每營四連，另外一個機關槍連。因爲不是整批考試，陸陸續續，隨到隨考。凡是十五年八月一日以前入伍的，編爲第五期入伍生，八月一日以後入伍的則爲第六期入伍生。第二團的番號由第五期入伍生佔用，第六期祇留下第一團的番號，十二個連和機關槍連，編完後，第一團已經滿額。可是各地的青年，繼續不斷地湧到廣州，投考黃埔。尤其是北方青年，萬里迢迢，經過軍閥統制的地區，冒險南來，更不能拒絕報考。祇好把入伍生第一團擴大編制，增加了第四營，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四個連。一個營仍然容納不了衆多的投考者，很快第四營也滿額了，於是又

增加了十七、十八、十九三個直轄連。戴徵蘭第二次報考，改名戴笠，字雨農，這一次考取了，編入第十七連，和勞建白、何亞雲等同連。九月以後，第五期升學，才把第二團的番號空出來，以後來的青年，編入第二團，一共有四千多人。第二團滿額以後，再來投考的青年編爲學生軍，作爲第七期入伍生預備班。

第六期入伍生部部長由教育長方鼎英中將兼任，入伍生第一團團長爲郭大榮上校，第二團團長爲李亞芬上校。

## 共產黨徒滲透黃埔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元月二十二日蘇俄代表越飛在上海晉見國父孫中山先生，於二十六日發表聯合宣言：「咸認共產組織及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國父才允許共產黨放棄他們的主張以後，個別加入國民黨，從事國民革命工作。殊不知共產黨本質就是一個很會僞裝，掛羊頭，賣狗肉，祇求目的，不擇手段，毫無信用，沒有道德觀念的強固組織，不會因爲口頭上的承諾，就放棄他們的信仰和主張。他們加入國民黨的眞正目的，並不是如宣言所說，改信三民主義，實行國民革命。而是利用國民黨做掩護，在國民黨裡來發展共產黨的組織。

十三年（一九二四）黃埔軍校成立，共產黨認定，這是發展共產黨武力的最好機會，讓國民黨來爲共產黨培養軍事幹部，不是最合算，最便宜嗎？密令共產黨黨員盡量投考，進行滲透。所以，黃埔學生中間

，混進了不少共產黨分子，第一期的徐象謙（向前）、第四期的林彪就是最著名的。十四年（一九二五）一月二十五日，共產黨分子發起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作爲共產黨的外圍組織，積極拉攏吸收非共產黨的同學參加，以擴大共產黨的聲勢與組織。教育長王柏齡很不滿意共產黨的跋扈行爲，加入青年軍人聯合會的一部份同學發覺共產黨的陰謀，準備退出來。王柏齡告訴他們：「退出青年軍人聯合會還不够，你們應當組織一個團體和共產黨對抗，才能表明你們的態度。」

四月二十四日反共的黃埔同學如曾擴情、楊引之、陳紹平等在廣州成立了「孫文主義學會」，才有了對抗共產黨的組織，國民黨的同志不再是一盤散沙。在過去，因爲共產黨分子跨了黨，明是國民黨，暗裏却是共產黨。國民黨開會，成了龍蛇混雜，良莠不齊，眞假不辨。現在有了「孫文主義學會」和「青年軍人聯合會」對立的組織，才把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界線劃分淸楚，壁壘分明，共產黨分子的狐狸尾巴旣然暴露出來，國民黨的黨部才不再被他們把持。

這兩個組織開始在黃埔軍校衝突、鬪爭，連黨部開會，由辯論演變成厮打，文鬪變成武鬪。開會要鬪爭，不開會談問題、談主義、談主張，各有各的立場，談不攏來，也要打鬪。打鬪不已，學校的軍風紀怎樣維持？於是蔣校長於十五年（一九二六）四月間下令解散了這兩個組織，另外成立了黃埔同學會。同學會係在校外的組織，在學校以內不起作用。

第六期入伍的時候，因爲「孫文主義學會」不復存在，國民黨同志成了無組織的一盤散沙，無法團結

。共產黨分子呢？「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表面上解散了，而共產黨並沒有解散，他們運用黨團作用，暗中活動，指揮統一，步調一致。結果，共產黨對國民黨，成了有組織的一小撮對付無組織的一大羣。每次連黨部開會，都由共產黨操縱把持，國民黨同志被他們整的焦頭爛額，壓迫的抬不起頭來，一籌莫展。

還有政治部也控制在共產黨手中，由周恩來、熊雄先後任主任，政治教官幾乎都是共產黨分子，蕭楚女、鄧中夏、惲代英、施存統等都是能說善道的宣傳家，讓他們來訓練思想，公開散布邪說，曲解三民主義。意志不堅定，或者原來沒有參加過國民黨，分不開涇渭的同學，自然而然倒向共產黨一邊。而國民黨的各級黨部，在共產黨有計劃的操縱之下，執監委員都落在共產黨手裏，表面上是國民黨的黨部，背後却是一羣共產黨操縱着。共產黨利用國民黨的黨部，作爲收拾國民黨同志的工具，眞是一種可悲、可恥、可歎的怪現象。

戴笠入伍以後，黃埔軍校入伍生各連正是這種情況，他是一位忠貞的國民黨黨員，雖然厭惡共產黨分子所作所爲，痛恨他們欺壓國民黨同志的那種囂張情形。但是他已經三十歲，閱歷經驗使他知道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怎樣明哲保身，怎樣忍耐。所以一直到淸黨，共產黨都無法把他揪出來鬪垮。

## 那來的東山會議派

黃埔特別黨部的基層組織是連黨部，連黨部既然被共黨所把持，所以各連連黨部會議，都由他們來操

縱，成了他們曲解三民主義，宣傳三大政策，打擊國民黨同志的場合。他們說聯俄、容共、農工三大政策，是國父訂定的。所以，反對共產黨，就是反對三大政策；反對三大政策，就是反對國父的主張；反對國父的主張，就是反革命。他們運用這種邏輯，整得國民黨同志出不上氣來，不敢對共產黨說半點不是。國民黨同志發言，如果不照着共產黨的論調說話，就說成反動派，反動言論。照着他們的論調說話，就大捧特捧，捧成最前進，最積極的革命青年，成了他們吸收為CY（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對象。

他們又製造了五頂反革命的帽子：右派、新右派、國家主義派、西山會議派、東山會議派。這五頂帽子，祇要給你隨便戴上一頂，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不被開除，也會被關禁閉。因為反對共產黨橫行霸道，反對共產黨曲解三民主義，第一團的同學四川謝靈石被戴上國家主義派的帽子，關了禁閉；湖南石仁成被戴上東山會議派的帽子，趕出黃埔軍校，開除了。

所謂「國家主義派」，就是指着曾琦、李璜、余家菊、左舜生、陳啓天等的青年黨。因為他們主張「外抗強權，內除國賊」，所以叫成國家主義派。青年黨反對共產黨，共產黨最恨他們，說他們是最反動的反革命派。所謂「西山會議派」，是指着反對共產黨的國民黨同志。國父逝世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委員林森、張繼、鄒魯、謝持、居正等在北京西山碧雲寺 國父靈前商討怎樣對付共產黨，接着十二月二日召開一屆四中全會於北京，決議開除譚平山、李大釗、于樹德、林祖涵、毛澤東、韓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張國燾等九個共產黨的國民黨黨籍，並宣言取消共產黨的國民黨黨籍。所以，共產黨痛恨他們

，給他們取了「西山會議派」這個名字。至於「東山會議派」，則完全是共產黨杜撰的，根本沒有這回事。

蔣校長知道共產黨在黃埔的潛在勢力不小，很不放心，分別派遣第二期同學陳超和胡靖安回廣州，秘密聯絡國民黨的同學。胡靖安回到廣州，一方面秘密聯絡同學，一方面和第三期同學周復，被開除的高級班四期同學葉維、六期入伍生被開除的石仁成創辦「三民週刊」，從理論上、宣傳上和共產黨鬪爭。

陳超住在廣州東山，工作很積極，聯絡了不少同學，同學們常常去東山看他，被共產黨知道了。他們怕陳超把國民黨的同學組織起來，成爲有力量的反共團體，乃先發制人，杜撰了「東山會議派」這個名詞，說陳超召開東山會議，把無說成有，把假說成眞，大事宣傳。他們說東山會議派是和西山會議派一脈相承的反革命集團，又說西山會議派那些反革命者的名字都是兩個字的單名，所以東山會議派的頭子陳超也是兩個字。這種宣傳，幼稚得可笑，但是效力很大。同學們怕戴上「東山會議派」的反革命帽子，被關禁閉，被開除。自然不敢和陳超接近，陳超的工作受到很大的阻攔。共產黨所杜撰的「東山會議派」這個無聊的名詞，在社會上，在國民黨裏，也許不會有太多的人知道。可是當年在黃埔的第六期同學，對於這個名詞，却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

戴笠在十七連，年齡最大，能力又最強，可是在共產黨的氣氛籠罩之下，祇好裝成老朽昏庸。他早和陳超發生關係，也和胡靖安他們有聯絡。十七連的共產黨背後宣傳戴笠是東山會議派，說他處處裝蒜，是個僞裝的反革命分子。但是連黨部開會，他從來不說一句話，共產黨抓不住他的把柄，奈何不了他，一直

到清黨，都不能整垮他。

## 在騎兵營鋒芒漸露

十五年十月十日國民革命軍克復武昌，生擒守城的敵將劉玉春和陳嘉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分批從廣州遷往武昌。十二月十五日徐謙等成立中央臨時聯席會議，徐謙爲主席，實際被俄顧問鮑羅廷和共產黨所操縱，開始進行反對蔣總司令的活動，造成社會動亂，充滿殺機，軍校第二期同學楊引之等被殺害，楊引之爲前孫文主義學會的中堅分子，爲共產黨所痛恨。

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徐謙、鄧演達公開攻擊蔣總司令，黃埔軍校的共產黨也隨聲附和，明目張膽，批評校長。三月二十一日國民革命軍克復上海，二十三日江右軍克復南京。四月一日汪兆銘（精衞）經莫斯科回到上海，五日以國民黨領袖自居，私自和共產黨的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允許和共產黨共治中國。又不聽同志們勸阻，於九日悄悄抵達武漢，成爲共產黨的傀儡。十二日南京方面實行全面清黨，十八日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因此寧漢分裂。

廣州於十四日開始清黨，黃埔軍校因爲教育長方鼎英徇於私情，未能執行黨的決策，放走政治部主任熊雄，教官蕭楚女、廖划平等和學生中的共產黨分子。第六期同學聽到清黨的消息，都自動起來清黨，但是共產黨分子得到消息，早一天都逃跑了。平時發言帶有共產黨論調的同學，都被看管，成了代罪的羔羊

。十七連由戴笠策劃，也進行了清黨。

校長蔣公鑑於在北方平原作戰，需要騎兵，命令黃埔軍校就第六期入伍生挑選三百人，成立騎兵營，以沈振亞爲營長。戴笠對騎兵很感興趣，於是參加騎兵營，編入第一連。他才華畢露，成了騎兵營最活躍、最具領導才能的傑出人物。不久黃埔特別黨部的各級黨部改選，戴笠當選爲騎兵營營黨部執行委員。

清黨以後，政治部的共產黨分子逃的逃，藏的藏，幾乎成了眞空，才由國民黨同志來接管，校本部政治部主任爲胡靖安；入伍生政治部主任爲鄧文儀，秘書周復，宣傳科長葉維。後來因爲入伍生部政治部發行的「入伍生」周刊上刊登了喬家才的一篇「給方教育長的一封公開信」，問他淸黨以前，爲甚麼幫共產黨壓迫國民黨同志？清黨時爲甚麼放走共產黨分子？方教育長一怒之下，把上校主任胡靖安，少校宣傳科長葉維和上等兵入伍生喬家才三個人告到總司令部，參謀總長李濟琛通知胡、葉，要他們離開廣州，然後批示禁閉喬家才兩星期。入伍生政治主任改由曾濟寬接任，童秀明任秘書。

這一年秋天，騎兵營奉命開到蘇州，正趕上校長蔣公爲促成寧漢合作，於八月十三日辭去本兼各職，回到奉化。戴笠和劉藝舟、賴雲章代表騎兵營同學，赴奉化晉謁校長。戴笠氣度軒昂，口齒清利，講話扼要而有力量。校長蔣公對他留下深刻的印像，對他們慰勉有加，要他們回去好好讀書。因爲校長下野，騎兵營在蘇州無人照顧，連吃飯的買菜錢都沒有着落。沈營長的太太變賣首飾來維持他們的伙食。好些同學不忍心再留在騎兵營吃飯，各自去謀生，戴笠就是其中的一個。

胡靖安離粵抵京後，組織偵查組，組員有王兆槐、東方白、廖五郎和戴笠。寧漢合作結果，於九月十六日在南京成立了特別委員會，二十八日校長蔣公從上海出發，前往日本。胡靖安留在上海一方面聯絡同學，一方面繼續偵查組的工作，蒐集情報，報告校長。後來王兆槐調總司令部上尉參謀，廖五郎和東方白也他去。上海祇留下戴笠一個人，協助胡靖安工作，既沒有名義，也沒有待遇，但是他幹得非常起勁，毫不鬆懈。

## 總司令部聯絡參謀

十六年十月十日校長蔣公從日本回到上海，住在拉都路二十號，胡靖安因爲過去工作很有成績，任侍從副官。每天晚上，必須把當天的情況報告校長，幫助他做這工作的，都是義務。內勤由蔡勁軍負責，情報來源，除戴笠供給以外，由擔任警衞上海的兩位團長，閘北張本清團長和南市的另外一位團長供給。

南京成立了特別委員會，却把汪兆銘一脚踢開。他所以願意寧漢合作，是想分一杯羹，佔一席地位，現在落了空，當然不甘心，於是囘到廣州，又開始了反特別委員會的活動。他可以依靠的武力，是張發奎的部隊，張的部隊從武漢開囘廣東。清黨時第六期入伍生逃走的共產黨，逃到武漢，都加入張發奎的部隊，現在都跟着囘到廣州，對黃埔造成很大的威脅。汪兆銘也從上海囘到廣州，進行反對特別委員會的活動。

二屆四中全會打算在上海召開預備會議，十一月十六日汪兆銘偕李濟琛離粵赴滬，出席會議。第二天清早，張發奎和黃琪翔、朱暉日在廣州發動「張黃事變」，繳了李濟琛衞士和部隊的槍，佔領了黃埔，第六期同學大部分逃離廣東，到了上海。因張黃事變，引狼入室，終於導致了十二月十一日的共產黨廣州大暴動，燒了半條最繁華的永漢馬路，殺了不少的人。後來經第五軍李福林和薛岳的部隊把共產黨趕走，才恢復了廣州的秩序。

十二月十日二屆四中全會第四次預備會議，通過蔣校長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案。十七年一月四日，蔣總司令復職，繼續北伐。胡靖安不再擔任侍從副官，由他主持的情報工作改由戴笠負責，名義是聯絡參謀，南京方面的情報工作，則由蔡勁軍負責。

不知道甚麼原故，總司令的侍衞長王世和看見戴笠很不順眼，不但阻止他晉見總司令，連報告也不給他轉呈，並且告訴他，如再有所要求，就把他趕了出去。但是戴笠有很重要的報告，又不能不呈送總司令。他那百折不回，不屈不撓的奮鬬精神，絕不會被王世和所折服的。他調查清楚總司令將要到某一個地方，預先藏在下汽車的附近，等到總司令一下汽車，跑步過去，呈上報告。這麼一來，王世和對他更氣更恨了，認定他有意搗亂，祇要捉住他，非結實揍他一頓不可。可是總司令看過戴笠的報告，不等他請求晉謁，總司令自動召見他。王世和雖然氣上加氣，却無可奈何，不但再不能阻撓他晉謁總司令，還得派人去請他。戴笠成了總司令部的上尉參謀，重要的情報人員。

情報工作本來是一種花錢的工作，但是戴笠除了薪餉，再沒有別的費用。他出門總是帶着勤務賈金南，携帶着最簡單的行李和一隻行軍床，那是預備隨處露天打地舖用的。十七年第二次北伐，克復徐州，衞立煌任徐州戒嚴司令，徐州是軍事重鎮，交通樞紐，戴笠必須在徐州有個落脚的地方，他又沒有錢住旅館。幸好老朋友王兆槐幫忙，才給他介紹一家小印刷廠，做了他的徐州行館。到了四月間，總司令委派他爲徐州戒嚴司令部的少校參謀，才有了辦公處所。錢不够花，向家裡要。藍太夫人省吃儉用，也要支援他，每月從江山滙錢給他，讓他放手去工作，不因缺錢稍受影響。

第二次北伐，戴笠奔波於津浦、隴海線上，在河南山東地區，日夜工作着，對於敵我情況，做了確實的報告，幫助了軍事迅速進展。他的情報長才，表現的非常優異，得到總司令的充分了解和信任。他在碭山遇到徐亮，在徐州遇到鄧展謨，都成了他的臨時助手，幫助他工作。鄧展謨係軍校第五期同學，原在第六軍程潛的部隊裡工作，後來聽到程潛公開詆毀總司令，認定程潛不忠於革命，沒有前途，一氣之下，不幹了。他幫助戴笠工作了一段時間，戴介紹他到胡宗南那裡，做了連長。

## 十萬元捉拿江漢清

十七年六月四日張作霖向關外撤退，被日本關東軍炸死於皇姑屯。八日第三集團軍商震的部隊進入北京，北伐完成。十七日張學良化裝成士兵，秘密囘到奉天，接管東北，才不爲日本軍閥所逞。十二月二十

九日，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通電，宣佈東北四省改懸靑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服從國民政府，實行三民主義，全國統一。

北伐軍克復北京後，姜超嶽是總司令部前方機要科長，住在北平。按照總司令部的規定，由機要科代發密電，必須附有原稿。一天，戴笠找姜超嶽，請他代發幾封電報，姜超嶽說；「按照總司令部的規定，一定要附原稿。」

「那就不要了。」戴笠說完，密電沒有讓他拍發。沒有過幾天，姜超嶽接到秘書長高凌白的電報：「奉總座諭，以後戴笠拍發電報，不必按照規定辦理。」姜超嶽心裡才明白，戴笠神通廣大，一定是他報告總司令，才會有這個通知，但是戴笠以後再也沒有找姜超嶽拍發過電報。

中央政府爲節省浩繁的軍費開支，從事國家建設；另一方面想打破過去軍閥割據局面，要求軍隊屬於國家，建立現代化的國防軍，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十八年元月一日，在南京召開編遣會議。想不到手握重兵的那班人，並沒有拋棄軍閥思想，都要擁兵自重，不管國家不國家，不願意削減自己的部隊，先後叛變，使剛剛統一的局面又歸破裂。先是桂系李宗仁在兩湖異動，最後退回廣西。接着馮玉祥在豫陜叛變，自稱護黨救國西北軍，中央下令討伐，以第五路軍總指揮唐生智爲討馮前敵總指揮。又因張發奎和李宗仁進攻廣東，調石友三部援粤，實則石與馮玉祥、唐生智早有勾結，陰謀刼持統帥，事洩，於十二月二日在浦口叛變，自稱護黨救國軍第五路總司令。五日唐生智在鄭州叛變，自稱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和

石友三互相呼應。

這時候，戴笠正在潼關，化名江漢清，以軍事雜誌社記者身份，從事秘密活動。他知道唐生智叛變的消息，返回河南，偵察唐部情形，同時也想進行策反，瓦解唐生智的力量。他和信陽一位小學校的李校長，因爲見解相同，主張一致，成爲好朋友，李校長不但幫助他探聽消息，調查情況，並且還介紹了漯河、駐馬店和許昌的朋友幫助他。這一天，戴笠來到李校長家裡。「唐生智下令捉拿江漢清，你知道不知道？」李校長見他大搖大擺地走來，很吃驚地問他。

「不知道，你怎麼知道？」戴笠反問他一聲。

「我在泰安旅館親眼看到軍警盤查住客，他們還拿着你的像片，捉拿江漢清，我眞爲你擔心。聽說唐生智出十萬現大洋買你的人頭，你不能不小心呀！」

戴笠渾身是膽，硬是不怕危險，他不但不聽李校長的勸告，住在李家，避一避風頭。反而化裝成北平清華大學的學生模樣，脫去中山裝，改穿長衫，戴上眼睛，平時頭髮向後梳，現在改成分頭。晚上住進軍警稽查處緊隔壁的佛照樓大旅社，實地觀察情況。他這樣簡單一化裝，居然瞞過軍警。他已經調查清楚，軍警稽查處處長周偉龍，字道三，湖南人，軍校第四期同學，唐生智的特務營營長，是一位敢作敢爲的角色。他衡量輕重，自己未必能够逃出信陽，不如採取攻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冒險去策反周偉龍。

「我就是戴笠，也叫江漢清。」第二天早晨，戴笠拿着東方白的名片，去見周偉龍，這樣自我介紹。

周偉龍看見自己要捉拿的人，居然敢自己送上門來，詫異得不敢相信。

「聽說唐孟瀟出十萬現大洋買我的這個腦袋，」戴笠用右手拍了拍他自己的腦袋，說道：「既然這顆腦袋值十萬元，就不能讓別人拿去，我仔細考慮，還是送給自己同學好。我們的校訓不是親愛精誠嗎？現在你不但有了十萬現大洋，說不定還會升官呢！」

這種大膽的作風，可眞把周偉龍唬住了，半晌說不出話來，不知該怎樣處理。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戴笠是這樣視死如歸，豪爽痛快的角色，內心裡佩服得五體投地。戴笠看清楚周偉龍的精神已經被他征服，於是侃侃而談：「一位堂堂正正的革命黃埔學生，不應該跟一個反覆無常，一再背叛國家的無知悍將來賣命。唐生智不會有前途的，他的力量也不是中央的對手，支撐不了好久。」接着問道：「一旦唐孟瀟失敗了，你打算怎麼辦？」

周偉龍既被戴笠的大無畏精神，誠懇態度，慷慨銳利的言詞所懾服。表示願意效忠中央，效忠校長，接受他的計劃，進行策反唐部，使戰事早日結束。當天上午，周偉龍親自把戴笠送上南下的火車，安全離開信陽，周偉龍遵照戴笠的指示，策反唐部已有成效，然後去漯河車站找整編第一師第一旅的鄧展謨聯絡，要見旅長胡宗南，報告策反情形。因胡宗南不在，鄧展謨趕緊引見副師長兼第二旅旅長徐庭瑤，這樣裡應外合，沒有幾天，唐生智的叛變也就結束了。

## 民族復興運動崛起

繼民國十八年的全年動亂後，十九年閻伯川先生和馮玉祥聯合對抗中央，發生中原大戰，造成更大的動亂。先是十九年二月十日閻先生電蔣主席，高唱禮讓爲國，要求共同下野，十四日蔣主席發表談話：「目前正吾人努力奮鬬之日，決非高蹈遠引之時。」

二十三日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四十五人發表通電，提出黨統問題，汪兆銘在廣東通電響應，一唱一和，促成中原大戰，雙方都打得筋疲力竭。訓練不久的國防軍教導第一師，也不得不投入戰場，犧牲慘重。

在政治方面，配合閻馮的軍事行動，汪兆銘在北平召開以改組派爲基礎的擴大會議。一直到九月二十二日張學良的東北軍開進關內，接掌北平，十月三十一日閻馮下野，前後經過半年以上，消耗國力很大。戰爭期間，戴笠僕僕風塵，蒐集情報，不遺餘力，蔣總司令對他更爲器重。他爲偵察擴大會議，曾派王孔安加入反中央組織，到達北平參加會議，瞭解擴大會議的一切活動。王孔安又介紹李丹符給戴笠，派去策反鄧寶珊；柯玉珊去策反馮玉祥部趙冠英，都發生了相當效力。

十九年中原大戰，又和第二年「九一八」事變，有着因果關係。如果東北軍不因中原大戰，開進關內，東北成了眞空，則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侵略戰爭，張學良爲求自己生存，也不能不起而抵抗，日本軍

閥就不會討到不抵抗侵佔東北四省的便宜。因爲不抵抗喪失國土，全國輿論大譁，各地學生紛紛赴京請願，給共產黨造成可乘機會，滲透了學生組織，操縱了請願活動。他們攻打外交部，攻打中央黨部，外交部長王正廷，中央委員蔡元培都被打傷。蔣總司令也於十二月十五日引咎辭了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海陸空軍總司令本兼各職，返回奉化故鄉。

這時候一部分黃埔同學爲了救亡圖存，醞釀救國運動，策劃抵抗侵略。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蔣公入京，共赴國難。二十八日日本軍閥又發動淞滬戰爭，三月六日淞滬停戰，九日東北傀儡組織僞「滿洲國」成立。十八日蔣公就任改組後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職。

委員長召見救亡運動的黃埔同學，聽取他們的救國意見。他們主張對日作戰，否則人心一去，則內奸蜂起，外敵乘之，日本軍閥、中國漢奸、共產黨都可以制我們的死命。

委員長告訴他們：「那個不願意做民族英雄，而甘受人咒罵？我能指揮數十萬軍隊，如不負責任，孤注一擲，我不能做民族英雄嗎？但我旣確知彼知已，斷不能爲個人，而犧牲國家人民部屬。只有逆來順受，忍辱負重，以求無愧。從現在起，爲保衞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爲貫徹三民主義的革命建國大業，必須負起責任，爭取一分一秒的時間，脚踏實地，實幹、硬幹、苦幹、快幹。須知多一分準備，便少一分犧牲；多準備一天，便少一天危險。我們斷不能不負責任，掉以輕心。將　總理與諸先烈艱苦得來的革命成果，孤注一擲而斷送了。」

於是桂永清、賀衷寒、蕭贊育、胡宗南、曾擴情、潘佑強、酆悌、杜心如、鄧文儀、孫常鈞、蔡勁軍、葛武棨、鄭介民、周復、邱開基、康澤、李一民、駱德榮、黃仲翔、韓文煥、滕傑、葉維、婁紹鎧、彭孟緝、易德明、干國勛、戴笠、劉誠之等二十八人開始了民族復興運動，協助委員長整頓軍隊，組訓民衆，改革風氣，嚴肅紀律，提倡新生活運動，準備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切工作。這個運動做得有聲有色，蓬蓬勃勃，風氣轉變，人心振奮，收到極大的成效。許多留學生如倪文亞，文人如劉健羣、王受泰等也都參加了這項運動，造成一種新氣象，使人人個個都有了新希望。

## 日寇的剋星特務處

民族復興運動的目的，在恢復中華民族固有的道德和精神，加強民族的信心，收復失地，抵抗侵略我們的日本帝國主義。這項運動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情報工作。要想完成這項運動，就必須做到知己知彼，因此成立了特務處，專負其責。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八點鐘，委員長蔣公在南京中山陵園召見戴笠，告訴他：「主持特務處的工作，已經保舉六個人，我認爲祇有你才適宜，能够做好這種工作。」

「報告校長！」戴笠趕緊向委員長報告：「我不能做這個工作。」

「爲甚麼？」委員長問。

「團體當中，許多人都是我的老大哥，而且這種工作本身就不容易做好。」

「這不要緊！」委員長說：「一切有我，不必顧慮。現在就是你有沒有決心的問題，祇要有決心，事情一定可以做好的。」

「報告校長！」戴笠說：「就黃埔的關係說，你是校長，我是你的學生；就革命的關係說，你是領袖，我是你的部下。既然如此，我祇有絕對服從命令，盡我自己的能力來做。」

不到一刻工夫，委員長就下了正式的命令，叫戴笠組織特務處。

他雙手接到命令，對委員長這樣信任他，抱定必死的決心來做好這件工作，很感慨地向委員長報告：「從今天接到了命令之日起，我的這個頭就拿下來了。」

「為甚麼？」委員長很奇怪地問他。

「這個工作做得好，頭一定給敵人殺掉！」戴笠說：「做不好當然要給領袖殺掉。」

在從事民族復興運動的黃埔學生當中，戴笠和劉誠之的期別最低，都是第六期。現在把這樣重要的責任交給他負責，必定會遭受妒忌。果然不出他所料，有一位同學很不服氣。第二天上午，那位同學對戴笠說：「關於特務處的人事和經費，校長要我負責。」意思是說，以後一切，你得聽我的。

第三天戴笠向委員長辭職，沒有准，非要他負責不可。

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一日這個「殺敵鋤奸，鎮壓反動，安定社會，鞏固抗戰」，日本軍閥的尅星特務處

正式成立。戴笠住在雞鵝巷五十三號，原是胡宗南的駐京辦事處，借幾間房子給他住，現在全部讓給他，成了他的住宅和接洽處，另外在徐府巷成立了辦公處所。

特務處之下有書記處，由唐縱任書記，兩個科，鄭介民任偵查科長，邱開基任執行科長，後來增加了交通科，梁幹喬任科長。戴笠的個性，說幹就幹，非常負責，開始布置工作，最初的陣容是：

南京：方超、陳蕙南、鄭重民、李翼謀、左曙萍、陳遠湘、朱金驊、蕭堅白、漆中權、張開運；

上海：翁光輝、張業、鄧匡元、姜穎初　甘唯奇、徐昭俊、吳時春、童聖貴、唐光輝；

京滬路：徐亮、趙世瑞、彭緒之；

徐州：胡天秋；

海州：岳燭遠；

淮陽：王啓明；

杭州：胡國振、潘海容、章洪濤；

溫州：石鍾毓、華興弘；

安慶：倪超凡；

蚌埠：蔡慎初；

南昌：柯建安；

贛州：喻耀離；
撫州：謝鎮南；
武漢：周偉龍、蕭勃、劉培初、許千秋；
長沙：蔣肇周；
汴洛：劉藝舟、劉璽、李皋亭；
濟南：李郁文；
青島：姚公凱、張新齋；
煙臺：劉乙光、武建威；
津浦路：高振鵬；
膠濟路：鄭興周；
天津：王天木、靳汝民、翁一揆、李思遠；
北平：陳恭澍、楊英、齊慶斌、王雲孫、戚南普；
太原：靳易夫、喬家才、張存仁、梁怡亭、吳毅安；
西安：賈文郁、趙景雲；
歸綏：王和衆；

香港：吳廼憲、張炎元；
廣州：邢森洲、蕭漫留、張覺時、阮兆輝；
厦門：連謀。
這是一個相當堅強的陣容。
在很短的時間內，全國比較重要的地方，都有了他的工作同志，展開工作，眞是一個好的開始。

## 特種工作及其使命

革命領袖蔣公曾經說過：「特種工作人員是領袖的耳目。」
「特種工作人員是革命的靈魂。」
「特種工作人員本身在政治上沒有主張。」
所以 特種工作人員的一切絕對聽命於革命領袖，爲完成革命而奮鬬。戴先生以「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來勉勵同志，始終不懈。
戴先生說過，一位朋友同他開玩笑：「你在中國，就等於希特勒之下的希姆萊。」
「你這是甚麽話？」戴先生說：「我爲甚麽要做希姆萊？我是中國人，中國特種工作自有中國特種工作的精神，爲甚麽要模倣德國？」

中國特種工作的精神和使命是甚麼？戴先生自已解釋的最淸楚：戴先生說：

「我們這個團體決不是採取俄國『格伯烏』德國『吉士塔坡』的特工方式來統制的！因爲中國有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傳統精神。中國人傳統的精神是甚麼？總理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領袖講『禮義廉恥』。我們掌握團體，運用組織，就是本着這種精神做出發點。以（三民）主義領導，以理智運用，以情感結納，以紀律維繫。唯其如此，所以能使主義與道德的結合凝爲一體，愈久愈堅，誰——不論是日本人、汪精衞、共產黨——都沒有辦法來破壞我們。」

又說：「現在社會上厭惡懼怕特工，是絕大的錯誤。特工只不過是共生死、共患難、共目標、共步驟的組合，組織嚴，紀律嚴而已，有甚麼可怕呢？」

旣然組織嚴，紀律嚴，戴先生對於同志們的要求，當然要嚴格；一再提醒同志們，本身所擔負的革命任務，他說：

「我們則不然，一方面要拿這個工作，來鞏固革命政權，促成國內統一，與一切反革命勢力相搏鬭；一方面又要拿這個工作來整頓我們這個破敗的國家，跟侵略我們的帝國主義者賭輸贏。中國特種工作就是在這種時代使命和革命任務之下而產生的。」

「我以爲我們中國特種工作與世界各國最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國特種工作人員要以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固有的道德，復興中華民族，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爲職志。我們的精神、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言

論、我們的行動，乃至待人接物各方面，處處都要合乎革命救國的要求。由我們本身做起來影響社會，推而至於全國，蔚爲風尙。我們不僅是革命的技術人員，而且在精神上要做到是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的主力軍，這幾句話就是我們的工作意圖。」

中國特工不同於外國的地方在此。

「在外國，特務工作人員，有福享盡，有錢用盡。可是中國特種工作人員就不同，我們要儘量能夠吃虧，格外能夠吃苦，然後才能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民族固有的道德。實行三民主義，才能求得中華民國的復興。今天外面的人都知道，我們同志的生活很苦。雖然很苦，還是在埋頭苦幹，沒有話講，覺得這班人不可輕視。因此，我希望我們同志，更要硬着頭皮，咬緊牙關，困心衡慮，發奮自強，千萬不要中途變節，以致前功盡棄。」

「甚麼叫做特種工作？特種工作就是人之所不能爲者我能爲，人之所不屑爲者我屑爲，人之所不願爲者我願爲，人之所不敢爲者我敢爲。我們要以特殊的工作成績來表現，這個叫做特種工作。」

這就是特種工作人員的精神不同於一般的所在。

## 洪公祠和浙江警校

特務處成立以後，需要一批忠貞的幹部從事工作，因爲這種工作不是隨便可以做好的，必須有道德的

修養，意志的鍛鍊，技術的訓練，理論的學習，是需要經過一番訓練的。

特務處呈准設立特種警察訓練班，隸屬於參謀總長，以王固磐爲主任，戴先生兼總務課長，負實際責任，鄭介民爲教務課長，李士珍爲訓育課長兼學員隊隊長，鄭國琛爲指導員。地址在洪公祠，受訓學員大部分爲黃埔同學。第四期的廖宗澤、劉弋光，第五期的陳恭澍、喻耀離，第六期的唐光輝、楊英等。訓練方式，技術和精神並重，培植了第一批民族復興運動的特種工作幹部。

戴先生又以爲特種工作和警察是分離不開的，警察是民衆的保姆，負責維持社會秩序，保障社會安寧，是防止犯罪，緝捕作奸犯科的主要力量。

特種工作和警察相結合，才能發揮工作效能。但是舊社會的警察，不特沒有革命思想，民族意識，就是警察所負的責任，也是模糊不清。甚至和惡勢力相互勾結，魚肉民衆，欺壓善良，爲害社會。所以，戴先生在負責特務處工作以後，同時以整頓警察，培養革命警察幹部爲己任。

六月間，戴先生奉派爲杭州浙江警官學校政治特派員，政治特派員辦公室由書記長王孔安主持，後由汪祖華繼任。

浙江杭州警官學校係十七年朱家驊先生任浙江省政府民政廳長時所創辦，目的在培養浙江省的地方行政幹部。最早一期爲速成科，學員成分，有黃埔軍校五期以前的同學，有在社會上已有工作經驗的文武青年。

速成科爲短期訓練，畢業學員有王玉賓、阮清源、劉漢東、靳易夫、張精一、蕭炤文、吳健吾、夏松、舒翔等，其中大多數人都成爲戴先生的重要工作幹部。

浙江警官學校校長先由王固磐接替，後爲趙龍文；教務主任先爲趙龍文，後爲酆裕坤；訓育主任先爲史銘，後爲柯建安。政治指導員爲簡樸、汪祖華。

戴先生擔任政治特派員以後，即以浙江警官學校爲建警的基礎，培養革命警察的搖籃，同時也成了訓練特務處工作幹部的秘密基地。

戴先生訓練特種工作幹部，從南京移到杭州，以浙江警官學校爲掩護，設甲、乙、丙三種特訓班及電訓班。甲訓班和電訓班設在雄鎮樓，和警校完全隔離。甲訓班選訓警校優秀正科生及各地重要幹部，半年一期，每期三四十人，由余樂醒、謝力公主持，廖宗澤任隊長。電訓班由魏大銘主持，董益三任政治指導員。

乙訓班、丙訓班設於警校內，訓練行動工作幹部。

## 建立無線電通訊網

特務處成立之初，沒有無線電通訊機構，各地報告南京的重要情報，奉准由中央黨部調查科的電臺代爲拍發。譬如太原拍發的電報，須交調查科的交通帶到石家莊，由掩護在鐵路黨部的電臺拍發。而調查科

的電臺，當然是先發他們自己的電報，特務處的電報在時間上落後了許多。這也是人情之常。無可奈何的事。不過情報是有時間性的，失去時間性，就毫無價值。

用軍事委員會的發電紙向軍政部的軍用電臺發報，也常遭到留難，據魏大銘說，他在南京，暫住軍政部電臺內，臺長是他的同學，就會告訴他：「交通司會懷疑這個戴某人，不知是什麼路道，恐怕是亂黨，將不給他發電報。」

所以戴先生計劃建立自己的無線電通訊網，是非常迫切的。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戰爭時，魏大銘主持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前線後援組的電臺，他發報手法均勻、清楚、快速，曾在外輪上工作過，稱爲中國的兩個半無線電好手之一。當時第一師駐在常州，師長胡宗南請總司令部交通處長李範一介紹一位無線電人才，李又請建設委員會王崇植介紹，王於是介紹魏大銘，到了第一師工作。淞滬戰爭結束，第一師開往甘肅天水，魏大銘不願意到西北去，胡宗南就把他介紹給戴先生。

魏大銘參加特務處的工作以後，首先着手訓練無線電幹部，在杭州雄鎮樓成立電訓班，請康寶煌、蘇民、謝松元等任教官，羅毅、蕭堅白先後任隊長，羅杏芳、董益三先後任指導員。第一期十二人，丁祥嶬、葉文昭、趙文琦、朱昌誠、童學南、張培蘭、陳梅春、陳漣、戴梁、陳舜齊（以上十人杭州警官學校第二期畢業）、杜炳漢、戴永安。

第一期畢業後，魏大銘感覺到警官學校畢業學生的志趣，不適宜學習無線電技術，決定在上海設立三

極無線電傳習所，招訓年輕有志無線電的青年。再從三極無線電傳習所挑選優秀的入杭州電訓班，這樣既容易吸收人才，也可以縮短訓練時間，可說一舉兩得。

杭州電訓班從二十二年三月十八日開始，到二十六年抗戰，一共訓練了十一期。二十七年在武漢招考各地流亡青年一百多人，開始第十二期訓練，以應戰時急需。這一期現在臺灣比較知名的如：國大代表郭宗泰、前空軍監察總隊長陳顯達，交通部電報局督察主任徐國華、以及嚴行威、夏曉華、費雲文、高雄鋁廠人事處副處長張依道等。

因為戰時需要的人員太多，必須大量訓練，程浚在江津訓練兩期，四百二十人；王正鐸、袁志山在重慶訓練二百四十二人；黃晃在建甌訓練四百三十五人；林郁民在息烽訓練三百零七人；王正鐸在金華訓練六十一人；花克強在南平訓練七十七人；秦世賢在西安訓練二百零四人，才使報務人員不感缺乏，應付了長期戰爭的需要。

製造袖珍「特工機」，是一項極其重要的供獻。

康寶煌是一位智慧特別高，才能特別強的無線電工程師；他先做通訊工作，再進交通大學。魏大銘覺得普通無線電機太過笨重，頂小的手搖發電機式五瓦特和充電發電機式十五瓦特兩種電機，都感覺攜帶不便，不適宜於秘密工作使用。於是和康寶煌研究，製造一種小型收發報機，康寶煌說：「把收發報用的眞空管的電壓（Plate Voltage）提高一倍，就可有訊號發出來，其電力雖微小，也可以試試看。」

經過試驗，康寶煒的理論成功了，與當時軍統局所使用的「特工機」，除去電池、聽筒、電鍵外，收發報機祇有兩只小餅干筒大小。這種創作，奠定了軍統局的秘密通訊網，發揮了極大的功效。康寶煒對於軍統局的貢獻，是非常偉大的。

戴先生要使委員長知道他手下有人才，在無線電方面有特殊的成就；為爭取成立無線電機製造所，預算容易批准；為使魏大銘得到委員長的鼓勵，安心工作；為說明情報工作，非靠秘密通訊不為功，非培植這部門工作人員不可。基於以上種種理由，二十二年暑期，委員長在廬山主持訓練團，戴先生要魏大銘攜帶特工機上廬山和南京通報，並且謁見委員長報告詳情。

廬山牯嶺的無線電通訊，是有名十分困難的，至少要用十五瓦特的電機，還是常常通不到，電報耽擱一二天，不算稀奇。因為廬山的天氣特別，忽然會漫天大霧，幾尺以外看不見人。在雲堆裏，電力損耗太大，發射不出去多少。牯嶺臺和總臺花克強通報，花克強是位好手，一手抓住收報機的刻度盤，隨聲音飄移，還須輔移捉住，一點一滴抄下來，已經滿頭大汗。魏大銘到牯嶺以後，先把發報天線架設加以改進，使發射出去的電力強一點。他自己上機，和花克強通報，他的手法清楚均勻，在天電干擾聲中，容易抄下來。當雲霧濃厚的時候，他先要總臺發報，天氣一清，趕緊要總臺收報，牯嶺儘量發出去，這樣才上了軌道。

一天下午四點多鐘，魏大銘正在電臺工作，戴先生的副官賈金南跑來告訴他，委員長四點半鐘召見，

和戴先生一塊兒去，恐怕時間已經遲了。兩個人去到蘆林三十四號官邸，果然委員長剛走出大門，出去散步。戴先生和侍從人員約妥第二天上午十點再來晉謁。第二天，他們抵達官邸，侍從人員說：「剛才有位客人進去，委員長一下子就會出來，就在草坪上等一等吧。」

一會兒委員長出來，戴先生指着收發報機，向委員長報告說：「現在牯嶺通報的電臺，就是這個電機」。「好！好！」委員長看見收發報機那麼小，很高興的樣子，點點頭，對魏大銘說：「我會給你任務的，你好好幹吧！」

九月間戴先生要魏大銘編造預算，向委員長請求開辦無線電製造所。魏大銘編造了一份兩千多元開辦費的預算，很快就批准了。就在雄鎭樓購置工具，開始生產兩瓦特半的特工機，一架祇費兩百元，眞够得上物美價廉。另外又研究出將普通的無線電收音機改裝成發報機，在大都市購買收音機改裝，可以省去携帶電機的危險，也是很大的貢獻。康寶煌離開製造所以後，由陳景涵主持。

爲補救各地秘密電臺電機弱小，總臺發報機的電力要大到一百到兩百瓦特，收報機須七八燈以上，以彌補各分臺電機的弱小。起初總臺設在南京洪公祠，後來改設在城南白鷺洲西石壩街二十九號，收發報機增加到八架，收發報臺間聯以電線，可以在收報臺操縱發報機，可通兩千里以內各地分臺。白鷺洲總臺於二十二年冬天完成，由于燉生主持。他人老成持重，忠厚和善，無火氣，耐性好，所以能統率許多通訊好手，專心工作，建立了很好的風氣，電報沒有躭擱，錯誤也很少。

戴先生從來不干預電臺的工作，一切都由魏大銘全權辦理，他用人專，信人深，使魏大銘不能不把一生的精力貢獻給這個革命團體。抗戰期間，淪陷區域分臺增加到三百多座。上海一個地區就建立了十一座秘密電臺，北平有三座秘密電臺，始終在程浚和查綏之極機智的維持之下，不因當地工作被破壞而受影響。天津也因李仲英的努力，在驚濤駭浪中，能够維持工作。他如香港、馬尼拉、新加坡、緬甸、泰國、印尼、印度、菲律賓都有秘密電臺，始終暢通無阻。

## 白世維交民巷除奸

特務處的工作重心，在南方是上海，北方是平津。因爲上海有帝國主義的租界，華洋雜處，藏垢納污，成爲萬惡淵藪，隱藏着各色各類的陰謀反動分子和漢奸賣國賊，而且接近首都南京，地位重要。平津則是國防最前線，成爲日本軍閥侵略的次一目標，步步緊逼。二十二年元月三日日寇攻佔我山海關，進擾冀東，威脅平津。三月三日攻佔我熱河承德，再進攻我長城各口。戴先生對於這方面的工作，非常重視，特派鄭介民爲華北區特派員，常駐北平，統一指揮。

日本軍閥日夜夢想着「華北特殊化」，爲達到這個目的，陰謀在平津製造糾紛，想造成旣成事實。又因爲軍政部何部長應欽代理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坐鎭北平，華北有了重心，局勢逐漸穩定。日本軍閥當然視何部長爲眼中釘，如芒在背，非拔掉不可。他們除了軍事侵略，以武力直接威脅外，還有一種

慣用的手法「以華制華」，收買失敗的軍閥、失意的政客，以及甘心做漢奸的民族敗類，做他們的爪牙、工具，以達到侵略的目的。

日本軍閥爲實現侵略平津的陰謀，投下一筆很大的資本，以一千萬元收買軍閥餘孽，從事平津暴動。天津由孫傳芳負責，北平由張敬堯負責。孫傳芳做過蘇浙皖贛閩五省聯軍總司令，張敬堯係直系大將，做過湖南督軍，都有舊部，可供利用驅使。他們爲達成日本軍閥的陰謀，進行聯絡，已經成熟，祇等待時機和日本軍閥的命令，隨時準備進行暴動。

日本軍閥的計劃，是配合平津暴動，先刺殺何部長，使華北失去政治重心，陷於紛亂狀態。然後以武力做後盾，支持暴動所造成的既成事實，來實現他們「華北特殊化」的美夢。說也奇怪，日本軍閥精打細算，既然那樣大方，以一千萬元來收買軍閥餘孽，却僅以五萬元來收買一個可以接近何部長的刺客。刺殺一位上將，方面大員，祇花五萬元，太便宜了，够得上廉價。這位被收買的軍分會低級職員，並沒有喪失良知，衡量輕重，爲了區區五萬元，而去殺害自己的長官，出賣華北，出賣國家。他決定不幹這種賣國勾當，趕緊把日本軍閥的陰謀，秘密報告何部長。這是一個關係非常重要的問題，何部長立刻召見鄭介民，命令他迅速處理這個問題。最好是釜底抽薪，先將張敬堯秘密制裁，確保北平安全。並且指定，執行這一項任務，必須從黃埔同學中，選擇一位忠勇兼備的同學，負責進行。

鄭介民一方面把何部長的命令電告南京的戴先生，一方面召集北平負責人陳恭澍和天津負責人王天木

商討，怎樣執行何部長的命令。當時在北平有組織關係的黃埔同學，祇有十幾個人，陳恭澍和王天木一致推薦第七期同學白世維，因爲他具備燕趙之士的氣質，慷慨豪爽，膽大心細，沉着勇敢。祇有他能够擔當這項任務。決定第二天邀請白世維來商量。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五月七日上午八點鐘，鄭介民、王天木、陳恭澍、白世維在北長街甲十八號，舉行了一次很不平常的會議。鄭介民首先宣佈：「日本軍閥侵佔我東北，現在又收買漢奸張敬堯和孫傳芳，圖謀在平津暴動。並且要刺殺何部長，造成混亂局面，然後成立華北僞組織。『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爲了穩定華北，粉碎日本軍閥的陰謀，必須除去這兩個大漢奸。我們早已調查清楚，掌握了一切線索。張敬堯化名常石谷，住在北平東交民巷六國飯店三樓。他每天睡到中午十二點鐘才起床，雇用了四名保鏢，每天下午一點到達六國飯店値勤，到深夜兩三點鐘。」

大家聽完他宣佈情況，他繼續說道：「這一項任務，非常艱巨，大家認爲世維同學忠誠勇敢，膽大心細。祇有你能完成這一項神聖的任務，不知道你願不願意承擔？」

「世維受國家培植，參加革命，早已許身黨國，置死生於度外。」白世維很嚴肅地說：「軍人以服從爲天職，爲民族生存，爲國家除奸，爲保障何部長的安全，爲使北平一百三十萬老百姓免受暴動的塗炭，世維準備犧牲個人生命，願意接受這一項任務。」

「此去必須達成任務！」鄭介民愼重其事地說：「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同歸於盡，千萬不能落到日本人

手裏，增加政府的困難，給日本軍閥以侵略的藉口。此去生還的機會不多，不幸犧牲，你對家庭有什麼交待？」

「家有父母，兩個哥哥，老婆和一個不滿週歲的女兒宗蕙。」白世維說到骨肉，萬感叢生，心裏難過，好像易水話別那麼悲壯，很慷慨地說：「我家尚有薄產，生活不成問題，不幸犧牲，希望政府對我的父母妻女略加照顧，就死而瞑目了。」

白世維不認識張敬堯，臨時又找不到張敬堯的照片，王天木認識張敬堯，自告奮勇，由他陪往到六國飯店，負責指認。動手的時間祇有十二點到一點，晚了不行，早了也不行。上午十一點鐘，王天木和白世維到了六國飯店，王天木講得一口標準日本話，冒充日本大昌洋行的買辦，白世維做他的跟班，在三樓張敬堯的房間斜對面開了一間房間。十二點過了幾分鐘，白世維在走廊上，從張敬堯房間敞開的洗手間窗戶，看到一個高個子瘦男人和一個小巧玲瓏的女人，正在洗手間，趕緊告訴王天木。

「不錯！」王天木說：「那傢伙就是張敬堯，我趕緊下樓，讓汽車開到飯店門口等你，祝你成功！」說完，匆匆下樓。

白世維拿上手槍，走到張敬堯的洗手間窗外，對着高個子打了兩槍，眼看倒下去，那個女人大喊：「殺人了！殺人了！」

六七個茶房聞聲趕到，白世維大聲說：「我打漢奸，不關你們的事，不要動！」

茶房們被白世維的威嚴和殺氣鎭壓住了，沒有一個人敢動。他跑出六國飯店．王天木正打開車門等候他，趕緊上車，馳出東交民巷。

孫傳芳住在張敬堯緊隔壁，非常機警，聽到槍聲，像驚弓之鳥，從窗戶翻出去，落在日本兵營，不敢再進行天津暴動了。東交民巷是帝國主義者的勢力範圍，有軍隊，有兵營。六國飯店緊靠日本兵營，他們豢養的漢奸在他們勢力範圍內，居然被人打死，眞是很大的諷刺。

張敬堯一死，平津保持了四年的小康局面。雖然軍閥餘孽仍在活動，可是第二年四月吉鴻昌、任應岐在天津國民飯店被逮捕，解往北平軍分會依法辦理，沒有發生作用。

## 希望做校長的衞士

戴先生在黃埔入伍的時候，有一天，和幾個同學在一塊兒聊天，各人敍說各人的志願。有的要訓練好一支精壯的部隊，作爲將來做方面大員的資本；有的外文根柢很好，將來要做武官，好活躍國際，週遊世界；有的說他來黃埔，祇是爲了革命，並不想幹軍人，將來要搞政治。戴先生靜靜地坐在那裏，聽人家大吹特吹，沒有開腔，有人問他：「老戴！你怎麼樣？」

「我希望將來做一名校長的衞士！」戴先生說完，大家忍不住都笑起來了。一個黃埔學生，祇希望當一個衞士，眞是豈有此理，太沒有出息。後來戴先生把這個故事告訴了徐亮，他說：「校長一身關係革命

的成敗，國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還有比衛護校長安全更重要的工作嗎？那班有志氣，有抱負，想做方面大員，要活躍國際的外交家，都是自私自利的，不是眞正革命的。」

這一年——二十二年七月，廬山開始調訓全國的軍官，委員長親自上牯嶺主持。戴先生擔心委員長的安全。他想到衛護委員長的安全，比什麼都重要，立刻在他領導的工作同志中間，挑選了十名忠貞、機警、強壯的黃埔同學，組織隨節警衛股，以黎鐵漢爲股長，詹澈爲書記，負責衛護委員長的安全。後來人員增多，工作加強，改爲特別警衛組，成爲經常的警衛機構，日夜擔任勤務，實現了他當年要做校長衛士的宿願。

戴先生不同於常人的地方，就是處處爲別人打算，不僅對委員長忠貞，對朋友、對同志的照顧，也是無微不至。這一年秋天，邱開基接到一封家信，告訴他，老太太已經安葬，因爲有他滙回去的兩千元治喪費，喪事辦的非常體面、完滿。親戚鄉黨異口同聲讚揚他，說他雖然請假不准，可是滙回那麼多的錢辦喪事，在他們雲南景東，可說是空前壯舉。人人個個都說：「老太太有這樣一個好兒子，死也可以瞑目了。」

邱開基這個時候才知道，他的母親逝世了。養生送死，是中國人做人子的起碼孝道，母死不曾奔喪，兩個月以後才知道，總是終身遺憾，非常難過。他最奇怪，最不了解的，他並沒有滙過兩千元治喪費。在他們景東家鄉，生活費用低，辦理喪事，不論怎麼舖張，也不需要兩千元，就是一千元也用不了。這筆錢

究竟是誰滙去的？想來想去，這種大手筆，除了戴先生，別人是辦不到的。那麼，這筆錢是不是也滙去的，不妨去問問他。

「戴先生！」邱開基問：「你知道不知道我母親去世了？」

「知道。」戴先生毫不遲疑地回答他。

「剛才接到家信，說我給家裏滙去兩千元治喪費，但是我並沒有滙過這筆款子，連我母親去世，都是剛才知道的。我很奇怪，你說是怎麼一回事呢？」

「你想想看！」戴先生並沒有回答邱開基的問題，却反過來問他：「假如你請假回家奔喪，從南京到你們雲南景東（那時粤漢、湘桂等鐵路都沒有修通）打個來回，頂快也得三個月吧？以你現在所負的任務，能請准三個月假嗎？請假不准，母死不能奔喪，你精神上怎麼樣？能安心工作嗎？」

這一連串的問題，問得邱開基無話回答，然後接看說道：「因此，我當時決定，暫時不讓你知道這個消息，以免影響你的工作情緒。辦喪事，最要緊的是錢，有了錢就好辦事。我知道你家並不富有，需要錢辦事，比需要你回去還重要。而你又沒有積蓄，你回去也未必能籌出一千八百。所以，我替你滙了兩千元治喪費，有了錢，自然有人替你辦喪事。同時我又替你發了一份電報，告訴你家中，因路途遙遠，往返費時，請假不准，奉命移孝作忠。我想，你一定會同意我這樣處理？」

又如委員長在漢口主持豫、鄂、皖三省剿匪軍事，有一天，負責童子軍總會和朝鮮革命幹部訓練的干

國勳乘了一架水上小飛機，赴漢口晉謁委員長，戴先生也同乘這架飛機。飛機非常不穩定，上下顛簸，在空中跳舞。起飛四十分鐘，干國勳被顛簸得嘔吐不已，戴先生立刻脫下身上的襯衣，爲他擦抹嘔吐污物。到達漢口，干國勳已經動彈不得，戴先生把他背上岸，再抱上汽車，送到東方飯店。又趕快到華南街銀行公會三省剿匪總部，替他登記晉謁委員長的時間。返回旅館時，又爲他買回替換的衣褲，照護他洗過澡，吃過點心，才恢復了體力。這兩個故事說明戴先生照顧朋友的具體事實，充滿人情味。

## 十九路軍發動閩變

「九一八事變」，不經抵抗，日本軍閥就佔領我整個東北。侵略成果這樣容易獲得，食髓知味，第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又發動「一二八事變」，妄想一舉佔據我上海，威脅我首都南京，好強迫我們簽訂「城下之盟」。先是藉口我們抵制日貨，上海日本浪人、僑民和海軍陸戰隊遊行示威，搗毀我們的商店、工廠；既而說我們打傷了兩個日本人，日本領事中村向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答覆，想作爲侵略的藉口。終於鹽澤海軍司令命令陸戰隊攻擊我閘北天通庵駐軍，展開淞滬戰爭，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一月三十日我政府宣言遷洛陽辦公，決心抵抗侵略。

上海駐軍爲十九路軍，抵抗侵略的責任，當然落在他們肩上。於是，全國民衆都以爲十九路軍抵抗日本侵略，把他們當做民族英雄，熱烈擁護。其實戰爭一開始，委員長就急調第五軍增援，如二月二十二日

，第五軍的八十八師俞濟時所部固守廟行鎮，戰事激烈，英勇抵抗，敵軍無法進展，急電東京乞援。所以一二八淞滬戰爭，自始至終，都是第五軍和十九路軍並肩作戰，而抵抗日本侵略的令譽却由十九路軍所獨佔。全國對他們捐款，捐送物資，表示慰勞，十九路軍眞是名利雙收。

五月五日中日停戰協定簽字，三十一日國民政府任命蔣光鼎爲福建綏靖公署主任，十九路軍移防福建。十一月二十九日行政院會議決議調蔣光鼐爲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鍇繼任福建綏靖公署主任。政府對於十九路軍，眞是天高地厚，他們應當怎樣善保令譽，效忠國家才是。誰想他們憑藉全國民衆對他們的好感，會勾結共產黨和蘇聯，背叛國家，造起反來呢？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月二十六日，蔣光鼐、蔡廷鍇和盤據江西瑞金一帶的共產黨毛澤東、朱德簽訂攻守同盟的「抗日作戰協定」，十一月二十日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鼎、蔡廷鍇發表通電，宣佈脫離國民黨，自組生產黨。在福州組織「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以李濟琛爲主席。陳銘樞爲行政委員會主席，陳友仁爲外交部長，章伯鈞爲敎育部長。並改十九路軍爲「人民革命軍」，以蔡廷鍇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黃琪翔爲參謀總長。

這時候戴先生領導的工作，已經成了氣候，有了基礎。十九路軍開始醞釀閩變，他們的一切行動，就被完全掌握。蘇俄唯恐中國不亂，當然支援他們顚覆政府，答應給他們步槍三萬支、輕機槍四千挺、砲兩百門，以及彈藥和各種器材，以補充十九路軍和共產黨。由海參威裝船，一直運往厦門。這些武器在海參

感集中情形，以及何時裝船，戴先生都有確實情報。

戴先生要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高戰略，不要流血，結束閩變。雖是牛刀初試，確有把握。他要在蘇俄的武器彈藥沒有運抵厦門之前，先瓦解叛軍。福建籍的同志何震、連謀、張超等已先後派回福建工作。

六十一師師長毛維壽的參謀長趙錦雯雲南人，和毛維壽是保定同期同學，做過黃埔軍校的管理科長，因爲雲南同鄉關係，和邱開基交情很深。邱開基把他介紹給戴先生，負責策反毛維壽反正，中央已答應任命毛爲五省剿匪軍第七路軍總指揮。戴先生並偕周昭璦赴厦門，潛往漳州和毛維壽及六十師師長沈光漢晤面。蔡廷鍇的參謀長黃強爲周昭璦的姑丈，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十二月二十五日委員長蔣公飛臨福建浦城，親自指揮討逆軍事，戴先生爲配合討逆行動，讓六十一師師長毛維壽、六十師師長沈光漢於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一月二十一日發表通電，擁護中央，促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早日出國。這兩個師是十九路軍的主力，因爲他們表明態度，十九路軍藉以叛亂的憑恃瓦解了，閩變像曇花一現，很快就結束了。

蘇俄準備接濟閩變武器的船隻，已經起碇，因爲他們瓦解的太快，出乎老毛子想像以外，這一批武器沒有達到厦門，江西的共產黨也沒有分到一杯羹。共產黨的援閩部隊，也只好退回江西老巢。

閩變爆發的同時，共產黨的黨羽黃天煜、鄭藏等人在武漢利用「武漢農學會」做掩護，秘密組織「人

民政府武漢分會行動委員會」、「生產黨武漢支部」、「第三黨民主革命同盟」，密謀響應，也被特務處的漢口站破獲了。

## 藏本領事失踪事件

日本帝國主義者可說是全世界最沒有國格，最不知道廉恥的國家，爲了達到侵略的目的，不論什麼卑鄙的手段都會使用。「九一八事變」，是藉口中村中尉失踪，進攻我瀋陽北大營，輕而易舉，佔據了我整個東北。上海「一二八事變」，是藉口兩個日本人被我毆打，發動淞滬戰爭，但是這一次侵略，並沒有得到便宜，很不甘心。於是，想製造另外一種侵略藉口，準備挑起另外一次戰爭，好獲得侵略的果實。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六月九日，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吉郎到我外交部大吵大鬧，說副總領事藏本英明失踪了，要我們負責尋覓。十二日又根據日本外相廣田弘毅的指示，向我外交部提出強硬照會，限我政府四十八小時以內尋回藏本。這個時候，日本兵艦從上海開到下關江邊，褪去砲衣，威脅我南京，情況緊張，好像戰爭一觸卽發，鬧得人心恐慌，社會不安。唯一可解除戰爭藉口的，就是找回藏本英明。可是，談何容易？偌大的南京城，在城裏城外找尋一個失踪的人，眞像大海撈針，連影子都摸不到。

所有的治安機關和警憲，爲了找尋藏本，全部出動。戴先生更是責無旁貸，脫離不了責任。根據他判斷，藏本不會走得太遠，六月八日日本首任駐華大使有吉明呈遞國書，藏本還在南京，隔了一夜，能走多

遠？還有藏本失踪，很可能是預謀，預謀就怕人發覺，不會藏在人多的地方。所以，藏本很可能隱藏在紫金山到棲霞山一帶山區，他命令派出去協助憲警搜索的得力人員方超等，特別注意紫金山山區。

十三日下午一點多鐘，明孝陵附近，發現一個面目憔悴，精神萎靡，走路蹣跚，行動有些有氣無力的小人物。他想買碗麵吃，可是身上沒有帶錢，祇好用袖扣向麵攤換麵吃。戴先生派出去的尋覓人員認定他就是藏本，尾隨到紫霞洞，果然就是藏本無誤。要他一同回城，他抵死也不肯。原來他的失踪，是奉了日本政府的密令，要他犧牲，絕食自殺，藏身滅跡，製造日本進攻南京的藉口。他餓了四天四夜，實在忍受不住，才出來覓食，就被我們發現。一個以武士道自豪的國家，政府要他死，以他的死來作爲侵略的藉口。現在他不但沒有切腹的勇氣，連餓死的勇氣都沒有，被我們捉住，把他送回日本去，他不但活不成，也丟盡日本人的面子，怎麼敢回去呢？經過尋覓人員左勸右勸，連勸帶拉，不回去也得回去，才弄回南京城。

外交部看見活着的藏本英明送到部裏，喜出望外，使這一件最棘手的外交事件，迎刃而解。失踪了四天四夜的日本副總領事，我們治安人員居然能够找了回來，不祇說明我們治安人員的技術和能力已經很有成就，也讓我們從事中日外交戰的官員們打了一次很漂亮的勝仗，同時也揭開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醜惡面貌，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陰謀。

外交部深切地了解日本的狡詐，怕他們再耍無賴，另生枝節，一方面通知日本總領事館出據領人，一

方面招待中外新聞記者，讓全世界的人們親眼看到這位失踪了四天的日本副總領事的眞面目。日本人做夢也沒有想到，中國人會找回他們命令去餓死的武士道。又要藏本英明在中外記者們衆目睽睽之下亮相，使藏本慚愧地抬不起頭來，這位可憐的日本外交官回到東京，他的命運如何？不問可知。

## 無名英雄革命靈魂

委員長　蔣公曾經說過：「革命的成功，全要靠特種工作人員能做革命的靈魂，國家的保姆。」

作爲革命的靈魂，談何容易？所以，戴先生說：「特種工作在革命運動當中，是最重要的一環，也可說是處於革命的最前線。從事這種工作的人，原來就是犧牲自己，拯救他人，爲最大多數人謀最大幸福。一定要有始終如一，至死不變的認識與決心，然後才能擔當這種艱巨的任務。」

怎樣來擔當這種艱巨任務？戴先生要他領導的同志做無名英雄，一切都是爲了國家，都聽命於領袖。要剷除名利觀念，不爲自己打算，甘作歷史的白紙——無名英雄。他說：「甚麼叫無名英雄？無名英雄就連死了相片都不能掛出來（被敵殺害，連屍首都找不到，更談不上掛相片）。由此，我們可見特種工作人員的人格道德怎麼樣！特種工作人員的行動結果怎麼樣！特種工作人員的事實表現怎麼樣！特種工作人員的歷史遺傳怎麼樣！」

無名英雄一詞並不是戴先生杜撰的，是委員長　蔣公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十一月三日在黃埔軍校

對一二期黃埔學生訓話時提出的，他希望黃埔學生做無名英雄。

蔣公說：「我們是革命黨員，我們就要殫精竭力，來爲國爲民，就要犧牲一切，尤其是要免除虛榮心，來做一個『無名英雄』。如果我們同志大家，不想自私自利，亦不想沽名釣譽，人人盡責任，人人守紀律，那不要說是本黨有幾十萬的黨員，就是只有我們學校一千二百名的學生，那我們主義亦儘管可以成功了。」

可見無名英雄並不是祇有特種工作人員可做，別人就不可做。戴先生覺得特種工作人員更應當有做無名英雄的決心。他認定：「我們中華民族之所以有五千年的歷史，不會滅亡，全靠每當民族生死存亡絕續之交，有一般忠臣義士，在風雨飄搖艱苦危險的當中，毅然肩負起對國家民族的責任。由於這一般忠義之士的慷慨奮發，正氣磅礴，志行壯烈。所以，卒能把危難挽救過來，奠定國家不亡的基礎，創建民族復興的偉業。」

他要他的同志們作歷史上的忠臣義士，志行壯烈，不作升官發財的打算，祇有做無名英雄。他又說：「本黨歷史會一百年、一千年，以至於三民主義大同世界完成實現的時候，還要繼續不斷的永遠寫下去。而這部歷史的豐功偉績，也是空前絕後，其大無比。可是這部歷史上未必有我們的姓名，因爲這就是無名英雄的本色。雖然如此，但是，實際上沒有我們，這部歷史也許就寫不成。古人說：『一將功成萬骨枯』這說明一部光榮的歷史，是建築在許多可欽可佩，可歌可泣的無名英雄的身上。正因爲有千百萬無名英

雄的慷慨犧牲，所以這部歷史也就更有價値，更是轟轟烈烈、輝煌燦爛。」

戴先生所領導的中國特種工作，和其他各國的特務工作絕不相同，並不像俄國和德國，製造恐怖，橫行覇道。中國的特種工作是要以秘密工作來養成一般最規矩、最正當、最能刻苦耐勞、最能脚踏實地、埋頭苦幹的同志，來做革命的中堅，來做革命的靈魂，這就是戴先生要大家做無名英雄的主旨。

戴先生曾說：「要知道一個人要在最惡劣的環境中，才可以有最大的成就。如果沒有艱難困苦的磨練，就無從見盤根錯節；經不起風浪襲擊，就不能作中流砥柱。我認爲青年人環境好是壞運氣，環境壞是好運氣。」

## 公開機關秘密工作

軍統局掌握了許多公開機關，完全是爲了達成秘密任務，不得不如此。

「我們之所以要掌握許多公開機關，就是要以公開機關來掩護秘密工作的前進。而在另一方面，我們更要以秘密工作來鞏固公開機關的基礎。」

「卽如情報是我們工作重要的部份，因爲情況不明，我們根本不能工作，而明瞭情況，不祇是秘密部門的責任，有時更需要藉公開的名義來達到目的。如果我們有公開機關的掩護，許多事情便容易進行。這就是我上面所講的，以公開機關掩護秘密工作的前進。」

「我們的工作，原是『內外一致』『表裏互用』的。有時必須以公開部門的工作來掩護而進行秘密工作的任務，盡量發揮『一致』與『互用』的效用。」

「我們的工作由於任務的特殊，必須採取秘密的方式，以嚴密的組織，在公開工作掩護之下進行。因為在公開工作掩護之下而從事特殊的任務，才不致引起別人的注意與防範，甚至於加以危害，才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使一切奸宄、背叛國家、出賣民族利益的惡勢力，無從逃避我們的監視與掌握。所以說『表裡互用』『內外一致』，在我們的工作之開展與進行上說來，實為重要。」

「我們在某一個地方佈置工作，並不是對當地長官表示不信任，更不是跟當地長官找麻煩，而是各有各的職責，各有各的範圍。實在地說，我們的工作還是協助當地長官。即如長沙，這次為甚麼能夠打勝仗？就是得力於情報工作。敵軍的調動，我們各地同志事前都有報告，經領袖許可，我們把所得到的情報，隨時供給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所以，薛長官對敵情能夠瞭如指掌，堅持決心，指揮若定，因而獲得勝利。」

前面這幾段話，是戴先生解釋公開機關掩護秘密工作而說的。戴先生的工作，開頭一段時間，完全是秘密工作，沒有公開機關做掩護。

二十三年七月，戴先生接長南昌行營調查科，才有了公開機關掩護，他才有了上校科長的頭銜。但是第二年二月，南昌行營調查科就撤銷了，人員和業務，和特務處合併。

特務處的工作同志二十一年祇有一百四十五人，二十二年六百七十二人，接收調查科以後，增加到一千七百二十二人。重要幹部如李果諶、王新衡、李葉、張毅夫、徐業道、謝力公、吳賡恕、涂壽眉、劉哲民、王立生、曾堅、郭壽華、嚴家誥、周世光、曾廣勛、孔覺民等，都對軍統局的工作發展，貢獻很大。

當時負責接收調查科的是柯建安，戴先生給他的電報：「由京調科各同志，務請堅囑其勿多言，埋頭做。待人接物，須力行謙和。調查科、特務處之界限，又須極力避免也。」因爲他事先就注意到這些問題，所以接收後，能够和衷共濟，人事方面，毫無隔閡，工作才能蒸蒸日上。二十四年二月間，調查科撤銷，兩處工作合而爲一，工作不再重複，而合併後的幕僚長（書記長），先後由李果諶、張毅夫擔任過，用人唯才，人亦樂爲所用。

爲了掌握公開機關，掩護秘密工作，從二十三年起，先後掌握的公開機關：

㈠憲兵政訓工作：憲兵司令部政訓處處長，先後由梁幹喬、張炎元擔任。各團設團政治訓練員一人，營政治訓練員三人，均由特務處介紹，經政訓處考試以後任用。

㈡各省保安處設立諜報股：由特務處的站組長兼任，以諜報股爲工作掩護機構。最初兼任諜報股長的：安徽蔡愼初、江西謝厥成、浙江翁光輝、河南劉藝舟、福建張超、貴州桂運昌，湖北廖樹東。此外有武漢行營第三科簡樸，四川行營第三科王孔安，西安行營第四科張毅夫。

㈢警察方面：二十四年掌握有四個公安局，西安省會公安局馬志超，蘭州省會公安局史銘，杭州省會

公安局趙龍文，厦門公安局沈覲康。到了二十六年，因工作上的需要，掌握的警察機構增多，首都警察廳長王固磐、杭州警察局長趙龍文、西安警察局長杭毅、蘭州警察局長馬志超、厦門警察局長沈覲康、九江警察局長柯建安、鄭州警察局長楊蔚、廬山警察署長劉漢東、漢口警察局偵緝隊長東方白、福州警察局特務隊長毛善森、上海警備司令部偵查隊長王兆槐、粤漢路警察署長史銘、平漢路警察署長陳紹平、京滬杭兩路警察署長吳廼憲、津浦路警察署長張輔邦、川陝公路成都稽查所長廖宗澤、後方勤務部警務隊長喻耀離。

公開部門的同志，最容易流於生活腐化，或濫用職權。甚至於假公濟私，作奸犯科。所以，戴先生對公開部門，督導考察，非常嚴格認眞。利用職權爲非作歹，招謠撞騙，固然要嚴厲處分，就是濫用職權，處理失當，也不允許，下面就是具體的例子。

從重慶運貨××的兩架飛機，到了××以後，因爲貨少，航空公司爲了節省汽油，決定改裝成一架運去。但是××檢查所却不答應，說爲什麼不在重慶決定？結果一架空飛機也跟着飛去了。戴先生知道了這件事情，非常生氣。他說：「這樣硬板板的濫用職權，浪費國家的物力，就是違反革命。所以，我已經下命令，要××所的所長馬上到重慶來，此事非嚴辦不可。」

## 督察工作的人與事

軍統局在頂峯時期，內勤組織，除主管業務的處、科股外，有秘書、督察、會計三室。秘書室係行政首腦部門，總核全局的公文，會計室掌管全局的經費收支，督察室負責全局的督察任務，鼎足而三，爲重要機構。

戴先生對於督察工作，非常重視，因爲他領導的工作範圍太廣太大，很難照顧週到，很難掌握確實，祇有健全督察制度，才可以彌補這種缺點。他以爲特種工作人員是委員長的耳目，督察人員就是他的耳目。他要確實掌握全部工作，就必須耳目靈通；要想耳目靈通，就必須做好督察工作。他對督察工作所下的定義是：「明督暗察」。既要暗中考察，還要正面督導。所以他選擇督察人員，注意對工作是不是熱心、認眞？是不是本身健全？大公無私？前後做過督察主任的有柯建安、張炎元、邢森洲、劉培初、林桓、喬家才、徐業道、郭壽華、廖華平等。

事實上，督察工作不僅是督察而已，在工作開創和發展時期，好些沒有受過訓練的同志，對於這種工作，非常陌生，不知道怎樣着手，不知道怎樣做才合適，那就要靠督察人員指導和糾正，使他們了解工作，懂得方法，工作才能納入正規。所以，督察工作不祇是執行監察任務，同時也負有積極的訓練和指導責任。因此，督察人員除了上述的條件，必須具備豐富的工作經驗，熟嫻的工作技術，否則，很難勝任愉快。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春，在杭州舉行過一次督察會議，戴先生親自主持，據王立生記載，參加會議

的：柯建安、王新衡、劉培初、邢森洲、陳紹平、葉道信、王平一、胡天秋、王立生、石仁寵、周康等，開會三天。當時委員長正在杭州，會後召見全體出席人員，訓示：

㈠強調督察工作之重要性。

㈡凡任督察者，應敦品力學，愼獨愛羣，以身作則；尤應做到獎善懲惡，作週密佈置，深入偵察，以期萬象起滅，無所遁形。

㈢應特別注意對共匪之偵查與防範。

㈣應確立革命人生觀。

後來戴先生對於督察工作，又作過六點指示：

1.督察室工作報告，今後除有臨時事故應隨時報告外，經常督察工作，每旬報告一次。（後改爲每週一次）

2.督察工作報告，對人員之勤惰，要摘要與舉出事實。

3.關於紀律、衞生及設備等，亦應有所報告。

4.督察報告除本人與秘書室外，其他單位之人員不准搜閱。

5.遇有須獎勵或懲處及改進糾正等事項，秘書室行文應以據查或據報字樣，不得敍明係督察室所報告。

6.督察人員於到某一單位實施職務時，態度應和藹，感覺應敏捷，頭腦應精細，報告應切實，擬辦應公平而適當，能如是，則督察工作之實施，收效必大。反之徒引起反感，不僅對工作無補，而且有害。

二十四年的督察陣容，人員最爲堅強，都是錚錚鏦鏦，領導能力極強的人物，發揮了極大的督察效用，奠定了以後的工作基礎。

二十四年的督察陣容：

督察主任——柯建安；副主任王立生；
華東區督察——王新衡；
京特區督察——石仁寵；
華北區督察——王平一；
山東督察——賀元；
豫晉冀督察——胡天秋；
西北區督察——江雄風；
武漢區督察——劉培初；
四川督察——葉道信；
湖南督察——吳賡恕；

港粵區督察——岑家焯；
雲南督察——李毓楨；
電臺督察——蘇民；
內勤督察——周康。

## 漢陽火藥廠貪污案

特務處的主要任務，在後方就是「肅清貪污、防制反動。」戴先生曾說：「今天後方大貪污案件檢舉，那一件不是我們的力量？」「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貪污是革命的最大敵人。戴先生對貪污深惡痛絕，把肅清貪污當做他的最大責任。

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在武漢成立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秘書處下設有第三科，二十三年七月，由戴先生接管，委派王新衡爲科長，後由陳紹平、張毅夫先後繼任。

先是漢陽兵工廠火藥廠廠長譚季陶，德國留學生，官階少將，因爲留德的原故和兵工署的關係拉得很好，又是湘軍軍長譚道淵的親兄弟，所以膽大妄爲。他把前任移交，沒有列册的許多庫存機器零件，裝配成幾部機器，找了漢口租界的幾家五金行，開出假發票，說是由外國進口的新機器，又用庫存的鉛鐵皮搭蓋了一棟鉛皮庫房，一併向兵工署報銷，就可以輕而易擧的把二三十萬現大洋裝入私囊。不過要完成報銷

手續，必須負責審核購料的鄒世強（來臺後任花蓮兵工學院院長，後改爲中正理工學院）蓋章。

鄒世強係漢陽兵工專校第一期畢業的高材生，青年有爲，抱負很大，很想爲國家做一番事業。現在譚廠長這樣大手筆的貪污，無緣無故要國家損失二三十萬元，太沒有天良，非常憤怒，拒絕蓋章。譚季陶恨透鄒世強，藉故把他開除。

鄒世強心想，現在是革命大時代，在革命政府之下會有這種怪現象，很不甘心，開始向兵工署和有關方面告狀。可是告了半年，毫無結果，動不了譚季陶半根毫毛。他不屈不撓，繼續檢舉，繼續奮鬥。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初，告到三省剿匪總部，總部主任錢大鈞將軍批交第三科查辦，科長張毅夫交給湖北站站長朱若愚負責辦理。

朱若愚研究鄒世強的檢舉書，不但具名，而且還有住址，可見很負責任，並不是匿名報告。於是按住址去找，一點不錯，正是鄒世強的家。他問鄒世強：「這份檢舉書是不是你寫的？」

「當然是我寫的。」鄒世強接過他的檢舉書一看，毫不遲疑地回答。

「那麼你敢對檢舉的各點負責吧？」朱若愚叮嚀地問一聲，

「我所檢舉的各點，無一不是事實，當然我敢負責。若有不實，情願反坐。」鄒世強告了大半年狀，沒有結果，現在告到三省剿匪總部，居然派人來調查，他的檢舉生了效，非常興奮，回答的很乾脆。

「你能不能介紹幾位現在仍在火藥廠工作的同學，和我談一談？」朱若愚說：「必要時也許需要他們

做個旁證。」

「可以！」鄒世強立刻答應，隨即介紹沈漢模和虞洪幾位同學和朱若愚見面。他們也恨透貪汚，見了朱若愚，不但證明鄒世強檢舉的完全是事實，而且願意當面作證。朱若愚要求他們，帶他到廠裡實地看看那些機器，他們立刻答應了，領他以參觀者的身份去看看。

「這些外國進口的機器，可眞不差呀！」朱若愚故意贊美，聲音響亮。

「甚麼外國進口！還不是我們自己裝的嗎？」旁邊有位工人，聽說「外國進口」四字，好像非常憤怒，並沒有問他，故意提高聲音，自言自語。

這時候，朱若愚完全明白，連工人都對譚季陶貪汚不滿，已到天怒人怨的地步。他一方面把調查結果報告剿匪總部，一方面報告戴先生。戴先生對他指示，確實追查，務必要做到嚴懲貪汚。

剿匪總部把朱若愚的調查報告轉報中央，兵工署再不能裝聾做啞，不聞不問了，趕緊派了兩位上校調查員到武漢來調查。他們聲氣相通，還沒有到達漢口，譚季陶已經在太平洋飯店爲他們開好房間。他招待這兩位調查員，可說是無微不至。這兩位調查員並沒有怎樣查調，祇叫那幾家五金行出了證件，送到剿匪總部，說總部調查不實，想就這樣敷衍了事。

朱若愚對於兵工署的調查員和譚季陶打成一片，狼狽爲奸，非常生氣。趕緊找沈漢模、鄒世強商量對策，沈漢模說：「那不很簡單嗎？既是外國進口，一定有海關進口證明單，如果五金行拿不出來，不就是

沒有機器進口嗎？再查看五金行當日的日記帳，帳上沒有機器進口，不是就露出馬脚，發票是僞造的嗎？」

沈漢模說得很有道理，朱若愚以剿匪總部的身份，拿上假證件，到那幾家五金行要看海關進口的機器證明單，要看當日的日記帳。那幾家五金行的老闆一聽，內行來了，又是剿匪總部的人，恐慌萬分，不知該怎麼辦。朱若愚告訴他們：「幫助貪污是犯罪的，祇要你們說老實話，我會替你們解脫罪嫌。」

「我們開的發票都是假的。」五金行的老闆說：「爲了要做火藥廠的生意，譚廠長要我們開假發票，我們不敢不開。」

朱若愚要他們具了結，寫了他們被強迫開假發票的證明書。有了這些證件，朱若愚胸有成竹，去太平洋飯店拜會兵工署的那兩位上校調查員，說道：「既然五金行證明機器是由外國進口的，那麼姓鄒的控告不確實，應該公開審訊一下，也好結案，免得他以後再告狀。」

兩個調查員一聽朱若愚說得有道理，同意公審，由朱若愚主審，他們陪審。朱若愚採取速戰速決的方式，立刻進行。臨時法庭就設在火藥廠裡，他把那些和譚季陶共同舞弊的人集合在臨時法庭緊隔壁，聽他公審。公審開始，先叫來十幾個工人問話，工人們異口同聲地說：「那些機器，都是利用廠裡的機器零件，由我們裝配起來的，並不是向外國購買的。」

「剛才工人們說得話，你們都聽見了吧？」朱若愚把隔壁的那些人叫到法庭問話。工人們說的是實話

，他們不敢否認，祇好點頭承認。這時候，旁聽席上有許多人起來爭着呈遞報告，補充剛才審訊不足的地方，並且有人提出新的控訴。

「朱先生！」那兩位陪審的調查員知道中了朱若愚的圈套，譚季陶貪污已成鐵案，說道：「我看不要再問了，剛才所問的結果，已經足够譚廠長承擔了。」

「人家既然出面告狀，我們就不能拒絕呀！」朱若愚不同意他們的主張，繼續審訊，他們祇好陪在那裡。審問完畢，這兩位丟盡面子的上校調查員連太平洋飯店都沒有回去，一直跑到碼頭，搭乘江輪，滾回南京。

第三科把朱若愚和兵工署調查專員審訊的經過報告錢主任，錢主任正在雷厲風行整治貪污，立刻下令，扣押譚季陶，依法懲辦。這一次懲辦貪污，不但爲國家保留了幾十萬塊大洋，也平了火藥廠員工們的不平之氣，穩定了工作情緒。

## 整頓杭州警察著效

戴先生認定警察最接近民衆，要實現國父「喚起民衆」的遺囑。由警察來做，事半功倍，容易收效，而警察又和特種工作有着密切關係。所以整頓警察，建立革命警察，爲他一生最大的願望和職志。他以爲「革命警察之目的：不僅在維持社會治安，要在瞭然社會淩亂之源，摘奸發伏，防範未然；不僅在改良地

方風俗，要在洞明風俗式微之由，良誘善導，納於正規；不僅在指導人民生活，要在發現人民生活矛盾之點，勸誡糾正，使之合理。」

浙江警官學校由趙龍文繼任校長，兼任杭州省會公安局長，以胡國振爲督察長，簡樸爲總指導員。浙江警校成爲戴先生培養革命警察幹部的基地，杭州省會公安局也成爲他整頓警察的實驗場所。

戴先生決心整頓杭州警察，全權交給總指導員簡樸，運用指導員制度，從教育和考察着手。依靠指導員隨時考察，隨時教育，以促進警察的進步和健全。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夏天，他調了王志超、文強、李希純、周烈範、王力、劉雨民等十位軍校同學到浙江警校政治特派員辦公室任指導員，再派往公安局工作。每人負責一個分局，考察自分局長以至每一個警察每天的勤惰和生活情形。他們不支公安局的薪水，地位崇高，對於警察的思想和行爲，又負有教育的責任，收效很大。

指導員要做警察的榜樣，戴先生命特派員辦公室給他們每人定做了一套警察呢制服、新皮鞋、一輛新脚踏車，整齊劃一，十分神氣，再到杭州省會公安局工作。他們不定時地巡視分局管轄的各個地區，把每天所看見的一切現象和員警的一切情形，詳細記錄下來。員警們對例行公事，是不是切實去做？推行新生活運動，是不是認眞確實？處理違法事件，是不是合理切當？對於老百姓是不是和善？老百姓要求解決的問題，是不是負責辦理？以及一切言行私生活，都是記錄的資料。每天複寫兩份報告，一份報告總指導員，一份自己保存。

總指導員每天把收到的報告，作爲兩項處理。第一步把重要的情況、功過等，報告局長，局長可以了解全局一天情況，耳目靈活，處理問題不會錯誤，部屬不敢欺騙隱瞞。第二步把每一個人的情形，分別登記在每人的卡片中，使每人的卡片內容充實，年終考績，有具體事實作爲根據，受獎者不以爲僥倖，受罰者也心悅誠服，收到賞罰嚴明、公正的切實效果。

杭州的警察經指導負責整頓以後，積弊逐漸減少，效率逐漸增加。每一個警察感覺到有了是非，自己有了前途，人人工作認眞努力，力爭上游，造成一種新氣象、新作風。杭州市的警察經過戴先生整頓，的確有了輝煌的成效，可以作爲全國警察的模範。

## 破獲共產國際間諜

第三國際配合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武裝活動，在上海租界設有情報機構，被我們破獲了。而中央軍五次圍剿，也肅清了江西共產黨的老巢，光復興都、寧國，共產黨被迫向西逃竄。二十四年元月陷貴州遵義，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也就是他們自己所說的「遵義會議」。從元月六日開到八日，吵吵鬧鬧，開了三天會。毛澤東勝利了，打倒中共中央總書記國際派的秦邦憲和共產國際所派的軍事顧問李德，取代了周恩來的軍事委員會主席地位，掌握了共產黨的軍權，成了共產黨的實力人物，統率殘部，繼續向西北逃竄。

秘密設在上海的「第三國際世界情報網中國支部情報機關」，由約瑟夫華爾頓主持，僱用一批中國漢

奸，刺探我國的軍事和政治秘密，供給第三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主要間諜是湖南省人陸海防和黃維祜，鎮江是陳紹韓，漢口是關兆南。（後陸海防參加特務處工作）。

關兆南以「鴻雁通訊社」爲掩護，他以新聞記者身份在武漢從事間諜活動。新聞記者採訪新聞，名正言順，得到許多方便。戴先生派在漢口的工作同志，偵知關兆南是假記者，眞間諜，於二十四年四月間將關兆南和他的太太崔爾容一併逮捕。

正好上海陸海防派陸獨步到漢口，給關兆南送錢並傳達華爾頓的指示。陸獨步一到達漢口，就被逮捕了。他們都承認是給第三國際工作，根據關兆南和陸獨步兩人的口供線索，擴大行動，於五月五日在上海逮捕了陸海防，他也承認爲第三國際工作。再從陸海防提供的線索，逮捕了約瑟夫華爾頓和給他工作的黃維祜、汪墨清、袁殊、蔣俊瑜、胡克林、俞瑞之、陳文杰、陳紹韓等多人，一併解送湖北高等法院，併案審訊法辦。

華爾頓被解往漢口以後，共產第三國際在中國的總負責人柯索夫派遣他的同志美國人蒲林森・蘭姆克和猶太人雷地斯携帶大批金錢到漢口，企圖收買司法人員，營救華爾頓。我們的司法人員非常忠貞清廉，柯索夫偷鷄不着，失去了一把米，營救華爾頓沒有成功，蘭姆克和雷地斯也被逮捕了。第三國際利用上海租界作掩護，以爲很安全，沒有想到會被戴先生領導的機構予以徹底摧毁。

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秘密組織，也先後予以破壞：

㈠南京下關「大風報推銷辦事處」進出的人很多很複雜，行動詭秘。五月三十一日，下關的工作人員會同憲警逮捕了姚廼勛、王仲箎、黃梓和、葉志亞、王國棟等，搜獲「紅軍第一軍團司令部」的木印、委任狀、手槍子彈等。

㈡武漢「左翼大同盟武漢分盟」發散傳單，反對政府，反對剿共，反對新生活運動。經過半年偵察，逮捕主持人張卓吾、洪勛、謝遠宜、于仲儒等九人，又逮捕煽動農民暴動的彭石橋、張榮喜。

㈢廈門共產黨二十三年十一月擬發動暴動，逮捕主持人嚴壯眞及十處機關四十多人。二十五年又破獲「反帝大同盟」，逮捕主席孫吉平，中心市委周盈津、碼頭總支部李青、海總工作委員會負責人李盛等。

㈣中國共產黨河北青年團在天津、唐山、蒿城、灤城、定縣、靈壽等地組織，鼓動監獄暴動，工人罷工，天津站偵察有據，由治安機關逮捕共黨省委書記李學書、特委書記韓慶元、王永林、組織部長劉先住、宣傳部長梁夢麟等六十四人。

㈤西安逮捕省委書記姚權、西安抗日救國團陳克敏、生死線王洪德等二十人。

㈥成都破獲共產黨四川執委會，逮捕省委李哲生、書記周從民等三十二人。

㈦上海逮捕共產黨行動委員會指揮楊向榮及其幹部多人。

## 陳濟棠强扣三兵艦

廣東是國民革命的發祥地，也是國父革命的根據地，可是十七年（一九二八）北伐完成後，即被不肖軍人所盤據，變成國民黨的毒瘤，屢次發生異動。二十年（一九三一）五月二十八日汪兆銘和李宗仁在廣州成立軍政府。二十二年（一九三三）閩變既平，閩變份子李濟琛、陳銘樞，第三黨及新國民黨份子又組織「中華革命大同盟」，活動於廣東廣西，鼓動陳濟棠和李宗仁加強軍備，對付中央。陳濟棠和李宗仁本來就是反對中央，製造分裂的能手，於是又在醞釀事變了。

先是中央海軍的肇和、海琛、海圻三艘巡洋艦於二十二年從青島開到廣東以後，陳濟棠就想據爲己有，以擴張他的海軍力量，一再阻止離開廣東。到了二十四年（一九三五）擅自把這三艘兵艦編入他的海軍司令部，並且更換艦長，減發薪餉，三艦官兵非常憤怒。戴先生命令香港站長邢森洲、副站長龔少俠進行策反，希望三艘兵艦駛返中央。香港站以陳滌同志原爲海軍軍官，和三艦關係密切，派他進行工作。

三艦的官兵本來不滿意陳濟棠的作爲，又減了薪餉，沒有一個人願意留在廣東的，所以進行策反，非常容易。陳滌和海圻艦長唐靜海、海琛艦長陳精文友誼深厚，關係非凡，策反工作進行順利，已經商妥，等待時機，脫離廣東，駛返中央。三艦的官兵既然不滿意陳濟棠，表現在言行上就會使陳濟棠生疑。三艦中可能也有陳濟棠的眼線，發覺和中央有來往。陳濟棠怕這三艘兵艦逃走，決定來個先下手爲強，突於六月十九日，以海空軍將三艦包圍於黃埔江面，企圖解決。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兩句話正好應驗在陳濟棠解決這三艘兵艦一事上。陳濟棠滿以爲在他的

勢力範圍以內，解決三艘兵艦，眞是不費吹灰之力。他沒有想到逆天行事，天理不容。這一夜風雨大作，飛機不能起飛，空中監視失了作用。海琛、海圻兩艦的官兵非常勇猛，乘着大風大雨的機會，勇往邁進，冒險衝出虎門。他們沒有想到虎門要塞，並沒有發砲攔阻，很順利地駛抵香港海面，等待中央救援。肇和艦非常不幸，因爲機件損壞，不能行動，沒有逃離廣東。戴先生將策反經過報告委員長，派海軍軍令部長陳策携帶現款五萬元，到香港慰問，於七月五日；率兩艦駛回中央，阻止了廣東擴展海軍的企圖。邢森洲策反有功，但因在香港出面和兩艦接頭，公開活動，暴露身份，反而受到責備。

# 朱若愚偵破刺楊案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月二十五日，湖北省政府主席楊永泰，從漢口到武昌，在江漢關碼頭，一聲槍響，被刺殞命。凶手陳燮超當場捕獲，他的眞名是譚戎軒，貴州人，年紀很輕，脫離軍隊沒有多久。一位省政府主席被人刺死，是一件很重大的案子，不比平常兇殺案件。譚戎軒和楊永泰無仇無恨，爲什麼要來行刺呢？非弄清楚不可。戴先生特派司法股長余鋅（天民）由南京趕到漢口，協助警察局和湖北站長兼保安處諜報股股長廖樹東進行偵訊，經過一個星期，因爲譚戎軒不和他們合作，沒有番問出結果。

譚戎軒被捕後，湖北站副站長兼漢口組組長朱若愚曾經到警察局偵緝隊去看過，他看見譚戎軒的樣子，非常體面，態度莊重，不像是一個爲非做歹的兇徒。隨便問問他「：你年紀很輕，很有作爲，爲什麼要

幹殺人犯法的勾當呢？」

「我是奉中央黨部的命令來殺漢奸呀！」譚戒軒說話的神氣，有些理直氣壯，並不以爲是殺人犯法，好像是一位愛國志士的樣子。朱若愚心想，這個案子並不簡單，一定有重大政治陰謀。

辦案人員觸了礁，沒有問出所以然。朱若愚嘗試和譚戒軒談談，他不採取審訊方式，也不用筆錄，完全是閒聊。譚戒軒看見朱若愚人很和氣，說話慢條斯理，不懷惡意，越談越投機。朱若愚說：「楊永泰是國民政府任命的省政府主席，怎麼能說是漢奸？中央黨部又怎麼會下這種殺人命令呢？你一定是上了人家的當，你想想看！你說的中央黨部是從那裏來的？」

過去審問他，他一口咬定是殺奸漢，別的話一概不說，現在和朱若愚閒聊，好像有了感情，心裏想想，突然醒悟，才說了實話。他告訴朱若愚：「我聽說這個組織先是奉命上廬山行刺蔣委員長，因爲無法下手，才來武漢，謀刺楊永泰。因爲楊永泰親日，所以說他是漢奸。這個組織的經費很充足，我歸龔柏舟指揮，龔來漢口很久，生活濶氣，和一個叫老三的姑娘很要好，常在法租界鐵路飯店開房間，別的我就不知道了。」

朱若愚爲了追捕龔柏舟，不敢遲慢，趕緊跑到鐵路飯店，開了一個房間，叫來茶房，說道：「給我叫老三姑娘！」

「先生！叫老三的姑娘多得是，你家是叫那一個老三？」茶房問他。

「就叫常來你們這裏的那個老三吧！」朱若愚從來沒有和妓女打過交道，對於叫姑娘很外行，想了想，這樣吩咐茶房。

一會兒老三來了，和他一談，正是譚戎軒所說的那個老三。可是老三一聽他問龔柏舟，就知道他並不是嫖客，而是辦案的人，立刻驚惶失措，支吾其詞。她只承認龔柏舟是一個普通客人，不知道他的一切活動。朱若愚態度溫和，面帶笑容，最容易得到別人的信任，經他一再說服，告訴她：「只要你幫助辦案，立了大功，就替你贖身，救你脫離火坑。」

老三受了朱若愚的感動，完全相信他，才說了實話，老三說：「據老龔說，有一位重要人物早幾天就回上海去了。老龔是昨天搭乘日本輪船東下的，答應帶我到上海，我的一部份衣服也交他帶走了。不過他說，並不是一直到上海，中途要上一次岸。」

朱若愚問清楚龔柏舟的身材、相貌、衣着、髮型、口音，已經過了午夜十二點鐘，送走老三，趕緊去把司法股長余鋅從睡夢中叫醒，告訴他老三所說的一切，請他叫南京的長途電話，立刻通知沿江各停船的碼頭，截留龔柏舟。

特務處的工作有效率，迅速確實。當九江碼頭上的工作同志，接到扣留龔柏舟電話。查明那條日本輪船已經過去，船上也沒有人上岸，預計不久可到蕪湖。南京接到九江的報告，又立刻通知蕪湖。蕪湖的同志接到通知，不敢怠慢，在日本輪船還沒靠碼頭，就先乘快艇上船偵察。果然船上有一個乘客，正和南京

所指示的一模一樣。等他上岸以後，立刻逮捕，時間已是十一月三日早晨，距離兇案發生，剛好是十天。漢口方面，第二天一清早就把老三用飛機送到南京，再乘汽車到蕪湖認人。龔柏舟看見老三也來了，無法抵賴，只好據實承認。

## 刺楊案主犯劉蘆隱

龔柏舟供出刺殺楊永泰係奉了劉蘆隱的命令，由蕭汝韞、楊筱明指揮進行的。並供出同夥張家義、楊其新、黃正琳、郁建中等多人。根據龔柏舟所供，張家義於十一月三十日在南京捕獲，楊其新在南京某一中學捕獲，黃正琳和龔妻龔淑英於十二月一日在上海龔柏舟家中逮捕，郁建中、蕭若虛、李用中於十五日在上海捕獲，就差劉蘆隱這個主要兇犯了。

劉蘆隱做過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宣傳部長，在上海組織新國民黨，經費由廣西的李宗仁和廣東的陳濟棠供給，非常充足，進行反中央政府的活動。又因為楊永泰、黃郛、陳儀、熊式輝等是民國初年的「政學系」，主張親日，反對過國民黨。他們利用一般人痛恨日本的心理，說政學系是漢奸，煽動羣人，煽動青年，標榜殺漢奸，進行暗殺活動，譚戒軒就是被利用的一個，所說奉了中央黨部的命令，實際是指新國民黨的中央黨部。

十二月下旬，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偵查隊長王兆槐接到戴先生的命令，說劉蘆隱住在上海法租界，限

令二十四小時以內逮捕歸案。除了附着一張劉蘆隱的照片，還說明劉蘆隱的特徵，嘴巴右下方有一顆痣。戴先生的命令，一向是不能打折扣的，但是法租界地區廣濶，到那裏去捉人？眞是一件頂傷腦筋的工作。王兆槐只好召集重要幹部，研究逮捕方法。他們決定根據已有關於劉蘆隱的資料，先調查清楚他的確實住址和活動情形，再研究逮捕問題。

皇天不負苦心人，辛苦了大半天，終於調查清楚劉蘆隱住的衖堂門牌號數。並且知道他們夫婦兩個有一輛自己駕駛的小型汽車，每天一定要到揚子飯店和國際飯店。大概他們的機關就在這兩個地方。

王兆槐在劉蘆隱居住的衖堂對面佈置了四個人，監視劉蘆隱出門，他自己預備了一輛準備給劉蘆隱乘坐的汽車，守候在附近。從十二點多鐘守候起，到下午五點鐘，劉蘆隱夫婦才開着小汽車出門，他們趕緊尾追在後面。上海的交通情況相當擁擠，尤其是下午五六點鐘。一不小心，被擠得脫梢了。只好去劉蘆隱經常到的那兩家飯店去守候，幸好在揚子飯店門外找到他的那輛自用小轎車，王兆槐把他的汽車停放在劉蘆隱的車子前面，等他出來，好請他上車，予以逮捕。

揚子飯店舞廳打烊是夜晚兩點鐘，他們等到十二點鐘過後，仍無動靜，王兆槐決定等到兩點鐘再說。十二點過後不久，劉蘆隱走出揚子飯店，正預備打開車門的時候，王兆槐的人來扶架他，劉蘆隱是一個軟弱文人，不知從那裏來的一種蠻力，握緊他自己汽車車門把手不放。兩三個彪形大漢，用盡平生的氣力，也拉他不開。劉蘆隱的太太以爲他們是綁票，趕緊打開皮包，拿出一大把鈔票。當然沒有作用。這樣拉拉

扯扯，時間一久，被巡捕看見，立刻走來干涉。王兆槐拿出身份證明，巡捕只答應先到捕房，警備司令部再辦引渡手續。劉蘆隱只好由巡捕帶回巡捕房。第二天一清早，王兆槐就拿着引渡公事，辦好引渡手續，把劉蘆隱提走，他想活動營救，都來不及。

劉蘆隱被捕以後，搜出劉蘆隱親批的「中國國民黨革命軍團總章」、「中華青年除奸特務隊計劃書」、「交通經費預算書」等秘密文件，連同龔柏舟等，解送有關機關法辦。

在此前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外交部次長唐有壬在上海寓所被人暗殺，迄未破案。現在因為偵辦刺楊案，知道也是劉蘆隱集團幹的，兇手為項應昌，此時正在西安，也命令西安逮捕歸案。

## 殷汝耕冀東偽組織

日本軍閥想把冀、魯、晉、察、綏華北五省特殊化，使這五個省份脫離中央政府，變成日本軍閥的傀儡組織。進行這一項企圖的，就是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五時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晉見委員長的時候，有吉明說：「華北問題，現在非常緊張，中央處理華北問題，若不順應地方現勢，而加以實力之壓迫，必為華北地方當局所反對，日本關東軍將抱不安，其結果則糾紛必現。」

委員長說：「華北人民皆擁護中央，華北軍隊皆聽命於余，余可隨時赴華北各地。華北本無問題，中

央自無以實力壓迫之事。」

有吉明說：「華北自治運動，乃是事實。若中央不順應的話，則華北地方治安不能維持。」委員長說：「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多是日方策動，中國方面並無策動。」「只要土肥原不作總顧問，即無事。」張羣在旁這樣揷嘴說道。「華北與日滿關係密切，」有吉明說：「地方覺有自治需要，關東軍從旁加以援助則有之，若說全是日本策動。中國方面絕無其事，則未必然。」

可見日本所說的「華北特殊化」，是日本軍閥和日本政府的一致企圖。十一月十二日，土肥原賢二到達北平，要宋哲元在二十日以前宣佈「樹立華北五省自治政府」，並配合海陸空軍威脅。宋哲元不做漢奸，態度強硬，不理這一套，十九日到了天津。土肥原的恐嚇手段無效，非常着慌，也跟往天津。在山東策動韓復榘也不順利，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爲躲避土肥原糾纏，住進保定醫院。而日本人認爲曾經反對過中央的閻錫山和馮玉祥可以利用，也到南京出席國民黨五全大會，大失所望。

土肥原沒有想到華北擁有實力的將領們，深明大義，擁護政府，不出賣國家利益，到處碰壁，華北特殊化的陰謀，無法實施。於是退而求其次，只要找到一個甘心做漢奸的小丑扮演一番就行。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正是這種角色，一拍卽合，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通縣以冀東二十二縣成立了僞「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自任長官，在日本軍閥卵翼之下，宣言脫離中央。

這個微不足道的傀儡漢奸組織，非常刺眼；殷汝耕這個地道漢奸，丟盡中國人的臉面。所以，自從冀東僞組織成立那一天起，戴先生就在設法制裁他，幾次進行都失敗了。乃作釜底抽薪的辦法，集中力量策反冀東保安隊。冀東保安隊一萬五千多人，分爲兩個縱隊，第一縱隊縱隊長張慶餘，實力比較強大；第二縱隊縱隊長張硯田，實力比較弱些。

王撫洲是首先進行策反工作的，後來河南站副站長尙振聲和冀東保安隊督察長方誠澤是親戚，經方介紹和張慶餘、張硯田接上頭，都願意脫離僞組織，歸順中央。戴先生已呈准軍事委員會，委以軍的番號，張慶餘爲軍長兼第一師師長，張硯田爲第二師師長，方誠澤爲參謀長。方誠澤行動積極，引起殷汝耕懷疑，而被撤職，工作停頓。

最後策反冀東保安隊的工作，在北平區區長李果諶主持之下，繼續進行，由吳安之專負其責。吳安之的好友傅丹墀和張慶餘係同學，經傅介紹，張慶餘和吳安之建立關係，吳安之工作順利，張慶餘和張硯田只要奉到中央命令，隨時準備起義，準備轟轟烈烈，大幹一番。中央怕引起華北麻煩。決定等待機會。

## 張季春在內蒙工作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已經擔任察哈爾省最高學府師範學校校長的張季春，爲了提高蒙古人的教育水準，溝通蒙漢青年的感情，在師範學校設立了蒙旗師範班，由各盟旗保送王公子弟和優秀青年，入學深

央自無以實力壓迫之事。」

有吉明說：「華北自治運動，乃是事實。若中央不順應的話，則華北地方治安不能維持。」

委員長說：「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多是日方策動，中國方面並無策動。」

「只要土肥原不作總顧問，即無事。」張羣在旁這樣插嘴說道。

「華北與日滿關係密切，」有吉明說：「地方覺有自治需要，關東軍從旁加以援助則有之，若說全是日本策動。中國方面絕無其事，則未必然。」

可見日本所說的「華北特殊化」，是日本軍閥和日本政府的一致企圖。十一月十二日，土肥原賢二到達北平，要宋哲元在二十日以前宣佈「樹立華北五省自治政府」，並配合海陸空軍威脅。宋哲元不做漢奸，態度強硬，不理這一套，十九日到了天津。土肥原的恐嚇手段無效，非常着慌，也跟往天津。在山東策動韓復榘也不順利，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爲躲避土肥原糾纏，住進保定醫院。而日本人認爲曾經反對過中央的閻錫山和馮玉祥可以利用，也到南京出席國民黨五全大會，大失所望。

土肥原沒有想到華北擁有實力的將領們，深明大義，擁護政府，不出賣國家利益，到處碰壁，華北特殊化的陰謀，無法實施。於是退而求其次，只要找到一個甘心做漢奸的小丑扮演一番就行。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正是這種角色，一拍卽合，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通縣以冀東二十二縣成立了僞「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自任長官，在日本軍閥卵翼之下，宣言脫離中央。

這個微不足道的傀儡漢奸組織，非常刺眼；殷汝耕這個地道漢奸，丟盡中國人的臉面。所以，自從冀東僞組織成立那一天起，戴先生就在設法制裁他，幾次進行都失敗了。乃作釜底抽薪的辦法，集中力量策反冀東保安隊。冀東保安隊一萬五千多人，分爲兩個縱隊，第一縱隊縱隊長張慶餘，實力比較強大；第二縱隊縱隊長張硯田，實力比較弱些。

王撫洲是首先進行策反工作的，後來河南站副站長尙振聲和冀東保安隊督察長方誠澤是親戚，經方介紹和張慶餘、張硯田接上頭，都願意脫離僞組織，歸順中央。戴先生已呈准軍事委員會，委以軍的番號，張慶餘爲軍長兼第一師師長，張硯田爲第二師師長，方誠澤爲參謀長。方誠澤行動積極，引起殷汝耕懷疑，而被撤職，工作停頓。

最後策反冀東保安隊的工作，在北平區區長李果諶主持之下，繼續進行，由吳安之專負其責。吳安之的好友傅丹墀和張慶餘係同學，經傅介紹，張慶餘和吳安之建立關係，吳安之工作順利，張慶餘和張硯田只要奉到中央命令，隨時準備起義，準備轟轟烈烈，大幹一番。中央怕引起華北麻煩。決定等待機會。

## 張季春在內蒙工作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已經擔任察哈爾省最高學府師範學校校長的張季春，爲了提高蒙古人的教育水準，溝通蒙漢青年的感情，在師範學校設立了蒙旗師範班，由各盟旗保送王公子弟和優秀青年，入學深

造。這是一種深謀遠慮，很有眼光的高明措施。這一批蒙古靑年畢業後，回到各盟旗，分別擔任政治、軍事、教育各方面的工作，不特提高了各方面的效能，而且加強對中央的向心力，發生了積極的作用。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春天，特務處派在平綏路擔任交通工作的王雨人，經張景方介紹，認識了張季春，要求幫忙。張季春毫不遲疑，很豪爽地答應，全力幫助。五月二十六日馮玉祥和方振武在張家口成立「民衆抗日同盟軍」，自任總司令，實際是借抗日之名，反對中央，背叛國家。張季春兼任中國國民黨察哈爾省黨部黨務指導委員，列在馮玉祥逮捕的名單以內，存身不得，逃往北平。王雨人介紹他認識了鄭介民和江雄風，幫助他們建立平綏路工作。八月馮玉祥取消了同盟軍，離開張家口，張季春才又回去，繼續擔任師範學校校長。

後來高榮任特務處張家口站站長，許先登任書記，要求張季春給他們掩護工作，遂聘高榮爲軍訓教官，許先登爲公民教員。不久，馬漢三繼高榮爲站長，工作展開，對於內蒙情報，全靠張季春供給。張季春和德王、李守信都有交情，盟旗師範班的學生經他推介，很輕易地打入德王和李守信的圈子，紮好根基。所以，對於內蒙的一切活動，中央都很清楚。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二月，戴先生請張季春到南京會晤，商討內蒙工作。他對戴先生一見如故，他的印象是：「威嚴而誠懇，剛毅而親切。對人有感染力和吸引性，每一句話都能扣緊人的心弦，使人不期然而然的對他發生一種眞誠、正確、忠義的感覺。從內心裏覺得，既不願，也不能給他以反對或輕慢，

毫不勉強的相信他是一位大可信靠的領導者。」

僞蒙古自治軍政府於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一日成立後，德王曾到僞滿洲國看過溥儀，見面後，發了一頓牢騷：「日本人過份跋扈，關東軍先向我許了很多願，到頭來，一樣也不實現。尤其使我感到苦惱的，是自己樣樣不能做主。」

可見德王還沒有喪盡良知，並不是無條件的效忠於日本軍閥，和中央完全斷絕關係。他既想和中央保持相當關係，就不能不依賴張季春。

李守信原爲熱河陸軍騎兵第九旅三十四團團長，「九一八」以後，編爲僞滿洲軍。關東軍想藉他來侵略察綏，他也想藉關東軍壯大自己。他和德王在日本軍閥關東軍指揮之下，組織內蒙僞組織，他也成爲內蒙的主力部隊。李守信十分滑頭，利害分得很清楚，他不過藉上日本軍閥擴充實力，並不願意切斷和中央的關係，也對張季春十分信賴。

因爲德王和李守信的情形這樣，張季春對內蒙工作，才能夠做得得心應手，戴先生交付他的內蒙工作，他完成了百分之百。

## 兩廣事變策反有成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五日桂軍侵入湖南永州，九日粵桂軍進逼衡州，二十一日宋哲元、韓復榘通電呼籲

和平，阻止中央用兵，雲南龍雲封存中央銀行鈔票，四川劉湘也有脫離中央企圖。二十五日陳濟棠和李宗仁又組織軍事委員會，分任正副委員長，發動「兩廣事變」，情況非常惡劣，戴先生決心不戰屈人之兵，瓦解叛軍，防止形成戰爭。

七月二日粵空軍黃志剛等架飛機七架，飛往中央。四日又有四十架空軍飛離廣州。八日第一軍軍長余漢謀抵南京，商談解決事變，廣東東區綏靖委員李漢魂在汕頭發表宣言，擁護中央。十三日國民政府免陳濟棠本兼各職，任命余漢謀為廣東綏靖主任，十五日返大庾防地，通電就職。十八日粵空軍全體飛往南昌，陳濟棠成了眞正的空總司令，不得不逃往香港。二十一日廣西將領電中央，服從命令，兩廣事變結束。

先是特務處分全國為華北、華中、華南、華東四區，每區派特派員一人，吳廼憲為華南區特派員，駐香港工作，即着手對廣東策反工作。對空軍方面，聯絡好粵空軍參謀長陳卓琳、總教官梅錦昭，負責進行空軍方面工作。陸軍方面聯絡好余漢謀的參謀長陳勉吾，進行余漢謀部的工作。地方武力由李福林的參謀長練炳章負責聯絡，不幸事洩，被殺害。後吳廼憲調上海區區長，梁幹喬繼為華南區特派員，二十四年特派員制取消，邢森洲和龔少俠任港粵區正副區長，繼續進行策反工作。

陳濟堂和李宗仁發動「兩廣事變」，戴先生的策反工作，早已進行成熟，有把握可以不流血敉平事變。策反經過，從海陸空三方面進行：

海軍方面：袁嘩、李英傑負責聯絡肇和艦，早已成熟，惟對一、四兩號魚雷艦尙未取得聯絡。後知舒

宗鑾爲魚雷艦艦長的岳父，和舒商妥，由海軍軍令部長陳策給他親筆函。於七月十日派他太太持陳函到廣州和他女婿接頭，十二日晚九時，一、四兩魚雷艦艦長鄺文光和鄧卒功率兩艦起義反正，駛往香港。

陸軍方面：余漢謀、李漢魂已通電表明態度。戴先生方面派楊秉中、張君嵩聯絡第四師巫劍雄、第六師黃質文、第七師譚朗星也很順利，七月十六日巫劍雄率第四師自韶關退馬垻，十七日也發表通電脫離陳濟棠，擁護中央。

關於策反廣東空軍方面，有一段極有趣的故事，兩廣事變後有一天，戴先生交給魏大銘一項任務，自卽日每天夜裡十二點鐘起，和XSF、DE、XHOB電臺聯絡，既沒有波長，又沒有確定的時間。魏大銘命張我佛去負責聯絡，每晚從十二點鐘幹到天亮，毫無訊息。到了第四天夜裡聯絡到了，由站在機旁的報務主任于熾生把收到的電碼，立刻用電話報告戴先生，原來這個電臺是廣東空軍的電臺，臺長梁伯倫是梁幹喬老早聯絡好的。

又二十四年春派馮瀚園、王昌壽分別進行策反粤空軍工作，後由粤空軍陳振與負責聯繫，更爲成熟。兩廣事變時，陳振與赴歐洲參加世界運動會，聯絡工作由黃志剛負責，已聯絡好分隊長楊一白等四人，飛行員二十九人。七月二日，黃志剛先率飛機七架飛赴中央，給予陳濟棠很大打擊。又利用陳濟棠將派日本飛行員接收粤空軍的消息，使內部動搖。十八日參謀長陳卓琳率領全體空軍架機飛往南昌，予陳濟棠致命一擊，果然不流血解決了兩廣事變。

兩廣事變發生時，廣西李宗仁派南寧軍校教官段方溪到湖南，勾結綏靖公署參議何柱帆、李君堯、蔡支華，省參議員黃任平、熊國璋等組織「湖南民衆抗日救國會」，運動軍隊，企圖響應兩廣事變，壯大聲勢。又派陳六安赴寧波運動防守司令朱其燠，鼓動叛變。李血淚密往上海平津，鼓動學潮；李巧妹聯絡「哈瓦斯通訊社」記者趙達，進行國際宣傳，都被戴先生派在各地的工作同志查明，分別予以破獲。

## 收復百靈廟外一章

日本關東軍侵佔我東北以後，於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三月九日在長春成立僞「滿洲國」，以傀儡溥儀爲執政。這一年又侵佔了熱河省，於是進一步侵略內蒙，想成立一個「大元帝國」。八月十三日關東軍唆使熱河僞滿軍李守信，由熱河侵佔察哈爾省的多倫，製造了「察東特別區」，李守信以軍長兼任行政長官。這是日本軍閥侵略察綏兩省的第一步，多倫在察哈爾省東北角，是最早的內蒙傀儡組織。

錫林部勒盟副盟長「德穆楚克棟魯普」是比較年青的蒙古王公，野心勃勃，不安本分，德性很差，關東軍認定他是一塊很好的傀儡材料，一拍卽合。德王既然和日本軍閥勾搭上，開始醞釀內蒙自治，和烏蘭察布盟的雲王在百靈廟組織「內蒙自治政府」。中央針對日本軍閥策劃的分裂運動，給予內蒙以自治，於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三月七日決定在百靈廟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簡稱蒙政會），以雲王、德王等二十人爲委員，何應欽爲指導長官，趙戴文爲副長官，內蒙得以暫時安定。德王經關東軍副參謀

長板垣征四郎、參謀田中隆吉鼓動，退出蒙政會。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五月間，關東軍又支持李守信佔據了沽源縣的三四兩區，緊接着佔領了全縣。十二月再佔據寶昌、康保、化德、商都、張北五縣，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一月二十九日在嘉卜寺（卽化德），組織「蒙古自治軍政府」，以德王爲主席，吳鶴齡爲政務院長，李守信成了蒙古軍總司令。田中隆吉做了「內蒙特務機關長」，他以冀東走私利潤和關東軍機密費六百萬日元，援助李守信和王英，擴充內蒙軍，積極策劃侵略綏遠。

這一年十一月在內蒙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唆使之下，蒙古軍分四路大舉入侵綏遠。東邊分三路，一路由興和進攻豐鎮，一路由紅格爾圖進攻集寧，一路由商都進攻陶林，以王英部爲主力。北邊由百靈廟經武川進攻歸綏，主力爲蒙古軍第七師穆蓋華部，戰鬥力很差。我守軍晉綏軍三十五軍傅作義部和中央軍十三軍湯恩伯部予以迎頭痛擊，宋哲元的二十九軍也在北平附近舉行大演習，以對抗日軍在平津大演習，表示不惜一戰。

戴先生對察綏的工作，以策反蒙古軍爲重點，張季春和馬漢三策反李守信，不特李守信本人表示隨時聽中央命令行動，蒙古軍若干師長也分別取得聯絡。又王植甫打入王英部，任參謀主任、苗秀圃、李賀民也在張萬慶師任營長和副官。這一次日本軍閥發動侵略戰爭，以爲輕而易舉，可以佔據綏遠，擴大蒙古軍政府，成爲第二滿州國。戴先生決心利用他策反成效，配合作戰的國軍粉碎敵人的陰謀，絕不讓他們討到

便宜。戰爭開始，李守信的蒙古軍作戰，就很不賣力氣，穆蓋華的第七師不堪一擊。

王英的兩個旅長石玉山和安華庭陣前起義，適時反正，向三十五軍投誠，侵略陣線立刻瓦解，李守信、王英退回察哈爾北部。堵擊穆蓋華的部隊，乘勝北進，一舉收復塞北重鎮百靈廟。事後日本外務省不知羞恥的發表談話：「綏遠戰事，純係中國國內事件，與日本無關，縱有日本人民參加蒙古軍作戰，亦應認爲個人行動，與日本政府及日本軍毫不相涉。」

## 刺汪案兇手王亞樵

中國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於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一日開會於南京丁家橋中央黨部，在門前攝影時，行政院長汪兆銘被刺受傷。兇手孫鳳鳴被汪的衛士當場擊斃，失去活口，給偵察案件增加不少困難。這件行刺案件，關係重大，非破不可，戴先生親自進行偵查。孫鳳鳴是以「晨光通訊社」記者的身份進入會場的，趕緊去搜查「晨光通訊社」。不料剛慢一步，所有的人已經逃走，文件正在火盆中燃燒着，戴先生急忙從火中取出一部份還沒有完全燃燒的文件。發現一張明信片，判定是秘語通訊，根據發信地址，命令上海的負責同志加緊搜捕。

十四、十五兩天在火車站、新亞酒店、孟淵旅館，捕獲張玉華、谷紫峰、張振奇和王亞樵的太太王寶珍。她剛從香港來上海，是給張玉華等人送錢來的。這一批人解到南京審訊，才知道他們是王亞樵的黨羽

。王亞樵受李濟琛和陳銘樞等人僱用，從事暗殺中央政府重要人員，製造恐怖和不安，另外有同黨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三人逃往香港。

戴先生電令香港邢森洲和龔少俠與香港政府華探取得聯絡，將余立奎等三人逮捕，另由外交部向香港政府辦理引渡。但是因爲余立奎否認參加刺汪兆銘一案，又有李濟琛、陳銘樞在幕後活動，引渡受阻。戴先生以爲此案關係我國法權和國際地位很大，非引渡不可，不能不了了之，遂派鄭介民、李果諶、陳質平以首都警察廳和憲兵司令部名義赴港，聘請英國名律師，向香港法庭提出控訴，經過八個月時間，終將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三人引渡回國，祇有主犯王亞樵逃匿無踪，沒有捕獲。

王亞樵沒有幹職業兇手以前，就和戴先生認識，戴先生以爲他膽子很大，很想用他，但是委員長說：「這種人不能用。」

他不能參加戴先生的工作，非常失望，曾寫信給戴先生：「我對你沒有話講」，委員長禮賢下士，你就和顏悅色；委員長疾言厲色，你就嫉惡如仇。」

戴先生對他說：「不管我們私人過去的關係怎麼樣，如果你有危害領袖的舉動，我就殺死你。」現在王亞樵被李濟琛、陳銘樞收買，來危害委員長，打傷行政院長，非殺不可，絕不能放過去。

在審訊余立奎的過程中，發覺余立奎的太太木蘭和王亞樵有染，木蘭住在香港，戴先生覺得根據這條線索，可能查出王亞樵藏在甚麼地方。於是親自到香港，和木蘭晤談，戴先生感人的言詞，誠懇的態度，

的確是一般人比不上的。木蘭經他說服，願意為國家除暴立功。在戴先生佈置之下，木蘭和王亞樵取得聯繫。王亞樵在桂系保護之下，遷居廣西梧州，住在西江江邊一幢別墅裡，有一艘快艇，一有風聲，就可以逃遁。

中央的力量達不到廣西，王亞樵無法逮捕，祇能就地處決。王亞樵邀木蘭去梧州會晤，約妥時間，鄭介民派定軍校二期史克斯、三期岑家焯和王魯翹等五人，搭乘禁煙督辦李國基的專船到廣西，以為掩護。王亞樵非常高興木蘭到達，當夜設宴歡迎，木蘭乘機勸酒，灌得差不多爛醉。史克斯是神槍手，他們衝入王亞樵室內，一槍斃命，終於除去這個危害國家、專供叛逆驅使的職業兇手。史克斯等和木蘭乘王亞樵準備好的快艇，順流東下，離開廣西。時間是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一月二十一日，距離刺汪案發生，已經是一年又二十天了。

## 西安事變蛛絲馬跡

西安事變前三四個月，北平站就陸續得到東北軍在陝西不穩的重要情報，報告南京。因為北平憲兵司令部文凱原為東北憲兵，同駐在陝西的東北軍關係密切，經常互通消息。東北軍在陝西的動態，北平憲兵司令部知道的一清二楚。憲兵司令部的上尉軍法官廖華平，原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曾任黃埔軍校入伍生部政治總教官，清黨時逃脫，投靠東北軍，後來擔任戴先生的情報工作，他提供西安不穩的情報，都非常

重要確實。

陝西方面除了江雄風的報告外。又共產黨進行統戰，派秦邦憲和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接頭，以抗日爲名，宣傳「大家應該槍口對外，不要再打內戰，反對中央安內攘外的決策。」並且把他們俘虜的東北軍，連人帶槍，全部放囘，表示友善。王以哲受騙，和秦邦憲約定，以後奉命進剿，必定事先通知，避免和共產黨正面衝突。被俘放囘的東北軍官兵，經過共產黨洗腦，假意優待，下過一番功夫，都變成共產黨的義務宣傳員。配合滲透進入東北軍的共產黨的活動，造成傾向共產黨的有利氣氛，情況非常惡劣，戴先生都已先後詳報委員長。

西安既然籠罩在「聯合抗日」氣氛之下，任由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救國聯合會煽動學生，製造糾紛。而張學良對於中央某些大員存有成見，以爲他們在壓迫他，非常氣憤。十一月二十四日，張學良電請委員長來洛陽晉見。委員長知道東北軍不穩，於二十八日親往洛陽，和張學良見面，想以至誠精神予以感化。因爲張學良不抵抗喪失東北四省，國人皆曰可殺，委員長念他東北易幟，促成全國統一；十九年進軍山海關內，結束中原戰爭，有功國家，替他受責受過，人非木石，應該不會發生意外。

十二月三日張學良從西安到洛陽，晉謁委員長，要求立即帶領東北軍抗日，不願意再剿匪。又說東北軍情緒不好，駕馭困難，請委員長前往訓誨鎮壓。委員長以爲東北軍喪失家鄉，痛心國事，激於義憤，不免有激昂情形，予以剴切誥諭，必能統一軍心。自己身爲統帥，有敎導責任，安危在所不計，遂於十二月

四日到達西安，駐節華清池，按日約見團長以上東北軍將領，告以剿匪已到最後五分鐘成功階段，即以全力抗日。不幸十二日早晨發生事變，刼持統帥到西安新城大樓楊虎城的綏靖公署。

張學良和楊虎城在沒有發動西安事變以前，以爲借抗日發動事變，一定會有很多人響應，至少過去反對過中央的那班人會同情他們。沒有想到，不但沒有人起來響應他們，全國輿論和知名之士都在責備他們，質問他們何以善其後？精神上已經遭受極大威脅，而中央軍行動迅速，樊松甫率部先進入潼關，予以很大的軍事壓力。

## 決心赴難親入危城

西安事變發生的時候，戴先生正在廣州，聞變立刻趕回南京，派遣重要幹部携帶電臺急赴潼關，利用郵車掩護進入西安，擴大蒐集情報，進行策反。十四日下午端納由南京飛往西安，勸委員長接納張學良請求，移居高培五住宅，始較安全。二十日端納偕宋子文再飛西安，二十二日下午宋子文、端納，再偕夫人和戴先生飛抵西安。

戴先生飛西安，非常危險，叛軍和共產黨已經打成一片，都對他痛恨異常，必定加害，許多同志勸阻無效。他和張學良的交情深厚，徐府巷的辦公處所，就是張贈送他的。他去西安，可以促成張學良迅速解決事變的決心，他也有力量擔保張學良未來的安全，增加張的膽量和勇氣。臨行，召集同志話別，他說：

「委員長蒙難，是我們的過失，我決定到西安隨侍。此去凶多吉少，如果委員長能安然返京，我也能隨侍歸來。否則，我也死而無憾。古人說：『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我祇有一死，才能上報領袖，下救工作的危亡。但無論如何，大家要安心工作，忠心耿耿，繼續爲革命工作，奮鬪到底。將來盡忠救國的責任，全在各位肩上。」

聽完這段話，大家都忍不住流下眼淚，有些人放聲大哭，戴先生非常感動，又說：「你們哭甚麼？成功，成仁，是革命工作者的抱負，我戴某人既然以身許國，忠於領袖，就無可懼之事。只要能俯仰無愧，就能內心平安。古人所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就是一種無愧於心的修養表現。我自信尙有此修養，大家應該爲我此行而高興才對。我不要大家以眼淚爲我送行，我要大家以掌聲壯我行色！」全場掌聲雷動。

當時藍太夫人正在南京，和戴先生住在鷄鵝巷五十三號。這次他以必死決心去西安，必須回去拜辭母親。他跪下說道：「母親！自從迎養你來南京以後，孩兒奔忙國事，少盡孝道。不要說薦履豐厚，就是晨昏定省，也常有缺失。現在又要離開你，去很遠的地方。自古道忠孝不能兩全，我因爲做了國家的兒子，以後也許不能……」他是何等剛強的人，說到這裏，忍不住悲不成聲，再也說不下去了。

「我從年輕守寡，到撫養你成人，嘗盡人間辛苦。」藍太夫人眞是一位非常偉大、非常堅強的慈母，在這種場合，並不因戴先生悲傷而悲傷，反而非常平靜，不表示絲毫悲傷，說道：「今天看到你能爲國家

做事，為長官分憂，內心感到非常高興。只要你能為國盡忠，而又有這樣的孝心，我就放心了。我雖然上了年紀，但是身體很健康，如果有什麼變動，我會携帶家人回家鄉居住，你不必以我為憂，起來吧！去好好努力辦你的事情！」

飛機飛抵西安機場，戴先生在最後一個走下飛機，張學良一眼看到，嚇了一跳。心想：「戴雨農你眞是豹子膽，現在的西安，是你來的地方嗎？誰都能來，就是你不能來！每一個參加事變的人，都會來殺死你。你來幹什麼？」不敢遲慢，立刻送到他自己公館的地下室，派最可靠的衛士看守，不准接見任何人，也不准任何人接近。

戴先生來西安，目的在隨侍委員長左右，現在連委員長的面也不能見，被關在地下室，失去自由，實不甘心，寫下一紙遺書，放在身邊：「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願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

二十四日早晨張學良拖着疲倦不堪的身體，來到地下室，看戴先生。見了面連寒喧都沒有，把他的部下給他的報告「請速殺戴笠！以絕後患。」遞給戴先生看。

戴先生看完這些報告，態度很莊嚴地說道：「古語主辱臣死，現在委員長蒙難西安，凡是做部屬的，怎忍偷生？怕死即不來西安，你可以殺了我，但是你殺不盡我的同志。我的同志一定會繼承我的志向，為衛護委員長，為國除奸而努力的。」

張學良告訴戴先生，絕無意加害於他。因爲怕別人傷害他，才保護在自己住宅的地下室。戴先生義正詞嚴，說明利害，要他速送委員長返回南京。並保證他未來的安全，這種保證，加速張學良恭送委員長返回南京的決心。二十五日下午，戴先生搭乘張學良恭送委員長的專機，平安離開西安，抵達洛陽。

許多妒忌戴先生的人，藉上西安事變作口實，來攻擊戴先生。事後他說：「直到西安事變發生，有一位同志來問我，你負特務責任，委員長爲何受此危險，必須向你淸算。」

事變結束以後，戴先生親自檢查事變以前的情報。當時負責審查這項情報的，是華北股股長郭履洲，所有關於西安及張楊情況的情報，都一一呈報了委員長，沒有遺漏一件，並沒有疏忽。委員長不顧危險，身入危境，實在想以偉大人格，感化張楊，以貫澈「攘外必先安內」國策。我們看了委員長自己的記載，就可了解。

西安半月記：「中正於二次入陝之先，即已察知東北軍剿匪部隊思想龐雜，言動歧異，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種種複雜離奇之報告，甚至謂將有非常之密謀與叛亂者。……東北軍痛心國難，處境特殊，悲憤所激，容不免有越軌之言論。如剴切誥諭，亦必能統一軍心，使知國家利害之所在。」

耶穌受難節證道詞：「余二次入陝，……左右勸阻，爭欲尼之。余就所負之責任言，國家統一始基已奠，身爲統帥，教導責任，萬不敢辭。」

關於陝西善後，中央除派張學良的前參謀長鮑文樾赴西安勸導東北軍服從中央命令外，戴先生派人聯

絡策動東北軍繆徵流、劉多荃、吳光仁兩軍一師均表明態度，擁護中央。故雖王以哲軍長被孫銘九等打死，東北軍終於調離陝西。

楊虎城雖仍想留在陝西，因馮欽哉一開始就反對張楊輕舉妄動，又因他的警衞二旅旅長張鴻遠反正，楊虎城陣勢瓦解，不得不逃往外國，陝西問題才告解決。

## 楊虎城捉拿馬志超

戴先生呈准委員長，派馬志超爲西安公安局局長（卽警察局長），臨行，戴先生爲他餞行。

「報告戴先生！」馬志超說：「俺沒有幹過警察工作，去西安做公安局長，恐怕幹不好！」

「有甚麼幹不好？警察局長最容易幹，只要會坐汽車，會吃大餐，就幹得來。」

「公安局長就是坐汽車、吃大餐嗎？」馬志超聽得非常糊塗，摸不着頭腦，再問一聲。

「是的。」戴先生說：「只要你用一位好督察長和一位好偵緝隊長，內部的事有督察長負責，偵辦案件，有偵緝隊長去辦理，局長不是坐汽車、吃大餐，就成嗎？還有楊虎城智慧很差，野心却很大，最靠不住，你要特別留意。」

馬志超聽完戴先生的妙論，才領悟到用人的重要性。沒有好的幫手，自己再有本事，也幹不好。馬志超在社會上幹了好多年事，今天好像上了一課，得益不少。

西安綏靖主任楊虎城，以爲西安是他的。現在中央派馬志超幹西安公安局長，感覺非常不安，非常不放心。馬志超是華陰縣人，楊虎城想把他拉成自己的私人，一切聽他的。爲表示對馬志超特別親近，有一天，在菊花園十三號他的情婦家裏請馬志超吃晚飯，抽鴉片煙。那時候，西安沒有禁止抽鴉片，兩人躺在鴉片煙燈兩旁，邊抽邊談。

楊虎城說：「志超兄！我要請你幫個大忙了！」

「只要主任命令俺，」馬志超說：「不論要俺幹什麼事，俺都會盡心竭力去幹，怎麼敢擔當幫忙二字呢！」

「曾擴情快要從北平來西安了。」楊虎城說：「政治部的人都是幹情報的，他要向中央亂報咱們一頓，咱們可吃不消。你和他是同學，所以我要請你設法對付他，不要讓他說咱們的壞話，打咱們的小報告。」

「報告主任！」馬志超很爽直地說：「你何必怕他曾擴情呢？委員長要你做綏靖主任，把整個西北交給你，就是信任你。只要你忠於委員長，立大功，他曾擴情三頭六臂也奈何不了你。你要知道，中央在西安的人員，不只一個曾擴情，可能有一百個，一千個曾擴情。俺馬志超再有本事，也只能對付一個曾擴情，對付不了一百個，一千個曾擴情。」

話不投機半句多，楊虎城的思想觀念和馬志超差了十萬八千里，馬志超的理論，楊虎城一句也聽不進

耳朵。這一次會談沒有結果，又派一位和馬志超很有交情的朋友去說服他，拿上保安處長來交換公安局長，也沒有成功，所以楊虎城恨透馬志超。西安事變，楊虎城第一件事情就是捉拿馬志超，收拾這一個不為己用的黃埔學生，派兵分別包圍警察局和馬公館。馬志超五點鐘就去革命公園向一部分警察講話，早離開家幾分鐘，沒有被楊虎城捉去。

馬志超經過幾天藏躲，在事變後一星期，裝扮成一個挑鷄籠的鷄販子，逃出西安，投奔駐紮朝邑的郭景唐。

郭景唐係馮欽哉的師長，黃埔第一期畢業。馮欽哉不同意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讓樊松甫的車隊開進潼關。負責捉拿馬志超，並運動馮欽哉部反叛馮欽哉，響應事變的軍法處長張依中也追到朝邑，被他們裝進麻袋，丟進黃河。

就表面看來，馬志超似乎沒有做好楊虎城的工作，沒有促成楊虎城覺悟。實際上，楊虎城早已成為共產黨，他的一切都由他的秘書長南漢臣操縱，南漢臣山西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共產黨。

## 黃杰駐軍青島幕後

抗戰以前對於團結抗日工作，戴先生做了一番很巧妙的安排，現從黃杰將軍說起。黃杰字達雲，是戴先生頂好的朋友，他們訂交很早。當民國十七八年，胡宗南任第一師（師長徐庭瑤）第一旅旅長，黃杰任

第二旅旅長時，戴先生借住胡宗南駐京辦事處鷄鵝巷五十三號，和黃杰很自然建立了深厚友誼，成爲志同道合，肝膽相照的朋友。

日本軍閥侵犯我國長城各口時，黃杰早已升爲第二師師長，北上抵抗侵略，成爲抗日名將。長城各口作戰的重要情報，就由黃師長供給戴先生。等到戰事停頓，黃杰常到北平，戴先生在北平的部分工作，也請他幫忙。戴先生有位女同志李愛蓮負責東交民巷各國使館的情報，就由黃杰負責接收，交給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借用他的電臺拍發南京。

當日本軍閥搞「華北特殊化」的時候，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和土肥原就有勾結，簽有密約，拒絕中央軍進入山東。青島市長沈鴻烈痛恨日本，不齒韓復榘的作爲，不願將青島輕易斷送給敵人，但中央軍又不能進入山東，青島的防禦力量太過單薄，無法抵抗侵略，憂心如焚，謀於戴先生。

「有辦法！」戴先生略加思索，回答沈市長：「我替你找黃達雲想辦法。」

黃杰已由財政部委爲稅警總團長，駐防海州，正在整頓原有稅警團，準備擴充爲六個團，已經整訓好兩團。戴先生把沈市長的意思告訴黃總團長，要他先和韓復榘接個頭。

「我和韓向方沒有來往，怎樣接頭呢？」黃杰說。

「韓向方就要來南京，你去浦口車站接他，不是就接上頭嗎？」韓復榘每年總要去南京兩趟，都是由陸路而去，海路而回。這時正是他到南京的時候，所以戴先生這樣告訴黃總團長。

韓復榘的專車抵達浦口車站的時候，黃杰遞上一張名片，他理都沒有理，揚長而去。黃杰把經過告知戴先生，戴先生說：「不要緊！你去上海看看張錦湖吧！韓向方是他的學生，只要他同韓向方打個招呼，一定很有效。」

張錦湖已經八十多歲，是上海青幫輩分最高、地位最隆的一人。經杜月笙介紹，黃杰和他見了面，好像他對全部事情很清楚，黃杰心想：「也許是雨農已經和他談過了。」張錦湖答覆的很爽快，說道：「如果韓向方來看我，我會告訴他，好好關照你。」

「你回海州等我的電報，」戴先生告訴黃總團長：「只要韓向方有回青島的確實消息，你就先去青島等候見他，一切讓沈鴻烈市長去安排。」

韓復榘回青島的前一天，黃杰由海州先到達青島，由沈市長設計會面的方式。韓回到青島，必須歡宴他，而且一定有許多女人陪酒，這些女人都負有任務，誰都不敢得罪。然後抽鴉片，打麻將。說到韓復榘打麻將，也有許多過節，比如他要吃的牌，你絕不能碰，硬要碰你會碰掉性命。沈市長決定在宴會開始後，黃杰再進去。

這場宴會，席開兩桌。當黃杰走進去的時候，大家都站起來，表示歡迎，韓復榘也跟着站起來，同他握手，還說聲：「達雲兄！」

「不敢當！」黃杰心想，我在浦口歡迎你，睬都不睬，現在居然稱兄道弟，張錦湖的魔力眞大，他說

道：「論資歷，主席是老前輩，我是晚輩；論職務，主席是長官，我是你的部屬，怎麼擔得起稱兄，喊我的名字就好了。」

韓復榘聽說，非常高興，非常舒服，哈哈大笑，要他挑選兩位女人。他很客氣，既不拒絕，也不挑選，韓復榘硬給他派了兩位，成了他在青島陪伴他的人，也可說監視他的人。第三天，韓復榘接見黃杰，還沒有等黃開口，韓復榘就先問：「咱們的兩個團什麼時開拔？」

「從海州開來青島，要經過日照、膠南，須等待主席通知了沿途駐軍，才好開拔。」黃杰正爲稅警團開來青島的問題發愁，沒想到韓復榘已經把稅警團當做他的部隊，催促開拔，眞是天下怪事，妙不可言。

「好吧！」韓復榘說：「我會馬上通知下去，等部隊安置好，你就來濟南玩幾天呀！」

黃杰到達濟南，韓復榘親自到車站迎接，並且還有軍樂隊，非常隆重。稅警團裝備好，兩個團的火力可抵兩個師，韓復榘以爲自己增加了兵力，當然高興。稅警團剛開到青島，北平市長沈克就代表日本人到濟南，質問韓復榘，爲什麼讓中央軍開到山東？韓復榘答覆的很乾脆：「中央軍並沒有開到青島呀！」，黃杰的部隊是稅警，並不是中央軍。」

表面上中央軍並沒有開到山東，這兩團稅警開到青島，韓復榘不但不反對，而且表示歡迎，日本方面也無可奈何。這可並不簡單，是經過好多週折，才達到目的的。黃達雲將軍對於戴先生智慧高，辦法妙，謀國之忠，對朋友之誠，念念不忘。

等到韓復榘放棄濟南，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二月三十一日泰安淪陷，二十七年一月五日濟寧淪陷，沈鴻烈市長於八日從容撤退，撤退之先，先將青島市的八家日本紗廠，予以澈底破壞，不留物資資敵，就靠着這兩團稅警保護，否則就不能這樣從容了。

## 邱開基促雲南出兵

二十六年春天，一天晚上，戴先生爲邱開基和馬志超餞行，邱回雲南工作，馬到蘭州任警察局局長。

「中國和日本必須一戰。」戴先生派遣同志出去工作，總是要請吃頓便飯，藉以敍談，邊吃邊談，戴先生說：「一旦戰事爆發，西南和西北就非常重要了，這就是我請你們兩位分別到西南和西北的道理。西北的情形比較好的多，雖然有共產黨，但是我們軍隊的力量可以控制，沒有多大問題。西南就不同了，龍雲頂靠不住，如果和日本勾搭上，將來對日作戰，可就很麻煩了。所以，雲南工作比西北工作更重要。你們兩位分赴西北和西南，眞是任重道遠。我再三考慮，雲南工作，只有衞華（邱開基字）兄回去，才能達成任務。」

「我離開雲南很久，」邱開基說：「又和龍雲沒有特殊關係，你要我回雲南工作，不見得會有什麼成就。」

「不然！」戴先生很肯定地說：「一切我都爲你佈置妥當了，只要你回去，龍雲就會信任你，你就會

發生很大作用。你要知道，雲南對中國革命是很有貢獻的，但也有好幾次錯誤。爲了保持雲南的光榮，不能再錯，你囘去也是爲了雲南。你在中央的一切名義，一概都取消了。囘雲南以後，絕對不要和任何一個中央人員來往，要以敵對的態度來對待他們。千萬不要替龍雲管人事、管錢。你自己不要去發財，可是龍雲的人要發財，你不要去管他。在雲南工作，最好能從訓練工作着手，培植幹部。至於你需要多少錢，我會全部負責，不會少給你一文。我會派人去接濟你，你可以放開手去做，不要有任何顧慮。」

「中日戰爭，可能很快就會爆發。」戴先生接着又說：「一旦戰爭爆發，只要雲南能够出兵，對日作戰，那怕只出一個團，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你這一次囘去的主要任務，就是將來和日本打起仗來，促成雲南出兵，參加對日作戰。」

「主席！」邱開基囘到雲南，晉謁龍雲的時候說：「我已被逼的走頭無路了。戴雨農和我過不去，非要殺我不可。中央實在呆不下去，落葉歸根，只好囘來投奔你老。」

龍雲早有情報，知道邱開基和戴笠鬧得很不好，曾被關進監牢。聽他說完，笑了笑，給他一個中校副官名義，不要上班。邱開基在中央幹過中將職務，現在囘到地方，硬給他降了三四級，明明是龍雲故意給他點顏色看。一個走投無路的人，中校也得幹，邱開基沒嫌官兒小。中央在昆明的人知道了，都認爲邱開基沒有出息，幹龍雲的中校副官，都不睬理他。

當時雲南的政治人物分成兩派，盧漢和舅子團（龍雲的小舅子）鬪爭的非常激烈，把昆明的政治圈子

鬧得烏煙瘴氣。邱開基抓住這個機會，週旋於兩派之間，進行調解說服。兩派都認為他是好人，都對他發生好感。他說服盧漢，不要反對舅子團，不要同他們鬧磨擦，以減少政治上的阻力。又勸他一旦對日本開戰，帶兵出雲南參戰，既可減少龍雲對他的顧慮，又可建立戰功，樹立自己的威望。盧漢完全接納他的意見，不再反對舅子團，專向出兵抗戰一方面進行。政治上鬪爭停止，龍雲當然高興，三舅李培炎做了鹽運使，五舅李培天做了民政廳長。舅子團對邱開基感激得不得了，建立了深厚友誼。

抗戰開始，邱開基必須促成雲南出兵，讓龍雲以事實擁護中央的抗戰決策。現在盧漢既然願意帶兵出征，只要龍雲一點頭，雲南出兵抗戰就成為事實了。邱開基對龍雲說：「國家對外打仗，如果咱們雲南也會出兵參戰，將來在歷史上才會有光榮。」

龍雲點頭了，派六十軍軍長盧漢統率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三個師出雲南，參加抗戰，龍雲也成了預備戰區司令長官。邱開基以六十軍副官處長兼一八二師副師長隨軍出征，完成戴先生交付他的重大任務。抗戰八年，龍雲雖曾被汪兆銘鈎引過，也被佔領越南的敵軍威脅過，但是始終堅持抗戰，使西南大後方安如磐石，戴先生的這一着棋子下得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效。

六十軍開到湖南，經邱開基奔走接洽、裝備改良，火力加強。二十七年六十軍開到山東，歸孫連仲指揮，參加臺兒莊會戰。一八二師師長，並沒有到前方，所以一八二師作戰，實際由邱開基以副師長來指揮，他用前進指揮所名義，戰功仍歸師長，不同人家爭功。

六十軍奉命接十三軍湯恩伯的臺兒莊防務，但是六十軍還沒有到達，十三軍就先撤退了。他們撤退，敵人跟進。六十軍的諜報很差，他們接防接到敵人屁股後面，弄得敵人久留米師團莫名其妙，短兵相接，一場混戰。久留米師團整整一個旅團被他們消滅，敵人沒有把雲南部隊放在眼裏，現在吃了一個大虧。六十軍的一八二師和一八三師也犧牲的只剩下兩千多人，仍然守了二十三天臺兒莊。一直到徐州淪陷，轉進到後方，凱旋回雲南整補。

因為他們參加了有名的臺兒莊會戰，而且消滅了久留米師團的一個旅團，為雲南爭回無上光榮，堅定了龍雲的抗戰意志。邱開基也得到盧漢和龍雲信任和信賴。不再對他懷疑、靠不住。後來雲南講武堂改為中央軍校第六分校，龍雲任主任，派邱開基為副主任，負實際訓練責任。

## 肅清全國各地日諜

侵略中國東北和華北的日本軍閥，要算關東軍副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和土肥原賢二了。其次就是駐屯軍參謀中井增太郎，駐華大使館武官高橋坦，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內蒙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等。這些傢伙橫行霸道，以製造糾紛、製造侵略、製造漢奸傀儡組織為能事。

在內地，他們雖然不能像在華北那樣明目張膽，毫無顧忌，但是他們收買的漢奸，派出的間諜，幾乎遍及全中國，尤其是有租界的地方，像上海、漢口、廈門這些地方，大事活動。

日本軍閥除了間諜活動，還要干涉我們的經濟。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八日，我國實施幣制改革，白銀收歸國有，以紙幣為通貨，以防止白銀外流，日本軍閥也要加以干涉。高橋坦居然對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威脅說：「白銀國有，與現銀集中上海，是陷華北經濟於絕境，並阻礙日本利益。如貴方不能自動防止，則日本將以實力期其實現。」因為我們實施貨幣改革，使日本浪人對華北走私和白銀外流，都受到影響，這就是高橋坦所說的阻礙日本的利益了。

先是日本提出所謂「華北經濟提攜」，我們不知道他們要怎樣提攜，究竟搞什麼鬼明堂，戴先生命令潛伏日本大使館的同志周仿吾調查，他獲得海軍武官桑原少佐九月十四日和十九日兩次報告「華北經濟提攜的要旨」和「華北經濟提攜實情」等密件。才對於日本所說的經濟提攜步驟和目的，得以充分了解。再和他們在華北的經濟措施，比較分析，提供政府，予以對策。使敵人企圖控制我華北經濟命脈，進而達到政治侵略目的的陰謀，無法實施。

一直到二十五年年底，戴先生的各地機構，在全國各地先後偵察破獲的日本間諜組織，多達七十九起。尤其在上海、鎮江、廈門、濟南、鄭州、天津、北平、漢口各地，先後破獲日本特務組織「先鋒隊」、「自治會華北分會」、「文化研究社」、「護清劃民會」、「中華民主同盟會河南支部」、「華南國」、「暴力團」等五花八門的漢奸組織。

鄭州通商東巷九號「文化研究社」，係日本人志賀秀二、山口勇男、田中敏夫三個人主持的間諜機關

，收買漢奸、無賴，刺探我方軍政情況。因爲行動詭密，接觸頻繁，早已被我們注意。後來戴先生親赴鄭州，主持破案。二十六年一月四日，山口勇男發覺他們的行徑已經暴露，被我們監視，害怕起來，和漢奸趙龍田翻越後墻逃走，我們放走山口，捉住趙龍田，根據他的口供，採取行動。由鄭州專員公署出面，搜查「文化研究社」，搜出很多證件，並搜出被敵利用收買的漢奸名單和住址，一一逮捕歸案，粉碎日寇在河南的組織。

## 新學聯打倒舊學聯

北平的學生聯合會（簡稱「學聯」）多年來被共產黨和他們的外圍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所把持。不但「學聯」如此，就是各大學、各中學的學生組織，也被「民先」所控制。唯一例外，是私立志成中學。因爲志成中學校長吳葆三和軍訓教官高建翎是實實在在辦學校的，堅決反對共產黨，不准共產黨滲透，不准「民先」活動，才保持了志成中學的純潔，不被共產黨所染汚。

師範大學物理系主任兼學生生活指導委員會主任楊立奎，就像黑暗中大海裏的燈塔，指示光明的正確方向；又像獅子吼，振聾發聵。他被選爲平津院校教職員聯合會的主席，發現「學聯」並不是純粹的學生團體，而是共產黨的工具，非常生氣。師範大學紀念週，他出席報告，說「學聯」不應當受人利用。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二月十三日上午，師大學生「民先」份子杜書田率領校外學生二十多人，闖進師大物理

系楊立奎的辦公室，關閉了進出的門戶，要楊解釋紀念週報告，糾纏了一個多鐘頭，楊立奎態度嚴正，堅強的意志，無畏的精神，不爲暴力所屈服，第二天，發表了告師大同學書。

「學聯」派打手凶徒威脅不成，在北平世界日報登載啓事，質問楊立奎，攻擊楊立奎。二十一日楊立奎在天津大公報登出「楊立奎告被共產黨收買之北平學聯幹部啓事」，要求「學聯」另登啓事，表明態度；(1)打倒萬惡之共產黨；(2)打倒出賣民族之共產黨；(3)打倒假借愛國運動，宣傳赤化，欺騙青年之共產黨；(4)打倒共產黨煙幕下之社會民主黨；(5)打倒欺騙青年之教授（指所謂左傾教授），則願自刎以謝青年。如「學聯」願以法律解決，請向法庭起訴，我卽提出所知鐵證。」

楊立奎的啓事刋出以後，「學聯」既不能刋登打倒共產黨的啓事，又不敢向法庭起訴，完全被楊立奎至大至剛的氣慨和大無畏的精神所懾服了。

這時候復興社北平的機構由王受泰負責，王受泰以前是劉廣瑛，以後換爲倪文亞，助理書記爲戴先生的重要幹部齊慶斌（抗戰勝利後任天津市警察局副局長，大陸沉淪，被共產黨殺害）主持內部工作。復興社是唯一能够對付共產黨的組織，各大學教授，有些覺悟的，也參加了這項民族復興運動，如馬乘風等，聲勢逐漸擴大。戴先生在各學校的同志配合復興社的組織力量，對抗「民先」和共產黨，也已漸佔優勢。

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全國男女老幼都感覺到委員長的安危，就是國家的安危，沒有一個人不痛恨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而「學聯」和「民先」却大事宣傳，贊揚張楊。這一下引起各學校全體同學的反感，

平時不問聞政治的無聲大衆，都起來反對「學聯」，反對「民先」，反對共產黨了。北平各大學、各中學發起在天安門開會，聲討張楊。參加的同學超過十萬人，打破以往學生集會的紀錄。共產黨和「學聯」極力阻止破壞，絲毫不起作用。天安門大會，除了宣言聲討張楊，最大的成就是成立了「新學聯」，揚棄了「舊學聯」。

主持「新學聯」的中堅人物：師範大學的李子華、周世光、鄧運生，北京大學的李彬、譚青華、劉著章，清華大學的穆渭琴，燕京大學的滕茂桐，北平大學農學院的彭家瑞，法商學院的陳奎昌，女子文理學院的王蕙生、劉秋英、朱琪霞等，都是意志堅強、不屈不撓富於奮鬥精神的英勇戰士，終於戰勝共產黨及其民先組織。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五月四日，「新學聯」在師範大學舉行「五四」紀念大會，請到師大校長李蒸、北大教授陶希聖等演講。「舊學聯」異想天開，想乘這次集會，奪回學聯的領導權。他們發動了很多民先分子參加，分佈會場各角落。他們在會場高唱共產黨的國際歌和「保衞馬德里」，露了馬脚，新學聯的同學們知道那一個是來搗亂會場的。所以，當為首的各個分子跑上主席臺，爭主席，大打出手的時候，會場的羣衆專揍高歌「保衞馬德里」的。「舊學聯」分子被「新學聯」打了個落花流水，四處逃竄，紀念會才正式開會。後來陶希聖在天津大公報星期評論專欄發表了很有名、很有力量的「警告西班牙主義者」，因為他們高唱保衞馬德里的歌曲，為西班牙共產黨吶喊，所以陶希聖把他們叫做「西班牙主義者」。「新

學聯」打垮了「舊學聯」，是中國學生運動史上最重要的一頁。

## 建立正規警察制度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春天，內政部在南京辦理縣市行政人員講習所，由內政部長蔣作賓任所長，調訓各省民政廳長、行政督察專員、縣市長、省會及重要城市的公安（警察）局長，實施戰時訓練，準備將來應付對日作戰。有些不明瞭世界政治情形的行政官員，忽視警察，主張廢除警察，擴充保安團，唱議「廢警改團」，也有不少人附和。五月十日在南京召開「地方高級行政人員會議」，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居然正式提議，廢除警察，以其節餘經費辦理保甲，是一種反時代開倒車的主張。

戴先生以為現代民主國家，維持社會治安，維持都市交通，沒有不依靠警察的。中國有些城市的警察固然不理想，應當整頓，但不能因噎廢食。他費了很大的力量，整頓杭州市的警察，很有成效，可以為全國模範。而浙江省政府主席不但不對杭州市的警察予以表揚，反而提出廢除警察的怪論，用意何在？令人費解。

戴先生擬妥「建警方案」，偕同浙江省會公安局長趙龍文、廈門公安局長沈覲康、安徽省會公安局長徐會之，晉謁委員長兼行政院長　蔣公，呈遞方案，陳述警察對國家的重要性，以及廢警主張的荒謬。應該充實經費，徹底整頓警政。委員長接納他們的意見，地方高級行政人員會議時，不但沒有通過廢警案，

並且限定各省於八月以前，擬具整頓警察的確實計劃。又決定將保安團隊逐漸結束。以其經費作為整頓警察的經費，於三年內整頓完成。

為了改進警察，戴先生在雞鵝巷五十三號他的公館裡，邀請首都警察廳長王固磐、督察長李國俊，內政部警政司長李松風、警官高等學校校長李士珍、浙江警官學校校長趙龍文，舉行座談會，交換整頓改進警察的意見。大家以為各地警察從業人員各自為政，互不通聲氣，缺少切磋機會，加以有些省政當局不重視警察，所以不易有進步。為了團結一致，經常接觸，商討改進業務，決定成立「中國警察協進會」，由到會五人負責籌備。

整頓警察，應當先從統一警察教育着手，戴先生寧願犧牲他自己掌握的浙江警官學校，和內政部的警察高等學校合併，改成「中央警官學校」，由委員長兼校長，戴先生、酆裕坤、趙龍文、李士珍為校務委員，戴先生並任主任委員。

因為浙江警官學校合併為中央警官學校，附設的特訓班失去依附，戴先生呈准於海會寺「中央軍校特訓班」附設一期，定名為星子特警隊，挑選浙江警校正科第四期學生九十人，由勞建白率領，前往受訓。星子特警隊由謝力公負責教務，汪祖華負責政訓，何龍慶、連謀先後任隊長，勞建白任隊副，六個月畢業。

當時中國空軍實力單薄，政府財力又不能購買飛機，於是社會上發起獻機為委員長慶祝五十華誕運動

，戴先生以中國警察協進會籌備會名義發起由全國警察界獻機祝壽，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南京明故宮飛機場舉行「警察號」飛機命名典禮，參加的各省代表及中央警官學校官生、首都警察廳警察三萬人，為全國警察界的盛舉，也是全國警察團結的開始。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六月一日，中國警察協進會籌備完成，改名「中國警察協會」，在南京召開成立大會及第一次年會。戴先生被選為理事長，王固磐、趙龍文、酆裕坤、李士珍、李國俊等當選為理事。

七月中央警官學校第一期畢業，戴先生作畢業同學錄序，以「行」來勉勵同學。序文：「夫執法令以繩國民者，警察之權限也；除奸宄以安地方者，警察之責任也；導民衆以循正軌者，警察之使命也；律已身以作準則者，警察之職守也。如是則國本鞏固，社會安寧，民智宏開，紀綱整肅。而民族賴以復興，國家於焉統一。然此固人人知之，而未能行之。故吾人整頓警察，應從『行』字下功夫，望諸同學共勉之。」

## 七七變起通州殺敵

盧溝橋在北平前門西方三十里永定河上，金明昌三年（一一九二）所建成的十一孔大理石橋，長二百六十公尺，寬七公尺半，為平漢鐵路未築成以前，南北交通要道。盧溝橋最出名的是石獅子，不但雕刻的好，數目也很多，多到數不清。所以，北平人說數目多到數不清時，會說一句「盧溝橋的石獅子」。實際

上，橋兩邊欄杆有望柱二百八十一根，每根柱頂上有一個大獅子，各個大獅子身上又有一百九十八個小獅子；橋東端有兩個頂着欄杆的大獅子（橋西端是兩個大象）；橋兩端有四根華表，頂上各有一個獅子，合計起來，大小石獅子一共四百八十五個。各具姿態，坐臥不一。

盧溝橋北邊有片荒郊，是豐臺日本駐屯軍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每隔一天，舉行一次夜間演習的地方。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晚上十點多鐘日軍夜間演習，不同平常，好像是在故意製造事件。第八中隊清水節郎說，有一名士兵失踪，要進我宛平縣城檢查，完全是無理取鬧，製造問題的藉口。日本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同時也向我冀察政委會外交委員會辦交涉，恐嚇着說，如果不接受檢查，日軍就要包圍宛平縣城。後來我外交委員會主任魏宗瀚和宛平縣長王冷齋會同松井去調查時，松井又說失踪士兵已經找到，但是日軍還是要進宛平縣檢查。

八日早晨四點五十分，日軍全面向我宛平縣攻擊，我宛平守軍三十七師馮治安所部二一七團團長吉星文奮勇應戰。宛平縣城雖中彈多發，敵軍被阻，不能前進。到了中午，日軍增援約一個聯隊兵力和六輛裝甲車，又被我軍擊退。夜間我軍轉守爲攻，派出兩連大刀隊，每個士兵携帶四個手榴彈，突襲鐵路附近日軍陣地，飛舞大刀，像砍瓜一樣，把敵人全數殲滅。

九日委員長電宋哲元：「守土應具必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應付。至談判尤須防其奸狡之慣技，務須不喪絲毫主權爲原則。」一再叮嚀，不喪主權，恐怕他們中了日本軍閥「華北特殊化」的計

謀。

華北當局事先不向中央請示，命張自忠和松井太久郎於十一日簽署三項協議。十九日又照日方要求，簽署協定細目，事後也不報告中央，企圖以地方事件解決。一直到了二十二日參謀次長熊斌秘密到達北平，和宋哲元見面，告訴他中央態度，希望他不要被日本軍閥甘言所惑，二十九軍才決心抗戰。但是已經中了敵人的緩兵之計，結果吃了大虧。

十七日委員長在廬山發表『最後關頭』演說：「如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着今年二月三日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不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萬一，眞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

當時戴先生也在廬山，急電南京鄭介民召集各科股負責同志會商戰時工作佈置，加強工作。

日本軍閥利令智昏，執迷不悟，忽略了中國最高統帥的決心。關東軍一個旅團、朝鮮二十師團、空軍第十八中隊增援，二十五日佔據廊房，二十六日又佔平津間的北倉、落垡車站，切斷平津鐵路交通。二

十八日陸空聯合攻擊南苑二十九軍軍部，因為沒有防空準備，副軍長佟麟閣、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被炸死。二十九軍士氣沮喪，二十九日凌晨，退出北平。三十日放棄天津。

吳安之策反冀東保安隊，早已成功。吳安之接到戴先生二十三日的電報，囑通知張慶餘和張硯田準備相機起義。但是二十五日起，北平城門封鎖，不准進出，以致通州和北平聯繫被隔斷。張慶餘眼看中日戰爭已經打起來，時機已經成熟，急着起義，又和北平聯絡不上。時乎不再來，不管怎樣，張慶餘和張硯田決定二十九日起義。這天一清早殲滅了通州日本特務機關，守備隊、偽冀東政府的日本人三百多人；破壞了軍事設施、倉庫等，逮捕了漢奸殷汝耕，浩浩蕩蕩，押送北平。他們不知道二十九軍已經在早晨放棄了北平，部隊向南撤退。結果遭受敵軍突襲，損失慘重，殷汝耕也被日軍搶走。假如冀東保安隊提早一天起義，或者二十九軍退後一天撤退。冀東保安隊起義反正，將是一件轟動全國的偉大事件。現在時機不好，又被擊潰，使起義大大減色，多麼可惜。不過，他們能夠在通州殲滅了三百多個日本人，總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壯舉。

## 防空情報網初奏效

中央航空學校感覺到沒有防空情報網，很不安全，一旦同敵人打起仗來，空軍一定要吃大虧。於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九月間，正式函請戴先生替他們設計建立防空情報網。戴先生毫不推諉，接受了這一項

委託，委派王允吉負責籌備，以保衛南京和杭州空軍基地爲目的。決定先訓練防空情報幹部，在杭州梅東高橋成立了「防空情報訓練班」，勞建白率領電訊班四期畢業的學員三十人，前往接受訓練。由中央航校選派教官講授：航空氣象、飛機識別、飛機性能、防空監視等課目。

十一月防空情報訓練班畢業，開始建立「中央航空學校防空總臺」，以王允吉擔任總臺長，陳邦彥擔任主任報務員。並派王惠民、張光仲、歐愷各攜帶一部無線電收發報機，分赴杭州灣外桃花島山、陳錢山、小洋山，分別建立防空監視臺。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航空委員會也感覺到防空的重要，擴大防空業務，改組「中央航空學校防空總臺」爲「航空委員會防空總臺」，總臺設在南京小營，戴先生委派陳一白爲總臺長，杭州航校防空總臺改爲支臺，仍由王允吉負責。並在東南沿海增設黃星山、崇明、滁州、徐州、海州、溫州、大洋山七處監視臺，派王侃、陸一鳴、張雲飛、冉一鶴、許任公、阮毘年、李夢影等分任臺長，經常和總臺、支臺聯繫，報告每天情況。

日本軍閥蓄意擴大侵略，繼盧溝橋挑釁，於八月十三日又發動淞滬侵略大戰，陸海空軍同時出動。十四日上午十點鐘，我們的空軍冒惡劣天氣，出動轟炸上海滙山碼頭起卸貨物及日本陸戰隊司令部、日本紡紗工廠，並炸傷敵第三艦隊旗艦「出雲號」。

十四日下午五點鐘，敵第三空襲部隊木更津隊十八架九六式轟炸機，從臺灣飛機場起飛，沒有驅逐機

和戰鬪機掩護，欺我空軍力量薄弱，毫無顧忌，如入無人之境，沿閩浙海面向北飛行，企圖奇襲我筧橋空軍基地，一舉消滅我們的空軍。敵人的情報雖然做得很不差，却不知道我們已經建立了很嚴密、很健全的防空情報網。當我溫州監視臺長阮鹿年發現向北飛行的敵大隊轟炸機羣，急電杭州支臺，趕緊戒備。

敵機飛臨我筧橋上空時，我從洛陽起飛趕到的空軍第四大隊大隊長高志航率領飛機二十七架，出敵不意，迎頭痛擊，當場擊落敵機六架，我空軍沒有任何損失，是一場最精彩的全勝空戰。事後敵人廣播，十八架飛機有十三架失去聯絡，很可能另外七架負了重傷，掉進大海。

八一四空軍大勝，對我們全面抗戰，關係非常重大。這一次空軍勝利，使全國人心振奮鼓舞，奠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念。當時日本有飛機一千五百架，中國祇有戰鬪機和轟炸機三百架，爲五與一的比例，敵人佔絕對優勢，都被我們打敗了。由於建立不到兩年的防空網，發揮了防空效果，幫助我們的空軍造成「八一四」大勝，確非始料所能及。

## 搶運日本倉庫武器

王兆槐在上海所擔負的任務太重要了，他是淞滬警備司令部的稽查處長，戴先生沒有疏忽，也沒有忘記。八月十六日給他電報鼓勵他：「此次中日戰爭，固爲我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交，但亦爲我領袖領導下革命團體生死成敗之所繫也。吾人在此時期，應如何不避艱險，努力工作，以報領袖與黨國，亦即所以自

求生存之道也。……萬望兄以身作則，立卽激勵所屬同志，不畏難，不怕死，不分晝夜，努力工作。情報務期確實而迅速。」

戴先生眼光銳利，顧慮週詳。常常注意到別人所不注意的地方，抓緊別人所忽略的事情。他的險着、妙着是別人所不顧做，不敢做的；他的同志做來，却是勝任愉快，輕而易舉。日本三菱洋行和三井洋行的倉庫裡存放著大批武器、航空器材和油料，戴先生早已注意到了，也早已派上用場。「八一三」戰火一起，第三天他就下令給王兆槐，要他卽刻進行，必須把這批武器拿到手，搶運回來。他正計劃組織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需要武器來裝備，敵人倉庫裏的那批武器，正是爲他所儲藏的。

在戰爭炮火籠罩下，這項任務是大膽的，艱巨的。白天當然不能進行，夜間也很困難，因爲黃浦江裏停著八艘敵人的兵艦，夜晚經常用探照燈照射四周。一旦被敵艦探照燈照著，會立刻用炮轟擊，王兆槐在「不畏難，不怕死，不分晝夜，努力工作」的情緒下，選了四十位年輕力壯，動作俐落的幹部，預備三艘駁船，和一切工具，八月十六日夜在閃避敵艦探照燈的空檔裏，率領陳邦國、劉耀、鍾鑄人，沈醉，陳寶雲等向倉庫進發。

王兆槐運氣不壞，沒有受到任何阻礙，順利抵達倉庫。倉庫用大鐵鎖鎖著，大鐵鎖比飯碗還大，鎖環比大拇指還粗。他們帶著鋼鋸，爲避免發出聲音，用濕毛巾裹住鎖環，然後用力去鋸。這項工作，幾乎消耗了半個鐘頭，每一個人等待的坐立不安。敵人的探照燈照來，大家必須匍匐在地上不動，不讓敵人發

覺，

當他們鋸斷鐵鎖，打開倉庫時，王兆槐高興的幾乎跳起來，戴先生說的一點也不錯，倉庫裏裝滿嶄新的馬牌左輪槍，輕機槍，三八式步槍，子彈和航空器材。四十個人馬不停蹄，往還搬運，先搬手槍，再搬輕機槍，最後搬運步槍器材，行動迅速，快如閃電，裝滿整整三艘駁船。從晚上九點多鐘打開倉庫，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四點多鐘，整整工作了七個小時，安全運回南市，每一個人都工作的精疲力竭，動彈不得。有了這批武器，戴先生要組織的游擊隊，不愁沒有槍枝使用了。

## 紀律森嚴臨危不退

保定地位重要，不祗因為是河北省的省會，也因為是軍事重鎮。盧溝橋戰爭爆發後，戴先生就曾兩次電保定站站長侯化民，可見對保定是怎樣重視了。

七月十一日電：「(一)盧溝橋日軍迄未撤退，且向我軍進攻。中央已電宋主任哲元速到保定，主持軍事。如日軍再不撤退，我軍決與之抗戰(二)保定為軍事重心，該處工作務希加緊推動，消息務求靈通而確實。並希將所得情況，隨時以限即到電牯嶺，以便就近轉呈委座。」

十六日電：「當此華北情勢緊張之秋，保定地居衝要，務請加緊督飭，關于軍隊之調動，高級指揮官之態度，當地漢奸之活動，中央部隊到保定後之紀律，均須確實查報，隨時逕電此間報告。」

事變一開始，戴先生就電令全國各地的負責同志，不得因所在地的城市淪陷，擅自離開，必須繼續潛伏工作，否則以臨陣脫逃論罪。保定站站長侯化民在保定工作多年，過去因爲有些工作需要公開活動，身份早已暴露。他的軍人身份，保定幾乎無人不知，絕對不能再擔負潛伏工作。但是他事先並沒有報告戴先生，請求離開保定。九月二十四日保定失守，侯化民當然存身不得，隨着軍隊向後撤退，成了第一個以臨陣脫逃的犧牲者。

「侯化民工作努力，對國家忠貞，對朋友熱心。因爲紀律不能打折扣，他擅自離開保定，就不能不犧牲他而維持紀律的尊嚴。以後八年抗戰，軍統局的同志，能死守崗位，從事工作，也許就是侯化民犧牲的代價。

在長江方面所發生的同樣事件，却比保定嚴重的多。安徽蕪湖是十二月十五日淪陷的，組長撤退到蕪湖以南二百里以外的涇縣榔河橋，和總臺通報，仍舊冒充發自蕪湖。當然涇縣所得到蕪湖的情報，不會確實，而且時間上至少差兩三天，所以很快就被發覺了。這樣不但違背了擅自離開工作地的禁令，離開二百里，仍說在蕪湖發電報，又犯了欺詐罪，罪上加罪，成了第二個臨陣脫逃的犧牲者。

紀律嚴明是軍統局的重要精神，犧牲了兩位同志，安定了全國的工作，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敵人在戰略上，犯了最大的錯誤，當他們攻陷南京以後，停止西進，改向北進攻，以南北夾擊的態勢，要打通津浦路。從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淪陷，到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國軍徐州撤退，敵人費時

半年，津浦路才得打通。可是我們撤退武漢後，有這半年時間從容整補，恢復戰鬥力，以應付未來的戰爭，奠定了長期抗戰的基礎。

為了應付敵人將來進攻武漢，長江兩岸的情報機構，必須加強，自然必須重建蕪湖組。六月十五日安慶失陷以前，戴先生化裝小販，混在難民中間，與安徽站站長蔡愼初晤面，親自指示工作。以後安徽站所報敵海空軍活動，非常確實。我南昌空軍根據其報告，派出轟炸機轟炸敵軍，收到宏碩效果，阻滯敵人進攻武漢行動。蔡愼初的工作，在軍統局始終列入優等。

## 萬人部隊轉瞬成軍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八月十三日上海敵人向我軍進攻，我們展開全面抗戰，僅在上海一地，就和敵人打了三個月，使敵人三個月就可以滅亡中國的迷夢歸於幻滅，速戰速決的戰略也落了空。先是十三日上午九點十五分鐘，日本陸戰隊一小隊，在橫濱路和寶興路向我軍開火，戰鬥二十分鐘以後停止。到了下午四點鐘左右，敵軍展開全面攻擊，停在黃浦江的日本兵艦，也向我市區開砲轟擊。夜間委員長命令京滬警備總司令張治中，發動總反攻，八十七師進攻日本俱樂部及日本海軍操場；八十八師和敵人在八字橋一帶展開肉搏戰。我軍源源投入戰場，淞滬戰爭相持了三個月，的確是敵人料想不到的，連歐美人士也不得不刮目相覷。

我們的軍事缺點太多，戴先生對淞滬戰場上的補救辦法，立刻採取行動，將招商局的護航大隊喻耀離所部四百多人，組成巡查大隊，分成若干小組，歸京滬警備總司令部指揮，負責偵捕漢奸，保護電線橋樑，防空監視，嚮導新增援的部隊進入陣地，救護傷患，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為了和京滬警備總司令部密切聯繫，特別調憲兵司令部政訓處長張炎元到上海工作，擔任駐警備總司令部的聯絡參謀，劉戈青擔任交通，每天騎摩托車和他聯絡，傳遞情報。警備總司令張治中幹了不久，即調朱紹良，最後為張發奎。司令部先設南翔，後遷眞茹，最後遷往青浦，始終沒有遭敵空軍轟炸，可見保密工作做得不差。張炎元一直工作了三個月，到上海撤退，才回到憲兵政訓處。

為了加強淞滬抗戰力量，戴先生奉命發動上海的民衆力量，組織一支上海的游擊部隊，協助國軍作戰。他計劃組織五個支隊，特務處在京滬一帶的工作同志，可以組成一個支隊又一大隊，愛國青年也可以組成一個支隊，其餘三個支隊六七千人，就必須發動地方力量。他先派余樂醒、張業、阮清源、文強、周醒予、劉戈青六人分成三組，實地調查浦東、川沙、南滙、奉賢等縣實際情況。

八月十五日晚上，戴先生在法租界華格臬路杜月笙公館，同杜月笙商量。戴先生說：「月笙哥！我們必須在上海組織一支別動軍，協助國軍作戰。」

「大概需要多少人？」杜月笙問。

「至少一萬人。」

杜月笙聽說突然召集一萬人，組織部隊，有些不敢相信，非常詫異。經戴先生給他解釋，他的同志和青年學生有三千人不成問題，實在需要的不過六七千人。上海有兩百萬人，不少熱血愛國青年，只要他的學生陸京士和朱學範出來號召，各工廠的工人會起而響應，轉眼可以成軍，沒有甚麼困難。杜月笙眞佩服他想得週到，一聽解釋，也就不覺得困難了。戴先生又告訴他，先組織「蘇浙行動委員會」，委員會之下組織「別動軍指揮部」，指揮五個支隊和一個特務大隊。

「蘇浙行動委員會」由上海軍政要人和社會名流組成，委員爲吳鐵城、俞鴻鈞、宋子文、貝祖貽、錢新之、杜月笙、楊虎、張治中、俞作柏、張嘯林、劉志陸、吉章簡、蔡勁軍和戴先生。戴先生兼書記長，負實際責任，下分機要、總務、偵諜、軍事、技術、調查、交通、宣傳八組。劉志陸任別動軍總指揮，下轄五個支隊一個特務大隊，第一支隊司令何行健，第二支隊司令陸京士，第三支隊司令朱學範，以上三個支隊，由杜月笙的幹部和工人編成，每支隊三大隊和一個特務中隊。第四支隊司令張業，特務大隊長趙理君，由戴先生的同志編成，編制和一、二、三支隊同。第五支隊司令陶一珊，由愛國青年編成，轄五大隊和一個特務中隊。一切按照戴先生的計劃，進行順利迅速，轉瞬成軍。

爲了訓練幹部，在青浦和松江成立了兩個訓練班，蘇浙行動委員會技術組組長余樂醒兼青浦訓練班副主任，前情報局副局長王仲青就是青浦訓練班最知名的。松江訓練班副主任調汪祖華擔任，他到達上海的時候，戴先生正在發高燒，住在一家醫院裡，他到醫院裡請示訓練方針，戴先生從病牀上爬起來，搖搖幌

我們的軍事缺點太多，戴先生對淞滬戰場上的補救辦法，立刻採取行動，將招商局的護航大隊喻耀離所部四百多人，組成巡查大隊，分成若干小組，歸京滬警備總司令部指揮，負責偵捕漢奸，保護電線橋樑，防空監視，嚮導新增援的部隊進入陣地，救護傷患，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爲了和京滬警備總司令部密切聯繫，特別調憲兵司令部政訓處長張炎元到上海工作，擔任駐警備總司令部的聯絡參謀，劉戈青擔任交通，每天騎摩托車和他聯絡，傳遞情報。警備總司令張治中幹了不久，即調朱紹良，最後爲張發奎。司令部先設南翔，後遷眞茹，最後遷往青浦，始終沒有遭敵空軍轟炸，可見保密工作做得不差。張炎元一直工作了三個月，到上海撤退，才回到憲兵政訓處。

爲了加強淞滬抗戰力量，戴先生奉命發動上海的民衆力量，組織一支上海的游擊部隊，協助國軍作戰。他計劃組織五個支隊，特務處在京滬一帶的工作同志，可以組成一個支隊又一大隊，愛國青年也可以組成一個支隊，其餘三個支隊六七千人，就必須發動地方力量。他先派余樂醒、張業、阮清源、文強、周醒予、劉戈青六人分成三組，實地調查浦東、川沙、南滙、奉賢等縣實際情況。

八月十五日晚上，戴先生在法租界華格臬路杜月笙公舘，同杜月笙商量。戴先生說：「月笙哥！我們必須在上海組織一支別動軍，協助國軍作戰。」

「大概需要多少人？」杜月笙問。

「至少一萬人。」

杜月笙聽說突然召集一萬人，組織部隊，有些不敢相信，非常詫異。經戴先生給他解釋，他的同志和青年學生有三千人不成問題，實在需要的不過六七千人。上海有兩百萬人，不少熱血愛國青年，只要他的學生陸京士和朱學範出來號召，各工廠的工人會起而響應，轉眼可以成軍，沒有甚麼困難。杜月笙眞佩服他想得週到，一聽解釋，也就不覺得困難了。戴先生又告訴他，先組織「蘇浙行動委員會」，委員會之下組織「別動軍指揮部」，指揮五個支隊和一個特務大隊。

「蘇浙行動委員會」由上海軍政要人和社會名流組成，委員爲吳鐵城、俞鴻鈞、宋子文、貝祖貽、錢新之、杜月笙、楊虎、張治中、俞作柏、張嘯林、劉志陸、吉章簡、蔡勁軍和戴先生。戴先生兼書記長，負實際責任，下分機要、總務、偵諜、軍事、技術、調查、交通、宣傳八組。劉志陸任別動軍總指揮，下轄五個支隊一個特務大隊，第一支隊司令何行健，第二支隊司令陸京士，第三支隊司令朱學範，以上三個支隊，由杜月笙的幹部和工人編成，每支隊三大隊和一個特務中隊。第四支隊司令張業，特務大隊長趙理君，由戴先生的同志編成，編制和一、二、三支隊同。第五支隊司令陶一珊，由愛國青年編成，轄五大隊和一個特務中隊。一切按照戴先生的計劃，進行順利迅速，轉瞬成軍。

爲了訓練幹部，在青浦和松江成立了兩個訓練班，蘇浙行動委員會技術組組長余樂醒兼青浦訓練班副主任，前情報局副局長王仲青就是青浦訓練班最知名的。松江訓練班副主任調汪祖華擔任，他到達上海的時候，戴先生正在發高燒，住在一家醫院裡，他到醫院裡請示訓練方針，戴先生從病牀上爬起來，搖搖幌

幌走到寫字枱前，提起毛筆，寫下「不怕死」三個字，交給汪祖華。這三個字就成了青浦、松江兩訓練班的「班訓」，也成了唯一的訓練方針。除了這兩個訓練班，又在佘山成立了教導團，分別調訓各支隊的隊員，以提高軍事知識和作戰能力。

別動隊的武器，除了由軍方撥給一部分以外，全靠王兆槐從日本倉庫裡搬運回來的槍枝。突然間裝備一萬人，談何容易。但是戴先生顧慮週詳，未成立部隊之先，先令王兆槐去搶運武器。所以這一支倉促成軍的蘇浙行動委員會的別動隊，並沒有感覺到武器缺乏。

## 別動隊奮戰淞滬區

「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因爲對於上海的地形和上海的情況熟習，發揮了很大作用，他們在淞滬戰爭中的作戰情形，杜月笙的總管萬墨林描寫的最爲詳盡，載中外雜誌二十卷第一期：

「十一月九日正午，國軍大隊業已全部後撤，第五十五師只留下一個張旅。守南市的部隊，除了這一旅人外，便是陶一珊、朱學範倉卒成軍的兩個支隊。他們抱必死的決心，利用熟習的地形，和如潮湧來的日軍逐屋作戰。這一些清洪幫弟兄和勞工們組成的義勇軍（陶一珊的第五支隊都是愛國青年不是清洪幫），居然阻遏了日軍猛攻，歷時三天之久，誓死不退，前仆後繼，眞是抗戰史上一項奇蹟。在連續三日鏖戰之中，敵機和重炮從早到晚，連番猛轟，整日硝煙彈雨，烈焰騰空，將人煙稠密，市廛繁盛的南市，所有

的房屋幾乎夷爲一片平地。」

「第三第五支隊共有五千弟兄，由陶一珊任總指揮。作戰最烈時期，戴先生派偵諜組組長周偉龍，買了三萬多個麵包，派人冒著煙火送到南市，供作緊急食糧，五千兄弟便以麵包充饑。隨後戴將軍又派人送來兩百多幅國旗，力戰不屈的孤軍將這些國旗全部懸起，表示他們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

「在華格臬路杜公館，杜月笙先生和他的家人朋友，登樓眺望，見到南市浦東濃煙處處，彈道交織成密集的火網。杜月笙先生一向視他的學生子弟們有如家人骨肉，那三天裏面他焦灼徬徨，目不交睫，紅絲佈滿兩眼。他不斷的眺望南市浦東，不斷的派人前去打聽消息。當他聽說敵軍攻勢越來越淩厲，南市守軍情勢危急，他便愁眉苦臉的在客廳裏往返踱蹀，急如熱鍋螞蟻。」

「杜先生咬咬嘴唇，沉思半響，然後在一廳肅然中，他彷彿下定了決心，轉過頭來，交代我說：『我要跟戴先生通電話，你去聯絡一下。』在電話裏，戴先生同意了杜先生的建議，南市一戰，任務全部達成，再打下去，『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唯有全部犧牲。爲了保全實力，繼續從事游擊，戴先生決定撤退南市守軍，化整爲零，一部份由杜先生設法，進入租界；一部份轉進浦東，另行編組游擊隊伍。」

「當時，戴先生親筆寫好一道命令：『蘇浙別動隊應即放棄陣地，向法租界撤退。』這一道命令，由戴先生面交宋子文，宋子文迅即送交杜先生。杜先生得了撤退命令在手，馬上就派人送到南市十六舖招商局碼頭蘇浙別動隊指揮部。」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在南市作戰的蘇浙別動隊，紛紛奔向法租界。通衢要道、各個路口，都有法國兵和大批巡捕駐守。杜先生派去的兄弟，就站在他們後頭。每跑過一個，解下槍枝子彈，交給法國兵和巡捕，便算恢復自由之身。杜先生的兄弟們立刻迎上去，解衣推食，殷勤慰問。還有聞訊趕來的家屬親友，呼爺喊子，尋尋覓覓。撤退過來的弟兄雖然打了三天三夜仗，却是一個個精神抖擻，神采飛揚，他們儘在訴說打東洋鬼子的經過。他們很振作，因爲他們已經過一生之中最壯闊的一幕。」

「蘇浙別動隊的五個支隊，何行健，陸京士的一、二支隊開赴浦東，他們在浦東建立了游擊基地，往後抗戰八年，他們不斷的與敵週旋。朱學範的第三支隊，一部份撤回租界，後來成爲地下工作者；一部份由俞作柏率領，輾轉退到安徽祁門。唯有戴笠將軍所部改編第四支隊，遭遇最爲悲壯慘烈。他們那一支隊，在上海撤守初期，奉命由滬西挺進蘇州河北岸，佔領戰場要點，死守不退，掩護國軍向蘇州河南岸轉進。他們深入敵軍腹地，孤立無援，雖曾力阻敵軍陣前強渡，擊斃敵軍無數，但是他們在任務達成以後，兩千多英勇的青年，竟然全部壯烈犧牲成仁。」

「第五支隊則跟二、三支隊一樣，化整爲零，轉入地下。從此不斷的與日軍戰鬪，直到抗戰勝利。」

## 忠救軍北方打游擊

戴先生對於華北游擊工作，抱著很大希望，他希望在戰爭開始後，能够在華北發生牽制敵人兵力的作

用。所以，當天津陳恭澍報告建立游擊武力時，高興異常。陳恭澍聯繫有陳維藩和史獄山等部兩千多人，有槍枝七百多支，曾拆毀豐臺附近鐵軌，使敵兵車傾覆。

從戴先生接到陳恭澍的報告，所答覆的電報，可以看出他對此事的高興和希望到了什麼程度。覆電：「兄在數日內，能號召便衣隊及槍枝數百，且有戰區義勇軍可以無條件爲國效力，足徵工作努力，無任佩慰！弟意當此我軍退出平津，大戰即將開始之時，此時最要者，是擾亂敵方之工作。如敵兵車之襲擊，運兵鐵道之破壞，敵兵步哨之襲擊，敵軍彈藥糧秣之燒燬，漢奸之制裁，與夫在敵方民意之表現，如散發抗日救國傳單，對敵士兵之宣傳等等。目前急應在平津及附近一帶，到處發動，使敵不安。同時在國際間表現我中華民族斷非弱者，決不屈服也。最要者，是希望有眞實動作之表現，與所報之人槍，確有把握也。此事係吾人對領袖信用攸關，務請吾兄切實考查，詳確電示。如眞有把握尚有實力，則每人每月十五元之生活維持費，弟所擔保也。」

從這份電報也可以看出，戴先生對敵後游擊工作，指示是怎樣詳盡，同時也可以看出，他對天津的報告，並不十分相信，所以一再叮嚀：「希望有眞實動作表現」，「人槍確有把握」，「對領袖信用攸關」。

接着委任王天木和陳恭澍爲灤榆游擊司令與副司令，給他們的電報：「……(2)此間別動隊因成立未久，缺乏訓練，至無成績表現，弟甚爲焦急，刻正在積極訓練中也；但仍挑選一部份擔任擾亂敵軍任務。(3)

委座已明令委任兄等爲灤榆游擊司令，請即著手組織，切實掌握各部，作種種擾亂敵方，破壞敵方之工作，唯一效忠國家之辦法也。(4)對華北忠勇有爲之份子，務請多多羅致，並須就地加以短期訓練，以備下級幹部之用。……」

後來灤榆游擊隊改名爲忠義救國軍北方支隊，仍以王天木、陳恭澍爲正副司令，王撫洲爲政治部主任。二十七年四月四日戴先生給王天木和陳恭澍的電報說：「……撫洲兄應請其多擔任幹部之政治訓練，對現有各部之情況，必須澈底明瞭，由情感之連繫，進而作主義之結合，掌握確實，則運用自如矣。……」

王撫洲想以他個人的關係，在離鐵路線較遠的南宮縣，以縣警察隊爲基礎，擴編爲一千人的基本隊伍，再聯絡平原、恩縣一帶的張棟臣、李娃娃等部，在冀中建立一支忠義救國軍的強壯的北方支隊。

共產黨要控制華北的敵後地區，他們深怕忠義救國軍在北方生根，破壞了他們獨佔的企圖。知道王撫洲在南宮有活動，又知道張棟臣、李娃娃和他有聯繫，以數倍的兵力，下了太行山，一夜之間，穿越平漢路，突襲南宮縣，這支脆弱的武力，被他們繳械併吞了，回頭又解決了張棟臣，盤據在這一帶。這是抗戰以來，共產黨吞併抗戰部隊的開始，也是和忠義救國軍作對的開始。

而灤榆方面，也並不如戴先生所希望的那樣，一來因爲王陳沒有親自到部隊去，在天津租界來指揮，有些不切實際；另一方面沒有做好民衆工作，地方基礎並不鞏固，在敵人和共產黨夾擊的情況之下，不容易存在。在當時參加這一項抗日武裝活動的知識青年，的確不少。張大夏先生在中外雜誌二十一卷第二期

就會說過：「至於連以農老師」，從四月間我回天津時，就失掉聯絡。一直到一年以後，才聽說他參加了忠義救國軍，在遷安、盧龍一帶作戰陣亡，為國犧牲了。」

戴先生對於忠義救國軍北方支隊的失敗，去電安慰王天木和陳恭澍：「宥巳、陷午、陷酉各電所示灤榆游擊隊之經過及目前之情形與今後之辦法，均已領悉。因吾人在華北素無地方之勢力，要創造一個局面一種武力，當然不容易也。但吾人缺乏在農村活動之幹部，致兄等在天津受騙上當，實亦無可諱言也。」

事後檢討整個戰局，假如二十九軍從平津撤退時，留下一個師或兩個師，西上太行山，建立晉冀邊區游擊根據地，吸收敵區青年，組訓地方民衆，擴大地方武力，沿著一千多里的太行山，由北向南發展，不但威脅平漢路西側，可以經常破壞平漢鐵路運輸，必能吸住更多的敵人兵力，來保護鐵路。而且可以阻止共產黨向太行山區發展，張蔭梧、朱懷冰等部也不會被共產黨所消滅。

結果太行山只保留下最南端一小段，林縣的四十軍龐炳勛部，輝縣的新五軍孫殿英部，陵川的二十七軍。三十二年以後，連這點地區也保留不住。

戴先生覺得最為遺憾的，是冀東保安隊反正後，沒有運用得當。設不因二十九軍放棄北平提早了一天，使他們的反正時機沒有配合妥當，而被日軍突襲擊潰，則這一萬人的武力作為華北游擊工作的基礎，必能在冀東，在華北，發生極大的作用。那要比「灤榆游擊隊」可靠的多了。

# 關於十項抗戰信條

「守土有責」應該是每一個地方官吏必須遵守的信條，可是，抗戰軍興，地方官吏能够守土的，少之又少，多半隨着軍隊行動，放棄守土的職責，使廣大地區成爲打着僞軍旗號的地痞流氓所佔據。或者成爲共產黨的溫床，發展成共產黨的武裝根據地，北方的河北、山東、山西北部就是這樣。假使地方官吏懂得組織民衆，組織地方武力，不隨軍隊撤退，在鄉村建立地方政權。不但可以威脅敵人佔據的點和線，進行游擊工作，也不會爲共產黨所佔據，成爲另外一個局面。戴先生憂心如焚，於是提出關於地方行政人員應當遵守的十點建議：

㈠各地督察專員、縣長，在未淪陷前，應切實而有效的動員民衆，協助軍事，發動抗敵工作。

㈡各地督察專員、縣長，守土有責，在淪陷前，應普遍編組地方武力，切實訓練掌握，保衛地方。

㈢各地督察專員、縣長，於縣城淪陷以後，仍應留在縣境之內，領導地方武力與廣大民衆，與敵週旋，或作地下活動，不得擅離職守。

㈣各地地方首長，應於平時就境內險要或僻遠地區，預置根據地，構築工事，儲備戰時物資。淪陷後，應進入根據地，領導地方，號召民衆，對抗敵僞，爭取民心。

㈤各級行政首長，已因地方淪陷，而離開該管區者。應即重新進入管區，重建行政組織，展開活動。

違則重懲，並就地遴選他人接替。

㈥各級警察組織，於淪陷後，應改編爲戰時警察體制，隨同各級政府，負責情報、偵查、間諜、警衞等抗敵工作。

㈦對敵後游擊武力有建樹者，應予納入正式建制，給予番號，和獎勵接濟，派員指導，藉以造成風起雲湧之抗敵力量。

㈧應在陷區發動破壞敵僞交通的行動，着重與軍事有關的道路、橋樑、車站、倉庫、電線等，遲滯敵僞活動，以收牽制之效。

㈨應發動陷區武力，暗殺敵僞首領，破壞敵僞行政，以對抗其「以華制華」之政策。

㈩應在淪陷區，展開爭取青年運動，以對抗敵僞的痲醉與利用。

委員長非常重視這十項建議，認爲是戰時行政方面必須遵守的，交軍事委員會，命令各級地方政府，確實照辦。

已淪陷和將淪陷地區，能依照這十項辦法進行，的確能够收到實效。尤其是軍人出身的地方行政人員，因爲懂得軍事，懂得打仗，發生作用更大，許多鄉鎭因而仍舊控制掌握在政府手中。

## 張子奇保衞電話局

天津因爲有英法租界，敵人還不敢公然侵入，使抗日工作人員稍有保障。爲使華北抗日工作步調一致，行動有效，中央核准成立「華北黨政軍聯合辦事處」，由中統局的張慶恩、軍統局的王天木、陳恭澍、天津電報局局長王若僖、天津電話局局長張子奇、交通部代表何培庭、傅作義的代表黃雲白、李宗仁的代表劉紹襄、紅帮姜般若等組成。因爲共產黨服從中央，參加抗戰，經劉紹襄介紹，有兩名共產黨代表參加。不料開成立會向黨國旗國父遺像行禮時，他們提出臨時動議，反對舉行儀式，觸怒何培庭，擲出茶杯，幾乎把兩個共產黨徒的腦袋打碎。可見共產黨一開始就不是眞團結，以破壞搗亂爲目的。

交通部天津電話局局長張子奇，是戴先生的朋友而兼同志，在敵僞威脅利誘的情勢之下，拒絕敵僞接收天津電話局，艱苦撑持，達兩年之久。敵人甚至因此武裝封鎖英法租界，在抗戰史上，的確是一件不可忽視的偉大事件。

先是華北敵僞組織，爲說服張子奇交出天津電話局，派漢奸潘毓桂任天津僞市長。由英租界工部局董事莊樂峯在他家裡請客，潘毓桂看到張子奇，先拿上日本人來威脅，繼而拿十萬現大洋來利誘，張子奇告訴潘毓桂：「我張子奇無權改變你的主張，要你潔身勇退，擺脫臭名，以保持你那舉人的令譽，不要再跟着日本人跑。但是你也不能要我放棄職守，背叛國家，做出不仁不義的行徑，遺臭萬年。天津是中外顯要社會賢達，富商巨賈薈萃之地，不能看到敵人來臨，就俯首聽命，甘作奴隸，更不能爲了個人安危，就出賣國家的主權。我要爲中華民族爭一口氣，不惜任何犧牲，決心抵抗到底。」

張子奇又告訴潘毓桂：「莫說十萬，就是百萬千萬，也休想收買我。從今天起，我們各走各的路，祇要我張子奇活一天，我就要奮鬪一天，絕不妥協，絕不屈服。」

後來日本憲兵逮捕住在英法租界以外的電話局工程師和工人，來威脅電話局，瓦解電話局，張子奇和員工們不出英租界，使日本人的恐嚇落空。日本軍閥又壓迫英國領事，強迫張子奇移交。

電話局和英租界工部局簽定有合約，英租界負責保障電話局營業安全。當天津英國領事艾利克勸張子奇把電話局交給日本人的時候，張子奇對他說：「你們英國人爲甚麼不把英租界交給日本人接管呢？如果你們把英租界交給日本人，我們的電話局不是自然而然也就由他們接管了嗎？」

「我們英國在英租界有主權呀！怎麼能交給日本人接管呢？」艾利克說。

「你們對英租界有主權，難道我們中華民國對電話局沒有主權嗎？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們既然不願意把英租界交給日本人，爲甚麼要我把電話局交給我們的敵人呢？」張子奇理直氣壯，問得艾利克目瞪口呆，無法回答。

「不是我要你把電話局交給日本人，」艾利克說：「是日本人非要不可。日本人告訴我，如果你硬是不交給他們，他們就要武裝接管。到那時候，我實在無力量來保護你們。」

「問題非常簡單，」張子奇說：「祇要你們大英帝國不怕丟臉，願意向日本屈膝，好意思答應日本人武裝進入你們有主權的英租界，我就不需要你們保護。老實告訴你，我早就準備好了，祇要日本人一動手

，我會把房屋和機器全部炸燬，放一把火燒掉電話局，我願以身殉職，和電話局同歸於盡，絕不讓日本人得到甚麽。到那時後，你們英國人也休想再使用電話。」

張子奇是位硬漢，英國人清楚，日本人也清楚，他們眞怕張子奇和電話局同歸於盡，日本人不敢武裝接管。最後艾利克用調虎離山之計，把張子奇騙到英國領事館，電話局由英租界工部局接管。日本憲兵和漢奸們又進入英租界，打算逮捕張子奇，他實在無法存身，才逃離天津，回到重慶。

## 鄭州的華北辦事處

華北戰況非常不利，平綏路方面，九月十五日大同淪陷，敵人沿同蒲路向南進攻；平漢路方面，二十四日保定淪陷；津浦路方面，十月六日德州淪陷。津浦、平漢、同蒲各線，我軍連續後撤。戴先生爲加強華北前線和淪陷後的工作佈置，在鄭州成立華北辦事處，派梁幹喬爲主任，張我佛負責佈建電臺。

梁幹喬十月八日離開南京，九日抵達徐州，十日到鄭州，石家莊就在這一天淪陷，平漢路戰事很不樂觀。十三日乘平漢車抵臨洺關，徒步北上，十四日到邢臺。當時情景，敵機轟炸後，人民逃避一空；炸死尸體，無人埋葬；潰兵擁擠，情勢紊亂；地方民衆，毫無組織，不能協助抗戰。梁幹喬感覺到動員廣大的民衆，實在是刻不容緩的工作。由邢臺徒步南返，十五日過沙河，當晚到邯鄲。十六日到磁縣，十七日到漳河南岸的豐樂車站，十八日到安陽。他把安陽以北暫編爲四組，命令潛伏工作，不准跟隨軍隊潰退。十

九日佈置安陽到新鄉的工作，二十日返回鄭州，檢討工作。

山西是華北的堡壘，保住山西，就可屏障西北，延長戰爭，達成長期抗戰的目的，所以山西的工作，非常重要。二十三日梁幹喬到潼關，住兩天和陝西的同志會議後，二十五日乘同蒲車北上，二十七日抵太原。不幸娘子關前一天失守。本來同蒲線戰況很不差，堅守忻口，二十九日忻口大捷，殲滅敵人幾近三萬人，郝夢齡將軍戰死。但因娘子關失守，敵人突破東部防線，威脅太原，忻口也就不能久守。梁幹喬對山西工作，作了緊急部署，對太原、晉北、汾陽、長治、臨汾、運城等組工作，加以確實檢討。三十日南下，十一月三日到達西安，商討陝甘寧青工作。五日河南安陽失陷，九日太原失陷，這一天梁幹喬由西安返回鄭州。

梁幹喬爲實行他的全民動員工作，二十六年底回到武漢，離開軍統局工作，調任軍事委員會總政部第二廳副廳長。政治部應該對全民動員工作，有所作爲，但是梁幹喬的計劃並不能實現。

李葉繼任華北辦事處主任，戰事就要擴展到河南，中原關係重要，情報工作必須加強佈署。李葉和副主任李毓楨，電臺張我佛會同河南站站長岳燭遠、副站長王鴻駿，日夜工作。除豫北安陽組組長謝梅村，新鄉組組長尚公望，豫東歸德（商邱）組組長孫敬豐三組外，在黃河以南，於短短的一個多月，又建立或加強了十八個組，十八部秘密電臺。

隴海路六個組：蘭封組，開封組組長王普慶，鄭州組組長張毓孟，氾水組組長劉家漢，洛陽組組長魏

毅生，電臺臺長周汝修，陝州組組長李希純，電臺臺長王和林。

平漢路四個組；許昌組組長尙聿修，漯河組組長盧永修，駐馬店組組長周漢卿，信陽組組長金少吾。

豫西四個組：臨汝組組長張德禎，襄城組組長秦舞基，方城組組長于榮岑，南陽組組長閻俊士。

豫東四個組：潢川組組長李慕林，固始組組長汪逸人，商城組組長黃柏勁，周家口組組長袁朗儒。

李葉工作能力很強，在短暫的兩三個月，河南境內一共建立了二十一個組，二十一部秘密電臺，華北辦事處工作確實，效率高，發揮了特種工作堅苦卓絕的精神。

## 從空中截留楊虎城

二十六年王立生任江西站站長，謝厥成任副站長，辦公機關設在南昌河東會館一一二號。有一天接到戴先生的電報：「不久將有某要人來南昌居住，請兄速覓租房屋一幢，以環境幽靜之獨立住宅爲宜。房租多寡勿計，並盼妥予佈置。」

不到三天，租妥南昌新住宅區二緯路一號，兩層樓的花園洋房一幢，佈置妥當，並僱妥廚師女傭各一人。八月中又接戴先生電報，囑預備轎車兩輛，於二十日上午十時，約同南昌空軍教導大隊長毛邦初及謝厥成到新飛機場迎接。至時，戴先生率隨員五人從一架道格拉斯飛機下來。其中一人，身軀碩偉，衣藏青西服，口啣雪茄。戴先生和毛邦初、王立生、謝厥成握手。然後戴先生、毛邦初、王立生及某要人乘一車

，謝厥成和某要人隨員王更生，及戴先生警衞乘一車，到河東會館辦公處。

「你知道他是誰？」上樓以後，戴先生突然笑問謝厥成。

「不知道！」謝厥成說。

「傻瓜！傻瓜！」戴先生連連搖着頭說。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楊虎城吧？」王立生插嘴說。

「對啦！對啦！」戴先生點頭說；「快去把他的行李檢查一下！」

王立生檢查結果，手提包裡有一支四吋的左輪拿到樓上，交給戴先生。

「歷史眞是會重演的！」戴先生很感慨地說：「去年西安事變，我到西安，一下飛機，就被扣押，楊虎城收去我的一支左輪。今天雖不是『原璧歸趙』，總算也是支左輪，眞所謂天道報應，歷歷不爽。」

吃完晚飯，楊虎城遷入新居，生活極爲舒適，就是不能走出房外。爲解除他精神上的苦悶，戴先生指定王蒲臣、謝厥城、譚良譜同他打麻將，後來又把他的太太謝葆眞從西安接到南昌，並未與楊虎城同住一處。謝爲共產黨，相當潑辣，因爲不滿意一切，裝瘋賣傻，用剪刀亂剪頭髮，頭撞墻壁……當時王蒲臣的眷屬也在南昌，戴先生就命王蒲臣夫婦照顧謝葆眞，王蒲臣爲方便起見，曾經請調蔡霞光同志來南昌協助照料，謝葆眞曾奉准在王蒲臣家走動、王蒲臣第三個兒子王淸臨謝葆眞頗爲喜愛，要他做她的乾兒子，王蒲臣爲了要使她心神安定，也就答應了她。直到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馬當失守，敵機日夜空襲南昌，才

移往貴州息烽。

楊虎城怎樣從空中截留的？爲甚麼要截留？

西安事變後，東北軍雖然調離西北，楊虎城也離開軍隊出國，但是楊虎城舊部孫蔚如繼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後，仍和共產黨有密切聯繫，楊虎城在國外往來的人又多半是共產黨份子，戴先生了如指掌。楊返國的行動秘密，原擬由巴黎經蘇聯、新疆，回到陝西。後改經香港飛武漢，再往陝西，將有所作爲。抗戰軍興，西北爲抗戰的大後方，楊虎城回到西安，再和共產黨勾結，一定危及西北大後方，故必須阻止他返回西安。

戴先生偵知楊虎城的行程，和在香港的飛機聯繫好，抵達長沙，藉口加油暫停。戴先生雖在「八一三」淞滬戰起，組織蘇浙行動委員會，忙着抗戰，仍然飛往長沙，在楊虎城坐的飛機停飛後，率同行動人員，登上飛機，改飛南昌。因爲這一處置在抗戰八年中，安定了西北，關係極爲重要。

## 曾澈和抗日殺奸團

天津區區長曾澈兼任天津復興社特務幹事，七七事變後，復興社停止活動，曾澈就把天津復興社的一部份青年同志組織起來，成立了「抗日殺奸團」，簡稱「抗團」。以「抗日殺奸，復仇雪恥，同心一德，克敵致果，」十六字爲團訓，展開和敵人漢奸勇猛搏鬭。曾任石家莊站站長的張桐崗在臨澧訓練班學會爆

破技術，回天津後，負責指導技術工作。

參加「抗團」的青年同志，好多是英租界耀華中學的學生。耀華中學校長趙俊達是一位英國留學生，正直謙虛，熱愛國家的教育家，敵人認定他是抗日份子，唆使漢奸們在他的住宅門口暗殺了。因此更增加了「抗團」同志們的復仇情緒，和敵人漢奸們勢不兩立。

「抗團」名符其實，對於抗日殺奸毫不含糊。特一區棉花堆棧，囤積著敵人搜刮來的很多棉花。棉花不但可以紡紗，而且是製造火藥的重要原料。這些棉花正在等候船隻，將運回日本。抗團的同志不願意這些物資資敵，放火燒掉。他們先在棉花上澆上汽油，然後點火，所以燒的非常徹底，使敵僞無法消防灌救。這場大火，燒得大快人心，燒得敵人憤怒痛恨。海光寺日本兵營，萬國橋三井洋行他們也投過炸彈，埋過炸藥，使敵人深深感覺到武力侵略，並不能壓伏人心。

他們的殺奸工作，使天津的漢奸們個個膽戰心驚，一時歛跡，不敢囂張。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有一天夜裏，幾位「抗團」的青年同志在聽廣播，突然聽到有人在罵蔣委員長，他們非常生氣。敵人開始侵略的時候，誇下海口，三個月滅亡中國，現在打了一年五個月，敵人越打越沒有辦法，騎到老虎背上，下不了臺。我們却越打越強，就是因爲委員長蔣公領導全民，決心抗戰到底的原因。任何一個有心肝的中國人都不應該說委員長的半個不是，更何況咒駡呢？第二天早報上刊出昨天廣播咒駡委員長的是市商會長王竹林，這個傢伙正是和敵人組織「中日經濟提携協會」，破壞法幣信用，爲敵人出力賣命，危害國家

利益，罪大惡極的大漢奸，他們決心除去他。

抗團的同志分批出去調查王竹林的一切情況，吃晚飯以後不久，有一位同志回到團部報告，王竹林正在一家飯館裡請客。兩位同志帶了兩枝手槍，每人踏了一輛脚踏車，踏到那家飯館附近，準備下手。一會兒，宴客完畢，王竹林送客人走到門口，正準備上汽車，抗團的這兩位同志每人打了一槍，王竹林倒了下去，沒有再爬起來。他有兩個保鏢，聽到槍聲，也趕快爬在地上不敢動彈，保鏢有什麼用處？街上的人聽到槍響，亂做一團。那兩位同志目的已達，騎上脚踏車，飛也似的跑掉，幹得乾淨俐落。

另外一個漢奸是僞聯合準備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程錫庚。他是天津金融界的領袖人物，不但在經濟作戰方面替敵人出力不少，而且替敵日策劃，強迫英租界交出我們交通銀行所存的大批白銀。這個漢奸太可惡了，戴先生命令會澈予以制裁。程錫庚自己知道做漢奸有隨時被殺的危險，戒備森嚴，平時很少出門。抗團同志調查的結果，在出門上汽車的時候，迎頭痛擊；或在路上攔擊，都不可能，不容易達成任務。後來調查清楚，程錫庚喜歡看電影，只要上演新片，一定要去電影院觀賞，於是決定在電影院下手。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春天，一個星期六下午，平安和大光明兩家戲院分別放映蘇夷士和庚戈丁兩部好片子，他們料定程錫庚非看不可，但不知看那一家。只好分成兩組，守候在兩家戲院附近偵察，果然程錫庚和太太乘坐一六〇四號汽車，到大光明看庚戈丁，守候的同志趕快報告團部。於是，祝宗樑、袁漢俊、劉友琛、馮健美、孫惠書五人懷著手槍買票進入大光明。程錫庚習慣坐在樓上，四位同志上樓，一位在

樓下接應。另外一位女同志，僞裝去找他，銀幕旁邊映出「程經理錫庚外找」。

程錫庚看到有人找他，猛然站起來，他的太太非常機警，趕緊把他按下去。祝宗樑正坐在他後面，看的很清楚，立刻給了他四槍，結果了這個大漢奸的性命。沒有想到戲院的秩序並沒有紛亂，經過和俄國人、瑞典人搏鬪，才安全撤出大光明戲院。

事後英租界逮捕了四個人，是從事打游擊的，實際上和打死程錫庚毫無關係。日本人硬要引渡這四位抗日英雄，英國人毫無道義，頂不住日本人的壓力，終於把這四個人當作兇手，引渡給日本人。祝宗樑幾個人打死漢奸以後乘船南下，經香港，去了重慶，在報上看見英租界引渡四人的消息，非常生氣，跑到香港向英國當局自首，程錫庚是他們打死的，爲甚麼引渡四位無辜的中國人？他們的勇敢懾服了英國人，香港當局也覺得他們英國丟臉，硬不承認他們是兇手，拒絕接受自首，把他們趕出香港。

二十八年秋天，曾澈在英租界被敵憲兵捕去，同時被捕的還有組長陳資一，軍事專員鄭恩普等，後來繼任區長倪中立也被逮捕，除鄭恩普外，都被殺害，壯烈成仁。

二十九年八月抗團同志馮運修正在北平家裏，北平警察局特高科科長袁圭和日本憲兵前去搜捕，他在樓上持槍拒捕，把漢奸袁圭擊成重傷，滾落樓下。又擊斃敵僞憲警三人，自知不能幸免，在樓上高呼！「馮運修爲國盡忠了，死而無憾！蔣委員長萬歲！」然後飲彈自盡。

以後抗團的工作，由孫若愚等負責，繼續進行抗日殺敵的工作。

# 蘇俄拒絕李杜假道

「九一八」瀋陽事變發生，丁超、李杜和馬占山都成了全國景仰的抗日名將。當時丁超以旅長兼濱江鎮守使，李杜以旅長兼依蘭鎮守使。他們不願意做依靠敵人生活的漢奸，起而抵抗侵略，幹的有聲有色。於是丁超、李杜名震全國。不過他們的那點力量，絕不是日本軍閥的對手，又不懂游擊作戰，抵抗一時則可，長久作戰，就不可能了，他們的抵抗終於失敗。李杜和馬占山輾轉回到內地，馬占山還保存了一部份實力，駐防綏遠。

「八一三」淞滬戰起，和平已到絕望時期，犧牲也到了最後關頭，中國進入全面抗戰。戴先生感覺到展開東北工作，十分重要，尤其組織東北游擊隊，擾亂敵人後方更為必要。於是和李杜、李果諶、吳幼權、吳安之在上海開會商討，決定由他們潛往東北，建立一支龐大的游擊部隊。李果諶是游擊專家，由他擔任李杜的參謀長，一定可以在東北發生很大作用。

吳幼權的父親是前黑龍江督軍吳俊陞，於十七年和張作霖一同被日本關東軍炸死於皇姑屯。殺父寃仇，不共戴天。吳幼權決心回到東北，聯絡他父親的舊部，以報家仇國恨。吳安之為吳俊陞的親信舊部，關係良好，號召力量很大。加上李杜將軍抗日威名和李果諶的游擊知識，游擊經驗。一同回到東北，大有可為。李杜決定由蘇俄進入東北，再通知吳幼權他們跟進。李杜的想法，蘇聯既然表示支持中國抗戰，他去

假道，應該沒有問題。沒有想到蘇俄和日本同樣是狼子野心，對中國的侵略目的一致。假如李杜在東北紮了根，有了力量。將來史達林侵略東北，不是多了一層障礙嗎？所以，李杜到了莫斯科，要求假道，被史達林一口拒絕了。李杜留在蘇俄，既不能前進，又不願離開。戴先生的偉大計劃，就這樣擱置起來。

李果諶去東北的計劃不成，想藉十三軍的關係，以山西爲基地，建立一支華北游擊隊，以牽制華北的敵軍，也是很必要的。湯恩伯和李果諶是日本士官學校第十八期同學，當時他的名字是李國琛，湯恩伯委他爲十三軍游擊司令。他的軍事知識和他的能力，共產黨知道的很清楚，他的計劃一旦成功，華北的廣大敵區將被他控制。那麼共產黨想藉抗戰擴充武力的企圖，勢必受到阻礙。而他在山西開始組織游擊隊，晉軍的許多幹部都想投到他的麾下，因而引起山西當局的恐懼和猜忌。

當時正是共產黨分子和第二戰區合作的密月時期，共產黨份子薄一波、戎伍勝、韓俊、張文昂等都成了閻司令長官的新軍幹部，爲他訓練新軍。他們都排斥李果諶，鼓動閻司令長官出面，強烈反對。湯恩伯迫於情勢，不敢得罪閻司令長官，發表聲明，否認李果諶是十三軍游擊司令。李果諶成了黑牌司令，在山西存身不得，祇好走路。跟他工作的張存仁和侯定邦已經在晉西北集合了五百多人，在臨縣被傳作義的部隊繳了械，張存仁和侯定邦也被第二戰區關起來，十三軍游擊隊就像曇花一現。

第二年，二十七年冬天，薄一波等新軍叛變了閻司令長官，共產黨輕而易舉獲得四十個團的兵力，盤據了山西北部和東部廣大地區，打通從延安到河北和山東的戰略路線，在五臺成立了晉冀察邊區政府。假

如李果諶的十三軍游擊隊不被迫取消，會在河北和山西生根，那麽晉北和河北也許不會被共產黨所獨佔，勝利以後的局勢，也會好一些。

## 王兆槐逮捕韓復榘

抗戰開始，九月十一日軍事委員會劃津浦線爲第六戰區，任命馮玉祥爲戰區司令長官，指揮津浦線方面的戰事。馮玉祥與高彩烈到了濟南，滿以爲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兼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是他的舊部，必能得心應手，指揮裕如。沒有想到韓復榘對他冷淡的出奇，好像根本不知道他還做過他的長官，簡直不賣他這個戰區司令長官的賬。馮玉祥氣得要死，離開濟南，退到泰安，暢遊泰山，不再幹這個空頭司令長官了。

韓復榘沒有想到日本軍隊會向山東進攻，因爲他和土肥原早有勾結，日本軍閥計劃成立魯中國，讓韓復榘做「魯中王」。他被魯中王的迷夢衝昏了頭腦，以爲日本人不會侵犯他的魯中國。他沒有想想，日本軍隊不佔領山東，能够打通津浦路嗎？

因爲日本軍隊沿津浦路南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二月二十四日韓復榘自動放棄濟南，三天後二十七日敵軍進佔濟南，韓復榘的部隊沒有放過一槍，整個山東就丟掉了。馮玉祥對這個不肖舊部，痛恨萬分，力主嚴辦，以維持紀律。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十一日戴先生奉到委員長拿辦韓復榘的命令：「山東省政府主席兼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不遵命令，放棄守土；勒派烟土，強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繳民槍，罪大惡極，無以復加。着即革除本兼各職，拿交軍法執行總監，依法懲治，此令。」

不辦韓復榘，軍紀蕩然，怎樣繼續抗戰呢？但是他手握重兵，一紙命令可以逮捕嗎？他能不加抵抗嗎？如果逮捕不到，消息走漏，他會挺而走險，率部投降敵人，造成很危險的局面。所以不能不投鼠忌器，祇能誘捕，不能打草驚蛇，公開逮捕。

濟南失陷半個月後，委員長在開封召開軍事會議，韓復榘也被邀參加。戴先生爲達成任務，決定利用開會期間，着手逮捕，可以不動聲色，不生枝節，最爲妥當。他和王兆槐及行動人員十二人，先從漢口北上鄭州，再轉往開封，布置一切。當戴先生抵達鄭州的時候，和鄭州警察局長楊蔚談話，楊蔚不滿意韓復榘不戰而放棄濟南，說了許多話，被戴先生予以申斥，反而對韓復榘極表推重，弄得楊蔚莫明其妙，心裡實在有些不太服氣。戴先生還要他爲韓復榘準備行館。

韓復榘爲他自己安全，不得不戒備森嚴。這一次到開封參加軍事會議，乘了一列專車，帶着一團人來保護，隨身還有一連持木殼槍的衞隊，如臨大敵。自以爲這樣戒備，安全就不會發生問題。

逮捕韓復榘的任務，由王兆槐全權負責，不過茲事體大，他隨時請示戴先生。軍事會議開會不久，突然發出緊急警報。停在車站的列車，躲避警報，都駛離車站，韓復榘的專車自然也開走了。一團部隊離開

車站以後，很容易地被解除了武裝。韓復榘的衞隊連當然不能跟着他進入會場，也在警報聲中被繳了械，韓復榘蒙在鼓裡，一點也沒有發覺。時間是晚上八點多鐘，警報解除，與會的將領們走進休息室，先進去的人感覺到氣氛不對，知道今天晚上會發生事故。一會兒，韓復榘也走進休息室，王兆槐率領的同志迎上去，一邊一個，扶攙着他，迅速離開休息室。這時車站上等候着一列專車，車箱不多，專車上有湯恩伯的一連士兵。王兆槐陪着韓復榘登上專車，立刻指揮開車。這列專車眞够神氣，不論經過大站小站，都不停車，一直開到漢口。

載運韓復榘的專車離開開封，軍事會議繼續開會，才宣佈了韓復榘不遵守命令，失地誤國，已經逮捕，韓復榘的部隊由孫桐萱統率。孫桐萱參加過廬山訓練，忠於國家，早就不滿意韓復榘所作所爲。所以，第三集團軍不因韓復榘被捕，發生絲毫問題，而且成爲堅強的抗戰部隊。

王兆槐陪着韓復榘到了漢口，住在一棟兩層樓房的樓上，陪他下棋聊天，十分優待。他向王兆槐許下很多願，將來如何，如何，王兆槐表示感謝，一一接受了。審訊韓復榘的會審法庭，由七位將官組成，何部長應欽任審判長，徐源泉、秦德純等陪審。前後開庭三次。韓復榘曾要求晉見何部長，何部長也單獨接見了。最後判處極刑，一月二十四日在漢口伏法。

抗戰以來，李服膺因大同失守，被處極刑。有人說李服膺不戰而失大同，奉有命令，死得寃枉。同時李服膺也沒有韓復榘所處的地位重要，大同也比不上濟南。所以韓復榘伏法，才眞正收到殺一儆百的效果

。韓復榘自以爲聰明，握有實力，放棄濟南，放棄山東，中央對他無可奈何。這樣的驕兵悍將，明正典刑，不但維持了國家的紀綱，同時也提高了士氣。帶兵的將領再不敢貪生怕死，藐視國法。緊接着就是臺兒莊大勝，能說不是韓復榘伏法的間接效果嗎？

王兆槐負責逮捕一個帶着一團部隊，一連衛士的方面大員，省政府主席，乾淨俐落，神不知，鬼不覺，不發生絲毫波折，完成任務，也提高了國家的尊嚴和權力，使那些不尊重法紀的人有所畏懼警惕。

## 軍委會調查統計局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九月，軍事委員會成立調查統計局，將戴先生領導的機構列爲調查統計局的第二處，實際上，仍然是復興社的特務處，各地負責同志多兼任復興社當地支社的特務幹事。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抗日戰爭從北方擴展到上海，淞滬浴血抗戰，就經過三個月，粉碎日本軍閥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迷夢。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特務處一部分移往長沙，一部分移往武漢。爲處理情報迅速，隨時呈報委員長，成立隨節辦事處，專負責處理情報。隨節辦事處這一個機構，在盧溝橋事變一開始，戴先生就決定成立，他給鄭介民的電報：「盧溝橋事件，恐無和平解決之望。本處職掌情報與鎭壓反動，將來大戰開始，情報之工作固須加強進行，而環境之困難，必數倍於今日。同時敵探與漢奸之活動，必更活躍，本處爲求工作不至因大戰開始，受其阻礙，並希望有更好之成績表現計，請兄等卽召集各科股負

責同志，會商戰時工作之佈置與通訊之加強。至『隨節辦事處』人員與電臺等，亦請詳細規劃，而各重要地區之行動工作，亦須加強也。」

隨節辦事處緊隨委員長行動，政府遷移武漢後，隨節辦事處卽在武昌前行營內辦公，由剛從德國回國的唐縱負責主持其事。下分軍事、黨政、統計三科及譯電室，何芝園任統計科長，他長於校對，凡呈報委員長的報告，都要經過他校核。假如原稿錯一個字，如綱領的「綱」字誤寫爲「網」字，就算錯誤一次，一個月錯誤十五次，就要警告一次。

二十七年初，北方的重要城市北平、天津、保定、石家莊、張家口、歸綏、太原、濟南、青島、南方的上海、南京、鎭江、蕪湖相繼淪陷，可是特務處在各淪陷地區的秘密電臺暢通無阻，各地的軍事情報源源而來，每天呈報委員長的情報，總在好幾十件以上。

隨節辦事處最辛苦的工作要算譯電室的劉傑和李良駕，他們兩位負責修改錯誤。因爲特務處的密碼本子非常嚴密，容易錯誤，必須經過研究改正，否則這件情報就沒有用了。一個重要的字，絕對不能錯誤，尤其是地名，必須弄清楚，不能有半點含糊。比如「漢」字底下一個字有疑問，究竟是漢口的「口」字？漢陽的「陽」字？還是漢川的「川」字？必須是四個電碼比較接近那一個字，如果對了三個電碼，可以確定是這個字，如果對了兩碼，錯了兩碼，也還勉強可用。好多錯誤經過劉傑和李良駕研究，才不讓一份電報失效。可是這種改錯工作，眞够辛苦。

二十七年八月，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組，原第一處改為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即中統局）。原第二處擴展為軍委會調查統計局（軍統局）由賀耀組任局長，戴先生任副局長，負實際責任，受第六部指揮。

軍統局的組織比特務處的組織擴大許多，由原來的科股兩級制，改為處科股三級制。計四室、四處、一委員會，改書記長為秘書主任，由鄭介民擔任。秘書室設文書、譯電、編制、總務四科，督察室主任傅勝籃，會計室主任徐人驥，技術室主任余樂醒，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劉啓瑞。第一處處長楊繼榮，下設人事、交通、訓練、警務四科。第二處處長何芝園，下設軍事、政治、國際三科。第三處處長劉培初，下設行動反間、司法兩科及特務隊。第四處處長魏大銘，下設業務、工務、偵收三科。以上是特務處改為軍統局當時的組織陣容。

## 用人標準重才尚公

因為戴雲林的事情，戴先生曾兩次電蘭州警察局局長馬志超：

「弟於條日曾回江山一行，已於日前回滬，準今晚入京，後天飛廬。佳亥電早已奉悉，以事忙遲復，至歉！竊念事業之成敗，關乎用人得失甚大！兄過去在西安工作，所以毀譽參半者，其中用人失察，實一大原因也。兄此次出長蘭局，良不容易，萬希破除情面，用人必求才而賢者任之，否則無論

有如何之關係與歷史者，兄均應摒絕而不予錄用也。吾人以身許國，從事革命，弟誓不以私害公也。雲林如不能安分守己，盡忠職責，請即撤職。否則，兄非愛弟，實害弟也、弟決不爲兄恕也。」

「魚電早已奉悉，因日來事煩，致遲奉復，至歉！事業之成敗，全繫乎用人之得失；而待人處事，須重理智。吾人今日做事，機會固屬難得，而環境實異常險惡，稍一不愼，則失敗立見，不僅無以副校座之期望，且將無立足餘地矣。弟十餘年單槍匹馬，奮鬪出來之成績，誓不肯爲一兄弟而損壞也。務請兄面加痛責，此後對外，不准作任何活動。尤望兄詳考其生活，嚴稽其進出。兄如再庇護，弟不僅不爲雲林恕，實不能諒解兄也。」

從這兩份電報，可以看出來：㈠戴先生非常注意用人得失，認定關係事業成敗，絕不能以私害公。㈡雲林是戴先生的親兄弟，在蘭州警察局工作，不知出了甚麼紕漏，戴先生要馬志超限制他對外活動，嚴稽進出。戴雲林這個人說話有些不太知道深淺，對事有些不太知道分寸，好像帶些狂妄。譬如同志們背後提到戴先生，習慣以「老闆」代替，但是戴先生對這種稱呼，並不以爲然。而戴雲林却洋洋得意，以「二老闆」自居。戴先生對自己的親兄弟了解得最清楚，不願意因他損壞了十多年奮鬪出來的成績。所以告訴馬志超，如再庇護，不僅害了雲林，他也不會諒解的。

戴雲林跟着馬志超工作，有馬負責約束，戴先生雖不放心，還沒有太多的顧慮。後來馬志超推薦他做了縣長，戴先生就不放心了，怕他闖下大禍，無法收拾，立刻把他叫到重慶，送回江山，再不准他外出工

作。馬志超原是好意，却把戴雲林害回老家了。

過了幾年，戴先生到東南視察工作，路過江山，回保安去看戴老太太。當時東南辦事處在江山峽口，由毛萬里負責，他聽說戴先生已回到家裡，趕緊去保安晉謁。他到達戴先生家裡，聽到戴先生正和戴雲林在屋裡談話，不敢驚動，於是坐在客廳裡，聽見兄弟兩人正在爭辯，聲音很高，聽得淸淸楚楚：

「兄位居要津，部下遍及全國，獨無我戴雲林揷足之地？」戴雲林說。

「我所要用的人，不是你這類人；我範圍再大，也不能用你。」戴先生回答。

「好！」戴雲林說：「你如果不用我，我自己可以另找出路。」

「難道你想當共產黨嗎？」戴先生厲聲申斥：「如果是，我必先殺了你！」

「你們兩個不要吵了！」戴老太太一面說話，一面開門，看見毛萬里坐在那裡，回頭對戴先生說道：

「萬里在等着你！」

這一段對話是毛萬里親耳所聞，戴先生用人，取其所長，對人誠懇，所以人人願意爲他效命，他絕不徇私，不以私害公，連他自己的親兄弟也不用，所以他的事業絕不失敗。

## 姚塭內移民免淡食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夏天，財政部江蘇五屬稅警局局長史春森，在武昌晉謁委員長，計劃以稅警爲

基礎，在江蘇打游擊。江蘇五屬即清代松江、太倉、鎮江、江寧、蘇州五府所屬的各縣。他對這一帶的地形、風土、人情非常熟習。在這一帶打游擊很有把握。他正在等候晉謁委員長的時候，遇見戴先生。當民國十七、八年史春森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交際科長的時候，戴先生為聯絡參謀，他們就已經建立深厚的交情。

「我正在找你！」戴先生聽完史春森敘述打游擊的計劃以後說：「抗戰是長期的，沿海地區先後淪陷，後方食鹽大成問題。你要知道，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食鹽是民生不可或缺的，老百姓一天都離不開，所以把敵區的食鹽運到抗戰的大後方，非常重要，這一件既重要而又艱巨的工作，除你而外，恐怕再找不到第二人了。至於打游擊，那是人人個個都可以幹的，何必要你去幹？我不贊成你去打游擊。」

史春森聽完戴先生這一席話，心想：「戴雨農是特務工作的責負人，對敵作戰，敵前敵後的工作，已經夠他忙碌，老百姓有鹽吃，沒有鹽吃，和他有什麼相干？然而他却注意到關係民生最重要的食鹽，眞是一位愛國愛民的好官吏。自己幹了好幾年稅警局長，和食鹽運輸，有著密切關係，放著份內的事情不幹，却要去打游擊，不是捨本逐末嗎？」

「好的，」史春森很慷慨的說：「我接受你的意見，不論怎樣困難，我都去幹。」

「浙江餘姚好像有不少存鹽？」戴先生說：「如果全部運到後方，對於抗戰的貢獻，不比打游擊更偉大嗎？」

「是的！」史春森很奇怪，戴雨農的本領眞大，連餘姚有存鹽，他都知道，說道：「餘姚和岱山現在存放著五百萬擔現成的食鹽。」

「我看你不必等著見委員長了，」戴先生說：「還是趕快回上海進行這項偉大的工作吧！我可以通知我派在南京和上海的負責同志幫助你。你有什麼困難，我負責爲你解決，重要的電報可以交給他們代你拍發。」

姚鹽內運須要經過兩道手續，先用大船運進吳淞口，在瀏河鎭入厫（食鹽倉庫），再用小船，由瀏河裝船，分別運往安徽的郞溪和浙江的嘉善。經過這兩條運輸路線，須懂得潮汐，和沿途的情形。史春森回到上海，先運用過去做引岸工作的商人，組織了一個通源公司，以爲掩護，他坐鎭上海秘密指揮，進行姚鹽內運工作，進行的非常順利。

到了二十九年（一九四〇），滬西極斯斐爾路七十六號僞上海特工總部李士羣的魔掌伸進租界，要接收史春森的稅警局。他把情形報告戴先生，想停止姚鹽內移工作，但他接到的指示：「姚地遺鹽尙多，亟應設法繼續內移，以竟全功……値此敵僞強迫接收貴局的機會，請先暫時參加其組織，藉以掩護該批姚鹽內移。」

史春森一萬個不願意和漢奸打交道，但是爲了達成運鹽任務，祇好忍氣吞聲，虛與委蛇。後方的物價比上海高出好多倍，運鹽的船夫們爲了多賺點外快，每一趟都要夾帶些貨物，埋藏在食鹽裡面，運到後方

。這一天，一艘運鹽的船上帶了一桶煤油，不知怎樣，沒有埋藏好，煤油桶的一個角露在外面，被日本憲兵看到，予以逮捕。船夫受刑不過，供出運往後方的食鹽，由史春森主持。三十三年（一九四四）臘月二十三日，史春森在南京被日本憲兵逮捕，不久移到浦口日本憲兵隊，開始刑訊，史春森的脊樑骨都被打斷了，非常痛苦。

五百萬擔姚鹽，已經有百分之九十九運到後方，所餘無幾。史春森心想，戴先生交給他的任務，差不多算是完成了，已經對得起朋友，對得起國家，現在是爲國家流最後一滴血的時候。他不願意再受敵人的折磨和侮辱，等待時機，決心一死，以報國家。

一天晚上，看守牢房的日本兵抱着上刺刀的步槍，靠着牢房的木柵欄打盹，刺刀從木柵的空格倒進牢房，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史春森悄悄走近木柵，手扶刺刀，對準咽喉，猛力撞去。刺刀一偏，日本兵也驚醒了。史春森雖然流了很多的血，受了傷，躺了下去，但是並沒有割斷氣管，沒有死成功。

日本人崇拜武士道精神，對於史春森不怕死的堅強勇敢精神特別敬重，從此不再虐待他，反而爲他療傷優待。一直到抗戰勝利，才恢復自由。在八年長期抗戰過程中，後方老百姓得免淡食，都是這位無名英雄史春森冒着生命危險，艱辛工作換來的。

戴先生要史春森姚鹽內移，也不祇是使老百姓免於淡食，而是經濟作戰，穩定物價所必須的手段。三十一年八月他說：「現在在後方的有錢人拼命的在囤積居奇，因爲政府所要應付的事太多，並沒有用全力

來對付這種畸形的現象，於是物價無限制的上漲。我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也許要回到原始時代，就是以有易無的時代。政府對於一切物資都加以完全統制，最重要的先將糧食、布疋和鹽三種東西牢牢握在政府手裡，然後任憑你去囤積居奇，物價上漲好了！政府可以用這三種東西來交換其他任何物品。這樣一來，一切物資都直接間接地在政府的統制和計劃之中了。」戴先生把鹽和糧食、布疋並列，可見他對食鹽是如何重視，而早在四年以前，他就派史春森着手搶運食鹽了。

## 阮清源艾家橋殲敵

淞滬戰爭期間，蘇浙行動委員會收編了江陰的朱壽華，編爲別動隊的第五支隊；收編了常熟的楊行方，編爲第六支隊；收編了無錫的周振綱，編爲第十支隊。後來別動隊改爲忠義救國軍，總指揮俞作柏派阮清源爲軍事專員，化名袁亞承，赴江陰督導第五支隊，派黃埔一期涂傳華督導第六支隊。

朱壽華和楊行方都和共產黨有關係，僞裝抗戰，騙得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的番號，暗中培植共產黨的武力，對於涂傳華、袁亞承非常討厭。涂傳華到達常熟不久，楊行方就指使第六支隊把他趕走了。袁亞承提高警覺，嚴加戒備，不給朱壽華任何下手的機會。

共產黨的做法，把部隊分散各地，不集結在一起，阮清源覺得朱壽華還沒有甚麼了不起。他集合了十位幹部，祇有八支槍。又收容淞滬戰後潰散的國軍數十人，形成一股強壯的力。朱壽華知道了，要他把人

槍交給支隊，他一方面虛與委蛇，一方面暗自進行反滲透工作。阮清源知道，游擊隊不打敵人，老百姓看不起，所以叫做「游吃隊」。他計劃切切實實揍敵人一頓，打一場漂亮的仗，讓老百姓看一看。

二十七年六月間，無錫的敵軍廣野部隊的一個中隊一百多人下鄉掃蕩，折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乘船回無錫，已筋疲力竭，躺在船上，活像一船死猪，戒備鬆懈。阮清源認爲這是最好的下手機會，於是把他的幾十個人埋伏在祝塘的艾家橋附近，準備痛殲敵人。

敵人的船隻經過艾家橋，阮清源率領他的幾十位幹部，將手榴彈一齊扔在船上。敵人措手不及，無法還擊。所有的船都被炸得天翻地覆，大部份敵人被炸死，掉到河裡。少數跳到河裡，手扶船緣，沒有被打死炸死，活着逃回去的，祇剩下二十八個人。

艾家橋一役，袁亞承一舉成名，沒有損失一兵一卒，獲得全勝，成了游擊聖手。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誰打敵人，誰就受到尊敬。游擊隊居然敢同敵人打仗，而且能打勝仗，袁亞承立刻成了眞正的抗日英雄，傳遍澄錫虞地區，獲得老百姓的擁護。

朱壽華一看形勢不對，想設法弄死阮清源，這時第五支隊已經對袁亞承產生了極大的信仰，當天夜裡就去解決朱壽華，朱壽華逃到第六支隊。阮清源心想，反正共產黨狼子野心，終久也是禍害。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把楊行方也解決，一夜之間，迅速採取行動，把楊行方也趕走，第六支隊交給郭墨濤統率。第十支隊周振綱是無錫地方人士，不是共產黨的對手，共產黨正在暗算他，一部分已被吃掉，現在袁亞承已

經成了氣候，他也安全了。

艾家橋一戰以後，接着朱壽華和楊行方逃走，澄錫虞三角地帶，成了袁亞承的堅固游擊根據地，軍民合作，爲忠義救國軍打下良好的基礎。

## 「七七」上海市大暴動

上海是東方的國際大都市，有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從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展開抵抗日本軍閥海陸空聯合進攻的淞滬戰爭，一直到十一月九日，委員長以初期抗戰任務業已達成，下令全線撤退，整整打了三個月，徹底粉碎了敵人三個月征服中國的迷夢。

戴先生要向全世界人士顯示中華民族的不屈不撓，奮鬪到底的精神，告訴他們，日本軍閥並沒有眞正統制了上海。指示上海區於「七七」和「八一三」週年發動上海大暴動，用以打擊敵人的戰志和士氣。

「七七」抗戰週年上海大暴動，是一次規模很大，計劃週密的措施；分六路襲擊敵人的部隊、工廠、機關，並發散傳單標語。

第一路由曹立俊負責，分成三隊進行：第一隊進攻戈登路、麥根路日本紗廠，斃日籍職員一人，又進攻海防路及檳榔路兩日華紗廠宿舍，都給以相當的損失；第二隊進攻勞勃生路日本海軍留守處，投擲了兩枚手榴彈，又進攻小沙渡路，擊斃日僑一名；第三隊進攻曹家渡日本紗廠，予以破壞。

第二路由于柏松負責，分成三隊，和第一路同時進行：第一隊進攻北火車站，和敵人互擊一刻鐘，始行撤退；第二隊進攻北四川路，第三隊進攻錫金公所，猛烈投擲手榴彈，擊斃敵哨兵兩名。

第三路由趙平江負責，分五隊進行襲擊：第一隊進攻外灘及仁紀路，擊斃敵兵兩名；第二隊進攻海寧路，擊傷好幾名日本兵；第三隊進攻阿拉伯司脫路，第四隊進攻外白渡橋，第五隊進攻外灘，都引起混亂騷動。

第四路由李楚琛負責，分成四隊進行：第一隊進攻水上飯店附近，炸斃敵憲兵四名；第二隊進攻東康路，炸斃四名日本人；第三隊進攻公大紗廠，炸燬這座工廠的門窗玻璃，使廠裡的敵人非常震駭；第四隊進攻正金臺灣銀行，投彈沒有爆炸。

第五路由朱嘯谷負責，領導滬西工人發散傳單。

第六路由蘇浙行動委員會直轄第一大隊陸俊卿負責，第一中隊襲擊虹橋機場，自早晨到中午，擊斃敵兵十多名，並炸燬青滬路橋樑兩座。第二中隊進攻豐田紗廠，另外挑選敢死隊三十五名，分成七組，攻擊高昌廟造船廠、龍華機廠、梵王渡、徐家滙、曹家渡，及滬杭路二十號橋等地，擊斃敵數名。

這一次上海大暴動，雖沒有達成預定的計劃，但是全面行動，擊斃敵兵三十名，散發傳單一百萬張，造成敵人空前恐怖，使上海人心振奮，心戰的成效很大。

繼「七七」上海大暴動，「八一三」週年又進行一次暴動，分成四組進行：

第一組由曹立俊負責，爆炸滬西愚園路日本巡捕宿舍，澳門路米擇洋行，勞勃生路日華紗廠，戈登路日內外棉廠，使敵蒙受很大損失。

第二組由李楚琛負責，分三路進行：

(1)第一路於十三日夜自蘇州河乘小船潛入虹口，由廣東會館登岸，衝過麥根路，沿保定路奔向虹口日哨兵，以手榴彈駁壳槍齊發，衝過警戒線，斃日哨兵二人，敵鐵甲車十輛聞警飛馳趕到，我行動隊員李光漢、王仲兩人殉難。

(2)第二路於十三日夜三時潛入楊樹浦，分別在滙山碼頭共盛公司的堆棧，㕑州路消毒廠、棉花堆棧等處縱火，都使敵受重大損失，並擊斃日本哨兵幾人。又在華盛路和楊樹路口日軍分隊，擊斃敵哨兵三名，割去電話線兩段，又襲擊華德路跑馬場敵騎兵隊，使敵蒙受傷亡。

(3)第三路於十三日夜兩點鐘，由黃浦江泅水到十六舖登岸，潛入南市。在親賢里對過的敵軍營縱火，又襲敵南橋敵軍司令部，擊斃敵哨兵兩名。其餘在兩特區活動的，不曾遇到敵軍，散發傳單十萬份。

第三組由于柏松負責，在南市一帶活動，分別在沉香閣漢奸錢樵生住宅，火神廟敵騎兵養馬所縱火；又在老西門陸家濱、徽寧路等處投擲炸彈；在川弄及江陰街等處懸掛國旗。

第四組由陸俊卿負責，派一三兩中隊襲擊虹橋飛機場，從十三日夜十一時，與敵荒川部隊及僞警激戰，被我包抄，敵僞不支，遺屍二十一具，我即佔領機場，懸掛國旗，焚燬滑梯機庫，然後安全撤退。

兩租界及敵僞從八日起，動員軍警，戒備嚴森，斷絕交通，日夜梭巡，如臨大敵，而我行動同志又照常出沒，襲敵擾敵，的確不容易。不但殺斃敵軍三十二名，縱火多處，散發傳單畫報十萬份，並且一度佔領虹橋飛機場，成果遠超過預期目標。

## 武漢地區秘密工作

武漢對抗戰的最大貢獻，是整頓部隊，從新部署。因爲上海打了三個月，犧牲很大，南京淪陷迅速，實在緩不過氣來。在武漢穩住脚步，幾乎有一年的時間，讓我們從容準備，武漢對抗戰的貢獻太大了。

「你看武漢守不守得住？」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六月的一天晚上，戴先生在漢口巴黎街八號問唐新。

「假如武漢不守，你願不願意留在敵後工作？」等唐新發表完意見以後，戴先生又這樣問他。

「如果戴先生認爲適當，我可以留在這裡工作。」唐新是個不服輸的人，明知敵後工作困難危險，毫不表示懦弱，立刻答應。

「很好！很好！」戴先生說：「爲了淪陷後的武漢工作着想，需要成立一個武漢站，我再三考慮，你最合適，趕快去籌備吧！」

戴先生的話就是命令，唐新以武漢站站長身份，積極地，秘密地佈置未來的武漢工作。漢口還有個法

租界，好些法國人同情中國抗戰，願爲中國工作，已經和戴先生建立了關係，在目前情形之下，日本人還不敢侵犯租界，法租界可以掩護軍統局的工作，要比沒有租界的城市好的多。

後來戴先生有了另外一種構想，決定將武漢站擴大爲武漢區，以武漢爲中心，聯繫湘鄂皖贛的工作，於八月十五日作了很大的改變，正式改武漢站爲武漢區，以李果諶爲區長，唐新爲副區長兼書記，成了一個龐大的組織。

區部：從區長、副區長、書記、會計、譯電、交通、直屬通訊員，多到三十二人。

電訊總臺：從電臺督察葉文昭、書記姜毅英以下共九人。

特一組：由谷兆芬負責，有五人爲法國人，用人多少，由法國人蒲思魯決定。

特二組：先由傅坤山負責，後由履鰲博士負責，任用部份法國人，改稱特三組。傅坤山仍爲特二組，共二十人。

漢一組：由宋岳負責，共有九人。

漢二組：由鄧葆光負責，電臺一部，報務員張亞民、王穎樵，共十一人。

漢預組：由李玉階負責，報務員安文宇，共七人。

武一組：由董正負責，報務員張侃，共十一人。

武預組：由王又聲負責，報務員梁允華，共九人。

漢陽組：由劉國楨負責，報務員黃鳳林，共九人。

漢口行動大隊：由張春紀負責，淪陷後由彭澤生代理，轄五分隊，共六十五人。

武昌行動大隊：由杜磯負責，轄三分隊，共二十八人。

反間組不設組長，共十六人。

區直屬工作員四十一人。

待命人員四十三人。

掩護商店三十四處，屬於各組的二十七處，連同掩護商店店員；人數多達三百多人。而行動人員多為幫會中人，未受過訓練，談不上對國家民族有何認識。

法租界法國人願意同我們合作，巡捕廳長蒲思魯指派副廳長紫珊及翻譯官尉遲鉅卿負責，許成立一特別組，每月經費五千元，武漢區派谷兆芬聯繫。尉遲鉅卿係幫會人物，在法租界頗有勢力，若為敵用，則對我們工作威脅很大。

區部配備了一部汽車，原為做行動工作時使用，實際上，武漢淪陷後，根本沒有汽車行駛。因為有汽車，所以也派了一名司機姜連文，導致區長李果諶被捕。區部設在法租界首善里四號，一棟三層樓洋房。除李果諶和掩護家眷成新廉，和內勤人員外，待命的臨訓班女生楊文蕙等多人也住在一起，成了一個大家庭，熱鬧非凡，簡直不像一個秘密組織。

# 東方佛郎哥的下場

日本軍閥在「九一八」事變嚐到甜頭，不經抵抗，侵佔東北四省。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活像蛇吞象一般，雖然吞進肚裏，却無法消化。因爲他們每佔一個城市，就得留下一部分軍隊，防守這個被佔的城市；佔據的城市越多，就越感到兵力不够支配。於是，又施展他們的一貫手法，「以華制華」，想培植僞軍，替他們看守侵略到手的城市。但是冀東保安隊起義反正，殺死通州的三百多個日本人，又是活生生的事實，他們對於僞軍又不能不有所警惕，於是全力扶植他們信任的皇協軍。他們自稱「皇軍」，把他們培植起來，協助他們的軍隊叫做「皇協軍」，以別於一般僞軍，覺得這樣做就可靠多了。

漢奸李福和經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介紹給敵華北派遣軍司令部，日本軍閥們把他當做寶貝看待，以爲像他這樣忠於日本，認賊作父的漢奸，得來實在不易，就讓他組織「皇協第一軍」。如果皇協第一軍眞能如他們的理想，做他們的忠實看家狗，就可以繼續組織皇協第二、第三……軍，爲他們看守已佔據的城市，接替日本軍隊的防務，讓日本軍隊去擴大侵略，那就解除了日本軍閥最大的困難。

日本軍閥想把李福和塑造成一個眞正數典忘祖，符合日本軍閥所希望的漢奸型態，眞正能够效忠日本天皇，效忠日本皇軍。於是把他送到日本東京，讓他學一些「大東亞共榮圈」、「八紘一宇」的日本侵略理論。認識認識「大和魂」和「武士道」的日本精神。他到東京，叩見過日本天皇，吃過日本料理，算是

脫胎換骨。回到北平，就成了地地道道，不折不扣，鍍過金的漢奸，身價百倍，不同凡俗，連駐北平的日本軍閥們，也得另眼看待。於是華北派遣軍司令部開始在報紙上吹捧，說李福和是「東方佛郎哥」，東方反共英雄。

佛郎哥爲了挽救西班牙，打垮西班牙的國際共產黨，成了解救西班牙的民族英雄。李福和是什麼東西，他反什麼共產黨？憑什麼比擬佛郎哥？日本軍閥竟然無知到這種地步，做這種無恥的宣傳，不覺肉麻。戴先生不讓日本軍閥「以華制華」的陰謀生效，不讓他們組織看家狗式的「皇協軍」。他能策反冀東保安隊起義反正，當然也有把握瓦解皇協軍。他決心要除去這個甘心做日本軍閥傀儡的漢奸，抗戰的毒瘤。命令安陽組組長謝梅村，和新五軍高參嚴家誥，同時進行策反皇協軍的工作。

安陽組組員師振東經皇協軍第一師的參謀李本中介紹，和第一師師長黃宇宙發生關係，被任命爲第一師的秘書。再由黃宇宙介紹，和第二師師長吳朝翰發生關係，然後介紹軍統局的七位同志參加到皇協軍的各部門。嚴家誥也和皇協軍副軍長徐靖遠取得聯繫。經過三個月加緊工作，徐、黃、吳都願意接受戴先生的領導，剷除漢奸，率部反正起義。

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部已經和李福和商量妥當，皇協軍經過點驗以後，依照日本部隊的裝備，重新裝備，使成爲勁旅。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八月七日，李福和陪同華北派遣軍司令部派出的十幾名校閱官，從北平出發，乘平漢車南下，到河南彰德西曲溝村校閱皇協軍。日本校閱官都是少壯軍人，志高氣昂，完

全是佔領軍的姿態。昂然步入西曲溝校閱場，皇協第一軍已經集合好，等候校閱，副軍長徐靖遠擔任校閱指揮官。

李福和陪着十幾個日本少壯將校，走到校閱場的中間，徐靖遠一聲令下，槍彈齊發，李福和和日本校閱官同時斃命，然後把部隊拉上太行山，宣言反正，參加抗戰行列，眞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壯擧。

徐靖遠、黃宇宙、吳朝翰在彰德起義，粉碎了日本軍閥「以華制華」的迷夢。眞是偸鷄不着，失了一把米。不但皇協軍沒有裝備成功，反而賠了十幾條性命，從此組織皇協軍，讓中國僞軍來替他們做看家狗的迷夢，徹底醒悟，中國人永遠是中國人，少數漢奸不會使他們變成日本軍閥的看家狗。

皇協軍反正後，編爲河北游擊隊，以吳朝翰爲「河北游擊司令」。徐靖遠任軍統局平漢路北段破壞總隊總隊長，黃宇宙任三十四集團軍太行山游擊支隊長。

## 雷鳴遠華北督導團

歸化中國的比國神父雷鳴遠在河北省安國縣一帶傳教，組織有「耀漢兄弟會」和「德來姊妹會」。盧溝橋事變，第三軍曾萬鐘部十二師六十八團駐在安國縣，雷鳴遠和楊毓昆團長商量，想組織一個救護隊，爲戰地的軍隊服務，楊團長非常贊成，寫信介紹他去定縣，和師長唐淮源商量，唐師長當然歡迎。於是，就由耀漢兄弟會的修士們組織一個三百人的服務隊，每人每月七元半的伙食費，雷鳴遠自己任隊長，隨十

二師工作。

十二師在山西娘子關新關和敵人二十師團打了一仗，救護隊救出傷兵八百七十多名，傷兵抬走時，師部發給一張證明書。後來唐師長到了後方，拿傷兵名册核對，一個傷兵也沒有少，他才知道雷鳴遠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救護隊也是一個既堅強而又有力量的組織，工作脚踏實地，一點也不馬虎。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月二十六日娘子關失守，第三軍向西南撤退，第十二師退到山西沁縣，再開到洪洞縣，救護隊始終維持三百人的組織，一有缺額，立刻補足。這個時候，雷鳴遠已經是五十高齡，跟着軍隊日夜奔波，痢疾、風濕、疝氣併發，經過大家敦勸、催促，才去漢口醫治。

雷神父在漢口受到教友們的熱烈歡迎，成了從前方回來的抗戰英雄。他接見新聞記者，報告前方將士們英勇抗戰和壯烈犧牲的眞實情形，強調抗戰必勝。美聯社記者米爾斯和我宣傳部副部長董顯光都在座，董顯光情不自禁地說：「雷神父！你眞是中國靈魂的象徵。」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三月敵軍發動對晉東南進攻，第三軍的三個師和一個旅，陷於混戰狀態。救護隊因雷神父不在，有些羣龍無首的徬徨情形，他趕緊跑回戰地，領導救護隊展開工作。野戰醫院所在地武鄉縣的大有鎮也被敵佔據，野戰醫院被衝散，傷兵無法安置，曾萬鍾軍長說：「對於傷兵，我眞沒有辦法了。」

「一切交給我好了，我有辦法。」雷鳴遠說，於是救護隊把傷兵分散在各天主教堂和教友家中掩藏看

護，渡過難關。四月底敵增援津浦路，國軍才恢復晉東南，雷神父趕快把藏在各地的傷兵送到野戰醫院，重傷的五百多人送過黃河，到後方醫療。

為了長期抗戰，牽制敵人，第一戰區在中條、太岳、太行山區，分別建立了游擊根據地。戴先生覺得，游擊作戰，必須發動廣大的民衆，在民衆和軍隊結合在一起，才能產生力量。假如雷神父的救護隊配合軍統局的同志，擴大組織，除了救護工作，更積極的從事宣傳，組訓民衆，戰地情報等工作，由雷神父領導，一定能發生很大的作用。於是擬成計劃，呈報委員長，立即被採納。九月四日電邀雷神父到漢口，在委員長的歡迎宴會上，雷鳴遠提出兩點意見：㈠到國外宣傳，爭取國際支援；㈡擴大天主教救護隊。

委員長接納了第二點計劃，擴大救護組織，從事戰地工作，要他和戴先生研究辦理。

他們兩位一見如故，談得非常愉快，雷神父欽佩戴先生眼光遠大，計劃周密確實，完全同意他的主張。於是決定組織「軍事委員會華北戰地督導民衆服務團」，簡稱「華北督導團」，軍統局成立華北流動組，配合工作。華北督導團經軍事委員會核准，於十月一日在武昌成立，團員定為五百人，以天主教教友為主幹，工作任務為救護、宣傳、心戰、情報、組訓民衆。派雷鳴遠、李敦宗為正副主任，下分秘書、政訓、事業、總務四處及六個工作隊。政訓處主管組織與宣傳，下設宣傳隊。事業處主管救濟、醫療，下設醫療隊。決定先以中條山為基地，再向太行山和河北省推進。

華北流動組李敦宗任組長，組員為臨訓班的李芳、柴文達、李俊才、吉發玉、戾毓濤、周庚戌、王孝

先、王公璐，黔訓班的劉英，蘭訓班的李育塘、王崇譜、祁誠信、孫念祖等，負責政訓處的工作，組訓民衆和宣傳。

雷神父鑑於後方的民衆士氣消沉低落，決定在返回戰地途中，偕同李敦宗、李芳、吉發玉、李俊才等繞道重慶、成都、西安，先做一番喚起民衆的工作，宣傳抗戰必勝，他的態度熱烈誠懇，聽過他講演的人，個個振奮。他們沿途又吸收了三百位青年，參加督導團工作。

華北督導團先以中條山大寺坪爲基地，展開工作：

㈠爲了動員民衆，協助軍隊，舉辦村長副村長訓練班。每期一個月，教授運輸、糧秣、救護、組訓民衆等課程。共訓練兩百多人。又舉辦「婦女訓練班」，發動婦女爲戰士製造布鞋，山地作戰，布鞋非常重要。舉辦「成人訓練班」，參加的青壯年，自然成爲協助軍隊的生力軍。

㈡每天刊印「北原戰報」三千份，分贈作戰的部隊，各縣團體民衆，美國人認爲這是戰地的唯一文化刊物，價值很大，要求交換。又創辦「華北督導月刊」，成了中條、太岳區域不可或缺的讀物，精神食糧。又經常舉辦演講會，上演話劇、雜耍，提高民衆抗戰情緒。

㈢設立交通站，中條山交通不便，有時幾十里沒有人煙，行路吃住都成問題。於是督導團在山區每隔三、四十里，設立了一處交通站，供應茶水草料、休息處所，因此交通暢通，軍民稱便。

㈣代收代發賑災救濟款項，使中條山、太行山區及冀南方面民衆受惠的，多達二十萬人。又開辦小型

工廠，以工代賑，既增加了前方的物資，又解決了民衆就業的問題。所得利益，全部用於救濟貧民。

㈤關於醫療方面，除在總部所在地開設醫院，組織流動醫療隊，雖窮鄉僻壤，也經常前往，爲民衆義務診療。又製送簡易藥包，並教以使用方法。

㈥搜集敵軍情報，確實迅速，供給軍隊，使軍隊知己知彼，了然敵人動態。

華北督導團表現的有聲有色，溝通軍民感情，增加抗戰力量，却防礙了共產黨勢力的擴張，非常忌恨。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十二月初雷鳴遠率領一部份人員抵達河北省的邢臺，團部也推進到晉城，開始受到共產黨的阻撓打擊。雷神父避免衝突，退到河南林縣。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三月九日共產黨劉伯誠所部，乘敵人進攻，國軍撤退的機會，進行攻擊，九十七軍朱懷氷部和河北省政府鹿鍾麟部損失慘重。雷神父躲避在新五軍，被劉伯誠的一個政工人員騙走，扣留。鹿鍾麟在山西晉城聞訊，急得跺脚說道：「雷神父太老實了，他一定是離開了新五軍軍部，不然不會被俘的。雷神父太相信朱德了，其實朱德是個說謊專家。」

雷神父被共產黨拘留了三十五天，每天疲勞審詢，要他「坦白」、「交心」，有時「恐嚇」、「侮辱」。有一天和他談話的共產黨大聲咆哮說：「好吧！雷先生！你既不識抬擧，那你就等死好了！明天活埋你！」

第五集團軍和第一戰區營救，劉伯誠否認扣留，沒有結果。後經委員長命令朱德，負責雷神父的安全

，並限電到二十四小時內釋放。四月十三日才恢復自由，但經多日折磨，病已沉重，送到洛陽就醫，發現肝病嚴重，六月十四日專機接往重慶，由立珊兄弟照顧，住入中央醫院，二十六日逝世。華北督導團由美籍主教米幹任主任，許登任副主任。

共產黨曾有好幾次殺害華北督導團的工作人員：二十九年二月九日隊長滿兄弟率領希祿、達德、大鵬、維隆、高祿、惠禮、若石、若恭、瑞英、如愚、希道赴邢臺工作，路過山西壺關縣，被共產黨扣留，十二人都被活埋。另外一次是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太行山區工作的柳樹滋、李友蘭、孫文臺、王福隆、李定輿五人赴晉南工作，抵達安澤，被共產黨逮捕殘殺。柳樹滋爲留日學生，李有蘭山西大學文學院畢業，孫文臺山西農專畢業，都是山西潞城縣人，優秀青年。

軍統局同志犧牲的有臨訓班同學孫景福、王庭秀在中條山陣亡。另外周庚戌、王公璐、趙北平、王孝先、孫本初等多人。天主教友有張效先、杜若伯、史震伯、王培先、趙輿定及德來、達蘭兩位修女也先後犧牲了。

## 武漢反資敵大破壞

反資敵大破壞，是一件不得已而又十分重要的措施。因爲我們不能把敵人可以用來攻擊我們、殺害我們的物資設備留給敵人，就只好予以忍痛破壞，不讓敵人來利用。

武漢爲軍事重鎭，易攻而難守。到了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月，武漢已經不能固守，而且已完成遲滯敵人行動，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目的，決定放棄。於是戴先生奉命負責武漢三鎭「反資敵大破壞」，這才是眞正的焦土抗戰。因爲武漢三鎭如漢陽兵工廠、漢口碼頭，各工廠、橋樑、倉庫六十九處，必須徹底破壞，不能讓敵人利用，這就是武漢反資敵大破壞。

委員長對於武漢反資敵大破壞非常重視，所以需要做得確實徹底，又需要非常謹愼，不讓老百姓的財產受到損害。戴先生選定很負責又很細心的湖北站站長朱若愚負責執行，武漢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和警察局協助工作。戴先生爲把這項任務做確實，調來臨澧訓練班的同學一百人參加工作。這些剛受完爆破訓練的青年同志，執行任務，確實認眞，不折不扣。每一項破壞目標，視其重要性，派一位或兩位同學參加，使武漢反資敵大破壞做到非常徹底，非常確實。敵人雖然佔有武漢，可是什麼也得不到。執行武漢反資敵大破壞，名義上是以武漢警備司令郭懺主其事，戴先生爲副。十月初戴先生回到武漢，着手策劃。因爲旣派朱若愚負責執行破壞任務，必須先介紹和郭司令見面，交代清楚。

爲完成任務，戴先生常常能忍人所不能忍，郭司令對於這項任務，並不熱心，表示非常冷淡，所以，看過郭司令以後，戴先生對朱若愚說：「你要知道，我們不能希望郭司令幫助我們什麼，只要他不阻撓我們，已經很好了。你必須忍耐，不能同他發生任何不愉快，才能減少阻力。」

戴先生主持最後一次反資敵大破壞工作會報時，敵人的先頭部隊已過黃陂，距離漢口只有三十里。稽

查處長趙世瑞對戴先生說：「戴先生！敵人距漢口已很接近，可以聽見敵人的大砲聲，武漢的破壞工作可以留給我們來辦，戴先生應該先走了。」

「我很了解你。」戴先生深知趙世瑞的爲人，說道：「你想蹓走，先把我支使開。等我走了，武漢會找到你的影子嗎？」

戴先生非常沉着，偕同朱若愚看過每一處要破壞的地方，看看準備的確實不確實。一直等到十月二十五日，敵人已經抵達漢口外圍，才開始破壞。敵人聽見市區的爆炸聲，此起彼落，不知道是怎麼一會事，在外圍停止，不敢進入市內。

戴先生身邊只有郭斌、王魯翹兩人。原先趙世瑞把他的汽車留給戴先生使用，郭斌剛經過一番修理，趙世瑞突然又來要汽車，郭斌非常生氣，在要緊關頭，他把汽車要走，怎麼成？戴先生說：「車子本來是他的，讓他開走吧！我們另外想辦法。」

沒有交通工具，戴先生怎麼行動？郭斌着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團團轉。好不容易找到一艘破汽艇，必須修理，才能使用，郭斌趕緊找汽車修理廠的老闆盛福生修理。盛福生是一位愛國商人，迅速加配零件，使可以行駛，並加滿汽油，等待駕駛。

當敵軍前哨踏進漢口市的時候，武漢的反資敵大破壞，完成百分之百，戴先生才登上汽艇，駛向上游。但是敵機正沿着長江轟炸，危險萬狀。戴先生乘坐的汽艇，安全抵達沙市，轉往長沙。

# 不妥當的歡迎場面

「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二十六年九月三日記載着：「蔣委員長核准成立特種警察訓練班於湖南臨灃，派戴笠爲主任。」臨灃特種警察訓練班簡稱「臨訓班」。奉准成立後，戴先生即派員分赴各省招收熱血愛國青年，以便訓練戰時工作幹部。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開學，余樂醒任副主任，負實際責任。謝力公任技術總教官兼任教務處長，汪祖華任政治總教官兼政訓處長，吳景中等任指導員，張樹勳任總務處長，陶一珊任總隊長，王樂波任副總隊長。教務處下分情報、爆破、參謀等組，吳琅任參謀組長。課程除講授情報、偵察、爆破等智識和技術訓練外，着重精神訓練，以培養犧牲奮鬪、刻苦耐勞精神。

十一月臨訓班舉行畢業典禮，戴先生親臨主持。余副主任得到戴先生蒞臨的確實時間，愼重其事，大事舖張。從班本部到車站，沿途張貼歡迎標語，五步一崗，十步一哨，戒備森嚴。不但班裏的官長學生到車站列隊歡迎，連縣長、縣黨部委員書記、其他地方士紳，機關首長都去迎接。車子剛到站，軍樂大作，鞭炮怒放，好一陣熱鬧。戴先生非常不喜歡這一套歡迎方式，下車後，勉强和歡迎的人握手，却是滿肚子不高興，回頭對余副主任說：「撤回去！撤回去！」

回到班裏，戴先生大發雷霆，立刻召集全體幹部講話，說道：「你們把我當成什麼人？我不是軍閥！我不是官僚！我要做無名英雄，所以，不論到什麼地方，除了自己同志，從不希望任何人知道。但是，今

天你們大張旗鼓歡迎我，眞是太不應該。」

戴先生的精神，永遠是蓬勃振奮的。他和班裏的全體工作同志個別談話，詳詢班裏的一切情況。對全體學生，分隊點名，當每一位學生走到面前，仔細觀察其儀態，有時問幾句話。五百多名學生點名，整整點了一天。他對畢業典禮，非常重視，親自寫了十幾張標語，交給總務處長張樹勳，張貼到他指定的地方。這些標語就是指導學生的行動準則：

「天下無名英雄墓，爲我特訓班同學所獨佔！」

「領袖腹心，同志股肱。」

「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苦幹苦守，任勞任怨。」

「堅定意志，站穩脚跟，不怕勞苦，認眞工作。」

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戴先生宣讀親錄的委員長訓詞電文：「臨澧特種警察訓練班戴主任笠。密。本班第一期學生畢業，特頒訓詞如下：『特警工作爲神聖革命事業之一，尤其現當抗戰最嚴重期中，責任更爲繁重。第一應有極高尙之道德，革命革心，必須先從本身做起，養成純潔人格，乃足以執行其任務，而爲社會所敬服。第二應有極勇敢之精神，明死生，履艱險，命令所在，雖赴湯蹈火，皆銳利而前，毫無猶豫，以得犧牲報國爲光榮，乃足以達成其任務而立偉大之事功。總之，心地必極光明，行動必極秘密，智

仁勇三者具備，由此簡練揣摩，則成己成物，濟世報國，必可操劵也已，望諸生共勉之。』」中正多侍秘湘。」

因為歡迎場面不得體，班裏又有人事糾紛，余樂醒的副主任幹不下去了，派吳琅繼任副主任。班址也遷往黔陽，簡稱「黔訓班」，開始訓練特警班第二期，二十八年十月畢業。班址又遷貴州省的息烽，簡稱「息訓班」，是為特警班第三期，胡靖安任副主任。第四、第五兩期徐亮任副主任。

抗戰八年中，特警班三遷班址，畢業學生三千九百九十六人，計第一期五百六十六人，第二期九百零六人，第三期五百零七人，第四期一千一百五十八人，第五期八百五十九人。臨澧黔陽畢業現在臺灣，比較知名的，如：國大代表張家銓、蔣志雲、薛樹華、周良輔、魏耿，中央黨部大陸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焦金堂，前臺灣省警務處長黃對墀，內政部戶政司司長劉子英，司法行政部獄政司司長李甲孚，刑事警察局局長曹極，前警察學校教育長謝晉驤，國大黨部秘書劉本欽，臺北市警察局木柵分局分局長雷光裕，警務處技正馮丹白、督察黨丕秀、陳仲崙、經濟科長周懋樹，華南銀行人事室副主任田榮祖，中興大學教授史煥章等。

息烽訓練班畢業，現在臺灣比較知名的，如：××局副局長沈政民、臺北市政府新聞局主任秘書劉翼雲，調查局第三處處長翁文維、臺北市警察局古亭分局長李璣、前航空警察所所長金澤瀛等。

# 張治中火燒長沙案

武漢淪陷以後，敵人為了鞏固外圍據點，十一月十二日攻佔岳陽，並且向新牆河佯攻，表示南進。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誤認為敵人要進攻長沙，張皇失措，要來個「焦土抗戰」。戴先生從沙市到了長沙，聽到這個消息，趕緊去見張治中，正好酆悌也在坐。戴先生告訴張治中，敵人進攻長沙的情報絕對不可靠，況日敵人距離汨羅江還很遠，萬一必須採取行動，也要待敵人接近長沙時，再着手也不遲，這個時刻不應該先來個焦土政策。

張治中並沒有表示接納戴先生的建議，也許是先天性的成見作祟。張治中任中央軍校第六期教育長的時候，曾接到學生們寫給他的七封匿名信，罵得他狗血噴頭。罵他行動卑鄙，沒有人格；罵他從來沒有打過一次勝仗，膽小如鼠，祇會吹牛，不配做教育長。一天吃過晚飯，張治中集合第六期學生訓話，先是一封一封宣讀匿名信，然後開口大罵，整整罵了一個半鐘頭。所以，張治中平生恨透軍校第六期學生，戴笠是第六期，先天的成見會使他不信任。

戴先生告別張治中，急電委員長報告，希望電令制止，但是時間急促，恐怕救不了長沙的浩刧。他指揮長沙辦事處的同志們，趕緊搬運軍統局存放在長沙的武器彈藥和重要物資。

張治中火燒長沙，事先既不令市民疏散，搬運重要財物，而是在秘密情況下進行的。先在各街道堆放

燃燒的引火物質，全城各處同時起火，所以老百姓不知道向那個方向逃生，逃不出城去。生命財產損失，無法估計。張治中眞不愧是一奸邪小人，當委員長聽說長沙大火，非常震怒。他僞造事實，向委員長報告：「火燒長沙，係酆悌奉了戴笠的命令辦理的。」

「戴笠未奉命令，不會這樣亂來的。」委員長不相信張治中的報告，這樣說。後來查對戴先生報告的發電時間，確是在長沙大火以前，才不爲張治中所誣陷。但是長沙警備司令酆悌、警察局長文仲孚、警備第二團團長徐崑三個人被判死刑，做了張治中的替死鬼。

湖南人痛恨張治中，替酆悌等鳴不平：寫了一付輓聯：

治績安在？兩大政策一把火。

中心何忍？三顆人頭萬古寃。

橫聯「張皇失措」，把張治中三字嵌進去。

戴先生不但沒有救了長沙，而且幾被張治中所誣陷，眞是一件萬分遺憾的事情。張治中焦土抗戰火燒長沙，和戴先生武漢三鎭反資敵大破壞，同樣是破壞，破壞的合理不合理，成了強烈對比，是抗戰史上極大的諷刺。

長沙被燒，許多原先在長沙的機關，祇好向後轉移。但是渡過湘江，祇有一處猴子石渡口，是用木船擺渡，每次祇能載兩部汽車。汽車排成長龍，等着渡過湘江，擁擠的水泄不通。戴先生看過渡口情形，就

心被敵機轟炸。軍統局有一批卡車，裝滿必要的物資和武器，也擠在長龍裡，焦急萬分。果然不出所料，上午九點多鐘，敵機空襲、投下二十多枚炸彈。戴先生身邊祇有一位臨訓班的學生史煥章，他怕戴先生負傷，以身體掩護。

「主任！你負傷了吧？」一會兒敵機飛走，史煥章看見戴先生滿身灰塵，身上血漬斑斑，這樣詢問。

「沒有。」戴先生站起，走動幾步，不覺得有甚麼異樣，回頭問史煥章：「恐怕是你受傷了？」

史煥章想站起來，却動彈不得，果然兩腿中了三槍和一片炸彈破片。戴先生趕緊蹲下，掏出手帕，並撕下史煥章的襯衣，紮緊傷口，止住流血。史煥章的臨訓班同學關清華來到，把他背在背上，搭乘轟炸後的第一艘渡船，渡過湘江，去沅陵住入宏恩醫院。

## 汪兆銘的叛國密函

汪兆銘藉口主持中央軍校典禮，由重慶飛往成都，於二十七年（一九二八）十二月十八日秘密飛往昆明，煽動雲南省主席龍雲，和他合作，反對中央長期抗戰的國策，主張和日本談和。雲南已經出兵抗戰，龍雲猶豫不決，沒有立刻答應，汪兆銘不敢再回重慶，又不敢久留昆明，於二十一日逃往河內。二十九日發表艷電，響應日本首相近衞文麿的「三原則」。公然叛國，破壞抗戰，破壞團結。

先是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科長董道寧和日本南滿鐵路駐南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參謀本部第八

科（專爲解決對華問題而設）科長影佐禎昭等秘密奔走和平。事實上連日本政府也無力阻止日本軍閥的瘋狂侵略行動；西義顯和影佐禎昭又能起甚麼作用？近衞內閣因我政府拒絕德國大使陶德曼所轉達的日本媾和條件，於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十六日宣言不以國民政府爲交涉對手，期望眞能和日本提携的新政府成立與發展，決心扶植傀儡僞組織。

當四月一日中國國民黨全國臨時代表大會推選蔣委員長爲總裁，汪兆銘爲副總裁，汪兆銘領袖慾很強，他不願屈居副位，就有些不高興。而日本期望成立新政府的宣言，勾引起他攫取政權的野心。犬養健所著「長江還在流着」敍述高宗武對他所說：「董道寧由日回漢口，每日求見蔣委員長，均被拒絕。後來見汪（兆銘），汪與之長談，至感興趣，並以極強烈之言詞，獎勵董之行動。」可以證明董道寧的和平活動，正合乎汪兆銘的口胃。

西義顯所著「悲劇的證人」一書所載：「我由去年夏，受吳震修、高宗武之委託，往來於南京、東京、香港以來，深知日本牢固之現實。照我的經驗，要使日本當權階級接近和平方面，不煩汪兆銘登場，是不可能的。到這裡，高宗武已與我達到共同的理想了！」

又說：「高宗武來日本就是一件大事。他要日本放棄其帝國主義政策，以中國爲日本對等國家待遇，這是中日和平實現之絕對的條件，亦爲其前題。他要日本以事實表示有實踐此等條件之誠意，則最少以汪兆銘爲首的中國內部和平勢力，即刻停戰，調停兩國爭執，開始作恢復全面和平之活動。」

「原田文書」七卷四十三頁記載：七月十三日，原田會見海軍高木大佐。高木告訴原田：「你大概知道高宗武與影佐之交涉？高宗武說：『日本政府既決定援助汪兆銘，若予以保障，蔣介石可能下野。要求總理將此意思，以書信致汪兆銘。』總理拒其要求，但板垣陸相代之寫信。」

從前面三個日本人的著作所說，汪兆銘爲達到政治慾望，不惜動搖軍心，動搖國本，而要求和我們正在作戰的敵人談和，還要敵人保證他攫取政權，能說他不是漢奸，不叛國嗎？

再看二十八年三月間汪兆銘寫給龍雲煽動叛變獨立的信。這封信落在戴先生手裡，呈報最高統帥，成了汪兆銘叛國的有力證據；信的內容：「……弟之久居河內，其唯一意義，欲有裨益於雲南。此所以爲雲南計，爲西南大局計，亦所以爲中華民國計也。先生心事之光明，環境之困難，弟所深知之。唯知先生心事光明，故前之晤面，敢坦懷以告；唯知先生環境困難，故急遽離去，不留痕跡，以待先生之從容佈置。今已三月有餘矣，未知先生佈置（叛國）如何？弟非有奢望，但能得先生毅然公開表示同意於豔電主張，弟當卽來昆明，聲明以在野資格，貢其所見，以供政府及國人之參考。先生對弟，祇須以軍警之力，保護生命之安全，及不干涉言論行動之自由，如此足矣。……弟蟄居河內，非有所畏。然寄人籬下，言論行動，不能取信於國人。若回到內地，則聲勢迥然不同。各方趨附，有其目標；國際視聽，亦有所集，事半功倍。日本對弟，往來折衝，亦比較容易有效。此弟三個月前不敢求之先生，而今日始求之先生，未知先生能有以應之否？此層切望先生審愼考慮，予以決定答覆。因弟蟄居三月，日夕引領，其延企不爲不久。如

先生予以肯定，則弟決然前來；如先生予以否定，則弟亦不能不謀他去。蓋日本以一再遷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勢。……」

## 李果諶大意失荊州

武漢區長李果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加入共產黨，後到日本，入士官學校十八期名李國琛。畢業後回到廣東，曾參加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三國際代表紐曼和共產黨張太雷等發動的廣州大暴動，組織蘇維埃政府，經薛岳所部會同第五軍李福林部反攻擊潰，十三日恢復廣州秩序，共產黨逃往海陸豐。李果諶目睹共產黨燒殺暴動，反感很大，脫離共產黨。因爲和鄧文儀係留俄同學關係，參加了南昌行營調查科工作。二十三年戴先生接長調查科，認爲李果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調查科和特務處合併以後，李果諶擔任首任書記長，後任北平區區長。七七事變，原擬任李杜的參謀長，發展東北的游擊隊，因蘇俄拒絕李杜假道，計劃遂成泡影。後任軍統局晉綏察區區長，兼任十三軍游擊司令。因爲第二戰區閻司令長官出面反對，湯恩伯聲明十三軍無游擊隊組織，又遭失敗。

李果諶度量恢宏，儀表不凡；待人寬厚，和藹可親。唯一缺點，對事大而化之，不夠精細，不注意微小地方。武漢區組織龐大，已經不合敵後工作的原則，潛伏下危機。又因爲區部吃飯的人太多，廚子忙不過來，司機姜連文實際上並不開汽車，無事可做，於是李果諶要他幫忙廚房工作。姜連文對幫廚一事很不

高興，於是時常藉故外出。慢慢地，一天半日不歸，整夜不歸，在外遊蕩，染上毒癮。錢不够花，他已經悄悄地把巴黎街戴先生公館的傢具盜賣一空，李果諶也不處分。一個無知識無信仰的人，又染上毒癮，留在淪陷區是非常危險的。李果諶心太慈了，把姜連文介紹到巡捕廳，希望經過一段時期再送往後方。派他的勤務兵丁樹修送款聯繫，不料丁樹修又和姜連文聯合在一起。後來區部搬到立興大樓四樓B號，原房屋讓給李果諶的四妹居住，姜連文常去要錢，態度很壞。十二月十日李果諶派丁樹修去找他，丁樹修又一去不返，情況已很嚴重，唐新建議，應當做應變準備，李果諶以為丁樹修跟他十年，非常忠實，不會有問題。

十三日姜連文唆使丁樹修到鹽業銀行敵美座憲兵司令部告密，日本憲兵以為他是瘋子，捱了兩個耳光，把他趕出來。十六日下午姜連文又逼着他去告密，有一個懂中國話的軍曹，帶他進內盤問，丁樹修說：「有一個藍衣社組織，規模很大，正計劃謀害你們日本軍，不信，我可以代你們去看他們收藏武器的地方。」

丁樹修帶領日本憲兵到特二區珞珈碑路十三號特設的地窖裡抄出全新的駁壳槍兩打，手榴彈兩大箱，汽油八大桶，因為丁樹修曾參加儲藏這些東西，所以知道的很淸楚。現在日本人不能不相信他了，開始設計逮捕李果諶。日本憲兵和海軍陸戰隊先將法租界包圍，然後派七十多名便衣和漢奸，分成十個小組，混進租界潛伏，乃派一高級軍官吉野率武裝憲兵於十七日深夜二時，強行進入租界，聲稱有重要抗日份子，

必須逮捕歸案，逼迫法國領事卽刻派員協同搜捕。法國方面，開始態度強硬；敵以斷絕水電食物供應來威脅，交涉很久，法國方面迫不得已，由巡捕廳派武裝巡捕協同搜捕。先到立興大樓逮捕李果諶和成新廉，將屋內的東西翻倒拆穿，沒有搜到任何東西。

成新廉想起有一張電報紙放在枕頭套內，急忙去取，敵兵跟至，成新廉便塞到嘴裡，吞入肚內。敵憲兵看見，憤怒極了，摑了成新廉一個耳光。李果諶衝上去，也打了日本憲兵一個耳光，用日語怒罵敵兵野蠻，說道：「一切由我負責，不得侮辱女子！」日本人的態度才比較客氣。再到善善里逮捕了曾賓秋，德托美領事街十七號，逮捕了張春蕙和萬德浩；並搜出電臺一部。最後到西貢街一一八號譯電員曹師燦家裡，曹正在公共厠所，僅把他的太太孫氏逮捕。十八日上午又在三德里捕去杜磯。中午敵人要求引渡，法方最初不肯，一直到下午一時才答應。除張春惠、曹孫氏外，其餘都押於敵美座憲兵司令部。敵憲兵司令部課長五島中佐和李果諶是日本士官學校同期同學，在士官時就對李非常佩服，因爲有他關照，才沒有受刑。後來五島藉口進行說服，接到他家裡居住，算是恢復了一半自由。李果諶有一種很不健全的天眞想法，想藉此機會，組織一支僞軍。一旦有了武力，在敵人內部配合國軍反攻，一舉收復武漢，建立奇功。殊不知武漢的敵人，對於僞軍持一種消極態度，並不積極扶植，既不給武器，也不給糧餉。後來熊劍東從南京來武漢，李果諶以爲借南京僞組織關係，或者可以發展武力，才做了熊劍東的參謀長。

熊劍東的僞軍叫皇衞軍，司令部駐楊林山，有一個獨立團和一個警衞連，一共五百多人。三十年（一

九四一）七月九日，第九戰區混城隊朱劍華祇知道楊林山駐着偽軍，並不知道李果諶是參謀長，在游擊第一縱隊王剪波協助之下，進攻楊林山。五百多偽軍一聞槍聲，一哄而散，混城隊輕而易舉，攻進偽軍總部，李果諶就這樣糊裡糊塗被打死了。

李果諶被捕，唐新化裝成人力車夫，賣木炭的，出了法租界，奉命繼任武漢區長，區部移到郊區工作，以策安全。武漢區因對司機勤務考察運用不嚴密，而遭受破壞，是很好的教訓。

## 漢奸陳籙名登鬼籙

「漢奸陳籙名登鬼籙」，這是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二月十八日，也就是農曆二十七年除夕十二月三十日，漢奸陳籙被制裁以後，第二天上海報紙上的大字標題。

上海淪陷以後，漢奸梁鴻志在虹口組了一個維新政府，後來搬到南京，和王克敏的北平偽組織遙遙相對，成了日本軍閥「以華制華」的兩個南北傀儡組織。陳籙是南京維新政府的外交部長，和北平偽組織也有關係，是溝通南北兩偽組織的重要人物。如果制裁了陳籙，不但直接打擊南京偽組織，間接也給北平偽組織一點顏色看。上海區長王天木要劉戈青來進行這一項工作，他毫不遲疑地承擔了。

陳籙做賊心虛，害怕愛國志士刺殺他，僱用了二十名保鏢，其中有幾名做過張學良的衛士，東北人。劉戈青有一位東北朋友劉海山，做過國父的衛士，慷慨義氣，因為都姓劉，把劉戈青當小老弟看待。這一

老一少成了刎頸交。

「大哥！」劉戈青對劉海山說：「漢奸們現在這樣胡鬧，太不成話。我們就任由他們去胡鬧，不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嗎？」

「老弟！」劉海山拍拍胸脯說：「祇要你有種，要幹那一個大漢奸，我劉海山總會陪你老弟一顯好身手。」

「你能找一張陳籙住宅的平面圖嗎？」劉戈青問。

「那還不容易嗎？」劉海山很輕鬆地說：「我可以找張國卿想辦法，他現在是陳籙的保鏢，不過舉手之勞，就可以畫出來。」

陳籙住在法租界愚園路愚園新村二十五號，一邊是靜安寺路的巡捕房，一邊是義大利營房，一邊是日本人的一個甚麼機關。這種地方，平時帶上槍走過去，都不容易，莫說下手行動。陳籙門外一共有三個保鏢站崗，門口一個崗亭，弄堂兩頭，各有一個保鏢，兩個鐘頭換班一次。

劉戈青和臨訓班的同學朱山猿、平福昌、尤品三、譚寶義、徐國琦五個人研究過陳籙住宅平面圖以後，決定各人的任務，進行步驟，再和劉海山商量着手的時間。

「大哥！陳籙住宅不會有變動吧？甚麼時候進行最好？」二月十八日一清早，劉戈青去找劉海山詢問。

「張國卿告訴我，明天過年，今天下午三點，陳籙從南京回來，過年祭祖，七點鐘吃年夜飯。」劉海山說：「大家忙着過年，誰還注意咱們幹甚呢？我看今天下午吃飯以前下手最好。老弟！你放心，我陪你一道去。」

一上午劉戈青和朱山猿都在張羅武器，挖出三支埋藏在地下的手槍，已經生銹，找到十四發子彈。過去漢奸們曾把報館編輯蔡鈞徒的頭掛在杜美路電線桿上，還寫着「抗日分子的結果。」劉戈青打算把陳籙的頭也掛起來寫上「漢奸的結果」。所以找到一把鋼鋸準備鋸陳籙的頭使用。他們選定站崗保鏢四至六班下班前進行，因爲站了兩個鐘頭的崗，精神都疲憊了，防範疏忽，容易進行。

劉戈青的運氣眞好，天公作美，這一天下午，下起毛毛雨來，天氣特別冷。他們先在靠近愚園新村的滄州飯店集合，向目的地出發，劉戈青領頭，劉海山殿後，接應他們的汽車，停在愚園新村附近。快接近陳籙住宅時，他們看見三個保標集攏在崗亭裡避雨，一面抽香烟，一面聊天。劉海山够得上是位老行家，看見情況這樣有利，心花怒放，快步走到前面，從劉戈青手中奪過那枝生銹的手槍，動作迅速俐落，幾個箭步，跳到崗亭前面，手槍指着三個保標不准動，劉戈青上去繳了三枝管用的手槍。劉海山留在崗亭外面，監視三個保鏢。劉戈青率領朱山猿等，從後門進去，就是廚房。因爲準備年夜飯，廚房裡忙得一塌糊塗，有個保鏢，正在和娘姨們鬼混，「吃豆腐。」劉戈青的槍口指着他的心口，乖乖地把手槍交給劉戈青，他們有了四枝管用的手槍，出乎意料之外。

留下一個人監視廚房裡的男女，劉戈青進了客廳，看見陳籙坐在沙發上，正面供俸着陳氏歷代祖宗，點燃着一對一尺多高的紅蠟燭。不知爲甚麼，徐國琦打了一槍，陳籙非常機警，聽到槍聲，趕快拿起一隻沙發墊子遮住臉和胸部。劉戈青看到情況緊急，趕緊給了陳籙兩槍，他倒下去了。劉戈青取出身上携帶的標語：「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共除奸僞，永保華夏。」放在陳籙的尸體上。

陳籙的兒子在樓上，聽到槍聲，知道客廳發生變故，從樓梯口向下射擊。劉戈青趕緊撤退，放了三槍示威，緊貼着墻脚走出弄堂，乘上預備好的汽車，逃離現場。劉戈青、朱山猿等和劉海山、張國卿到了香港後，戴先生分別召見，對他們除了一個大漢奸，慰勉有加。

## 蘭州特警班與邊防

因爲從事抗戰工作，軍統局需要大量的工作幹部，臨灃訓練班一處訓練，已感到不足應付需要。而且武漢淪陷後，交通不如以前便利，各地往還費時，爲了吸收西北和華北潛回後方的愛國青年，呈准增設蘭州特警訓練班，簡稱「蘭訓班」，由蘭州警察局局長馬志超籌備。第一期於二十八年春天開學，與黔陽訓練班同一時期，所以蘭訓班第一期列爲中央警校特警班第二期，以後各期類推。

蘭州接近邊疆，除了訓練一般所需要的人才，尤注意邊疆工作，所以培養邊疆人才，成了蘭訓班的重要任務。可從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戴先生所下的手令看出來：「今日邊疆問題之重要，與蘭州訓練班最

大之使命，卽在造就邊疆人才，以應吾國迫切之需要也。而訓練邊疆人才，必須有豐富教材，方克有濟。故邊疆調查室應卽成立，暫設於蘭州訓練班。決派林知淵爲主任，周覺爲副主任。」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冬關於蘭州訓練班第五期招生，戴先生電訓練科長鄭錫麟，詳細指示：「(1)蘭訓班五期招生事，仍應由局負責辦理，複試事則由蘭班派員分往各複試地區主持。(2)蘭訓班五期學生名額定六百名，其中調甘、陝、豫、寧、青、冀、魯原有工作人員一百名來蘭受訓。其餘五百名則分由皖北、蘇北、河北、山東、山西、察綏、蒙古、甘、寧、青、東北、新疆等省區，卽通令各負責人負責招考。(3)此次招考學生，可分甲乙兩級：甲級以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具有高中程度或有同等學力者；乙級以年在十八歲以上，二十四歲以下，具有初中畢業或同等學力者。無論甲級或乙級學生；現有職業者爲最佳。(4)初試由各單位負責人負責辦理。甲級考試課目：以國文史地爲主要課目，其中如有懂化學外國語文者更佳。乙級課目，則以國文精通爲主。無論甲乙級，均須體格健強者爲合格，惟蒙回藏學生，則以體格健強爲先決條件，其學科可酌量變通辦理。惟此五百名學生，蘇北、皖北、晉、冀、魯、綏、東北學生須佔十分之六，其他各省佔十分之四，此必須確實注意也。(5)在淪陷各省招生，可由錫麟兄面請兆民（康澤）兄賜予協助，其費用由吾人負責。(6)希立卽電告臨泉訓練班周麟祥同志及武儒、王崇五與抗團楊國棟同志，對徐海魯南魯西平津青濟等地之優秀青年，應儘量吸收。招生費用，准卽撥一百萬元，希卽妥行分配，對淪陷區之招生費用，應多發。(7)複試地點，暫定界首、洛陽、西安、蘭州、陝壩、榆林六處

，希即照辦。」

蘭州訓練班分國內情報、邊疆情報、俄文情報、警政、電訊等五組。所以要設邊疆情報、俄文情報，正是要應付迫切的邊疆問題。軍統局各訓練班主任都由戴先生自兼，副主任負實際責任。因爲訓練的目的在培養抗戰工作幹部，思想精神訓練最爲重要，故指導員責任重大，周治平、傅有權都先後任指導員。蘭訓班第一期（即中央警校特警班第二期）副主任爲劉璠，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底畢業三百四十五人。第二期（特警班第三期）副主任王孔安，三十年畢業四百五十五人。第三期（特警班第四期）副主任廖華平，三十一年畢業四百一十五人。第四期（特警班第五期）副主任胡國振，三十二年畢業五百五十四人。第五期（特警班第六期）副主任由劉忠雲、陳宜生先後充任。三十四年畢業七百七十九人。先後五期畢業學生，兩千五百四十八人。

蘭訓班同學如：國大代表于榮岑、徐哲甫、海玉祥，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王興中、臺北市警察局局長胡務熙、景美女中校長鄧玉祥、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長毛君強、中央警官學校教育長劉林華、已故前高雄市警察局長及保二總隊總隊長王曜臨、苗栗縣警察局局長嚴益敬、新竹縣警察局局長胡海峯、前高雄市市議員于寶彥、鐵路局專門委員李夢白、中央廣播電臺副主任陳良弼、榮民醫院人事室副主任郭聚堂、土地銀行儲蓄部經理李逢林、人事室副主任郭文翰，都是比較知名的。

# 河內除奸汪逆倖免

汪兆銘是中國國民黨的副總裁、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國民參政會主席，不是一個普通的官吏，他的行動關係太大了。當他逃到河內，一面和敵人勾結，企圖破壞我們長期抗戰，以獲得最後勝利的國策。一面又煽動國內的高級軍事將領，促他們背叛政府，響應他和敵人談和，眞是罪大惡極，不能寬恕。二十八年一月一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會臨時會議議決：「永遠開除汪兆銘黨籍，並撤除其一切職務。」

據龔德柏所著汪兆銘降敵賣國秘史所載，「三十日該會（一月三十日五屆五中全會）閉幕，蔣委員長於會後，派中央委員谷正鼎特赴河內，將汪赴英美法各國遊歷護照送汪，勸其赴歐美各國遊歷若干時，再回國服務。這項護照曾經各該國駐華領事簽字，即可使用。但汪會見谷正鼎後，婉言拒絕遠赴歐美各國，谷氏使命未獲結果而歸。」

誠如汪兆銘給龍雲的信上所說：「日本以一再延遲，已有迫不及待之勢，」實際上他自己更是迫不及待。因爲當他還在重慶的時候，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日本今井武夫、影佐禎昭和他的代表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虹口公園旁邊重光堂會議的結果，他已完全同意，日本首相近衛文磨的聲明也是根據這個決定的。所以他到了河內，趕緊發表豔電，響應近衛文磨，漢奸已經當定了，那裡會接受谷正鼎的勸告，擺脫敵人，赴歐美遊歷，以保持名譽呢？

中央對汪兆銘已做到仁至義盡，他既不回頭，那就祇好除去這個賣國賊，以保障我國長期抗戰國策了。鄭介民率領陳恭澍、王魯翹、唐英傑、余鑑聲、張逢義、陳邦國等赴河內進行鋤奸工作。

陳恭澍他們進行除去這個和敵人已經勾搭上的漢奸，好幾次都失敗了，後來着手調查汪兆銘的住所和生活情形，知道了他夜裡睡眠的房間。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凌晨，王魯翹等五人破壞了汪兆銘哥倫比亞路住所圍牆上的鐵絲網，翻身進入院內，迅速奔到樓上，打開汪兆銘住的房間，擊斃躺在牀上的那個男子，他們滿以爲已經達到爲國除奸的目的了。

因爲守門的越南警察大吹警笛，警察趕來，包圍了這座住宅。王魯翹和唐英傑走脫了，余鑑聲、張逢義、陳邦國三人被越南警察逮捕，判了七年徒刑，後來王魯翹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也送往越南監獄。

陳恭澍、王魯翹等費了很大的氣力，打死的不是汪兆銘，而是他的秘書曾仲鳴。原來那天晚上，汪兆銘和他的太太陳璧君吵嘴，經人勸解，兩人就睡在曾仲鳴的房間，後來曾仲鳴回來了，祇好睡在汪兆銘的房間裡，結果做了替死鬼。

滿清末年汪兆銘以革命志士的姿態，在北京謀刺滿清攝政王，被捕下獄。現在自己要做賣國的漢奸，也成了被人刺殺的對象，應該有所覺悟，懸崖勒馬，還不算遲。但他不但不覺悟，勾結更爲加深了，由日本人保護，乘日本北光丸，由河內抵達上海，展開一連串的降敵賣國行爲。

# 「我們的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就是「我們的」，不是其他的。戴先生稱軍統局的同志叫做「我們的同志」，軍統局的工作叫做「我們的工作」，軍統局的紀律叫做「我們的紀律」，軍統局的歷史叫做「我們的歷史」。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任何一個部門，任何一個機構所能比擬的，因爲我們的一切不同於人家，所以叫做「我們的」。

我們的三個字起源於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八月一日戴先生在望龍門特務隊歡迎敵後歸來同志大會上說：「去年我們曾開過一次『我們的家庭懇親大會』，今年四月一日，我們又開過一次『我們的工作八週年紀念大會』，今天我們又開這個『歡迎我們的同志歸來大會』。好像『我們的』三個字，爲我們所專用一樣。是的，就我們的工作和使命來說，這三個字我們是可以專用而無愧的。」

「我們的」同志的確不同於一般，在重慶的內勤同志，每天上三次班，工作十小時；每週祇休假半天，實際工作六十四小時；一年工作，合計三千三百三十八小時，那一個機關能有這麼長的工作時間？美國人每天工作八小時，每週工作五天，四十小時，全年不過工作二千零八十小時，要比我們少工作一千二百五十八小時，也就是說我們工作一年，等於他們工作了一年半，要比二分之一，還要多些。再看我們在敵後工作的同志，冒險犯難，做人家所不敢做，做人家所不能做的工作，同頑強的敵人作殊死戰，前仆後繼，視死如歸，那一個機關能做得到？所以說，我們的同志必須加上「我們的」三個字，才顯得不尋常，不

同凡俗。

我們的工作，敵前的、敵後的不說，就以大後方的工作來說吧！因爲汪兆銘背叛國家，破壞抗戰，做了漢奸，跑到南京，在日本人鐵蹄之下成立傀儡組織，於是勾引在重慶而和他們有關係的人去當漢奸。我們有責任保障這些人的清白，阻止他們下水，和汪兆銘同流合汚。我們也不能讓漢奸組織擴大範圍，增加聲勢，讓這些人離開重慶，去參加僞組織，爲虎作倀。

這些人有多少？重慶一地就有三百多人，祇能在暗中防止他們離開重慶，表面上又要不露聲色，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務，偏偏又落在我們的同志肩上。爲了達成這種任務，交通檢查就是一種有效的手段，而坐汽車的，又都是有權有勢，不好對付的大人物。小龍坎檢查所所長勞建白執行檢查任務，負責不苟，因爲檢查丁維汾先生的坐車，惹下麻煩，被重慶警備司令劉峙撤了職，還要禁足兩週，檢查工作眞是費力不討好。

戰時物資缺乏，需要我們的同志搶購搶運。戰時軍費浩繁，稅源減少，爲防止走私漏稅，又要我們的同志從事緝私工作。總之，我們的任務繁重，工作艱巨，也不是任何機關可以比擬的。

我們的紀律，非常嚴格，也不同於一般，絕不姑息養奸，而我們的同志遵守紀律的精神，也不是一般機關能夠做到的，戴先生不准打麻將，打麻將要槍斃人，事實並沒有槍斃過一個人，打麻將已經禁絕了。中國人打麻將已成習慣，禁絕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我們却做到了。抗戰時期不准結婚，命令下達

以後，我們的同志就人人個個去學翟去病，「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大家做王老五，除了我們同志，誰能做得到？

戴先生說：「我們光榮的歷史是同志們汗血淚所造成的」。除了忠義救國軍和別動軍作戰陣亡的不算，單就敵後被敵人殺害的同志，就多達一千七百多人。他們成仁就義，可歌可泣，犧牲的非常壯烈。這不是任何一個參加抗戰的機關團體能够做到的。這樣慘重的犧牲，這麼多的汗血淚寫下的歷史，能不珍貴？能不愛惜嗎？

戴先生說：「我們必須流血來灌溉先烈所種下的燦爛鮮花，我們必須流汗來培養將成熟的革命鮮果，我們必須流淚，將此千千萬萬的淚水，滙成一支非常洪大的奔騰澎湃的怒潮，爲激進我們工作的電力。」這就是我們不同於別人的所在。

「我們的」三字已經成了軍統局的專用形容詞，一切上面，都冠以「我們的」，絕不是他們的，別人的。「我們的」三個字多麼美麗，多麼令人有親切感！

## 忠救軍淞滬指揮部

淞滬戰爭快結束的時候，別動隊張業率領第四支隊兩千人，渡過蘇州河，掩護國軍撤退，全部戰死，沒有一個生還的，這是軍統局同志在戰場上，犧牲最大的開始。陶一珊率第五支隊得二三兩支隊協助，固

守南市至徐家滙，掩護國軍撤退，最後退到法租界，化整爲零，轉入地下。軍事組組長於十二月率特務大隊、青浦、松江兩訓練班、佘山教導團及五支隊部分隊員一千七百多人，經蘇州、溧水、繁昌、九江，撤退到安徽祁門縣歷口，整編爲教導第一團，俞作柏任團長。二十七年一月副指揮官何行健率第一支隊的雷忠大隊，與毛森的江山幹部訓練班及東陽魏山的浙東支隊，編成教導第二團。同時將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總指揮部改爲別動隊教導總團部，戴先生自兼總團長，俞作柏爲副總團長，負實際責任。又將第一團改編爲第一支隊，由湯毅生任指揮，第二團改爲第二支隊，由羅國熙任指揮。

二十七年三月奉到委員長的命令，負責收容整編流散浦東及京滬、滬杭鐵路沿線的國軍，以加強敵後游擊工作。澄錫虞地區，經阮清源趕走共產黨朱壽華、楊行方後，確實掌握了第五、第六、第十支隊，基礎已經鞏固。浦東方面，鮑步超在奉賢成立專員公署，編成李志明的第三支隊，于陶生的第四支隊，馬柏生的第八支隊，活動於奉賢、南滙、川沙一帶。六月間敵封鎖浦東，攻擊我新成立的第三支隊，斃敵五十多人；攻擊我南滙大場的第四支隊，斃敵七十多人；攻擊我奉賢的第八支隊，斃敵百人，俘一軍官，但年底第二次和敵作戰，我第八支隊指揮官馬柏生負重傷，部隊損失慘重，幾乎全軍覆沒。

南京附近，管容德組織了南京行動總隊，管容德任總隊長，賈維祿任副總隊長。計別動隊共轄八個支隊，一個行動總隊。

五月呈准改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爲「蘇浙行動委員會忠義救國軍」，戴先生和俞作柏先後任總指揮

，徐光英和尙望先後任參謀長，戴先生爲甚麼要把這支游擊部隊叫做忠義救國軍呢？

當淞滬戰爭激烈的時候，戴先生在上海指揮別動隊作戰，徐亮覺得他所負的責任重大，不應該在上海親冒矢石，做戰場上的勇士，勸他早回南京，他却覆電說：「別動隊起自民間義從，草創伊始，而遽當大敵。無薪餉之奉，官爵之榮；所憑以犧牲奮鬪者，『忠義精神』也。當以身先爲倡，庶乎能穩固根基，發揚光大，豈可臨危他去？」這忠義精神四字就是忠義救國軍的來源。

二十八年春忠義救國軍在上海成立淞滬指揮部，任命楊蔚爲忠義救國軍副總指揮兼淞滬指揮官，徐志道爲參謀長，移指揮部於澄錫虞三角地帶。這時候，以浦東的第三、第四、第八三個支隊爲第一縱隊，何行健爲指揮官；澄錫虞地區的第五、第六、第十三支隊編爲第二縱隊，阮清源爲指揮官，第二支隊也開江陰地區，參加淞滬指揮部戰鬪序列，與敵軍和共產黨展開搏鬪。

璜塘之戰——七月二十日中午，敵四百多名，附小砲三門，向無錫以北的璜塘集中，企圖攻擊我軍。楊指揮官命第二支隊沿北四房、石塘橋，前馬橋之線戒備，相機殺敵，並於馬鎭方面配備相當兵力，鞏固後方。命第五支隊進至祝塘警戒，主力進到塘石堰附近，支援第二支隊作戰。命第十支隊迅速佔領河塘橋水路要點，阻止北𣿅敵軍增援，命執法大隊向河湘橋方面警戒，監視北𣿅敵軍，掩護我軍側面，部署妥當，專等候敵人投入羅網。

下午兩點多鐘，璜塘敵南竄半里，和我第二支隊接觸，我軍堅強抵抗，以預備隊向璜塘東北須毛村攻

擊前進，包圍敵人的左側背，第五支隊主力向艾家橋以西攻擊前進，包圍敵人的右翼，敵已不支，靑陽峭岐的敵人到達戰場增援，我軍不能達到盡殲敵軍的目的，入夜各隊迅速脫離戰場，這一仗斃敵百餘名，我也傷亡八十多人。

安鎭之戰——十二月上旬，江陰、常熟、無錫、武進各地的敵軍陸續增加，對澄錫虞地區的空中偵察，地面威力搜索，也很積極，顯然想和我軍主力決戰。這時候指揮部在長涇以北河暘橋附近；第一支隊在璜塘西北，主力在澄錫公路以東，一部在以西焦溪附近；第二支隊在安鎭東南；第五支隊在長涇、顧山、北涸之間；第六支隊在北涸東北地區；第十支隊在長涇、祝塘、陸家橋之間。

二十日夜，共產黨新四軍陳毅部四個營向我第二支隊攻擊包圍。二十一日楊指揮官和參謀長率第十支隊和第五支隊一部，由長涇向南支援第二支隊，和共軍戰於安鎭以北的膠山，第五支隊另一部由西向東衝擊共軍側翼，不得不分兵迎戰，第二支隊才得突圍。

二十二日安鎭、羊尖敵人出擊，共產黨不和敵人作戰，趕緊逃竄，我膠山第十支隊及第五支隊一部遂被敵包圍。幸第二支隊正向顧山方面前進，奉命趕往夾擊，第五及第十支隊，才安然脫離戰場。安鎭之戰，既要對付敵人，又要對付共產黨，是兩面作戰，共產黨不打敵人，專吃抗戰的部隊，這就是一個實例。

## 加强電訊情報作戰

無線電專家、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溫毓慶在民國十七八年開始偵譯各反對黨派密碼電報，由財政部長宋子文支持經費，是爲我們首創破譯密碼電報的工作。十八年（一九二九）李宗仁、馮玉祥、唐生智先後叛變，軍事迅速蕩平，多得力於這項破譯情報，這項工作後改爲總司令部電務股，由黃秉弼接辦。

戴先生眼光銳敏遠大，非常重視這項工作。二十三年接長南昌行營調查科，命魏大銘選派電訓班的竺烈民，劉寶岩、楊仕倫、王懷仁四位同志到電務股學習，培植了軍統局破譯密碼的人才。

政府遷都重慶以後，溫毓慶任密電檢譯所主任。當時各情報單位中統局、軍統局、第二廳、國際問題研究所、密電檢譯所，每月檢討成績，總是密電情報佔先。戴先生對事觀察深邃，想把這部份工作擴大，增加其效力，簽呈委員長，統一全國各偵譯機構，成立技術研究所，直隸委員長，由溫毓慶任主任，毛慶祥、魏大銘任副主任，這個機構成立不久，溫卽離開，實際責任落在魏大銘肩上。

後來蕭勃在美國和破譯機構「黑室」創辦人雅德賚（Herbert O. Yardley）接頭，秘密聘爲顧問，以 Osborn 化名經香港、河內到達重慶。以神仙洞「豁廬」爲招待所，成立研究訓練機構，魏大銘主其事，選定陳祖舜、邱沈鈞、劉寶岩等及學生十幾人參加工作。二十八年第一年工作，人員五十多人，偵收機五十多架，偵收人員二百多人，收到日本陸軍密電二十萬份，經過研究的兩萬份。雖然成績並不理想，收獲不够豐富，然長沙第一次會戰，及以後二次三次會戰勝利，這項情報的貢獻仍然是很大的。

雅德賚不慣躱警報，工作了兩年就回美國去了。他深思鑽研，確有過人的地方。他精於打撲克，自己

誇稱，每一次賭博，多少總要贏幾文。他的密碼知識技術，對軍統局很有貢獻。他帶來幾種小册子，講專破替代、易位等變密 Cipher 的技術，我們根據這種知識和技術，破譯了日本空軍密電。雅德賚雖然引進變密 Cipher 新認識，但仍然沒有改進我國的密碼保密。雅爾達會議，史達林說不要通知蔣委員長。羅斯福說：「不通知也好，今天通知了蔣委員長，明日全世界都會知道。」就是嫌我們的電報不够保密，後果影響嚴重，豈能忽視？

從電訊上獲得的情報，的確比地面上所獲得的，時間迅速，數量豐富，而且很有用處。問題在有沒有這種技術，這就是戴先生特別重視這項工作的原因。美國太平洋各戰役，就是靠電訊情報獲得勝利，最著名的為破譯日本的 Purple Machine。英國在歐非各戰場獲勝，全靠破譯德國的 Enigma 密碼機。軍統局對這一項工作，在魏大銘負責主持之下建立起來，向時代邁進，成就輝煌。

## 穿衣服也不能馬虎

戴先生非常注重儀容和服裝，他自己經常穿中山裝，很少穿西裝，軍裝也不常穿。他穿的中山裝永遠是那麼平整，像新的一樣，皮鞋光亮，不着一點灰塵。他對同志們穿衣服，也不馬虎，看見衣服不整潔的，立刻糾正。

軍統局紀念週上千人參加，列隊站在羅家灣廣場司令臺前。由王兆槐擔任指揮官，後來改為何龍慶。

穿軍服的和穿中山裝的，必須分別站開，不能混在一起，服裝的顏色也得分開，灰色的在一起，藏青色的在一起，然後再分高矮次序。要把形形色色的一千人，排列的整整齊齊，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任何機關不肯這樣的，也是做不到的，但是，戴先生却非要做到不可。起初整理這種隊伍，很費力氣，王兆槐傷透腦筋，日子久了，成了習慣，每一個人都不好意思隨便，會照着自己所穿的衣服，站在自己應該站的位置，不到十分鐘，這種隊伍就整理好了。天下無難事，戴先生的字典裡沒有「難」字，在他領導之下，沒有辦不到的事情。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南京洪公祠短期訓練班有位擔任警衛的同志穿了一件藍色長衫，戴先生給他錢，要他做一套中山裝。過了幾天，戴先生看見他仍舊穿着那件長衫，很生氣地說：「誰敎你穿這樣的衣服？別人說我們是藍衣社，你爲甚麼偏要穿一件藍布長衫呢？給你錢做中山裝，爲甚麼不做呢？」

「報告戴先生，你給我的錢，已經化光了。」那位同志老實說，戴先生沒有再說甚麼，掏出一把鈔票給他，要他趕快去做衣服。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他整頓杭州警察局，由浙江警校派出十位政治敎官去做指導員。先給每人定做一套黑呢警察制服，一雙黑皮鞋，一輛新脚踏車，裝備整齊，才派出去。要想整頓別人，自己先得整齊劃一。

「七七」抗戰，上海成立蘇浙行動委員會，下設青浦、淞江兩訓練班，調汪祖華爲淞江訓練班副主任

。汪祖華到達上海的時候，戴先生正在發高燒，住在醫院裡。他走進病院，祇有陳質平一個人陪在那裡，戴先生面孔燒的發紅，呼吸急促。

「你穿上這套衣服，在戰地工作，太不方便。」戴先生睜開眼睛，看見汪祖華穿着一套西裝，沒有等他說話，從枕頭旁邊抓起一把鈔票遞給他，說道：「趕緊去做一套中山裝！」

董宗山在第二處國際科工作，奉派到第三戰區公幹，戴先生召見的時候，見他穿得衣服很單薄，說道：「出遠門，衣服不能太單薄！」於是把他自己的一件大衣送給董宗山穿。

戴先生不祇注意衣服整潔，而且對同志推衣推食，正如子路所說：「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戴先生感人的地方，令人永遠難忘。

## 公祭歷年死難同志

戴先生極富感情，具有悲天憫人的同情心。他說：「我們的工作，今天就是悲天憫人，彰善癉惡。所謂悲天憫人，就是要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我們同志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切體念這幾句話，篤實踐履，處處拿我們革命的行動來表現，然後國家才可得救。」

他對死難同志念念不忘，因爲革命的光榮歷史，都是由他們締造的，他們已經完成了悲天憫人的職責。戴先生說：「近來更感覺到本黨五十年的光榮歷史，只憑我們所知道的一些有名有姓的先烈，還不足以

寫成，必須有廣大的無名無姓爲革命而犧牲的羣衆，才可以完成一部光榮的歷史。……他們都是爲公理正義而鼓起了勇氣，無聲無臭的革命，而貢獻了自己，用汗血奠定了革命的基礎。雖然史册上沒有他們的名字，但是實際上沒有他們，革命便不成功。我所講的這些在革命史上爲大衆所不注意的問題，和大家所忽略了的人物，在今天可說就是我們。」

又說：「站在革命最前線的我們，必須踏着先烈的血跡，前仆後繼，再接再厲，繼續可歌可泣的史蹟，使本黨的一部光榮革命歷史萬古千秋的寫下去！」

因此，他對於祭祀死難的先烈，非常重視。其實戴先生極重視祭祀，追念死者，非常認眞、愼重，不祇對先烈而已。據楊繼榮說，他太太二十八年在上海病逝以後，逢年過節，不論走到什麼地方，一定要取出隨身携帶的遺照，懸掛起來，祭祀一番，永遠不忘結髮夫妻的深厚情感。

從二十九年軍統局成立八週年起，每年四月一日上午，戴先生一定要公祭死難同志。祭堂佈置的肅穆莊嚴，供奉着先烈的牌位。是一次隆重而又悲哀的祭典，有許多同志都暗自飲泣，泣不成聲。

二十八年四月五日清明節，戴先生在前一天下手令，公墓落成和祭祀死難同志同時舉行：

㈠明日上午公祭後，在鄉間大禮堂聚餐，每桌應有紅燒猪肉和香干一碗，炒辣醬一碗。

㈡公祭時應有軍樂隊奏哀樂。

㈢應通知王文釗準備照相。

(四)立人小學學生能走路者應參加。
(五)招待所待命同志應全體參加。
(六)公祭時應放鞭炮。
(七)抗團同志與各地來渝學生未離去者應參加。
(八)重慶外勤各單位均應派遣同志參加。
(九)明日係公墓落成與致祭死難同志，同時舉行，故儀式應注意，而在渝之榮譽眷屬，亦須酌量參加也。並須於明日上午八時以前到達「繅絲廠」，一律參加紀念週，所有代表不得缺席。

左傳：「祀，國之大事也。」戴先生對於公祭死難同志，指示得這樣詳細，既注意到軍樂、鞭炮、儀式、照像，更規定必須參加的人員，可見他是怎樣愼重其事。

致祭時，朗誦祭文：「嗚呼同志，人各有死。死而爲國，猶活千秋。河清海晏，民康是謀。盧溝燼延，軒轅蒙羞。百二塵起，湯火羣赴。鋤奸殺敵，神武驊騮。斷脰折頂，壯烈寡儔。爾手爾足，我股我肱。音容懷想，能不涕流。一堅我陣，同邱爭求。勝利雲屯，迅將京收。英靈如在，含笑永休。哀哉！尚饗。」

三十年（一九四一）四月一日公祭時，戴先生手捧着先烈照片册，說道：「同志們！請看我手裏抱着的是什麼？這是我們歷年死難同志的照片册！……九年來的歷史是光榮的！這種光榮固然是由於全體同志

共同努力的結果，但若更鄭重、更適切的說，實在是我們死難先烈的賜予：『光榮的歷史是一篇血淚史！』」

又說：「我們今天在此地舉行隆重的祭典，不是洒幾滴眼淚就算盡了紀念的能事。我們一定要踏着先烈的血路前進，才不辜負他們為國家、為民族、為領袖犧牲的赤誠。我們要繼承他們革命的精神，完成他們未完的志願，來安慰他們在天之靈。」

「我們回想當年一般先烈同志的壯烈犧牲，眞可說是對國家、對革命始終如一，至死不變，粉身碎骨，奮鬭到底。我們今天紀念先烈，就是要以先烈這種精神來激勵我們一般後死的同志。我們要踏着先烈的血路，來完成他們未竟的事業。所以我們的精神條件，就是要以死報國，來盡我們後死者的責任，來報答領袖的期望。」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四一」他說：「我們的工作是神聖的，我們的歷史是光榮的，我們的同志，我們的先烈，僅僅貢獻了個人的身體，犧牲了個人的生命，便已獲得了團體的成功，完成了革命者的任務。如果我們了解革命者的權利，那我們就更了解『苦痛即是生活』，更能了解『死即是生』的道理。我要絕對地負責，使我們的同志和家屬，一定做到『同生死，共患難，同甘苦，共榮辱，只有團體，沒有個人。』要使團體成功，才有個人的成功。」

## 海上進攻揚威金廈

廈門是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五月十一日淪陷的。戴先生對於廈門工作老早就非常注意，從二十四年給廈門負責人連謀的電報，可以看出來：「兄乎！華南情勢日急，廈門地居衝要，居民又甚複雜；吾兄職責重大，不言可喻。吾兄工作成敗，其關係不僅兄與弟兩人也。」

戴先生命福建泉州組成立行動組織，從事海上突襲。泉州組以八十軍情報處名義招募青年四十多人，組成行動隊，於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四月十九日晚由王明來、陳達元率領，從泉州石井乘船出發。二十日晨三時抵達金門，分三隊從青島灣登陸突襲，敵倉皇應戰。我搗毀敵城角仔砲臺，擊斃敵佐世保第二特別陸戰隊第二中隊士兵多人，奪獲敵輕機槍二梃，三八式步槍十六枝，安然撤退。隊員鄭良因傷重不能同時撤退，化裝乞丐，經金門同胞救助，安返泉州。

廈門未淪陷以前，閩南站站長陳式銳，已在島上建立了強固的基礎。廈門和金門這兩個海島，形式上雖被敵人佔領，但是戴先生決不放鬆，命令他的同志和敵人展開搏鬪，不讓他們有片刻安定：

二十八年九月十七日下午七點四十分鐘，廈門潛伏組在廈門民國路臺灣公會旁邊，三槍擊斃敵軍特務主任兼第一組組長田村豐大尉，工作同志安全撤退，毫無損失。

二十九（一九四〇）年一月八日下午六點鐘，廈門行動組的同志在鼓浪嶼漳州路李家園口擊斃漢奸黃

蓮舫，一彈擊中心臟，兩彈擊中面部。

二月五日下午七點鐘，泉州組四十位突擊同志搶灘襲擊金門島，斃傷敵將近一百人，活捉到僞金門警察局局長郎壽臣。返航途中，郎壽臣掙扎圖逃，祇留下首級交駐泉州八十師，師長錢東亮懸掛於晉江縣城內南大街十字路口鐘樓，示衆三天。

四月二十日晚十時閩南站三十幾位同志第二次襲擊金門，從青嶼灣登陸，破壞敵軍砲臺，打死四百多名敵僞守兵，奪獲兩挺輕機槍，六支三八式步槍。過了不久，又來第三次襲擊，使得金門敵人不得安然。

夏，我鼓浪嶼同志以兆和食品罐頭工廠爲集散掩護地點，被敵發覺，結果十三位同志殉難，一百多位無辜的同胞也被殘殺。

秋，戴先生命令閩南站，務必剷除敵興亞院聯絡部兼臺灣總督府駐厦門特務機關長澤重信。澤重信抗戰前就在厦門任全閩日報社社長，指揮日本浪人，無惡不作。閩南站奉命後，派汪宗海潛入厦門，和反間組負責人林頂立取得聯繫，探知十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時半澤重信要到大中路一號百樂咖啡廳，汪宗海在對面騎樓磚柱旁邊等候。三點正，澤重信走出咖啡廳，正要橫跨馬路上車時，在馬路中間被打死。任務完成後，汪宗海在厦門潛伏一個多月，才游泳到海澄縣嵩嶼。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一月八日，閩南站五位同志突襲厦門禾山，破壞敵軍牛家莊砲臺。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五月四日晚，中美合作所的約翰馬密拉上尉訓練的四名水手，從漳州石碼下海

，駕一艘小船，潛到厦門港口，剛好半夜。四人各背TNT，涉水到達鷺江道碼頭停泊的一艘日本貨船旁邊，把炸藥綁紮在船舷上，標定爆炸時間，游回小船，駛離港口。貨船爆炸，敵軍以為美國軍艦前來襲擊，驚惶失措，秩序大亂。

## 刺汪失手的烈士們

二十八年五月五日，汪兆銘在日本人保護之下乘坐日本的輪船到達上海，六月一日抵達東京，會見日本首相平沼，陸相板垣。後來，汪的嘍囉們在上海和日本梅華堂的陸軍影佐、矢荻中佐，海軍須賀少將、扇少佐，外務省派出席興亞院的矢野和清水兩書記官，與亞院囑託犬養健（協助影佐）辦理交涉，以日本興亞院提出的內約為討論的基礎。這種內約，連策動和平的影佐都不滿意，他曾對犬養健說：「我們於辦日華交涉之前，須先辦妥日本人與日本人之交涉。以現在的形勢，汪兆銘對蔣，對中國國民，不能不成為賣國奴了。」

清水對內約也很不滿意，對影佐說：「我們把這樣的條件向汪提出，日本國還有信義嗎？照這樣的內約，不如即此中止，不要提出了。」

犬養健也說：「假定照原案實行，華北事實上由中國獨立了，最南的海南島也成為日本海軍的了，世界上有這樣的傀儡政權嗎？」

連日本人都對所謂內約這樣不滿，而汪兆銘竟甘心做賣國奴，居然於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和敵人簽訂以內約為基礎的賣國條約「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這種漢奸賣國賊還不應該剷除嗎？二十九年一月九日汪兆銘的和平伙伴陶希聖和高宗武逃往香港，二十一日在香港大公報揭發秘約全部內容，二十三日蔣委員長為日汪秘約昭告中外。二月二十三日汪兆銘和南北兩個偽組織的漢奸頭目梁鴻志、王克敏在青島舉行漢奸會議，三月二十九日汪兆銘在南京成立傀儡偽組織，粉墨登場。戴先生的同志不能不加強除奸工作了，雖然一次接着一次失敗，但是除奸工作，前仆後繼，永不罷手，奮鬬到底。

劉戈青除奸被捕——劉戈青痛恨汪兆銘投敵賣國，一再請求前往京滬除奸。戴先生以為他既剷除了陳籙，再到上海，不太安全，幾次拒絕請求。後來因為王天木投靠李士羣，寫信要劉戈青到上海，想借王天木進行除奸，才獲允准。二十八年他去了上海。結果除奸不成，被陳明楚送到七十六號，成了李士羣的囚犯。

吳賡恕和戴靜園雙雙犧牲——二十五年兩廣事變時，長沙人吳賡恕任湖南站長，桂系派湘潭人戴星炳到長沙活動，被吳秘密逮捕，送往南京。戴星炳素仰慕戴先生為人，遂參加軍統局的工作，改名靜園。二十八年十一月吳戴兩人同在中央訓練團黨政班受訓，談到汪兆銘投敵叛國，非常憤恨。戴靜園未入中央訓練團以前，曾接到汪偽集團陳石生函件，替汪延攬人才，邀他到南京去。戴靜園認定打入汪偽集團，進行誅奸工作，這是最好機會，偕吳賡恕去見戴先生，要求赴南京誅奸。戴先生嘉奬他們忠勇，允准所請，偕

往南京，由陳石生介紹，參加了南京僞組織。

因爲戴靜園工作過於積極，探聽汪兆銘的行動，引起陳石生的懷疑而被逮捕。吳賡恕不說一句話，祇求速死。戴靜園對漢奸們的威脅，厲聲回答：「誅奸不成，死而後已，天下豈有怕死的戴靜園？」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吳戴二人就義南京。吳賡恕時年三十六歲。

陳三才烈並常山——蘇州陳三才清華大學畢業，赴美烏斯脫大學習電機，組織中國工程師學會。民國十四年回國，在上海創北極電冰箱公司，規模宏大。一二八淞滬戰起，結合愛國志士，以技術援助國軍，從事抗戰工作。後汪兆銘投敵，組織僞組織，陳三才憤怒異常，對人表示：「救國當先剷除這類大漢奸，不殺汪兆銘，不是大丈夫。」

後來陳三才和戴先生認識，以爲抗戰誅奸，得其門而入了。戴先生派他回到上海，自購線索，進行誅奸工作。不幸被白俄出賣，向汪僞組織告密，而被逮捕。汪兆銘以爲他是清華留美學生，而進行暗殺工作，感覺詫異，親自訊問：「我和你無仇無寃，爲什麼要暗殺我？」

「我和你並無私仇，」陳三才說：「但是我要殺的是賣國賊。賣國賊人人得而誅之，難道你還不明白嗎？」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月二日，陳三才從容就義。於南京雨花臺，時年三十九歲。戴先生以清華大學同學會名義，發起在重慶爲他開追悼會，委員長特頒發「烈並常山」輓額，旌表忠烈。

邵明賢萬里赴難——浙江警官學校畢業的邵明賢，做江寧警察局長時，縣長是梅思平。梅思平是汪兆銘僞組織的重要人物，實業部長、浙江省長、內政部長。他對邵明賢的印象很不錯，於是函邀在貴陽主持警佐訓練的邵明賢參加僞組織，邵明賢認爲這是誅奸的最好機會，於是把梅思平的函件呈報戴先生，請求應邀參加僞組織，相機刺殺汪兆銘。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多携眷赴滬，由梅思平安排，任僞浙江省黨部書記長，第二年調往南京，任警察廳督察處處長。他爲取得僞組織信任，易於下手，工作積極，引起親友們所不諒所不齒，認爲他做了漢奸。後來被僞組織逮捕，致函他的妻子：「當此體壯英年，理宜爲國盡忠，方不辜負父母生我育我。而今已矣，夫復何言？自古是非紛紜，並無論定，個人一切，惟有留待國人之評判。」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與黃逸光同時成仁，誅奸未果身先死，可說死不瞑目。

黃逸光春秋大義——墨西哥華僑黃逸光，原籍廣東赤溪，體格魁梧，喜愛文學，墨西哥國立師範及民航學校畢業。和幾位朋友徒步環遊世界，經四十九國，美洲各華文日報，爭聘爲特約記者。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秋天，到達巴黎，在華僑歡迎會，和正在巴黎養病的汪兆銘認識。因爲廣東同鄉關係，又因汪賞識黃逸光壯志凌雲，胸懷壯濶，多次接談，建立情感。

抗戰軍興，黃逸光旅行到非洲，聞南京淪陷，義憤塡胸，說道：「大丈夫生逢國難，當效命疆場，殺敵報國，否則亦當如荆軻子房，鋤暴懲奸，豈可隔岸觀火？」遂解散環遊世界團體，即刻返國，二十七年春到達漢口，和汪兆銘見面。汪嘉奬他回國參加抗戰，表示特別親切，親函介紹到昆明航校受訓。黃逸光

原想做一個空中英雄，駕機殺敵。不料他不適宜戰鬪飛行，改爲地勤，因不能殺敵，十分懊惱。後來他的內弟陳耀祖因他和汪兆銘有關係，寫信給他，要他在空軍裏響應汪兆銘的和平運動。他對汪逆投敵叛國，破壞抗戰，本已痛心切齒，得陳信更爲憤怒。事被王叔銘將軍知道，遂介紹他去重慶見戴先生。

戴先生非常壯其志行，氣慨，抱負，施以短期訓練，付以爲國誅奸重任。黃逸光到達南京，汪兆銘委以中宣部編審兼敎育部專員。汪兆銘數次被謀刺，奸膽已裂，對從抗戰大後方來的人，戒備很嚴，因黃和褚民誼、林柏生往來，欲親見汪兆銘，引起僞組織懷疑。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被捕。

「汪主席對你不錯，恩高德厚，你爲什麼要殺他？」審訊他的僞法官問他。

「逸光祇知道春秋大義，誅戮叛國奸賊。」黃逸光厲聲回答：「私誼那裏能害公理？」

十二月十七日，黃逸光和邵明賢同時成仁。成仁前索紙筆題句：

「可愛的中華！我願為你歌唱！我願為你而死！」

時年二十八歲。

尙振聲慷慨賦詞——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就參加戴先生工作的尙振聲，河南羅山人，慷慨俠義，詩詞激昂。南京淪陷後，任南京區副區長，二十八年曾被捕獲救。後見戴先生，請求再往敵區，僞裝投敵，相機誅除汪逆。投僞後，被任爲獨立第七旅參謀長，密結中下級幹部，計劃待機包圍汪宅，一舉誅奸。事洩被捕，繫獄兩月，意氣自若。獄中塡詞一闋：

「烽火遍神州，殘缺金甌，傷亡離亂幾時休？昔日繁華今瓦礫，廬舍為墟。莫負少年頭，素志當酬。相期共挽此狂流，收拾山河與故國，賴我同儔。」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一月八日尚振聲在上海就義，敵僞要他向東跪下，他厲聲大喝：「我爲中華男兒，革命志士，此膝義不屈敵寇漢奸！」乃向西站立，敵僞大怒，亂槍轟擊，壯烈成仁。時年三十九歲。

## 華北同志犧牲慘重

平、津、石家莊、張家口、歸綏、大同、太原各地敵後工作，二十八、九年先後遭敵破壞，同志犧牲慘重。先是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中秋後一天，九月二十八日，天津區長曾澈、組長陳資一、軍事專員鄭恩普等被逮捕，區長一職由居住意租界的倪中立繼任。時華北總會計葉震住天津英租界，負責華北各地的經費接濟。戴先生對天津失事，非常關心焦急，十月八日，電倪中立和葉震詳細指示：

「1.曾（澈）同志失蹤多日，而敵僞報紙，已有類似之消息之登載，曾同志必已入敵手無疑。國難至今，失此忠良，甚爲痛傷！惟仍乞兄等多方探查爲幸！

2.陳資一同志既能與其家屬通訊，望設法多多致慰。對陳同志家屬之在津者，應請予以接濟。

3.鄭恩普同志之眷屬，亦應予以接濟。

4.預備電臺務請找妥房屋，迅行建立，對各臺報務員之生活與其精神，請多予安慰與激勵。

5.區站辦公地址，既不能立即遷至意租界或華界，只可暫在租界，惟請妥爲掩護。但天津之英法租界，已不可恃，務希速於意界與華界準備區站辦公地址，在此種情況之下，當用之臨時費，可不必節省也。

6.兩兄行動，務希隨時愼重，但在目前情勢之下，對同志之聯絡，尤應密切，並須多予激勵，以免人心之渙散，工作之解體。革命者祇有前仆後繼，再接再厲也。」

不久倪中立和行動組長王文也被逮捕，曾、陳、倪、王都壯烈成仁。

北平組織因受天津的影響，情況緊張，先是交通機關被敵破壞，十月二十四日副區長周世光和報務員張樹德同時被敵憲兵逮捕，以後組長陳國瑞（漢卿）、書記李銳、楊英俊、楊福金、通訊員王漢雲、武田壽、楊清，電臺臺長張依道、喬家才眷屬先後被捕。區長劉藝舟尚未接收工作，誤投羅網，也被扣留，幸而應付得當，旋被釋放，還回重慶。周世光、張樹德、陳國瑞、武田壽、楊清等都被殺害。

察哈爾站站長楊金聲、書記張撫（輔）之、電臺臺長張子文、譯電員王寶雲二十九年三月被敵憲兵隊逮捕，接着劉旭初、李志成等也被捕。楊係僞蒙疆自治政府建設部部長，張係張家口僞警察局保安科科長，掩護非常良好，一旦被敵破壞，敵恨入骨髓，楊金聲、張子文、張撫之都被殺害，後調張桐樹任站長，負責恢復察站工作，不久也被捕殉難。

察綏兩省因地理人事關係，沒有做到絕對秘密，發生橫的關係，敵人根據這種線索，都被掌握。故綏遠站自站長張季春以下，多人被捕。張季春在察哈爾省聲望很高，敵人不敢殺害，僅判徒刑十五年，關到

張家口監獄裡。其他被捕犧牲者，有崔公睿、劉長榮、李振聲、趙鳳武、辛壽臣及電臺臺長張世傑等。閻因綏遠工作被破壞，直接影響到蒙古軍司令部的潛伏工作同志，處長武鈞玉、團長李錦章、收發閻毓華都被殺害。閻毓華的工作成績最佳，這三位同志都是熱血澎湃的青年，工作異常努力。

大同組屬於綏遠站，組長張存仁已調北平區書記，因早被敵人暗中監視，當他繞道太原，赴北平時，在太原被捕，解往張家口。副組長趙維城在大同被捕，也解往張家口。趙維城山西大學法律系畢業，雖一文弱書生，天性忠烈，在張家口監獄痛罵敵人侵略，撞墻而死。

山西站站長薄有錢。副站長李希紹二十七年春天在漢口和戴先生晤談，認爲不可多得的人才，因爲他曾任山西醫院院長，回太原後，在僞省政府衞生處找到一份掩護工作，情況非常良好。一天幾個高級僞職人員在一塊兒聊天，李希紹也在其中。

「你們聽說過藍衣社嗎？」其中一個人發問。

「可怕的很呢！」另外一個人答腔：「他們是一羣神出鬼沒的傢伙，神龍見首不見尾，出沒無常，防不勝防。」

「聽說他們殺人同血滴子一樣厲害，」又一個人揷嘴說，顯得有些膽戰心驚：「門窗關閉的好好地，就會把人殺死，有時連屍首都找不到，連日本人提起來，都有些害怕。」

「他們的人到處都有，說不定我們在這裡談話，他們都會聽得到。」

李希紹聽得心裡好笑，軍統局的敵區工作，殺敵除奸，的確發生了很大的作用，使做漢奸的人們提心吊膽，談虎變色，可說已經是先聲奪人了，已經收到阻遏效果。

二十九年三月薄有銨任北平區區長，不久失踪。李希紹繼任山西站站長。五月間太原組郭秀峯出了紕漏，全組同志都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李希紹覺得情況緊張，已經牽連到山西站，他必須出城暫避幾天。五月十一日，李希紹起了個早，匆匆離開王家巷二號住所，到衞生處打了個轉，趕緊出城。在他離開王家巷二十多分鐘，日本憲兵前來捉人，撲了個空。再到衞生處，見他辦公桌上一張字條，墨跡未乾，以為他一定還在僞省政府裡面，展開搜索，折騰了半天，那裡有個影子？於是下令關閉城門，捉拿藍衣社抗日要犯。因為日本人大張旗鼓，沒有捉住李希紹，故事越傳越神秘：

「姓李的是被一位劍俠接走的。」事後談論，有人這樣說。

「不是，姓李的本身就是一位飛簷走壁的大俠。要不然，何能墨跡未乾，就無影無踪呢？」另外一個人說。總之，日本憲兵隊沒有捉住李希紹，增加了漢奸們和日本人的恐怖情緒。

山西站被敵破壞，榆次組長甘昌生、汾陽組長張立君、陽泉組長關清華、忻縣組長胡濬哲、電臺臺長魏鏞及同志商玉振、楊鏡明、郝亞雄、岳玉珍、郝采蓮、張果權、任喜隆、范驥鵬、潘漢卿、宋慧柏、徐福全、李丕績等，太原組郭秀峯、曲學仁、張俊德、高樂士、賈蔭高等，都被逮捕。十九人判了徒刑，甘生昌，張立君、關清華、胡濬哲、魏鏞、李丕績、郭秀峯、張俊德、曲學仁、高學士、賈蔭高、徐福全、

潘漢卿等二十五位同志被判死刑，十一月壯烈成仁。

## 阻止破壞曲江大橋

自從汪兆銘在抗戰開始的時候，喊出「焦土抗戰」，使許多人對這四個字發生錯覺，造成大禍。張治中火燒長沙，罪大惡極，就是實現汪兆銘的政策的結果。如果不是戴先生發覺的早，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也幾乎先張治中而燒了杭州。當浙江省政府準備撤離杭州的時候，主席黃紹竑也打算來一次焦土抗戰，把杭州市，包括閘口、南星橋、湖墅、拱宸橋所有的民房全部放火燒掉，使成爲焦土。戴先生於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二十四日從南昌乘汽車馳抵杭州，得到這個消息，認爲這種措施，置杭州八十萬老百姓的生命財產於不顧，荒謬絕倫，是禍國殃民，那裡是焦土抗戰？焦土抗戰是指可以資敵的物資和軍事設施，並不是老百姓住的房子和老百姓的財產。老百姓的房子，老百姓的財產可以隨便燒掉嗎？急電委員長報告，請電飭黃紹竑，嚴禁縱火，任意燒毀老百姓的房子，杭州的老百姓才免去一場焦土浩刦。

就是破壞許多可以資敵的物資和軍事設施，也不能因破壞過早，不切合時機，防礙了自己的軍事行動，造成不可彌補的重大損失。所以，破壞工作並不簡單，不能魯莽從事，需要顧慮週到，這也就是武漢反資敵大破壞，一定要等到敵人進入漢口，才開始的原故。

廣東省的曲江縣是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和廣州淪陷後的省政府所在地，扼湘贛粵三省的交通樞紐，是

粵漢路南段的大站。敵人想打通粵漢路，華中的敵人把長沙當做侵略的目標，廣東的敵人則垂涎曲江。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十月，廣東的敵人策應第一次長沙會戰，發動攻擊，分成三路進犯曲江。他們派出的先頭便衣部隊，已經竄擾到距離曲江幾十里的土坑口，情勢相當嚴重，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和省政府主席李漢魂決定向樂昌縣方面轉進，並擬破壞曲江的鐵路大橋。這時候人心惶惶，以為大橋若被破壞，一定要放棄曲江，不會死守。

在大橋還沒有破壞之先，戴先生到了曲江。他衡量當時的情況，敵人不過是策應長沙會戰，佯攻而已，並無力進攻曲江。這時破壞大橋，有些太早。趕緊去見張司令長官和李主席，向他們建議，暫緩破壞曲江大橋。他說：「日寇攻勢，已成強弩之末。土坑口之便衣隊為烏合之漢奸組織，一驅即散。各路來犯之敵，我軍如能奮力阻擊，必可轉敗為勝。縱使曲江萬一不保，亦應俟疏散完畢後，再謀處理大橋。不應破壞過早，再蹈廣州撤退時，因北站大橋破壞過早，致粵漢路數十列車軍需物資無法運出，而全部資敵之覆轍。」

張司令長官和李主席都相信戴先生的情報正確可靠，接納他的意見，暫時不破壞曲江大橋，人心安定。不久戰事轉好，竄擾土坑口的便衣隊逃之夭夭，三路進犯的敵人也都被擊退，戰事結束，也保存了曲江大橋。

曲江大橋對湘粵贛的交通關係太重要了，在長沙、衡陽未淪陷之前，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假使二十

八年十月不經戴先生阻止，冒冒失失把曲江大橋破壞，會使以後幾年對敵作戰，增加許多麻煩困難。這件事情雖然是抗戰時期的一個小插曲，關係却非常重要。

## 劉戈青勇鬪李士羣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一月十日戴先生手令：「『三元兄：弟決不願以任何條件換取個人之安全，死生有命，兄勿以爲念！弟戈青，二十七晚。』此係劉戈青同志在滬被逆方綁去後，秘密寄給朱山猿同志之字條，等於一誓詞也。所謂臨難毋苟免，劉同志確能做到矣。而朱同志當劉同志被綁後，不避艱險，甚至身入逆方錮劉之所，與劉及逆方僞特工首腦李士羣見面，大義凜然，李逆亦爲所感動，如劉朱兩同志者，實我團體之光榮也。此種有歷史價值，應保存焉！並可作訓練之大好材料也。」

這是一件很勇敢、很感人的故事，詳敘於後：

上海的王天木和趙理君鬧人事磨擦，王天木想要靠攏僞組織，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八月間，親筆函在香港的劉戈青：「兄於十五日被趙君暗殺未中，查係老闆命令，此乃太無天理是非，遂於翌日開始自由行動，弟見信速返，兄天木。」

所說自由行動，就是投靠僞組織李士羣。劉戈青趕緊把這封信交給香港負責人王新衡轉呈戴先生。戴先生命劉戈青和吳安之即日飛重慶，並請他們兩位在曾家岩公館吃飯。決定先派吳安之持戴先生的親筆信

到上海，勸說王天木不要變節。認爲劉戈青制裁了陳籙，回上海有危險，命仍回香港工作。

劉戈青回到香港以後，左思右想，以爲既然天木要他回上海，乘這個機會進行制裁汪精衞，不是很好嗎？仍向戴先生要求回上海去。戴先生衡量情況，同意了他的要求，親筆覆信：「廿三日手書均悉，吾弟忠勇爲國，思慮週詳，至爲感佩。滬上環境險惡，我固不願弟赴滬工作。但爲打開目前之僵局，與挽回工作之刼運，以期得到最後勝利計，亦不得不派弟一行。玆已另電冠夫同志，撥弟國幣五千元，希即妥爲部署，秘密赴滬，萬希膽大心細，嚴密進行。事之成敗，繫於弟身，一切可以照來書辦理。……」

劉戈青回到上海，把戴先生的親筆信交給王天木，對他說：「戴先生對你打入僞組織，正合乎他的要求，所以派我回來，由你協助我制裁汪逆，好阻止僞組織出現，對你投靠僞組織事，絕不追究。」

這時和王天木一起投僞組織的，有陳明楚、林之江、何行健、馬河圖、岳清江、丁寶齡，實際上馬岳丁三人暗中聽吳安之的指揮，眞正投靠僞組織的祇有王陳林何四個人。有一天劉戈青看到陳明楚，陳明楚說他湖南的全家都被關起來，憤恨不平。劉戈青不和他辯駁，說可以把他家裡的人接來上海，證明他所說的不確實。於是一方面報告戴先生他和陳明楚見面的經過，一方面派朱山猿到湖南把他妹妹陳弟燕接來上海。

陳明楚做夢也想不到劉戈青眞的能够把他妹妹接來上海，當他在滄州飯店看見他妹妹時，大吃一驚，讀了他父親的親筆信，痛哭流涕地對劉戈青說眞有再生之德。他父親的信大義懍然，告訴他：「在古代出

了像他這樣的不肖子孫，會誅滅九族。陳氏不幸，出了他這個漢奸兒子，他眞慚愧，無地自容，無臉見人，生不如死。」但是已經下水做了漢奸的人，良知已經喪失，實在難以自拔。

劉戈青催着王天木進行制裁汪兆銘的事情，常常給他打電話，他非常害怕，要劉戈青找一位女人打電話，避免別人注意。劉戈青到那裡去找女人？王天木想到大新公司賣毛衣的陸譎，對劉戈青很好，於是帶着陸譎來看劉戈青，從此成了劉戈青和王天木聯絡的中間人。後來因爲尤品三出了紕漏，王天木害怕暴露了劉戈青制裁汪兆銘的秘密，牽連到他的頭上，要陳明楚約劉戈青在凡爾登舞廳見面，然後在舞廳門口把劉戈青打死。其實馬河圖等奉了吳安之指示，在暗中保護着，殺不了劉戈青的。而陳明楚在進行時良心有愧，和劉戈青、陸譎坐在他自己的車上打轉，轉來轉去，突然車子開到七十六號，他自己却溜走了。

王天木怕劉戈青被捕，洩漏制裁汪精衞的秘密，才要陳明楚殺人滅口。該死的陳明楚却把劉戈青送到七十六號，王天木嚇得躱藏起來，不敢露面。李士羣毫不費力，糊裡糊塗得到劉戈青，高興極了，特別優待，讓他和陸譎住在汪兆銘曾經住過的房間，開始說服，要劉戈青投降。

「李先生！」劉戈青說：「你對我這樣好，我心裡明白。如果你李先生做土匪強盜，我一定跟你幹，就是不能給日本人工作，做漢奸。你要知道，我父親挨過日本人六刺刀，小時候我父親一直對我說，長大了去殺日本人。現在我不能爲父親報仇，也絕不能幫助有殺父之仇的日本人呀！」

「戴雨農派你再回上海，究竟要你來幹甚麼？」李士羣笑着問劉戈青。

「是王天木寫信要我回來的，他要騙戴先生一些錢，現在錢騙到手，却要陳明楚把我送到這裡。誰不知道這裡是七十六號，他們却鬼鬼祟祟，躱藏着不見，眞不够朋友。」

「你們這一次來了多少人？」李士羣和劉戈青談話，一個坐在桌子的這邊，一個坐在那邊，桌子上放着電話機，這時候已經夜裡兩點多鐘。

「就是我一個人回來的，不過在上海的人，却多的是。祇要你李先生要，隨時都可以爲你介紹。」

「怎樣介紹？」李士羣聽了有些奇怪，很好玩地問。

「打電話叫他來嚒！」

「好！」李士羣一隻手擱在桌子上，一隻手拿起電話聽筒交給劉戈青。

「山猿是嗎？」劉戈青接過聽筒，撥朱山猿的電話，夜闌人靜，坐在旁邊的李士羣，可以聽淸楚對方說甚麼。劉戈青說：「我現在要殺頭了，你陪不陪？要陪，現在還來得及。」

「劉先生！你在甚麼地方？」對方問。

「七十六號！」

「明天可以嗎？」

「爲甚麼？」

「讓我今晚再去看我媽一次。」

「不行，明天就不一定能見到了。」

「包天擎正在我這裡，」電話的那方面問：「他也要去看你，可不可以？」

「你等一等！」劉戈青放下聽筒，問李士羣：「另外一位我的私人朋友，不是軍統局的同志，也要來看我，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告訴他們，一塊兒來吧！」李士羣不相信他們眞敢來七十六號，自投羅網。

一會兒朱山猿和包天擎果然來了，還帶了幾件換洗的衣服、毛巾、牙刷。劉戈青把朱山猿和包天擎一一介紹給李士羣。李士羣見劉戈青一個電話，果然叫來朱山猿陪他殺頭，還帶來個新聞記者包天擎，大出意外，對他兩個說了一遍漢奸大道理，又開了兩瓶啤酒請他們喝，說道：「你們要來看劉先生，隨時都可以來。平時你們說我們漢奸，現在你們看看我們如何對待劉先生，你們自由談談，絕不跟踪你們。」李士羣說完，起立離去。

朱山猿是來陪劉戈青殺頭的，做夢也沒有想到是這個樣子，他告訴劉戈青，他家已被包圍，劉戈青說：「所以我才叫你來，這樣他們不會再找你的麻煩了，你可以脫身。此地有進無出，你祇可來一次，不能來第二次，趕快離開上海，回後方去！」

第二天包天擎來，說朱山猿要他保持生命爲第一，他才寫了前面的那張字條，交包天擎帶給朱山猿，朱山猿帶回重慶，呈給戴先生。馬河圖把劉戈青被誘捕的情形報告了吳安之，吳安之認定投靠了僞組織的

人，已經不可救藥，於是策動馬河圖制裁這一批叛逆。廿八年聖誕晚上，這班人正與高彩烈去舞廳跳舞，馬河圖、岳清江、丁寶齡在吳安之策動之下，進行制裁，打死陳明楚和何行健，然後逃往香港。

這件事情發生，李士羣還以爲是劉戈靑的部屬爲他報仇，後來才知道是馬河圖幹的，馬是王天木的人，而王天木又沒有死，於是要王天木負責，把他關起來。起初劉戈靑要求釋放陸謫，李士羣不准，現在自動要釋放。

「李先生！」陸諦說：「你要放我走，得答應我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你甚麼時候槍斃劉先生，把我叫來，也賞我一顆子彈，我就感激不盡了。」陸諦噙着眼淚，很誠懇地說。

「笑話！笑話！你不願意離開劉先生，那麼你們就一塊兒住着好了。」李士羣回頭告訴劉戈靑：「說實在話，老弟！我眞喜歡你。你這樣年靑，居然就有死黨，一個電話，就能把朱山猿和包天擎叫來七十六號，陪你殺頭，又有陸小姐願意陪你一塊兒死。所以，日本人好幾次要提走你，我都替你擋回去。你想想！陳籙是你殺的，如果你落到日本人手裡，還能活嗎？」

南京僞組織成立，李士羣把劉戈靑和陸諦解送南京寧海路二十五號特務監牢。後來李士羣打算送他到日本去看看，以爲收攬他的第一步，他才有了相當自由，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六月二十日劉戈靑乘京滬

車逃離南京，經上海香港，轉往重慶，包天擎和陸諦到息烽訓練班受訓，參加了軍統局的工作。

## 軍事委員會特檢處

郵電檢查工作，原由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一處和第二處共同負責，經費也由雙方分擔，業務由第三處主持。二十七年八月調查統計局，第一處改爲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第二處擴大爲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主持郵電檢查工作的第三處業務，改爲軍委會辦公廳下的特檢處，由中統局和軍統局雙方派人主持。

爲防止戰時奸諜活動，發揮摘奸發伏效能，郵電檢查工作實有統一的必要。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二月擴大特檢處組織，改由軍統局指導考核，派劉璠爲處長，後由李肖白繼任，特檢處的業務分成郵電檢查、航空檢查、秘密監察人員三部分。

郵電檢查方面，各地組織經先後調整，到三十年（一九四一），共有郵電檢查所三十八所；四川重慶、成都、北碚、萬縣、宜賓、自貢、廣元七所；西康康定、西昌兩所；貴州貴陽、遵義、獨山三所；廣西桂林、梧州、柳州、南寧四所；雲南昆明、下關、河口三所；湖南長沙、衡陽、沅陵、零陵、耒陽五所；湖北恩施、老河口兩所；江西吉安一所；廣東曲江一所；河南洛陽一所；陝西西安一所；甘肅蘭州、天水兩所；綏遠陝壩一所；安徽立煌、屯溪兩所；浙江金華一所；福建福州、漳州兩所。郵檢辦事處六十五處

，臨時郵檢所六百六十二所。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增設下關、寧夏兩郵檢所，內江、建甌、鉛山、臨泉、樊城、寶鷄、平凉、張掖等二十一辦事處。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增設梅縣、茂名、建甌、建德、臨川、鎮遠等六郵電檢查所，裁撤長沙、常德、梧州、柳州四所；增設辦事處三十處，裁撤三十八處。

航空檢查方面，自汪兆銘飛離重慶，潛往河內，終於和敵人勾結，組織僞組織以後，加重戴先生航空檢查的責任。三十年（一九四一）接管重慶、成都、蘭州三航空檢查所，武威、張掖、安西、酒泉四分所。又奉准設立桂林、昆明、韶關三航空檢查所。三十年增設寶鷄、宜賓、哈密、廸化、伊寧五所，三十二年增設雲南的呈貢、楊林、雲南驛、霑益四所。

爲組織航空偵查組，戴先生從蘭州致電成都航空委員會周主任至柔：「密譯呈航委會周主任賜鑒，晚於皓日來蘭主持特警班學生畢業典禮，並對西北調查工作有所策進。玆查甘肅境內共黨異常活動，與俄員聯繫亦甚密切。爲阻止中共之活動與俄員有軌外行動起見，晚擬請於蘭州、安西、甘州、酒泉、武威等處飛機場，准予組織偵查組，人員由晚處派遣，工作受貴會指揮。經費由貴會擔負或由晚處共同擔負，以利工作，是否可行，伏希鑒核示知，晚戴笠叩有未蘭親。」

關於秘密監察人員（卽保防工作）詳「週督察和監察訓練」一節。

戴先生對於一切工作，沒有不是高瞻遠矚。他認爲江西剿匪，郵電檢查非常重要。當二十四年軍委會第三處以國際問題研究所名義招考郵檢人，大學畢業者二十人，高中畢業者六十人。戴先生在報上看見招

生廣告，就鼓勵特務處的同志去報考。報考的八百多人，假中央大學考試，結果錄取的八十人當中，特務處報考的同志就佔了十分之七，奠定了他掌管這項工作的基礎。這一期算是特種通訊訓練班第一期，人才濟濟，來到臺灣的有：周景暾、李如何、劉兆祥、王少樸、李道生、劉春雲、胡昌武、朗鴻遵等。

抗戰軍興，極需要郵電檢查人員，因第一期畢業後即停辦，一直到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二月才辦第二期，戴先生任主任，劉璠任副主任，畢業六十八人。第三期從三十年一月十二日到四月七日，畢業二百九十四人。第四期戴頌儀任副主任，從十月三日到十二月三十日，畢業八十五人。第五期併入重慶訓練班，羅香芳為副主任，畢業二百四十二人。第六期畢業二百九十五人，第七期畢業二百二十七人。從第二期到第七期，一共訓練了一千二百一十一人。

郵電檢查工作，阻力也很多，困難重重，是經過許多波折才能開展的。就以綏遠陝壩郵電檢查所為例，舉一反三，可以明瞭困難情形。陝壩郵檢所所長孫傳琨，山東人，軍校五期畢業。因為綏遠講「整體」，排斥外來的任何勢力，對於中央機構雖不能拒絕設立，但並不歡迎。所以對於郵檢工作，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部也派人去檢查，和陝壩郵檢所唱對臺戲。孫所長要求合併到一起辦公，他們不答應，許多郵件由他們拿去，不准郵檢所過問。孫所長去見副司令長官傅作義，不予接見，要求見魯參謀長，也見不到。山東人的脾氣，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決定盡力維護這一項工作，不得已的時候，準備犧牲自己。

「長官的信你們也敢檢查嗎？」有一天副長官部的檢查人員拿着傅作義的一封信，走到郵檢所的同志

那邊，一撕兩半，這樣說道：「爲甚麼把長官的信撕破？」

「明明是你自己撕的呀！」一位郵檢同志老實說，副長官部的那一位仁兄表示非常憤怒，狠狠一拳頭打到那位同志的胸脯，被打的同志倒在地上，閉着眼睛口不能言。這個時候，打人的人不再凶了，以爲一拳打死人，着慌起來，不再拿着長官部的大帽子欺人，趕緊把被打倒的人送往醫院。孫所長率領全所的人員（十二三人）去副長官部請願，衞兵不准進去，於是他們解開衣扣，一齊躺在副長官部門口。這一着很有效，看熱鬧的老百姓，越聚越多，他們躺着不起來，衞兵的步槍不起作用，對他們毫無辦法。傅作義很愛面子，聽到他的轅門外在演鬧劇，氣得在辦公室團團轉，認爲丟盡面子。

經過這一次風波，孫所長當然不能再呆在陝垻，可是副長官部派在郵局的檢查人員也撤走了，陝垻的郵檢工作才不再受阻撓破壞。

## 未雨綢繆車照千張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春天，戴先生携帶了十部自製的小型無線電機，偕同毛宗亮到達緬甸的臘戍，佈置全緬甸的秘密工作。十部電臺交給張我佛保管，派他爲全緬甸的電臺督察，負責佈建電臺，爲使將來緬甸工作順利進行，必須完成全緬通訊網。

仰光和臘戍，已建有電臺，現在着手增建八莫、密支那、曼德勒（瓦城）及仰光近郊三座預備臺，除

已建和待建的九部電臺，還餘下三部電機，作爲備份。因爲張我佛工作能力特別強，戴先生發給他五百盾特別獎金（約合十兩黃金）。戴先生化錢就是這樣大方，張我佛不能不加倍努力，以後在緬甸的成績非常優越，建立大功。

戴先生命令臘戍負責人潘其武，擴大僱用商車，搶運物資。又命令潘其武透過臘戍「孔雀公司」經理張嘉順，向緬甸海關及公路局報領商用大卡車牌照一千張，費用由軍統局支付，當時在臘戍的同志，沒有一個人不感到奇怪的。因爲我們根本沒有這許多卡車，幹麼要領這麼多的牌照呢？但是，戴先生的命令一向不打折扣，祇好遵照他的指示去做。

張我佛在臘戍的公開身份是西南運輸公司臘戍公司報關股職員，向緬甸海關和公路局去洽領。但是按照緬甸的規定，領牌照必須持有海關發給的車輛入口單、引擎號碼、車輛噸位等憑證，才能請領。因爲張我佛件件欠缺，當然領不到牌照，領不到不成，最後由仰光的陳質平和海關交涉，將美國由海路運到的卡車引擎，原箱提出一部份，抄下號碼交海關登記，然後請公路局發給牌照一千張。這一千張牌照全部交給臘戍孔雀運輸公司，張嘉順總經理拿到這一千張編號RA×××的空頭牌照，也不知道戴先生玩甚麼花樣；好在不用他拿錢，潘其武業已照付，祇好收下，妥爲保存。

過了半年，到七月十八日，英國和日本在東京簽訂協定，停閉滇緬路運輸。英帝國主義這種毫無道義的舉動，戴先生早已看透了，英國政府爲了執行封鎖滇緬路，在臘戍海關加派了一營步兵，公路上加建了

一道木柵，柵旁建了一座崗亭，架設專用電話線，情勢非常緊張。這一天早晨張嘉順把他保管的一千張卡車牌照交給潘其武，潘其武遵照戴先生電報指示，由婁劍如拿去交給整裝待發的軍用物資車隊的押運員，將牌照釘在車頭，首批十二輛以孔雀公司商車名義，辦好報關手續，順利通過，待車隊到達雲南畹町，將牌照卸下，秘密帶回臘戍，繼續使用。

英國人雖然封鎖了滇緬路，因爲戴先生在半年以前就有準備，領到一千張貨運大卡車牌照，就用這一千張車照，不停地運輸我們要運的物資，一天都沒有停止。所以滇緬路雖然表面上封鎖了，實際並沒有阻止我們的運輸工作。孔雀公司張嘉順總經理和臘戍的同志們到這時候才了解戴先生是未雨綢繆。

## 確保健康辦好伙食

國民政府所有的機關首長，能夠隨時關心部屬的生活好壞，除了戴先生，恐怕找不到第二人了。他認定一個人工作有效率，必須確保身體健康；要身體健康，必須營養充足；營養充足，全看伙食辦好辦不好。

有一次總理紀念週，他說：「這一次在外面一個多月，回來以後，看見許多同志面容都瘦了，表現着營養不良，這是我們當前的最大問題。」

戴先生經常到大飯廳，和同志們一塊兒吃飯，八人一桌，四菜一湯，兩葷兩素。大飯廳間中間放着兩

桶乾飯，須自己去盛飯，不准別人侍候，戴先生也不例外，已經成了軍統局的獨特作風，大家都樂於這樣做。因爲戴先生經常到大飯廳吃飯，伙食好壞，他非常清楚，誰都瞞騙不了他。戰時物價，有漲無落，有時漲得很快，規定的菜錢，無法買到所要買的菜，改善辦法，不能增加同志的負擔，那就祇有公家增加伙食津貼，來維持一定的標準。

戴先生注意伙食，絲毫不馬虎，有一次督察報告，列了一張生肺病同志的名單，他看到報告，第二天下命令，增加菜錢，要總務科立刻改進伙食，因爲肺病是由營養不良所引起的，根本辦法，祇有辦好伙食。

戴先生常常說：「我們抗戰的基本政策，是拿我們自己的力量抵抗侵略，來求得民族的復興，即是以自力求更生。所謂『自力更生』，不僅是抗戰建國最重要的精神條件，同時也是抗戰建國最高的技術問題。」因此，自力更生也成了他解決問題的最高技術。

將近一千人的伙食，在經費困難，物價飛騰的情況之下，要想辦得很好，談何容易？澈底解決的辦法祇有「自力更生」。他的家鄉江山有一位叫王華的人，民國初年，在江山保安隊當過兵，和戴先生頂要好。他知道王華是位公私分明，辦事認眞，一介不取，千金可托的老實人，爲了澈底改良伙食，自力更生，想到王華。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春天，戴先生電知浙江負責人，要他到江山找王華，要王華挑選一批手藝人，

木匠、泥水匠、鐵匠、磨豆腐的、生豆芽的、養鷄的、餵猪的、種菜的，薪水比一般工資略微高些；一齊帶來重慶。戰時謀生不易，王華很容易地挑選了二十多名年青而手藝好的江山老鄉，向重慶出發，開頭每人每天祇要五角錢的伙食費，到了衡陽，五角錢無法維持，加到每人每天一元，到了貴陽加到兩元，越深入後方，越接近戰時國都，物價越昂貴。

王華到了重慶，戴先生祇給他一個少尉事務員，月薪四十元。王華不嫌階級低，不嫌待遇少；他覺得他的兒時朋友，現在威威赫赫，局面那麼大，還會記得他，要他千里迢迢，來到重慶，爲抗戰盡一份力量，已經心滿意足了。王華奉命在重慶鄉間繅絲廠，管理種菜、養鷄、養猪、生豆芽、磨豆腐，指揮着由江山帶來的那些幹部，開始生產，供給千人伙食所需。自從王華到了重慶，日夜努力工作，軍統局的伙食，不再受物價波動的影響，同志們的生活有了保障，吃得好，精神足，近乎奇蹟。

在戰時國都，戴先生實行自力更生，就靠着王華帶來的二十多名江山子弟兵，這批江山子弟兵，不但解決了伙食問題，修修補補也不要另外花錢。桌椅壞了，有江山木匠來修理；房屋破了，有江山泥水匠修補。他們忠心耿耿，爲他們的戴先生工作而不倦，敵機對重慶大轟炸以來，房屋被炸毁；在軍統局，上午炸毁，下午就修復，也靠這批江山子弟兵。

治國猶如治家，家齊而後國治，戴先生不祇是把他所負的國家責任做好，把他的機關當做家庭，治理的整整齊齊，有聲有色，充滿朝氣，成爲一個非常健全的有機體，爲任何一個機關所不能比。他說：「抗

戰究竟如何抗法呢？領袖指示我們兩個最重要的根本方針：一個是自力更生，一個是以不變應萬變。」戴先生對於「自力更生」，做得非常確實、非常澈底，完全得力於王華所帶領的江山子弟兵。

## 運輸統制局監察處

二十九年三月十三日在重慶召開運輸會議，所有運輸總司令部、交通警備司令部、軍政部交通司、西南運輸處的主管人員都參加，由委員長親自主持，可見最高統帥對於戰時運輸，是怎樣重視了。四月成立運輸統制局，任務是：㈠統一運輸管制，㈡統一運輸檢查。

運輸統制局以參謀總長何應欽將軍兼主任，錢大鈞將軍爲參謀長。下設監察處，曾養甫任處長，戴先生派張炎元爲副處長，胡天秋、李葉、李崇詩爲組長。各交通路線的重要地點設檢查所、檢查哨，實施交通檢查。

先是抗戰開始，軍事委員會設西南進出口物質運輸總經理處，簡稱「西南運輸處」，設於廣州，各地設分處，分處下設支處。曾養甫爲主任，後由宋子良繼任，副主任爲龔學遂、陳體誠，總處下設「警衛稽查組」，分支處設監察科，戴先生派張炎元爲組長，負責運輸稽查和警備責任，汪祖華爲政訓處長兼特別黨部主任委員，主持政訓工作和黨務工作。宋子良以爲將來滇緬路爲主要運輸道路，交通工具爲運輸卡車，於昆明潘家灣設運輸人員訓練班，宋兼主任，張炎元爲敎育長，主持訓練。前後訓練司機技工三千多人

，又短期訓練海外回國愛國華僑司機技工三千人，使戰時運輸人員才不感缺乏。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冬，敵犯我廣西、西南運輸處搶運物資、運送部隊，運送彈藥糧秣，發揮了運輸極大的效能。惜當時情況，非常不好，張炎元事後曾有檢討報告，敍述當時情況：「此次桂南作戰，各部隊多用汽車輸送，但各部隊未曾派定人員妥為指揮。指定下車地點，距離火線過近，秩序未見良好。又官兵下車後，未經充分整理，即開上火線，故師與師之間，團與團之間，陣地互相錯雜，有至一星期後，始能將部隊陣地清理完畢，此影響於部隊之作戰指揮者甚大。再此次桂南前線，集中大軍十餘萬人，沿途所見，各部隊服裝給養，均極不完備。在崑崙關前線作戰之部隊，有每日只吃稀飯度日者。在武鳴之一七五師蘇祖藝所部，當地已天寒地凍，霜雪載途，士兵棉衣尚未發下。一般部隊之軍需副官，多以社會落伍份子充任，對官兵生活，漠不關心，如此情形，何能發揮戰力？」

運輸統制局監察處成立後，交通檢查統一，權責加重，三十年（一九四一）七月一日，戴先生兼任處長，仍以張炎元為副處長，負實際責任。處以下設檢查所及檢查站，計有重慶、成都、貴陽、柳州、桂林、昆明、河口、長沙、衡陽、韶關、上饒、金華、溫州、西安、寶鷄等三十一所；成都、昆明、贛州、寧波、西安、潼關、蘭州等三十三站。

監察處對於當時滇緬公路邊境畹町情形，提出具體意見：

㈠畹町秩序欠佳，管制檢查機構，尚未統一，各自為政，增加車輛進口困難，

(二)無大型停車場，因之停車檢查與換領牌照，乃使車輛擁擠。
(三)路面寬度不够，車輛來往過多，經常擁擠不通，雨季尤甚。
(四)亞細亞加油站，相距過近，因停車加油，使道路阻塞。

因此提出具體改進方法：

(一)責成西南運輸處，建一聯合辦公房屋，將管制所、檢查站、牌照所、警察所、衞生所等機構，全部容納。地點以在畹町橋邊爲適宜。
(二)責成滇緬公路局在畹町橋以東馬路兩旁，闢停車場兩所，以能停車兩百部爲度。車場秩序，以路局及管制所負責維持，由檢查所派兵警衞。車場內，闢行李檢查所及貨物檢查所，以便利檢查。
(三)責成路局將畹町以東三公里內之路面，加寬三分之一，以能容三部大卡車並排行駛爲度，並舖柏油路面。
(四)亞細亞站由路局另行指定地點。
(五)現有之管制所、檢查站、警察所等房屋，俟新屋建好遷出後，一律拆除。
(六)商店、食堂、旅館應指定地區，集中建造，並規定格式，力求劃一。

以上六點改進畹町建議，在運輸會報中通過，並立即付之實施，交通情形得以改善。監察處成立以來，各運輸路線設立檢查所站，都沒有問題，祇有雲南有問題，三十年（一九四一）三月何兼主任手諭：「

對雲南境內檢查，須俟俞參謀長與龍主席商洽後，再行核辦。」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七月九日又因昆明檢查所查扣綏靖公署主管新兵訓練的廖行超所部私運鴉片，武裝搶奪，發生衝突，檢查工作，確實不太容易。運輸統制局秘書長（參謀長改）錢大鈞將軍曾說：「運輸統制局監察處雖為人所不滿，但如無監察處，則為非作歹者，更不知增加若干人。」

最明顯的例子，如三十一年五月龍雲的兒子率士兵三十人，押運鴉片煙土三卡車，從緬甸邊境廠立壩，沿公路運往昆明。國民政府從二十三年就開始禁煙，政府遷重慶後，於二十八年又厲行禁煙政策。龍雲兒子的運鴉片卡車於十五日早晨抵達昆明黑林埔檢查站，站長婁劍如早已獲得情報，報告戴先生，奉命嚴令停車檢查。不料龍雲的兒子拿上他父親的招牌大加恫嚇，開槍拒檢，企圖闖關。婁劍如不懼地方勢力，動員全站同志，把三輛卡車和三十名士兵包圍，告知再圖闖關，就要開槍。終於使惡勢力屈服，人贓俱獲，使中央在雲南的威信增加不少。

交通檢查工作雖然由監察處負責，但戴先生絕不放鬆，經常到各地視察指導工作，他對監察處派在各地的檢查人員及工作，也在隨時注意，三十年七月一日他電副處長張炎元的電報說：

「㈠查各站檢查員，用在內勤者，幾三人以上，致車輛經過各站，僅令憲兵打紅旗，由司機自行登記蓋章了事。各檢查員不能分班檢查，所謂交通檢查站者，變成登記站矣，至為該站憲兵所輕視與藉口。今後每一檢查站之內勤，祇准兩人，一司登記，一司收發與書記兼會計。此任登記者，即值日官也，其餘檢

查員必須分班于車輛經過時，實施檢查。

(二)松坎檢查站長，言多不實，且有擅自請新二十八師派兵擔任警衛之企圖。其人能力又差，應予撤換。

(三)各檢查站辦公處所，必與檢查站毗連，其房屋不必另建，應呈請路局於西南公路管理站現已建築完成之站所中撥用，如不敷用，亦由該管理站予以添造，因均是公款也。

(四)各檢查站必須添置栅門，以便夜間封鎖，如有特別情形者，於經過各檢查站時，准予陳明，經過檢查手續時，予以放行。惟前由處規定每一栅門之造價百元，實屬太少，應准予實報實銷。

(五)據報各檢查站均有任意扣留貨物與作弊情事，請即選派督察，分往各線明查暗察，並嚴飭各分處長，認眞考查爲要。」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春天，監察院長于右任在晤何總長，以監察處和監察院同名，外間觀感，混淆不淸，力主將監察處改名。二月十八日軍事委員會命令，運輸統制局監察處改爲軍事委員會「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仍以戴先生爲處長，張炎元爲副處長。爲訓練專業人員，在重慶設立「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巡察總隊短期訓練班」，劉國憲爲副主任，訓練二十六人。

抗戰八年交通檢查由西南運輸處的「警衛稽查組」，運輸統制局的「監察處」，到軍委會的「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協助運輸，和防止作奸犯科，盡了不少力量，爲獲得最後勝利的有力一環。

# 軍統局的四一大會

軍統局成立於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一日，抗戰進入第四年代，戴先生為提高工作同志的工作情緒，表揚死難同志的忠勇精神，於二十九年四月一日，決定舉行「四一」大會，以紀念軍統局成立八週年。

劉啓瑞為大會秘書長，王兆槐為大會指揮官。司令臺搭在羅家灣軍統局的廣場上，「四一」的前一天下午，戴先生蒞臨巡視，認為司令臺搭的太小，太蹩脚，不够氣派，命令王兆槐，必須拆掉，重新搭過。劉啓瑞和總務科長郭斌聽說，都着了急，趕緊跑到廣場，和王兆槐商量。戴先生的命令必須貫徹，沒有別的辦法，祇好趕緊重新搭建。不過一夜之間搭建一座司令臺，談何容易。他們找來三倍的工人，加速工作，終於「四一」的早晨完工了，戴先生一清早走來看看，總算滿意了。

司令臺的横聯是「我們的工作是血淚寫成的」，兩付對聯是「創造光榮歷史，發揚清白家風；」和「秉承領袖意志，體念領袖苦心。」會場四週所張貼的標語，都是戴先生親自撰定的，甚麼地方應當貼那一條，都由他一一指定，一點也不能馬虎。

上午公祭歷年來死難同志，祭堂香煙繚繞，委員長蔣公親臨主祭，祭完向全體同志訓話。受祭的同志除了死難同志，還有病故同志和「殉法同志」。戴先生以為一位同志因違犯紀律而死，是「殉法」。因為他們殉了法，才使團體的紀律越發莊嚴，為維持紀律立下好榜樣，所以也是為團體而犧牲的，值得祭祀。

中午聚餐，八人一桌，將近兩百桌，就在露天會場舉行。四菜一湯，菜單也由戴先生親自擬定，因爲抗戰，生活艱苦，祇能四菜一湯，但是一定要大家吃得飽、吃得好，所以，他對這四個菜左斟右酌，塗了再寫，足足花費了一刻鐘的工夫，戴先生的「敬事」精神，的確令人敬佩。

第二天在石灰市稽查處召開工作會報，內勤各單位負責同志，外勤各地負責同志或代表，六十多位同志參加。會報開了三天，大部分時間由外勤負責同志或代表報告，有些報告嚕哩嚕嗦，有些人聽得不耐煩，在做打油詩，傳遞紙條，而戴先生却聽得很專心，有時在手册上記些甚麼。最後他作結論，歸納成十三點，作爲改進工作的具體指示，扼要確實，眞是一位天才領導者。

以後，每年「四一」這一天，開會紀念。三十年四一大會，戴先生講話，先報告他負擔這項任務的經過，和軍統局的精神所在。又說到軍統局的責任，他說：「總之，打仗需要稅收充裕，充裕稅收是我們負責；需要軍火製造迅速，警衛軍火安全是我們負責；需要軍事調查，而軍事調查是我們負責；需要肅清貪官汚吏，而肅清貪官汚吏是我們負責。……一句話，國家需要甚麼，甚麼便是我們負責；這是我們工作目前的現況。」

又說：「從外面的人看，更認爲我們的力量大得無比；至於敵僞漢奸，簡直提到我們就心驚膽寒。但是眞能實心實力負責盡職者實在不多。九年來，我們一貫的總是以黨國利益爲唯一前題，以革命行動爲唯一要求，不自欺，不欺人，秉承領袖意志，體念領袖苦心，摩頂放踵，爲領袖分勞分憂。」

他又擔憂環境險惡，怕同志們受到誘惑，他說：「請各位看一看，我們今天到場的千百人當中，有幾個人有鬍鬚？以我們同志這樣的年齡，在中國這樣的教育情形之下，正所謂意志未定，血氣方剛，當前的環境如此困難，不是有絕大天性的人，決不能無動於衷，安之若素，這一點實在是我最大的憂慮。」「因此我要大聲疾呼！勸告大家，人生不過數十寒暑，我們要想萬古千秋，精神不死，則生在現在這樣的時代，獻身於我們這個革命團體，從事神聖的特工，實在是一個千載難逢，最足以有為的機會。我們千萬要振作志氣，發憤自強，不要辜負這一時代，錯過這一機會。」

三十一年四月一日是十週年紀念日，戴先生曾說：「十年以來，我們雖曾經濺了不少的鮮血，和流了不少的黑汗熱淚。以為最艱苦的努力，最英勇的奮鬪，最壯烈的犧牲；而對於領袖所屬望我們的，我們還沒有做到萬分之一。從今以後，我們應該如何惕勵，加倍努力，加緊工作，加強奮鬪，以滿足領袖對我們的盼望。」

又說：「祇要我們能夠本着我們中國固有的德性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出發點，以過去的歷史為根基，大家同志『苦幹苦守，任勞任怨；』『一心一德，羣策羣力；』『勇往邁進，自強不息』做去。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上開一個新紀元，寫成光榮燦爛，別開生面的一頁，這是我們的前途，也是我們的使命。」

他又講到紀律問題。蔣院長從前說過：「戴故局長對幹部是管制非常嚴的，那個人做錯了事情，他就

嚴格地處分他。受過戴故局長處分的一些同志，始終沒有怨言。就是關過的，關過很久的，到現在一同他談起，他們對戴故局長也是毫無怨言的，這就是戴故局長成功的地方。他管制幹部，處分幹部，不是站在私的立場，是站在工作的立場。」

的的確確，戴先生是這樣的，他說：「你要顧全你過去的成績，保持你光榮的歷史，唯有尊重紀律，奉爲神聖。如果渺視了它而竟加以破壞，那就是害羣之馬，便是大家的公敵，不僅團體要予制裁，且爲大衆所摒棄，又要受自己良心的譴責。不僅僅無顏對領袖，且對父母兄弟妻子尤有愧色。十年以來，我們鐵的紀律，已經很威嚴的樹立起來，它確實能做善惡賞罰的標準，來掌握源源而來的羣衆，所以組織日益擴大，同志日益增多，和十年前一比，人數增加到千百倍，組織遍佈中外，唯其人數愈多，組織愈大，愈要尊重紀律，而紀律亦就不得不愈嚴。紀律愈嚴，對各同志的革命人格愈見尊重，我們的工作愈能發揚光大。」

抗戰到三十三年，國家的經濟情形更加困難，以前「四一」大會要聚餐，後來改發點心。這一年十二週年紀念，連點心都不發了。

委員長對戴先生說：「你們的紀律很嚴，但是同志生活太苦，待遇非加不可。」

「領袖這一種德意，我至少代表十萬同志感激涕淋。」戴先生當時回答領袖說：「但是國家財政這樣困難，每個同志一個月如果增加一百塊錢，在整個國家的預算上，就是一筆大的負擔，而且領袖今天所領

導的部門如此之多，如果我們增加待遇，其他機關將怎麼樣？」

又對領袖說：「做一個革命同志，一定要能夠秉承領袖意志，體念領袖苦心，不光是我，就是我們調查統計局一般同志，連同志家屬也都能夠如此。領袖如果不相信，可以派人調查，我們同志和我們同志的家屬的生活狀況，到了一種甚麼程度？自從民國三十年一月以來，物價步步飛漲，到今天整個國民政府下面的公務人員，都受生活環境嚴重的壓迫，可是我們同志無論生活怎樣困苦，沒有半句怨言。這都是由於一般同志能够很堅決的信仰領袖，認識革命，也是可以告慰于領袖的。」

戴先生這種公忠體國，體念領袖苦心的精神，的確感召了全體同志，苦幹苦守，安貧樂道，做到像他在前面所說的那樣。

## 各戰區便衣混城隊

各戰區所指揮的正規作戰部隊，祇能同敵人打陣地戰。因爲我們的裝備武器遠不及敵人，打起仗來，自然吃虧很大，讓敵人佔盡便宜，才有訓練便衣混城隊的計劃。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三月十一日參謀長會議，委員長　蔣公曾有訓練便衣混城隊的詳細指示，委員長說：「各位提到我們派人化裝潛入敵人所佔領的城市或陣地，或是充當僞軍、或是充當敵軍伙夫、馬夫、挑夫、勤務兵、通信員、嚮導，尤其是作嚮導，這也是便衣隊的一種。只要我們能設法接近敵人，攻其

無備，那末一個人就可以發生一連，甚至一營人的效力。」

委員長又說：「今後各參謀處應該特別增設一科或一股，派定人員專門負責研究便衣隊的任務和技術，並應負責訓練，如此，收效自然偉大。」

「這個『混城隊』大家不要看作『混成隊』，而是混入敵軍陣營或城市之內的『混城隊』。在各軍選定進攻目標，發動攻勢幾個月之前，混入敵軍城市之內，事先不必通知他們何時要來攻城，只令他屆時專任造謠、放火以及各種擾亂等任務，等到我軍進攻時，發動內應。這個計劃我在去年已命令各戰區司令長官，在安慶、南昌、南京、杭州和武漢各地，皆應實行。」

當時參加會議的，有各戰區參謀長，有各集團軍參謀長。訓練混城隊的技術，談何容易？沒有這種知識和經驗的人是難以勝任的。結果，這一項委員長認為很重要的工作，又落在戴先生的肩上，迅速於四月開始成立各戰區混城隊編練處。

每一戰區派遣編練專員一人，教官數人，負責訓練戰區的便衣混城隊，受訓人員挑選各部隊士兵中勇敢機警的，予以一個月的訓練。訓練課程為偵察、化裝、通訊聯絡、破壞術、行動術、城市暴動等。

第一戰區訓練地點在河南洛陽，派趙理君為編練專員，訓練三期，共一千零四十八人；第二戰區在陝西宜川，派徐光英為編練專員，訓練兩期，共三百二十三人；第三戰區在江西上饒，派郭履洲為編練專員，訓練三期，共一千一百二十人；第四戰區在廣西柳州，派楊繼榮為編練專員，訓練三期，共一千零八人

；第五戰區在湖北襄陽，派徐志道爲編練專員，訓練兩期，共六百零九人；第六戰區在湖北恩施，成立較晚，派朱金華爲編練專員；第七戰區在廣東韶關，派湯毅生爲編練專員，訓練兩期，共九百二十二人；第八戰區在綏遠五原，派高榮爲編練專員，訓練兩期，共二百一十二人；第九戰區在湖南長沙，派羅國熙爲編練專員，訓練三期，共一千四百六十七人；蘇魯戰區在山東臨沂，成立較遲，派賀元爲編練專員。

混城隊以班爲單位，十人爲一班，五班到十班爲一隊，兩隊以上爲一總隊。派遣原則，五萬人以下城市，派遣一班，五萬人到十萬人的城市派遣一隊，十萬人以上的城市派遣一總隊。

訓練完畢後，改編練處爲督導組，以編練專員任督導組組長，協助戰區司令長官辦理指揮便衣混城隊。第一戰區對外名義爲教導團，編成五個總隊，派往開封、商邱、新鄉、沁陽、安邑、運城、聞喜、侯馬。第二戰區對外名義爲交通工作隊，派往臨汾、新絳、稷山、河津。第三戰區對外名義爲奮勇隊，派往杭州、蕭山、無錫、嘉興、宜興、狄港、東流、武進、鎮江、南昌、厦門。第四戰區對外名義爲幹訓團教導總隊，派往南寧、龍州、欽州及越南。第五戰區對外名義爲幹部教育班，派往孝感、信陽、荊門、當陽、黃陂、隨縣、安慶、合肥。第七戰區對外名義爲三民主義先鋒隊基幹隊，派往廣州、汕頭、潮安、江門、新會。第八戰區對外名義爲通訊訓練班，派往包頭、歸綏。第九戰區對外名義爲宣撫隊、政工隊，派往岳陽、臨湘、通城、崇陽、武昌、大冶、九江、鄂城、蒲圻、嘉魚、咸寧、陸溪口。

珍珠港事變，爆發太平洋戰爭以後，卅一年元月軍統局奉命和英國人合作，進行對敵破壞工作，於是

奉准在軍事委員會以下設立別動軍司令部，以統一敵後襲擊破壞工作。派周偉龍爲司令，尙望爲參謀長。將各戰區督導組及混城隊撥歸別動軍指揮，編成七個縱隊，以翟榮基、楊遇春、徐光英、何際元、楊蔚、徐志道、郭履洲爲指揮官。後因英國人缺乏誠意，各項器材不能如期供應，合作停止。但別動軍總指揮部工作仍舊。

講到混城隊和別動軍，有兩件故事說明戴先生對幹部關懷和愛護，値得敍述：

第二戰區督導組組長徐光英的家眷住在上海，戰時的一位少將，待遇有限，以有限的待遇，接濟住在上海的家眷，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在上海的家眷不能不生活，要生活就必須接濟。因此，督導組的經費搞得很不淸楚，引起同志們的不滿。西北督察韓繼漢知道這種情形，非常爲難。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不能不報告戴先生，報告以後，徐光英很可能受到處分。但是第二戰區情況特殊，徐光英能够站住脚，很不容易，萬一因受處分，調離第二戰區，會影響工作。不報告吧！又沒法子交代戴先生和督導組的同志。

正好王永安代表二戰區督導組赴重慶參加三十一年四月一日軍統局成立十週年紀念大會，路過西安，韓繼漢托他把這個問題，當面報告戴先生，並代他說明他的顧慮情形。大會開完，戴先生分別邀請各地代表吃晚餐，王永安把第二戰區督導組的情況和韓繼漢的意見報告戴先生，戴先生祇顧點頭，表示知道了，並沒有表示什麼意見。繼續和其他同志談其他問題。吃飯完畢，大家吃茶的時候，戴先生到寫字間寫好給徐光英的一份電報，要他把上海家眷的住址和姓名，立刻報局，以便以後按月由局接濟，不必再由他接濟

了。並告訴他：「凡事應以局勢為重。」

這是一種正本淸源的辦法，大家對戴先生這樣解決問題，沒有一個不心悅誠服的。徐光英接到電報，不但沒有受到處分，反爲他解決了困難，更是感激得無以復加。

別動軍第二縱隊指揮官原先是盛琰，三十二年多，戴先生已經辭去財政部緝私署署長兼職，江西緝私處處長楊遇春堅請辭職，戴先生派他接任別動軍第二縱隊指揮官，要他立刻到職。

「不行！」楊遇春說：「報告戴先生！緝私處還有二十萬開支沒有着落，不能一走了事，我得去一趟重慶，和緝私署算清賬目，討回二十萬元還賬。」

「沒有關係，不必專爲算賬，跑一趟重慶，我們的時間，那裏能這樣浪費？」戴先生不答應楊遇春去重慶辦報銷，回頭對隨從會計人員說：「先發楊遇春同志二十五萬元，至於江西緝私處的報銷，回重慶後，告訴緝私署辦移交的，替他結算淸楚。」

「報告戴先生！」楊遇春趕緊說：「二十萬元就够了，不需要二十五萬。」

「多留一些也不要緊，除了還債，你去第二縱隊，也需要帶點錢去。」

## 打麻將禁令的執行

打麻將已經成了中國人的社會習尙，幾乎人人樂此不倦。這種不良的消遣方法，浪費時間金錢，消耗

精神體力，有百害而無一利，但是要想禁絕，的確是非常困難。當全民抵抗侵略，艱苦困難的時候，那裏還能再允許醉生夢死去打麻將呢？戴先生決心禁絕軍統局同志打麻將，呈准捉住打麻將的槍斃。治亂世用重典，誰不怕死？的確有效。這種辦法也是說明戴先生禁絕打麻將的決心。

軍統局全年三百六十五天辦公，一天都不間斷。每天辦公十小時。一星期祇休假半天，每週實際工作六十四小時。休假由各同志分別選定一天，所以不影響全部工作。一個人一星期工作了六十四小時，只有半天休息，應該做適當的運動，舒暢筋骨。假如把休假的時間再坐在桌子上打麻將，那又何必休假呢？乾脆坐在辦公桌上去辦公好了。所以戴先生嚴禁打麻將，眼光遠大，很有道理的。但是不用槍斃人的方法，也許就不會禁絕，因爲沒有人會拿上腦袋開玩笑，去嘗試打麻將的。

當時督察室負責執行禁令，負責抓打麻將的人。當然非常擁護戴先生的這種禁止打麻將的政策，盡力推行禁令，但是眞要捉來四個人槍斃，誰也不肯幹。二十九年四月間，戴先生在紀念週罵督察室不盡責任，沒有捉住一個打麻將的。這話說得很對，要捉就得捉四個人，自然不會捉住一個人。第二個紀念週，戴先生又罵督察室，爲什麼還沒有給他捉住人，可見督察室不盡責任。紀念週完畢，督察主任喬家才趕緊去找戴先生，他正爬羅家灣後門的坡，於是跟在後面爬。

「有什麼事嗎？」戴先生聽見有人跟在他的後面，回頭一看。是督察室主任，停下來問。

「戴先生！捉住打麻將的要槍斃，是什麼目的？」督察室主任問他。

「你說是什麼目的？」戴先生沒有正面回答，却反問一句。

「是不是要大家不要打麻將？」

「是的！」戴先生很肯定的囘答。

「那麼不槍斃人，大家就不再打麻將，行不行？」督察室主任緊逼着追問。

「行！」

「現在已經沒有人再打麻將了！如果戴先生捉住打麻將的，槍斃五個人，連我陪上。督察室執行戴先生打麻將的禁令非常努力，聲嘶力竭，你却罵我們不盡責任，有損督察主任的尊嚴，也會給大家一種印象，說你戴先生不明是非，亂罵人。所以我要向你抗議。」

「還有什麼話要說？」

「沒有了。」

以後戴先生再也沒有罵督察室。他心裏明白，督察室主任並不贊成眞的槍斃打麻將的。不過軍統局禁止打麻將，推行的很徹底，自始至終並沒有槍斃過一個人。可見一種禁令的頒布和推行，領導人的用心，和執行者的方法，極有關係。從上面的這一段有趣談話，可以了瞭到軍統局禁止打麻將的眞實情況。

## 班歌卽革命青年歌

「訓練最重要者，是如何求得思想集中與力量集中，」這是戴先生重視訓練的主旨。雖然為了求得技術上的熟嫻，舉辦許多專業訓練班，如為緝私署培養緝私幹部，舉辦查緝人員訓練班；為訓練外事人員，舉辦外事人員訓練班；為培養諜報參謀人員，舉辦諜報參謀訓練班。為中美合作，訓練使用美國自動武器，辦了十幾個中美技術訓練班。而主要的目的，還是在培養熾熱的抗戰精神，堅定的革命意志，旺盛的工作情緒，正確的革命人生觀。

二十九年四月五日召開教材編纂委員會議，戴先生說：「為着要使我們的工作發展到完善的境地，我們需要很好的同志，我們更需要很好的訓練。要使接受我們訓練的同志都有卓越的精神與熟練的技術，無論走到任何錯綜複雜的社會，都能不為社會所同化，並且能夠觀察社會，分析社會，進而深入社會。」

又有一次說：「我們各班受訓的同學，來自各個不同的地方，過去的生活環境，固然各不相同，就是各人的體格、年齡、性情、習慣、學歷、經驗也不相同。但是如今集合到一處來，一切要求整齊劃一，納入軌道。要由共同的生活達到一致的行動，來鎔鑄成思想集中，力量集中。如何才能夠做到這樣呢？首先要我們每個同學要有一個根本的認識與體念，要有一個共同遵守的原則，和共同行動的綱領。我們有許多標語，就是為這個目的而定下來的。」

給督察室主任劉培初的電報說：「各訓練班訓練之得失，有關吾人工作之成敗甚大。在精神訓練方面，必須達到整齊嚴肅之要求；在技術訓練方面，應求適合實際工作之需要，以期學生有所心得而熟練也。」

給蘭州訓練班副主任廖華平的電報說：「一切訓練，首重精神，整齊嚴肅之風尙，即精神訓練成功之表現也。」

可見戴先生非常注重整齊嚴肅，要達到這種訓練目的，一首班歌是非常重要的，二十九年製定「革命靑年歌」作爲各訓練班共同歌唱的班歌，使各班受訓的學生很自然的思想信仰趨於一致，而養成整齊嚴肅的風尙。這首班歌以後連梅樂斯都唱得非常熟練。革命靑年歌：

革命的靑年，快準備！智仁勇都健全。握着現階段的動脈，站在大時代前面。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維護着我們領袖的安全，保衞着國家領土和主權。要負起復興民族的責任，要貫徹三民主義的實現。須應當剛膽、沉着、整齊、嚴肅、刻苦、耐勞、犧牲、奮鬭。國家長城，民族先鋒是我們。革命的靑年，快準備！智仁勇都健全。

## 週督察和監察訓練

軍統局在重慶一地的內外勤單位，就在二十個以上，工作同志有好幾千人！而督察室只有工作同志四五人，以這樣少的人手，督察那麼多的工作單位，那麼多的工作同志，的確很吃力，很難做到戴先生的要求。戴先生一向重視督察工作，希望藉督察工作了解確實情形，了解缺點，能有改進。他也知道督察室人手不够，想出一種非常奧妙的補救辦法「週督察」制度。

什麽叫「週督察」？辦法非常簡單，就是由各單位負責同志每一週秘密選派一位同志，擔任臨時督察，歸督察室指揮，負責本單位這一週的秘密督察任務。每週開始，督察室召集各單位派出的「週督察」開一次會，告訴週督察的重要與使命，交代這一週應該注意的事項。週督察必須負責報告各單位在這一週內所發生的任何事故，以及各同志的工作勤惰，和違紀事件。督察室總合各「週督察」的報告，撰寫成「督察報告」，於星期六正午十二點鐘以前呈給戴先生，供他核閱。有些資料，他會在下星期一總理紀念週，公開宣布，應懲應獎，非常認眞。

「週督察」的確是一種非常奧妙的制度，也只有戴先生能想出這種高明的辦法。在不增加督察人員的原則之下，而使督察工作發揮極大的效用，督察力量達到每一個角落。實施「週督察」制度以後，每一位同志都感覺到時時刻刻有人在督察自己，工作自然不能懈怠，不能馬虎，這就是「週督察」的妙用和成效。所以，自從週督察制度建立以後，督察工作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成效大著，要比督察室派專人去督察有效的多。

當時重慶的大小機關組織散漫，不知道保密防諜。不但機密容易洩漏，而漢奸匪諜既容易混進去，又容易隱藏起來，秘密進行他們的間諜任務，也不會有人過問。這種情況最爲嚴重、最爲危險，對於抗戰，是一極大的威脅。戴先生鑒於軍統局實行「週督察」制度的成效，想到運用「週督察」的辦法，來實施機關保防工作，既不需要增加人員，又不需要增加經費，只要使機關首長感覺到有這種需要，實行起來，輕

而易舉，效果很大。

戴先生選擇了一些重要機關，去說服那些機關首長。經他說明我們的組織不够嚴密，漢奸匪諜容易藏匿，都感覺到事態嚴重，請他幫忙，防諜保密。再經他說明不增加人員，不增加經費的簡單辦法，沒有不立卽贊成他的主張的。於是成立了「秘密監察人員訓練班」，由各機關首長選擇忠實可靠，熱心努力的幹部，參加受訓。

「秘密監察人員訓練班」由戴先生兼主任，劉璠任副主任，徐志道任總隊長。訓練兩個星期，授以防奸防諜的必要智識和技術，尤其注重精神訓練，提高他們對抗戰的熱忱，了解個人對國家、對抗戰的責任感。樂於和軍統局合作，加強機關保防工作，以保障抗戰必勝。從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開始，到八月結束，一共訓練了四期，每期兩個星期，一共訓練了四百一十五人。

戴先生對於這種訓練特別重視，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四月二十七日打電報給鄭介民：「監察人員訓練班學員，應多與各別談話，詳詢各機關之內容，與各該學員對各原機關之主官之關係，以便畢業後易於掌握指揮也。在此訓練時期，無論在精神與形式，均須做到整齊嚴肅四字，尤其我主持訓練之人員，更須以身作則，切實做到，予各學員以良好印象也。聞渝市日來迭有警報，該班防空問題已解決否？盼覆！」

這四百一十五人雖然不能全數成爲熱心的保防工作者，但是大部份接受訓練後，深切了解個人對國家所負的責任，充滿抗戰必勝的信心，爲保障自己機關的安全，爲鞏固抗戰陣容，都接受了這種神聖的任務

，與軍統局保持秘切聯繫，擔負起機關保防任務。以後機關設有專業保防人員，實導源民國二十九年重慶「秘密監察人員訓練班」。

秘密監察人員歸特檢處聯絡指導，為聯絡指導便利計，特檢處特設五個聯絡站：直屬站設來龍巷，聯絡一百一十八人；重慶第一聯絡站設上清寺，聯絡八十七人；重慶第二聯絡站設覃家崗，聯絡五十三人；重慶第三聯絡站設金鋼坡，聯絡五十八人；重慶第四聯絡站設歇馬場；聯絡五十三人。另設成都聯絡站設北署襪街，聯絡三十八人。

## 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今天我到這裡，看到你們的情形。知道你們的特點很多，都是一般機關做不到的。」有一天梅樂斯同戴先生談話，這樣說。

「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特點，你知道嗎？」戴先生聽他說完，反問他一句。

「這個特點究竟是甚麼？可以告訴我嗎？」人人都有好奇心，梅樂斯也不會例外，自然要想知道。

「我們有一個特點，就是同志在抗戰期內，不准結婚。」戴先生告訴他。

「不結婚不會發生問題嗎？」梅樂斯說，很感覺奇怪，結婚還可以限制；眞是聞所未聞。

戴先生回答他：「你知道我們的工作是在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一日成立的，這時是在『九一八』事變以

後，日本帝國主義的大炮，打到我們瀋陽，強佔我們的東北四省，我們中國因爲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復失地，蔣委員長發起民族復興運動，所以才有我們工作的產生。我們要收復失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十餘年來一貫的目標就是如此。現在請看我們錦繡山河，許多地方變了顏色，我們淪陷地區的同胞，橫遭敵寇鐵蹄蹂躪，種種慘狀，不堪言說。我們中國人有三件事情不是打官司，就是要殺人；第一件祖先的坟墓被人挖掘了，這還得了，不是打官司，就是要殺人；第二件祖先遺留下來的田地被人強佔了，忍無可忍，不是打官司，就是要殺人；第三件自己的老婆被人姦淫了，最爲恥辱，不是打官司，就是要殺人。『九一八』以後，這些年來，敵寇對我們同胞的摧殘壓迫，眞是無所不用其極，我們大仇必報，國恥必雪，我們必須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求得領土的完整，主權的獨立，與世界各先進國家並駕齊驅，然後才對得起我們的祖宗，對得起我們的國家，盡到盟國並肩作戰的義務，否則我們就不能算是中國的國民了。戰爭是誰都怕，而且我也知道，今後的生活一定更爲艱苦。但我們這次抗戰，是神聖的義務，我們非咬緊牙根，忍痛犧牲不可，我今天爲什麼要說的這樣硬呢？就是如果不這樣硬，便不能打仗，我們要獲取最後勝利，達成抗戰的目的，不能不減輕負擔，減輕拖累，這便是我們不准許同志抗戰期內結婚的原因。」

三十年（一九四一）四一大會戴先生說：「爲甚麼我去年下令不許同志在抗戰期間結婚？就是鑑於當前生活這樣高昂，惟恐因此增加同志的經濟負擔，甚至形成拖累，無法解脫。小之影響個人精神，大之妨礙團體工作。」

戴先生高瞻遠矚，顧慮週詳。抗戰期間不准結婚，是一件非常重要，非常高明的措施。因爲戰時物價飛漲，一個人背上家庭包袱，不但生活上會受壓迫，而且可以影響到犧牲精神，防礙工作。爲了確保抗戰的旺盛的抗戰士氣，從二十九年起就不准結婚了，這一措施，是十分必要的。他曾一再考慮過，是不是要開禁？最後決定，還是要維持到底。霍去病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戴先生的同志爲什麼不能做霍去病？

戴先生說：「擔任特種任務的人，並不是三頭六臂，身上帶著刀，隨便殺人。而是要忍人之所不能忍，爲人之所不能爲。人家所不敢做的，他固然敢做；就是人家所不屑做的，他也要屑做。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爲了民族生存，抵抗侵略，入地獄都不當一回事，不結婚算不了什麼。」這就是戴先生的命令能够貫徹到底，他領導的同志，不同於一般的原因。

## 武漢區漢奸齊喪膽

李果諶被捕後，武漢區的工作，經戴先生一再鼓勵，區長唐新艱苦掙扎，從失敗中振作起來。在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五月裡，一連制裁了幾個大漢奸，使漢奸們喪膽，使武漢人心振奮。

行動隊事先調查清楚僞湖北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長張若柏的行動、出入的時間、來往的人物。於二十九年五月三日十點多鐘，由第一分隊劉悅來、第二分隊李玉清率領行動同志，到漢口特三區一德里五號張

若柏住宅。李玉清冒充送禮，把張誘引出來，朱建和開槍，張若柏身中六彈當場斃命。李玉清和朱建和在劉悅來、常滿倉、陳金山掩護之下，安全撤退。

十六日上午第三分隊王志強在漢口花樓街洋臺子打死偽湖北高等法院院長唐炳炎。這條街窄狹而彎曲，當唐炳炎的汽車到達時，被馮光霖預備好的障礙物擱阻，王志強先擊斃他的保鏢，再打開車門，三槍將唐炳炎斃命。王、馮已撤離，而負責掩護的許興輝因為敵人追趕緊急，來不及把手槍丟掉，在奔向法租界途中，被敵查出而逮捕。於是敵人擴大清查戶口，十八日行動隊交通常滿倉被捕，十九日朱建和家被抄，一家四口被捕。

這一件工作，不但許興輝、常滿倉、朱建和被捕，而且破壞了唐新的偉大計劃。當行動隊隊附胡宗瑞請求制裁唐炳炎時，唐區長很堅定地予以否定，並派董正送給他一封親筆信，不許擅自行動，他却不知道唐區長的意圖，不遵守命令而去做了，眞是萬分不幸。

偽省政府每月在二樓會議廳舉行兩次會議，唐新計劃來一次突襲轟炸，連偽湖北省長何珮鎔在內，一舉炸斃。為了進行這一件工作，直屬通訊員張修文打入偽警察大隊已升為大隊長。又將王志堅、趙雲卿、李玉清、劉愼之四人經偽組織人員介紹到警察大隊，他們負責偽省政府警衛。經過安排，由張修文調整班次，使他們在漢奸們開會時，同時值勤，兩人衝進會議廳，投擲兩枚手榴彈，再以機槍射擊未炸死者，然後再以兩枚手擲彈炸毀樓梯。翻越後墻，入羅祖殿，再乘脚踏車逃走。這是經過一年來策劃，在逐步進行

中。

却因爲打死唐炳炎、許與輝被捕，王志堅不敢再呆在警察總隊，因爲他們都是臨訓班同學，許與輝和他常有往來。又因常滿倉被捕，李玉清也不得不離開警察大隊。王志堅和李玉清撤離警察大隊，使制裁羣奸的工作，功虧一簣。

十月四日武漢區又制裁了一個大漢奸戴秉清，僞中江銀行總裁，這個漢奸的罪大惡極，他禁止法幣在淪陷區流行，強迫老百姓使用僞幣和敵軍票。因爲他對敵人特別賣力，已陞爲僞江西省長，決定十月底在九江就職。武漢區早佈有內線，一切已調查清楚，這一天上午，戴秉清從東亞飯店到中江銀行辦公。安高嶺率領的行動人員，兩面逼近，王登嵩乘他上臺階的時候，連打三槍，立卽斃命。戴的保鏢被擊斃一人，一人上前和王登嵩纒鬪。有兩個日本憲兵趕來，從背後把王抱住，師金亭趕緊上去，打昏敵憲兵，王登嵩才逃脫。

這一個地區是敵人戒備最嚴的地區，所以進行制裁時；四人在保成路和湖南路到後花樓要道兩旁掩護撤退。當王登嵩退到花樓街口時，敵僞軍警從後追來，師金亭看見情勢危急，一個獨守巷口，揮手高呼，敎王登嵩們趕快逃避。師金亭且退且戰，奮勇抵抗，敵僞不敢窮追，最後安全逃到郊外。假如沒有師金亭掩護，王登嵩他們一個也逃不脫。師金亭河北人，做過連營長，已五十一歲，是一位久經戰場，經驗豐富的老軍人，沉着勇敢，才能獲得全勝。

「師先生！」師金亭回到郊外，王登嵩幾位小夥子感激之餘，欽佩之餘，這樣詢問：「你沒有掩護撤退的責任，爲甚麼不顧危險，要獨力來拒敵呢？」

「你們都是青年有爲，應當留有用之身，多爲國家出力。」師金亭很誠懇的說：「我已年老，應當以死報國。萬一逃不脫，也是死得其所了。」

大家聽了師金亭的一席話，沒有一個不流眼淚的。這些無名英雄對國家的忠誠，完全從眞感情中流露出來，永遠是感人的。

僞湖北省政府顧問謝道之，是「共和黨」的總務部長。這個漢奸黨派是專爲敵人推動和平運動，宣傳大東亞共榮圈的。十二月六日行動第一隊由王恩甫率領陳金山、許愼之等五人，在法租界偉英里口，向謝道之打了兩槍，雖然沒有打死，已成重傷。最奇怪的，一小隊敵兵剛穿過租界，經過長清里口，突然聽到槍聲，不知所措，並沒有應戰，莫明其妙，擧手敬禮，王恩菁等才能安全撤退。

十二月十日上午，行動第一隊蔣興魁率領游鳳翔、郭緒虎等四人，又在江漢路膏鹽公會門前，開槍擊斃漢奸僞漢口市社會局局長兼應城膏鹽公會理事長楊輝庭。這一個漢奸爲了討好敵人，來控制老百姓一日不可缺少的食鹽，絕對不能寬恕。行動隊先擊燬他的坐車，郭緒虎走到車前，向車裡打了三槍，都中要害，立刻斃命。

和尚在緬甸的地位很高，和尚犯法須先經過寺廟長老處理，褫去僧衣，取消和尚身份，才能交法院依法處理。緬甸的成年男子，必須進寺廟當和尚，至少七天。有錢人送子弟當和尚，非常隆重，要張燈結彩，大宴親朋，列隊相送。

## 婁劍如智擒日間諜

二十九年夏初臘戍西南運輸公司警衛稽查組組長婁劍如送組裡的兩位年輕同志去當和尚，他以家長身份，遵照當地的習俗大擺筵席，邀請當地緬甸人、擺夷、運輸公司的眷屬，非常隆重。這一舉動，贏得緬甸人的敬重，廟裡的長老因爲剃度兩位中國弟子，感到非常光彩。西南運輸公司的職員和眷屬，沒有一個人不感覺奇怪的，中國人爲甚麽要學緬甸人，送自己的同事去當和尚呢？婁組長眞有些莫明其妙。

這兩位臨澧訓練班畢業的同學，剃成光頭，身披袈裟，當了和尚，每天早晨，沿門托鉢，過午就不能再吃飯，每天下午餓得不亦樂乎。當和尚的第三天，他們兩人在西南運輸公司倉庫區遇見兩個日本和尚，一言不合，就打起架來。附近的居民都同情他們，幫他們把兩個日本和尚扭到廟裡，送給長老評理。他們一口咬定日本和尚偸竊西南運輸公司倉庫裡的東西。本來長老們都偏向他們的弟子，相信他們所說的話，於是搜査這兩個日本和尚身上，搜出許多和尚身上不應該携帶的東西。有西南運輸公司倉庫位置圖、出入貨物數量記錄、汽車大隊的數量、飛機場的位置、和許多圖片，顯然這兩個日本和尚是假冒的，本來面目

是日本間諜。長老褫去他們的袈裟，送到臘戍警察局，解往仰光，以間諜罪，驅逐出境。中國小和尚規規矩矩做了七天和尚，才還俗回到督衞稽查組。

原來那兩個日本和尚是日本特務機關派出來的間諜，由泰國邊境進入緬甸，冒充和尚，以禮佛爲名，先到仰光參拜金塔寺後，再到各地旅行，目的就在調查我們在臘戍的運輸情形，因爲滇緬路成了我們抗戰唯一的對外交通路線。日本和尚的打扮又和緬甸的和尚不一樣，怪模怪樣，一看就可以認出。他們左手拿着一面大皮鼓，右手拿着鼓槌，鼓聲鼕鼕，三步一鞠躬，九步一大拜。因爲緬甸是佛教國家，所以這兩個日本間諜，假裝成和尚通行無阻，很順利地到達臘戍，經常在西南運輸公司倉庫附近徘徊不去，夜裡就睡在倉庫的簷下。這兩個笨艫，顯然是在偵察我們的運輸情形。

婁劍如心想，緬甸是尊敬和尚的國家，現在日本間諜成了和尚，如果對付他，一定會引起緬甸人的反感，衆怒難犯，不是開玩笑的。你日本人會當和尚，我中國人照樣也會幹，於是他才送這兩位臨訓班的同學去當和尚，以和尚對付和尚，絕不會出毛病。

因爲婁劍如很巧妙地把這兩個日本間諜打發離開臘戍，所以當英國人封鎖緬滇路以後，我們用商用卡車牌照運輸，通行無阻，日本人毫無所知，不能同英國人作進一步的交涉。一件工作做得好，須要面面顧慮到，不能有半點疏忽。

# 西山公館和仁義社

日本軍閥侵略中國，是武裝部隊配合特務機關狼狽為奸，合作無間進行的。「九一八」事變，就是瀋陽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和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這兩個流氓合作的傑作。七七事變，北平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始終參與其事，辦理交涉，運用緩兵之計，等待增援的侵略部隊，都是他一手包辦的。戰事擴大以後，特務機關以外，又設立了許多秘密機構，收買大批漢奸，從事間諜活動，偵探我們的軍政情形；或派到我後方造謠搗亂。

開封淪陷後，成了敵人間諜機構活動的重要據點，除了開封日本特務機關，山貨店街又設立一個「西山公館」，表面上好像是日本商人的會所，實際上是敵人的重要間諜機關，由開封日本特務機關長及川貞作主持，內勤由山本午負責。這個西山公館真夠熱鬧，進出的人形形色色，非常複雜，河南站為偵察這個不平常的機構，派李憲斌偽裝成漢奸，設法參加了他們的工作，得到敵人的信任，了解了內部的真確情況。

戴先生對於敵人的這樣一個機構，非常痛恨，決不放鬆的，命令河南站相機予以摧毀。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五月七日，河南站採取行動，派遣行動第一組和李憲斌裡應外合，來一次猛烈的突襲，當場擊斃開封敵特務機關長及川貞作，山本午，及開封日本憲兵分隊長上村四郎三人，陸軍特務機關長萬田也在坐

，被擊成重傷。不幸，完成任務以後，李憲斌和吳漢國被趕來救援的日本憲兵逮捕，下落不明，必然犧牲無疑。

這一次的行動成果，可說相當宏碩，斃傷了敵人的兩個特務機關長和一個憲兵隊長，的確使侵略者有些震驚。像及川、萬田、上村這些罪惡滔天，全身沾滿血腥氣味的惡魔，一舉而被殲滅，眞是大快人心。雖然我們犧牲了兩位勇敢的同志，仍然是一次很大的勝利。

西山公館被我們摧毀以後，敵人又在開封設立了一個「仁義社」，由敵軍多田部隊參謀長兼開封僞河南綏署總顧問的陸軍大佐皆川雅雄主持，繼續西山公館負責華中特務工作的全部責任。我們既不讓西山公館存在，也就不能讓「仁義社」存在。我們既有能耐剷除及川貞作，也就有能耐剷除皆川雅雄。

河南站對「仁義社」的情形和皆川雅雄的行動，經過一番偵察以後，知道他經常下榻社下基七十九號，在他下榻的地方狙擊，最爲省事。是摧毀西山公館，擊斃及川剛好半年，十二月十九日，河南站派行動組的同志，在社下基七十九號狙擊，一擊成功，擊斃皆川雅雄。敵軍聞警，派兵救援，追捕行動組的同志，趙天剛和姚世德迫不得已，翻越城墻走脫，不幸都跌成重傷。

## 建立軍隊諜報制度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己，不知彼，百戰必殆。」所以，必須了解敵人，了解敵情，才能打仗

，才能打勝仗。怎樣才能了解敵情？全靠諜報工作。諜報工作是軍隊的耳目，耳目不靈，無異盲人摸象，等於打瞎仗，打瞎仗，沒有不失敗的。我們的軍隊一向不重視諜報工作，沒有專業諜報人員，不懂得諜報工作的重要性。過去打內仗，彼此都不懂，還可以勉強應付，現在和比我們優勢的敵人打仗，不能再馬虎，沒有健全的諜報業務，就無法應付現代戰爭，會吃大虧的。戴先生有鑒於此，決心要為軍隊建立起健全的諜報制度。

建立軍隊諜報組織，健全諜報業務，必須先有專業諜報人才。所以，臨澧訓練班就有參謀組。到了黔陽，呈准成立「軍令部諜報人員訓練班」，和特警班在一起訓練，是為第一期。移到重慶張家花園，改為「軍令部諜報參謀訓練班」，簡稱「參訓班」。戴先生兼任主任，吳琅、龔夢陶、卓獻書、金樹榮、李伯顏、吳敬羣先後任副主任。從第二期起，參訓班受訓學員挑選中央軍校應屆畢業生，已經完成軍事教育，祇授以情報智識和專業技術即可，省時省力。戴先生主持訓練，注重精神教育，培養革命幹部。參訓班前後訓練了九期，畢業學員一千四百九十九人。

據副主任吳琅說，參訓班的課程，比照陸大，教官都是聘請當時的著名人士擔任。參訓班畢業學員，由軍令部第二廳分發各戰區、各集團軍、各軍、各師，主持諜報業務。每人發給一本密電碼本，為了爭取時間，前方的重要情報，用各軍師的電臺，直接報告第二廳。

建立軍隊專業諜報制度，是前所未有的創舉，阻礙必多。有些部隊長本身不太健全，現在由軍令部派

來諜報參謀，害怕暴露他們的弱點，會採取敵視態度，處處防範，加以排斥。第一批派出去的人員，如果不受歡迎，打不開局面，以後工作就困難多了。如果參訓班一二期畢業的同學派到部隊裡，受到歡迎，認爲需要他們，則軍隊專業諜報制度，就可以順利建立起來。所以，戴先生對參訓班一二期同學分發到各部隊去，非常愼重。

二十九年夏天，參訓班同學分發前，戴先生派督察室主任去給他們講話，一再叮嚀，到部隊裡必須注意的事項：㈠要和部隊充分合作，服從部隊長的命令，做好部隊諜報工作，讓他們感覺到非常需要。㈡不要管部隊內部的事，讓他們相信我們不是來做他們的工作的。㈢絕不要擺出自己是戴先生的學生姿態，驕傲，表示有背景，讓人家害怕、防範。㈣軍令部發給的密碼本，是專爲報告重要情報用的，不是用來報告部隊好壞的。

參訓班同學深切了解到上述四點的重要性，分發到部隊以後，努力本身業務，改進諜報作業，都有良好表現，收到諜報工作的效能，很快得到部隊的信賴。軍隊專業諜報參謀制度，很順利的建立起來。戴先生完成建軍史上一件重要措施，值得大書特書。

## 健全機關辦好總務

軍統局的同志過的是戰時軍事管理生活，很自然地養成團體生活的習慣，大寢室睡覺，大飯廳吃飯。

戴先生說：「革命精神與革命技術，最重要的是要有行動的表現。祇有行動才能表現我們的思想，祇有行動才能支持今天。要有今天的行動，今天才能站住，也才能繼續昨天，創造明天。更要以生活爲基礎來做起，要以生活來表現我們的思想，以生活來支持我們的行動。所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在生活方面，處處要整齊劃一。」

關係生活最重要的，就是總務。因此，戴先生特別重視總務，他認爲總務辦好，才能使一個機關健全。他發現楊隆祜（飭五）辦總務辦得非常好，一切有條不紊，想盡方法羅致到軍統局，擔任總務科長。又爲培養總務人才，辦了兩期管理訓練班。

在重慶的機關首長，沒有一個能像戴先生注意到極細微的地方，隨時隨地在建設。也沒有一個機關能像軍統局那樣整齊清潔，充滿生氣活力。敵機轟炸後，到處破瓦爛磚，在軍統局，不過幾個鐘頭，就能打掃整理乾淨，照常上班。

從戴先生對於總務方面，指示詳盡，就可以了解軍統局有關總務的一切了。

㈠

「(1)目前西南國際運輸路線，已告中斷，本局應補充槍彈，除已電港查詢：有無辦法，以便核辦外。在目前情形之下，應將本局庫存與已發各單位現存之槍彈，確實統計起來，以便調度。軍政部方面，如有可領用者，應與軍械司切取聯絡，設法查明庫存，呈請發給。

(2)本局所用之文具紙張，應盡量核減，必要者，准即電柴鹿鳴在金華一帶採購，以能維持至明年三月底為限。電燈材料，准酌量補充。

(3)新卡車除買俄國車輛外，現美國車輛已無法進口。故本局目前只有就現有車輛妥為修理，愼重使用。至大小車輛之零件，現已購到者共若干？急須補充者之品名及數量，應會同修理廠負責人詳細研究，列表呈核。

(4)現海防、仰光、寧波等口，已被敵封鎖，本局存油究尚有若干？應即列表呈核。至此次寧波購油遲誤之責，應由誰負？應將來往電報呈核。

(5)照像材料，局本部連同各訓練班準備一年之用，准電香港張冠夫購買，由航空寄渝。前在蘭時，批准發給蘭訓班之照像器材已照發否？希查覆。」二九、七、十九。

(二)

「(1)本局職員兵伕之儀容與內務，必須嚴行整飭。所有武裝特務隊隊員與勤務兵傳令兵伙伕清潔伕等頭髮一律剪短，限三天內一律遵照辦理，違則處罰。所有職員，每人准即由公家發給軍毯一條，(是項軍毯須用紅線縫一A字為暗號，于調職時須繳回)，為包被舖之用，限明日一律發齊。房間應時刻保持清潔，隨身衣帽物件，均須規定位置，妥為安置。

(2)本局職員應即實施軍事管理，茲派勞建白為軍事管理員，予以軍事管理之全責。並派駐「繅絲廠」

之特務大隊大隊長爲軍事助理員。幫助管理員督導一切。」卅、八、二。

(三)

「今日下午曾至遺愛祠防空洞第一總臺視察，該處設備太差，應卽動工建築霧季之報房及職員宿舍、辦公室、飯廳與兵伕宿舍，可用「繅絲廠」之土木工人，並卽購買應用材料。是項房屋，應用兩面竹條墻，並蓋瓦，前面至少應有四尺之走廊。」卅一、七、十七。

(四)

「本日下午五時，弟至特警隊各處視察，大操場之石橋已斷，汽車練習場與騎術教練場，則馬糞遍地，無人掃除；學生之浴室，至今尚未裝置水管；盥洗室則污水盈溝，教職員之飯廳與學生之大教室，則地面潮濕不堪，等於水牢；各教室則墻壁破壞，無人修理；所有窗戶損壞，亦無人檢點；此種情形，特警系之副主任與大隊長及總務組長，實負其責也。希卽詳加檢討，切實改進。各教室前後之通路，亦須切實整理，務期下雨天仍能便於行動，且能保持整潔爲要。」卅三、三、八。

(五)

(1)「繅絲廠」辦事處與重慶訓練班總務，必須集中權力，統一指揮，玆決派侯禎祥同志爲「繅絲廠」辦事處總務組長，以由息訓班調來之林欽賢爲副組長。

(2)繅絲廠現有之房屋，除中美合作所部份所有者外，均交由總務組長負責整修，統籌分配，官兵不敷

之宿舍與辦公室，准於酌量增建。

(3)息烽訓練班決暫行停辦，其官兵除留極少數在息烽負責看管房屋與整理園地者外，餘者一律調重慶訓練班與「繅絲廠」及特警系核派工作。息烽訓練班結束事宜，卽令馮文堯同志負責辦理。息訓班現有之醫務所職員與藥品，卽電戴夏民同志，酌量分派與底窯製造所及電臺並陽朗壩監獄之用。

(4)「繅絲廠」辦事處所有之房間，每日上午七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九時，一律上鎖。有病者應另行指定房間，爲之居住。

(5)各班各系有移動房舍時，所有電燈絕不准擅自拆除，卽木器之搬動，亦須由總務組之規定與核准。

(6)各班各系於開學或畢業時，除外來官長與教官，須專函報告或通知外，在本局範圍以內者，一律用通報，不准用油印，藉以節省文具。

(7)電燈之開關，應有定時與專人管理，兵伕亦應有專人負責管訓。

上列各項，希卽切實商辦，並將遵辦情形具報爲要。卅二、四、廿一。

(六)

「（毛）人鳳兄卽轉（鄭）錫麟、（潘）其武、（沈）[illegible]滄、（侯）禎祥、（沈）覲康、（郭）壽華諸兄均鑒：查本局近年來因工作之進展，加以中美合作工作之成立，故城鄉內外一切設施與物資之動用，亦隨之而日增。在此種情形之下，吾人必須做到『節省濫費』『廢物利用』『補舊爲新』三大原則。我主

管各部門之負責同志，必須時刻密切注意各方面之動態，隨時檢點，隨時約束，以盡到計劃管理之能事。查弟年來對於城鄉內外房屋與道路之整修，木器傢俱之檢點，物質之管理，器材之儲藏，電燈電話之管制，燃料油水之使用與檢查，文具紙張之力求節省，消費合作與生產合作之應積極舉辦，均隨時有詳盡之指導與嚴格之督飭。無如我各主管部門之同志，不能做到心到、眼到、口到、手到、脚到，盡到設計、指導、督飭、考核之職責。至弟之命令不能切實施行，弟之意圖不能完全達到，一切均現腐敗淩亂散漫之象，且亦未免於浪費也。如此情形，吾人如不嚴行整飭，從速糾正，吾人將何以見領袖與國人乎？萬希兄等必須注意戰時物力之維艱與經濟原則，應絕對節制濫費，各盡應負之職責，以求本局對物資管理，生產建設諸大端，能有切實改善爲要。笠手啓，三十三，四、廿七下午二時半。」

## 眞正的革命人生觀

戴先生是一位革命實行家，自然他的人生觀就是革命的人生觀。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八月一日「歡迎我們的同志歸來大會」，他說：「我們的工作是革命的特種工作，即是我們的一切都要以革命爲出發點，爲革命而生活，爲革命而貢獻。」

戴先生對於革命者的理論是：

「革命事業原是爲人而不是爲已的，其出發點純係對人類的同情心。」

「革命是跟着時代前進的，；；把生活與工作的方式切切實實的徹底改革，以補足過去努力的不够。工作方式要恰符時代的需要；生活方式，也須切合戰時的要求。」

「革命救國是解決大多數人的問題，不要每天爲三餐打算，要求得大家有飯吃，自己才有飯吃。」

「革命須要鬬爭，同時也需要創造，革命鬬爭有鬬智鬬力之分。特種工作爲創造與鬬爭所融合之革命的巨力，亦即革命鬬爭中鬬智工作之一環。故其進程全在鬬爭與創造之途中滋長發展。」

「革命者最要緊的是認淸時代，把握現實。」

「革命者不唱高調，只有脚踏實地，埋頭苦幹。」

「革命者獻身革命工作，一定要有始終如一、至死不變的精神。擇善固執，貫澈始終，鞠躬盡粹，死而後已。」

「革命者要有堅苦卓絕的精神，不同流合汚，不敷衍，不妥協，不馬虎，不自欺欺人。無論甚麽事，必須盡心盡力而爲之。」

戴先生說：「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蹈湯火，摩頂踵，損骨肉，肝腦塗地而不辭者，全由於他那一點悲天憫人的志願與熱忱所驅使。」上面所說的，就是他要大家堅決抱定革命的人生觀的理論。

三十一年「我們的工作十週年紀念會」上，戴先生又強調眞正的革命人生觀，他說：

「我們要認淸楚，我們的對象——公仇公敵，並不一定都有鮮明的標誌或界限的。日本強盜，僞組織

，是有固定的區域。但無數的漢奸、準漢奸潛伏在內地，我們那能放鬆了他們？所以擴大來講，凡是已經違反革命或是對國家民族不忠不孝的人，雖和我們是至親好友，我們亦不能明知故昧，而須毫不容情的鐵面無私的對付。要知道對敵人慈悲，便是對同志殘酷。我們的鐵和血不要疏忽了自己，要剷除我們內心的紛歧複雜的思想，要消滅接近我們的敵人。要以斬釘截鐵的意態，鞏固我自己的革命立場。要以不可搖撼的精神準備破釜沉舟的鬪爭，這樣才算有眞正的革命人生觀。」

「革命是不妥協的，然而隱忍並不是妥協。我們體念領袖的苦心，有時不得不隱忍。大家不必憤氣，亦用不着灰心。再者，大家要注意，隱忍絕對不容許在我們團體內用的。儘管他人如何腐敗，我們大家絕對不能有絲毫苟且。我們只以鐵的紀律，藩籬私人情感，所以我們必須堅苦卓絕，準備以旺盛的精神克服物質的困難。不受威脅、不受利誘。更當準備以鮮紅的血肉之軀，作爲捍衞國家之堅固長城。當然我們思想的工作，在於使惡人懾服，善人悅服，現在還不能做到。但我們總向這個目標前進！前進！」

戴先生認定革命不祇是革除舊的，更積極地須要創造，他說：「革命須要鬪爭，同時尤須要創造。革命鬪爭有鬪智鬪力之分，特種工作爲創造與鬪爭所融合之革命的巨力，亦即革命鬪爭中鬪智工作之一環。故其進程全在鬪爭與創造之途中滋長發展。革命是跟着時代前進的，時代的巨輪今更急轉得如迅雷閃電，不但年年變遷，而且月異日新。我們的當前要務，要把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切切實實徹底改革，以補足過去努力的不够。工作方式要恰符時代的需要，生活方式也須切合戰時的要求。在生活方面，過去還有那種散

漫敗腐萎靡的情形，一定要以整齊、振奮、沉着的精神來徹底革命，達到理想的要求。在工作方面，過去還有那種推諉、遲頓、敷衍的情形，一定要以負責、敏捷、眞確的意態來徹底改革，合乎最新的標準。」

戴先生認爲革命是追求「公道」「正義」「眞理」，他說：「我們要砥礪革命精神，永恆地保持熱烈緊張的情緒，以光明偉大作出發點，而追求公道、正義與眞理。我們既然知道革命者所要永久追求的是公道，正義與眞理，惟其如此，所以革命的情緒常常是熱烈緊張，能够忍受一切挫折，克服一切困難。革命的目的在爲救國家、救民族人類與世界，實現獨立自由平等的民治、民有、民享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亦卽是求得公道伸張，正義存在，眞理實現。」

戴先生說：「我們知道中國革命的目的，是在實現總理手創的三民主義。對內剷除軍閥、貪官、汚吏、土豪、劣紳以及一切反革命勢力。對外打倒帝國主義，求得國家的獨立自由平等。這是本黨同志肩負的繼往開來的責任。」

因爲我們的敵人這樣多，當然對我們造謠攻擊，所以戴先生叮嚀：「我們用不着疑神疑鬼，最要緊的是我們自己要抱定革命的人生觀，勇往邁進，自強不息。我們鄉下人有句俗話『除死無大敵』，就是說一個人除了死之外，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情。我們可以說，死都不足怕，此外還有甚麼値得怕的？更不要說無稽的謠言。現在頂要緊的是我們要拿『修業』來『進德』，以求不愧天地父母之所生，不辜負領袖的愛護與期望。能够如此，相信我們一定不會失敗。」

更進一步勉勵革命鬪士要獲得榮譽，揚名千古，永垂不朽。他說：「一個人生存於宇宙之間，最有意義的事莫過於獲得榮譽，揚名千古，永垂不朽。就『認認眞眞的活，認認眞眞的死。』否則無聲無臭，不識不知，何異於禽獸？但是，我們有良心，有血性，決不做禽獸。因此，我們要以獲得榮譽爲人生第一件大事，這樣才不虛此一生，才不愧做一個革命鬪士。」

## 梁幹喬實施總動員

梁幹喬在淞滬戰場上，發現我們的缺點很多：

㈠前方軍隊給養困難——最傷士體。

㈡司令部與作戰各部隊通訊不確實，指揮官不知某師某旅確在何處，形成各單位獨自作戰——最傷士鬪。

㈢衞生救護，設備簡陋，不足以應戰場之需要，許多死傷的官兵均遺留在戰場上。——最傷士氣。

㈣漢奸活躍。——最傷士力。

㈤人民對於戰鬪人員，不能予以絕對的同情與援助。——是爲戰爭最危險之急症。

他覺得和敵人長期作戰，非全國總動員不可。他的全國總動員，是把全國人民納入軍事機構，使整個國家成爲強有力的有機戰鬪體。他的計劃書於二十六年九月十六日呈出，但他的計劃實施起來，並不簡單

，所以這個計劃書並沒有立刻實行。

十月八日他從南京出發，以特務處華北辦事處主任名義，赴鄭州爲特務處佈置工作。後來調爲政治部第二廳副廳長，回到武漢。他認爲這種機構和職務，實際上也不起什麼作用，到二十七年七月他不幹了，要到前線工作，投身砲火，去了西安，投奔胡宗南，想實施他的理想——全國總動員。

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西安奉准成立「軍事委員會陝西省軍隊組訓民衆動員總指揮部」，十一月成立邠洛、商同兩動員區指揮部，梁幹喬任邠洛區指揮官，動員區的範圍是耀縣、栒邑、淳化三縣，北面是延安共產黨的區域。梁幹喬開始在這個區域實施他的總動員計劃，同時也在防止共產黨向南侵略。

兵役法令，每保有警備班的編組，梁幹喬就根據這一點來進行他的動員工作。先在三縣成立動員指導室，直接對指揮部負責。由指導室每一個鄉保，派遣副鄉長、副保長。這一個指揮部、三個指導室、二十個鄉、一百一十八個保，需要兩百多個幹部，從中央軍校七分校及戰幹第四團畢業學生中，選拔熱心工作的充任。工作重心在保，保的動員工作在訓練警備班，進行解除土豪劣紳的武裝，來武裝民衆。

動員辦法頒布以後，地方上的土豪劣紳和鄉保長，以對付兵役法一樣，選些窮苦無告的壯丁來應卯，這些壯丁垂頭喪氣、憤懣不平，毫無生氣。梁幹喬看出這些壯丁含蓄着充沛的勇氣，堅決的鬪志，於是抓住反抗不平的心理，予以訓練。他告訴他們：

㈠警備班並不是爲土豪劣紳來應卯的，而是爲民爲國家，爲自己來受訓練的。警備班就是三民主義的

戰士。

(二)凡已編入於警備班的壯丁，將來在地方上，無論抽丁攤款，派牲口，繳軍糧，都准由各班長召集全體班丁公平議決，公平執行，可以不會再受土豪劣紳的支配和欺騙了。

(三)警備班就是老百姓自己的先鋒，凡所有民槍、保槍、鄉槍，都要借給警備班使用，其他人等都不得私藏軍火。

「這樣一來，不但解除了土豪劣紳的武裝，而且民衆有了眞正的發言權，等於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因此警備班的班丁勇氣百倍，士氣旺盛，沒有被徵的老百姓也感覺到興奮，都願意輪流當警備班丁了。每保三十六個班丁，在副保長領導之下團結起來，有錢有勢所藏的私槍，都逃不過他們的耳目，很順利的繳到警備班。班丁們受了幾個月軍事和政治訓練，不但了解國民對國家的責任，也了解了國家的法令，在保民大會中也敢於發言。對於戶口和貧富也調查清楚，一切攤派抽丁都由保民大會合理解決，再不被土豪劣紳把持，欺壓老百姓了。漢奸間諜活動被發覺檢舉出來，壞的鄉保長被議決罷免。這樣才眞正實行了地方自治，老百姓行使了民權，保障了人權。

三縣動員的具體辦法，凡年在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的男丁和參加了合作社業務的婦女，除身體殘廢、現役軍人、警備班員丁、公務人員、及教師外，不論貧富，久住暫居，一律編組爲鄉鎭勞動服務營。基本組織爲連，連長由保長兼，連附排長班長都用保甲幹部，但指導人員由指揮部派遣，每連一個政治

幹事，負責政治訓練；一個編練幹事，專管人事編組調動、考核；一個總務幹事，專管全連的起居、飲食、醫藥、工作器具。每天升降旗，唱國歌，講評工作。

每鄉的服務行政，由一個營部管理；每縣的服務行政，由一個總營部管理。對於某一連的工作效率、紀律，都保持記錄。每一期工作完畢，便集合各級幹部檢討一次。勞動服務，每年六十天，分成四次工作，每次十五天。

從三十年（一九四一）十月一日開始調動工作，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動員服務計：耀縣二五六〇人、淳化一一七一人、栒邑八四二人，共四五七三人，共六八五九五工作日，完成八項工程：

㈠建築耀縣織布廠，預定五萬工作日，只用了四萬工作日，佔地四十畝，裝置石丸式織布機五十部，每年生產一萬八千疋。只用了九萬元建築費。

㈡開通煙霧渠石渠，長七九九六公尺，深一・三公尺，寬一・五公尺，灌溉地畝八千畝。這條鑿開了二三十年，不能實現，勞動服務，只花了十五天，一萬個工作日便完成了。比預定時間縮短了百分之三十三，可見工作努力熱心了。

㈢修築耀縣毛巾廠一座。

㈣修築彈花廠一座。

㈤修成從東門到野狐坡公路一條。

㈥建築警備班總營房一座。
㈦加強城防工事。
㈧清理城廂街道。

假如全國各縣都像這三縣總動員起來，對敵經濟作戰，多麼有力量。不但可以訓練成七百二十萬國民軍，補救徵兵的缺點，而且可以掃蕩地方上的惡勢力，實行眞正的地方自治，增加國家的生產總值。粱幹喬的總動員計劃，是成功的，不幸並沒有推行全國。

## 中英合作香港建臺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月間，由中英聯絡官鄭介民將軍和英方洽妥，在香港建立偵收臺。魏大銘選派陳一白、王惠民、黃淞、鍾逢甲等二十多人組成「香港偵空工作隊」，以廣州、三灶島、汕頭、福州機場電訊，及香港週圍海面情況爲工作目標。

偵收臺建立在香港山頂纜車站旁英國陸軍營房內，我們供給英方重要情報，隨時送至半山聯絡站，次要的每天彙送一次。英方派一陸軍上尉負責聯絡，但約定不進入我方工作房間內。英國人在香港沒有情報機構，對於一切情況，完全是盲目的。偵收臺建立的第二天，英國人看到我們供給的情報，大爲驚奇。

敵陷廣州、惠州後，香港英國商人仍和廣州維持貿易，供給汽油等戰略物資，偵空工作隊將偵到的英

商行號、船名、航行日期、資敵物資名稱數量供給英軍，要求禁止，香港政府向我政府致歉。

三十年（一九四一）十二月七日英軍派一少校向我工作隊說：「太平洋局勢緊張，情報來源困難，請貴隊特別注意，多多供給情報。」八日早上六時我隊卽發現廣州、三灶島等機場飛機起飛，立卽通知英方，隨卽發放警報。七時日本飛機來炸香港海軍船塢、陸軍營房。以後一連轟炸一週，全靠我工作隊供給情報。十二日敵佔領九龍半島，英方和我聯絡的少校被九龍射來砲彈炸死。十三日英方就沒有人接受我們的情報了。十六日工作隊奉到魏大銘命令，個別疏散。十八日敵登陸香港，工作隊焚燬全部機器，結束工作。隊長海伯倫係廣東人，率全隊人員化裝加入廣東人組織的還鄉隊，歷經辛苦，安全抵達韶關附近國軍防地。

後來應英國政府請求，以倪耐冰為隊長，又派遣仰光工作隊和印度工作隊。因英國人作戰差勁，中英合作，成效不大。但對美國人却產生極大功效，以冉一鶴為隊長的昆明工作隊，將所獲空軍情報供給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根據我們的情報出擊，獲致屢次空戰勝利，冉一鶴獲美國自由勳章。

中美合作所分設六組，第四組為通訊，第五組為氣象，第六組偵譯，都是電訊工作人員擔任的工作。我方派程浚、林國人等為組長，協同美方工作。美國海空軍在太平洋的活動，依賴中美合作所供給的氣象和偵譯報告實在不少。

這項空軍情報工作，雖屬於技術性，但是科學的。當時我們的工作超越英美，為獲得勝利的實際作用

。因此，近百年來外國人看不起中國人的觀念，不得不有所改變。事實證明，中國人是奮發的，科學的、進步的！

## 檢討工作指示工作

戴先生是一位實事求事，自強不息，爲理想，爲正義，爲三民主義革命，爲民族復興而努力工作的人。他的人生是奮鬪的人生，他不怕困難，不怕阻礙，勇往邁進，不克服困難，不衝破阻礙，絕不罷休。他能忍辱負重，包容一切，絕不固步自封，絕不自我陶醉，絕不剛愎自用。而是隨時反省，不停的檢討，不停的改進。就是對他自己，也不例外。

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他寫下自我檢討。

㈠因助理乏人，無論處理文件，接見賓客，與應付日常事務，均須躬親。致時間不足，許多遲誤。

㈡對日常工作之實施時間，支配不得當。

㈢對幹部之運用與組織之掌握，未能盡善。

㈣與各方接觸太少，聯繫不够。

㈤對中下級工作人員個別接見機會太少，致感情不能密切溝通。

㈥個性強，主觀重，因之同志間對整個工作之意見，建議甚少。

(七)日常窮於應付，致檢討策劃督導，未能盡善。」

戴先生眞够得上虛懷若谷，能接納好的意見，爲任何人所不能及的。他和同志們接觸的多，也不是任何一位機關首長能够比擬的。同志們從各地回來，他總要約請吃一次便飯，聆聽各地的工作情形，所以對所有工作瞭如指掌。但是他自己還是不滿意，寫下了上面的七點檢討，眞够得上自強不息。

對於工作，也提出四點檢討：

「情報——第二處對情報之指導與考核，及編審統計等等工作，不能作經常普遍切實精細之實施，對某一具體正確之認識，對領袖無良好之貢獻。而本身訓練之材料，亦無可採取。

行動——各地行動工作幹部，缺乏組織，亦未普遍。對重要漢奸之制裁，內線缺乏；對各地交通之破壞，實力未備。致全般行動，多有未配合軍事行動之需要；而對於敵方經濟資源與敵飛機倉庫之破壞，亦無顯著成績之表現，因缺乏健全之組織與充分之準備也。

電訊——電務人員技術生疏，且人數不敷分配，加以總臺力量尙屬薄弱，致呼應不靈，遲誤殊多。而電訊人員缺乏政治訓練，亦爲原因之一。

督察——督察人數甚少，且負責督察者，欠缺銳利之眼光，精細之頭腦，熱烈之情緒，嚴正之態度；而又不明當前之情勢，當地之情形，與夫工作人員之性能生活等。因之督察不週，致各地工作形成今日散漫遲滯之現象。」

戴先生不只是能夠找出缺點，同時也能對工作做正確詳細的指導，這就是軍統局的工作，能夠蒸蒸日上，不因過分擴展，而有窮於應付的現象。他緊接着檢討工作以後，於十一月六日，作了十七點詳盡的指示：

㈠查覆案件無結果者：A事前道聽途說，B對上級命令玩忽；應徹底查究。

㈡本局應速成立一司法訓練班，由內勤同志負責介紹有司法學識與對本局工作有決心者，保送來局，加以訓練。

㈢本局內外勤同志，如學有特長，且外國文有相當根基，在本局服務二年以上者，得由派送國內外各學校求學，以資深造。

㈣邊疆學生必須大批培養，决于蘭訓班中擴大訓練，希望邊疆各區站組同志負責保送。

㈤電訊人員須于本上半年一律舉行考試，其項目如下：A思想，B體格，C學力，D外國語文，E收發報或製造之特長與心得。

㈥特工同志之行動，應絕對聽命於上級；案件之執行，重要公務之請示與接洽，均須呈准。

㈦臨訓、黔訓學生之增加待遇，係經過訓練，在實習期滿，不得不然。因當其分發時，待遇尚未到水準也。

㈧本局對各公開運用機關，必須多派基本人員參加工作，並須切實掌握其人事與經濟。各稽查處與各

禁煙糾察密查組之經費，完全須由本局支配，但各警察局不在此限。至警察局內偵緝隊特務組之經費，應與稽查處、糾察室、密查組等同等辦理。

(九)剷除貪污，剷除奸商，爲平抑物價之基本辦法，應全體注意偵查，加緊進行。

(十)人員調動之頻繁，固由本局工作之開展，人事之不敷分配所致。但各級負責同志，不能細心教導與詳加考核，各級工作之同志與不能明瞭全般工作之情形，分別輕重緩急，實一大原因也。

(土)本局對各地工作之中心幹部，應從速建立，各單位至少應有正副手各一人，且其中必須有一人絕對不能公開者，以備萬一。

(土)各省禁煙糾察室工作，應歸財政部禁煙密查組節制指揮，並謀禁煙密查組組織之擴大。

(圭)本局工作日形擴展，各單位人事均不敷分配，本局秘書室、人事科、設計委員會、督察室、訓練科、第二處、第四處，應即詳行計議，擴大訓練與吸收，以免人事恐慌，與求組織之健全。

(古)應即按照本局本年工作計劃，檢查現有佈置，詳加研討，切實調查，必須建立工作與電臺之處所，務須於本年六月底完成。

(圭)非組織不能救中國，本人迭有言及，且曾手令本局內外同志須絕對遵從組織系統。目前本局內外情形之散漫與凌亂，非上級不信下級，完全下級不能切實負責掌握所屬之所致也。

(共)內外各級負責同志，對所屬人員，必須考查其生活，檢查其工作，並須就各人辦理之事項，詳予指

導，俾其明瞭在其工作範圍內之一切情形。局本部對各地負責人，亦須同樣辦理。

㈦本局對各地工作無成績而可造就之人員，人事科須切實與各單位負責同志詳行考查與洽商，即六月底辦竣，以便分別予以訓練。

三十年（一九四一）二月對情報工作，又作了詳細指示：

㈠今年情報工作，要特別加強，尤其對於情報之技術，要隨時研究，以求進步。

㈡各情報機構過去工作，不僅無聯繫，且有摩擦與阻礙，今後要特別注意，多取聯絡，共策進行。否則必爲敵僞共黨所乘，此事要與侍從室第六組隨時作密切之注意。

㈢各情報機關今日最大之毛病，即吾人之情報員不能深入工作對象之內部，致常爲敵僞奸黨所利用，此種情報不僅無益，且有害也。今後各情報員，必須多方設法打進敵僞漢奸奸黨及一切營私舞弊者之內部，取得確實之情報。而處理各種情報，並須力求迅速。去年各情報機關工作成績，一落千丈，應即多方策劃，以求進步。

㈣目下社會上各種謠言甚多，吾人既無法徹查謠言之由來，而對民意之測驗，又無法以求精確。此均我情報人員，不知羣衆心理，無法控制社會動態之所致也。」

至於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之工作，今年必須做到者：

⑴情報應力求迅速與確實，對無工作路線之工作人員，應詳加考核，切實調查；

(2)對平津京滬武漢與南洋各地之情報，無論如何困難，必須設法恢復與加強；

(3)對敵僞奸黨之情報，務求確實迅速，而敵後之行動，亦須加強，並對情報與行動之技術，應針對現實毛病，力求改進。

## 除暴安良自律亦嚴

軍統局的任務，在淪陷區域是誅倭鋤奸，在後方則爲除暴安良。所以戴先生領導的工作，不是單純的敵區工作；大後方的治安責任也壓在他的肩上。因此，各地警備司令部的稽査處，由軍統局派人主持，各重要城市的警察局局長，也由軍統局的同志來負責。

軍統局的紀律非常嚴厲，督促考核又不放鬆。抗戰期間後方的治安非常良好，不是沒有原因的。戴先生勉勵這些負責治安的同志是：興利除弊，除暴安良；改造社會，糾察他人。同時他又嚴禁同志們：招謠撞騙；作奸犯科；濫用職權，作威作福。所以才能蔚成風氣，成效卓著。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一月二十三日，他對負責幹部講：

「四川是目前抗戰建國的中心，而川政的複雜，社會又多病態，不能配合當前的情勢，適應急迫的需要。但是我們革命的工作，越是惡劣的環境，越是我們的對象。這一切不合理現象，全在我們拿『廢物利用』的魄力，除暴安良，去劣存優，來整理這個破落的四川。使他們能配合着當前的情勢，適合當前的需

要。但是這些工作的好壞，全看我們自身的力量如何而定。我覺得要想本身有力量，工作有成績，最重要的先決條件，就是生活要有規律，工作要求實在。……我們革命的任務，是要除暴安良，改造社會，糾察他人。如果沒有把他人改造好，我們自身反給他所腐化，那就不是川人排外的緣故，我現在所着急的就在此。」

要想負起除暴安良，改造社會的責任，必須先從生活有紀律，工作務求切實做起：「須知勞動操作，並不是倒霉的事，而是極其神聖的事。假如沒有事，就聚在一起亂言亂道。不高興了，就拿老百姓發脾氣，隨便檢查，任意扣留，甚至招謠撞騙，濫用職權；或者作威作福，欺壓老百姓。那簡直是團體的敗類，革命的罪人。……所以，今後我們必須先從『生活要有紀律』，『工作務求切實』的原則做起。」

「須知官者管也，你們做長官的，就應負管理部下的全責。譬如檢查一事，必須合法、合理、合乎人情。因為要檢查合法，更須要有條文的規定。物品中什麼應扣留？什麼要放行？行人中何者要檢查？何者應拘押？某案如何偵查？某事如何發落？這些事都要有確實的規定，依法行使。不能閉門造車，毫無根據。現在重慶這個地方，無論漢奸也好，敵諜也好，還有法外逍遙的，我們要儘量將他們偵查破獲。我們稽查處許多工作同志，不是擺在那裡看樣子，而是要能為社會國家興利除弊，除暴安良。須知越是革命者，越要講禮貌，講和平，外圓內方，以求達成任務。」

「如果同志中遇到作奸犯科，招謠撞騙的事，一經查出，那只有用呆板的法律來懲處，我是沒有方法

可以原諒的。要曉得我們的組織這樣龐大，做處長科長或所主任的，身負重責，如果不能悉心自檢，以身作則，管教部屬，致使工作廢弛，已覺羞愧；再要做出違法的事體來，那眞讓我們不能抬頭見人了！」

「今後不論內外勤工作同志，勤勉的一定保障，一定獎勵；懈惰的一定淘汰，一定懲罰。所以，今後務要脚踏實地，埋頭苦幹。至於能力高下，人格不同；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總當忍勞忍苦，向前邁進。我以爲今天的事，我們力量不够，我並不着急。我所着急的，就是顧慮我們的同志『招搖撞騙，作奸犯科，或者濫用職權，作威作福。』前面已經說過，如有違犯，我們爲國家、爲社會以及爲那犯過者的個人，我們一定要嚴懲，沒有方法原諒的。但是眞正生活艱難，負擔太重，不能維持的，我必定格外想法，予以救濟。」

要想負起除暴安良，改造社會的責任，執行任務的人必須自身健全，所以戴先生一再叮嚀不能違法；不能招搖撞騙，作奸犯科；不能濫用職權，作威作福。違者一定要嚴懲不貸。

## 北平全城大捉麻子

日本軍閥一連摧毀了我們華北各地的地下組織，以爲他們已經確實統制了華北，可以高枕無憂，利用僞組織爲他們搜刮資源，統治被征服的人民了。敵華北派遣軍司令官多田駿，得意驕狂，上奏日本天皇，說他們已經確實控制了華北，治安良好。於是，敵爲進行對華佔領政策而設立的「興亞院」派遣多田大佐

、高月保和乘兼悅郎中佐三個特使到北平來實地視察。多田比較老練，行動謹愼，來到北平，很少外出。乘兼和高月就不同了，他們是以戰勝者的姿態來到北平。既然治安良好，北平城裡的中國人都是他們征服了的順民，毫無顧忌，每天大搖大擺，在北平城的各地遊逛。

軍統局參訓班及南嶽游幹班畢業的麻克敵，遵化縣人，曾經擔任過上校團長，能征善戰；射擊技術，尤其高明，可說百發百中。畢業後潛返北平，任北平行動組組長。對於多田等來北平視察，密切注意，得悉乘兼和高月的行動以後，非常高興，以爲是殺敵的好機會。

麻克敵要敵人知道中華民族是永遠征服不了的民族，他們雖然憑藉武力，強佔了中國的大片土地，和許多大小城市，並沒有佔領了中國人的民心。北平城也並沒有眞被他們統制，他們連治安也無法維持。他決心殺死高月和乘兼，以事實來敎訓日本軍閥，喚醒他們侵略的迷夢。於是開始注意這兩個日獠的行動，準備隨時狙擊。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一月二十九日高月和乘兼騎着兩匹馬，志高氣昂，旁若無人，緩慢前進，麻克敵認定是最好的機會。他們兩個的坐騎向東皇城根走去，這是北平最僻靜的地方，行人很少，麻克敵爬到一株樹上，等候這兩獠走近，連發兩槍，都擊中要害，從馬上摔在地上。高月當場斃命，乘兼受了重傷，裝成已死。麻克敵下了樹，並沒有補上一槍，趕緊離開現場。乘兼偷眼一瞧，看見開槍的滿臉麻子，當他被救回去，告訴了憲兵隊；因爲傷重，第二天也跟着高月一塊兒去見閻王了。

這兩個日本中佐，一個還是天皇的近親，位極尊貴，現在治安良好的北平被人打死，證明多田駿所說，他們已經確實統制了華北，完全是謊話。也說明了中國人的倔強勇敢，抵抗侵略的精神，是怎樣旺盛，不是日本軍閥能以武力征服的。齋克敵的兩槍，震撼了華北的侵略者，也震撼了日本的朝野，眞是偉大的一擊，比一次戰役大捷，效力大的多，價值高的多。

敵憲兵隊根據乘兼所說，關起城門，開始捉人。凡是北平城裡的齋子，都被捉起來，日本憲兵隊一共關了好幾百人，造成北平市的一次大惶恐。日本憲兵捉不到眞正開槍的人，多田駿就無法交代日本天皇，所以捉不到人絕不罷休。北平城裡緊張了一個月，齋克敵被他藏匿地方的一個老太婆所出賣。三十年（一九四一）元旦，被日本憲兵抓去，他不屈不撓，正氣懍然。二月十六日下午四時，從容就義於北平。時年三十二歲。

## 成都市長囤糧處死

有一天戴先生講演，曾經說過：「現在重慶的米價，比民國二十六年高六十倍，直接自然是由於戰爭的影響，間接是由於軍閥餘孽、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囤積居奇。四川的糧食如果是因無的關係，貴到一萬倍，也無話可講。分析起來，米價騰貴的原因有二：(一)是由於政府對糧食統制，處理有未盡善之處；(二)是由於有人囤積居奇，操縱物價。」

的確，戴先生說的一點也不錯。四川是天府之國，物產豐富，要甚有甚。食糧並不缺乏，而因囤積居奇，造成糧價飛漲。操縱物價，囤積居奇的罪惡，和漢奸賣國賊有甚麽分別？有些無知商人，爲了私利，以囤積居奇爲手段，不知影響社會安定，國民生活。而有勢力的特權階級，土豪劣紳，貪官汚吏，也這樣做，那就眞是罪大惡極了。所以，戰時平抑物價，取締囤積居奇，十分重要。戴先生把這一項工作列爲後方的重要工作，十分有道理，十分有眼光。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二月十六日戴先生在紀念週報告：「上週六，我們已經把幾個囤積糧食的巨頭捉到了。這幾個巨頭究竟有多大呢？一個曾經當過市長，一個是銀行經理，一個是商會會長。」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前成都市長楊全宇囤積居奇，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就是指着戴先生所說的這一件事。

楊全宇做過成都市長，後來任大川銀行董事長，有錢有勢，交遊廣濶，不但在地方上有勢力，好些中央要人也和他有關係。在四川，眞够得上集軍閥餘孽、貪官汚吏、土豪劣紳之大成的人物。在他的心目中根本不知道有國家，更沒有把國家法令放在眼裡。他自信沒有人敢動他的一根毫毛，可以爲所欲爲，毫無顧忌。他既然是大川銀行的董事長，運用款項非常方便，交給重慶分行經理歐書元一筆巨款，要他囤積糧食，糧食是任何人不可或缺的，囤積起來，既可以獲暴利，又比任何其他東西可靠安全。歐書元轉托合川萬福臻糧棧經理李佐臣囤積小麥，李佐臣是合川縣商會的會長，具備了土豪劣紳的資格。

成都站對於這件案子很下了一番工夫，偵察淸楚，掌握了確實證據，會同有關機關，把所囤積的小麥七百石，予以查封。戴先生命令第三處處長徐業道和執法總監部接洽妥當，祇要案子和人犯送過去，立刻審訊，立刻判決，立刻執行，以免夜長夢多，而收鎭壓的效果，然後才進行逮捕人犯。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徐業道親自押送全案人犯和貨單、函件依總動員法，送到軍法執行總監部，總監部立刻組成會審法庭，連夜進行審判。

楊全宇滿不在乎，以爲做生意並不犯法，囤積七百石小麥不算甚麼。他有的是錢，有錢當然要購買東西。所以，審訊進行，非常順利，楊全宇直認不諱。當場宣判楊全宇囤積居奇，違反總動員法，判處死刑；歐書元和李佐臣判了徒刑。楊全宇對死刑宣判，毫不畏懼，他認爲第二天一早，就會有人來營救他。他沒有想到，第二天——二十三日早晨，天剛發亮，就執行槍決。楊全宇到了法場，才害怕起來，過去所憑恃的一切，都幻滅了，兩腿發軟，站都站不起來，需要兩個人架着拖着，才能走動。果然，楊全宇執行死刑以後不久，有勢力的人物都來活動，都來營救，可是爲時已晚，回天無力了。

楊全宇因囤積居奇，圖取暴利；破壞物價管制，危害社會治安，違反總動員法令，處以極刑，大快人心。因爲像楊全宇那樣有勢力的角色，照殺不誤，誰還敢再來效尤？殺一儆百，效用奇大，糧價下瀉。戴先生衞護國家的安全，劍及履及，不但衞護了法律的尊嚴，也轉移了社會風氣。

# 靜、敬、硬的作風

一位偉大的成功人物能够轟轟烈烈建功立業，除了具備過人的智慧和精力，最重要的是要有崇高的理想和堅定的信仰。戴先生不但智慧和精力爲別人所不能及，還有着崇高的理想；「承先啓後，繼往開來；樹立正氣，伸張正義；主持公道，頂天立地。」他也有堅定信仰：「實行三民主義，救國救民。」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二月三十日是一年的最後一個總理紀念週，戴先生對同志們做了極詳盡的說明：

「一個人生的使命，就是繼往開來，承先啓後。我們研究，爲甚麽一年當中有月份日期的區別，劃分出許多階段？這不過是爲着人來計算的便利，實則天地的壽命是無窮盡的，人的壽命則有限制。也可說天地的本身是沒有生命的，它的生命是寄託在人的身上，所以人身就是一個小天地。這個生命由我們的祖宗傳到我們的父母，由我們的父母傳到我們，再由我們傳之我們的子孫，生生不息的綿延下去。我們要怎樣才不愧做一個人？怎樣才不愧對天地父母呢？我以爲有兩點：第一，就是在精神方面，要能發揚天地正氣；第二，就是技術方面，要有事業的創造。一個人生要做到這兩點，才能算是眞正的承先啓後，繼往開來，才能講到頂天立地。也唯有如此，人類才能不斷的進化。」

他說明一個革命者要認淸時代，把握現實。他又說明軍統局的工作，軍統局的作風，的的確確已經站在大時代的前面，承擔起繼往開來，承先啓後的使命：

「我們今天的作風是甚麼？我可以用三個字概括的說：一個是『靜』，就是寧靜，『以靜制動』的靜；一個是『敬』，就是『敬業樂羣』，『居處恭，執事敬』的敬；一個是『硬』，就是對『公道正義』，『天地正氣』的強硬。能够做到這三個字，相信我們的工作，不光是可以成功，而且定能在中國五千年來歷史上放一異彩。」

「當前我們唯一的要務，就是「樹立正氣」，擴大已得成績。所謂樹立正氣，在後方就是肅清貪汚，防制反動；在淪陷地區就是打擊敵人，剷除漢奸。不過有一點最要緊，就是我們要肅清貪汚，我們本身就絕對不能貪汚；我們要剷除漢奸，我們本身絕對不能有漢奸的思想和漢奸的行爲。今天從領袖到中外人士，都熱切的希望我們，在前方不怕敵人，在後方不畏權勢，伸張正義，主持公道。我們是不是可以達到這種期望呢？我以爲無論講組織的力量，講團體的歷史，講負責人的作風，我們都可以擔當這一使命而無愧。老實說，不講特種工作，就拉倒，講特種工作，除了我們，沒有旁人。今天後方大貪汚案件的檢舉，那一件不是我們的力量？在淪陷地區，誅倭鋤奸的槍聲一響，更不是別個，都是我們同志幹的。在另一方面，爲甚麼今年好幾個漢奸的剷除，人家都要來冒功？後方大貪汚案件的檢舉，大家也要上報告給領袖，說多多少少他有點功勞？就是大家都認爲這個東西是對的，大家都需要這個東西。」

戴先生念念不忘救國救民，實現三民主義，他說：

「舉行紀念週的意義，一方面紀念我們革命導師孫總理創造三民主義，致力國民革命，人格事業的偉

大。一方面就是要檢討我們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合於三民主義的革命行動？是不是違背救國救民的初衷，是不是愧對總理？」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戴先生在一次講話中，對於「承先啓後，繼往開來。」講得更爲透徹。他說：「人生的使命是承先啓後，繼往開來，何等神聖莊嚴！如何才能頂天立地做一個人，不愧對天地父母？這必須我們不自暴自棄，認清生命的眞諦，造次顚沛，守而弗失，然後才能有所成就。要知道比生活還重要的是生存，我們如果天天在吃飯問題中兜圈子，未免太沒出息了！」

## 武漢區殺敵與犧牲

武漢區自區長李果諶被捕後，工作大受影響，唐新繼任區長，因敵憲搜捕積極，市區不能藏身，區部移往近郊，一面整頓工作，一面在西凉咀成立訓練班，訓練新幹部。訓練班共吸收愛國青年，高中學生三十八人，其中二十八人爲行動人員，畢業後編爲武漢區行動第二隊，彭澤生任隊長，王志堅任隊附，以漢陽近郊爲根據地。原有行動人員合編爲第一隊，以武昌近郊爲根據地，展開對敵破壞和襲擊，戰果輝煌。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二月十三日夜，彭澤生親自率領學員李振中、萬元棟、張有材等五人，破壞粵漢路賀勝橋。先一日偸渡東湖，潛至橋畔，將三十四塊TNT綁在兩橋墩，爆破後，全橋炸燬三分之一，兩丈多長。擔任警戒的張有材和萬元棟兩人，因天黑走錯路線，爲保護橋樑的敵兵發現，李振中投擲了

一枚手榴彈，炸死兩名追兵，日軍不敢再追，才能安全撤退。

十二月十六日清晨，第二隊王志堅指揮李崧蓀、張方廣、陳春城、紀日華、張渭清、馮啓浩突襲敵駐蔡甸警備隊，擊斃敵官兵十一人。先兩日紀日華、張湄清、馮啓浩進入蔡甸，分住昶記油坊等處。十六日清晨，李崧蓀背一包袱，僞裝商人，進入街口，敵哨兵三名強行檢查，張方廣、陳春城乘其檢查不備，一舉將三敵兵擊斃。紀日華等迅速跑出夾擊，先以兩枚手擲彈投入敵隊部，立刻爆炸，敵措手不及，陷於混亂。然後各據一方，集中掃射。然後向新溝撤退，經哈興嶺返回基地，事後，敵在新溝逮捕老百姓四十多人，以洩憤。

同日夜間行動一隊趙雲卿等襲擊武昌八舖街敵憲兵隊，斃敵八名，傷數名。行動一隊於夜間乘小木船偷渡到附近，於敵熄燈後，何忠炳、雷玉卿分別由前後門投入手擲彈。趙雲卿伏於黑暗隱蔽處掩護撤退，追敵尾隨追擊時，開槍狙擊，敵不知有多少人埋伏，不敢再追。第二天敵汽車五輛，滿載敵兵，到花園、石咀一帶搜查居民，拘捕數十人。

三十年（一九四二）元月二十一日，行動二隊潛伏漢口花樓街文書巷口，見敵軍官七人從酒店出來，都帶醉意，最後一人爲田梅次郎少佐，走路東倒西歪，口唱日本歌，入巷後落後很遠，蕭文粹以遍擔把他打倒，馮啓浩立刻用利斧劈開腦袋，由張心詩，原顯仁掩護，安全撤退。

二月十八日晚九時行動二隊襲擊敵「鶴鳴莊」，斃敵軍官三人。鶴鳴莊係敵隨軍妓院，在漢口得勝街

，前後門設鐵柵，事先與莊內厨司取得聯絡，蕭文粹先行潛入，馮啓浩、李振中隨後進入，正好有三名敵軍官手牽兩妓女下樓，馮李各投手榴彈一枚，一在樓梯，一在樓梯口，同時爆炸，三人當時斃命，二人重傷。

二月二十五日晚九時行動一隊閻英才率常滿倉、侯玉坤、張成之、陳金山、劉愼之，突襲漢口三星街東和戲院旁敵憲兵隊，斃敵七名，閻英才先混進戲院，計劃戲院散場時發動，不意陳金山路過交通公司時，漢奸僞副經理楊志傳攔阻盤查，陳金山大怒，出槍擊斃，遂提前攻擊敵憲兵分駐所，投手榴彈五枚，戲院觀衆聞炸聲奔出四散，人潮洶湧，閻英才等從容撤退。

三月二日行動二隊李化民、陳春城、劉烈卿化裝小販，携炸彈混入漢口中山路新市場，在平臺上守候敵軍通過。正午有敵一小隊四十人通過，劉烈卿投一彈，李化民投兩彈，炸斃炸傷敵兵十七名，事後敵戒嚴搜查，李化民等早已脫離現場，敵毫無獲。

三月三十一日晚七時，行動一隊容耀東率何忠炳、雷玉卿化裝菜販，到武昌八舖街中段敵憲兵分駐所，乘敵兵十六人巡邏換班後，入室換衣服，投入兩彈，炸死敵兵三名，傷六名，容耀東等乘夜撤退到花園。

四月十六日午後，行動一隊張廣振率王恩甫、孫文斌伺守漢陽顯正街敵特務分室附近，乘敵分室主任椅樹岩藏中佐外出時，王恩甫拔槍射擊時，發生故障，反被敵擊傷腿部，纏鬪一起，經張慶振接應，五彈

擊斃植村，王恩甫雖逃脫，至渡口被捕，被敵殘殺。又從身份證查出住址，拘去其岳母，供出張慶振、孫文斌，兩天後也被逮捕。

四月十九日行動一隊焚燒漢口王家墩敵機場倉庫，隊員王經國於前幾月打入敵苦力管理所，因爲工作勤勞，升爲班長。於是將炸藥和縱火器偸運到機場，藏於診療所內。十九日正午，王經國掩護李青明進入機場，乘敵午餐，守衞減少時，鑽穿汽油桶，投入火種，引起大火，延燒到機場南面房屋，王經國、李青明乘敵到南面救火，紛亂之際，又將縱火器投擲倉庫內，然後撤退。燒燬油庫一座，炸燬敵轟炸機兩架。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行動二隊張方廣率領蕭文粹、劉羨清、李鑫堂等潛伏於漢陽三寬院公路旁，狙擊敵運輸隊汽車。蕭文粹先擊斃駕駛兵，汽車不能行動，再與四押運兵槍戰，擊斃三名，一名逃到橋下，張方廣投彈於車內，炸燬車貨。

武漢區自二十七年成立到三十一年六月，四年間因工作被捕者一百七十多人，而犧牲的同志幾達一百人。被敵殺害者計：閻英才、趙雲卿、容耀東、張渭清、王恩甫、葛長清、陳金山、劉愼之、李正剛、祝鴻鈞、王慶先、安高嶺、劉超俊、雷玉清、王經國、陳春城、李振中、陳宅蔭、李化民、謝雲卿、何忠炳、胡紹貞、李春山、劉烈卿、柯魁臣、吳寶山、孫文斌、趙永燦、杜磯、張瑾如、張慶振、胡漸于、王子英、王春山、羅田、劉壽山、常滿倉、廖少卿、李漢卿、何侃、馮啓浩、王遠發、王玉崑、師金亭、李青明、侯玉坤、游鳳翔、阮少華、周海山、劉錦軒、李家茂、韓平國等五十二人；因工作死於非命者，計：

李果諶、成新廉、周志堅、董正、紀日華、張有材、樂啓富、王登嵩、邱國鈞、汪心澄、胡漸于等十一人；被捕後無消息，或受刑過重而死者，有王又聲、魏子春、沈永清、易掃塵、孔耀庭數十人。

## 新四軍事變的經過

蘆溝橋事變以前，共產黨高喊抗日作戰，煽動西安事變，也是以抗日為藉口。其實共產黨並不是眞要抵抗日本軍閥侵略行動，不過是為減輕蔣委員長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壓力，想轉移目標而已。等到對日本軍閥展開全面抗戰以後，共產黨不但不抗戰，反而借抗戰來擴充武力，消滅地方武力，併吞抗戰的部隊。他們借抗戰幫助山西當局擴充部隊，等到新軍掌握到薄一波、戎伍勝、韓俊、張文昂等共產黨手裡，他們就率領四十團新軍叛變，輕而易舉佔據了山西北半部和東部地區，並在五臺組織晉冀察邊區，打通陝北通往河北、山東的路線。很快合併了河北和山東的一切抗戰部隊，在華北紮了根。

共產黨在華北這樣，在華中也是如法炮製，配合敵人的侵略路線，發動共產黨以武力襲擊國軍。二十九年十月新四軍在蘇北黃橋一帶猛攻國軍，十日奪佔東臺，二十一日委員長命令，共產黨的部隊十一月底以前撤到黃河北岸。十二月九日委員長又手令共產黨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新四軍軍長葉挺，凡在長江以南的新四軍全部限於十二月三十一日開到長江以北地區，三十年（一九四一）一月三十一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黃河以南的十八集團軍所有部隊限於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共同

作戰。二十五日並召見共產黨駐重慶的代表周恩來，告以限令朱德所部渡河日期，不得再拖延。

但是共產黨根本就不服從最高統帥的命令，不但不向北撤退，變本加厲，企圖偷襲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根據地，並奪佔京滬杭三角地帶。他們的陰謀，都經沈之岳和程慕頤派在新四軍的同志急告中央，命第三戰區戒備。三十年一月五日新四軍集中七團兵力，在三溪附近，乘四十師換防的機會分三路襲擊。

第三戰區不得不起而自衞，一月十三日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向委員長報告新四軍叛變經過，及拿獲其參謀耥凌波所供述陰謀叛變的內情，十四日生擒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潛逃。

共產黨的假面具已被撕破，對中央的命令根本置若罔聞，十七日軍委會撤銷新四軍的番號，二十日共產黨擅派陳毅為新四軍軍長，張逸雲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委，重組部隊，繼續在江南活動，反抗中央的命令。

## 平反零陵縣寃獄案

平反寃獄，在戴先生領導的軍統局工作中，應佔重要的一頁，因為，戴先生常說：「我們的工作就是悲天憫人，彰善癉惡。」

「我們革命的任務，是要除暴安良，改造社會，糾察他人。」

「在前方不怕敵人，在後方不畏權勢，伸張正義，主持公道。」

這就是軍統局的精神，同志們的工作目標，像湖南零陵縣的寃獄案，牽連到四五十人，專員姚雪懷拿上別人的性命血肉，做他自己升官發財的資本，張揚明自然要平反了。張揚明本着軍統局的精神，主持公道，奮鬪到底，沒有對強權屈服，救了幾個人的性命。

軍統局湖南站站長金遠詢隨第九戰區長官部，駐在長沙，股長張揚明兼保安處報諜股股長隨省政府，駐在耒陽。三十年（一九四一）一月十四日下午，省政府召開臨時會議，出席的人有代主席省政府秘書長李揚敬、教育廳廳長朱經農、保安處處長李樹森、省政府主任秘書巴壺天、省黨部書記長、調查室主任、中統局湘區督導專員、第九區行政督察專員兼祁永警備司令姚雪懷等。張揚明以保安處諜報股長及省政府行署情報主任身份奉召參加，他一進會場，還不知道會議的內容，保安處李處長就要他把童子軍理事會的秘書江以南密秘監視起來。

等張揚明辦妥監視工作，再回省政府會議會場，專員姚雪懷才將卷宗給他看。原來零陵縣縣立中學被火燒了，說是共產黨的湖南省委余露沙主使的，有女敎員蘇爽、男敎員葉前進及學生胡魏等二十多人參加，還有共產黨零陵縣委書記余景江也被逮捕了。因爲姚專員兼警備司令，這個案子由他主持，連續審問了七十多個鐘頭，余露沙供出，他們是受童子軍理事會秘書江以南指揮，江以南是共產黨湖南青運特派員。於是出席省政府臨時會議的人們又決定將江以南逮捕，以策安全。余露沙和余景江供出的其他嫌疑份子，並由省政府命令各有關機構及各縣政府予以密捕。

江以南被捕以後，因童子軍理事會組織助理幹事謝克勤平日很活動，和江以南特別密切，因此也將他逮捕了，但是問不出口供。江以南不但不承認是共產黨，而且是一位富有革命性的愛國青年，曾代表我國參加過世界童子軍大露營。余露沙、蘇爽、葉前進都是童子軍訓練班的學生，和他是師生關係。這時省黨部調查室又交來在江處搜獲的余露沙勸江以南自首的一封親筆信，信內有「劉進之先生在，當可大白於天下矣。」調查室問過江以南，但他也不明白信中意義。

姚專員回到零陵，又用電話報告，說余露沙供出，和江以南通訊，係用音樂正譜、簡譜、及五倍子等，但是在江以南所有的書籍裡，並沒有音樂正譜和簡譜，他的日記、雜抄、書籍，也沒有半點可疑的地方，檢查信件，守候童子軍理事會，也沒有結果。

突然，姚專員一連三個電話，要求就地處決余露沙、余景江、胡魏（年僅十七歲，據說是放火的主犯）。案子還沒有審訊清楚，姚專員就要求先殺人，自然使人生疑，張揚明和巴主任秘書商妥，覆電「不准」。並飭將一干人犯迅速解來耒陽，姚專員却又請求，核准三人自首。出爾反爾，前後矛盾，令人不解。

二月十五日省會警察局遵命將放寒假已回長沙原籍的蘇爽、葉前進解到耒陽；衡陽警備司令部也將余景江供出的開明日報總編輯駱可民、何參等十一人解送軍人監獄。這件案子先由省黨部調查室主辦，後由省政府接辦，最後才交保安處，轉發張揚明辦理，為示大公無私，張揚明請求由省黨部、省政府、保安處、三民主義青年團各派一人，組織湖南省特種委員會，辦理本案。

三月二十一日余露沙、余崇江、胡魏解到耒陽，姚專員向省政府要求，准許原辦案人祁永警備司令部督察處副處長向執中等二人參加會審。這是一種越權的無理要求，省政府顧全他的面子，也照准了。第二天張揚明正在詢問余露沙的時候，省黨部調查室來電話，說姚專員專程來省，要張揚明到省黨部商量，他以緊要公事急待處理拒絕了。不到二十分鐘，又來電話，要求將余露沙解省黨部會審，張揚明以無汽車，沒有送去。

余露沙大概受刺激太深，十分惶恐，以致精神失常。初問口供，和在零陵所供，一字不差，但是張揚明問他，既是省委，省以下的組織如何？如何聯絡？他却回答不出來。再問他省委會和他的上級怎樣聯絡？除了江以南，也說不出第二個人。

「你這話問的眞有意思。」余露沙莫名其妙地喃喃自語，並且反問張揚明：「先生是不是要問眞情？」

「當然問眞情，誰要你說假話。」

「這是甚麼地方？先生你是甚人？」余露沙驚怕他反問他。

「這兒是政府，我是代表政府來問你，不要糊塗，好好地從實說吧！」

「先生能不能保障我？能不能准許我見一見劉進之先生？」余露沙不住地顫動着說。

張揚明想起余露沙給江以南的信上提過劉進之，原來有一個自稱劉進之，說是委員長派來的人，曾經

去問過余露沙，他才說了實話，希望委員長能搭救他。至於共產黨的組織名稱、五線譜、五倍子等，都是問案的人怎樣問，他就怎樣承認的。他誣攀江以南，是因為江的地位高，希望能夠藉他的關係水落石出。他說專員雖然拷打過他，三天三晚不給他休息，但後來很好。離開零陵時，又給了他十元零用錢，囑咐他不要翻供，並允諾替他辦理自新手續，否則，祇有一個死。

十一點鐘，姚專員偕同省黨部調查室主任，省政府情報股長及祁永警備司令部督察處副處長等聯袂來到張揚明的辦公處，張揚明告訴他們，余露沙已經翻供。他們要求會審，由省黨部調查室主任主審，但是會審開始，主審的人還沒有開口問話，姚專員先把余露沙大罵一頓，說他翻供要處死。接着審問了半個鐘頭，余露沙在姚專員淫威之下，照着零陵的口供供認一番。

「這是江以南給你的密碼信嗎？」張揚明從姚專員手裏拿過證物粘存册，翻出密碼通訊，是用書殼紙寫的，平平整整，沒有折痕，詢問余露沙。

「是的。」余露沙說。

「怎樣寄來的？」張揚明追問。

「用信從郵局寄來的。」

「那麼信封呢？」張揚明再進一步追問：「既然是用信寄來的，為什麼沒有折痕？」

余露沙呆了，回答不出來。姚專員坐在一旁，有些吃驚，兩眼瞪着張揚明。張揚明繼續詢問：「你剛

才對我一個人審問時那樣說，現在又這樣說，說假話是瞞混不過去的。你要老老實實說！」

「是我在警備司令部默出來的。」余露沙覷線看看姚專員，非常害怕地說。

「胡說！密碼可以默得出來嗎？」張揚明又拿起另一件密碼信說：「這是江以南給葉前進的密碼，人家給別人的密碼，你也能默寫得出來，天下有這種道理嗎？你默！現在就默！」

余露沙面無人色，只管顫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姚專員的臉色也變了，有些坐立不安的樣子。顯然這些證物是僞造的，再也問不下去了，會審只好結束。

後來才知道劉進之是軍統局湖南站零陵組組長吳建樹臨時用的化名，而吳建樹密查本案的結果，係直接報告長沙金遠詢的，金遠詢早已報告軍統局，所以張揚明不知劉進之爲何人。張揚明覺得這個案子太嚴重了，請求保安處李處長派軍法科長協同研究辦理，他又請了一位法律專家來幫忙，都認定這件案子，可能是寃獄，故入人罪。

余景江解省以後，審訊過兩次，都是和零陵所供一樣。所供某總部上校參謀周玲儒是中共中委到零陵視察，臨走把帶來的重要書籍都燒了。既是重要書籍，好不容易帶來，爲什麼又要燒了？四月十四日因所供不近情理之處太多，嚴訊之下，余景江才痛哭訴寃，說起解時姚專員送他十元，要他不要翻供。怕他忘記在零陵的供辭，姚專員並且給他一張警備部油印的供詞，要他在路上念熟。余景江當堂拆開衣服，把這張供詞拿出來作證。十六日又經過一次審訊，都認定余露沙、余景江、胡魏確是寃獄。張揚明電告金遠詢

，並電報重慶軍統局，請求由戴先生簽報委員長，核定本案解重慶軍法執行總監部重新審訊。

當時軍事情況繁重，對於這種案件並不重視，軍委會並沒有分電令湖南省政府，因此湖南省政府代主席李揚敬仍令將余露沙等三人執行死刑。張揚明得悉，乃將委座電令抄送保安處轉呈省政府。省政府才批示：「俟委座電令到後再定辦法」。但是因此張揚明在湖南處境日益困難，遂趁赴重慶參加軍統局十週年紀念會之便，留局工作，不再回湖南。

張揚明將本案詳情，當面報告戴先生，並請戴先生再報告委員長，電令湖南省政府將全案檢呈，並令未奉准之前，不得擅自執行，才保住余露沙等三人的性命。至此姚雪懷為推卸責任，遂將向執中扣押，企圖擺脫製造冤獄之罪。最可笑的是湖南省政府為本案已經發給姚專員獎金四千元，令人啼笑皆非。

## 廈門電臺障礙風波

三十年（一九四一）有一天總理紀念週，戴先生說：「委員長問我廈門電臺通不通？要我查一查海面上有沒有日本兵艦。我回答通，想不到廈門電臺已經兩天不通報了。於是我要魏處長給我叫通，他總算通到了，回答了委員長的問題。若是通不到，我就把他槍斃，然後我自殺。因為我們不能欺騙領袖，達不到任務。」

戴先生認定廈門電臺已經不通，而他答覆委員長說通，就是欺騙了領袖，罪不可恕。原來一天上午委

員長打電話問他：「廈門的電臺通不通？」

「通，」戴先生不加考慮，很自信地回答。

「派人去海邊看看！」委員長在電話裏說：「海面上有沒有日本兵艦？有幾艘？大小怎樣？幾時開到？」

戴先生用十萬火急的電報給廈門去查，廈門電臺已經兩天沒有通報，總臺拼命叫了半天，仍然叫不通。戴先生知道，着了急，立刻叫來魏大銘，怒容滿面，說道：「我不能欺騙領袖，你給我把廈門電臺叫通？」

魏大銘問清楚詳細情形，趕緊跑到遺愛祠總臺，親自上機設法叫通。他清楚廈門電臺是架設在海對面的鼓浪嶼，報務主任范君工作認眞，技術也好；報務員姜毅英非常機警，掩護可靠，應當不會有問題。廈門臺的電機是裝在餅干筒裏夾帶進去的，只有兩瓦特半，而渝廈距離一千四百公里，即使下午一次，因白天訊號弱叫不到，夜晚一次一定能叫通。想不到下午按時一叫，對方就回信來了，信號確實很微弱，不易收聽。魏大銘立刻用臺密告訴對方：「我是TM，請立刻到海邊去看看，有沒有日本兵艦……我就在電機旁等候你的回電。」

不到一個小時，回答到了，港內有日本兵艦，昨天開到的，按照所問的一一回答了。戴先生非常驚喜立刻打電話報告了委員長。過了沒有幾天，戴先生叫魏大銘到曾家岩，一塊兒去見委員長。在小客廳裏

等了一會兒，委員長從樓上下來。戴先生簡報了厦門臺的經過，然後說：「厦門臺先不通，是魏處長的責任。我向領袖做不正確的報告，也有過錯，現在一同來請委員長予以處罰。」

委員長對戴先生已經完成任務以後，而又很坦白的來請求處分，好像很高興的樣子，不但沒有處分，反而對魏大銘嘉勉一番。

委員長爲什麼要查看厦門有沒有日本兵艦？原來軍令部徐永昌部長根據魏大銘的情報，敵艦運輸情形，研判敵人就要南進。這一着關係十分重大，只要敵人擴大戰爭，向南擴張，我們的抗戰形勢，立刻就可以改善。委員長要戴先生看厦門有沒有日本兵艦，是要證實這種研判可靠不可靠。

## 工作確實基礎鞏固

抗戰軍興，戴先生的責任日益加重，軍統局的工作日益擴大。戴先生曾說：「我們的工作在民國二十一年開始的時候，同志不到一百，到今天，我們所掌握的公開機關不算，光就秘密部門來說，已經有×萬×千×百多同志。」差不多已有十萬人了。

又說：「我們的工作隨革命和時代的需要而產生，從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一日到民國三十年的今天，足足已有九年歷史。……但九年來，尤其抗戰四年來，許許多多的事實告訴我們，我們的工作之所以能够維持到今天，決不是出於偶然，而是有血的歷史作他的基點和動力！」

總統蔣公五十八年（一九六九）三一七就曾說過：「過去，本局許多同志爲主義、爲國家，成仁取義，奮鬬犧牲；所以才創造出驚天動地的事蹟，寫下了光輝燦爛不朽的史篇。革命先烈們的果敢行動和英勇精神，眞不愧爲後世的模範，永垂萬世的典型。」

當年負責情報的單位，並不只軍統局一個，爲什麼只有軍統局的工作蒸蒸日上呢？固然因爲戴先生對國家、對領袖的忠貞，和我們同志的犧牲奮鬬精神，保障了我們的工作。而我們的基礎穩固，工作確實，能夠站得住脚，情報源源而來，國家需要，也是事實。

抗戰以前，許多情報單位，他們的工作同志可以利用黨政教育等等機關作掩護，有許多方便。軍統局的工作從一開始就採取秘密方式，不憑藉掩護，工作固然困難，而不暴露身份。等到戰爭發生，城市淪陷，軍統局的同志屹立不動，潛伏活動，照常工作。其他過去有黨政教育機關作掩護的，就無法存在，情報來源發生問題，比不上軍統局了。

當時軍統局的秘密電臺遍佈全國，敵人每佔一個重要的城市，當地站組都能掌握敵人的一切活動。有關他們的調動、人數、番號，都能確實報到中央。

戴先生對於軍事情報非常注意，三十年（一九四一）四月二十二日從安徽歙縣電第一處處長鮑志鴻：「我軍事處應與侍從室第六組及軍令部第一第二兩廳盡種種可能，取得密切之聯繫。而對自身之軍事通訊員，必須時刻密切注視其動態，隨時予以詳記，切實統計，繪製圖表，以便考核與督導。尤須注意敵軍之

行動與其企圖，及我統帥部之需要，隨時策進，務期做到在任何情況下，吾人之情報不至間斷。」

三十年五月二十三日手令：「本局情報之最重要者，在于各淪陷地區對敵軍行動之查報。我第一處應隨時檢討，多方策進，以期對敵軍之情報數量與質量，均有所改進也、……自六月份起，對敵軍行動報告有成績者，無論單位或個人，均將分別予以獎賞。……」

## 韓國志士殺敵除奸

戴先生和韓國革命復國志士密切合作，早在抗戰以前，戴先生的秘密訓練班裏，就有韓國教官，也有韓國學生。抗戰軍興，韓國復國的機會來臨，平時仰慕戴先生的韓國志士，都願投到他的麾下，從事抗日殺敵工作。所以戴先生領導下，有不少韓國勇士，寫下許多轟轟烈烈，可歌可泣的壯烈詩篇，永垂不朽。

### 崔博學黃永哲狙擊李士羣

汪偽組織特工總部頭目李士羣專破壞我們的敵區地下工作，殺害我們的敵區工作同志。又在杭州設置無線電臺，專門偵察我軍事行動，供給敵軍，罪大惡極，必須剷除。但李士羣戒備森嚴，不易下手。於是由韓國同志崔博學負責進行。

崔博學係敵海軍武官辦事處的翻譯官，奉命後正在活動調往偽調查統計部工作，容易和李士羣接近。

三十年（一九四一）五月十六日下午九點鐘，李士羣到上海狄思威路日本海軍武官處，和海軍武官篠田會談，敵高級軍官川崎也在坐，由崔博學擔任翻譯。收拾李士羣這不是很好的機會嗎？崔博學熱血沸騰，興奮異常，立刻拔出手槍，射擊李士羣。他很機警，閃避得快，崔博學打了六槍，沒有打中李士羣，却打傷篠田。川崎舉槍還擊，打中腰部，遂被逮捕，成仁於江灣敵海軍醫院，只有三十一歲。

另一韓國同志黃永哲，任敵海軍陸戰隊參謀，和崔博學私人交情很厚，對他任務沒有完成，而先犧牲，非常痛惜，決心繼續完成他的遺志，除此大奸。一星期以後，黃永哲偵知李士羣晚上八點鐘，要到虹口福民醫院看被崔博學擊傷的篠田，於是到醫院門口守候，一會兒李士羣走出醫院，正要上車的時候，黃永哲舉槍射擊，又沒有擊中，而反被敵軍打死。不知是李士羣命大，還是崔博學和黃永哲射擊技術不精，兩次幸逃活命，但是奸膽已經嚇裂。

## 尹光國尹光復兄弟殺敵

尹光國尹光復兩位韓國親兄弟，都是以日本軍隊工作爲掩護。尹光國是敵上海海軍陸戰隊參謀室的上尉，尹光復則工作於江寧敵戒備司令部參謀處。本是爲戴先生擔任情報工作的，但是他們痛恨日本人，決定殺敵以報國仇，戴先生也同意了。

尹光國長得很英俊，虹口日本妓院的名妓貞子，年青貌美，敵軍要人們多和她有往來，但是她眞正愛

的是尹光國。因此，尹光國借貞子的關係，可以偵察敵酋們的言行，而獲得重要情報。三十年（一九四一）七月七日，敵海軍軍事學校校長任一中將，和淸水少將，視察華中完畢，返回上海。上海海軍陸戰隊司令武田少將，在妓院貞子處設宴，爲他二人洗塵。尹光國因在陸戰隊工作，得參加招待。他認定這是殺敵的最好機會，決定和敵酋們同歸於盡，在酒裏下了慢性毒藥，慇懃勸酒，他自己也一同飲酒，以免敵酋們懷疑。宴會開始不久，武田接到軍中電話，有重要事情，先行離去，所以沒有飲毒酒。他和淸水飲得多，第二天早晨毒發，都死了；任一和北昌少佐酒飲得少，中毒不深，所以沒有死去。

尹光復在南京聽到他哥哥被毒死的消息，認定是武田和他哥哥爭貞子，所下的毒手。因爲武田請客，做主人的先行離去，而把客人毒死毒傷，一定是他下的毒手，國仇家恨，非報不可，決心狙擊武田。光復從南京到了上海，和軍統局的同志取得聯繫，商妥狙擊的辦法。因爲武田每天必定經過北四川路，所以在北四川路等候，伺機狙擊，最爲確實。八月二十三日早晨，武田經過北四川路的時候，尹光復迎頭痛擊，將其擊斃，光復被敵人逮捕，壯烈成仁。

上面韓國四同志的壯舉，爲軍統局歷史上，寫下最光榮、最壯烈的一頁。

## 一萬個方格子地圖

三十年（一九四一）六月初，戴先生到了仰光，和潘其武、婁劍如、毛宗亮、楊華波、曾圖南（駐緬

甸領事）在郊區公舘開過會以後，潘其武和臘戍的電臺督察張我佛通了一次長途電話，要他卽刻來仰光。最初在緬甸建立的電臺和國內通報，情況非常壞，常常發生障礙。張我佛調赴緬甸，向他的老師軍令部總臺臺長方硯農告辭。

「我佛！」方硯農特別提醒他，說道：「你到緬甸工作，須照國際電臺具備春夏秋冬全候性的波長，始可暢通無阻，要特別注意。」

他到臘戍以後，檢查通報情形以後，他發覺我們製造的電機，最短波長是三十六米，緬甸因為氣候太熱，只能用波長二十八米通報。所以通報情況不好，不是報務人員技術不好，而是我們的收發報機不適用。於是他把原電機的線圈去了一圈，電容器去了一片，像變魔術似的，經他這麼一弄，就暢通無阻。張我佛賣弄這一手以後，成了在緬甸工作同志中間的能人。

張我佛見了戴先生以後，戴先生交給他一張仰光市郊詳圖。上面畫了許多直線和橫線，密密痲痲。戴先生說：「這是一張仰光市郊的詳圖，我已經在圖上分割成一萬個小格，也就是橫豎各畫了九十九條直線。像圍棋棋盤一樣，其中任何一格在地面上的實際面積，不會超過五十英尺見方。假使要你用電報報告某一個地點的的位置，也就是地圖上的某一格，必須用最簡單的幾個電碼表示出來，你能做到嗎？」

「報告戴先生，」張我佛略微思索一番，然後說道：「那很簡單，祇用一組電碼，四個阿拉伯數字就可以表示出來。如果密碼本用五位數字密碼，那麼中間一個作為虛碼，自零零到九九，先橫後直，譬如仰

光的大金塔中心，即以五二六三表示出來，五二表示橫格，六三表示直格。」

「好！」戴先生說：「你自己要記好，我會通知第四處和機要室，以後你會有用到的時候。」

一直到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三月七日日本軍閥佔領仰光，站長陳式銳和張我佛談話，拿出一張仰光市的地圖，上面劃着縱橫的直線，和一年前戴先生交給他的那張地圖，一模一樣。陳式銳說：「我離重慶的時候，戴先生交給我這一張地圖，對我說：『將來緬甸如果陷落，而需要使用這一張地圖的時候，你可問張我佛。』現在要將日軍的重要機關和倉庫等報告重慶，所以向你請教。」

這時候，張我佛才知道，一年前戴先生交給他的這張地圖，是有這麼大的用處和遠見，設想這樣週到，敬佩的無以復加。張我佛把使用的方法告陳式銳，這樣簡單，也就恍然大悟。

日本海軍在太平洋上橫衝直撞，爲所欲爲，對於南侵部隊的補給，全靠海運。後來夢想和德軍會師中東，積極準備進攻印度，運送大量物資到緬甸儲存，以支持向印度進攻。六月以後，當大批日本運輸艦抵仰光以後，被美國駐印度雷多機場的轟炸機，輪番轟炸，非常準確，大部分運輸艦都被炸沉。起初日本人以爲是偶然，不料兩次三次，都遭受覆沒的轟炸，日本運輸艦隊幾乎全部被摧毀，進攻印度的計劃，終成泡影。

仰光被轟以後，日本軍閥以爲緬甸苦力有問題，碼頭上改用日本士兵卸貨搬運，轟炸還是非常準確。原來美國空軍是根據我們的情報，也就是得力於那張畫了一萬個小格子的仰光地圖。

## 積極推進臺灣工作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甲午中日戰爭，滿清政府戰敗，第二年簽定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澎湖予日本，從此以後，臺灣革命先烈爲復國運動，前仆後繼，展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搏鬪，陳友欽在中學時期，就秘密組織臺灣青年革命黨，和日本學生對抗，後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暑期返臺，在嘉義開會，又在阿里山竹崎岩石上寫標語，被日本警察發覺，不能存身，逃到厦門，入復旦大學，後入中央警官學校第三期。時戴先生爲中央警校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友欽向他提出臺灣革命計劃，戴先生慰勉有加，要他先做好團結臺灣革命領袖的工作。二十八年（一九三九）陳友欽在重慶成立「臺灣革命團體聯合會」，被選爲常務委員，不久又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籌備委員，臺灣革命團體聯合會也改爲「臺灣革命同盟會」，陳友欽任書記長。

中國抗戰進入第五年代，戴先生認定敵人在無法結束對中國戰爭的苦悶中，一定冒險向南洋侵略，以圖僥倖。一旦南進，必然以臺灣爲重要基地，所以臺灣的工作，特別重要。三十年八月，軍統局成立臺灣直屬組，戴先生召見陳友欽，派他爲組長，王紹坤爲書記，所需工作同志，由他負責介紹，詳細指示工作後，由重慶乘飛機，飛往香港，希望他們三個月以內到達厦門，半年以內進入臺灣。不料陳友欽到達香港不久，日本軍閥已發動太平洋戰爭，香港淪陷，他混在難民羣裡，輾轉到達福建晉江（泉州），又到龍溪

（漳州），進入臺灣，越發困難，臺灣直屬組遂併入閩南站。

為開展臺灣工作，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八月，在福州成立「沿海工作區」，下設臺灣組，並在香港、汕頭、廣州、厦門、上海各設一臺灣小組，分別策劃，向臺灣推進。又運用臺灣革命黨翁俊明，成立臺灣直屬組，由他物色臺灣有志之士，積極佈置入臺工作，在江西泰和訓練準備入臺的青年。

為工作長遠計，戴先生命令東南訓練班副主任林超負責招考訓練臺籍青年，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十月第二期招收臺灣青年一百一十三人，成立臺訓隊。

戴先生對於工作，深謀遠慮，對於人才儲備，更為注意。他對臺灣工作，是從多方面着手進行的，因為敵人發動太平洋戰爭，完全是自掘墳墓的做法，為促成他們早日崩潰，臺灣工作在抗戰末期確實重要。

## 明瞭時勢把握可能

「一個革命者的情緒一定是永遠熱烈緊張，做起事來，不管事大事小，不管事難事易，決不推諉，決不馬虎，決不敷衍，決不自欺欺人。在任何情況之下，總是對工作感覺極大的興趣，以全部力量全副精神去做，行動根據這種內在的緊張熱烈的情緒而發動而產生力量，必定是勇往直前，毫無所懼！不怕任何困難，不怕任何阻礙，為人之所不為，做人之所不能做。險阻艱難，一定可以克服；預定目的，一定可以達到。」這是三十年七月六日總理紀念週戴先生所講的話，他希望每一個同志必須具備這種革命精神。

戴先生是一位崇尙實務的革命領導者，從來不說空話，他這次講話是要大家「明瞭時代趨勢」和「把握各種可能」，提醒大家，經濟在戰時的重要性，要大家從事「經濟作戰」。他說：「我們每作一件事，事前要有計劃，臨事要有步驟，事後尤須檢討。凡是自己該作的事，不推諉，不敷衍，不馬虎，不隨便，鞠躬盡粹，盡心力而爲之，始可無愧於良心，對得起國家民族和本黨。在此我要提出兩點來請大家同志做到：

對於時代趨勢，我們要隨時注意他。並徹底明瞭他，不落伍，但是也不超過，過與不及都是不好。一定要因時制宜，恰到好處，精神與技術相互爲用，才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我們的工作已有十年歷史，我們主要的任務是偵察反動，鎭壓反動，以鞏固本黨政權。必須鞏固本黨政權，而後三民主義始可實現，革命始可成功，我們知道，三民主義是救國家民族、救世界人類的革命最高原則，違反三民主義者，無異是在違反國家民族以及世界人類的利益，就是反革命，我們決不惜以任何方式撲滅這種惡勢力，所以，偵察反動而鎭壓之，是我們的任務。」

「明天是『七七』抗戰的第四週年，敵人在今年的『春季攻勢』『夏季攻勢』始終沒有絲毫的進展，在軍事上沒有甚麼大的顧慮。汪逆精衞到東京去磕頭禮拜，認賊作父，其結果也在我們預料中，也沒有甚麼了不起。主要的是我們這一羣要盡所有的力量來平抑物價，增進稅收，使經濟情形安定，後方經濟情形轉好，勝利自然是意料中的事了。所以，我們每一位同志必須瞭解時代趨勢，把握工作的重心，一方面鎭

壓反動，一方面從事『經濟作戰』的展開。如此才可以因時制宜，達成任務，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第一點。」

「明瞭時代趨勢之後，我們一定要進一步把握各種可能：無論是在組織、人事、經濟各方面，我們都要使他發揮最大的力量，務必盡到一切可能，這樣才能不致錯過眼前的機會，也才算把握了成功的因素，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從六月起我們的工作最忙，責任最重，領袖交與我們的任務，是要我們在經濟作戰中收到增加稅收、平抑物價這兩件事的成果。」

「我要你們做起事來盡心盡力，盡到極大的可能，不推諉、馬虎、敷衍、怠惰，就可無愧於良心，寫字不會寫字，倒是小事。不然的話，祇會說會寫，不肯幹，畏首畏尾，趦趄不前，雖是博士、大學生，也是空的。現在，我們同日本帝國主義者打仗，要集中全國人的力量去幹去打，每一個人該把力量拿出來，盡心盡力去幹。這個力量集中起來，是大極了，抗戰沒有不勝利的道理。」

## 領袖意旨領袖苦心

軍統局有兩句格言：「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這兩句格言說明戴先生一生對國家對領袖忠貞不二的明確態度，因為領袖太重要了，非這樣做不可，他說：「西安事變的時候，第三國際對（中國）共產黨指示：『委員長若有不幸，是中國革命之不幸，亦即世界革命之不幸。』全國人民及國際人士

一致認定蔣委員長是中國之領袖，不但是全國之領袖，而且是維護世界和平之柱石，故我們第一種格言是：『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

戴先生認定要想革命成功，就必須在革命領袖領導之下，集中意志，集中力量，一致努力。抗戰也是一樣，因爲我們有了全國信仰的卓越領袖，才能步調一致，堅強抵抗侵略。他說：「中國之所以能够抗戰四年多到今天，是因爲：第一、我們憑着祖宗廣大的遺產，不計代價，盡量的與敵作消耗戰；第二、由於一般有忠義血性的中國人，不顧一切，流血流汗，犧牲奮鬪，前仆後繼；第三、由於我們有一個堅苦卓絕的領袖，始終堅持自力更生的決策，並對國際局勢能够適時把握，適切配合。有這三個強點，所以能够支持到今天，而且拖到今天，也有說話的資格了。」

因此，爲了抗戰勝利，爲了革命成功，全國上下就必須團結在領袖領導之下，一致努力，不能自私自利，專爲自己打算。他說：「我們要以全力促成抗戰的勝利，建國的成功，就個人講，我們每一個同志要固守自己的崗位，竭忠盡智，以求對革命大業有所貢獻。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許許多多驚天動地震古鑠今的事業，都是在當時被一般人視爲『傻子』的人幹出來的。今天在我個人已毫無所求，我唯一的信念和願望，就是希望能够集結全國千萬有志肯幹的青年同志，赤誠效忠領袖，爲革命救國而努力！」

又說：「到今天國破家亡，民窮財盡的時候，如果我們大家還在作陞官發財的打算，存着嚟上欺下的企圖，領袖的意圖怎樣能够實現？中國怎樣能够求得自由平等，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呢？因此，我認爲領

袖的意圖如何能夠徹底的實現，我們在領袖直接領導之下的一般孤臣孽子，應該要知道所以自處之道，我們應該如何操危慮患，竭忠盡智，縱不能達到百分之百，也應該達成百分之五十。同志們！好男兒不怕艱苦，肚子餓了把褲帶紮緊一點。我們一定要奮鬪努力，來支撐領袖的計劃，作有步驟的前進，使得領袖的意圖不致落空。」

戴先生不但要同志秉承領袖的意旨，而且要體念領袖的苦心。這一點在革命陣容內，在國民黨內，也祇有戴先生想到，而且能夠做到。他說得非常淸楚：「我們的工作，看起來好像是包羅萬象，五花八門，但歸納起來，我們可以用兩句話來說明，就是『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我們一切的一切，都是以這兩句話爲出發點，前者是革命的精神，後者是革命的技術，所謂『秉承領袖意旨』，就是說我們貫徹領袖主張，達成領袖意圖，要始終如一，至死不變。所謂『體念領袖苦心』，就是說我們秉承領袖意旨，不是橫衝直撞，一味走直線。我們的宗旨不變，辦法可以變；目的不變，手段可以變，委曲所以求全，最後還是要達成不變的目的。我們整個調查統計局的同志，一定要能夠做到這兩句話，我們無論穿一件衣服，走幾步路，跟人家吃一餐飯，拉一拉手，都要時刻注意，要作有計劃有步驟的前進，然後才能夠在工作方面收到很好的效果。如果我們稍不留心，就要增加領袖的麻煩和憂慮。」

又說：「領袖這次說外面有許多謠言，而擔任耳目職責的特種工作人員沒有報告，這就是對領袖不忠實。我想最近這一年來，外面對領袖未必沒有謠言，但是我沒有看到過這類的報告。很像現在我們同志對

領袖的毀譽，都不關痛癢，人家誹謗領袖，我們也無所謂，這不要說談不上堅決信仰領袖，全力維護領袖，就連情感和利害關係都沒有了。現在領袖有這種訓示，我們身爲『領袖耳目、革命靈魂』者，將作如何的感想？應該如何的補救？」

他又鄭重地說：「我們這個團體是革命的團體，是主張公道正義，維護國家法令紀綱，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實施三民主義，推動中國革命的團體，還有甚麼可怕？」

## 魏大銘情報殲敵機

自從二十八（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和四日，重慶遭受兩次敵機大轟炸以後，我們的防空警報就非常準確，那是得力於魏大銘領導的偵譯工作，他偵譯出日本空軍的密電碼。日本空軍作業，非常制式化，他們以漢口基地爲華中指揮中心，當派轟炸機出發以前，必定先派一架偵察機偵察，報告沿途的氣象給基地。轟炸機和掩護的戰鬪機就循偵察機的路線前進，經過主要城市，也都向基地報告，幾點幾分鐘通過某地，高度若干。所以各批敵機一路上的行踪，我們同日本人一樣清楚。

敵機轟炸重慶，如入無人之境，我們的飛機爲甚麼不迎擊呢？原因是我們的P——四十野馬式飛機速度沒有敵機快，爬高也比人家慢，無法和敵機對抗。但是三十年（一九四一）九月間在空軍總指揮毛邦初將軍指揮下，打了一次勝仗，敵機就不敢再大施轟炸了。

我們偵破日本空軍通訊密碼以後，在魏大銘指揮之下，一班優異的工作人員陳一白、冉一鶴、鍾逢甲、葉宗元等努力工作，把敵轟炸機的行動隨時報告我空軍總指揮部，適時鳴放警報及緊急警報，使重慶的幾十萬居民有足够的時間進入防空洞，使人民的生命得到保障，使社會秩序安謐不會再像二十八年五三、五四死傷六七千人。

三十年八月三十日大轟炸以後，九月初的某一天，敵機又大批來襲重慶，毛邦初將軍邀請魏大銘到他的防空洞指揮室裡，對他說：「請你來看我怎樣運用你的情報來作戰，今天我要用我們性能較劣的飛機來痛殲敵機。」

原來毛總指揮經過多日研究，在慘痛的被炸情形之下，終於想出一個絕妙的戰術，他要利用魏大銘的情報打一次勝仗。我們的飛機根據魏大銘的情報，對準敵機的高度、方向，等待敵機來臨，出敵不意，衝向敵機，迎頭痛擊。敵機是三架組成品字形爲一小隊，三小隊組成品字形爲一中隊，緊靠在一起。等到敵機飛臨重慶上空；我機兩架一小隊，一前一後，斜形衝下去打，被擊中的敵機墜下去，未被擊中的亂的一塌糊塗，不成隊形，趕快逃去。

我們的空軍健兒士氣旺盛，膽量大，技術好，又處在有利的高度，在毛將軍運用奧妙的戰術指揮下，有三架敵機被我們擊中，帶着黑煙，一聲爆炸，一團火球下墜，重慶的老百姓高興的呼叫鼓掌，我們的空軍爲他們報仇了。

這次空戰以後，敵機再不敢盲目的大規模的進犯。因爲既然達不到轟炸的目的，又被擊落了來犯的敵機。但是他們始終迷惘，想不通我機憑甚麼一反常態，這樣英勇，大顯神威呢？

## 設立電訊監察體制

爲防止敵僞組織在我大後方建立秘密電臺，或利用各公開電臺進行秘密通訊，以及各電臺無形中洩露秘密，這些對抗戰都是很不利，很危險的，實在有監察通訊的必要。從二十八年起，重慶衞戍司令部稽查處，第三科就進行這一項工作。

二十九年五月，軍事委員會通過由特檢處負責辦理，不過特檢處對這項工作既沒有基礎，又沒有電臺，呈請移交軍統局辦理。後來軍令部第二廳第四處擬定的「全國電信監察及防諜實施大綱草案」獲得通過，才正式着手建立電訊監察體制。

三十年（一九四一）先將稽查處第三科之電監業務擴大，組織「重慶電訊監察科」，由蕭茂如任科長，配屬收報機十部，測向機二部，工作人員四十八人，仍隸屬於重慶衞戍司令部稽查處。又於川康綏靖公署稽查處設成都電監科，配屬收報機四部，測向機二部。電監科工作消極方面：從事統制無線電器材，憑證移動，憑證購買，憑證修理；管制收音機，防止改裝收發報機，防止收聽僞廣播；登記電臺，限制干擾，節省器材，檢查犯規；對譯電報，防止洩電秘密。積極方面：監聽呼號，搜索可疑情報。當時重慶有專

用、軍、外國使館電臺一百八十座，登記有案的一百六十七座。

以後，全國各重要都市先後成立電訊監察科，簡稱「電監科」。三十一年於廣西綏靖公署設立桂林電監科，胡振庸任科長，配屬收報機六部，測向機二部。於昆明警備司令部設昆明電監科，趙文琪任科長，配屬收報機五部，測向機二部，於西安警備司令部設西安電監科，戴梁任科長，配屬收報機四部。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於洛陽警備司令部設洛陽電監科，王侃任科長，配屬收報機二部。於甘肅保安司令部設蘭州電監科，陳梅春任科長，配屬收報機四部。於韶關警備司令部設韶關電監科，林達謀任科長，配屬收報機五部，測向機一部。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於福建延平警備司令部設建甌電監科，張培蘭任科長，配屬收報機二部，測向機一部。於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設恩施電監科，劉康任科長，配屬收報機三部，測向機一部。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設上饒電監科，葉文昭任科長，配屬收報機二部，測向機一部。於衡陽警備司令部設衡陽電監科，羅啓鎭任科長，配屬收報機二部。於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設柳州電監科，梁伯崙任科長，配屬收報機三部。

後因戰局關係洛陽、桂林、柳州、韶關四科撤消，恩施電監科移設老河口，改隸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衡陽電監科移貴陽，改隸貴州保安司令部。

# 江志强廣州市成仁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秋，敵一方面謀取武漢，一方面又南侵廣東。十月十二日由大鵬灣登陸，十五日惠州失陷，十九日石龍失陷，二十一日廣州失陷，二十日虎門要塞失陷，二十六日武漢失陷。敵人佔據的城池越多，兵力就越分散，戰爭就越不容易結束。十一月九日我軍曾三路圍攻廣州，沒有甚麼成效。二十八年二月十日敵又在海南島登陸，這是作南進的準備。

軍統局對廣州的敵人，積極進行破壞活動，使敵人不能高枕無憂。廣州站第二組組員來旺工作努力，成績優異。他偵知廣州東北十里的白雲山（也叫瘦狗嶺）頂駐敵海軍陸戰隊一一五聯隊近田所部兩百多人，裝配高射砲一門，高射機槍兩挺，爲敵人的防空部隊。於是運用該部隊的伙夫李昌德進行破壞工作，李昌德雖然給敵人工作，心裡非常痛恨敵人。二十八年八月十一日上午十一點鐘，李昌德將準備好的毒藥摻和在敵兵的飯菜裡，另將硝酸一磅灌到高射砲砲筒和高射機槍槍管裡，然後從容下山。敵兵吃飯後中毒，毒死十九人，受傷也有十幾人。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敵後工作，李昌德成了了不起的人物。

第三組組長江志强，佛山人，正氣磅礡，戰志堅強，因感激戴先生知遇之恩，二十八年底到廣州以後，就進行爆炸僞政府，成績卓著。三十年「九一八」，計劃以敵軍事機關和僞組織爲目標，在廣州市分區進行大爆破。十七日正午十二時，同時發難，使廣州全市爆炸，此起彼落，敵僞受到很大的震驚和威脅，

人心振奮。江志強等待各隊同志安全撤退後，才準備退出市區。因時間稍遲，敵憲兵已開始行動，江志強經過海珠中路和大新路時，遇敵憲兵攔阻盤查。江志強自料萬難走脫，於是將携帶的炸彈暗中扳動，猛烈爆炸，與敵憲兵五人同歸於盡，壯烈成仁。

## 重視電訊考慮周密

軍統局的第四處主管電訊，所有報務人員訓練，電機製造，電臺建立，人員派遣和考核，都是第四處的工作。處長魏大銘，副處長董益三。抗戰時期，總臺設重慶，二十八年增建蘭州、西安兩支臺，負責和敵後分臺聯絡和轉報。又成立電訊偵察臺，偵聽可疑及違法通訊，負責監察通訊紀律。

因為軍統局局本部和敵後及國外工作聯繫，全靠無線電，所以戴先生對於電訊工作非常注意，從他給魏大銘許多很嚴厲而詳盡的指示，可以看出他重視到甚麼程度。

三十年十一月二十日：「2.臘戍電臺應即恢復通訊，該處工作佈置，亦應加強3.暹邏電臺應多方設法建立，並囑蕭松琴加強佈置。」

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四處工作之推進，必須以本人之意旨為意旨也。大銘同志祇圖對外發展，不顧本身力量之分散，致日下本局電訊着着失敗。不僅緬甸境內之電訊無法恢復，甚至寧波之電臺不通，亦無法杳明。本局電訊工作前途之艱難殊甚，務希大銘同志對整個電訊工作，必須脚踏實地，步步為

營，穩紮穩打，先求基礎之穩定與堅固，再圖進展。」

三十二年五月八日：「電臺地址業已找妥一鄉下之廟宇，可以建立發報臺之用。且第二發報臺亦已批准有日，但至今尚未見兄有所動作。如敵機再來，張家花園之發報臺被炸，吾人將何以維持工作？那時即如何嚴厲的處分吾兄，於事亦無補。弟為本局之負責人，兄為第四處之主腦。弟之所言，即命令也，兄應立即遵辦。兄如有困難，應明白示弟，萬不可馬虎從事，致誤工作。國難至今，吾曹須有大無畏之精神與緊張之情緒，必死之決心，方能支持此危局，挽救刧運。我張家花園之發報臺，限兄於明日上午拆遷一部份機器往鄉間，並對整個總臺之預防，破壞後之通訊維持辦法，務請於本日下午八時前詳報。事關責任問題，萬希勿等閒視之是幸。」

五月三十日：「㈠架設總臺之工人，何以要息烽撥來？渝市有無辦法借用？或因此十名工人調渝後，是否影響息烽製造所工作？而此十名工人，將來此間工作完畢後，是否歸還息烽？如將來仍送回息烽，而此間又可設法借用或雇用者，則此十名工人，應電息烽，中止來渝，以免徒勞往返與耗費汽油也。

㈡此次向息烽撥用之機器引擎，是否影響息烽製造所之工作？亦須切實計及。（以上兩項，均經批辦，惟尚須請兄查明呈復。）

㈢收發報總臺萬不可建立在同一地方，至少要離開三、四里路。同時電臺職員之宿舍三分之二，應離開總臺建立，不可集結在一處，藉以減少目標與萬一被炸時減少損失。

㈣張家花園決非安全之區，卽電廠被炸已疏散之總臺機器，亦不可集中張家花園發報。目前重慶市之電廠，萬一被炸時，有無其他之補救辦法？希卽切實查復。因弟目前最顧慮者，是張家花園之總臺。安可再將發報機遷入乎？故弟意目前應儘速完成「繅絲廠」一部份之發報臺，以替代張家花園總臺之遷移時之工作，藉以維持全部之通訊。

㈤息烽製造所製造十五架大機器之材料，卽電袞甫、振球迅行照購。如能由航空寄來最佳，否則，卽派員運往汕頭，電衡派一卡車，卽往汕頭接運。該卡車到汕頭時可與警備司令部蘇副官長接洽。（蘇係忠救軍總部之副官，後隨徐光英赴港，現任汕頭警備司令華振中之副官長。）並電告新衡、袞甫兩同志知照。

㈥遺愛祠之收報總臺，亦須準備遷移。且渝地多石，防空壕恐一時不能完成，似可不必挖掘。該總臺之收報機，亦須設法先移一部份，以免萬一被炸時，影響全部通訊工作。

㈦土產鍊油如適用，准卽購備六噸。

㈧目前息烽製造所之製造情形，與現在材料，及最迅時間可製造大小機器若干？製造有無改良？（關於機器式樣收發效能與天線等）與最近應行添購之材料，均請於兩日內詳實具報。」

## 兵工署警衛稽查處

抗戰期間，兵工生產是最重要的工作，沒有武器彈藥充分補充，就不能打仗。所以保障兵工廠的安全

和生產水準，比任何工作都重要。戴先生早已注意到這個問題，極力主張各兵工廠設置警衞稽查機構，但是有關方面不但不予支持，反而表現的非常冷淡。戴先生有一種堅強不撓的精神，認定必須做的工作，絕不放鬆。雖在病中，而對討論這個問題的簡報，也帶病出席，提出詳細計劃，和必須成立的重要性。

終於在三十年（一九四一）軍政部兵工署成立了警衞稽查處，張師爲處長。各兵工廠成立警衞稽查組，第一廠楊秉新任組長，第十一廠陳基任組長，第二十一廠文科世任組長，第二十三廠汪敷篤任組長，第二十五廠李介任組長，第四十廠陳致敬任組長，第四十一廠鄺方舟任組長。其任務爲防止漢奸敵諜及奸僞份子在各廠活動，蒐集情報，進行破壞，確保武器彈藥及軍需品生產的安全。稽查處並嚴格整訓各兵工廠的警衞部隊，使其成爲堅強的警衞部隊。各組並佈置秘密工作人員，普遍深入，使奸諜無法遁形。

到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各廠警衞稽查單位增加到二十五個，警衞部隊整訓後改編爲警衞總隊，轄二十二大隊，九直屬中隊，裝備武器精良，成了一支堅強的部隊。三十三年軍政部以其成績卓著，擴大其組織，警衞稽查處的總務、調查、督察三股改爲課。內外勤人員增加到四百零九人，第二年增加到四百四十四人。

警衞稽查處成立以後，最大的成就是破獲「第四國際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四川地方委員會」份子在各兵工廠活動。假如這一個共產黨的組織不被破獲，讓共產黨份子在各兵工廠生了根，則以後幾年兵工生產必被搗亂破壞，那就不堪設想了。

戴先生知道了共產黨已經滲透到各兵工廠，命令張師確實偵察，務必一網打盡。張師奉命後，不動聲色，着各組長派員深入調查，三十年十二月六日全案偵破，逮捕王振華、黎潔霜等多人，並搜出一批共產黨的文件，王黎等沒有關機關感化。

自從王振華、黎潔霜一案破獲以後，因爲警衞稽查組組織嚴密，工作同志負責熱心，奸僞和敵人間諜再想滲透兵工廠，鼓動工人，進行破壞，成了絕對不可能的事。戴先生保護兵工生產，煞費苦心，使八年抗戰所需要的武器彈藥供應無缺，但是社會上知道的人，少之尤少。

## 毛萬里東南辦事處

三十年（一九四一）毛萬里由成都中央軍校高教班畢業，任重慶稽查處主任秘書兼第二科科長。這一年的秋天，上海的工作出了毛病，區長陳恭澍、書記齊慶斌被敵捕去，祇剩下一個助理書記王紹謙來維持工作。戴先生一再考慮，打算派毛萬里去上海恢復工作。剛好戴先生的一位好朋友吳永荃從上海來重慶，戴先生請他吃飯，告訴他這個意見。

「不行！」吳永荃說。

「爲甚麼？」戴先生問。

「陳恭澍未被捕以前，有一天我們閒聊，恭澍問我：『假如我被敵人抓去，你猜猜看，戴先生會派誰

來上海？』我說了好幾個人，恭澍說：『都不對，一定是毛萬里。』現在你派毛萬里去，不是早被陳恭澍料定了嗎？那怎麼成呢！」

過了兩天，戴先生告訴毛萬里：「你不必去上海了。爲了上海的工作問題，我整整想了一夜，決定在局本部成立一個『上海實驗區』，下分四個組，把所有人事經費電臺業務，集中到實驗區處理。這一個構想由你來試驗，如果有成效，別處的工作也可仿效，如成立北平實驗區等。」於是成立了上海實驗區，毛萬里任區長。

十二月八日敵偷襲珍珠港，掀起太平洋大戰，十二日敵佔領九龍半島，展開向香港攻擊。戴先生預料，敵既然發動太平洋戰爭，必謀打通中國大陸上的南北交通，一定會發動第三次長沙會戰。萬一長沙不守，粵漢路被敵人打通，則東南和重慶就隔斷了。到那時候東南的工作就會加倍困難。所以，必須事先準備，成立東南辦事處，不幸眞有那麼一天，東南五省的工作，就可由東南辦事處就近處理了。

戴先生派毛萬里爲東南辦事處主任，就以浙江站爲基礎，成立辦事處，即刻起程。十二月十六日毛萬里抵達浙江金華，展開工作。果然不出戴先生所料，二十八日湖北敵人渡汨羅江，進犯長沙，三十一日在長沙外圍展開血戰。三十一年一月一日敵猛撲長沙。但敵人並沒有得逞，我們擊斃上萬敵人，得到第三次長沙大捷，敵並沒有打通大陸的南北交通，也沒有隔斷東南戰區和重慶的聯繫。

不過後來美國海軍和中國合作，成立中美合作所，預計兩三年後，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所以東南辦

事處的工作還是很重要的。後來第三戰區成立調查室，毛萬里兼主任，李如何為副主任，東南辦事處也遷到江西鉛山長官部所在地辦公。

在調查室未成立以前，長官部對於東南辦事處已經盡力協助，最重要的是由戰區撥發軍糧，使辦事處內外勤同志生活得以安定。當毛萬里晉謁顧長官的時候，先見參謀長，他知道戴先生的工作範圍很廣，工作人員衆多，問起毛萬里軍糧怎樣解決，毛萬里說：「我們根本沒有軍糧，都是現錢購買。」

「那怎麼行呢！」參謀長說：「你有多少人，需要多少軍糧？」

「我們的工作同志來去不定，時多時少，大概每月一萬斤就够了。」毛萬里說。

「我知道戴先生的工作，你就在這裡寫個報告，待一會兒見長官的時候，請長官當面批好了。我看你寫上一萬五千斤吧。」

毛萬里晉謁顧祝同長官時，把戴先生對戰局的顧慮和成立東南辦事處負責處理敵後的工作情形，作了詳細的報告。最後談到軍糧問題，顧長官問：「每月需要多少？」

「每月大概一萬五千斤就够了，」毛萬里說。

「不够！」顧長官說：「雨農的人多，來來去去，沒有一定。要他們工作，起碼也應當讓他們吃飽飯一萬五千斤怎麼够呢？先照兩萬斤發吧！」說罷，批了兩萬斤。

東南辦事處有了軍糧，解決了許多困難問題。而顧長官和他的參謀長愛護戴先生的工作，幫助戴先生

，也是十分感人的。我們看了毛萬里交涉軍糧的經過，推想到各地軍事長官對戴先生的工作幫助，可以聞一知二了。

## 截獲日炸英艦秘電

魏大銘領導的密碼偵譯工作，經過幾年努力，已經建立相當基礎。因爲已經捉到日本空軍的鑰碼，雖然日本空軍每七天更換一次密碼，仍然脫離不了我們的掌握，照樣能够譯出來。我們也偵破了外交密碼。知道外交方面活動。有人說日本襲擊珍珠港，美國人不知道，魏大銘已經知道了。其實三十年（一九四一）十二月八日前幾天，魏大銘偵知日本外務省命令香港、馬尼剌、夏威夷、新加坡等領事館燬掉密碼機，重要密本密件，祇留下一種普通密本，聽候命令。因此判斷，他們將對上述各地有非常舉動。至於美國，他們破密技術比我們高明的多，日本將有行動，他們早已知道，不過處理不够迅速，才吃了大虧。

三十年十二月十日上午，重慶、成都的兩個偵空工作隊，偵聽到西貢日本空軍基地和空中偵察機聯繫，偵察機向基地報告：「新加坡北方百餘浬海面，發現英國主力艦一艘，巡洋艦一艘，驅逐艦三……」

十一點多鐘，西貢基地有轟炸機三批起飛，向南飛行。接着又偵聽到向西貢基地報告：「已飛臨X地上空，地面無防衞火力，英海軍艦隻正向外海移動。第一批轟炸機開始轟炸主力艦威爾斯親王號，艦面高射砲火力微弱，已炸中艦面，第一層甲板洞穿……」

第二批轟炸機報告：「第二批轟炸機已飛臨威爾斯親王號上空，投彈中第二層甲板。該艦且戰且走，以高速向星加坡東南三十浬海面駛行……」

十一時五十分又聽到炸中威爾斯親王號鍋爐，因鍋爐爆炸，引起彈藥庫爆炸，却敵號也被炸中。威爾斯親王號逐漸沉沒，終於葬身海底。英國爲支撐門面，保持他們在遠東的威望和權益，調來這兩艘威力強大的兵艦，却被日本空軍炸沉，英國人做夢也沒有想到。

戴先生根據所獲資料，立刻報告委員長，委員長授權戴先生，做適當的處理。於是命令第二處國際科科長謝貽徵代表委員長，以電話直接通知英國駐華大使柯爾。

「不可能！絕對不可能！」英國人是非常驕傲的，柯爾接到我們的電話，很不相信，喃喃自語，不過，立刻報告了倫敦。第二天證實我們通知正確，向我政府致謝，却又表露的十分驚奇，對我們敬佩的不得了。

英國人稱「威爾斯親王號」爲炸不沉的兵艦，一九四〇年建成，排水量三五〇〇〇噸，作戰官兵一千五百人，時速三十浬。艦上裝有十四吋大砲十門，五又四分之一吋高射砲十六門，四〇米米高射機槍三十二挺，飛機四架及飛機發射臺一座。艦面甲板厚六吋，共三層，護砲裝甲厚十吋。曾擊沉德國神秘戰艦俾斯麥號於南美烏拉圭外海，現在却永葬太平洋海底。

# 忠救軍除夕攻滬市

三十年（一九四一）一月，阮清源以淞滬指揮官率第一路蘇嘉滬區挺進縱隊，挺進到上海附近，自二月到五月，苦戰四月，聲勢日漸壯大，建立了強固的根據地。阮清源在游擊區叫袁亞承，夏天江蘇省政府委袁亞承兼江蘇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轄川沙、南滙、上海、奉賢、金山、寶山、青浦、淞江八縣，後將崇明縣也劃歸管轄。

十二月八日敵偷襲珍珠港，對英美宣戰。日本軍閥對中國不宣而戰，不能速戰速決，打了四年又五月侵略戰，毫無辦法結束，現在又和全世界爲敵，跡近瘋狂。戴先生要阮清源在上海來一次大行動，給敵人一點顏色看。他選擇農歷的新年，阮清源不同意。他以爲年初一，大家都在家裡過年，街上冷冷靜靜，不容易進行，而且影響力量不大，不如年除夕。因爲年除夕大家預備過年，上街買東買西，討賬的加緊討賬，街上特別人多，熙熙攘攘。這個時候，不但容易進行，效力也最大。戴先生完全同意他的意見，決定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一月十四日，也就是農歷的年除夕，來一次上海大行動。

阮清源計劃分成四部分進行：

㈠組織縱火隊，由五十個人組成，各人携帶兩瓶汽油，僞裝成酒瓶，好像是送禮的。由滬西潛入租界，然後分散在上海各個角落，先找一個旅館落脚，選定附近縱火的目標。天黑以後九點鐘正，將汽油洒在

目標上，五十個人同時舉火。使兩租界（日本人已佔領）二十四個巡捕房，二八輛救火車顧此失彼，窮於應付，不能迅速撲滅。而且救火車滿街奔馳，也會造成交通紊亂的副作用，加強人心惶恐。

㈡組織爆破隊，爆炸鐵路，阻塞交通。爆破隊分成兩組，一組在眞茹和南翔之間，炸斷京滬鐵路。一組在梅家街和莘莊之間，爆炸滬杭鐵路。兩組同時在九點鐘爆炸，除了炸斷路軌，炸毀路基，還要使爆炸聲音特別響亮，可以震撼全上海地區。

㈢組織驚擾隊，以一百人組成，各携帶手擲彈和爆竹，分散到上海各處。夜晚九時，和放火隊同一時間，投擲手榴彈，亂放爆竹，使全上海籠罩在爆炸聲中，使敵人摸不淸楚在甚麼地方。全市騷動，無法控制。

㈣組織襲擊隊，襲擊敵駐滬西的一個砲兵大隊。這支隊伍要火力強大，猛烈，攻擊完畢，立刻撤退。因爲目的祇在威脅敵人，使他們知道，連自己的砲兵都保護不了，尤其敵人的馱馬不加掩蔽，可以擊斃擊傷大半，使敵一時無法補充。

這次對上海的大行動，事先經過精密的計劃，嚴格的訓練。各隊對於所負的任務，必須切實完成。尤須把握時間，不能遲，也不能早，必須是九點正，不遲也不早一分一秒。因爲在年除夕行動，出乎敵人意料以外。全市到處是火頭，到處是槍聲，到處是爆炸聲，鐵路也被炸斷了，砲兵隊也被襲擊了。敵人驚惶失措，不知道該怎樣應付，許多日本人以爲大禍臨頭，嚇得不敢住在家裡，到處亂鑽，是一次很有效的大擾亂行動，很明白的告訴敵人，他們無法控制上海。

又因爲敵人對英美宣戰，接收租界，把英國人和美國人捉起來，送到集中營。美國花旗銀行儲蓄部主任霍更斯，英國開灤礦務局大板華刺等，沒有被日本人捉去，都從上海逃到青浦阮清源的游擊區，阮清源把他們安全送到重慶。這些外國人回到他們本國，把他們親身經歷，親眼所看見的阮清源組織完密的龐大力量，告訴往訪的新聞記者。把這些現身說法的眞實情況在報紙上發表，說日本軍隊祇佔有上海，上海以外的廣大地區，都由蔣委員長的部隊所控制，暴露了日本軍閥的弱點。他們惱羞成怒，於是對忠義救國軍發動了一次強力掃蕩戰。

敵植田大將進駐蘇（州）嘉（興）路中心的吳江，指揮駐蘇州的廣野十三師團、駐杭州的土橋二十一師團，和淞滬警備旅長谷川部及駐閔行的海軍陸戰隊，海陸空配合，由三方面強力圍攻，逐漸縮小包圍圈見人就殺，一定要捉住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官袁亞承（阮清源的化名）。這一次敵人瘋狂行動，延續達一個多月，殺死殺傷我軍民一萬多人。阮清源像海底游龍，日本軍閥硬是捉他不到，氣得植田大駡。

## 改良政治轉移風氣

戴先生最偉大的地方，不祇是工作要有成效，也不祇是忠於國家而已，而是他有崇高的理想，偉大的抱負，以改造政治，轉移風氣爲已任。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三月九日戴先生在洛陽對同志們講話：

「過去中國政治的失敗，完全是因爲許多人只知道說人家，不知道自己省察。有功就搶，有過便推，

因此許多事情都做不好。我們是從事革命的特種工作人員，立志以改造政治，轉移風氣爲己任。我們一定要腳踏實地，埋頭苦幹，不管人家對不對，首先要問自己有沒有作到本位的努力。尤其是我們各單位負責人，更要處處以身作則，率先躬行，一件事希望部屬做好，首先要自己做好。我們一人如是，十人如是，每個同志都能如是，則風氣所及，影響所及，整個社會風氣的轉變，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因爲我們自已能夠做好，一個人都是有廉恥的，人之好善，孰不如我，相信人家必會爲我們所感動，使得整個國家的事情都可以做好。」

「領袖叫我們做秘密工作，並不是如俄國德國一樣造成恐怖，而是要以秘密工作來養成一般最規矩、最正當、最能刻苦耐勞、最能腳踏實地埋頭苦幹的同志，來做革命的中堅。這與俄國德國和其他各國的特務工作絕對不同。今天我來負這個責任，一方面是秉承領袖的意旨，一方面更要體念領袖的苦心。國家財政困難，我不好隨便向領袖要錢。因爲我們是爲革命救國而來，不是爲吃飯而來。我們應該爲領袖分勞分憂，不好常常增加領袖的麻煩。本局內外同志生活很苦，我是很知道的，同時在革命生活合理的範圍以內，我一定儘量設法來解決。」

四月十九日他在重慶總理紀念週講得更清楚更具體，他說：「我常常對我們同志講，我們要革命革心，健全本身，樹立正氣，就是要建設中國特種工作的心理基礎。因爲正人非先正已，救國非先自救不可。」

「因此我領導中國特種工作，講鬪爭技術，講作風，也就與別人不同。我們始終把握兩句話，一句是

『多行不義必自斃』，一句是『天下之大有德者居之。』我相信這兩句話，就是翻遍了世界各國的特工書籍也找不到，但是我們却把它奉爲誥誡同志的圭臬。第一句話是說，如果我們做得不好，會遭天譴，自己走上死亡的道路；第二句話是說，如果我們做得好，可能得到甚麼樣的結果。」

## 仰光電臺暢通無阻

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凌晨日本飛機偷襲珍珠港，美國海軍損失慘重。接着日本向英美宣戰，展開太平洋上的侵略大戰。十日炸沉英國主力艦「威爾斯親王號」及「却敵號」巡洋艦，十二日佔領九龍半島，十三日佔領關島，十六日在北婆羅洲登陸，十八日佔領檳榔嶼，二十五日佔領香港，三十一年一月二日佔領馬尼剌，十一日佔領吉隆坡，十六日進攻緬甸米打，二十三日進攻平甸，二月十五日佔領新加坡，三月一日登陸爪哇，七日佔領緬甸首府仰光。日本海軍在太平洋橫衝直撞，英美步步退却，無法抵抗，這時我們已經獨力抵抗侵略四年半了。

日軍佔領仰光後，利用緬甸人仇恨英國人的心理，以驅逐英國人，幫助緬甸獨立爲號召，所以緬甸人和新的侵略者站在一起，來對付舊的侵略者。有兩個英國人在仰光亞弄區第四號米廠倉庫秘密建立電臺，儲存了充足的電池，罐頭食物和一切日用品，由緬甸人做交通，不到五天，緬甸人告密，就被破壞了。英國人又在仰光對岸的達拉村，建立了一個大規模的情報機構，由一個緬甸籍的印度人任報務員，很快被日

本人逮捕，由他供出全部組織，好幾十人被逮捕。掠奪統制了緬甸六十年的英國侵略者，在仰光被日本人一掃而光。

仰光淪陷以後，盟國在緬甸的情報就全靠軍統局了。張我佛負責在仰光建立了四座秘密電臺，第二第四兩臺不幸失事，第一第三兩臺一直到抗戰結束，暢通無阻。第二臺臺長朱永祥，秘密設立在仰光市中心區交苗街，組長林永和負責掩護，他事先特做了一個豪華衣櫃，電機藏在夾層中，沒有想到，緬甸人藉仗日本人的勢力，到處搶刼中國人，闖進林家，硬要把衣櫃抬走。朱臺長爲保護電機，被打成重傷，不治死亡。第四臺臺長林逸凡，秘密電臺建在距仰光二十五哩，位於伊洛瓦底支流西岸的吉叻縣市中心區，以雜貨店做掩護。一天夜裡林臺長正在樓上通報，日軍逐戶檢查，闖到樓上，林臺長抱着電機，從窗戶跳入伊洛瓦底江中，人機沉沒，壯烈成仁，敵僞人打撈，毫無結果。這兩座電臺失事，完全由於設計欠妥和工作大意，而兩位臺長與機共存亡的決心，把軍統局的精神發揮的淋漓盡緻。

第一臺臺長程濟，在仰光北郊六里甘馬育，以肥皂廠爲掩護，係戴先生親自批准，花了緬幣八千盾（黃金一百六十兩）購買的。由組長息訓班第四期柯鴻圖任經理，他精明強幹，看見緬甸人搶刼華僑，得到日本人的密許，爲保安全，將全廠工人組織起來，說明工廠是大家的，保住工廠，就保住個人的職業，全廠工人都願爲保廠而努力，手執緬刀，輪流在廠外站崗，緬甸人幾次嘗試搶刼，都未得逞。電機藏在肥皂中，天線從木柱中引到屋頂，天衣無縫，日軍幾次檢查，都無結果，電臺通報，一天都沒有中斷。

第三臺臺長姚粦秀，以組員曹清泉家負責掩護，曹爲息訓班五期同學，住在仰光東郊漢汶區，住宅很大，以養鴨爲生，電機藏在磚砌土灶夾層中。仰光淪陷後，曾有一排日軍住在曹家，無法通報。姚臺長爲取得日軍好感，經常送鴨子和鴨蛋，建立了交情。緬甸人不敢前來搶刼。這一排日本兵祇住了一星期就移走了。因爲住過日軍，好像多了一層保障。每日通報時，都由曹清泉的內弟放哨，不敢大意，非常安全。

張我佛爲使仰光站的兩座秘密電臺安全，避免日軍定向偵測，決定建立一座干擾臺，以導日軍測向臺錯誤方面。但是仰光並不存有電機，必須到臘戍領取。携帶一部無線電機作長途旅行，極不安全，日本人對交通檢查，非常嚴格，尤其對中國人和印度人特別注意，於是決定由張我佛的緬甸太太馬慧丁負擔這項艱巨的任務。她偕同他的母親和八歲的小妹妹，假裝赴緬北各地禮佛，到達臘戍，領到一部電機，藏在一隻大提籃的底層，上面放了一些土產及禮佛用品。馬慧丁一行由臘戍乘汽車西行到當陽，到各佛寺禮佛，再由當陽往望瀨，由望瀨到曼德勒。

從曼德勒坐火車回仰光，是最麻煩的一段路程，必須避開日本憲兵檢查，才能安全。馬慧丁母女三人上了火車，她一眼看見一個日本軍官對面有空位，於是選擇了這個坐位，順手把提籃塞在日本軍官坐下。因爲她們母女三人携帶的大包小包到處放置，不會引起人家懷疑。馬慧丁是智慧很高而又非常勇敢的女性，日本人既然拉攏緬甸人，她就用緬甸話恭維日本軍官，日本軍官也藉學緬甸話和她攀談，有時逗引小妹妹玩，關係搞得非常和諧。車行不久，日本憲兵開始嚴密檢查，檢查到馬慧丁座位時，先向日本軍官敬個

禮，看見她們是三位緬甸婦女，又和日本軍官很友善，根本沒有檢查，就過去了。到達仰光車站，下車時，日本軍官命日本兵替她們提着提籃出站，順利通過出站檢查，是一趟非常成功的交通旅行，得到戴先生的特別獎勵。戴先生領導的工作，所以能夠發揮效力，除了他的同志忠心努力，連他們的眷屬親戚，都間接為他而工作。電機運到仰光，立刻建立了干擾臺，暗中保護第一臺和第三臺安全工作。

## 四一醫院及圖書館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是軍統局成立十週年，為紀念十週年，戴先生立下兩個宏願，成立「四一圖書館」和「四一醫院」。四一圖書館希望擁有十萬册古今中外的書籍，四一醫院希望有一千張病床，軍統局的同志和眷屬有病，可以由自己的醫院治療。

四一圖書館的書籍，鼓勵由同志們呈獻。戴先生有個很大的願望，希望能夠蒐集齊全各省通志，各縣縣志，使四一圖書館成為全國志書最完整的圖書館。他的同志遍佈全國，蒐集全國的省縣志，似乎並不困難，可惜主辦的人並沒有認眞去做，積極進行，而淪陷地區蒐集困難，未能達成願望。

戴先生以為一個中國人，總應當能夠寫一封通順的書信，淸楚的報告。所以各訓練班招生，他一再指示，一定要國文程度好。他認為一個人的浩然正氣，犧牲精神，都是從讀書得來的。他說：「讀書是很重要的，中國人對於全國的歷史和文學必定要瞭解，然後才算是一個中國人，也才能長進。我現在提倡，今

後各位每天早晨，必定要讀四書五經等，先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及各經，後選唐宋各大家的散文或韻文。讀時要高聲朗誦，這就是養浩然之氣的工夫，要學到動心忍性，能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種工作和知識，就是要效法歷史上的聖賢豪傑，而和他們在精神上相通。」

又說：「我常常說，我們特種工作人員每到一個地方，必須入境問俗，處處研究，遇事留心，一鳥同飛，知其雄雌。我們要處理某一方面的情報，一定要先明瞭當地風土人情、政治經濟、生產建設、交通運輸……等實際情形。」

這就是戴先生爲甚麽要成立圖書館，又爲甚麽要蒐集省縣志的原因，因爲特種工作人員所要知道的情形，地方志都有詳細的記載，所以地方志書是特種工作人員必須研究參考的書籍。戴先生要同志們蒐輯省縣志，藏於四一圖書館，其原因在此。

那時軍統局有兩個醫務所，一個在曾家岩，一個在羅家灣，設備還不差。三十一年戴先生視察東南返回重慶以後，詢問黃少忠有關醫療方面的情形。黃少忠說：「本局官兵及眷屬人數衆多，往往一日之間，有兩三人須要轉送醫院治療，而較好的公立醫院均設在鄉下，轉送費時，且時常因無空位可以容納，使病情拖延，誠非同志及眷屬之福。尤其本局工作特殊，同志身份都屬秘密，因送醫院治病而暴露，則影響實大，故建議於本局設立醫院，以彌補以上各項缺點。」

戴先生接納了黃少忠的建議，指定他草擬設立醫院的計劃，並開始着手興建，他要建立一個一千病床

的大醫院。

戴先生要同志們重敬醫師，他說：「我們應該尊重教師，因爲我們的知識是由教師傳授來的，接受教師的教導，我們才能發揮智慧，擔負革命工作。我們也應該尊重醫師，因爲我們的身體由醫師保障健康，接受醫師的指導，我們才能增進體力，爲國家效命。」

爲了健康需要醫院，爲了健康也需要尊敬醫生，戴先生氣度永遠是恢宏的，假定他不是殉職，一個設備完善，有一千個病床的醫院，會在上海建立起來。可惜許多偉大的計劃都隨他殉職而俱去，豈祇是醫院一事嗎？

## 美國人眼中的戴笠

日本偷襲珍珠港以後不久，美國大西洋艦隊司令金氏海軍上將（Admiral Ernest J. King）出任海軍軍令部部長。一天召見梅樂斯海軍中校（Commander Milton E. Miles），告訴他：「你現在到中國去，儘快的建立一些基地。主要的意思，盡你所能，替美國海軍準備在三四年內在中國沿海登陸。同時盡你的力量，協助海軍，擾亂日軍。」

到別的國家去，在敵人佔據的區域建立基地，準備登陸，談何容易。梅樂斯不願意擔任這一項艱巨的任務，但是金氏上將告訴他：「這是給你的命令，機密命令，不能告訴任何人，現在就去！」

金氏上將命令梅樂斯到中國，是李威廉少將（Rear Admiral Willis A. Lee）推薦的，後來金氏上將、李少將、梅樂斯和中國駐美大使館副武官蕭勃上校在華盛頓大飯店開了一個房間，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因爲海軍部保密太差，才到大飯店開會。蕭勃告訴他們，中國方面有很多方法，可以協助美國。

蕭勃告訴梅樂斯，他到中國的問題，要請示蔣委員長。過了幾天，蕭勃接到覆電，告訴梅樂斯：「委員長歡迎你到中國，並且指定戴笠將軍照拂你。」

「戴笠將軍是誰？」梅樂斯問。

「他是蔣委員長幕僚中一位極重要的人物，是個好人，可以爲你安排一切。」蕭勃並且爲他介紹了有關戴笠將軍的一切，祇有在戴將軍協助之下，他的任務才能夠輕而易舉地完成，不會有甚麼困難。

梅樂斯爲了進一步的了解戴笠將軍，到國務院和陸海軍情報署去閱讀有關的資料，不看這些情報資料還好，看過以後，非常使他洩氣，據另一種戰爭的記載：

「根據這些資料，細節大體沒有甚麼出入，結論更是如出一轍。其中都說戴笠是一個出名的刺客，又說他是一個與『蓋世太保』類似的神秘組織的頭目，那組織在上海一帶被稱爲『藍衣社』。而且，他主持專門囚禁政敵的『集中營』。據說他非常不喜歡外國人，因此，絕少有外國人能夠見到他的面。這些資料幾乎都形容他是一個罪惡的人，任意對人施以鞭撻。其中有一個資料，竟說他曾殺害他自己的母親兩次之多。當然，這最後的一段是絕對無法置信的。不過，當我看到有一件報告，上面有我在海軍官校同班同學

麥克胡（Captain James M. Mchugh）的簽名，他當時仍在重慶（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他的報告內容等於說，戴將軍是一個聲名狼藉的人。

由於以上情報，所以後來當我向某些人當面請教時，他們勸我最好離開戴笠遠遠的，我也不再以爲異。不論如何，我已奉命前往中國，而且大家都曉得，我一旦到達中國之後，如果不得戴笠的同意，我甚麼地方也去不了。」

美國人所做的情報，竟荒唐到這種地步，無疑的，這些做情報的人太過幼稚，道聽途說，實際上是上了中美兩國共產黨的大當，共產黨最怕戴笠，所以散佈謠言，誹謗、誣衊他。美國的情報人員當做眞實的故事，報到美國去。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四月梅樂斯到了重慶，麥克胡陪梅樂斯參加過戴先生的會報和好幾次宴會。直到戴先生答應親自陪梅樂斯到中國東南沿海實地觀察，麥克胡和高恩大使還認爲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另一種戰爭還載有美國對戴先生錯誤的見解，梅樂斯說：「我不時聽到美國的文武官員很鄭重地講起，戴笠是一個惡棍，是民主政治的威脅。我奇怪，究竟是甚麼人能使他們如此深信不疑？難道他們對戴笠的瞭解竟會比我還多？難道他們認爲我是又瞎又聾又白癡嗎？還是認爲我存心要與一個惡棍勾結起來呢？如果我眞那樣子的話，目的何在？」

又說：「究竟爲了甚麼緣故，受了甚麼人的影響，我們的供應受到這麼多的阻礙？在一九四三年的時

候，我還弄不清楚在中間作祟的究竟是中國人、英國人、戰略局、美國陸軍，或者祇是由於運氣不好和不可理喻的意外。後來我漸漸相信，這樣做的打擊目標，乃是戴笠將軍。這究竟是因為他不貪汚、不腐化，或者權力太大，還是反共太堅決，我就不得而知了。」後來梅樂斯認為是英國人搗的鬼，實際上是滲透到美國政府的美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表裏為奸，所製造的謠言，使美國政府文武官員深信不疑，國際共產黨的力量大到甚麼程度，可想而知了。

戴先生說：「我們的一切一切，都是為領袖執行決策運用，為實現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而貢獻。一般反對黨不滿意我們，說中國要走上特務政治，走向獨裁的道路，這祇是一種惡意的誣衊。但我們看看，英國不是獨裁國家，有沒有特務？美國是民主先進國家，有沒有特務？」但是，美國做特務的人員，都把誣衊的宣傳，當做是眞實的情報，多麼愚蠢，而造成今日的國際局勢，可歎！亦復可笑。

## 組織訓練考核奬懲

韓信將兵，多多益善，然而將兵容易將將難。戴先生領導的十萬同志，有將軍、有留學生，有凡夫走卒，形形色色，從事五花八門的抗戰工作，而能够樣樣做得有成效。除了戴先生個人具有至高的信仰，堅強的意志，卓越的才能，充沛的精力，熾熱的情緒，敏捷的思考以外；他信任領導幹部，能够為他們負責，使每一個獨當一面的負責幹部，都能竭忠盡智，放手去做。而一般幹部受過嚴格的訓練，信仰堅定，工

作熱心，再加上紀律嚴森，功過分明，賞罰公道，也是很大的原因。

戴先生領導十萬人的龐大團體，是運用「組織、訓練、考核、獎懲」八個字，一貫地切實去做。三十一年四月十九日總理紀念週說：

「我認爲偉大的任務，要有健全的人來擔當，才能完成。本着這個信念，我們先求得革命的同志。有了同志之後，我們怎樣做法呢？團體始終掌握八個字，就是『組織』、『訓練』、『考核』、『獎懲』。今後我們的作風，一方面是組織，一方面是訓練。訓練之後使用，在使用當中還要不斷的考核，明是非，論功過，實行賞罰，來鼓勵同志，警惕同志。使得所有的同志都能覺悟，貪夫廉，懦夫立，每一同志都能够成爲健全的戰鬪員。只要我們能够時刻把握組織、訓練、考核、獎懲八個字，絲毫不放鬆，相信我們團體是不會退步的。因爲今天的中國，一般人雖在做，但總是做得不徹底，我們就不能這樣。我們團體比較起來之所以差強人意也在此。」

「要知道我們今天甚麼事情都要鐵面無私，毫不徇情，然後我們的人事才能一天天地健全起來。事在人爲，如果在人的方面，我們每一同志都能配合得當，都能够動員起來；在事的方面，我們又能够有計劃、有步驟、有條理、有程序的去做。現在我們的事頭緒雖多，相信並不怎樣困難，問題只要各級幹部同志能够切切實實負起責任。以上是講團體方面的決心和辦法，至於在同志方面，第一要深切體會領袖告訴我們的兩句話：第一句是『革命的勢力是新舊交替的』，第二句話是『長江後浪推前浪』。這裏所謂新舊，

並不是指參加工作的遲早而言，而是拿一個人對革命有沒有退化，對時代有沒有落伍來衡量。我常常說，歷史是難能可貴的，但歷史不是打伙吃十年飯就算歷史，沒有功績，至少也有勞績。我們對同志，一方面當然是要顧及歷史，一方面還要知道歷史是由汗血寫成的。沒有汗血的歷史，這個歷史是不值半文錢的。因此，團體的觀點是這樣的：誰能够把握時代，能够循着我們共同遵守的原則，依照我們共同行動的綱領去做，誰就是我們的同志，團體一定保障他。否則便是我們的敵人。這種一貫的作風，相信今後無論如何是不會變的。第二要知道，我們對團體，有意見可以向上面貢獻，但不能有個人的請求。十年來我對領袖，差不多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這中間我絕對沒有個人的要求。希望我們同志對團體，也要如此。要知道，只要個人能够盡到自己的職責，上面自有考核。考核的結果，好的人一定會隨着制度起來的，用不到自己來打算。」

又說：「我們講運用組織，先要運用個人的組織，再運用團體的組織。運用個人組織，就是心到、眼到、口到、手到、脚到；運用團體組織，就是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無論組織多大，只要由個人的組織運用到團體的組織，由個人的進德修業，達到團體的進德修業，工作沒有推不動的。」

戴先生重視訓練，關於軍統局的訓練工作，已詳有關訓練各節。戴先生爲甚麼重視督察工作？督察的任務就是考核，要使考核工作有效，所以厲行督察制度。軍統局的紀律非常嚴厲，絕不馬虎，其效果就是表示在獎懲方面。戴先生運用組織、訓練、考核、獎懲八個字，來掌握指揮十萬人的革命團體，才能得心

應手，發生極大的效能，創造下輝煌燦爛的光榮歷史。

## 中國宴會沒有鷄鴨

梅樂斯在印度加爾各答遇見他的海軍官校同班同學麥克胡，麥克胡是美國駐華大使館的武官，陪同駐華大使高思（C. E. Gauss）去新德里公幹完畢，正等候飛機返回重慶，於是讓他同機飛到重慶。

戴笠先生事先不知道他到達，所以沒有派人迎接他，不過當梅樂斯通過檢查處所時，有位檢查人員曾經詢問他：「你認識蕭信如（勃）上校嗎？」

麥克胡曾邀梅樂斯和他同住，梅樂斯沒有接受，但是他在飛機場四顧茫然，不知道該怎麼辦。接高思大使的詹賽順便把他帶到嘉陵賓館，暫時住下來。第二天早上他去拜訪麥克胡，走出嘉陵賓館，一部停在附近的雪佛蘭牌子的汽車開過來，打開車門，好像專爲他預備的。麥克胡和他約妥，下午來接他，一同去看軍委會主管情報的楊宣誠將軍（軍令部第二廳廳長）。

「我希望能夠見到戴笠將軍！」談話的時候，梅樂斯對楊宣誠說：「因爲朋友託我帶一包東西給他。」

「好！立卽帶你去見他。」楊宣誠通過一次電話以後，很和藹的對他說。

最使梅樂斯驚奇的，楊宣誠的座車就是他早上坐過的那一輛車子，連司機都是一個人，他弄不清楚是

怎麼一會事。楊宣誠把梅樂斯和麥克胡帶到曾家岩戴公館，介紹給一位副官，他就走了。梅樂斯更感到驚奇，他知道楊宣誠的官階比戴笠高，反而好像很尊敬戴先生似的。

曾家岩戴公館的會客室並不大，進門後穿過幾間房子才能到達，梅樂斯感覺到曲曲折折像座迷宮。他們在會客室等了不到一分鐘，戴先生就走進來了。談話開始，居然問到梅樂斯的兒子，還能叫出名字，好像對他的家庭非常熟習，感覺到無比的親切。經過茶點以後，戴先生問他沿途的情形，對他不直接來中國，好像有點兒不太滿意。經他解釋是在安排將來運輸各種物資順利起見。

「你去可倫坡的目的是甚麼？」戴先生對梅樂斯一路的情形知道的很詳細，連他去過錫蘭都知道。因爲戴先生不願意他和英國人發生任何關係，英國人和中國合作毫無誠意，已經在逐漸撤退中。

「我到錫蘭，是爲了會晤美國海軍李末斯上校，他可能對新建立無線電播音站和轉運物資，對我有幫助。」

「梅中校！你願意住在城裏，還是住在城外？」戴先生對梅樂斯的回答好像很滿意，改變話題，問到有關居住的問題。

「那裏都沒有關係，因爲我希望常常出門旅行。」梅樂斯回答。

「好的，我們來安排。本來我們該去看看爲你準備好的房子，現在還沒有弄好，兩天之內你就可以搬進去。」戴先生給梅樂斯準備的房子，就是神仙洞雅德賚住過的豁廬，由劉鎮芳擔任翻譯官，同他住在一

起。

第二天戴先生邀請梅樂斯和麥克胡參加一次工作會報，據梅樂斯的記載：「我們很快就發現，戴笠是一個很能用人才的人，他手下的幹部，沒有一個是唯唯諾諾的人。當戴將軍要我簡報我的提議時，他們都非常注意傾聽，然後就毫無顧慮地發問，並且說出他們贊成或反對的理由來。我們提出的每一個細節，他們都獲得充分的了解，充分發揮了意見。當戴將軍表示原則同意之後，急切歸納大家的看法做出了結論，他們都在旁點頭，表示贊同。」

「這眞是空前的事，」連麥克胡都驚奇地對梅樂斯說：「我在中國住了這麼多年，從來沒有見過這些人。」

第二天梅樂斯移居豁廬，晚上戴先生爲梅樂斯洗塵，請麥克胡和楊宣誠作陪。這一桌酒席沒有鷄鴨，麥克胡奇怪的問：「我知道像今天這種中國的正式宴會，怎麼會沒有鷄和鴨呢？」

「那是因爲梅樂斯中校對於家禽之類的食物會敏感，所以不備。」戴先生說。原來戴先生對梅樂斯的食物敏感都已注意到了，梅樂斯倒不感覺奇怪，他知道一定是蕭信如上校報告過戴先生的。但是戴先生對於這樣小的事情都注意到，就不能不使他佩服了。席間梅樂斯提到，想到沿海走一趟。

「當然可以。」戴先生毫不考慮地答覆：「你可以跟我一道走，我們明天就出發。」

戴先生本來準備要到東南去，不過同桌吃飯的兩位同志提醒他，明天出發太倉促，重慶還有些問題等待解決，於是決定下一個禮拜一出發。梅樂斯提出帶魯賽同行，戴先生也同意了。魯賽是一位學無線電的，曾在上海環球無線電公司工作過。

## 梅樂斯將軍東南行

梅樂斯到達重慶以後，對於戴先生的觀感是：「他身材比我稍矮，大概在五呎七吋左右。他穿着卡嘰布料的中山裝，熨得很平，上衣鈕扣一直排到領口，上面有翻過來的底領。他的樣子看起來似乎比蕭信如家裏的照片要老些。他目光炯炯有神，更非照片所能顯示出來的。」

「麥克胡過去雖然寫過對戴將軍極不友善的報告，可是，今日之會，也使他對這位目光敏銳的將軍觀感一新。」

「戴笠將軍似乎沒有想到誰比誰更優越的問題，中國乃中國人之中國，這就好了。至於我呢？他認為我可以幫助中國，而他也可以對於我奉派到中國來的原由有所助益。因為這種緣故，他才同意與我結伴而行。麥克胡與高思大使都認為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梅樂斯對中國的觀感呢？他說：「這時候，在短短的三個月之內，英國人，荷蘭人都先後在日本人手中吃了苦頭。美國強大的艦隊在珍珠港遭日方慘重的轟炸，兩艘英國的戰艦被炸沉在南海海底。香港、新

加坡、爪哇都告陷落。馬尼拉也被佔領，美菲軍民雖曾浴血奮戰，但也守不住巴丹，整個菲律賓與荷蘭屬東印度全部淪入敵手。中國人曾孤軍奮戰，對付那同一敵人達數年之久，而仍屹立不屈。誰還能對這個國家再加輕視？白種人優越的觀念漸漸消失了。在過去，中國好似只有百分之六的獨立主權，但現在中國人却變成百分之二百的民族主義者。」

因爲梅樂斯對中國、對戴先生的觀感這樣正確，彼此推誠合作，才奠定了中美合作所的穩定基礎。而美軍在中國登陸，關係着擊潰在中國的日本軍閥，關係着抗日戰爭勝利，戴先生當然全力支持。

戴先生因爲東南的情況緊急，必須先行動身，去照料忠義救國軍，不能和梅樂斯一道走。於是麥克胡和高思很得意的說：「外國人是沒有一人能和中國特務機關合作的，戴將軍對於像這樣一類的事，有時雖然會答應，但是決不當眞付諸實施的。」

梅樂斯已經知道一個英國代表團正準備飛回印度去，因爲他們堅持要保持作業控制權，這是戴先生絕不允許的。梅樂斯心想易地而處，如果別的國家的人來到美國，我們也會要保持作控制的。我現在是在中國，如果中國人訂出一種規矩，我是願意遵照這種規矩去做的。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五月二十六日，劉鎭芳陪同梅樂斯、魯賓、事務人員、厨師、衞士，一共十二個人搭乘一輛道奇卡車離開重慶，向東南沿海前進，預定在福建浦城和戴先生會合。梅樂斯很驕傲地證明麥克胡和高思等人確定戴笠絕對不會准許一個外國人作這樣的旅行，是錯誤的想法，現在拿事實來粉碎他

們的偏見，對中國的不誠懇和不了解。

梅樂斯在已經苦戰五年的中國，從頂西邊的重慶，經過七省，到達頂東邊一省福建的浦城，眞是一次不平凡的偉大旅行。當他們到達浦城的時候，戴先生並不在浦城，但是梅樂斯以爲「自從我在重慶着陸以來，雖然不過一個月的時間，但我已得到一個結論，戴將軍絕不是一個輕於然諾的人。」果然當他們離開浦城，去別的地方找他的時候，接到他的電話讓他們仍舊回到浦城相會。

梅樂斯在浦城，看到許多從淪陷地區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厦門，以及新近淪陷的香港來的幹部，向戴先生報告工作，使他對戴先生的組織和戴先生個人的能力，更格外增添了敬仰。

戴先生到達浦城的第二天，六月九日，敵機十一架轟炸浦城，可能敵人已經得到戴先生在浦城的情報。梅樂斯和戴先生坐在田埂的樹蔭下。戴先生對劉鎮芳說：「告訴梅樂斯，我希望他給我裝備訓練五萬游擊隊，去打日本人，能做到嗎？」

還沒有等梅樂斯回答，戴先生又說：「美國希望在中國做許多事：從北方西方的氣象報告，指示他們在海上的飛機和軍艦；關於日軍的意向和作戰活動的情報；在我們海峽和海港中的水雷等。這些作業都需要保護，如果他把我們最可靠的五萬人組織起來，不但可以保護作業，而且可以爲中國工作。」

緊接着又問：「你們國家能准許你接受在中國陸軍中當將軍的任命嗎？那樣我們就可以一同來運用這批訓練出來的人了。」

梅樂斯心想，接受這個提議並不吃虧，況且戴先生還建議共同作業控制，而在華盛頓接到的命令有「擾亂敵人」的任務。他必須立刻作決定，否則就會失去這個機會。於是回答：「O．K．」

戴先生很高興，伸出右手和梅樂斯握手，表示協議決定了一個問題。空襲過去，他們回到城裏，戴先生立刻把所有的人員組織起來，親自指揮救火。梅樂斯看見劉鎭芳在一所房屋裏，火焰從屋頂下來，趕緊進去救他。想不到劉鎭芳從另一門出去了，他的腿却受了傷。

在他們離開浦城，向海邊前進的時候，戴先生接到電報，委員長要他速回重慶，改由趙世瑞陪梅樂斯赴沿海一帶考察。十四日到達溫州，梅樂斯打算從沿海南行到福州，爲了安全迅速，還是返回浦城，經建陽、建甌、南平，到達福州。福州曾一度被敵人佔據而又放棄。從福州到厦門，由閩南站站長陳達元負責。梅樂斯爲將來設立海岸觀察哨和無線電臺，以及登陸地點，沿着海岸南下，他都拍了照片。到達厦門附近，梅樂斯遵照戴先生告訴他化裝成挑夫，從厦門灣極北安海和深滬兩村中間，由游擊隊領導，搭乘一條舢舨，在光天化日之下，開往大小金門。雖然金門島上北面有一個村鎭被日軍佔領，他們仍然安全登陸。天色黃昏以後，乘舢舨在厦門島東側登陸，在山頂停留了一整天。這一天七月四日，正是美國的國慶日。晚上準備搭上舢舨離開的時候，敵人開槍了，經過一陣交戰，敵人撤退，他們趕緊上船，離開不久，有六卡車援兵到了。這一仗打死敵人不少，他們却全師而返，沒有損失一個人。梅樂斯不顧陳達元反對，搭乘舢舨，在距離鼓浪嶼不遠，拍了許多照片。

第二天他們在海澄附近上岸，包了一條船，從水路到了漳州。從漳州步行到龍岩，他們原來乘坐的卡車正等候在那裏。乘車經贛州、曲江、衡陽、芷江、貴陽；返回重慶。

## 共產黨專打忠救軍

二十九年（一九三〇）一月，俞作柏調爲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議，周偉龍接任忠義救國軍總指揮，撤消淞滬指揮部。忠義救國軍各部隊於三四月間集中浙江孝豐縮編整訓，共編成三個支隊，兩個行動總隊，一個特務大隊和一個軍官訓練隊。第一支隊王春暉，第二支隊李擴，第三支隊阮清源；南京行動總隊管容德，淞滬行動總隊盛瑜。總指揮部遷到安徽廣德。

十一月整訓完畢，敵偷襲廣德，一舉陷城。第一支隊王春暉固守南郊，第二天拂曉，出敵不意，身先士卒，率隊登城，敵惶恐撤退，損失慘重。王春暉勇敢善戰，一鳴驚人，大家叫他王老虎，戴先生非常高興，保送他入中央軍校高教班受訓，第一支隊指揮官由郭墨濤繼任。

整訓完畢的忠義救國軍，戰鬥力加強，奉戴先生命令，迅速挺進京滬淪陷地區。遂分爲四路：第一路「蘇嘉滬區挺進縱隊」，以阮清源爲指揮官，率第三支隊、教導第一團、淞滬行動總隊，向上海附近挺進；第二路「澄錫虞區挺進縱隊」，以郭墨濤爲指揮官（後換汪浩然），率第一支隊、澄錫虞別動總隊，向無錫江陰地區挺進；第三路「錫武宜區挺進縱隊」，以文德爲指揮官，率第二支隊、第四支隊、教導第二

團，向無錫武進地區挺進；第四路「京丹漂區挺進縱隊」，以管容德爲指揮官，率南京行動總隊向南京附近挺進。

三十年一月阮清源的第一路縱隊開始行動，到五月間，已經在上海附近建立根據地。但澄錫虞地區自阮清源的第二縱隊調往孝豐整編後，這一地區就被垂涎很久的共產黨部隊侵入佔據了。所以第二路、第三路兩縱隊挺進，困難重重。

第二路挺進縱隊五月間沿太湖南岸進入阮清源的根據地，再向澄錫虞地區挺進。六月下旬，越過京滬路，抵達崑山以北陽澄湖附近，就遭遇敵軍和共產黨管文蔚部襲擊，爲了早日抵達目的地，盡量避免激戰。向西進至江陰、無錫、常熟中間的顧山、北涸一帶，共產黨何克希、王必成部以三個團的兵力向我猛攻，激戰七小時，我軍將何克希擊斃，共軍才撤退。緊接着，敵又來襲擊，再向西進。抵達江陰的祝塘、璜塘，共產黨譚震林部又來攔擊，被我生俘四百多人，傷斃近千人，才向揚中撤退。

第三路挺進縱隊沿太湖西岸挺進，在宜興的芳橋、分水墩沿途遭受共產黨截擊，但他們的戰鬪力很差，不堪一擊。六月七日在中行橋擊退共軍後，又和敵軍激戰，大隊長黃樹善陣亡。八月下旬和第二路挺進縱隊會師江陰的皐岸附近，合力擊潰共產黨第六師。再西進到武進的焦溪，共產黨張之宜部又來攻擊，我教導第二總隊長梅明章、副總隊長周幹雲先後陣亡。我軍退守武進的焦溪附近，江陰、無錫、武進各縣敵軍都有增加，似準備包圍我軍。

十一月五日武進廣野師團的柳澤聯隊向我焦溪第一支隊進攻，姜建中勇敢善戰，部隊士氣旺盛，佔領河下橋陣地，堅強抵抗。激戰竟日，幾次肉搏，將敵擊退，並消滅敵田中中隊，獲得全勝。敵於是集中一個師團兵力，分路進擊，我兩縱隊為避免重大犧牲，且戰且退，渡過長江，轉到靖江、泰興地區。

管容德在南京附近基礎雄厚，率領第四挺進縱隊於六月間到達南京附近，曾一度佔領江浦，又自動放棄。七月和敵人激戰全椒西山，敵軍傷亡很重。

我到江北的部隊，在共產黨和敵軍環伺下，處境非常困難。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五月十三日敵突襲我泰縣孔家橋，縱隊指揮官文德等二十多人被俘，姜建中率隊尾追，終於救回文指揮官等幾人。返回江南後，在丹陽、金壇、武進地區活動，又與共產黨部隊戰於理莊橋、黑城橋。共產黨的部隊不打日本人，專打忠義救國軍，已成為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了。

## 黃埔精神軍人信條

軍統局的同志在八年抗戰的奮鬪中，冒險犯難，前仆後繼，寫下可歌可泣的光榮史篇，把「軍統局精神」發揮的淋漓盡致。什麼是「軍統局精神」？軍統局精神就是「黃埔精神」。戴先生的確是一位竭忠盡智，確確實實發揚黃埔精神的黃埔學生。

什麼是「黃埔精神」呢？三十一年八月戴先生對稅警團說：「你們是革命軍人，就要發揚黃埔精神，

黃埔精神就是：不要錢、不怕死、愛國家、愛百姓。……所以你們一定要做到不要錢，不怕死，愛國家，愛百姓的基本信條，方不愧爲革命軍人。」

又說：「我們知道，領袖在黃埔的時候，曾經手訂『親愛精誠』作爲軍校校訓。什麼是『親愛精誠』呢？領袖又有四句口號：『不貪污，不怕死，愛國家，愛百姓。』這四句口號就可說是親愛精誠的註脚。他處處拿這幾句話來要求大家做到，並且在行動上要求大家一致發揮這種精神，因此產生出偉大的革命力量。」

他又下手令給東南各同志：「一個革命者必須做到：不怕死，不要錢，不爲名，不爭功，愛國家，愛百姓，愛部屬，愛團體；見義勇爲，當仁不讓，樹立正氣，轉移風氣，此爲本局工作同志，應密切注意，努力實踐者也。」

戴先生對於這四條軍人信條，都有精闢的議論。

不要錢（不貪污）——「一個人如果爲了私人的慾望作打算，自己的努力是爲了要追求利益，那就非常危險。我們知道大家腦子裏想些什麼，是要創造光榮歷史，發揚淸白家風呢？還是在爲個人的企求而打算？如果一個人只爲功名利祿而努力，那是革命的騙子！我們的淸白家風，决不容許有這種的現象。」

「假如大家還有心靈，不情願叫十幾年來同志們的血汗淚白流了的話，是眞正爲了革命，不是爲了升官『發財』解決個人生活問題而來。就應該有志氣，有出息，抬起頭來，挺起胸膛，豎起脊粱，大踏步前

進！」

不怕死——「我們要以數十年必死之生命，充滿新鮮活潑的朝氣，發動轟轟烈烈的奮鬪，爲國家民族綿延無疆之命脈。如是，我們生不虛生，死不枉死！」

「現在世界無論那一個國家，無論那一個民族，要想求得生活生存，都非犧牲流血不可。誰能够犧牲流血，誰就能够得到生活生存的權利。要知道戰爭原來就是流血的，殘酷的，沒有很大的犧牲，決得不到很大的代價。」

「特種工作就是人之所不能爲者我能爲，人之所不屑爲者我屑爲，人之所不願爲者我願爲？人之所不敢爲者我敢爲。」

愛國家——「如國家不能生存，個人安能生存。即能圖得一時之生存，也不過是奴隸牛馬。今天如果我們不能在死亡線上掙扎，求得整個民族的生存，有朝一日，國家亡，我們生活在甚麼地方？」

「我們一切都是爲了國家，都聽命於領袖，在此前提之下，我們來獻身努力，促成主義的實現，求得革命的完成。」

「領袖鑒於中國的危險，前途的暗淡，特成立本局，並指示本局工作的方針與途徑。簡括之則爲『殺敵除奸』四字。很明顯的，殺敵在驅除日本，收回失地，奪回主權，使國家安全獨立。除奸則在掃蕩肅淸出賣國家，反對革命，破壞統一之奸僞叛徒。」

愛百姓——總理的偉大就在於能够先人後己，先公後私。要爲自己先爲他人，要爭取個人的利益，首先爭取羣衆的利益。總理的一生，可以說是爲革命而生，爲革命而死。唯其如此，所以到今天，本黨不朽，總理不朽。」

「大家要做各部隊的模範，做振奮士氣的先鋒，必須本身能够恪守軍人四大信條，『不怕死，不貪財，愛國家，愛百姓。』現在淪陷區老百姓，都希望中央能够早日反攻，肅清奸黨，拯斯民於水火，奠國基於磐石，使他們能够安居樂業。那麼，我們就應該站在保國衛民的崗位上，去履行我們的任務。」

還有爲了老百姓有穿，他搶運搶購棉紗布匹；爲了老百姓有鹽吃，他請史春森到敵區，把餘姚、岱山的食鹽運到後方，都是「愛百姓」的具體行動，不是空口說白話。

## 不准兒子帶領軍隊

戴先生的獨生子善武，又名藏宜，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出生，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已經二十八歲，在他的家鄉保安辦一所私立小學。三十一年六月七日，浙江敵軍陷衢州，八月二十八日經國軍收復。在敵軍佔據衢州期間，戴善武以爲抗日救國，人人有責，於是收編鄰縣的游雜部隊，組織自衛團，藉以抗敵。戴先生聽到這個消息，非常着急，認爲他自己的兒子不應當在地方上胡來，除了分電郭履洲、毛萬里，要他們負責解決，並嚴厲電告善武，必須立刻交出部隊，毫不姑息。

從戴先生九月間給郭履洲和毛萬里的電報，就知道他對這件事怎樣重視，怎樣焦慮，絕不容許他的兒子藉上他的威望胡來，讓他受累。

給建陽第三戰區長官部督導組郭履洲的電報：「小兒善武，受人愚弄，於敵寇佔領衢江時，收編鄰縣散匪及零星部隊，企圖抗敵自衞。渠祇憑熱血，不知利害，弟已迭電，責其速將部隊完全交兄負責，以善其後矣。現敵寇已節節撤退，是項部隊，必須迅行處置，萬不可再任無知小兒，受人愚弄，將來貽禍地方，弟亦受其拖累。是項部隊，最好由兄呈請長官部處理，但不可提及係善武所收編也。如長官部不受理，因忠義救國軍現有缺額，其中體格強健，有槍枝可用，願參加前線抗戰者，請即就近派遣軍校出身之幹練同學負責改編，率往廣德。否則，請就地繳械遣散，並酌發遣散費。此事關係重大，務請兄即與萬里兄密商照辦為要。」

給福建浦城軍統局東南辦事處主任毛萬里的電報，雖比較簡單，但責成他必須負責，並盼立即將辦理情形答覆。電文：「浦城萬里兄：佳戌電奉悉。善武決不能成立自衞團，弟前已有電致七十四軍王軍長轉知張培森矣。奉化縣政府之槍枝，吾人斷不可接收。善武胡為，必須予以制止。否則弟將為其所累矣。如已集有壯丁，應立即予以解散，此事兄必須負責也。如何？盼立即電復。」

再看由毛萬里轉給戴善武的電報，如不遵照他的指示，交出部隊，就要脫離父子關係，斷絕接濟，情況是怎樣的嚴重？「浦城、萬里兄立即轉善武如見：本局無收編部隊權力，你亦非軍統局之工作人員。你

究受何人命令？擅自收編部隊。你如再不覺悟，將部隊完全交出，願即刻開往廣德，編入忠義救國軍者，希立即點交郭履洲先生接收。不願即刻開往廣德者，應即令解散歸田。否則，我必與你脫離父子關係，並斷絕一切接濟，特電嚴囑。笠手啓，亥渝。卅一、九、二。」

## 東南特警班的組訓

敵發動珍珠港事變，積極南侵，沿海工作越發重要。敵既然和全世界爲敵，必然加速其崩潰。爲加強東南各地及敵後工作，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九月，在福建建甌成立建甄訓練班，簡稱「東南班」，與西北蘭州訓練班，西南息峯訓練班鼎足而三。建甌訓練班的訓練方針，課程內容，和息烽訓練一樣，分情報、警政、電訊、郵檢四系。第一期（特警班第五期）金樹榮、桂運昌先後任副主任，畢業學生七百一十九人。第二期（特警班第六期）林超任副主任，爲開展臺灣工作，招收臺灣青年一百一十三人，特設臺訓隊，共畢業學生一千一百二十七人。

戴先生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七月給王孔安和桂運昌的電報說：「(1)東南訓練班學生，經此次加強訓練後，官生精神甚佳，聞之甚慰！(2)在此加強訓練之時，對各生之思想，與其過去生活之情形，及社會與家庭之關係，及其所長等，均須作盡量之考核與記載。(3)吾人訓練之失敗，在於不能把握現實，將本局當前對某一地區工作之需要，與某工作需要何種人去幹，在某種環境之下，需要何種方法，方能達成，與各

種技術問題之補救等，詳加研討，致各班照樣葫蘆，千篇一律，使學生一知半解，一經實際工作，只有失敗。此急須與局本部密切聯絡詳加商討，切實改進也。否則，此次加強訓練，仍必失敗。(4)特警系高幹班學生均須嚴格考選，寧缺勿濫。尤其高幹班學生身體如不健強，國文如不優良，腦筋不靈敏，年非在二十四歲以上者，可不必錄取。(5)東南訓練班學生畢業之期在四月中，決由弟親來主持。」

又關於東南班第二期招生，曾電馬志超（時任忠義救國軍總指揮），毛萬里（時任東南辦事處主任）等詳加指示「(1)本期學生必須力求體格之健強與國文之通順，年齡在二十二歲以上，三十二歲以下，如過去曾在社會服務與有職業者更佳。(2)本期訓練將分兩級，將高中以上畢業或社會已有地位與關係而能力優越者編入甲級，必要時並得縮短訓練時間，並增加其受訓時之津貼；將初中以上畢業尚未做過事情者編入乙級，其受訓期定為入伍生四個月，分系八個月。(3)女生必須擇體格強健，品貌優良，國文或英文有根柢者，否則寧缺勿濫。(4)本期學生之招收，應由各負責同志盡量運用各種關係，作積極之吸收與嚴格之考試，暫定總額為七百人，但須嚴防共黨份子之混入。(5)對江浙皖贛各淪陷區之學生，必須多方設法爭取。(6)忠救軍之額外官佐，未曾受過本局訓練者，准予投考。(7)本期學生經各地區分別考試後及格者，應於七月十五日以前向建甌報到。」

東南訓練班畢業現在臺灣工作，比較知名的如：臺北市警察局龍山分局長吳國藩、臺南縣警察局局長張世檒、調查局第四處處長顧龍天，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副局長許足知等。

## 美戰略局神龍計劃

跟隨梅樂斯到東南的魯賽原是美國陸軍情報協調處杜諾文上校（Colonel william J.Donovan）的部屬，因爲這一個機構改組爲二，一個是軍事情報處，一個是戰略局。杜諾文做了戰略局局長，升爲少將。魯賽回到華盛頓歸屬於戰略局，除了把梅樂斯給金氏上將和李少將的報告轉達外，把戴先生和梅樂斯在浦城商妥裝備訓練五萬游擊隊的計劃告訴了他的上司杜諾文。他親身經歷，親眼看到軍統局在日本佔領區域的強大力量，所以他的情報非常確實可靠。

杜諾文想由他來領導控制中國的游擊隊，於是說服海軍部把梅樂斯在中國主持的機構，納入戰略局，以梅樂斯爲戰略局的駐遠東協調官。這個變動梅樂斯一點也不知道，而戴先生的情報却非常詳細。有一天戴先生問梅樂斯：「我做先生是誰？還有我飛少校？」

梅樂斯一時回答不出，戴先生又告訴他：「我飛少校就要來中國，進行一個『神龍計劃』，他打算帶一批美國陸軍軍官，率領中國游擊隊，去和日本人打仗，另外再帶一批爆破人員到日本去。」

當史廸威在緬甸被日本人打垮，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國戰區的美軍司令，到達重慶，梅樂斯去見他，他不贊成梅樂斯進行的游擊活動，於是梅樂斯把華盛頓新聞報的一段社論念給他聽：「日本在緬甸境內的戰鬪部隊總數不過四萬到五萬人，所以，緬甸失陷不過是使日本可以多調動五萬人以內的部隊對中國作

戰。但是如果中國整個失陷了，則將使一百萬人以上的日軍可以抽出來，進攻西伯利亞、阿拉斯加、夏威夷乃至美國的太平洋海岸。五月間，僅在華東金華一地集結的日軍，多於緬甸戰役日軍人數的兩倍。」

梅樂斯根據這項社論說服史廸威，他要想打回緬甸去，就必須在中國戰場做些工作。梅樂斯因為有戴笠將軍普遍深入而又強有力的組織，可以使他的工作用最少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戰果。史廸威雖然不喜歡這種活動，還是批准授權，梅樂斯獨立執勤，活動區域不僅包括中國，也同樣適應於緬甸。不過他說：「你要隨時向我報告。」

現在戰略局既不同戴將軍商量，又不告知梅樂斯，而派「我做」和「我飛」來搞甚麼神龍計劃，於是梅樂斯去報告史廸威：「有人在跟我競爭嗎？你跟我講過，我可以在中國訓練游擊隊，帶他們工作。你說，把我進行的情形，保持跟你連絡，可是你不希望跟游擊戰或類此的作戰搞在一起。我原以為所有這一類的事，都是我的事情。可是，現在中國人已經知道，有一個人就快來到中國；他們稱他叫「我飛少校」。他們告訴我說，他要越過駝峯，運來一批軍官和軍曹。他們甚至告訴我說，這一批新人已在途中，到華東地方去」

「那簡直是他們套在我頭上的最惡毒的圈套了，」史廸威發了一個陸軍中最嚴重的誓。他說：「在我跟你還沒這個協議之前，陸軍部曾問我，我是否有意要一批教官，來訓練游擊隊。我對他們說，不要非正規軍，那不是我的作戰方法。過了兩個星期，部裡又來了一個電報，『如游擊戰為閣下作戰之一部份，亦

願接受卡爾・亞艾弗勒少校（Major Carl Eifler）否？閣下與少校在墨西哥邊境之戰期間，固已相識。』我回了一個電報：『能有亞艾弗勒前來，固甚歡迎。亞歷經沙場，驍勇善戰。唯游擊部隊，非我所需。』我認爲這件事在幾個月前早已解決了。但卡爾到了這裡，據他告訴我說，他是在戰略局工作的，因此，我把他送到新德里去，等我把這事搞清楚了再說。」

無意中梅樂斯在麥克胡那裡遇到一位約瑟・海登博士（Dr.Joseph Q. Hayden），後來他跟費正清（John Fairbrink）在一起時，又和他見過一次。費正清是替戰略局杜諾文工作的人。因此，梅樂斯認定海登也是戰略局的人，他忽然明白過來，Harden和I Do發音接近，可能就是戴先生說的我做先生。等到十月十二日魯賽到了重慶，帶來一些文件，有一件任命他爲戰略局駐遠東協調官，他才明白全部眞相。難怪戴先生懷疑他瞞着他，戰略局的特務人員不經戴先生同意，一批一批來到重慶。

梅樂斯以爲假如不是和戴先生在浦城同過甘苦，建立了眞正友誼基礎；戰略局和他犯了英國代表團所犯施用高壓的同樣罪過，會被請出中國。戴先生已斷然拒絕不同海登和亞艾弗勒發生關係，必須梅樂斯自己設法解決。他要求華盛頓改派海登工作，而海登却要他安排去見委員長和戴將軍。這時候梅樂斯已在楊家山建立了「快活谷」基地，請魯賽陪他到快活谷來。海登爬上楊家山，既熱又疲，梅樂斯用中國人的方法來招待他，給他熱毛巾，一杯熱茶，海登滿肚子不高興。

「海登博士：」梅樂斯說：「你的神龍計劃決不會實現的。我無法帶你去見委員長。事實上，我已奉

命，要把你送出中國了。」

「可是，你是不可能知道這些事的！」海登吃驚地張大嘴巴，堅持地說：「這個計劃從來沒落筆寫在紙上過。甚至還從沒離開過我的腦子。」

「關於這點，我不便多說，」梅樂斯說：「不過消息是從開羅傳來的，你還沒有來到之前，這個計劃已經傳到這兒。我可以擔保，在我沒有知道之前，日本鬼子就已經先知道了。」

不久，這位博士調到西南太平洋。亞艾弗勒少校沒有來中國，就調到緬甸工作。以後杜諾文也到過中國，和戴先生見過面，但是戰略局始終和軍統局沒有合作好，因爲他們想支配中國，戴先生永遠不會接受像抗戰以前，帝國主義者所用的做法。再者戰略局祇想得到收獲，却不願意拿出甚麼。

## 林世良貪污處死刑

中央信託局貨運處經理林世良行爲囂張，膽大妄爲，他的同事們很多人看不慣，很不滿意。中信局駐昆明稽查總段長稽沆向運輸統制局監察處昆明檢查所檢舉他收取賄賂，幫助商人大成公司走私漏稅。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三月四日昆明檢查所先後查扣了大成企業公司章德武的卡車三十五輛，這三十五輛卡車載運了價值三千萬元的貨物，爲了逃避商貨監運登記，在仰光以一百五十萬元賄通林世良，以中央信託局公車公貨名義辦理內運。

車貨被查扣以後，中信局運輸處函監察處，證明爲公物。林世良又勾結購料處經理許性初，補辦押滙手續，說大成公司向中信局押滙一千萬元，中信局派公車由仰光裝運來渝，收回抵押本利，故係公物。

三月十二日監察處派稽查組第一科科長曾樹勛、督察劉梓林，持公函到中信局購料處查詢，經理許性初也是那樣說法。按照規定，押滙一百萬元以上，就應呈請理事長批准，何況一千萬元呢。當時理事長由財政部部長孔祥熙兼，所以曾科長和劉督察要求調閱孔部長的批示原件，但是許性初却拿不出來。

第二天，十三日許性初和林世良又以中信局正式公函給監察處，說依銀行慣例，這批貨物的抵押權屬於中央信託局，要求昆明檢查所放行。

監察處的調查人員既沒有看到理事長批准押滙的原件，顯然是許性初和林世良狼狽爲奸，自然不會放行。運輸統制局主任由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兼任，監察處已於二十八日將全案呈報何兼主任，而林世良神通廣大，又於三十日以孔兼部長名義代電監察處，飭令放行，交財政部處置。

這個時候，監察處已經查證明白三點：㈠運貨的三十五輛卡車都不是信託局的公車，係七個商人的貨車，和林世良所說係中信局公車，完全不符。㈡押滙一千萬元既沒有孔兼理事長批准，許性初和林世良所說押滙一千萬元顯係僞造。㈢中信局昆明稽查總段長稽沆說，林世良假公濟私，貪污違法，已非一次，以前查扣呈報中信局者，均經林世良受賄，僞稱押滙，予以放行。

監察處根據以上結論，呈報最高統帥委員長蔣公，奉批林世良扣押，全案移送軍法執行總監部。

戴先生以「殺敵除奸，肅清貪污，鎮壓反動，係本局工作同志責無旁貸，義不容辭者。」對林世良案絕不妥協，而輿論對於林世良更爲不利，尤其大公報要求嚴懲貪污，影響力量很大。軍法會審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判處林世良死刑，許性初五年有期徒刑。

這個案子從開始到宣判，經過九個多月，林世良一再利用中信局、財政部向監察處施壓力。監察處據理依法，終於達到懲治貪污，整肅政風的目的。但是因爲辦理本案，財政部很不諒解，戴先生他不得不辭去財政部緝私署署長兼職。

## 晉東南站贏得冠軍

三十二年軍統局年終總報告這樣寫着：「晉東南通訊站之行動工作，向爲全國冠。」有加以敍述的必要。

晉東南站的建立，戴先生抱着很大的希望，一方面爲軍統局建立太行山四週的敵區工作，進而組織敵後青年。一方面爲應二十七軍軍長范漢傑之請，協助溝通地方軍民情感，建立強固的敵後根據地。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二月由喬家才、孔覺民、吳光亞、于書紳、楊慶明及臨訓班同學、宋玉江、張精麟、王之健、紀華傑、姬循之、王德仁十一人到達晉東南陵川縣，開始工作。路過河南濟源縣，區長郭濟英參加工作，路過沁陽縣，縣自衞隊長原義軒參加工作。

太行山原有的長治組，組長郭河清、副組長賈秀升、書記王明江、組員田畯、王金聲、霍獻琛、裴西園、李仲玉、朱明山等，撥歸站指揮。並和參訓班畢業同學，派在二十七軍的龍士駿、王明安、鄧匡亞，派在四十軍的張稼等，派在第九軍的吳景新等取得聯繫。

蘭訓班各期畢業同學，先後派到晉東南站的有：王子英、張廼雲、王守雯、郭俊秀、王鳳翔、毛耀華、車祥生、楊培材、王壽昌、劉德義、葉慶元、王善亭、梁續曾、廉芳青、許延漢、陶豫鵬、張湘、趙琪等。爆破班畢業派到的有：孫兆鶴、任澤生。其他幹部來太行山工作的，有張秉玉任副站長，朱怡輝任二十七軍參謀處第二課課長，翟少礎派往太原建立工作。

為加強長治工作，聶士慶和李泉參加了工作，並由田畯成立長治行動隊，以周慶林、郭長有、閻枝林、劉生華、崔喜成、蔡世勳、王才選、趙玉生、程子龍、王振山、王輝等為隊員。車祥生組織高平行動組，以車全通、李士英、王偉、李永富等為組員，王守雯成立晉城行動組，以郭鞏疆、宋廷府、苗長青、王熙春、劉子英等為組員。宋玉江、張精麟、郭濟英、原義軒成立沁陽組；王壽昌、王子英成立修武組；楊慶明、劉德義、葉慶元成立新鄉組。戴日暄、徐延漢、孫兆鶴、王普亭、李鴻慶、劉生辰、樊運祥、彭立之成立豫魯行動隊，徐延漢為電臺臺長，以蘭封考城為基地，發展豫魯邊區工作。任福如、任澤生成立正太路破壞隊，侯如墉成立平漢路破壞隊。

楊培材計劃和高平的羅謙、卓嚣，太原的葛健生利用偽新民會組織作掩護，組織敵後青年，由山西推

進到北平及華北各地。

說到晉東南站的行動工作，比不上平津京滬有特殊目標，可以做出驚天動地，轟轟烈烈的表現，太行山的對象，祇有環繞太行山西、南、東三面的敵人，（北面是共產黨盤據的地區）所以晉東南站採取「積小勝爲大勝」的策略，對敵僞不斷破壞，不斷襲擊，幾乎每天都有行動，威脅敵人。在晉東南的長治、高平、晉城三縣的工作，因爲長治縣長聶士慶、高平縣長姬鎭魁、晉城縣長張鴻惠，以地方力量全力協助，更做得有聲有色，可以在一夜之間，把敵人架設在全縣的電話線割取回來，田畯的行動隊更深入敵區，把太原通長治的白晉鐵路的紫銅電話線，割取十幾里，鐵路行車，全靠電話，電話中斷，行車就沒有安全，迫不得已，祇好停駛，先搶修電線，所以割取鐵路電話線，比破壞鐵路的效果還要大些。

敵人對我們割取電話線，十分頭痛，敵三十六師團井關仭曾給范軍長空投過一封裝在洋鐵筒裡的長信，要求制止破壞電線。可見這一項破壞工作，對敵人威脅很大，因爲電話不通，各據點的敵人失去聯絡，就不敢行動。

王壽昌在修武破壞焦作煤礦，破壞道清鐵路，楊慶明、劉德義、葉慶元在新鄉一帶，可以得到輝縣、新鄉、汲鎭地方人士協助，破壞鐵路、公路，直接威脅到敵人的南北交通，引起開封敵人對他們的注意。

晉東南站的工作同志，大多數是二十多歲的熱血青年，他們同仇敵愾，奮不顧身，所以使晉東南站的行動工作大放光彩，而同志犧牲也非常慘重。兩年間犧牲的同志，河南方面，沁陽之宋玉江、張精麟、郭

濟英、原義軒；新鄉：楊慶明、劉德義、葉慶元；考城劉生辰。晉東南方面，長治：崔喜成、閻枝林、楊培材、劉生華、蔡世勳、程子龍、王輝、周慶林、張仁欽、趙國良、張雯英、郭柯營；高平：李士英、車全通、羅謙、卓貫；晉城：王熙春、宋廷府、苗長青、姜春生共計二十八人，由他們熱血才使晉東南站的工作得爲全國冠。

## 梅樂斯印度遇刺客

梅樂斯從東南回到重慶，他自己覺得：「雖然過去常聽人說，中國人喜歡放言空論，以致一事無成。但我所遭遇的問題，則可說完全是由於我們美國方面造成的。在我與中國人交往的經驗，他們所做的已經遠比他們所許諾的爲多。我敢斷言，遠比我們美國人對待一個像我這樣處境的外國人要好得多。」

他給美國海軍部的報告說：「我們在重慶已經集合了約一百三十名經挑選過的爆破組領導人物，這是從六千個已經身在淪陷區並且受戴笠將軍指揮下工作的人們裡面挑選出來的。我先擔任戴將軍的助手，負起訓練他們的責任。爲了開始訓練工作，我需要兩千挺湯姆生機槍和兩百萬發子彈，三千支柯爾特式零點三八口徑的手槍和兩百萬發子彈，一萬枚手榴彈，切勿延誤，此一計劃業蒙史廸威將軍同意。」

梅樂斯非常不滿意，美國援助中國遠比不上援助英國和蘇俄，而美國在中國的軍人又不是眞心幫助中國抵抗敵人，是在彼此鬧磨擦爭權力。他書面抗議說：「我們給予中國的每一樣承諾，在未運到中國之前

就轉到別人的手裡。我們曾承諾以三十六架空中堡壘援助，結果祇到了六架，但却有幾百架飛機援助其他國家的照片運到此地來，如果全力援英援俄確屬必要，至少不要把那些照片送到中國來。」

「此地（美軍人員）正有一場權力之爭，辦公文的人似乎比打仗的人還來的多。史廸威顯然不能控制空軍，畢塞爾（Clayton L. Bissell美陸軍第十軍空軍指揮官）和安諾德（Henry H. Arnold美陸軍副參謀長，主管所屬空軍）都對陳納德開火，陳納德是目前在中國唯一曉得在天空打垮日本鬼子的人。如果他能指揮並有些飛機的話，他可以把這地方的問題清理出頭緒來。」

史廸威剛撥給了英國駐印度總督，魏菲爾將軍（Archibald Wavell）一萬一千挺湯姆生機槍，讓梅樂斯去印度找他，分一部份。梅樂斯去印度交涉，魏菲爾答應借給他五百挺湯姆生和五十萬發子彈，並送他五千枚手榴彈。不過因爲美國主管運輸的人不幫忙，這批武器並沒有運到中國來。

陸軍供應處的楊特上校（Paul F. Yount）和史廸威手下的惠勒將軍（Raymond A. Wheeler）答應幫忙梅樂斯，解決問題。八月二十八日梅樂斯從新德里到加爾各答，因爲英國人逮捕了甘地、尼赫魯和另外五十八位國大黨人，印度人實行不合作，破壞鐵軌，車行很慢。午夜抵達阿拉哈巴（Allahbad）車站，梅樂斯下車走到月臺上散步，遇到刺客，右臂和腿上被刺兩刀。他踢了刺客一腳，踢在下巴，刺客把自己的舌頭咬下一段。因爲刺客是光頭赤身露體，梅樂斯沒有抓住。到了加爾各答，醫生給紮包傷口，取出一片斷在裡面的刀刃，梅樂斯把舌尖和刀刃交給軍統局在加爾各答的秘密組織，這個接頭地點，是他離

開重慶時，戴先生告訴他的。

事後梅樂斯自己記述：「我起初認爲，戴將軍大概對於我在印度的遭遇不會怎樣太關心，想不到他關心得很。而且，他的手臂伸得可眞長。雖然，我遇上的那個刺客，在留下了一段咬斷的舌頭之後，就乘着茫茫夜色混進有四億人口的印度大衆之中，戴笠仍然嚴令部屬，一定要把那傢伙查出來，而他也竟然眞的查到了。他們所有的線索，不過就是那一段舌頭，一片斷了的刀尖，以及我對這意外事件的說法，他們竟然在短短的兩週之內就查出結果來。那個刺客乃是一個漢奸，有一半韓國血統，他是在山東煙臺附近日本人辦的一所間諜學校裡訓練出來的。戴將軍的工作並未到此止步，他認爲既然敵人和漢奸肯花這樣大的工夫來圖謀我，那麼我今後就應該像他自已一樣，採取嚴密的戒備措施。」

戴先生告訴他：「如果不帶衞士，你不要到外面去。你的坐車要常常更換，如果不是你自己的廚子掌杓，你不要在外面吃飯。」

根據梅樂斯的這一段敘述的故事，可以了解軍統局的工作力量，遠達印度，而工作效力的強大，也不能等閒視之。

## 焦金堂炸淮南煤礦

煤炭是日寇在戰爭中極爲需要的物資，也是他們在中國掠奪的主要目標。當他們侵佔了豫北和安徽以

後，對於河南的焦作煤礦和安徽的淮南煤礦，經營不遺餘力，保護非常嚴密。

安徽水家湖、田家庵一帶的淮南煤礦，規模宏大，產量豐富。除了供應淮南鐵路運輸燃料外，並佔南京和上海燃料的消費量三分之二。淮南鐵路從水家湖往北到蚌埠，和津浦路連接；往南經合肥、巢縣，抵達長江北岸，和蕪湖遙遙相對，可供戰略物資和軍事運輸。

我們是長期抗戰，日寇則以戰養戰，戴先生要粉碎敵人的「以戰養戰」策略，保障我們「長期抗戰」的國策，盡量破壞可以資敵的一切設施，淮南煤礦指定爲必須破壞的最大目標。安徽站副站長焦金堂臨澧訓練班畢業，爲戴先生最得意的門生，忠貞勇敢，執行任務，從來不打折扣，總是百分之百的設法完成任務。他爲破壞淮南煤礦，設計非常謹愼，先在礦區內佈置了八位內線，將礦場的設施、道路，以及敵人的警備情形，畫成地圖，製成模型，和實際執行任務的同志們仔細研究，怎樣進去，怎樣退出，怎樣裝置炸藥，怎樣擊斃敵軍崗哨，怎樣和敵人作戰，都作成確實的方案。並將礦警一連人秘密策動來歸，擔任內應。

淮南煤礦的礦區非常廣濶，擔任警衞，除礦警外，駐區敵軍多到四百人，警戒嚴密。所以，焦金堂計劃以破壞設施和殲滅敵人，同時進行。必須行動迅速，以少擊衆，聲東擊西，使敵莫測高深。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十二月六日深夜十二時，焦金堂和技術指導員王永安、秦景川、秦可鑫、郭鑫等親到現場督導。壽縣行動隊隊長劉世傑負責指揮，挑選了壽縣行動隊和合肥行動隊隊員中最機警勇敢，射擊技術精良的

二十一位同志，連同礦區內潛伏的八人，一共二十九人。並編組了殲滅敵人警備的「東門守備所」、「西門守備所」、「中央守備所」三個狙擊小組，爆破發電機和礦場的兩個爆破小組，以及一個交通連絡組，負責執行。

因爲情況和道路熟習，先將敵人三個守備所的警衞人員同時一一擊斃，並於各營房出口，埋伏少數同志，預備狙擊敵人增援，同時將電話線切斷，使敵人失去聯絡，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攻擊。一方面掩護爆破組進行破壞發電機、鍋爐和礦場；一方面遲滯敵行動，使執行人員容易撤退。這一切設計，基於他們早已調查清楚，敵人在夜間，情況未明瞭以前，不敢輕易出動。

這次爆破行動，因爲事先準備充分，佈置週密，執行任務的各個同志，人人沉着奮勇，行動迅速敏捷，裝置炸藥充足確實，爆炸的威力很強，聲震全區，先寒敵膽，畏縮不敢出擊。而領導同志焦金堂又身先士卒，和執行任務的同志共同進退，鼓勵士氣，作用很大，爲成功的主要因素。

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爆破行動，炸燬大鍋爐十一個、發電機三部、抽水機兩部、升降機三部、礦坑三個。擊斃敵人哨兵及礦場職員四十多人，由貴池池河撤返礦區的野戰部隊一百多人。獲輕機槍三挺，擲彈筒一個，步槍十七支，電話一具。

敵人這一次損失，在當時的幣值約兩億元以上，因爲破壞的很徹底，損失慘重，敵人曾派工程師多人，花了一百多萬日元，仍然無法修復，不能生產。淮南鐵路因爲無煤可用，敵人予以拆除。

我們的同志僅段克武和方席珍受重傷，楊維國受輕傷，其他同志都安全撤退，可說是一次全勝。假使營房的敵人卽時全部出動，而我埋伏攔擊的力量有限，絕對不能阻止敵人的行動，勢必發生戰鬪，我們就不會得到這樣輝煌的成果。

焦金堂因成績特優，於抗戰勝利後獲頒六等寶鼎勳章，執行任務有功的王永安、秦景川、秦可鑫、郭鑫、劉世傑、王子華、楊維羅、楊維國等同志都獲得勳獎，實在當之而無愧。

## 苦幹苦守任勞任怨

「苦幹苦守，任勞任怨，」這八個字，是軍統局重要標語之一。在八年抗戰的艱苦歲月當中，這八個字的確很重要。戴先生拿上這八個字來訓練同志，來勉勵同志，是非常高明，極有遠見，把握住要訣的措施。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紀念週上，他說：「沒有刻苦耐勞的生活，就談不到奮鬪犧牲的精神。許多年來的事實告訴我們，惟有生活能刻苦耐勞的同志，才能眞正做到奮鬪犧牲，更進一步說，刻苦耐勞的生活與奮鬪犧牲的精神，怎樣才能堅持到底，始終不渝呢？這就是要做到『苦幹苦守，任勞任怨。』而苦守尤其重於苦幹，任怨尤其重於任勞。」

戴先生解釋這八個字，非常透徹，而且氣魄雄偉，他要把地獄變成天堂。他解釋苦守說：「要知道所謂苦守，不是三天五天，也不是一年半年，而是要有恒心毅力。如果爲着生活的困難，就影響我們工作的

情緒，這就是不能苦守，這就是缺乏奮鬪犧牲的精神，固然，我們同志的生活的確困難，但革命者所以爲革命者，就在於他能够拿出革命的精神來忍受困難，突破困難。而且歷史與時代昭示我們，我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更有誰能苦守？我們不努力把地獄變成天堂，世界上何處能有天堂？在今天的中國，我們不能苦守，我們不能長期奮鬪，更有誰能長期奮鬪？」

他講任勞任怨，列舉具體的實例，以爲解釋，他說：「我們更要能够勞怨不辭，虛心謹愼，盡其在我。縱然遭百般嫌怨，亦決不灰心喪氣。從艱危困頓、盤根錯節當中，磨鍊我們成一個鐵漢。本數十年如一日的決心，一點不疏忽，一點不懈怠，憑着我們良心血性，至誠大公，來做我們應做的事。國家的法令，我們切切實實來執行，決不因麻煩而馬虎，爲情面而循私。即如現在重慶的黃金，官價祇有六百四十塊錢一兩，黑市賣到四千九百多塊錢。這次有幾個華僑，並且有個華僑的參政員，私囤黃金三四十兩或五六十兩不等，被我們破獲。他們來找我多次，我均婉拒未見。最後會見了，我對他們說：『對不起得很，這件事情我只是奉命而行，請各位最好轉向領袖和孔部長請求，只要他們有命令，我一定照辦。』結果他們當然討厭我。我知道，參政會這幾年來有些人攻擊我們，但是我們這次檢舉囤積，並不是因人家攻擊我們而圖報復，而是絕對站在國家立場，執行國家的法令。最近還有一件事，就是美國的空軍人員受賄賂三四千美金，違法替奸商帶貨，經我們查獲，將他移送回國訊辦，結果被該國政府判處徒刑十年。這又是一個任勞任怨的例子。」

又說：「形於外的工作信條，我們也有八個字，就是『苦幹苦守，任勞任怨』。……苦守跟苦幹同樣要緊，而任怨尤重於任勞。記得當初我提出苦守兩個字來的時候，好像同志不瞭解，覺得很奇怪，實則『苦守就是『有恆』。黨員守則第十二條『有恆爲成功之本』，便是我們爲甚麼要苦守最好的說明。」

保障苦幹苦守，任勞任怨的，也有八個字，就是「始終如一，至死不變，」豈祇有恆而已？戴先生說：「一個革命者獻身革命工作，一定要有『始終如一，至死不變』的精神，擇善固執，貫徹始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們過去有許多同志，的確做到了這樣。所以我們的工作，今天才能在一切惡勢力交相夾攻之下，屹然不動。在百般艱苦險惡的環境當中，還要打開一條血路，達成我們的任務。在淪陷地區，我們的組織被敵人破壞了，同志在敵人重重包圍之下，帶着電臺，逃出城外，又被奸黨仇恨，橫加捕捉，嚴刑酷訊，我們的同志還是沒有口供，終於遇害，爲革命作了壯烈的犧牲。各位！這就是始終如一，至死不變。這就是革命的力量，領袖的力量；這就是中國不亡的保證。我們要在積極方面充分發揮這八個字的力量，牢牢地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格外努力來加強工作的效能。」

「特種工作，就是犧牲自己的一切，爲領袖運用到革命上去，只要能夠救國救民，雖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辭。我們立定了這個志向，便要始終如一，貫徹到底，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不達目的，決不終止。」

# 寧靜忍耐偉大堅强

戴先生以爲凝於內的精神修養，就是「寧靜忍耐，偉大堅強。」他一生以「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來勉勵軍統局同志。他又要同志們踏着先烈的血路，對國家，對革命，始終如一，至死不變；粉身碎骨，奮鬪到底。所以提出「寧靜、忍耐、偉大、堅強」八個字來，作爲凝於內的精神修養，而以苦幹苦守、任勞任怨八個字作爲形於外的工作信條。

戴先生說：「我們要怎樣才能算是『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呢？爲着使大家同志容易體念，篤實踐履起見，所以我又提倡『寧靜、忍耐、偉大、堅強』八個字，作爲我們特工人員的修養信條。我們如果沒有寧靜忍耐偉大堅強的基本修養，就不能够做到『秉承領袖意志，體念領袖苦心。』」

又說：「『惟寧靜才能致遠，惟忍耐才能任重。大學上說：『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要能定才能靜，才能安，才能慮。孟子上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定靜，所謂求放心，就是寧靜的工夫，也就是寧靜的境界。我們讀歷史，諸葛武侯爲甚麽能够在千載之下，猶爲一般人所崇敬景仰呢？因爲他一心一意，復興漢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緣故。而其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爲他得力於寧靜淡泊的修養。我們果能做到寧靜，內心自能專靜純一，精神自能充實飽滿。做事的時候，自然會做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的境地」

他講忍耐，講得非常具體確實：「至於忍耐，更是重要。忍字就字面上講，象徵一把刀揷在心上，這樣我們都能忍，還有甚麼不能忍？孟子上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俗話說：『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這更是說明我們爲甚麼需要忍耐和忍耐的成就。要知道今天的革命，決不是光憑大刀濶斧的手段斷然作去，一味走直線，就可以成功的。必須持以堅忍的毅力，一方面『明瞭趨勢，把握可能，』以劍及履及的精神去做。一方面對於某一事件，如果迅速的成功爲事實環境所不許，還需要暫時隱忍，以待將來。要知道這不是消極的，委曲正所以求全。暫時雖然走曲線，最後還是要達成預定的目的。否則不顧利害、得失、輕重、緩急，全憑感情的衝動，意氣用事，一時稱快，終誤大局。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就是這個意思。」

偉大堅強，是要一個人的氣度抱負要大，意志精神要堅要強，戴先生說：「至於偉大堅強，就是說我們眼光要遠大，胸懷要寬濶；肩膀要堅硬。所謂偉大，要能包容萬物，含蘊一切。『泰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尤其是我們過組織的生活，更需要偉大。個人苦幹苦守，任勞任怨還不够，還要以偉大的精神來感召同志，共同一致苦幹苦守，任勞任怨。……不過，有一點我們要特別注意，所謂偉大，決不是自高自大，目空一切。」

又說：「我們現在不光是擔負國家的責任，並且負起了世界的責任，與盟友合作，併肩作戰。我認爲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我們不怕任務艱巨，怕的是我們的工作陣容不够充實。要知道擔當這偉大的事業，不是一兩個人的力量所能够做得到的，必須集結許多的力量，一心一德，羣策羣力來做。還要爭取同情，得道多助，然後衆流所歸，水到渠成。『偉大』這兩個字的解釋很多，但是我對我們同志最重要的解釋，就是『有功讓給人家，有過自己擔當。』要以德報怨，推已及人。領袖當年在黃埔提出『親愛精誠』的校訓，近年常常指示我們的工作，要與有關部門聯繫合作，不要個人在一起，就是從『偉大』觀點出發的。」

戴先生以關公張自忠爲例，以說明堅強，他說：「關於堅強，我們可以舉民間奉若神明的關公爲例。他委曲在曹操那裡的時候，雖然曹操對他，上馬金下馬銀，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但他還是心在漢室，矢志不移。終於掛印封金，過五關斬六將，歷盡艱辛，回到故國。又如日寇侵略我們，一貫用的是以華制華的政策，許多派往日本的留學生，就在這一策略之下，當了漢奸。張自忠將軍戰前到過日本，日本就用這種手段來誘惑他，迷誤他，想要他替日本人作走狗。但張自忠將軍忠貞自持，曾不稍動其念，就返到華北。也曾虛與委蛇，但一旦脫離虎口，足履故國，便毅然決然，堅持抗戰到底，以至壯烈殉國，光榮成仁。這都是堅強的榜樣。」

爲了要同志們做到苦幹苦守，任勞任怨，寧靜忍耐，偉大堅強，他又提出兩句口號：「我們要有孺子可教的態度」，「我們要有後生可畏的精神」。

「所謂孺子可教的態度，就是有禮節，有禮貌，和靄可親，誠中形外，使人家樂於接近我們，樂於幫助我們。能够做到這樣，我們自然可以得道多助。所謂後生可畏的精神，就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們做人做事，智深沉勇，外圓內方，但却決不泄泄沓沓，隨俗浮沉，更不同流合汚，日趨下流。」

## 重慶訓練班及其他

訓練的目的，是希望收到人盡其才和事半功倍的效果。各種專業人員經過專業訓練，技術才能熟練，勝任愉快。而且經過一次訓練，思想和生活會更有進步，意志會更爲堅定，精神會更加團結。戴先生說：「我們的訓練，是革命的訓練，要以親愛精誠的精神，來達成整齊嚴肅的風尚。」因此，他非常重視訓練，舉辦了各種訓練班。

重慶特別訓練班是爲了集中人力物力，於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二月把在重慶的各個訓練班集中在「繅絲場」而成立的，原有各班改爲一系。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戴先生說：「現在的重慶訓練班，是合併我們在重慶的好幾個訓練班組織而成的。這些班原來是分開辦理，訓練期間各不相同，訓練地點也不在一處。爲着要使得精神集中，人力財力不致浪費，而又能提高訓練效能起見，所以，特地把過去這許多班集結到一道來訓練。因此構成重慶訓練班的各個班，在實質上，現在已經成爲重慶訓練班的一系。各系除精

神訓練完全一致外，並分別就設各系目的與學員素質，實施專門技術訓練，就是『因材施敎』，將來各系同學畢業之後，按照各人的技能，分發工作——就是『量才使用』。以期能够收到人盡其才與事半功倍的效果。」

南洋系　原爲「南洋工作人員訓練班」，爲適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開展南洋各地工作，以僑生爲訓練對象。一二期胡國振任副主任，第一期於三十一年一月十二日開始，訓練九十人；第二期從四月二十七日到八月二十三日，訓練九十四人。第三期後併爲「南洋系」，陶一珊任副主任，訓練中央軍校華僑學生及南洋青年，自三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十七日，訓練九十一人。三期共訓練二百七十五人。

外語系　原是「外語人員訓練班」，爲造就外事譯述及國際情報人才，招收大學畢業，擅長外文的。第一期鄭介民任副主任，畢業四十四人，第二、三期戴頌儀任副主任，二期畢業三十四人。第三期後併爲「外語系」，在重慶、成都、昆明、貴陽、桂林、韶關等地招考大專學生，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到年底，畢業五十九人。第四期李漢元任副主任，分別在曲江、昆明、貴陽、桂林、成都、西安等處招考大學畢業，擅長英語的，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到七月十日分發工作，畢業三十五人。第五期仍從各地招考，自十二月十七日到三十四年初，畢業三十六人，五期共畢業二百零八人。

會計系　原爲「會計訓練班」，爲養成外勤區站組及公開機關財務管理人員，委托軍需學校代訓，以魏文海爲副主任，第一期選訓息烽、蘭州兩訓練班學生，自三十一年一月五日到七月十五日，畢業一百零

七人。第二期後併爲「會計系」，仍挑選息烽蘭州兩訓練班同學及有志趣的同志，分成三教授班，一二兩教授班自三十二年一月五日到十月一日，畢業一百六十二人；第三教授班自四月一日到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畢業八十四人。前後畢業三百五十三人。

短訓系　原爲「工作人員短期訓練班」，每期一個月，是爲了臨時的需要，實施短期訓練的。劉啓瑞、王孔安，胡國振先後任副主任。十期以後併爲「短訓系」，陶一珊、羅杏芳先後任副主任。第一期（第十期）訓練受處分後的同志，第二期（十一期）訓練滇緬挺進縱隊幹部，第三期（十二期）訓練「四一」十二週年赦釋同志，第四期（十三期）訓練繕校、管卷、收發、譯電人員，第五期（十四期）訓練榮譽官兵，前後十四期，共六百二十人。

幹訓系　原爲「高級幹部人員訓練班」，爲提高內外勤各單位中下級幹部的學能，三十一年十一月成立，胡國振任副主任，畢業六十人。第二期後併爲「幹訓系」，郭壽華任副主任，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到八月二十二日，畢業一百零八人，兩期共訓練一百六十八人。

氣象系　原爲「氣象人員訓練班」，在培植氣象通訊和測候工作人員，由程浚任副主任，由美國氣象專家擔任教官。第一期自三十三年二月十日到四月二十三日，訓練三十人；第二期自七月三日到九月三日，訓練二十七人；第三期三十四年，訓練三十人。第四期後併爲「氣象系」，訓練二十七人。四期共訓練一百一十四人。

特種技術系　原爲「特種技術人員訓練班」，爲培植淪陷區域破壞工作人員，於三十一年十月二十日成立由梅樂斯主持，陶一珊爲副主任，教官器材都由美方供給。後併爲「特種技術系」，三十二年一月十六日結束，訓練二十五人。

特情系　訓練應用科學知識及特種技術，從事敵後情報工作。林金蘇任副主任，技術課程由美國教官擔任。第一期自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到四月二十三日，訓練三十一人；第二期自七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日，訓練三十人。兩期共訓練六十一人。

外警系　訓練交通檢查，執行外事警察業務的工作人員，謝灝齡爲副主任。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到十月十日，訓練一期五十八人。

泰國系　原爲「泰國工作人員訓練班」，訓練派往泰國工作的人員，羅杏芳爲副主任，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開學，後併爲「泰國系」，訓練二十五人。

特技系　培養研譯敵僞密電人才，竺烈民爲副主任，招收大學畢業生組成甲班，高中畢業生組成乙班，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到八月二十日，訓練三十六人。

經濟系　訓練貨運管理局工作幹部，王撫洲任副主任，自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到八月二十二日，訓練八十七人。

管理系　培養事務人才，研究科學管理方法。楊隆祜、鄭錫麟先後任副主任。第一期自三十二年二月

一日到四月十日，訓練三十二人；第二期專為適應中美合作部的需要，美國人任教官，自三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到四月二十三日，訓練四十一人。兩期共訓練七十四人。

特警系　謝灝齡任副主任，美方任教官，自三十二年九月十三日到十二月十八日，畢業四十三人。

特別警衛系　訓練特別警衛組人員，陶一珊任副主任，自三十二年四月五日到七月二十五日，訓練一百三十八人。

外事人員訓練班

為養成外事人員及國境警察幹部，在重慶成立「外事人員訓練班」，簡稱「外事班」。第一期劉璠任副主任，招考大專學生及黔陽訓練班長於外國語文的，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九月三日，訓練三十六人；第二期招考大專學生及蘭州訓練班長於外國語文的，自十月二十二日到年底，訓練七十二人。第三期史久恆任副主任，為培備軍事外交人才，國際情報人員，擴大訓練內容，主要課程，除了政治以外，有外交史、外交實務、國際關係、各國國情、武官業務、國防地理、涉外法令等。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日到三十年六月二十九日，畢業四十三人。第四期戴頌儀任副主任，改以外交部附設的初級外交人員訓練班名義，在重慶、成都、貴陽、昆明、桂林五處招考國內外大學畢業生，集中重慶訓練。自三十一年二月七日到八月十二日，畢業八十二人。四期共畢二百三十三人。

## 特種偵查訓練班和特種政治訓練班

爲訓練對共產黨的工作幹部，堅定其信仰，打入共產內部，從事工作，於二十八年十一月在陝西南鄭成立「特種偵查訓練班」，程慕頤任副主任，到三十年底，共訓練八期。又爲對付東南方面共產黨，在浙江麗水訓練兩期，十期共訓練三百零六人。

爲訓練對共產黨理論鬬爭幹部，在重慶成立「特種政治訓練班」，張國燾任副主任，主要課程爲：總理遺教，領袖言行，中國民族文化史，共黨謬論之批判、共黨陰謀與不法行爲、共黨組織內幕及其民衆運動、政治鬬爭術等。第一期自三十年一月十九日到三月二十日，畢業五十七人；第二期自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到五月六日，畢業五十四人，兩期畢業一百一十一人。

## 特種技術人員訓練班及技擊人員訓練班

爲培養敵後及戰區破壞人才，在重慶對岸巴縣成立「特種技術人員訓練班」，劉紹復、王樂坡、金樹雲先後任副主任。第一期調訓黔訓班同學，技術教官由工兵署派人擔任，自二十八年十一月五日到年底，畢業六十一人；第二期由游擊部隊挑選，分爲兩隊，甲隊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三十年三月十六日，乙隊自三十年五月八日到六月一日，畢業一百二十一人；第三期由西安七分校十七期畢業生調訓，自三十年九月二十九到三十一年一月，畢業六十四人。三期共畢業二百四十六人。

爲訓練行動人員養成技擊專長，在重慶設立「技擊人員訓練班」，着重國術研究和體魄鍛鍊，以李克煉

爲主任教官主持訓練，三期訓練四十六人。

空軍技術人員訓練班

爲培養空軍密碼研譯人員，在重慶設立「空軍技術人員訓練班」，魏大銘爲副主任，第一期自三十一年六月一日到八月三十一日，第二期自十月一日到三十二年畢業，兩期共訓練六十二人。

臨泉訓練班

應蘇魯邊區總司令部的需要，代爲訓練黨政工作幹部，成立了「臨泉訓練班」，周麟祥、周兆祺先後任副主任。第一二期由總部主辦，軍統局協助，第三期起由軍統局接辦，爲了推進山東工作，這一期以訓練山東工作人員爲主。第一期自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到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畢業二百八十人；第二期自三十二年六月一日到十一月二十八日，畢業一百七十三人；第三期自三十三年四月到七月，畢業二百一十八人；第四期自十月十日到三十四年一月底，畢業二百五十人；第五期自二月一日到六月底畢業四百七十人。五期共訓練一千三百九十一人。後改爲中美合作所第十一訓練班。

訓練海外工作人員

仰光特別訓練班爲培植華僑有志青年，開展南洋各處工作，在仰光成立「仰光特別訓練班」，招考有中文根基的，授以三民主義、國際情勢、國際法，偵查常識、國際間諜等課程。第一期自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到八月十五日，畢業十四人；第二期畢業二十人，多由第一期畢業生所介紹。兩期畢業三十四人。

越南抗日運動幹部訓練班　本班係奉中央命令在廣西柳州成立，由軍統局、中央海外部、第四戰區、軍委會桂林辦公廳分別考選越南青年、愛國華僑、越南各黨派幹部人員，施以軍事、政治及技術訓練，從事越南解放工作。楊繼榮、鄧匡元前後任副主任，自三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到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訓練一期，畢業三百一十四人。

臺灣工作人員訓練班　爲開展臺灣工作，三十四年在重慶設立「臺灣工作人員訓練班」，黃康永爲副主任，招訓臺灣青年；一期訓練四十一人。

## 難產的貨運管理局

三十年五月，戴先生奉命搶購搶運淪陷區域的物資，秉承孔兼部長（祥熙）之命辦理。戴先生擬專設機構，負責辦理，孔兼部長以爲財政部已有統制桐油、鎢砂、茶葉的「貿易委員會」；擁有大量資金及運輸工具，辦理向外採購的「中央信託局」；經濟部已有「工礦調整處」和「花紗布管制局」，不必另設機構。

以上這些機構，只能管制和調整，既不能增加生產，更不能向敵區搶購搶運。拖延了半年，戴先生既沒有搶購搶運的機構，又沒有確定職權，經費也沒有着落，簡直沒有辦法着手。於是呈請准兗兼辦，又沒有批准。

戴先生對搶購物資，不能放手去做，十分焦急，看了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他給杜月笙的電報，就可知道了。電報說：「違教月餘，殊深繫念。前天於桂林晤新衡兄，得悉近來尊體平安，甚爲欣慰。弟於上月杪赴浙時，正值敵軍大舉進犯浙贛，日夜奔馳前後方，致疏音敬。而豔辰電輾轉傳遞，遲至今日始奉悉。有勞盼念至歉！如何搶購物資事，弟受責任心與良心之驅使，非盡各種可能去推動不可。但上級之辦法，迄未決定，殊有礙於業務之進行。玆奉電示，至爲感佩。請兄速指定人員，與緝私處王撫洲兄接洽，弟已另電告之矣。弟於昨抵柳州，準後天赴息烽。把晤伊邇，諸待面陳，敬頌健康。」

到了三十一年秋天，戴先生建議「輸出入聯鎖原則」，卽輸出我們管制的物資，必須輸入我們所需要的物資，以獎勵輸入。十月奉批「以設局辦理爲宜，並須從速負責辦理。十一月孔兼部長批示，定名爲「貨運管理局」。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行政院通過計劃、概算、資金預算，五月五日正式成立。

貨運管理局局長由戴先生兼，派王撫洲爲副局長，負責實際責任。下設管制處、業務處、財務處、運輸處、總務處、秘書室、會計室、稽核室，五處三室。全國設六貨運管理處：豫皖區管理處設在界首，以王兆槐爲處長；湘鄂區管理處設在三斗坪，以朱若愚爲處長；蘇浙管理處設在龍泉，以趙世瑞爲處長；福建區管理處設在南平，以江秀清爲處長；廣東區管理處設在韶關，以李崇詩爲處長；廣西區管理處設在柳州，以楊繼榮爲處長。處下爲管理站。負責搶購業務的，沿用商業名稱，稱爲莊號。如在界首的稱「興豫莊」，在柳州的稱「桂泰莊」。

貨運管理局的工作方針：

㈠管制對淪陷區輸出入，實行實物結算制度，限制輸出，獎勵輸入。

㈡獎勵商民搶購搶運。

㈢協調各物資管制及運輸機構，協助商民，予以便利。

㈣自設業務及運輸機構，辦理商民無力搶購搶運的工作。

㈤破壞敵人的金融及經濟。

資金原擬定為三億五千萬元，經過七個半月，才撥到一千萬元，和有關機關也難獲得協議。戴先生於六月二十七日及七月二日兩度辭職，呈述困難：㈠搶購紗布，花紗布管制局官價低於前方，虧賠的款項不予補撥；㈡桐油輸出，經貿易委員會核准，外滙管理委員會結滙，手續輾轉，兩個月辦理不妥；㈢江浙生絲上市，須向「復興公司」洽商，洽商了一個多月，才有頭緒；㈣五金及機器等須向工礦處報運，否則不能內運；㈤請求修改戰時管理進出口物品條例，簡化手續，經過半年，也沒有結果。委員長批交孔副院長辦理，他才知道我們的管制機構，給予商人諸多不便，阻礙物資內流，應該趕快調查改善。

貨運管理局提出兩項簡單易行的辦法：㈠經過貨運處站登記輸入的物資，憑登記證通行無阻。到後方後，由管制機構收購。㈡貨運局搶購的物資，一律交主管機構收購，照成本加管理雜費，不加任何利潤和其他費用。上項辦法獲得孔副院長同意，八月十日財政部通過：㈠實物比例結算辦法，㈡配合調整職權，

改進辦法，㈢撥八千萬資金外，准向中央銀行借款週轉。搶購搶運物資工作，才積極展開。

各管理處站成立後，最顯著的效果：

㈠凡登記的貨物，免去管制手續的麻煩，運輸便利，商人稱便，成為商貨內運的保護人。

㈡各管制機關接到登記通知單，貨到收購，沒有削減他們的法定職權，也感覺到便利。

㈢管理局每月彙集各處登記表報，編成統計，報告財政、經濟各部，得以瞭解輸入物資實況。

為培養貨運幹部，在重慶特設「貨運幹部人員訓練班」，張果為為副主任，共訓練一百八十三人。

## 中美技術合作協定

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一共二十八條，由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特派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宋子文、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副局長戴笠、駐美大使館陸軍中校副武官蕭勃；美利堅合衆國總統羅斯福特派海軍部部長諾克斯、戰略業務局局長陸軍少將鄧諾文、戰略業務局駐華主任海軍上校梅樂斯雙方全權代表簽定。協定一開始就說明合作目的：「中美兩國為摧毀共同敵人，求得軍事上勝利。」

根據協定第二條成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以為執行協定的機構。根據協定第五條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主任由華方任之，副主任由美方任之，也就是戴先生和梅樂斯分任正副主任。業務方面，第十八條特別規定偵收研譯敵海陸空軍無線電密碼，可見美方很重視這一項工作，軍統局從事這種工作，已有相當

基礎。

梅樂斯到中國以後，靠彼此諒解，相互信賴，合作的很不差，後來美國戰略業務局介入，就不能沒有一種書面協定了，因之促成簽定「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美國戰略局這一個新成立的機構非常複雜，有些是接近共產黨的份子，如費正清、戴維斯等；有些是以前的頑固思想，白人至上的所謂中國通之流。

草擬協定，從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冬開始，整整工作了三個月，因爲戴先生和梅樂斯都是非常愛國的，恐怕稍一不愼，損壞了他們各個國家的權益，所以非常認眞。兩個文化背景、軍事傳統、政治演變截然不同的國家，要使中英文的文字完全一致，沒有歧見，並不容易。先由中文起草，再譯成英文，加以核對、修正；然後由另外一位翻譯再譯成中文，這樣反覆翻譯後，往往發現完全不同的意思。必須做到，譯來譯去，文字意義完全一致，才算定稿。

中美合作協定的草約到了華盛頓阻力就多了，參謀總長馬歇爾給中國戰區參謀長、美軍指揮官史廸威電報說：「由於戰略局的工作遍及世界各地，所以分別直隸各戰區司令官之下。聯合參謀本部現在考慮中美合作協定內容，係梅樂斯及其所率之美方人員，歸屬閣下系統，戴將軍及其所率之華方人員仍歸蔣委員長節制，靜候電示。」

麥玆爾海軍上校是梅樂斯的好友，在海軍部主持中美合作業務，他對馬歇爾的觀念很不以爲然，很幽默地對梅樂斯說：「那馬歇爾可眞算得心地寬宏呀！他居然同意讓戴笠歸蔣委員長節制。」

幸而史廸威很支持梅樂斯，對馬歇爾分而治之的辦法，知道行不通，在答覆的電文中說：「如果那樣我們就無法獲得到戴笠將軍的合作。戴笠將軍是極端守密而且極端多疑的人，他絕不容許在他自己與梅樂斯中間再有一個第三者。」才免除了美國戰區司令部和戰略局對中美合作的控制。

等到蒲奈爾將軍、梅樂斯、麥玆爾去見馬歇爾，要在呈羅斯福總統批准協定以前，先由馬歇爾簽字，他說：「我已經核閱過先前收到的一份副本，有些次要的修正意見。」

蒲奈爾將軍特別提醒他，說道：「按照修正程序，約稿在送交中國方面，請他們批准再拿回來時，中間需要六個月到八個月的時間。」

「這是史廸威將軍的來函，同意了協定的內容。」麥玆爾有些不耐煩，對馬歇爾說：「史廸威急於倚賴這個機構完成一些他自己無法完成的工作。如果簽了這個協定，我們卽時就可以得到他們的協助。如果說我們這方面還要修改的話，將來卽便中國方面沒有什麼意見，也會延遲好幾個月。將軍！你所要做的，只是在金氏上將的名字下面簽一個字就好了。」

馬歇爾在美國將領中間，以面貌冷峻，崖岸自高聞名。經麥玆爾這麼一說，馬歇爾只好微微一笑，然後很小心地簽下他的名字。按照美國法律，凡是由總統簽署的每一件涉及外國政府的文件，必需經由參議院同意。中美合作協定爲了保密，需要有一封函件，由金氏與馬歇爾兩位將軍起草，另外由李海將軍簽字，函中說明本協定已由總統親自核閱並予批准。

中美特種技術協定，於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四月十五日在華盛頓，由中國方面宋子文、蕭勃，美國方面諾克斯、鄧諾文、梅樂斯簽字。七月四日美國國慶紀念日，戴先生才在重慶補行簽字。當時蕭勃堅持美國領銜簽字的必須是位閣員，金氏上將和蕭勃去見羅斯福總統，才決定由海軍部長領銜。這一個協定草擬時那麼認眞，梅樂斯說：「那文件在正式簽署之後，我們就把他存進保險櫃裏，誰也沒有再把協定拿出來翻查。」

鄧諾文雖然在協定上簽了字，後來因爲免了梅樂斯所擔任的戰略局駐華主任職務，引起戰略局和海軍方面的分裂。戰略局爲什麼和梅樂斯發生磨擦呢？完全因爲對中國的態度和觀念不同所引起的。梅樂斯認爲中美合作的目的在打倒共同敵人日本，既在中國工作，當然應以中國方面爲主。戰略局却不是這樣想，他們要以美國人爲主，來支配中國人，統制中國人，把中國人當成工具來利用。

梅樂斯回憶：「中美合作所是與中國人合作的，中美合作所並且接受由中國人主持，而且按照雙方協議，中國方面有相當的否決權。不過，美國的權益也受到保障，因爲美國也享受同樣的否決權。但是戰略局却不能或不肯承認這種事實，顯然下定決心不接受外來的影響，而且，我還有此印象，凡涉及中國人的時候，戰略局方面的態度尤其如此。」

「中美合作的協定，規定了美國的若干權益，戰略局對這些權益始終無意放棄。然而，鄧諾文將軍却反對協定中約定，戰略局人員在華工作時，應受中國方面的任何節制。他在協定簽字之前，就曾竭盡全力

來表示反對；但是馬歇爾將軍因得史廸威將軍的建議，批駁了他的意見。而聯合參謀本部採納了一項頗為得體而措辭明白的決議，實際上等於拒絕了鄧諾文的觀點。」

「戰略處曾多次故意越過既定的程序，他們派到中國來的有關人員，不曾按照協定的規定，先得中國方面的許可，更不曾事先通知中美合作所。戰略局在華盛頓的總部似乎有一種奇妙的鴕鳥式的心理，他們自以為派出來的人都是有隱身術，所以中國人根本不曉得他們的行踪。其實呢，他們那些人剛剛一到開羅，戴笠便接到有關他們的報告了。」

戰略局和梅樂斯分了家，他們和中國合作並不好，中美合作所仍然和梅樂斯合作無間，梅樂斯回憶：

「當然，我可能一直都錯了，因為我認為我們應該與中國人推誠合作。在我們中美合作所下面的各單位之中，都是由最稱職的人去擔任主管，中國人聽命於美國人，美國人也同樣聽命於中國人，雙方又因享有否決權而保護到自身的權益。這樣安排本來也可能邁進了死路一條，但因為我們雙方互相信賴，所以一直都能達成令人滿意的行動。這個制度甚為成功，績效極為優良。」

## 鹽務局長走私食鹽

食鹽公賣，由政府統運統銷，按照情理，不管戰時食鹽怎樣缺乏，都不應該鬧鹽荒。但是自從于鼎基做了陝西鹽務局長以後，西安市的鹽荒就鬧的相當嚴重了。買食鹽須排長龍，有時等候半天，也買不到半

斤食鹽。鹽店缺鹽，經常店門關閉着。排長龍時，也只開半扇門。造成鹽荒的原因，不是根本缺鹽，而是鹽務局長把應當銷售在西安市的食鹽，走私運到河南，才造成西安市的鹽荒。當時河南食鹽的官定價格比陝西高出許多，走私食鹽，可獲暴利。

陝西緝私處華陰查緝所，於三十二年（一九四三）春天，查扣了一批價值五百多萬元的私鹽。這件案子緝私處送到鹽務局，局長于鼎基居然說不是私鹽，批示放行。華陰查緝所所長閻其惠認定確是私鹽，不同意鹽務局長違法放行，所以被扣的私鹽不能提走。

按照鹽務條例，私鹽的定義：鹽票分離者為私鹽，鹽票不符者為私鹽，運輸工具不符者為私鹽。華陰查緝所查扣的私鹽，是從隴海路火車上扣留的，當時沒有鹽票，就是鹽票分離，當然是私鹽。後來補繳幾張鹽票，上面所載的數量，又和所扣的私鹽不符。這幾張鹽票上的運輸工具是獸力，而查緝所却是從火車上扣留的，是運輸工具也不符。明明是私鹽，鹽務局長為什麼硬說不是私鹽呢？鹽務局長放走私鹽，他本身就是違法行為。

後來渭南查緝分所得到確實的情報，華陰查緝所所扣的私鹽，是渭南許多家鹽商送了于鼎基二十萬元，批准走私運往河南的。于鼎基既然拿了人家的二十萬元，所以不得不硬着頭皮批准放行。但是私鹽扣在華陰查緝所，他們不放行，于鼎基批准放行，也是枉然。

緝私處對於華陰私鹽案進一步追查，查出于鼎基和西安有力量的軍人勾結，大做走私食鹽勾當。他們

利用某軍事機關，交通處的軍用卡車作爲走私的運輸工具，軍車容易避免查緝機構檢查，已不只一次了。因爲應當供應西安市的食鹽，鹽務局長勾結不肖軍人，利用軍車走私運往河南，才造成西安市的鹽荒。又因爲，于鼎基有了槍桿子做後盾，膽子越來越大，無所顧忌，什麼法令規章，他都棄如敝屣，只管要錢，連命也不要了。

緝私處和鹽務局鬧成僵局以後，鹽務局內部有許多人不齒于鼎基所作所爲，和緝私處合作，共同來打倒貪官污吏。如視察室主任潘隱虬（湖北人，軍校第五期畢業），科長路履仁等，把于鼎基的許多違法事實告訴緝私處。緝私處才知道于鼎基處理這批私鹽案，手續方面，有許多不合法的地方。

當時西安有一個監察機關會報，每週開會一次。參加的機關有軍風紀視察團、晉陝監察使署、省黨部、青年團、主計處等機關，陝西緝私處也被邀參加。有一次會報，監察使署主任秘書王孔毅詢問華陰案的眞實情形，又調閱了緝私處和鹽務局的有關案卷，還派人到渭南調查過，鹽商們怕事，都不敢說實話。監察使署雖然確信于鼎基貪污是實，因爲捉不到于鼎基貪污二十萬元的經手人，沒有人證，愼重其事，沒有進一步的行動。

後來渭南主要鹽商被緝私處說服，才向緝私處自首，說了實話，所有和私鹽有股份，湊過二十萬元的鹽商，都從渭南來西安，向緝私處自白，于鼎基貪贓枉法，可說是千眞萬確了。至於受賄二十萬元的中間經手人，於案發後，已經逃走。于鼎基既然收了人家二十萬元，爲什麼不給人家開一張運往河南的鹽票呢

？那是因爲陝西鹽務局只能開運往陝西境內的鹽票，無權開運往省外的鹽票。

晉陝監察使王陸一先生根據渭南鹽商的自白書，和緝私處所作的筆錄，提出對于鼎基的糾舉書，在西京日報公佈，洋洋數萬言，輿論大譁，于鼎基和他的槍桿子靠山才害怕了。陝西緝私處檢舉貪汚，終於使于鼎基被撤了差，華陰所查扣的私鹽充了公，西安市的鹽荒也解除了，購買食鹽，不要再排長龍。

## 中美班訓練游擊隊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六月九日，戴先生和梅樂斯抵達福建浦城縣，十一架敵機飛來轟炸。在躲避警報的時候，戴先生提議，爲了有效打擊敵人，他願意和梅樂斯合作訓練裝備五萬游擊部隊，共同指揮，和敵人作戰，梅樂斯立刻表示同意。等到三十二年四月十五日正式簽定中美合作協定，合作基礎穩固，於是北起蒙古，南到廣東，在各地成立了「中美特種技術訓班」，簡稱「中美班」，訓練使用美國供給的自動武器。武器配備的原則，以湯姆生輕機關槍四梃，卡賓槍四支，左輪手槍二支爲比例。

### 第一訓練班——安徽歙縣雄村

三十二年三月在安徽歙縣雄村，籌備第一訓練班，郭履洲爲副主任，美方派馬斯德少校（J. H. Masters）與巴爾金少校先後任總敎官。從六月二日第一期開始，到三十四年二月，一共訓練了七期，調訓忠義救國軍、別動軍第七縱隊、軍統局皖南行動隊、福建調查室行動隊，共訓練一萬五千八百八十五人

充實忠義救國軍的裝備，戰鬬力加強。又美國教官七人會同中國方面組織督導組，第一組何登（I. R. Horton）上尉，擔任澄錫虞沿江破壞工作；第二組郝爾（Milton A. Hull）中尉，破壞浙贛路和錢塘大橋；第三組荷蘭（W. Holland）上士，負責沿海地區偵察、爆破工作。

第八、九期婁劍如任副主任，調訓忠義軍淞滬指揮部阮清源部官兵。三十四年七月戴先生原計劃訓練上海工人福利委員會陸京士手下的工人一千二百人，因日本投降作罷。

### 第二訓練班——湖南南嶽、江西修水

三十二年六月在湖南南嶽設立中美第二訓練班，陶一珊任副主任，班乃特（Joe Bennell）上尉任總教官，調訓別動軍第一、二、四、五各縱隊及軍統局粵漢鐵路破壞隊，鄂南、湘北行動隊同志。到三十三年六月，共訓練三期，二千二百一十七人。後因長衡會戰失利，相繼淪陷，第二訓練班遷往南寧，改爲第五訓練班。

三十三年四月唐新奉命建立長江單位，以江西修水爲根據地，成立「湘鄂贛邊區行動總隊」，在梁塘設訓練班，唐新任副主任，錢普（J. E. Champe）上尉爲總教官，實爲第二訓練班的延續。前後訓練三期，一千多人，多爲湘鄂贛邊區的愛國青年，素質很高，編成三個支隊，不但完成許多對敵破壞襲擊工作，也保衞了邊區，粉碎了共產黨王震侵佔江南的迷夢。

### 第三訓練班—　河南臨汝、陝西西安牛東

三十二年十月在河南臨汝成立中美第三訓練班，以文強爲副主任，楊格（Lt. Comdr. Young）爲總敎官，調訓別動軍第五、六兩縱隊，平漢、隴海、津浦各路破壞隊。第二期剛開始，因爲中原會戰，洛陽淪陷，於是遷往鎭平，始行畢業。第三期在陝西商縣訓練。

第四、五兩期遷往西安牛東，由楊蔚任副主任，葛領梅（Vincent R. Kramer）少校任總敎官。前後五期共訓練三千零二十五人。日本投降後，第五期編爲先遣隊，由楊蔚率領，進駐徐州。

## 第四訓練班——綏遠陝垻大順成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春，設中美第四訓練班於綏遠後套陝垻東北大順成，陝垻爲第八戰區副長官部及綏遠省政府所在地。高榮爲副主任，饒鐵珊爲敎育長，訓練兩期。第三期第四期以喬家才爲副主任，郝拉德上尉爲總敎官。

美敎官海軍上尉威爾森和陸戰隊上尉雷諾（Lt. Renould）率一二期學生赴平綏鐵路以北的大青山，配合鄂友三的游擊隊，從事對平綏鐵路的破壞工作，襲擊沿線敵軍。發揮了極大威力

第三期訓練由副長官部撥來的官兵，第四期訓練稅警騎兵團，敵人業已投降。

## 第五訓練班——廣西南寧

中美第五訓練班實際上就是第二訓練班的班底，當衡陽會戰，第二訓練班撤退到廣西南寧，改爲中美第五訓練班，以別動軍第三縱隊司令徐光英爲副主任，訓練裝備第三縱隊。所以第五訓練班是在砲火威脅

下成立的，共訓練九百三十九人。第三縱隊也由兩支隊增加為三支隊，進入玉林、梧州、南寧各區敵後工作。

## 第六訓練班——福建華安

三十三年五月梅樂斯奉美聯合參謀本部命令，加強我東南方面佈署，準備策應美海軍登陸，戴先生和梅樂斯再赴東南，決定於沿海設立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三訓練班以加強配合登陸的力量。

中美第六訓練班設於福建華安，由陳達元任副主任，因陳負責閩南站站長，工作繁重，祇負行政責任，加派雷鏡鐘為第二副主任，負責教育訓練，哈伯林少校為總教官。第一期訓練熟習沿海島嶼地理民情的愛國青年一千一百零二人，從三十三年九月到十二月，訓練三個月，編為教導第一營；湯壽為營長；教導第二營，湯秉衡為營長，佈防泉州沿海一帶。

第二期五百三十五人，編為教導第三營，連濟民為營長；第三期五百人，編為第四營，楊卓夫為營長，佈防海澄一帶，監視敵軍活動。

## 第七訓練班——福建建甌東峯

中美第七訓練班，設於福建東峯，行政上和軍統局東南訓練班合併，林超任副主任，史華玆（Hairy D Swartz）上尉為總教官，除挑選東南班第一期畢業生一百零五人予以補充訓練兩週，分發閩浙沿海，加強情報佈置。第一期挑選閩江口外南竿塘歸附中央的張逸舟部及考選的智識青年共四百四十七人，畢業

後編爲教導第五營，派回南竿塘一帶潛伏。第二期仍選張部及浙閩各站保送者共九百五十四人，畢業後編爲第六營，周堅任營長；第七營，張彊任營長。

第八訓練班——浙江瑞安

中美第八訓練班設於浙江瑞安縣的玉壺，趙世瑞任副主任，婁劍如爲教育長。後調第一訓練班副主任郭履洲爲副主任，婁劍如改調第一訓練班副主任，史文素少校爲總教官。第一期於三十三年八月調忠義救國軍浦東特種行動總隊張爲邦部五百三十三人，畢業後編爲教導第九營，陶鳳威爲營長。第二期選調四百五十九人，畢業後編爲教導第十營，吳公達任營長。第三期選訓四百多人，畢業後編爲第十一營，洪竹筠任營長。第四期四百人，編爲特務營，孫新民任營長。

爲便於作戰，戴先生呈請委員長批准，將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以下分爲淞滬區指揮部、鄞杭區指揮部、溫臺區指揮部。以郭履洲任溫臺區指揮官，張爲邦任副指揮官，教導第九、十、十一營及特務營納入其戰鬬序列。

第九訓練班——卽重慶特警訓練班

第十訓練班——貴州息烽

三十三年十月，廣西柳州失守，爲適應黔桂戰局需要，中美雙方商定，就軍統局息烽訓練班現成規模，設中美第十訓練班，鄧匡元、何峨芳先後任副主任，石格上尉任總教官。第一期由湯恩伯副長官所部及

招考之青年九百二十五人，畢業後編爲兩教導營。第二期一千一百四十六人，也編爲兩教導營，均擔任敵後突擊及破壞工作。

第十一訓練班——安徽臨泉

軍統局在安徽設有臨泉訓練班，初爲適應蘇魯邊區總司令部之需。及秦啓榮在山東殉難後，將秦部予以訓練裝備，發展山東工作。三十四年七月改爲中美第十一訓練班，以周麟祥爲副主任，劉紫劍爲教育長。第一期訓練九百二十五人，訓練未畢，日本已經投降，乃編成兩個教導營，開往徐州，併入交警第一總隊。

第十三訓練班——廣東梅縣

南寧第五訓練班第二期因戰況變遷，別動軍駐地轉移，乃將第五班結束，在梅縣開辦十三班，實際上，第五班和十三班等於前後分地訓練。湯毅生爲副主任，調訓廣東一帶的別動軍第一縱隊及粵漢鐵路南段破壞隊一千二百零七人，畢業後，編爲兩個教導營。

## 共產黨殺死秦啓榮

「七七」事變以前，秦啓榮任中國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執行委員兼書記長，當時日本軍閥加緊侵略活動，華北情勢非常緊張。他深切了解韓復榘靠不住，必須預作準備，於是深入羣衆，秘密到各縣組織地方力

量。等到敵軍進入山東省，韓復榘不戰而放棄山東，秦啓榮立刻組織起敵後游擊武力，軍委會別動隊委派他爲冀魯邊區游擊司令。復以劉景良爲第一游擊區司令，王尙志爲第二游擊區司令。後來沈鴻烈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委任秦啓榮爲第十二區行政特派員兼區保安司令，轄鄒縣、滕縣、曲阜、泗水、淄川、博山、益都、臨朐、泰安、新泰、萊陽等十一縣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三民主義靑年團在武漢成立，秦啓榮任山東支團部籌備處主任。二十八年春天任山東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三十二年（一九四三）魯蘇戰區及山東省政府放棄沂蒙山區，撤退到安徽阜陽，秦啓榮任山東省政府魯南辦事處主任，在山東省境，主持省政。

秦啓榮是十五年（一九二六）秋天到達廣東，入黃埔軍校，十八年五月畢業於南京中央軍校第六期步科第三大隊第十中隊。爲人老成持重，對三民主義信仰堅貞，忠黨愛國，爲山東黃埔同學中的佼佼者，和戴先生的交情非常深厚。抗戰軍興，戴先生負的敵後任務爲殺敵除奸，實施破壞，軍統局成立了各鐵路破壞隊，秦啓榮任津浦路中段破壞大隊長，成立破壞大隊，負責破壞濟南到徐州間的破壞任務。因爲秦啓榮集黨政軍團於一身，於是一般人祇知道他的公開職務，而忽略了「津浦路中段破壞大隊長」的重要任務。二十九年鄒縣縣長劉昭賡就先後領去爆破器材三批，連續破壞津浦路四次，使駐守鐵路沿線敵僞軍心驚膽喪，收到極大的破壞效果。

我們知道共產黨並不要抗戰，他們所需要的是藉抗戰來發展共產黨的組織和武力。毛澤東在一開始就

## 六千件棉紗運後方

抗戰到了三十二年，後方最缺乏的物資就是紗布，陰丹士林布成了囤積保値的對象，供應當然減少。所以，搶購棉紗，成了最重要的工作。

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徐采丞，和敵人週旋的很不差。當時敵人不認爲棉紗布是軍用品，沒有管制，徐采丞可以買通敵人，從上海運到內地。我們需要的是棉紗，紗可以供給後方的紡織廠織布，再供應軍用民用，一舉兩得。

戴先生主持的貨運局和杜月笙合作，從事搶購搶運棉紗的工作，由杜月笙組織通濟公司，自任董事長，楊管北任總經理，徐采丞任副總經理。對通濟公司的報酬，照貨價加百分之三十的管理、雜費、運費，由花紗布管制局收購。

徐采丞於三十二年十月，以美金八百萬元，向敵方購妥棉紗六千件，每件四百磅，共重二百四十萬磅，合計一千二百噸，運輸起來，相當困難。於是決定，分成水陸兩運，三千件水運，由上海裝船，運到浙江淳安，由淳安貨運管理站點收，站長爲劉芳雄。這三千件棉紗轉交第三戰區軍需機構接收。

另外三千件經陸路運往西北，由上海裝火車，經京滬路、津浦路、隴海路，到十字河一個荒僻小站卸貨，這一段路程由通濟公司負責，從十字河到界首一百五十五里，歸貨運局負責。戴先生爲部署這項內運

工作，三十三年春節後，親往界首指揮。十字河一帶爲僞軍郝鵬擧的防區，郝早經戴先生策反成功。這三千件棉紗的保護責任，完全由他負責。

從十字河運往界首的運輸工具，是人拉的架子車，每一輛車祇能載運一件，僱用五百輛架子車，須往返六趟，才能運完。往返一趟需要四天，浩浩蕩蕩，整整運了二十多天，的確是一件不平凡的運輸隊。十字河到界首叫做陰陽界，就是敵我交界地帶，能够安全通過，全靠郝鵬擧保護，這一次出力眞是不少。

到了界首，就是我軍防區。界首到洛陽三百八十里，有汽車通行。這一條路線，是跑單幫，穿越封鎖線，返回後方必經的道路；也是敵區青年投奔大後方，唯一的道路。這三千件棉紗從界首運往洛陽，用汽車裝運，比較容易的多。運到洛陽，再運西安，有隴海鐵路，就方便了。

在抗戰末期，這三千件棉紗運到大後方，眞是一件壯擧，解決了衣着問題，也救了紡織業者。沒有這三千件棉紗，好幾家紡織工廠，缺乏原料，就得停工。但是他的子弟學校的學生却赤着脚。

戴先生曾說：「我們貨運局年來搶運物資，已經有相當的成績，光是交給花紗布管制局的陰丹士林布就有六萬匹，價值六萬萬元。搶運的白布也價值五萬萬元，在路上的還沒有計算在內。我們奉公守法，負責任，守紀律，把所搶運的布匹，甚至比限價還便宜，交給管制當局，而自己不在中間討一點便宜，做一套衣服。這就是我們循分盡職，也就是我剛才所講的心安理得。做一個革命者，做一個公務員，都應該如此。所以今天我看到子弟小學的小學生赤着脚，沒有襪子，也沒有好衣服穿，心裡有很大的感想。」

# 重慶及北平特警班

戴先生一生抱負之一，是建立現代化的中國警察。現代化警察最重要的，就是刑事警察能運用科學技術，偵破一切犯罪案件，使中國的刑事警察成爲最進步的現代刑事警察。於是和梅樂斯商量，爲達成這一願望，希望在重慶成立「特警班」，由美方供給科學器材，美國專家負責教授。梅樂斯立刻同意，於是成立「重慶特警訓練班」，亦即中美合作所的第九訓練班，以訓練刑事專業人才爲主旨。

爲訓練易於收效，決定由蘭訓班挑選一百一十六人，息訓班挑選一百四十八人，東南訓練班挑選一百三十三人，並在重慶考選曾受警察訓練的工作同志一百二十八人，共五百二十五人，以樂幹爲副主任，編爲一個大隊，七個中隊，於三十三年一月八日開始訓練。

這一批學生素質高，年青活潑，梅樂斯非常高興，以曾在聯邦調查局工作的詹森中校、密尼根少校等專家三十多人爲敎官，參酌聯邦調查局訓練的科程，配備有刑事警察所需用的科學器材。第二期由李翰廷任副主任，畢業一千二百人，是爲特警班第六期。

日本投降後，戴先生爲收容北方的廣大青年，培養重建華北的地方幹部，決定繼重慶特警班成立中央警官學校北平特警班，於三十四年十二月派喬家才、馬漢三、張家銓、樓兆元、唐嗣堯五人爲籌備委員，並指定喬家才爲主任委員。籌備工作最要緊的是選定班址，經侯鏡如軍長同意，將西安門內光明殿撥給本

班使用，他的部隊開到城外駐紮。光明殿有三座大樓，有大禮堂，有游泳池，操場很大，爲北平城裡最理想的訓練基地。戴先生非常滿意，需要大加修理。他巡視一週，指定甚麼地方應當修理，如何修理。

戴先生指定招收學生一千二百人，比例是大學畢業者五百人，高中畢業者七百人。由北平、天津、太原、瀋陽、濟南、青島、歸綏等地初試，錄取者發給旅費，再集中北平複試。因爲負責招考的人不明白戴先生的意圖。過於嚴格，僅錄取七百五十三人，比戴先生核定的人數少了四百多人，實在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

北平特警班正式成立，以喬家才爲副主任，阮篤誠爲教務組長，張精一爲總務組長，岳梓宇爲秘書，王清溪爲總隊長，田濟民、王濟普爲大隊長，劉翼雲等爲指導員。預定三十五年四月一日開學，聘請美國聯邦調查局專家擔任教官，教授最新科學技術和知識。不幸戴先生坐機失事殉職，計劃成爲泡影。後由戴頌儀任主任，樓兆元任副主任，不再聘請美國專家任教。

北平特警班畢業，現在臺灣比較知名的，如：國民大會秘書處專門委員吳翼煥，淡江文理學院訓導長王久烈，調查局訓練班副主任曹瑞亭、調查局臺中站主任楊家福，警政署督察張裕華、楊同達、經濟部高雄加工出口區科長樊懷五，航空警察所課長趙全鴻，旅日僑領李海天，前澎湖警察局長馬滌生，已故臺北市警察局刑警隊長王中平、副隊長郭鴻瑞等。

## 修築靶場愚公移山

「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和「官不修衙門，客不修店。」都是表示中國人自私自利，得過且過，苟且偷安的不良習俗和觀念。戴先生剛剛相反，他的建設精神，令人驚歎，走到那裡，就建設到那裡。祇要需要，立刻動手，毫不猶豫。所以，不管怎樣破破爛爛的爛攤子，一到了他的手裡，就會煥然一新。

戴先生決定利用中美合作所曾在美國聯邦調查局工作過的美國同志，來訓練一批具有科學技術的幹部，以為將來改造刑事警察的基礎。三十二年（一九四三）於中美合作所開辦重慶特警班，挑選其他各訓練班最優秀、最年青的學員再訓練，選定警察學歷較高的樂幹任副主任。樂幹幹過西安查緝訓練班副主任，不願意再幹訓練工作，可是和戴先生談話以後，不想幹，也非幹不可。戴先生就有這種魔力，使他的同志們，心悅誠服，接受他交幹的工作。

美國人頂注意射擊技術，尤其是聯邦調查局，以射擊技術熟練、準確誼耀於人。他們說為非作歹的人，祇要參觀過他們打靶，就會被他們的高超神技所懾服，不敢作奸犯科。所以，必須有一個很理想的靶場。楊家山原先有一處，剛好在戴先生公館的左前方不遠的小山上，稍為偏差，子彈就會落到戴先生公館附近。必須澈底改造，才能合用。但是，因為楊家山在歌樂山下，限於地形，不好改造。打靶不能從上往下

打，必須從下往上打。研究了半天，樂幹說：「我看祇有一個辦法，把高地變低，低地變高。」

「那還不簡單嗎？」戴先生說：「我們移山。這座小山比愚公門前的那座山小的多。」

「是的。」樂幹說：「我的意思也祇有移山一個辦法，不過，戴先生！你說山眞能够移嗎？」

「有甚麼不可以？有志者事竟成，祇要有決心。」

「決心我倒有。」樂幹好像叮嚀似的說：「那麼我們就開始移啦！」

「好的，你去移吧！」

戴先生和樂幹一問一答，做了這樣的決定。那時已經由各地調來受訓的學員四百八十多人，愚公移山是要子子孫孫去移，戴先生和樂幹移山，就靠這四百八十多人。他們下了課，吃過飯，就像螞蟻搬食，都去移山，石頭和土一簍筐接着一簍筐，從高處塾到低處。

「你們在幹甚麼？」一位美國教官看到他們工作，很感奇怪，抓住一位學生詢問。

『移山！』

「山還可以用人力來移嗎？」美國教官聽說，追問一句。

「中國有個故事，叫做愚公移山，我們的主任和副主任正在做愚公嚟！懂嗎？」美國教官搖搖頭，吐吐舌頭。不用剷土機，不用大卡車，單憑人力要把一座小山移開，叫做愚公移山，中國人眞奇怪，不懂！

四百八十多個人一條心，把四百八十多個力量團結成一個力量，其大無比。後來他們發現，走來走去

挑土，浪費時間，消耗體力，非常不經濟，改用傳遞方法，人可以免去走動，節省時間，效率增大。不到三個月，把那座小山移開了，有志者事竟成，低地變高，高地變低，靶場修成功了。

梅樂斯對於這個靶場十分滿意，在沒有工具的情況之下，很快完成，他對戴先生和樂副主任的決心和毅力非常欽佩。那位吐舌頭的教官看見靶場修好，奇蹟出現，心想原來戴將軍是愚公，愚公就能移山，還是不懂。

## 熊傑改進會計制度

特務處初成立的時候，復興社派徐人驥主管經濟，任會計股股長，劉校閣、熊傑爲助手，張冠夫負責雞鵝巷方面的出納，杭州警官學校政治特派員辦公室則由周家禮和郭旭負責。二十三年戴先生接長南昌行營調查科，二十四年調查科和特務處合併，組織擴大，會計股增加了林堯民、張松壽、金獻樂、葉震等。二十七年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由戴先生負責以後，會計股改爲會計室。三十三年組織變動，會計室改爲第六處，下分綜計、審計、出納、文書考核四科。三十四年又改第六處爲第五處，下設綜計、審計、出納三科、考核、文書兩股。徐人驥任處長、林堯民、郭旭任副處長，熊傑任第一科（綜計）科長。

軍統局工作繁重，人員衆多，預算以外的開支，多到不能估計，絕非一般機關可比。戴先生爲了工作，花錢眞能放得開，絕不吝嗇。因此，經費經常不够用，全靠戴先生去張羅。主管經費的會計部門，常常

關節，該付的錢付不出去，連戴先生批發的錢，也付不出。有些奉命出發的同志，因爲等候領款而動不了身。戴先生因此着急的暴跳如雷，也是無可奈何。熊傑看到這些現象，於是提出改進計劃，戴先生不但批准，而且要立刻實施。

改進辦法：

一、三十三年度開始（一月一日）前，徹底盤庫，將所有浮條以及有價證券，都作正轉賬，使庫存實在，以便支應。

二、成立清理機構，負責清理三十二年度和以前的收支事項。

三、請戴先生重視新式會計表報，尤其每日「庫存表」。所有報表釐定呈核日期：(1)「月報表」於次月上旬呈報，(2)「旬報表」在下旬三日前呈報，(3)「日計表」附「庫存表」於次日上午呈報。戴先生根據每日結存數目批發經費。若需要開支，必須事先籌措，以重威信。

四、嚴密會計作業，注重時效，一事發生，必須當時處理清楚。爲時間和人力經濟，採用聯合補助辦法記賬，按日清結，以產生日報表、庫存表。發放經常費按照時間順序，臨時費及專案款項按照批准先後。因爲戴先生批發經費，須根據庫存表，才不致批准發給的錢，而會計處無錢付出。

五、設置附屬單位分戶賬，將各單位名稱，負責人姓名、化名、駐在地區詳細登記，一有變動，隨時在該單位戶頭右上角詳細注記，以免錯亂。

六、所有附屬單位，如墊借有關款項，須隨時詳報，以便核辦並通知轉賬，予以發還歸墊。

七、軍統局雖屬於軍委會，爲了保密起見，報銷並不檢據原始憑證，每年僅向領袖呈報簡表。過去各附屬單位報銷，會計處轉賬後，即退還原單位。爲防將來有人攻擊，隨時抽查，一索即得，改變辦法，原件不再退還原單位，由綜計科賬務股保管存查。

從三十三年一月實行改進辦法，軍統局的計政工作很有成效，遂於半年後制定「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會計規程」。戴先生是非常守法的，實行改進辦法後，批發經費，一定根據庫存表，才能使這項辦法收到改進成效。

## 威力破壞焦作煤礦

焦作在黃河以北，太行山麓，修武縣城西三十里。道清鐵路東起道口（今滑縣），西行與平漢鐵路相交於新鄉，再西經獲嘉、修武、焦作，到清化，即今博愛縣，故名道清鐵路。它的最大功能，就是運輸焦作煤礦出產的煤炭。焦作的煤炭係無烟煤，品質良好，產量又多。敵人進佔豫北，目的就在攫取焦作煤礦，用重兵保護，提高生產。

三十一年晉東南站曾予以破壞，那時修武組祇有王壽昌和王子英兩人。王壽昌西安人，勇敢誠實，人緣很好；王子英修武人，土生土長，情況熟習，兩人都係蘭州訓練班畢業。他們並沒有掌握武力，器材也

不充足，進行破壞焦作煤礦，確非易事。王壽昌爲進行破壞工作，先交接煤礦工人，因爲每一個黃帝子孫都痛恨日本人，進行非常順利。他化裝成工人，偕同聯絡好的工人混進礦場，實地偵察，決定破壞一口出煤最多的礦井。工人同志幫助他運進炸藥，再幫助他，親自去裝炸藥，定時爆炸。守煤礦的敵兵在睡夢中聽見爆炸聲，驚惶失措，收到很大的震撼效果。這口礦井三個月不能生產。

三十三（一九四四）年一月戴先生爲策應美軍在太平洋節節勝利，並粉碎敵人打通大陸交通的迷夢，命令別動軍徹底破壞焦作煤礦，以別動軍第五縱隊第一大隊及平漢路破壞隊爲主力，並由第一戰區挺進十三縱隊，武陟縣保安大隊協助掩護。行動前的部署；平漢鐵路破壞隊編組爲六個破壞組，執行裝藥破壞任務；別動軍第五縱隊第一大隊的一二兩中隊編組爲六個突擊隊，負責掩護破壞組進行工作；第三中隊負責行動時從中策應，並負責破壞附近鐵路、橋樑、電線，以阻止焦作和李封敵軍救援。挺進十三縱隊和武陟保安隊負責截擊焦作和李封敵軍增援。

三十三年一月十二日午夜，風雪交作，按照部署進行工作。在風雪中奇襲，實施威力破壞，效果很大。敵軍聽到爆炸聲，驚惶增援，企圖阻止破壞，被我突擊部隊猛烈阻擊，因爲別動軍的武器都是自動武器，威力很大，擊斃敵軍二百多人，擊傷五十多人。這一次威力破壞，焦作煤礦被破壞的非常徹底，生產完全停頓，道淸鐵路也被破壞多處，不能通車。

破壞焦作煤礦，既已順利完成，又於二十一日夜十二時破壞了新黃河鐵橋。新黃河鐵橋一百一十九孔

，長四里，橋身用枕木架成，為平漢路跨越黃河的唯一要道。橋週圍有鐵絲網兩層，電網一層，鐵橋南北兩端和中央沙洲上築有碉壘，各駐敵軍一排，携帶警犬防守。

一月二十一日午夜平漢鐵路破壞隊在別動軍第五縱隊一大隊掩護下，對黃河新鐵橋實施強力爆炸，予以徹底破壞，炸燬五十孔，其餘各孔多被震垮。在破壞新橋同時，並破壞附近馬莊車站鐵橋。敵汴新特務隊和憲兵隊三百多人率同偽軍千人，聞聲趕到，包圍附近村莊，進行搜索。敵機四架，協助低飛偵察，我別動軍奮勇迎擊，以掩護破壞隊撤退。惟破壞隊隊長一人，隊附一人，隊員十四人未突出敵人包圍，被敵軍捕去，慘遭殺害。

黃河新鐵橋既被破壞，平漢路交通中斷，敵調集武裝部隊保護，儘力趕修，一直到三月二十五日才算修復，結集新鄉敵軍車輛，始能開抵黃河南岸，使敵南北交通中斷兩個多月。

## 「還是你對，還是你對」

三十一年秋天，戴先生到老河口，以視察第五戰區便衣混城隊訓練情形，為視察的主要對象。編練專員為徐志道，受訓學員二百八十多人，都是從各部隊挑選來的。到達以後，略微休息，就點名訓話，戴先生認識人的能力特別強，見一次面，就會記住不忘，點名非常認眞，上下打量，好像相親似的。

徐志道借妥農民銀行老河口分行樓上，作為戴先生臨時辦公處，他拒絕了，就在訓練基地架起行軍牀

，作爲臨時行館。晚上，徐志道來見，他說：「明天中午在操場聚餐，不必另外加菜，就和平常一樣就行。聚餐後，我就去洛陽。」

「你到這裡來，怎麼不帶幾個人來幫忙？」戴先生停了一會兒，突然問徐志道。

「我來這裡的時候，戴先生不是派了好幾位同志一塊兒來的嗎？他們工作都很努力負責呀！」徐志道祇好這樣回答。

「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戴先生說：「我點完學員的名，也看過職員名册，發覺祇有一個江蘇人。我離開重慶的時候，曾到別動軍司令部看過，嚇！周道三（偉龍）已經把司令部搞成湖南同鄉會了。」

日本向英美宣戰，向南太平洋展開攻擊以後，英國人不堪一擊，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相繼失陷。英國倪和露上校急欲和我國合作，進行對敵游擊工作。軍統局奉准成立別動軍司令部，並將各戰區混城隊編爲七個別動軍縱隊，以周偉龍爲司令，尙望爲參謀長。以翟榮基、盛瑜、徐光英、何際元、楊蔚、徐志道、郭履洲爲指揮官，又爲統一指揮敵後游擊破壞工作，將忠義救國軍也歸別動軍司令部指揮。

周偉龍字道三，湖南人，徐志道江蘇人，都是軍校第四期同學。混城隊的職員學員名册內祇有一個江蘇人，係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馮治安保送的。想不到戴先生點名時這樣細心，居然注意到職員學員中祇有一個江蘇人。

三十二年四月，徐志消接到戴先生的電報：「周道三兄已入陸大受訓，奉委員長核示，由兄接任別動

軍司令。」很顯然，戴先生不允許別動軍司令部變成湖南同鄉會，自然由五戰區混城豫祇有一個江蘇人的徐志道接任了。

七月間徐志道奉命兼任中美合作所參謀長，到了年底，戴先生要他搬到中美合作所辦公，說道：「志道兄！我想中美所的工作遠比別動軍司令部的工作重要，你還是搬到中美所辦公。」

「好！」徐志道說：「可是快要過年了，過了年再搬吧！」

「你這個人就是這樣馬馬虎虎，說做就做，爲甚麼要等過年？」戴先生斬釘截鐵地說。

「其武兄！」徐志道向中美合作所主任秘書潘其武說：「那麼就請騰出兩間房間，一間我用，一間秘書和副官用。」

三十三年二月一日，農曆的正月初八，中美合作所業務會報，戴先生親自主持，有二十幾人參加，戴先生突然問徐志道：「你搬來辦公沒有？」

「還沒有搬來，」徐志道回答。

「你怎麼不聽我的命令？」戴先生一聽，非常生氣，站起來大聲斥責：「你有甚麼理由，不照我的命令去辦？……」講個不停。

「戴先生！你講完了沒有？」坐在他旁邊的徐志道，聽他責備沒有完，雖然仰首微笑，心裡着實有些不舒服，插嘴詢問。

「難道你還有理由？」戴先生聽他一說，更加生氣，手指着他說。

「戴先生！」徐志道突然站起來說：「怎麼事情沒有弄清楚，你就隨便發脾氣，亂怪別人？」

「你講！你講！」戴先生一聽，兩眼一瞪，半晌才說出這幾個字。

「戴先生！」徐志道手指潘其武，說道：「其武兄現在在坐，請你問問他，房間騰出來沒有。」

「這件事不怪志道兄，」潘其武站起來向戴先生說：「這是我的疏忽，戴先生給我任何處分，我都接受。」

「志道兄！」戴先生趕緊說：「還是你對！還是你對！」

## 晉冀豫邊區工作總隊

三十年（一九四二）五月中條山基地崩潰，第三軍軍長唐淮源、第二十七師師長王竣、九十八軍軍長武士敏先後陣亡殉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五月，太行山基地陷落，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勳被俘，新五軍軍長孫殿英僞裝投敵，第一戰區在黃河以北基地盡失。爲以後國軍反攻計，必須設法重建黃河以北的根據地，惟在敵僞和共產黨雙重盤據之下，進行極不容易。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奉准成立「晉冀豫邊區黨政軍工作總隊」，擔負這一項艱巨任務的人選，委員長指定由軍統局派遣。二月間，戴先生蒞臨洛陽，指導北方工作，與蔣鼎文長官商妥

，派喬家才爲總隊長，下分太行、中條、豫北三個大隊，每月經費八十萬元，由第一戰區編列預算。

戴先生對於工作總隊希望很大，非常重視這件工作，二月二十八日曾由洛陽致電軍統局第四處處長魏大銘：「……2.晉冀豫黨政總隊，目前最低限度，需要支臺一個，分臺四個，戰區長官部無法供應人機，希即計劃成立。而蘇魯皖豫邊區總部調查室，亦需要支臺一座，分臺目前至少要六個，希策劃建立，並希將辦理情形具報。」

可惜以後因戰事惡化，洛陽陷落；而經費猶係委任經理制，不能因法幣貶值，隨物價增高調整，工作推進困難，電臺始終沒有建立。

總隊部人事，派李敦宗爲副總隊長，趙憲卿爲主任秘書，李希純爲第一大隊長，秦紹武爲第二大隊長，周紹文爲第三大隊長。隊員由戰區長官部及軍統局介紹，預計訓練兩個月，派往工作地區：中條山、太行山、豫北，建立基地。三月下旬總隊部成立，四月中旬工作同志才陸續到達，開始訓練。但十七日敵軍已大舉進犯，二十二日鄭州淪陷，河南作戰的主力部隊爲副司令長官湯恩伯的十三軍，而副司令長官部和司令長官部中間，似有隔閡，很難同舟共濟。河南民間潛伏武力相當強大，副長官所部與民衆感情也欠融洽，地方民衆不但不協助軍隊對敵作戰，反而乘機解決部隊，收繳槍械，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就是在陝州爲地方武力所殺害。

戰況進展，隴海路正面由長官部指揮，四十軍李振清所部，打得很不差，阻敵人於虎牢關，但湯副長

官沒有阻住敵人從南向北進攻，嵩縣失陷後，很快打到龍門，龍門距離洛陽祇有二十五里，長官部向西撤退。五月二十六日洛陽淪陷，黨政軍工作總隊二十五日離開洛陽，經宜陽向盧氏撤退，在宜陽留置王明江、景震泰、葛健生等七八位同志，負責淪陷後的情報工作，可惜沒有電臺，不能發揮工作效能。

總隊部撤退到盧氏的洪澗，盧氏一度失陷，於是繼續西進，抵陝西雒南，這一條山路逃難的人接人，看不見頭尾，是一條幾十里的長龍，足有二三十萬人，蠕蠕前進。總隊部由雒南翻過秦嶺，抵達華陰。因洛陽不能收復，交通不便，工作不能開展，各大隊長雖曾到達目的地區，因潛伏不易，和總隊部連絡一次，往返費時，工作受到種種限制，後來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由陳誠將軍繼任，喬家才辭去總隊長職務，改派張鴻惠為總隊長。

## 唐新建湘鄂贛邊區

三十一年六月武漢區改為武漢站，唐新辭去區長職務，以熊秉謙為站長。他在敵區奮鬥了四年多，辭去敵區工作，在恩施住了一年多，名為督察，實際等於住閒。三十三年春天湯恩伯將軍邀他同劉培初到河南訓練流亡青年，他接受了這項工作，到了重慶，準備飛往西安，却被戴先生截留下來，約他在潄廬早餐，同席有劉培初、王新衡。

「聽說你要到湯總部去？」席間，戴先生問唐新。

「是的。」唐新說：「我正要報告戴先生，我認爲訓練流亡學生，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我也知道戴先生和湯將軍私交極深，幫他做事，我想戴先生一定會同意的。」

「我不同意！」戴先生笑着說：「飛機票我已代你退了。」

「我拿錢不做事，已經很久，心裡總覺得不安，而我的能力有限，很多工作幹不來，還是希望到河南去。」

「我已決定到東南前線視察，」戴先生說：「我要你陪我一同走走。」

「我在敵後工作四年多，身心都曾受到巨創。」唐新說：「雖說成績不如理想，但已竭盡棉薄。……」

「你那封長信，我已看過。」戴先生了解他有委屈，打斷他的話頭，很鄭重的說：「一切我都清楚，不必再說。這回是請你做顧問，因爲你對敵後工作，有豐富經驗。」

「只須三個月，同去同回，決不派你前方工作。」戴先生看他不願意，又補充着說。

「戴先生既說同去同回，你就不要再推辭了。」王新衡在旁邊幫腔，他祇好答應，不再去湯恩伯總部。

唐新陪着戴先生和梅樂斯一行離開重慶到東南去，三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到南嶽，視察中美第二訓練班到南嶽的第三天，舉行中美工作人員會議。

「既然第三期已經結業，何以遲遲不到前方工作？」席間一位美國上尉起立問副主任陶一珊。

「正在準備中。」陶一珊回答。

「現在不應討論訓練，也不是準備問題。」布魯基曼（L. G. Bruggeman）很不滿意，很激動地說「而是如何維持雙方合作問題。中美合作快三年，你們天天說準備，却一直不派人到敵後工作，我們對我國政府，實在無法交代。請不要忽略，對敵作戰，才是合作目的，不作戰，又何須多此一舉。」

「美國特種部隊選擇合作對象，是很嚴格的，也很苛刻。」戴先生對於布魯基曼盛氣凌人的驕傲態度，絕不會馬虎，很嚴肅地說：「你們總想以最小力量，獲致最大成果，而且把你們認爲重要的，置於第一優先。我們原先並非沒有突擊武力，因爲你們要求由你們重新訓練，所以重點才集中在訓練上。旣然重新組訓，當然影響作戰時間，坦白的講，我爲我的國家，盡了最大的努力來和你們合作，如果你們覺得不能和我合作，你們將無人可與合作。你們怎樣知道我們沒有準備派人到前方去？我的工作，不僅中美合作一事，我有我應考慮的理由，難道我有義務，將我國的一切，都無保留的告訴你們嗎？」

「我相信你已有安排，」梅樂斯聽了戴先生理直氣壯的話，使氣氛越發緊張，趕緊站起來，很婉轉和緩地問：「一定會符合中美雙方的希望，但不知戴將軍決定甚麼地區？派甚麼人負責？甚麼時候可以出發？」

「我已決定先建立『長江單位』，馬上就要出發，已經派定唐新同志負責。」唐新坐在戴先生旁邊，說完用手一指。

「戴先生不是說過不派我到前方工作嗎？」唐新着急地趕快問戴先生。

「我們明天早餐時再談。」戴先生小聲對唐新說，不要他繼續往下說。

美國人聽戴先生說馬上出發，都表示高興。梅樂斯走來和唐新握手，祝賀他成功。

「戴先生！長江單位，還是請你另派人負責吧！」第二天早餐，祇有戴先生和唐新，唐新仍舊不願意幹。

「這次請你同來，原不打算派你到前方工作。」戴先生說：「現在要你去，可說是美方逼迫太急，眼前沒有再比你更適當的人選。昨天會議，他們那種輕狂的情形，你能忍受嗎？無論如何，希望你再辛苦一趟，這一次中美合作所第一次派出去的工作單位，地區又極重要，由你負責，最為合適。」

為了戴先生的威信顏面，唐新非幹不可。戴先生對隨行的人事處長的簽呈，批了兩點：㈠工作單位名稱，定為「湘鄂贛邊區」，兼辦中美合作所業務；㈡長江中游敵後工作，統由該區指揮，由唐新擬定詳細計劃。美方提出要求，上起宜昌，下迄安慶，包括洞庭、鄱陽兩湖。這是一種不切實際，非邊區人力所能達到的，後來決定以洞庭、鄱陽兩湖之間為工作地區，將來情況許可，再為延伸，美方人員才算同意，區部根據地選定修水的漫江。美方派錢浦（Jooefh E. Champe Lieot）為隊長，和裴特洛斯基（T. J. Phtrosky）、羅伯特（W. G. Roberts）、斯力克（S. Shragal）、查查遜（E. Richrdson）、凱麥爾（L. Conel）等六人。以後第二批派來史廸亞（L. T. Stewart）中尉、鮑克斯（Dr. Balkns）醫生、杜理（Tnely）、狄爾（Delia）、雷德利（Ledi ）、巴理（Paglia）等六人；第三批派來克凌霄（L.T. Creshaw）上尉、威廉姆（Williams）、韋士特（West）、蘇德（Sovder）、陶爾地（Dociety）、徐立克（Hillikn）等六人，第四批派來奧德生（C. Otterson）上尉、華孔士（E. Watkins）中尉

、徐克士（E. Hix）少尉、鄒福士（Jefoss）少尉、克士（Keatls）少尉、陶一爾（Dogle）、克爾濫（Creven）七人，與德生代錢浦爲隊長。

南嶽中美訓練班畢業學員編成一大隊，彭宣爲隊長，作爲邊區的基本武力。另外電臺兩部，原定五月二十七日在長沙會合後北上，不意第四次長沙會戰開始，此路不通。又因錢浦私自和第九戰區接頭，自告奮勇，以邊區領到的器材，協助佈雷，而長沙、衡陽又相繼失守，延緩行期，祇好繞道廣東的韶關，再到江西贛州。從贛州順贛江而下，到浙贛路的漳樹鎮。這一段路程尚可乘船，比較方便。從漳樹鎮到修水縣的漫江，五百里旱路，攜帶九萬磅器材，需要一千三百多名挑伕來運輸，眞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唐新居然僱到大批挑夫，經過七天，七月十日順利達漫江，使錢浦等佩服不已。

唐新以湘鄂贛邊區區長兼三十集團軍調查室主任，展開工作，以羅澤厚爲書記兼調查室秘書，李品英以助理書記兼副主任，郭海鰲爲組長。第一步工作，建立岳陽組，鄧毅夫負責、漢陽組胡吉階負責、九江組藍瑞芹負責、湖口、浦圻、武昌、富池口、城陵磯等地設立小組；並由美國教官重新整訓裝備調查室的行動隊。八月二十九日，經過整訓後的行動隊，執行破壞粵漢路蒲圻大鐵橋的任務。原計劃炸垮兩座橋墩，由錢浦設計，有經驗的工作同志，認爲他的設計炸不垮橋墩，而錢浦堅持他的計劃，結果祇破壞了橋面鋼架的鐵軌，沒有達到預企目的。就這樣，敵人還費了十一天時間才修復，邊區工作，可說旗開得勝。不幸，在任務完畢，返回基地的時候，沈辰彪和戴定國於通過敵軍碉堡，被敵機槍掃射，同時殉職。

# 黃榮杰營救方先覺

三十三年五月敵第四次進犯長沙，第二、第三次長沙大捷，均由第十軍防守，這次守軍爲第四軍，軍長張德能沒有堅守，六月十八日長沙失守。敵陷長沙後，迅速鑽隙前進，二十六日攻佔衡陽郊外的飛機場，陸空聯合，步砲協同，展開對衡陽慘烈攻擊，二十九日並用芥子毒氣攻城。守軍第十軍軍長方先覺眞是一位驍勇善戰的大將，決不放棄守土，在廢墟中，率部堅強抵抗四十多天，官兵傷亡殆盡，而不屈不撓。戰到八月八日，已經戰到無力抵禦，敵軍衝入市區核心陣地，攻佔中央銀行軍指揮部。方軍長雖想自殺，也來不及，因而被俘。日本戰史敍述衡陽戰役：「敵人守將方先覺將軍爲一驍勇善戰之虎將，……其孤城奮戰之精神，實令人敬仰。……亘四十餘日之激戰，尙無一人向我投降。」

戴先生於方軍長被俘後，立刻電令湖南站站長金遠詢，不惜任何代價，必須從敵人手中救出方先覺軍長，以砥勵忠貞。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不過軍統局的同志看來，任何困難任務沒有完成不了的。三十年夏中條山會戰，二十七軍由太行山進入太岳區，被敵包圍，軍參謀處何處長，副官處蔣處長，參謀處第四科李科長被俘，囚在長治城內，打算下一次進犯二十七軍，好利用他們。軍統局晉東南站就把他們救回太行山區。

金遠詢把這一項任務交給衡陽組組長黃榮杰，他是衡陽人，短小精幹，膽大心細，是一位腳踏實地的

幹部。當時敵人囚禁俘虜的地方有好幾處，第一步需要調查清楚，方軍長關在那一座戰俘收容所，才能進行營救。他選擇了幾位幹練的同志，規定好聯絡的方法，命他們化裝成難民小販，混進城裏，故意讓日本人抓去做苦力，以便進行調查黃茶嶺脚的義大利天主堂、雁峯寺壽佛殿和西郊天馬山的各戰俘收容所。

調查清楚方軍長被囚的確實地點、四周環境、地形地物、出入道路、敵軍警戒情形、崗哨位置、監視戰俘的各項措施和一般習慣，再擬定執行的計劃。他們知道方軍長苦戰四十多天，疲憊不堪，戰俘收容所醫藥缺乏，飲食不好，患了嚴重的痢疾，形容枯槁，行動無力，敵人對他的監視，逐漸鬆弛。同時敵人對他非常尊敬，也和對其他的戰俘不同，已經形成最有利的客觀脫險環境。

九月五日深夜，風雨交加，天氣寒冷，敵軍正在蜷縮酣睡，黃榮杰潛入天主堂，摸到樓上方軍長被拘禁的房間。方軍長正在睡夢中，被黃榮杰輕輕叫醒，三言兩語，表明他的身份和營救使命。他先由窗戶跳出去，再接應方軍長跳下來。天主堂是依傍山勢建築的，由樓窗跳到山腰，並不太困難。

黃榮杰引導方軍長急行，鑽隙脫離敵人的警戒線。再用事先準備好的滑桿，抬着方軍長，逐段護送，到達洪羅廟我軍游擊基地，安全脫險。方軍長由游擊基地到達芷江，再乘飛機飛往昆明，轉往重慶。方先覺軍長自被俘到救出，還不到一個月。因為黃榮杰計劃周到，冒險犯難，完成任務，政府授以七等雲麾勳章。

## 湘鄂贛邊區行動隊

因爲南嶽學員編成的大隊，遲遲不到，工作無法推動。唐新爲使邊區工作積極進行，符合美國方面的願望，決定在梁塘設一訓練班，訓練時期三個月，由邊區各專員公署，各縣長保送中學以上畢業學生，年齡在二十左右者，第一期二百五十人，居然有大學畢業生來參加的，可以和美方人員英語談話。軍校各期學生，西南游幹班畢業者，也有來投效的，所以軍事幹部和翻譯官都有了着落。初名「梁塘訓練班」，後奉命改爲「中美合作所第二技術訓練班」，以唐新爲副主任。傅燧煌、柳建維主持教務，唐之盛、孫震光、李靖等擔任隊職，前後訓練三期。邊區和訓練班之補給，得地方行政當局幫忙，故無困難。如贛北專員康景濂，湘北專員王剪波，修水縣長陳維德、蒲圻縣長蔡天祚、陽新縣長管愼之、通城縣長李少懷、崇陽縣長岳斌最爲出力。經費方面得江西裕民銀行漫江辦事處主任徐天民、湖北省銀行大源分行經理龔薰南予以週轉，得能度過難關。

三十集團軍調查室範圍太小，不足以開展工作，唐新呈請成立「湘鄂贛邊區行動總隊」，員額三千四百五十人，戴先生不但核准成立，編制員額定爲九千六百人，出乎唐新意料之外。總隊轄若干支隊及一直屬大隊；支隊轄三大隊及一直屬中隊；大隊轄三中隊及情報、狙擊等組；中隊轄三分隊，分隊分三組，每組十人。每大隊有五十挺湯姆生機槍、三十支卡賓槍、五支狙擊步槍、三個火箭發射器，及若干手槍。

總隊組成，唐新爲總隊長，湯山爲副總隊長，趙公卿爲主任參謀。十一月梁塘訓練班第一期畢業，混合南嶽班畢業學員，編成第一支隊，以周挽瀾爲支隊長，郭揮日爲副支隊長、曹戎爲支隊附兼大隊長，葛

文高、張宜慶爲大隊長。以贛北鄂南爲工作地區，美員裴特洛斯基等携帶電臺，隨同工作。三十四年二月，以第二期結業學員編成第二支隊，蔡天祚任支隊長，蕭琪任副支隊長，凌雲任支隊附，費盤銘、鄭宗孔、黃正中任大隊長，以鄂南湘北爲工作地區，美員狄彝等隨同工作。第三期結業後，編成第三支隊，由唐之盛代理支隊長，何希濂爲副支隊長，葛賢甫爲支隊附，熊成章、董人龍、葛國華爲大隊長，以鄂南爲工作地區，美員雷德利隨同工作。

行動總隊成立後應十四航空隊請求，成立十二個偵察站，自湖口至城陵磯。營救過七名十四航空隊的飛行員，經錢浦一再要求，兩次空投補給，一次是三十三年十一月三日，三架運輸機，四架戰鬥機保護，從昆明起飛。第二次空投是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兩架運輸機，三架戰鬥機保護，投下大小木箱四十件。

因爲第四次長沙會戰，長衡失守，再陷柳州、獨山，湘鄂贛邊區國軍完全調走，共產黨王震部從陝北星夜南下，滙合江北大別山、鄂東一帶的共軍，渡江南下，企圖佔據湘鄂贛邊區。三十四年二月五日開始進攻行動總隊基地修水。唐新一面急電戴先生，向委員長建議，設立邊區剿匪總部，責成三十集團軍全力對付王震；一面堅守修水基地，準備應戰，除構築工事，編組防守外，組織每隊三十人的狙擊隊，潛伏溪口以東山區險要地點。匪軍時進時退，進擾達一週之久，終不得逞。

二月中旬邊區剿匪總部成立，副長官王陵基坐鎮修水，指揮七十二軍及九十九軍圍剿，王震才竄回江北。

# 長江單位工作成果

湘鄂贛邊區行動總隊是和美國人合作的單位，在中美合作所的美國人叫做「長江單位」。是在敵後和敵人短兵相接，不斷接觸的戰鬪部隊，在短暫的八個月當中，破壞和襲擊敵人，多達一百一十三次。值得詳細敍述的如下面的幾件工作：

箬溪之戰——第一支隊第一次出擊的目標，選定修水北岸武寧縣的箬溪，時間是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因爲從修水到贛北沿江一帶工作，必須通過箬溪。這是敵人最堅強的據點，碉堡多，守軍經常在五百人以上，一個大隊的兵力。我們沒有重砲，不能攻堅，需要把敵人誘出碉堡，再來殲滅。第一支隊到達市口，敵人已經發覺，他們以三百人分成兩隊，埋伏在箬溪附近山上，準備我們通過時出來襲擊。老百姓把敵人的行動告訴我們以後，派葛文高和張宜慶的兩個大隊，在夜間爬過山嶺，繞到敵後埋伏。楊春雲和張俊民兩個中隊，在正面誘敵出擊，二十九日下午四時，兩中隊越過碉堡，將達山脚時，敵突出攔擊。我到達有利地帶，據險還擊，葛張兩大隊，從後包抄，以湯姆生機槍掃射。三處碉堡敵人出來支援，被周挽瀾支隊長所率曹戎大隊及章正大的直屬中隊攔擊，將敵隔斷，各個擊破。激戰一小時，敵死傷在百人以上，我只輕傷四人，是很漂亮的一仗，全由副支隊長郭揮日所設計指揮，美國人高興的把錢浦抬起來。

富池口炸船——長江中游敵船行駛，多靠北岸，故在南岸工作，機會較少。三十四年一月十八日第一

支隊第三大隊接獲馬頭情報通知，敵大型貨輪及客貨兩用輪船各一艘，滿載軍用品，由砲艇一艘護送，從武穴起碇上行，深夜四時經過富池口江面。佈雷人員分前後兩排，將水雷放置江面。客貨船先行經過，一枚水雷從船右爆炸，船向右傾斜，不久沉沒。大型運輸輪接踵而來，聞爆炸聲，想轉舵逃走，旋流反使兩枚水雷流入船底，同時爆炸，第二天黎明沉沒。敵砲艇向南岸發砲，預伏江邊的第二大隊，借敵砲火光，以重機槍掃射，受創逃逸。

錢家湖爆破——第一支隊編組的鄱陽挺進隊，以民船裝載炸藥，覆以雜糧，冒充僞軍，從博河上游磨溪頭順流入鄱陽湖，於湖濱草叢中裝配成二百二十磅的詭雷三枚，選擇星子錢家湖上三里爲施放地點。五月九日得悉敵運輸船隊大小木船五艘，由拖輪拖行，滿載軍用品，從湖口上行。晚六時，抵達錢家湖，正擬靠岸，浮雷直衝敵船，四艘全炸毀。返回途中，黔訓班胡彝遲被襲擊成仁。

破壞瑞昌大橋——瑞昌爲贛北交通樞紐，城外大橋長四千多尺，兩端都有碉堡，橋中搭蓋哨棚，敵軍防守很嚴，進行破壞，很難接近，於是第一支隊，藉襲擊敵人來實施破壞。瑞昌城內及三處碉堡有敵一大隊，約四百人。距城八里是我們必經之處，駐有僞軍金亦吾一個團，團長陳賡早和我們有聯絡，願意協助工作。六月一日陳賡挑選一個排僞裝叛變槍戰，以掩護第一大隊推進。二日拂曉，以一大隊繞到橋東，配合八門火箭發射器，猛攻橋東碉堡，另以兩大隊佯攻瑞昌城，阻敵出城，以主力攻擊橋西碉堡。爆破人員乘機涉水敷設炸藥，大橋炸燬大半，碉堡全毀，敵死傷近百人。我吳光乾、徐淼、何立春、梁瑞石陣亡。

大畈襲敵——通山是湖北東南角的交通據點，公路上敵軍往來頻繁，二月二十六日第二支隊到達横石潭，選定大畈、通山中間的西坑段爲襲擊地點，二十八日下午二時，敵大卡車七輛，中型貨車兩輛，自大畈向西駛行，費盤銘大隊猛烈襲擊，四輛起火焚燒，三輛被擊燬。斃傷敵兵十七名，俘韓國駕駛四名。反囘時，通山敵傾巢出擊，和我鄭宗孔大隊激戰四十分鐘，因直屬中隊從袁莊高地衝下夾擊，敵才撤退。我陣亡學員王威、曾憲發、陳培烙三人，敵遺屍兩具。

爆破横溝橋——粤漢路咸寧北面，賀勝橋和官埠橋之間，有一個小站横溝，有一座鐵橋，附近堆有大批枕木及倉庫。四月七日夜，第二支隊前往爆破，以一中隊佯攻官埠橋，牽制敵人，再以美製縱火彈燃燒枕木，誘敵出來救火，然後爆破鐵橋和三座倉庫。敵死傷不詳，我兩人受傷，美員狄鼐也受輕傷。

陸溪口佈雷——陸水及其支流經咸寧、蒲圻、崇陽，在赤壁下十里入長江。山洪爆發時，河流奔瀉，長江船舶須沿北岸行駛，而北岸爲一袋形曲道，宜於佈雷。第二支隊組成一爆破隊，由支隊附凌雲率領，化裝漁民、竹簰水手，冒大風大雨偵察試驗多次。已偵知敵陸溪口砲艇已撤除，每隔一日巡弋一次。五月九日敵三艘大型運輸船，滿載軍用品上駛，又值山洪以後，將大型水雷三枚佈置敵船必經水道，上午十一時，敵運輸船經過，觸雷爆炸，一艘沉沒，一艘重傷。

破壞趙李橋——第三支隊成立較晚，但工作也很積極，破壞粤漢路趙李橋，使敵運輸受阻，須在咸寧卸下，經公路運到羊樓司，經過九天搶修，堆集枕木，上敷鐵軌，寃強通車。

行動總隊對十四航空隊所提供的情報，也很有效，他們對長江佈雷，和轟炸目標，多依據行動總隊的情報進行，成效很大。

抗戰勝利後，唐新因湘鄂贛邊區工作成績輝煌，國民政府頒贈四等寶鼎勳章。

## 周榮破壞錢江大橋

民國三十三年夏天，忠義救國軍奉到戴先生的密令，挑選各爆破隊的精幹隊員十五人，聽候擔任特種任務。總部除了挑選備用人員，並派第二縱隊第六團副團長周榮爲領隊。九月間，中美合作所連絡官偕同美國爆破教官四人，抵達忠義救國軍總部，舉行會議，會開完立即召集選拔好的人員，宣佈任務——破壞錢江大橋。

爲什麼要破壞錢江大橋？因爲美軍擬在杭州灣登陸，直搗南京、上海，摧毀敵僞政治經濟中心，迫使敵軍早日投降。而錢江大橋爲浙東通往杭州的交通要道，敵軍在浙東沿海：鎭海、寧波、定海、象山、臨海、溫州等地，佈置有重兵。一旦美軍在杭州灣登陸，駐在浙東各地的敵軍，必定要循杭甬鐵路，北上馳援，勢必對美軍形成腹背受敵的態勢。所以，爲使美軍登陸，減少顧慮，延緩敵軍增援，破壞錢江大橋，爲必要的手段。

十月初，周榮率領全隊人員和美國教官、翻譯官，携帶八百磅炸藥和應用器材，從瀦縣方元舖基地出

發。爲了美國教官的安全，避免敵人注意，晝伏夜行，抵達大橋上游四里多的塔渡口。這個渡口是過去進香的人們到六和塔的搭船渡口，自從大橋建成，已經廢棄不用，尙有十幾戶居民。周榮把器材和炸藥埋藏妥當，過了一天，率領六位隊員和兩美國教官，偸渡錢塘江，抵達六和塔江邊，趁黎明前登上六和塔的頂層，以望遠鏡窺探大橋。

早晨，旭日初升，天氣清朗，江水平靜，錢江大橋和兩頭的景物，全收眼底。錢江大橋全長一千四百公尺，正橋有十六孔，南北兩岸引橋有四孔，橋面分上下兩層，上層通行汽車和行人，下層爲火車鐵軌，由杭州到寧波的鐵路所專用。橋的兩端各建有堅固的堡壘，設有輕重武器的槍巢。橋面上每隔一百多公尺，設立崗位，都由日本兵防守監視。距離大橋兩端七十多公尺的地方，各設有僞軍僞警檢查處，嚴密檢查來往車輛、貨物、行人。因此，白天進行破壞，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趕快離開塔頂，隱伏在江邊的蘆葦中，等待天黑。

夜間，再度登臨塔頂，發現橋面兩邊遍置水銀照射裝備，燈火通明，江面反射着閃閃銀光，如同白晝。週圍景物，巨細無遺。橋面的崗位和崗位之間，又派有流動哨兵，來回巡邏。美教官觀察了再觀察，認定無懈可擊，沒有辦法實施破壞，乘夜循原路返回渡口。

在渡口分析檢討結論是：㈠錢江大橋的橋基非千磅以上的炸藥，不能夠徹底炸燬；㈡實施白天強行破壞，非營級以上的兵力進行突擊，不能奏效。但是營以上兵力移動，容易被敵人事先發覺，預先防衞，未

必能夠接近大橋。㈢實施夜間破壞行動，當地無法找到必需的工具快速機動汽艇，且無法接近目標，進行破壞。根據這三點結論，報告總部，請示行止，很快得到復電：「妥為保護美方人員，迅速撤返總部。」

但是戴先生的毅力是不達目的絕不停止，他的命令不能打折扣。周榮接到戴先生的親筆信，大意是：「盟軍為提前結束戰爭，才決定在中國登陸；為使登陸順利，才決定破壞錢江大橋。今美方人員中途知難而退，吾人不能因其放棄而不為。打倒日本軍閥，雪恥救國，乃吾人份內責任，故仍應排除萬難，完成任務。希望以不成功則成仁的決心，繼續進行，以完成此一神聖使命。」

十二月初，周榮又組成二十人的爆破隊，携帶一千二百磅炸藥和必要的器材，從總部出發。為防止塔渡口的老百姓洩漏了上次的秘密，改以距大橋上游六里的麥林河為據點，電臺則架設在距離據點三里多的諸村，以策安全。同時分別派遣隊員偽裝鄉民，偵查錢江大橋附近和沿江的地理環境，以便擬定執行計劃，但仍無良策。

最後擬定一個破釜沉舟，不成功則成仁的破壞方法。搜購棄而不用的大小渡船各一艘，在船底的前中後各鑿銀元大小三個孔洞，用裹破布的木塞塞緊，使江水不能滲入船裏。然後將炸藥裝入艙裏，接上雷管和發火器，上面覆蓋稻草。於夜間順流而下，快到橋基的時候，將木塞拔掉，讓江水浸入。船到橋基，剛好下沉，同時引發發火器，令炸藥起爆，使橋和執行人員同歸於盡，而完成任務。但是橋面燈光既如同白晝，又有巡邏哨兵，很可能在未達到目標以前，就被敵人發覺，而被擊沉，那就全功盡棄了，所以一再考

慮，不敢輕舉妄動，必須等待有利的機會。

三十四年二月三日的早晨，周榮推門望外，寒氣逼人，大雪紛飛，對面看不見人。周榮高興的跳起來，天助他成功，趕緊按照預定的計劃着手準備。但是等他們準備好的時候，大雪停止，視線開朗，無法進行。也許大雪還會飄落，臨時改變辦法，把一千二百磅炸藥集中裝在大船上，小船作爲執行人員逃生的工具。

"下午七點多鐘，雪花又開始飄落，越下越大。周榮率領五人登上大船，一人掌管小船，由大船拖着前進。其餘人員撤離麥林河，保護電臺，轉移到預定會合的安全地點。大小木船沿錢塘江順流而下，如墜五里霧中，向目標前進。將抵大橋；因燈光反射，一片迷茫。突然間，大船震盪，始知已觸到橋墩。合力將船身穩定橋墩旁邊，趕緊將預備的竹索綑繞橋墩，然後拔去木塞，使江水浸入船內，徐徐下沉。船越下沉，就越靠近橋墩。

周榮親自拉發火器，然後大家乘上小船，順流而下。十分鐘後，轟然一聲巨響，時間是二月四日一點五十分鐘。一千二百磅TNT，威力強大，執行人員歡呼雀躍，趕緊靠岸，向預定會合的地點疾進。事後，杭州日報刊登消息，錢江大橋第六第七兩橋基受到嚴重破壞，杭州到寧波的鐵路交通中斷，完成了戴先生的命令。美國教官認爲不可能達成的任務，終於由周榮率領的爆破隊完成了。

（本節由馮沛森先生提供資料）

## 拒絕歡迎閱兵宴會

綏遠陝壩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傅作義，對於中央到綏遠的中央大員，招待很費心機，宴會、閱兵、民衆歡迎大會，臨走還要贈送一些土產。張治中到過陝壩，就用這一套來招待他，回到重慶以後，贊不絕口。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三十四年也到過陝壩，接待更爲隆重，爲了請這位外國將軍閱兵，早在三個月以前，就開始準備了。騎兵要參加檢閱，把所有的馬匹大加調整，按照毛色分類，白隊的馬匹一律白色，黑隊的一律黑色，既美觀又整齊。騎兵的技術表演，不亞於馬戲團。宴會更是別出心裁，一次晚宴，佈置在天主教堂的樹林裏，樹枝上懸掛着彩色小燈炮，樹林裏放出輕鬆的美妙音樂，在荒寂的後套，居然會有那種境界，那種氣氛。那不是戰區，是天上的仙境。魏德邁經過這番招待，認爲傅作義的部隊是中國最好的部隊。

三十四年三月七日戴先生偕梅樂斯飛往陝壩，主持中美第四班畢業典禮。戴先生當時所負的責任，不知超過張治中之流多少倍，況且還携帶着委員長給傅作義的親筆信和五百萬法幣，可說是代表委員長的身份，分量不是很重嗎？下飛機以後，先被招待到副長官部的招待所「塞上新舍」，一會兒傅作義來，共進午餐。餐後，戴先生和梅樂斯要到「大順成」訓練班，傅作義堅留住在塞上新舍。

「謝謝！」戴先生說：「他們美國人的習慣，每到一個地方，一定要同他們的官兵生活在一起。」

戴先生到達大順成沒有多久，副長官部的趙秘書特來致送當天晚宴的請帖，副主任高榮把請帖送給戴先生。

「中午已經吃過長官的飯了，不必再叨擾了！請他回去代我謝謝長官。」戴先生交代高榮，辭謝晚宴。

「那怎麼行呢 」趙秘書說：「中午是便飯，不算請客。何況還有美國人同來，咱們不能失禮。如果戴先生眞不答應，你敎我怎樣交代長官？子欣兄，無論如何，要請你幫這個忙，要請戴先生答應下來。」

「戴先生的脾氣，說一不二，我才不去碰釘子呢！」高榮答覆趙秘書。可是趙秘書像熱鍋上的螞蟻，着急得團團轉，他回去交不了差，死纏活纏，非要高榮再去請示不可。高榮被纏不過，祇好硬着頭皮再去試試，把趙秘書不走的情形報告了戴先生。

「我看你們越革命越糊塗了！」戴先生說：「我們怎麼能够一再打擾人家呢？中央人員最糟糕的，就是每到一個地方，讓地方招待，多花錢，增加老百姓的負擔，無怪人家看不起。」

夜裏，副長官部又派人來邀請戴先生和梅樂斯參加明天上午閱兵，下午民衆歡迎大會，夜晚陝壩各界歡宴。來人怕戴先生拒絕，先向高榮說：「副長官的意思，戴先生是自己人，怎麼辦都沒有關係。可是還有美國人，不能太慢待人家。昨天晚上副長官部的宴會沒有舉行，副長官覺得很不好意思，明天的一切節目，無論如何，請戴先生不要再推辭。」

「戴先生說，」高檠請示以後，把戴先生說的話轉告給來人：「他祇有三天的時間在這裏躭擱，有許多事情要處理，實在分身不開，務請代他謝謝長官。」

第二天，戴先生忙了一天，上午畢業典禮，中午和學員聚餐，下午點名。夜裏發出宴請綏遠省政府廳處長，副長官部各處長。原擬他和梅樂斯聯名，最後由他一個人出名，大概是因爲副長官部，口口聲聲美國人，崇洋心理太濃厚的緣故吧？

第三天正式拜會了副長官，送去五百萬元和委員長的親筆信。處理了第四班的問題，因爲傅作義向委員長要求，由他接辦中美班，攻擊中美班辦得不好，所以不能不把副主任和教育長調換。

戴先生不但拒絕了副長官部的宴會、閱兵、民衆歡迎大會、各界領袖公宴，反而以中央大員身分宴請了地方文武高級官員，代表委員長致慰勞之意。這一套作風，獲得陝壩民衆的喝采，產生了對中央的崇敬和信心。

## 十里原鴉片煙之戰

三十三年八月陝西省政府主席祝紹周知道梁幹喬動員工作做得很有成效，警備班紀律精神都好，於是把梁幹喬原來所轄的耀縣、栒邑、淳化三縣的專員區，擴大爲五縣，加入同官和宜君兩縣。這一年十二月駐防的三個保安團，經共產黨兵運滲透，譁變逃散。梁幹喬奉命，以他的警備班改編補充，不到三天，就

編成三個團，擔任防務。

共產黨在陝北大種鴉片，既可以鴉片毒化政府區域，又可以套取政府區域的財富。許多土豪劣紳，不肖保甲長為貪圖暴利，和共產黨勾結，進行販毒走私。梁幹喬決心禁絕鴉片走私，不准運入政府區域，一再聲明，販毒者處死刑。三十四年一月十八日到二月十八日，一個月內捕獲毒販七十八人，槍斃主犯三十四人。因而毒販裹足，不再猖獗。共產黨的財源都被梁幹喬截斷了。

共產黨又想瓦解梁幹喬的警備班和新編成的三個保安團，利用士兵親戚等關係，進行滲透，煽動士兵携械逃往共黨區域。沒有想到梁幹喬的部隊，經過動員指揮部嚴格訓練，政治水準非常高，忠勇團結，混進部隊做兵運工作的共產黨，不被逮捕，就被驅逐。共產黨恨透梁幹喬，既然兵運方法瓦解不了他，那就祇好用武力來收拾他了。

共產黨開始調集兵力，向我正面壓迫，主力由十里原進窺我碉堡線虛實，想一舉消滅梁幹喬的警備班和新編成的保安團。梁幹喬的情報確實迅速，當他得到共產黨從十里原向我進攻的情報以後，決定來一個先發制人，三月十八日夜向十里原威力搜索。梁幹喬的日記：

三月十八日：「夜十時，我梁連、強連、王連、督排出發。今晚調動四個連又一排，出擊奸匪據點十里原。這是我忠勇的警備班兵第一次出擊，亦是在五、六年來苦心訓練警備班的第一次使用。」

三月十九日：「今天三時五十分即起床，佈置十里原事。六時半率第一連、迫砲排、機槍排、二十連

赴通潤督戰。」

這一次梁幹喬向十里原威力搜索前進，和共產黨打了一仗，證明他的警備班的戰鬪紀律和戰鬪技術都很優良，是一支能征善戰的隊伍。

三月二十四日：「十里原之戰，傷匪團附一、死營長一，傷亡連排長八人，匪兵傷亡百餘名。敵兵力在二團以上，蒙極大損害。」

十里原戰爭以後，共產黨了解了梁幹喬的隊伍，並不是烏合之衆，而是一支訓練有素的隊伍。兵運失敗，戰鬪又失敗，於是發動了土豪劣紳，向省政府告狀，現在祝主席信任你，改向監察使署告狀，在共產黨策劃之下，這一次告狀成功了，梁幹喬被提出彈劾，梁幹喬辭職了，抵抗共產黨的長城拆毁了。

## 吉章簡出長巡察處

交通部爲了維護戰時的交通安全，在桂林設有「交通隊警總局」，以蔣鋤歐爲局長，軍統局陳紹平爲副局長，負實際責任。轄有五個交通警備支隊，約有九個步兵團的力量，負責鐵路、公路、航路的警衛。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九月交通隊警總局奉命撤消，成立交通警備司令部，兵力仍爲五個支隊，分駐鐵路、公路、機場、及倉庫，負責警備及押運軍用品。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四月，改隸軍事委員會。

又軍事委員會有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戴先生任處長，張炎元任副處長，下設三十一個檢查所，三十

三個檢查站，一個交通巡察總隊，負責交通檢查，以及維護水陸交通安全。

財政部緝私署有七個稅警團，四個獨立營，一個電訊總臺，二個區臺，九個甲種分臺，十個乙種分臺。三十二年秋戴先生辭去署長兼職，由宣鐵吾繼任，三十三年緝私署也取消。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奉命合併以上三部，成立「交通巡察處」，直隸軍委會，由軍統局指揮運用。處設處長，下設五組五室。將所有部隊編併為十個交通巡察總隊，一個直屬流動巡察大隊；每總隊轄四大隊，每大隊以官兵五百七十六人編成。各地所站，則按需要重行調整，負責維護水陸交通，檢查軍事運輸，取締交通路線非常檢查，協助海關緝私。

處長人選，由戴先生負責推薦。因為軍統局缺乏有帶兵經驗的高級幹部，必須另外物色。戴先生想調新七軍軍長吉章簡，而胡宗南不肯放走。後來委員長發動青年從軍，先調各部隊優秀幹部到東南訓練班受訓，再擔任青年軍的各級幹部。吉章簡也是調訓中的一位，但是他並沒有到青年軍任職，而派為交通巡察處處長。

戴先生為甚麼選中吉章簡來任這一項職務呢？因為他是黃埔同學中傑出的人才。他任憲兵第四團團長，肅清日臺浪人、漢奸，破獲福建全省共產黨潛伏組織。在上海任保安總團長，對日本軍閥的間諜予以有效的打擊和破壞。他任預備第六師師長，以新成立不久的部隊，參加武漢保衛戰，一直戰到最後，才撤離。勇敢、廉潔、負責、細心，具備了許多優點。因為戴先生對他的歷史這樣清楚，所以才選中了他。

當吉章簡向戴先生請示整訓方針時，戴先生告訴他的，並不是目前的整訓工作，而是抗戰勝利後的重要措施，戴先生說：「抗戰勝利後，各方必疏於防範，而共產黨必乘機而起，作全面叛亂。爲使我戡亂大軍能機動靈活起見，交通的維護是戡亂最重要的措施，務必盡全力來維護交通安全和暢通。我軍統局所屬各部隊，對游擊戰經驗豐富，必要時和共產黨展開游擊戰，必能勝任愉快。官兵對情報訓練，也有相當基礎，可以制服匪諜活動。希望加強訓練，綿密準備，使能充實戡亂力量。」

這段談話是在三十四年四月間，距離敵人投降四個多月以前。戴先生對敵人投降以後的情形，預料的這樣清楚，怎麼能不令人欽佩呢？

## 郭履洲的水上大戰

三十四年春，戴先生親赴東南，加強忠義救國軍戰鬬部署，區分爲三個作戰指揮區。阮清源爲淞滬區指揮官，郭履洲爲溫臺區指揮官，張爲邦爲副指揮官，鮑步超爲杭鄞區指揮官。

溫臺區指揮部設於瑞安的玉壺，轄中美合作所第八班訓練裝備完成的教導第九營，營長陶鳳威；教導第十營，營長吳公達；教導第十一營，營長洪竹筠；獨立第一支隊，隊長崔傑；特務大隊；水上大隊。

當時福州陸地不通鐵路，交通不便，在敵人戰略上不很重要。敵在太平洋節節失利，美軍先後收復瓜加林島、安尼威吐克島，塞班島、關島、馬尼剌。在中國大陸上發動第四次長沙會戰，長衡失守，危及西南

。實際已成強弩之末。三十四年六月上旬，福州敵獨立第六十二旅向北撤退，經連江、羅源、寧德、霞浦、福鼎，到達浙江邊境。永嘉敵黎岡支隊主力經瑞安南侵，迎接北上敵軍。六月九日會師平陽，共同北竄。

溫臺區指揮官郭履洲根據情報判斷，敵必乘夜橫渡瑞安以南的飛雲江。但飛雲江既無橋樑，又無船隻，數千名敵人渡江，勢必等待徵集渡船。江南岸有一榨油廠、一碾米廠，敵一定會作爲休息場所。於是選出勇敢而長於游泳的官兵十幾人，背負爆破器材，潛渡飛雲江，將炸藥地雷埋在這兩個廠內，定好爆炸時間，退回北岸，密切監視。日落後，敵軍陸續到達，等到午夜，轟隆數聲，相繼爆炸。

敵人長途跋涉，疲勞不堪，正在酣夢中，遭遇突變，驚惶萬狀，不但炸死許多，惶亂奔波，自相踐踏，亂槍齊發，也死了不少。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戰鬥，敵人沒有看見我們一兵一卒，死傷慘重，肝膽俱裂。

六月十六日敵獨立六十二旅和黎岡支隊殘部抵達永嘉，旋卽渡過甌江，繼續北竄，黎岡支隊留一大隊死守永嘉，以防我軍尾追襲擊。郭履洲事先已買通留守部隊的翻譯官，協助我工作人員將定時炸彈埋設在中山公園附近敵大隊部內。同時陶鳳威率教導第九營，胡公達率第十營，洪竹筠率第十一營，由西南分三路進攻永嘉，以定時炸彈爆炸爲訊號，同時向城內敵人猛攻。十八日臨晨，炸彈爆炸，三營同時猛攻，敵不敢抵抗，倉皇從東門逃走，夜間渡江，狼狽擁擠，溺死不少，這就是「中華民國大事記」所記的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十八日「浙東國軍光復永嘉」。

永嘉的黎岡支隊的留守大隊撤退時，以一百多人從甌江順流而下，向濱海的銅頭撤退，企圖誘我軍追擊，使主力安全北撤。郭履洲料敵機先，不受欺騙，窮追主力不捨。駐銅頭僞軍大隊長陳榮博，早已秘密編爲溫臺指揮部的水上大隊，敵人並不知道，打算到達銅頭後，依賴陳榮博。陳已接到郭指揮官電令，相機殲敵，於是陳榮博率水上大隊排列岸上，敵人以爲歡迎他們，毫無戒備。等到敵人登岸，亂槍齊發，擊斃百人，生擒三十多人，無一倖免，我們不傷一兵一卒，又是一次全勝。

當黎岡支隊的留守主力渡江北竄時，郭履洲指揮官命獨立第一支隊長崔傑，速往舟山率第一、第二兩大隊，馳往椒江北岸埋伏，準備截擊北竄敵軍。獨立第一支隊係經溫臺指揮部秘密收編的舟山部隊，第一大隊長陶志山，第二大隊長李謙益，這次奉命出擊，奮勇異常。追擊部隊待敵渡椒江時，收復海門。渡江敵軍遭我獨立一支迎頭痛擊，傷亡慘重。但陶李兩大隊尚未經中美班訓練裝備，武器太差，不但不能將敵全部消滅，反而傷亡一百多人。可知現代戰爭，戰志固然重要，而武器更爲重要。

追擊部隊收復海門以後，立卽渡江，滙合獨立一支隊的一二兩大隊，繼續向北追擊敗退敵軍。原駐寧海的敵軍出城掩護迎接，黎岡殘部才進入寧海。我追擊部隊分別佔領寧海西郊的尙敎寺，東郊的東門頭，居高臨下，向城內敵人猛攻。但敵人砲火熾烈，我軍缺乏重武器，無法繼續攻擊，乃退到寧海西南的桑州，敵乘勢出擊，因桑州地形於我有利，敵不得逞，退回城內。第二天敵人無條件投降。

敵人投降，郭履洲奉戴先生電令，迅速開往浦東，會合張爲邦潛伏川沙、南滙一帶的部隊，相機進駐

上海。溫臺指揮部的部隊由海門分乘水上大隊集中的三十多艘帆船，冒惡劣天氣北上，梅樂斯笑謂中國唯一的海軍。北上船隊，以特務營分乘三艘帆船爲先頭部隊，達到臺州洋面，遇從福州撤退的敵機帆船一艘，載敵兵一百多人，突向我發砲，孫營長乘坐的指揮船的三桅被擊斷兩桅，舵手也中彈墜海。士兵死傷十幾人。我軍砲火射程不遠，無法抵抗，乃冒險靠近敵船，集中火力還擊，敵傷亡慘重，祇剩四十六人，被我全部俘虜，這是八年抗戰的最後一次海戰。

在蘇北的共產黨新四軍，企圖乘機佔據上海，郭履洲在海上接到戴先生的命令，轉往蘇北，防止共產黨部隊南下，遂在啓東登陸，遭共產黨部隊襲擊，激戰三晝夜，終被我軍擊退。又十月間共產黨粟裕所部，以四團圍攻崇明，縣長沈宏達急向副指揮官張爲邦求援。張率孫新民營馳援，戰鬬激烈，將粟裕所部擊退，會合南滙餘衆，分乘帆船二十多艘，逃往蘇北，長江以南的共產黨的武裝力量才被肅清。

## 徐州僞軍保衞徐州

抗戰進入第八年代，敵人雖在中國戰場上，作垂死的掙扎，到處蠢動；而太平洋上，美國海空軍聯合反攻，步步緊逼。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美軍登陸塞班島，七月九日完全佔領。十日登陸關島，八月九日完全佔領。八月三日突襲小笠原羣島，九月八日美國海空攻擊菲律賓日本海軍，擊沉日本兵艦八十九艘。三十四年一月九日登陸菲律賓呂宋島，三十日登陸巴丹半島，二月四日克復菲律賓首府馬尼拉。十九日登陸

硫磺島，三月十六日完全佔領。四月一日登陸大琉球，五月十六日佔領那覇。

再看日本本土被轟炸的情形：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美國空中堡壘從成都起飛，轟炸日本八幡；八月十日美國空中堡壘轟炸長崎，連日轟炸日本本土。十一月二十四日轟炸東京，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美機千架轟炸日本東京，二十五日一千八百架再猛炸東京，這樣陣容嚇壞日本人的膽。三月十日又襲東京，投擲凝結汽油彈一千多磅；使東京工業區全成火海。十一日炸名古屋，十三日炸大阪，十六日炸神戶，投燃燒彈二千五百噸，四月十八日炸九洲及四國，日本軍閥已經無法招架，工業區被摧燬，生產停頓。

戴先生看到日本軍閥已經窮途末路，戰爭快要結束，爲加強對已經策反成功的僞軍確實掌握，並防止戰爭結束時，共產黨乘機強佔城市，有派遣有聲望的大員赴敵區聯繫的必要。在豫皖蘇一帶的僞軍，裝備好，戰鬪力強，和正規軍差不多，大部份是馮玉祥的舊部。張子奇在國民軍待過，和這些人都有交情，是最理想的人選。不過抗戰初期，因拒絕敵僞接收天津電話局，敵人恨之入骨，他再去敵區，危險性很大，戴先生不好意思派他前往，而又找不到比較合適的人。

「我到重慶，幾年以來，不論公私，蒙你照拂，愛護備至，無以爲報。」張子奇知道戴先生有意要他到敵區跑一趟，爲他的安全問題，不好意思開口，自動去和戴先生談話：「祇要你認爲我替你到敵區跑一趟，可以達成任務，而又沒有其他適當人選，請你不必爲我擔心，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你代表我到敵區跑一趟，再好沒有了。」戴先生聽張子奇願意到敵區跑一趟，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非常感動。立刻站起來，和他握手，說道：「我立刻簽報委員長，由財政部暫調你別處服務。委員長會召見你，你可以準備一下。」

不到一個星期，張子奇就蒙委員長召見，並且要他早日動身。出發前一天，戴先生在棗子嵐埡漱廬爲他餞行，由主管華北工作的馬漢三作陪，戴先生說：「你這一次到敵區安撫僞軍，不祇代表我，也是代表委員長。你對他們說話，就等於我對他們說得話，也是委員長對他們說得話。所以，你這一次到敵區辛苦一趟，作用很大。可以告訴他們，一旦日本投降，戰爭結束，政府對他們會有一個妥善的安排，最要緊的，要穩定他們的情緒。」

後來談到戰爭結束後的華北問題，戴先生說：「將來坐鎮北平的人選，我看閻伯川先生最理想，就怕他自顧不暇，抽不出隊伍來。因爲山西共產黨的力量相當大，問題也相當麻煩，恐怕他也離不開山西。」

張子奇飛到西安，西北區派科長薛仁安陪他赴敵區，負責拍發電報，和後方聯絡。原打算從河南南陽進入敵區，因敵發動豫西鄂北大戰，此路不通，孫殿英派在西安做聯絡工作的譚松艇建議，繞道第二戰區，由孫殿英派人到孝義迎接，比較安全。

張子奇路過晉西隰縣，閻司令長官說：「日本已經筋疲力竭，沒有辦法再打下去，戰爭可能很快結束。」

「那麼我這一趟到敵區沒有必要了？」張子奇說。

「不然！」閻長官說：「你還是要去的。委員長和雨農的看法是對的，僞軍必須好好安置，否則，畏罪潰散，流竄地方，會出大亂子。如被共產黨拉過去，更不得了。正因爲敵人打不下去，才更顯得重要。」

張子奇把戴先生對未來華北，最好由閻先生坐鎭北平，說了一遍，閻先生說：「我能不能收復太原，都毫無把握，那裡談得到去平津呢？如果山西不保，平津就失去屏障。所以，比較輕重利害，我得先保山西。」果然不出戴先生所料。

孫殿英派的副官已在孝義等候，張子奇和薛仁安換上孫殿英部隊的軍裝，拿着孫殿英的護照，乘同蒲車到達榆次改乘正太車到石家莊，再乘平漢車到新鄉。平漢路沿線各車站，經美軍轟炸，已經不成樣子。敵區民謠：「火車沒頭，汽車沒油，日寇要走，漢奸發愁。」

這一次張子奇要看的僞軍：新鄉孫殿英，商邱張嵐峯、徐州郝鵬擧、揚州孫良誠、蘇州任援道、安慶吳化文。汪僞組織把江蘇省分割爲兩省，南部仍叫江蘇省，以蘇州爲省會，任援道任僞省長；北部叫淮海省，以徐州爲省會，郝鵬擧任僞省長。

張子奇到達蘇州，住在任援道公館，計劃好會同忠義救國軍突襲南京，活捉幾個日本高級軍官，然後退往游擊區，任援道派任西平赴重慶，向戴先生當面請示。張子奇還沒有離開蘇州，任援道接到日本特務機關通報：「張子奇奉重慶政府命令，潛來京滬活動，希嚴加防範，設法查拿。」任張相顧大笑，可作抗

戰之一小插曲。

張子奇折返徐州的第二天，八月十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徐州有日本僑民一萬人，如喪考妣，惶恐萬分，沿街啕嚎大哭，東西堆在街心燃燒。過一天，我飛機投下委員長以德報怨文告，日人才消除恐怖，恢復秩序。

共產黨新四軍行動迅速，日本投降第二天晚上，開始圍攻徐州，郝鵬舉負責堅守，但日軍司令官板田藉口已經投降，不協助郝鵬舉抵抗。張子奇着郝告訴板田：「你身爲日軍司令官，眼看共產黨來殘殺你們的僑民，而你却以投降爲遁詞，不加保護，不予抵抗，能對得起你們的天皇和僑民嗎？」板田才協助郝鵬舉保衞了徐州，沒有落到共產黨手裡。

## 劉方雄找今井武夫

二十八年秋天，劉方雄在香港做過日本人今井武夫的工作，來往了兩個多月，建立了相當關係。三十四年八月十日午夜，戴先生在昌化縣湯家灣浙江行署，打電話給昌化河橋忠義救國軍調查室主任劉方雄，怕被人竊聽，戴先生囑咐他，用江山話通話。

「你和岡村寧次的副參謀長今井武夫還有聯絡嗎？由誰來負責聯絡？」戴先生用江山話問劉方雄。

「自從今井武夫做了岡村的副參謀長，就已聯絡上了，由曾政忠負責。」劉方雄用江山話回答。

「今晚九時重慶廣播，日軍有無條件投降消息，你應立刻準備，一俟敵軍投降證實，須以最快速度，遄赴京滬杭三地，辦妥三件任務：

㈠利用你和今井武夫的關係，當面告訴岡村寧次：『他如讓共產黨侵入京滬杭三地，我國將視他爲罪大惡極的第一號戰犯。反之，如他能將京滬杭地區保持得完完整整，移交中央軍接收，不但他的戰犯問題，由我戴某人完全負責，我政府並將優予厚遇，不使他稍受委曲。』此事關係極爲重要，我大軍遠距京滬，而陳毅和劉伯誠兩部重兵，則密邇京滬。倘岡村不計及戰犯後果，不負責任，則共匪欲謀京滬，如探囊取物，祇有利用你和今井的關係，才能使岡村對你代表我講的話，深信不疑，講話的態度要嚴肅誠懇，語氣要堅決肯定。

㈡用忠義救國軍名義，印製紡綢委任令一百張，攜往京滬杭沿線，無論僞軍或游雜部隊，一律視其槍支人數，委以相當的職銜。並在委令後面註明『軍事委員會京滬杭地區軍事特派員劉方雄經辦』字樣，表示你對他們負責，以堅其信心。」

「目前和我們已有聯絡的幾部份僞軍，我在躭心勝利以後，將對他們難以擺佈，現在還再去收羅僞軍嗎？」劉方雄很不以爲然，插嘴提出他的疑問。

「你眞是書獃子，不知緩急輕重。在敵軍投降後，我們勢必立即掉轉槍口，消滅共產黨的武裝叛亂。這些僞雜部隊，我們如不立予安撫羈縻，他們必將投入共產黨，爲虎作倀。其間盈虛消長，豈可以數字計

抗戰勝利了嗎？並沒有。如果大家認爲眞的已經勝利，會死無葬身之地。我老早就同大家說過：日本人不足畏，抗戰必勝，我們的眞正敵人是共產黨。從前共產黨還沒有成爲大氣候，我們剿匪，一直剿了六七年，都沒有消滅了他們。現在他們藉抗戰而坐大，對於國家統一，威脅很大。

我們知道，八年抗戰，共產黨祇在太行山平型關附近，和敵人打了一仗，他們就宣傳爲百團大戰。此後，他們看見日本人就跑，敵人走了，他們再來。打着抗日招牌，實不抗日，却專門偷襲抗日的部隊，在北方吞併了張蔭梧、朱懷冰、秦啓榮等抗日武力。新四軍在南方，專門打國軍，襲擊忠義救國軍。

因爲對付共產黨，比打日本人困難十倍百倍，我們今後的責任，要比以前更加困難，更加艱苦，能說是已經勝利了嗎？就我們的責任說，祇能說舊的告一段落，新的更困難的剛剛開始。今後我們的工作怎樣做呢？我可以告訴大家，應當從三方面進行：

㈠抗戰結束，敵人佔據的點線我們接收了，可是共產黨佔據的面，我們並沒有接收。我們的地方組織，地方行政都不行，要想接收面，並不簡單。面既不能接收，我們的點線就必然遭受共產黨威脅破壞。因此，不但在北方的平漢、平綏、津浦鐵路都不能通車，其他地區也將遭受破壞。所以，維護交通，是我們今後最大的責任。我已呈准委員長，將我們的忠義救國軍、別動軍改編爲交通警察部隊，負責維護交通。這樣才是名正言順，善盡職責。

㈡國軍打了八年仗，疲累不堪，需要休息，需要整補訓練。那又怎樣對付共產黨呢？經我們策反的僞

軍將近百萬，他們對國家、對抗戰，有罪無功。現在要他們對付共產黨，保衛國家，用來洗刷僞軍恥辱，必然全力以赴。所以，這百萬僞軍，我們必須善為運用。試想，如果不是靠這些僞軍負責保守各個城市，我們接收能這樣順利嗎？能不為共產黨搶佔嗎？僞軍是對付共產黨的一股強大武力，我們不能疏忽。

㈢肅奸工作是為整飭國家綱紀，保持民族氣節，不能不做。這項工作，為甚麼又落在我們的肩上呢？因為祇有我們才能完成這項任務，除我們以外，別人很難做到。但是漢奸問題不能單靠法律解決，有時還靠政治來解決。我們知道，好些漢奸怕我們，同時也相信我們。許多人等着被我們逮捕，那就是對我們信賴的表現。他們相信我們忠於國家，相信我們紀律嚴明，會給他們一個公道，不會過份苛刻，也不會胡來。

三十四年十一月三日戴先生又手書告內外全體同志說：「吾國抗戰，固已得到勝利，但盱衡國內外之情形，吾人如不能把握此緊張之局勢，加倍努力，勇往邁進，則此勝利之戰果，不久必歸於夢幻泡影，我中華民族將萬刼不復矣！」戴先生並不是杞人憂天，他殉職後，僅僅三年，不幸而言中，中華民族眞的遭到萬刼不復，我們能不對他的先見之明，看得遠大，衷心歎服嗎？

## 別動軍包頭戰賀龍

日本投降以後，被共產黨佔據的第一個大城市，就是張家口。因為張家口被共產黨佔據，切斷平綏路

交通，使綏遠形成孤立，也鼓勵了共產黨攫取綏遠的野心。如果綏遠省落到共產黨手裡，他們從陝北到東北，就可以通行無阻，對他們未來的叛亂，有很大的幫助。

第十二戰區傅作義的部隊，在抗戰末期，沒有打過甚麼仗，士氣低落，顯得兵力單薄，成為最容易攻擊的部隊。共產黨看清楚這種弱點，來個先下手為強，集中大軍，由賀龍指揮，進軍綏遠。十一月下旬，已經將綏遠各縣佔據，以十萬大軍包圍歸綏，而以兩萬人圍攻包頭。包頭不守，歸綏就成了孤城。當時十二戰區主力集中歸綏，包頭由綏遠省政府主席董其武防守，祇有何文鼎的殘部五六百人，李守信的蒙古軍一千多人，未經訓練的新兵兩千多人，和中美第四班訓練的別動軍五百多人。所以，能夠作戰的部隊，不過兩千多人，以對抗十倍的敵人，的確很吃力。董其武打算放棄包頭，於夜間突圍，退往後套。

「你絕對不能出城去！」察哈爾省主席馮欽哉得悉董其武的企圖，立刻去告訴他：「一出城去，不但包頭完蛋，連你的性命也保不住。現在城裡幸好有五百多中美班的學生，如果你善於運用，這五百多名學生，一定可以守得住包頭。」

陝壩中美班學生編成的別動隊，由隊長景震泰率領，景震泰山西安邑人，係同盟會景梅九的姪兒；馮欽哉係萬泉人，因為同鄉關係，對於別動隊的情形相當清楚。他認為中美班學生志氣高昂，訓練有素，武器精良，完全自動，敵人不容易接近，是一支防守力量極堅強的隊伍，所以勸董其武全力防守。

董其武接納了馮欽哉的建議，決心保守包頭，將別動隊分成兩部份，一部份配合蒙古軍和何文鼎部憑

城墻防守，一部份作爲總預備隊，配備十輛大卡車，甚麼地方情況緊急，立刻開上去增援。別動隊作戰，敵人不到有效射程以內，決不開槍，一旦開槍，彈無虛發。敵人攻城，犧牲很大。最後攻破蒙古軍防守的城北角一個缺口，衝進城內一千三百多人，佔領了城內三分之一地區，情況相當嚴重。但是因爲總預隊堵住缺口，敵人的後續部隊進不了城，敵人的戰果無法擴大。

經過一天一夜的激烈戰鬥，衝進城裡的一千三百多個敵人，被殲滅了三百多人，打傷兩百多人，俘虜了七百多人，全部解決。城外攻城部隊，犧牲慘重，又被內外隔絕，賀龍圍攻不下，祇好解圍撤退。中美班的學生傷亡也達六七十人。

不到一個星期，敵人捲土重來，於十二月三日，二次又來圍攻。守包頭的部隊，經過第一次包頭保衞戰，完全勝利，士氣旺盛，信心百倍，再沒有把賀龍放在眼裡。而寧夏馬鴻逵的一個騎兵師剛好抵達扒子補隆，經過城裡城外夾擊，賀龍狼狽而逃。他以十倍兵力圍攻包頭，沒有結果，不敢再攻歸綏，一夜之間，包圍歸綏和佔據綏遠各縣的共產黨部隊，全部撤走。

包頭保衞戰的最大成就，不在保住包頭，擊退敵人而已。而在傅作義的部隊，因而士氣大振，不再畏懼共產黨的軍隊，成爲以後幾年，勦匪的精銳部隊，傅作義也做了華北勦匪總司令。

別動隊後來改爲交警十三總隊，景震泰爲總隊長，成爲華北勦匪總部的王牌，最得力的部隊，曾解圍大同，保衞保定。

## 張家詮誘捕酒井隆

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和酒井隆是侵略中國的三個重要戰犯，罪大惡極，板垣和土肥原在日本東京國際法庭判處死刑，酒井隆是在南京槍斃的。

酒井隆的罪惡：二十四年日本軍閥所製造的所謂「何梅協定」，就是酒井隆一手造成的。當時他是天津日本駐屯軍的參謀長，設計殺死住在日租界的兩個親日的文化漢奸，國權報社長胡恩溥，振報社長兼僞滿州國中央通訊社記者的白逾桓，作爲侵略中國，挑起戰爭的藉口。

五月二十九日酒井隆偕同日本北平公使館武官高橋坦會晤北平軍分會何代委員長，說胡、白被殺，日軍認爲係中國排日舉動，向駐屯軍挑釁。酒井隆更提出四點要求，六月四日再度會談，九日三次會談，酒井隆態度蠻橫，又提出四項要求：

一、河北省內一切國民黨部完全取消。

二、撤退五十一軍。

三、中央軍必須離開河北省境。

四、禁止全國排外排日行爲。

這就是日本軍閥所說何梅協定的內容。後來北平軍分會撤消，另外成立以宋哲元爲首的冀察政務委員

會，平津河北省的國民黨黨部也不公開，中央軍和憲兵第三團也都撤離華北。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酒井隆退役，以平民身份在中國活動，和共產黨混在一起，替共產黨拉攏日本軍人，想把華北派遣軍司令根本博拉過去，向共產黨投降，掩護共產黨佔領北平。這項陰謀沒有成功。

中央要逮捕酒井隆，責任又落到軍統局肩上，由第十一戰區第二處處長張家銓負責。當時酒井隆藏匿在北平西山，受共產黨保護，不敢潛回北平，逮捕很不容易。張家銓隨同第十一戰區前進指揮所到達北平以後，就和根本博及他的參謀長渡邊渡建立了相當好的友誼，他們很信賴他，張家銓心想，祇有藉他們兩人的關係，才能捉住酒井隆。

酒井隆和根本博的私交很不錯，他們來往並沒有間斷。張家銓和渡邊渡在一次閒談中，很不在意地說：「我很想和酒井隆先生談談，他對共產黨那邊的情形，知道的比較多些，我們非常需要知道那邊的情況，希望你介紹我和他談談。」

「那是很不容易的。」渡邊渡說：「他不住在城裡，不常進城來，我們又不能出城去找他，怎麼約定呢？」

「你總會有辦法的！」張家銓知道渡邊渡是搪塞、推脫，不過酒井隆不敢進北平城倒是事實，說道：「好在並不太急，甚麼時候取得聯絡都成。我想，假如由你們司令官約他進城一趟，他一定會來的。總之，我們極需要共產黨那邊的情報，祇有酒井隆先生能夠供給我們。我們交往這麼久，我想你總會幫這個忙

的？」

「盡力而爲，我去試試看。」渡邊渡終於答應了張家銓的要求。

過了幾天，渡邊渡告訴張家銓，已經同酒井隆約好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到迎賓館（十一戰區前進指揮所）來見他。張家銓趕緊告訴前進指揮所主任呂文貞，一方面準備直飛南京的飛機，一方面準備接見他們。爲了接見時，氣氛輕鬆一些，呂文貞和張家銓假裝着在下圍棋，根本博和渡邊渡陪着酒井隆來到迎賓館，才起身寒暄。

「你們兩位請先回去！」經過一番客氣，張家銓對根本博和渡邊渡說：「我們需要和酒井隆先生多談一會，談完，我們的車子送他回去，如果時間太晚，我們留他在我們這裡吃晚飯。」

根本博和渡邊渡很不放心留下酒井隆一個人，但是主人已經下了逐客令，不好意思賴着不走，躊躇了一會兒，祇好留下酒井隆，先行告退。一切都已準備好了，等根本博和渡邊渡的坐車離開迎賓館以後，負責押解的人員，立刻將酒井隆逮捕，押上汽車，馳往飛機場，搭乘專機，飛往南京，由陸軍總司令部的紐先銘接收。

## 懷仁堂上最後遺言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二月下旬，戴先生到了北平，指導北方的工作。三月十三日飛往天津，轉往青

壽。離開北平以前，十日上午八點鐘，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總理紀念週，有好幾百同志參加，這是戴先生最後一次講話，成了最後遺言。他一再勉勵同志們確守革命立場，要有犧牲決心，保持光榮歷史。

「我們同志有幾千幾萬人，在工作上，有共同信守的原則，有共同一致的綱領，有共同的任務，有共同的目的。效忠國家、效忠領袖，堅定革命信念，確守革命立場，是我們共同信守的原則。如何共同的行動，達到共同的任務，共同的目的，這便是共同綱領。共同綱領是由於吾人之思想、言論、生活、行動決定出來的。一方面顧到一般生活性能，如何才能達成任務，所以由思想精神表現於生活，由個人之任務達成共同工作目的，一切生活都是為達成目的而來的。吾人要有苦幹苦守、任勞任怨，犧牲奮鬪的精神，這也是包括在共同綱領以內的。吾人不能有自私自利，升官發財的心理，不能爭權奪利，好大喜功，如此吾人的生活才能冒險犯難，前仆後繼，始終不渝，有刻苦奮鬪的精神表現，凡此均是我們的共同綱領。」

「我們十幾年來所表現的如何？因為我們有共同信守的原則，不成功即成仁。由於諸先烈犧牲，造成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蹟。對死難的先烈同志，我們如何繼承他們的遺志，完成革命的任務，這是我們的責任——成功成仁，在我們有沒有犧牲決心。犧牲的決心，就是成功的先決條件。」

「凡是一個眞正的革命者，要有堅苦卓絕的精神，不同流合污，不敷衍，不妥協，不馬虎，不自欺欺人。無論甚麼事，必須誠心盡力而為之。」

「我近來時常檢討反省，我個人的成敗不足惜，但是將如何對得起已死的先烈？我必須繼續先烈的血

，同志的汗，隨時隨地督導自己，怕落伍，怕墮落。所以，現在每遇一件事做不好，就心不寧，睡不安，食之味。這不是別的，就是因為我自己所負的責任，不容許我馬虎。因此，每到各處的時候，總是找機會與各同志以至誠至切的心情，披肝瀝膽的向大家報告，拿必須遵守共同的綱領，切囑各位同志。」

軍統局和戴先生的處境，非常遭人妒忌。因為軍統局的成績好，遭人妒忌，因為軍統局的力量大，更遭人妒忌。國民黨內部如此，黨外的共產黨，更是既怕且恨，造謠攻擊，無所不用其極。

「有人告訴我，說有人要取消調查統計局，叫我設法轉圜，我便一笑置之。每次全會（中全會）都有人反對我們，照理我要在中央有所說明。但是每次全會，我即離開中央，因為功過毀譽，為有識者所共睹，不用吾人多所解說。看看今次全會如何？去年領袖叫我當中委，我堅持不就，就是因為爭權利，不配做革命者。」

戴先生不怕人家打倒，只怕自己不進步，不打自倒。他說：「現在共產黨因為要找本黨的缺點，也因為我們對黨忠實，當着抗戰勝利的時候，要打倒我們（所謂特務）。此種情勢與當年是一樣的。我不知道甚麼叫打倒，甚麼叫取消，只怕我們的同志不進步，官僚腐化。如果這樣下去，人家不打倒，自己也會倒的，所以我時刻所想的，是如何對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榮歷史，決沒有想到別人如何打倒我。」

「今天我告訴大家，本團體有不可磨滅的成績，也有不可磨滅的基礎。但是工作技術，關係工作的成敗，却要徹底改革。現在的問題：

㈠自己本身問題，因爲中國革命的成功，是爲四萬萬五千萬人，祇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唯有蔣委員長才能領導中國革命。所以三民主義之成功失敗，即大家之成功失敗。以我們的工作決定我們的前途，我們無敵無友，服膺三民主義者，就是我們的朋友；反對三民主義者，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個人無主張，一切唯有秉承委員長的意旨，埋頭做去，國家才有出路，個人才有前途。

㈡就目前團體組織情勢論，不僅要改組，也要改進。總之，團體工作是少不了的。因爲我擔當領導任務，因此必須告訴各位幹部同志，不是人家打倒我們，是我們如何才不被人家打倒。本團體有　領袖的愛護，先烈的犧牲，我們有革命的信念，奮鬬的精神，當前的問題重行動，就是幹的精神，脚踏實地的埋頭前進。有此種幹的精神，怕甚麽？還有一句話，中國革命運動是從內外交迫中來的。有人說我們升官發財，我們不升官發財！請看如何？總之，現在打倒與否的關鍵，在我而不在人。

㈢所謂綱領，最重要的，是中國之好壞，即我們的好壞。大家應把握這一點，頂要緊的還是我們本身的健全與進步，現在許多同志落伍，精神頹靡，生活腐化，意志容易動搖。各幹部同志如何挽回頹風，以先覺覺後覺，負起領導責任，敎養勵勉他們，愛護他們。要愛護部屬，首先要愛護自己，檢討自己，勉勵自己。以誠摯的態度敎育同志，時刻以父母抱孩提的心情，看待他們。如果幹部同志都這樣做，青年同志一定會好的，可惜無人注意這一點，大家該知道，同志雖壞，仍要盡勸勉責任，必需仁至義盡，以此精神，以此態度，沒有人不進步的。如現在有許多人失業，這即是政治未盡責任。本團體的同志不好，也正是

因爲幹部同志對其未盡教導勸勉責任。今天風氣的壞，工作的不够，乃是由於幹部未盡責任；也就是說，如果大家都誠心盡意，互相督導，互相勸勉，決不致如此。」

這一段話，諄諄囑咐幹部，多麼懇切。他希望幹部同志們覺悟，擔負起責任，無異是遺囑，把整個團體，交付給幹部。假如各幹部同志能够遵照戴先生的最後遺言，精誠團結，則戴先生雖然殉職，十萬同志仍然大有可爲。可惜，正如戴先生所說「無人注意這一點」，不但不能够團結，甚至自相殘殺，是非常可悲的。

最後詳細指示工作：「華北必須掌握幾個都市，如北平、天津、滄州、濟南、保定、石家莊。要求得交通安全，必須工人安定，針對共產陰謀。所以，必須在同志中選擇思想能力優良者，將他們安置進去。現在大家都忙，要分別輕重緩急，如拜候長官，當然是禮貌的事，但對長官更好的禮貌，是在求工作成績的表現，不應祇在形式上去恭維。再說到辦事處（北平），是承上啓下的，應把下級工作同志的能力考察清楚，外勤同志的錢比內勤多，然後工作才能做的好，好的留，壞的去，對外聯絡技術上自然需要，頂要緊的還是內部的整理。我們作特工的人，前後左右，都要顧到，工作比人事重要，自己隨時研究，隨時把握，督導勸勉，今天把大原則告訴你們，負責人把到外面聯繫的精神，用到整理健全內部，工作一定會做好。」

# 國民政府的褒揚令

國民政府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十一日令：

故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志慮忠純，謀勇兼備，早歲參加革命，屢瀕於危。北伐之役，戮力戎行，厥功甚偉。抗戰軍興，調綜軍事情報，精勤益勵。用能制敵機先，克奏膚功。比以兼辦肅奸工作，不遑寧處。詎料航機失事，竟以身殉。緬懷往績，痛悼良深。該故局長戴笠，應予明令褒揚，着追贈陸軍中將，准照集團軍總司令陣亡例公葬，並交部從優議邺。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用示政府篤念勛勞之至意，此令。

褒揚令說明戴先生的死因：「兼辦肅奸工作，不遑寧處，航機失事，竟以身殉。」祭文也曾提到：「肅奸捕逆，大義所尙。」當全國對敵堅苦抗戰的時候，漢奸們甘心做敵人的傀儡爪牙，參加僞組織，破壞抗戰。一旦敵人投降，對這些依靠敵人做僞官的民族敗類，若不予以懲治，怎樣交代後世子孫？怎樣鼓勵民族氣節？所以抗戰勝利，整肅漢奸，是國家的第一件大事。

進行全面性的肅奸工作，談何容易？沒有遍及全國的健全組織，沒有嚴格的紀律，不但漢奸會一個個

漏網，而且會弊病叢生。所以，這一項任務，非戴先生負責，不會做好，也不能完成。戴先生受命肅奸，於是席不暇暖，奔波各地，親自指揮，不讓應該受國法制裁的漢奸逍遙法外，也不讓肅奸工作發生任何弊病，使這一神聖的任務，沾染些微汚點，一定要脚步站穩。

蔣主席經國先生曾經說過：「戴故局長在的時候，多少人毀謗他，多少人侮辱他，多少人造他的謠言，多少人想打倒他，但是他始終是站得牢牢的。」

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像抗戰勝利以後，全國大規模的逮捕曾經依附敵人的漢奸，可說是史無前例。而戴先生負起這項發揚民族氣節，懲治民族敗類的重大工作，也是他爲國家最後一次完滿達成的任務。先後逮捕了重要漢奸：陳公博、褚民誼、林柏生、陳璧君、梁鴻志、傅式銳、陳春圃、丁默村、王揖唐、王克敏、齊燮元、殷汝耕、王蔭泰等四千六百九十二人，分別移送各地高等法院，或軍法機關。

關於處理漢奸財產，由各地黨政機關共同組織處理委員會，負責查封保管，然後移交有關機關。即以上海一地而言，僞儲備銀行所存的準備金，計黃金五十萬二千三百一十兩，白銀七百六十三萬九千四百四十五兩、銀幣三十三萬元、美金五十萬元，移交財政當局接收。

當進行肅奸工作時，對於過去曾爲政府擔任秘密工作的重要漢奸，戴先生要一併逮捕，好些人對這一措施感覺到驚異。戴先生說：「我們爲甚麼要把曾經爲我們擔任過工作的漢奸同樣逮捕呢？因爲我們絕不私相授受，遺人口實。他們做過僞組織的重要職務，是全國人民所共知的漢奸；而爲我們工作，則是秘密

的，沒有人知道。所以，必須把他們送到法院，接受國法審判，然後由我們提出證據，負責證明他們對抗戰有功勞，對國家有貢獻，由高等法院正式宣佈他們無罪。這樣才能把他們的漢奸罪名洗刷乾淨，他們的子子孫孫才好做人。」

可惜戴先生的崇高理想，被扔到九霄雲外，對那些曾經冒險做過機密工作的人，判了重刑，有欠公道，實在是最爲遺憾的。如北平僞組織的財政總署督辦汪時璟，爲國際研究所王芃生工作，電臺就設在他的家裡。又如南京僞組織財政部長周佛海爲軍統局工作，長達三年之久，由程克祥負責聯繫，軍統局的一部秘密電臺，就設在他的公館裡。敵人投降，政府又任命他爲上海行動總指揮，負責保衞上海，等候國軍接收，功勞不小。但是後來高等法院不但沒有洗刷了他的漢奸罪名，反而判了重刑，要經過特赦，才保住性命，這是戴先生死也不能瞑目的。

## 蔣公祭戴笠文詮釋

嗚呼①！笳鼓②頻喧③，兵禍猶延。匹夫有責，共掃腥羶④。胡期⑤一朝⑥，殞⑦此英賢⑧。心傷夭喪⑨，五內⑩俱煎⑪。憶昔黃埔，君受陶鑄⑫。天資英敏⑬，慧眼⑭獨具；志慮⑮超羣，先邁⑯驥步⑰；躡險⑱履危⑲，靡有⑳瞻顧㉑。

洎乎㉒北伐，乃效前驅㉓；出沒㉔虎穴㉕，妙應戎謨㉖。安瀾㉗江表㉘。多所詢于

；剖疑㉚陳籌㉛，參從㉜彌劭㉝。迺維㉞紀綱㉟，車航㊱重勞㊲。刺微㊳入隱㊴，洗髓伐毛㊵。牛角紾昔㊶，刮磨勤操㊷。奇謀密運㊸，蓀就㊹炎徼㊺；勝算㊻彌遠㊼，遠綏㊽朔遼㊾。蝸角蠻觸㊿，於焉(51)澌消(52)事蕆(53)而思，厥(54)功丕昭(55)。

抗倭軍興，咸懼將壓(56)；料敵(57)鋤奸，廟謨(58)咸洽(59)。財盡(60)政蟄(61)，無遠不察；以振頹風(62)，以正國法。爰寄(63)股肱(64)，斡濟(65)中樞(66)。素繩(67)直道(68)，民誦(69)來蘇(70)。更勤捍禦，別出洪圖(71)。盪決(72)之功，埒於(73)虎符(74)。

友邦刮目(75)，譽為奇謨。庶績(76)之茂(77)，堪冠(78)吾徒(79)。介節(80)皎然(81)，持躬(82)寅亮(83)；名位數頒，均表謙讓。美德高風，為世所仰。常勉十思(84)，補天(85)是望。薄言(86)凱旋(87)，痌瘝(88)遍訪，肅奸捕逆，大義所尚。

中道(89)云徂(90)，口存心想。皓月孤光，繁星昭朗(91)，惓(92)念時艱，深哀吾黨；惟君之死，不可補償。忠勇足式(93)，益以謙光(94)；以此策勵(95)，宜垂(96)史章。褒功崇德，民不能忘。清酒爰奠，來格來嘗。

這篇祭文是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六月十二日，首都各界公祭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將軍，國民政府主席　蔣公的祭文。戴將軍於三月十七日由青島乘飛機飛往南京，因南京天氣惡劣，雲層很

低，穿雲下降時，撞在南京南方的岱山，不幸殉難。

這篇三百四十六字的韻文，表達了　蔣公對戴將軍懷念之深，哀痛之切。如「庶績之茂，堪冠吾徒」；如「唯君之死，不可補償」，絕對不能移用於第二人。這篇祭文也將戴將軍對國家的貢獻，冒險犯難的精神，美德高風，一一列舉，沒有一句空話。所以，這一篇大手筆的祭文，實爲一篇最重要的文獻。但因文字典雅，用典很多，不經詮釋，不容易看得懂。所以加以註解，並譯成語體文，使廣爲流傳，以勵來玆。

## 詮釋

①嗚呼(ㄨ ㄏㄨ)歎息詞，尚書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爲祭文習慣用語。　②笳鼓(ㄐㄧㄚ ㄍㄨˇ)笳是胡笳，胡人軍士所用的樂器；鼓指鼓角，軍中所用的戰鼓和號角。笳鼓連用，代表戰爭的氣息和聲音。　③頻喧(ㄆㄧㄣˊ ㄒㄩㄢ)頻，屢次也；喧，喧嘩也。　④腥羶(ㄒㄧㄥ ㄕㄢ)牛羊肉的羶氣、臭味，引伸爲叛亂活動。　⑤胡期(ㄏㄨˊ ㄑㄧˊ)胡、何也，尚書太甲：「弗慮胡獲，弗爲胡成？」期、助詞，詩經小雅：「實爲何期」。胡期，就是那裡想到。　⑥一朝(ㄧ ㄓㄠ)一旦也，薛收傳：「一朝千古令人悲。」　⑦殞(ㄩㄣˇ)死也、歿也。　⑧英賢(ㄧㄥ ㄒㄧㄢˊ)英明賢俊也，後漢書馬援傳：「兄子嚴能通左氏春秋，因覽百家羣言，遂結英賢。」　⑨天喪(ㄊㄧㄢ ㄙㄤ)顏淵死，孔子哭之曰：「天喪也夫！」師長痛悼學生也。　⑩五內、五臟也，蔡琰悲憤詩：「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　⑪俱煎，言悲痛之深也。　⑫陶鑄(ㄊㄠˊ ㄓㄨˋ)比喻造就人才，莊子：「是其塵垢

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 ⑬斂（ㄇㄧㄣˇ）奮勉、聰慧也，論語：「君子欲訥於言而斂於行。」 ⑭慧眼（ㄏㄨㄟˋ ㄧㄢˇ）佛經上所說五眼之一，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稱為五眼；無量壽經：「慧眼見眞，能渡彼岸。」 ⑮志慮（ㄓˋ ㄌㄩˋ）心之所之謂之志，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慮、謀思也，考慮也，詩經小雅：「弗慮弗圖。」 ⑯邁（ㄇㄞˋ）行也，詩經王風：「行邁靡靡。」 ⑰驥步（ㄐㄧˋ ㄅㄨˋ）驥、千里馬也，論語：「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步猶言驥足，比喻有遠大才能。 ⑱躡（ㄋㄧㄝˋ）踐也，踏也，追踪也，史記秦始皇本紀：「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佰之中。」 ⑲履（ㄌㄩˇ）行也，踐也，踐踏也，履危猶言履險也。 ⑳靡（ㄇㄧˇ）無也，詩經小雅：「靡室靡家。」靡有、沒有也。 ㉑瞻顧（ㄓㄢ ㄍㄨˋ）即瞻前顧後，比喻謹愼。 ㉒洎乎（ㄐㄧˋ ㄏㄨ）洎、及也，漢書王莽傳：「左洎前七部」。乎、詠歎助詞，孟子：「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㉓前驅（ㄑㄧㄢˊ ㄑㄩ）猶言先驅，導行在前也，詩經衞風：「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㉔出沒（ㄔㄨ ㄇㄛˋ）猶言忽隱忽現，韓愈詩：「洞庭連天九疑高，蛟龍出沒猩鼯號。」 ㉕虎穴（ㄏㄨˇ ㄒㄩㄝˋ）比喻危險地方，後漢書班超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㉖戎謨（ㄖㄨㄥˊ ㄇㄛˊ）戎、軍旅也，戰爭也。謨、議謀也，計劃也，說文錯注：「慮一事，畫一計為謀，汎議將定其謀曰謨，大禹謨、皋陶謨皆汎謨也。」戎謨、軍事議謀也。 ㉗安瀾（ㄢ ㄌㄢˊ）波浪平靜曰安瀾，比喻天下太平， 選四子講德論：「天下安瀾，比屋可封。」 ㉘江表（ㄐㄧㄤ ㄅㄧㄠˇ）指長江以南而言，庾信江南賦：「五十年中，江表無事。」 ㉙詢于（ㄒㄩㄣˊ

ㄩ)詢、謀也，尚書堯典：「詢于四岳。」詢于卽謀于也。 ㉚剖（ㄆㄡˇ)分辯也，如剖白。 ㉛陳（ㄔㄣˊ）敍述也，稱說也，古詩十九首：「歡樂難具陳」；籌（ㄔㄡˊ）計劃也、史記高祖本記：「運籌帷幄之中。」 ㉜參從(ㄘㄢ ㄘㄨㄥˊ)參、予也，後漢書郎顗傳：「每有選用，輒參之椽屬。」從、跟隨去做。 ㉝彌劬（ㄇㄧˊ ㄑㄩˊ）彌、益也，越發也，論語：「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劬、勞苦也，淮南子：「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彌劬、越發勞苦也。 ㉞廼維（ㄋㄞˇ ㄨㄟˊ）廼同乃；維、支持也，如維持；連絡也，如維繫，周禮：「以維邦國。」 ㉟紀綱(ㄐㄧˋ ㄍㄤ)國家之典章法度，尚書五子之歌：「今失其道，亂其紀綱。」 ㊱車航(ㄔㄜ ㄏㄤˊ)交通工具，或旅行所採取之方法。 ㊲重勞(ㄓㄨㄥˋ ㄌㄠˊ)重、厚也，大也；勞、勤勞也、辛苦也，論語：「有事弟子服其勞」 ㊳刺微（ㄘˋ ㄨㄟˊ）刺、探也，偵察也，後漢書章帝本紀：「遣使逢迎，刺探起居」。微、細小也，隱匿也，左傳：「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刺微、偵察隱匿也。 ㊴入隱(ㄖㄨˋ ㄧㄣˇ)入、內也，說文段注：「自外而中也。」隱、隱匿不見也，易經乾：「龍德而隱者也」。 ㊵洗髓伐毛（ㄒㄧˇ ㄙㄨㄟˇ ㄈㄚˊ ㄇㄠˊ）意爲洗滌汚垢，引申爲洗心革面，漢武帝洞冥記：「三千歲一剝骨伐毛，三千歲一反骨洗髓，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㊶牛角紾昔（ㄋㄧㄡˊ ㄐㄧㄠˇ ㄓㄣˇ ㄒㄧˊ）紾、角理麤貌，黯然不潤澤也，考工記：「老牛之角紾而昔」，意謂古老中國，弊病叢生。 ㊷刮磨勤操（ㄍㄨㄚ ㄇㄛˊ ㄑㄧㄣˊ ㄘㄠ）刮磨、刮垢磨光也，韓愈進學解：「爬羅易抉，刮垢磨光」；刮之以去垢，磨之使光澤，比喻勤勞。勤

、勞也，盡力工作也；操、勞動也，操作也，李綱詩：「絜笠携筐助操作。」　㊸運（ㄩㄣˋ）運用也，南史齊高帝本紀：「公神謀內運」。　㊹葆就（ㄅㄠˇ　ㄐㄧㄡˋ）葆同保，管子：「窮則民失其所葆」，保、任也，謂任其責，就是保證的意思。就、即時也。　㊺炎徼（ㄧㄢˊ　ㄐㄧㄠˋ）炎、熱也，徼、塞也：邊地也；炎徼謂南方邊遠之地，白居易詩：「君還秦地辭炎徼」。　㊻勝算（ㄕㄥˋ　ㄙㄨㄢˋ）致勝的計算，孫子：「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㊼逮（ㄉㄞˇ）及也，尚書：「無敢不逮」。　㊽綏（ㄙㄨㄟ）安撫也，詩經周頌：「綏萬邦」。　㊾朔遼（ㄕㄨㄛˋ　ㄌㄧㄠˊ）朔、北方也，尚書堯典：「申命和叔宅朔方」；遼、遠也。朔遼、北方邊遠之地。　㊿蝸角蠻觸（ㄍㄨㄚ　ㄐㄧㄠˇ　ㄇㄢˊ　ㄔㄨˋ）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以喻軍閥混戰，以及各方權利之徵逐。　(51)於焉（ㄩˊ　ㄧㄢ）於、是也，承接展拓之詞，詩經：「於論鼓鐘，於樂辟廱」；焉助詞，猶於是也，左傳：「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　(52)澌消（ㄙ　ㄒㄧㄠ）消滅乾淨，鄭注檀弓：「消盡爲澌」。　(53)事蕆（ㄕˋ　ㄔㄢˇ）事畢曰蕆事，左傳：「寡君又朝，以蕆陳事。」　(54)厥功（ㄐㄩㄝˊ　ㄍㄨㄥ）厥、其也，厥功、其功也。　(55)丕昭（ㄆㄧ　ㄓㄠ）丕、大也，尚書大禹謨：「嘉乃丕績」；乃也，承上之詞，尚書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敍」。昭、光耀也，詩經大雅：「倬彼雲漢，昭回於天」；明也，顯也，左傳：「以昭周公之明德」。　(56)壓（ㄧㄚ）壓迫也，如言大軍壓境，左傳：「楚晨壓晉軍而陣」。　(57)料敵（ㄌㄧㄠˋ　ㄉㄧˊ）孫子地形篇：「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

兵無選鋒，曰北。」　⑱廟謨(ㄇㄧㄠˋ ㄇㄛˊ)廟、廟堂也、朝堂也，廟謨猶言政府之計畫、議謀。
⑲咸洽(ㄒㄧㄢˊ ㄑㄧㄚˋ)咸、皆也；洽、和協也，詩經小雅：「洽比其鄰」。咸洽、都和協也。　⑳財蠹(ㄘㄞˊ ㄉㄨˋ) 財指財政，國家的收入；蠹、木中蟲，蠹飭也；財蠹謂侵耗財物，即財政耗損，左傳：「財用之蠹」。　㉑政蝥(ㄓㄥˋ ㄇㄠˊ)政指政治，蝥、食田禾的害蟲，政蝥、政治腐敗也。　㉒頹風(ㄊㄨㄟˊ ㄈㄥ)頹，墮落也、頹唐也，頹風指風俗敗壞，文選桓溫表：「鎮靜頹風，軌訓囂俗。」　㉓爰(ㄩㄢˊ)連接詞，詩經小雅：「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㉔股肱(ㄍㄨˇ ㄍㄨㄥ)下肢叫股，上肢叫肱，股肱比喻左右輔的重要人員，左傳：「君之卿佐，是謂股肱。」　㉕幹濟(ㄍㄢˋ ㄐㄧˋ)幹、才能也，堪任其事；濟、救助也，易繫辭：「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㉖中樞(ㄓㄨㄥ ㄕㄨ)中央政府也。　㉗繩(ㄕㄥˊ) 直也，不正者糾而正之也，淮南子：「能進退履繩。」　㉘直道(ㄓˊ ㄉㄠˋ)猶言正道，中庸：「中者、天下之正道也」；正路也，孟子：「義，人之正路也。」　㉙誦(ㄙㄨㄥˋ)稱贊也、稱頌也。　㉚來蘇(ㄌㄞˊ ㄙㄨ)來蘇解民困也，尚書仲虺之誥：「后其來蘇」，傳：「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君我來，其可蘇。』」　㉛洪圖(ㄏㄨㄥˊ ㄊㄨˊ)洪、大也，圖、謀也、計畫也，詩經小雅：「是究是圖」。洪圖、大計畫也。　㉜盪決(ㄉㄤˋ ㄐㄩㄝˊ)盪、滌也，漢書元后傳：「以盪腸正世」。決、判斷也，禮記：「分爭辨訟，非禮不決」；決定也，國策：「寡人決講矣。」　㉝埒(ㄌㄜˋ)相等也，史記平準書：「富埒王侯」。　㉞虎符(ㄏㄨˇ ㄈㄨˊ) 兵符也，引伸為方面大員，軍事將領。　㉟刮

目（ㄍㄨㄚ ㄇㄨˋ）刮目相待，即另眼看待，三國志吳志：「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76)庶績（ㄕㄨˋ ㄐㄧ）。庶、衆也、績、功績也。庶績謂許多功績，尚書堯典：「庶績咸熙」。 (77)茂（ㄇㄠˋ）盛也，詩經小雅：「德音是茂」；美也，詩經齊風：「子之茂兮。」 (78)堪冠（ㄎㄢ ㄍㄨㄢˋ）堪、可以，够得上，左傳：「君將不堪」；冠、首也，考試比賽的第一名，漢書丙吉傳：「蕭曹爲冠」。 (79)吾徒指黃埔學生。 (80)介節（ㄐㄧㄝˋ ㄐㄧㄝˊ）介、獨特也，如介立，引申爲特立之行爲，孟子：「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大也，如介福、介丘，漢書司馬相如傳：「以登介丘，不亦恧乎？」節、節操也；介節猶大節也。 (81)皎然（ㄐㄧㄠˇ ㄖㄢˊ）皎、光明潔白，詩經小雅：「皎皎白駒」；然表示狀態用的，如巍巍然，浩浩然。 (82)持躬（ㄔˊ ㄍㄨㄥ）猶言持身也，立身處世也。 (83)寅亮（ㄧㄣˊ ㄌㄧㄤˋ）寅、敬也，尚書皐陶謨：「同寅協恭和衷哉；」；寅亮、敬信也，周官：「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84)十思（ㄕˊ ㄙ）深思熟慮也，虞喜志：「孫權召諸葛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百事十思。』」魏徵諫唐太宗「十思疏」：「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介；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盈滿，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愼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思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怒而濫刑。」 (85)補天（ㄅㄨˇ ㄊㄧㄢ）史記三皇本紀：「女媧氏乃鍊五色石以補天」，引伸爲彌補缺憾。 (86)薄言（ㄅㄛˊ ㄧㄢˊ）發語詞，詩經周頌：「薄言震之」。 (87)凱旋（ㄎㄞˇ ㄒㄩㄢˊ）戰勝奏凱旋而還，宋之問詩：「聞

道覬旋乘勝入，看君走馬見芳非。」　⑧痌瘝（ㄊㄨㄥ　ㄍㄨㄢ）痛苦也，尚書：「痌瘝乃身，敬哉！」
⑧中道，半途也，論語：「力不足也，中道而廢。」　⑨云徂（ㄩㄣˊ　ㄘㄨˊ）云、語助詞，詩經大雅：「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徂、人死謂之徂，孟子：「放勳乃徂落」。　⑨皓月孤光，繁星照朗。皓（ㄏㄠˋ）白也，明也，詩經陳風：「月出皓兮」，故曰皓月；朗（ㄌㄤˇ）明朗也、淸徹也，詩經大雅：「高朗令終」。這兩句形容夜闌人靜的悲思情景。　⑨惓念（ㄑㄩㄢˊ　ㄋㄧㄢˋ）惓、誠懇也，漢書劉向傳：「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⑨式（ㄕˋ）法也，模範也，尚書說命：「百官承式」。
⑨益（ㄧˋ）增加也，國語：「而益之以三怨」。　⑨策勵（ㄘㄜˋ　ㄌㄧˋ）戒勉之意，朱子全書：「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事，須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　⑨宜垂史章，戴將軍平生事蹟應當宣付史館，著爲篇章，以策勵後世也。

## 譯文

戰訊不斷喧嚷，兵災仍在延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大家應當共同掃蕩危害國家民族的叛亂。想不到，國家的英賢一旦殉難，對於這樣的天喪，內心非常悲痛惋惜。回想你在黃埔受訓，天資聰慧，眼光敏銳；志慮超過一班，表現出遠大的才能；經歷危險，也不瞻前顧後。

及至北伐，你到前線工作，出沒敵前敵後，巧妙地應付軍事計謀。對於安定江南，你也謀及；分析疑難，陳述計劃，參從越發勞苦。爲了維護紀綱，東奔西跑，深入刺探一切顚覆政府，危害社會的隱密活動

和陰謀，就像刮磨舊牛角一樣勤勉。運用奇謀勝算，工作南及兩廣，北到蒙古，使軍閥混戰，以及一切權利徵逐，一掃而光，消滅乾淨。事後回想，你的功勞很大而且光輝。

七七事變，抗日戰爭開始，大家都怕敵軍壓境，你對敵情的偵察和判斷；鋤除爲虎作倀的漢奸，粉碎敵人以華制華迷夢，使政府的一切計劃都能和協進行。財政的侵耗，政治的腐敗，不論多遠，你都能察覺，使頹風振作，國法端正。

「以你爲股肱，贊助中央，因爲你的工作，一向是伸張正義，除暴安良，受到老百姓的稱贊，也蘇解了民困。你更勤於捍禦工作，（建立了忠義救國軍、別動軍、各鐵路破壞隊，軍中諜報參謀制度。）盪決的功勞，可比戰區各軍事將領。

中美合作，使友邦刮目相覷，贊譽爲奇蹟。你在軍事方面的各種成就，在黃埔學生中，無出右者。而大節光明磊落，立身處事又能敬信；幾次頒贈名位，都表示謙讓。（如三十年全代會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推讓與九一八會在東北抗日的馬占山將軍）優美的德行，高尙的風範，爲世人所仰慕。常勉勵你以十思，希望彌補缺憾。抗戰勝利，凱旋還都，遍訪民間疾苦。爲了民族大義，民族氣節，而整肅逮捕漢奸。

你中年殉職，夜闌人靜，口說心想，非常悲痛。時局艱難，你的死是無法補償的，深深地爲黨國而哀痛。你的忠勇足以爲模範，更加以謙讓美德，可用以策勵後世，應當永垂史册。贊揚功勛，崇敬美德，老百姓是不能忘記的，用清酒來祭奠你，你來品嘗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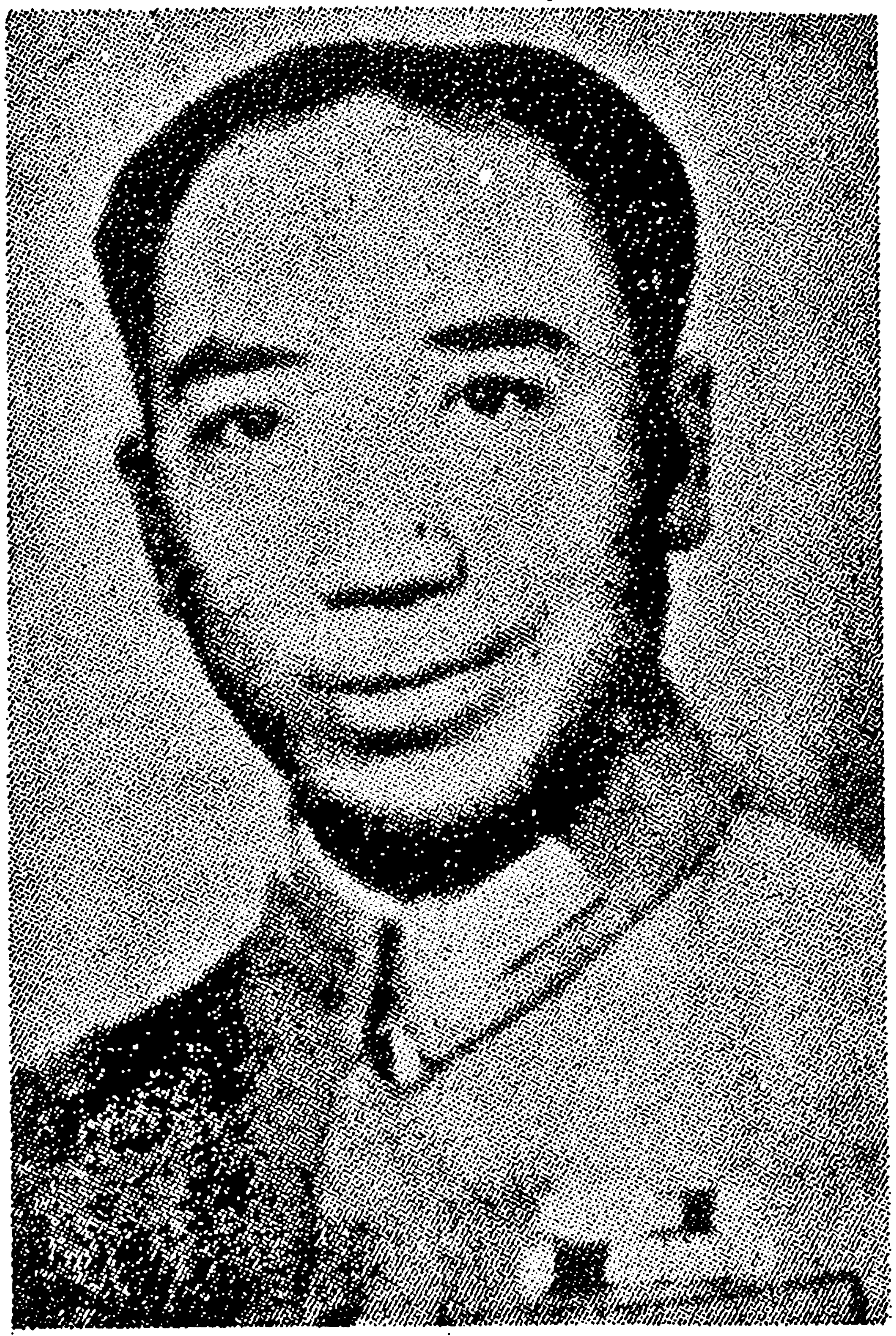
# 參考書目


蔣總統言論彙編
蔣統總秘錄
西安半月記
國民政府公報
江山縣志
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
王成聖——六十年來的中國
王平——八年抗戰
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
劉培初——浮生掠影集
梅樂斯——另一種戰爭
秦烈士啓棠殉國卅週年紀念册
曹立珊——春風十年

萬墨林——春申風雲
姜超嶽——我生一抹
萬墨林——滬上往事
龔德柏——汪兆銘降敵賣國秘史
溥儀自傳
梁幹喬先生遺作集
秦德純——海滋談往
劉汝明回憶錄
唐良雄——敵後工作紀實
古僧——戴笠將軍與抗日戰爭
中外雜誌
關山煙塵記
海天感舊錄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 附錄 戴笠將軍策反奇勳

喬家才



戴笠將軍戎裝照

近幾年，常常聽到人們談論：「假如戴雨農（笠）將軍不死，也許不會讓共產黨猖獗到竊據大陸的地步。」

有些人說：「假如戴雨農將軍不死，絕不會放鬆肅奸防諜工作。對於匪諜分子的滲透和活動，一定會密切注意，有效防範。那麼，像張治中、劉斐那一班敗類，早就清除了，那裏會任由他們潛伏在我們政府機構裏面，為共產黨大做間諜工作，來顛覆我們的政府呢？」

也有人說：「假如戴雨農將軍不死，他會做好對共產黨的情報工作。做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就像抗戰時期，對日本軍閥那樣。那麼在情報戰方面，可以制敵機先，不會像大陸沉淪以前，同共產黨作戰時，因為情報不靈，情況不明，處處吃虧，處

處挨打，終於一敗塗地。」

也有人說：「戴雨農將軍具有一種先聲奪人的威力和氣魄，他像一座巨大的照妖鏡，所有的貪官、污吏，在他面前，都會原形畢露，有所畏懼。假如戴雨農將軍不死，這般腐蝕敗類，就不敢那樣腐蝕我們的政治，腐蝕我們的軍隊。我們的軍隊就不會像大陸沉淪以前，那麼樣腐敗。那麼樣戰鬥力量薄弱了。」

又有人說：「戴雨農將軍很了解共產黨的那一套手法，懂得他們的那一套邏輯。假如他不死，他會用共產黨的滲透、破壞、心戰種種方法，來對付他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就不會像大陸沉淪時，讓他們佔盡便宜。對他們的那一套統戰辦法一籌莫展。」

還有一位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從共產黨轉變過來的朋友告訴我，當戴雨農將軍的飛機失事以後，他會親自聽過毛澤東很高興地說：「國民黨死了一個戴笠，我們奪取政權的時間表，至少可以提早十年或二十年。」

起初，我對這些議論沒有十分留意。心想，一個人死了，關係不會這樣重大吧？可是聽多了，就不能不仔細想一想。而且有幾次，還有人提出這個問題來詢問我，一時又不能做肯定的回答。這才經過一番研究，發覺他們所說的，都很有道理，並非誇大之詞。不過，他們的議論，各從一個角度着眼，各有充分的理由，各有議論的根據，祇說對了一部分，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沒有說出來。就我個人研究所得，我們在大陸上軍事失敗之始，始於東北易手。而東北軍事的失敗，則東北偽滿洲軍的投靠共黨，當爲主因之一。

假如戴雨農將軍不死，這支經過日本人訓練了十幾年的滿洲軍，就不會落到共產黨手裏。東北的軍事情況，就不會那樣糟糕，失敗的那麼慘。以後的種種不幸結果，也就不會發生了。

戴雨農將軍對於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研究得非常透澈，運用得也非常有成效。怎樣才能不戰而屈人之兵呢？用現在的術語來說，就是做好策反工作。做好策反工作，就可以避免流血，避免犧牲，瓦解敵人，化敵為友，把敵人的力量變成我們的力量，獲得最後的勝利。這是最「仁」的戰略戰術，也就是孫子所說的「上兵伐謀」的「善之善者也」。

戴雨農將軍的度量非常恢宏，記得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在重慶，有一次和他談話，他曾告訴我：「我們的度量必須要大，大到像天地一樣，無所不包，無所不容。我們用人，要取其所長，去其所短。」因為他有恢宏的容人雅量，對人誠懇，說一不二。不論甚麼人，都很容易和他拉上交情。而且一拉上關係，就會信賴他，供他驅使。他對策反工作能夠做得很成功，很可能得力於他的恢宏度量。在七七事變以前，以及八年抗戰期間，他在這一方面所建樹的功勳，非常偉大，不過，一般人很少知道。現在乘他殉職二十六週年，把他所做的策反工作和掌握運用敵偽軍的輝煌勛績，就我所知，略加敘述，雖挂一漏萬，不能盡善盡美，但筆者之所望者，除了對戴氏表示不盡的悼念外，尤且冀能藉此記下一些珍貴的史料，於未來的反攻復國大業，或有裨益。

## 策劃收編僞滿洲軍

日本裕仁天皇於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宣佈向盟軍無條件投降。那時我正在綏遠的後套，主持中美技術合作訓練班。我們班裏的中美官員，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都非常興奮，以爲可以乘平綏車到北平，參加受降典禮。受降典禮是最榮耀的典禮，人人心嚮往之。從包頭坐火車到北平，平時不過兩天一夜。不意張家口被共產黨乘機佔據，切斷平綏路交通。旣而又在綏遠集結了十幾萬人，包圍歸化城，企圖先攻佔包頭，使綏遠和寧夏失卻聯繫，歸化城陷於孤立，然後全力圍攻，佔據綏遠，打通由陝北到東北的交通路線。十一月下旬，賀龍率領三萬人進攻包頭。當時守城的部隊，除了我們中美訓練班的五百多名別動軍，裝備比較優良，都是自動武器，還有兩千名勉强可以作戰的其他部隊。在共產黨接連兩次，用人海戰術，猛烈進犯之下，展開包頭保衛戰。我們以寡敵衆，擊退兵力十倍於我的攻城敵人，打了一次大勝仗。賀龍率殘部狼狽而逃，綏遠的威脅才解除了。

十二月中旬，我奉命到北平去，乘汽車從後套出發，經寧夏，到達西安。西安沒有飛北平的飛機，須先飛重慶，再由重慶飛北平。費了十天時間，兜了一個大圈子。我到北平的新任務，是籌備中央警官學校北平特警班。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元旦前幾天，戴雨農將軍來到北平，興緻非常高。他覺得八年抗戰，同志們

冒險犯難，出生入死，在敵後同敵人拚命搏鬥，犧牲重大，現在勝利了，在淪陷過八年的故都過第一個元旦，應該熱鬧熱鬧，所以我們借用了一整天中南海的懷仁堂，上午團拜，中午聚餐，夜晚堂會。

中午聚餐，場面非常大，在北平的同志和他們的配偶，以及死難同志的遺族，全體參加。八個人一桌，將近一百桌。菜很簡單，六菜一湯，包給飯館去做，每桌都有酒。這樣的菜比抗戰時期，在大後方聚餐，由大廚房做的四菜一湯，兩葷兩素，已經豐富講究得很多了。當時那種融融洩洩，歡欣鼓舞的氣氛，以及那種和衷共濟，親愛精誠的團結精神，實在令人興奮。

晚上的堂會，由白蓮丞兄夫人梁秀娟女士提調。因為戴將軍不贊成男子飾演青衣花旦，扭揑作態。所以，四大名旦，四小名旦，都沒有邀請。戲碼有言慧珠的「勝利歸來」，實際就是紡棉花，那是她的拿手好戲。大軸戲是馬連良的四進士，馬連良飾宋士杰，童芷鱗飾宋妻，李玉如飾楊素貞，葉盛蘭飾田倫，其他的角色已經記不清楚了。戴將軍特別邀請因公在平的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先生、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夫婦，第十一戰區孫長官連仲，北平警備司令陳繼承將軍等人聽戲。由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馬漢三、十一戰區調查統計室主任張公度（家銓）、平津區鐵路局警務處長吳安之、北平警察局副局長祝維平、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齊若齋（慶斌）諸兄協助招待來賓。因為各個角色唱做特別賣力，全場鴉雀無聲，沒有一個人中途離場。一直到散場，貴賓們才離去。那一年元旦，是我一生中，所經歷過最熱鬧，最不平凡的一次，印象特別深刻，至今記憶猶新。

那次在北平和戴雨農將軍晤面，還是抗戰勝利以後的第一次。有一天，他找我去，研究特警班招生問題。他主張大量吸收華北優秀青年，決定招考一千二百名。由平、津、太原、青島、濟南、瀋陽等地初試，初試及格的，再集中北平複試。談話時，他非常高興。談完主題談閒話，他告訴我，已經和東北保安司令長官的杜聿明計畫妥當，決定收編東北的滿洲軍。他說：「滿洲軍是一支精壯的武力，我們不能忽視，讓他們失散。更不能讓他們落到共產黨手裏，增加叛亂的力量。」

當時杜聿明正在北平，住在協和醫院，準備動手術。戴將軍極富感情，很重視友情。他希望杜長官早日康復，早回東北，趕快着手收編滿洲軍。因此，對杜聿明非常關心。動手術的那一天，他一直守候在協和醫院，等到手術完畢，醫生告訴他，經過良好，他才離開醫院。

不幸，三月十七日，戴雨農將軍乘專機由青島飛往南京，當時京滬一帶，天氣十分惡劣，雲層很厚很低。大概飛機駕駛對於南京附近的地形不太熟習，估計錯誤，把雨花台當做長江，穿雲下降時，並不是明故宮飛機場而在雨花台南面。飛機撞在板橋附近的岱山，機毀人亡。不久，杜聿明也離開東北，戴將軍收編滿洲軍的計畫，遂成泡影。共產黨乘機收容了這一支沒有歸宿的精壯武力，才增強了他們在東北的叛亂力量。當然，我們在大陸上軍事形勢逐漸惡化，終於使大陸的七億同胞關入鐵幕，原因很多。但是東北的滿洲軍因戴雨農將軍殉職，沒有收編成功，落到共產黨手裏，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釜底抽薪解決閩變

「九一八」事變以後，「七七事變」以前六年間，國內發生過兩次非常不幸的事件：一次是「閩變」，一次是「兩廣事件」。這兩次事件，都幾乎醞釀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動搖國本，其間，戴雨農將軍卽曾發揮他的長才，有效運用策反工作，粉碎了叛逆分子的企圖，使叛亂集團爲之瓦解，沒有經過戰爭，就很快的解決了。這樣才保存了國家的實力，等到「七七事變」，我們已經有了充分的力量來對抗敵人，才能經過八年艱苦抗戰，終於得到最後勝利。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不到三個月，日本軍閥就强佔了我們的整個東北。他們食髓知味，以爲中國人不敢抵抗，容易侵略，鼓勵了他們的侵略野心。於是，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又在上海發動了一二八淞滬侵略戰爭，企圖進一步威脅我首都南京，强我作城下之盟，簽定屈辱條約。先是一月二十日，日本藉口我們排斥日貨，集合上海的日本浪人、僑民、海軍陸戰隊，遊行示威，並且搗毀我工廠和商店，還不肯罷休，又製造借口，說有兩個日本人被打傷，向上海市政府抗議，提條件。我們爲避免衝突擴大，極力容忍。可是日本軍閥得寸進尺，一味要將衝突擴大。等到二十八日深夜，日本海軍司令鹽澤命令海軍陸戰隊向我閘北天通庵駐軍襲擊，一二八淞滬戰爭因而爆發。

當時駐在上海的軍隊是十九路軍，被日本海軍陸戰隊攻擊以後，起而抵抗。因爲全國民衆旣恨日本軍閥蠻橫侵略，又痛恨九一八不抵抗坐失東北。所以，對十九路軍抵抗侵略，自然熱烈擁護了。單獨上海一地，就捐贈了不少金錢和物品。其實，戰爭一爆發，委員長　蔣公就立刻調第五軍開到上海增援，參加戰

門。因此，一二八淞滬之戰，自始至終，就是第五軍和十九路軍並肩作戰，並不是十九路軍單獨作戰的。但是淞滬抗戰的美名，却被十九路軍獨佔，捐贈的財物被十九路軍獨得。天下不公平的事情，往往就是這樣。一二八淞滬之戰結束以後，十九路軍調往福建駐防，中央政府並委派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兼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國家對他們眞够得上天高地厚了。

十九路軍經過一二八淞滬戰爭，可說名利雙收。不但收到許多捐款，蔣光鼐和蔡廷楷也成爲了抗日英雄。本來他們就野心勃勃，另有企圖，對於「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根本沒有放在眼裏。現在旣然成爲抗日英雄，更以福建做根據地，對外有福州和廈門兩個港口，交通便利。福建又毗連江西，可以和盤據江西的共產黨沆瀣一氣。於是，鼓勵了他們鋌而走險。等到李濟琛和陳銘樞到了福州，就和蔣光鼐、蔡廷楷聯合起來，同盤據江西瑞金一帶的共產黨勾搭上。他們四個人聯名派代表去江西，和共產黨簽訂所謂「抗日作戰協定」。

他們又和蘇俄接洽，得到赤色帝國主義者暗中全力支持，答應接濟他們步槍三萬支，輕重機槍四千挺，各式的砲兩百門，以及彈藥和各種器材，以補充十九路軍和江西的共產黨，加強他們的力量。蘇俄赤色帝國主義和日本軍閥是同樣心理，都是惟恐天下不亂，希望中國天天打內戰。他們最不願中國統一，最怕中國强盛，無法進行侵略。蘇俄接濟閩變的武器和器材，已向海參威集中，準備裝船，運往廈門。這些情況，戴雨農將軍都掌握有詳細確實的情報。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十月初，我因公到南京，閩變剛剛在醞釀，還沒有開鑼登場，在雞鵝巷戴將軍公舘遇到軍校第四期同學福建何震兄，他告訴我：「福州的情况很不好，戴先生要我立刻回去，進行工作。」當然，戴將軍派去福建工作的同志，一定很多，不祇何震一人。不過，從他的口中可以知道，福建將要發生重大的變化。

十一月間，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鼐、蔡廷楷以聯合抗日爲名，反對中央在江西剿匪，公然爲禍國殃民的共黨張目。他們又宣佈組織「生產黨」，悍然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僭號「中華共和國」，以李濟琛爲主席，禁用靑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撕毁 國父遺像。

等到人民政府成立，戴雨農將軍以爲時機急迫，祕密到了廈門，轉往漳州，不顧危險，身入虎穴，親自進行策反工作。第六十一師師長毛維壽、第六十師師長沈光漢對他的大無畏精神，誠懇態度和對國家的忠貞，深受感動。他們在中央軍長驅入閩，一路勢如破竹迭克延平、福州、漳州後，於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元月二十一日發表通電，擁護中央，促李濟琛、陳銘樞、蔡廷楷、蔣光鼐立即下野出國，因爲這兩個師的反正，適當其時，影響力量很大。其他部隊跟着紛紛反正。李濟琛等祇好狼狽逃往國外，閩變遂卽敉平。蘇俄準備好接濟他們的武器彈藥，來不及運到廈門，也祇好中途折回海參威。江西共產黨援閩的部隊，已向福建推進，也不得不退回江西老巢。

# 南天王狼狽失機記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元月四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蔣公復職，繼續北伐。六月六日第三集團軍閻總司令伯川統率的晉軍攻克北平，奉軍退回山海關外，北伐完成。十二月二十八日張學良通電全國，宣佈東北易幟，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服從國民政府，全國統一。

蔣總司令鑑於五月三日日本軍閥出兵濟南，造成「五三慘案」，企圖阻撓我北伐軍統一全國。知道他們遲早會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必須趕緊把龐雜的部隊加以整理，成爲壯大精銳的國防軍，才有力量抵禦侵略。同時國家既然統一，也需要節省軍費，從事國家生產建設。於是，從十七年年底到十八年年初，在南京召開「編遣委員會」，商討整編全國軍隊。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中央軍校舉行　總理紀念週，　蔣公親臨主持，爲了編遣委員會開會，曾向我們六七千軍校和黨校的同學訓話。他說：「國家前途的安危，全在這次編遣委員會的成敗了。」又說：「編遣委員會就是我們軍人救國的會，也就是革命軍人自救的會。假如編遣委員會沒有結果，各人擴充軍隊，把持地盤，仍像十七年來的軍閥一樣，一定不免自相殘殺，給帝國主義者有所藉口，各種不平等條約就不能取消了。」

不幸的很，編遣委員會剛剛開完，李宗仁在湖北首先破壞編遣委員會的決定。他們不但不實行編遣，

反而要擴充地盤，指揮桂系的部隊，由湖北進入湖南。國民政府為了維護國家的綱紀，保障國家的統一，不得不下令討伐。十八年四月十一日，國民政府　蔣公正告桂軍將士，勿以一派一系自居，勿為一派一系利用。二十日桂軍胡宗鐸、陶鈞、夏威、程汝懷等軍一致向中央投誠。李宗仁祇好率領殘部逃回廣西。中央息事寧人，寬大為懷，對李宗仁沒有更加追究，任由他逃回廣西，也就算了。

李宗仁逃回廣西，並沒有覺悟，絲毫不知懺悔。他在廣西勵精圖治，好像很有作為。實際上，既不是為了桑梓，推行地方自治；也不是為了國家，建設地方。完全是軍閥割據的形勢，等待機會，再來興風作浪。終於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六月間，和廣東的陳濟棠勾結起來，步閩變的後塵，也假借抗日救國為名，組織起國民革命救國軍，發動兩廣事變，向湖南進兵。

先是李宗仁派南寧軍校的教官殷方溪去湖南，聯絡湖南省省參議員黃任平等人，組織「湖南民衆抗日救國會」，企圖煽動湖南的軍隊和民衆，響應兩廣事變。他們又派陳六安到寧波，想運動防守司令朱其懷。又派李血淚赴上海平津等地活動，聯絡共產黨的職業學生和民先分子（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的簡稱），鼓動學潮，想造成全國性的騷動，使中央政府應付困難，為兩廣事變製造有利的形勢。這些活動都被戴雨農將軍調查清楚，予以各個擊破，不讓他們發生絲毫作用。

為了解決兩廣事變，集中力量，先瓦解廣東的軍隊。戴雨農將軍先後派遣鄭介民將軍及邢森洲、謝鎮南兄等許多粵桂籍的同志，分赴廣州、香港、韶關等地，進行策反工作。他們和廣東各部隊的關係非常良

好，工作進行非常順利，非常成功。七月十二日晚上，廣東的海軍首先發難，一四兩號魚雷艦艦長鄺文光和鄧瑞功表明態度，擁護中央，率艦反正。

正向湖南推進的第四師師長巫劍雄和第六師師長黃質文，於十六日從韶關後撤，退到馬壩，十八日發表擁護中央，反對兩廣事變的通電。十八日，廣東的全部空軍駕上廣東所有的飛機，由廣州飛到南昌。陳濟棠之成爲「南天王」，割據一方，這支空軍當爲其憑恃之一。因爲廣東的空軍實力，相當的大，幾乎和中央相等。

廣東籍的國民黨元老，在中央的不在少數，他們和廣東的將領多有聯絡，都在進行工作，協助解決事變。這些對戴將軍進行策反工作，幫助很大。不過，戴將軍負責策反，統籌全局，工作最爲有效。他既把廣東境內的海陸空軍都策反過來，南天王心勞日拙，變生肘腋，他在廣東空軍全體投歸中央的當天便由廣東逃到香港。二十日，廣西將領通電擁護中央主張和平。

## 綏遠大捷幕後文章

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一貫策略，就是所謂「以華制華」。利用漢奸，建立傀儡組織，爲他們看守侵略到手的土地，鎭壓被他們控制的老百姓。東北被他們侵佔以後，於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三月間，利用遜清廢帝溥和張景惠、鄭孝胥等一般漢奸，成立了僞「滿洲國」傀儡組織。緊接着，又喊出「華北特殊化

」，企圖使冀察和晉綏脫離中央，在他們操縱之下，成立各個地方獨立政權。他們沒有料到冀察的宋明軒（哲元）晉和綏的閻伯川（錫山）都是深明大義，維護國家統一的，不做漢奸賣國賊，不上他們的當。儘管日本人奔走活動，華北特殊化的美夢，始終做不成功。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先後成立了兩個第三第四流的偽組織，「冀東自治政府」和「蒙古自治軍政府」。

先是，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九月間，日本關東軍指使熱河的偽滿軍李守信部侵佔察哈爾省東北角沽源縣的三四兩區。日本軍閥又強迫我沽源縣張縣長到第二區的一個小村莊，開會談判。張縣長到達，在蒙古軍的刺刀威脅下，同日本人會面。日本人坐在桌子後面，却讓張縣長站立在對面，就像他們無條件投降，我們受降時那種樣子。然後拿出一份預先準備好的文件，強迫張縣長簽字。日本軍閥把這一幕把戲拍了許多照片，作爲宣傳資料。好像有了這張可恥的文件，他們強佔二四兩區，就有了合法的根據。日本軍閥對張縣長的侮辱情形，實在令人髮指。條約簽好，問題並沒有解決。不久，李守信又圍攻沽源縣城，張縣長的保安隊那裏能抵抗李守信擁有鋼甲車二三十輛，還有坦克車和飛機的部隊呢？祇好放棄縣城，由南門突圍，沽源縣就這樣全部淪陷了。

日本軍閥要想成立蒙古偽組織，就必須找一個蒙古人來做傀儡。原錫林郭勒盟副盟長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有三兄弟，老大恩克巴圖（曾任中央委員）和老二薩成齋，都是很忠於國家的蒙古人。惟獨老三德王年輕浮躁，野心勃勃，日本軍閥認定他是一塊最好的傀儡材料。果然一拍卽合，遂擁他爲察哈爾盟盟

長。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天，德王和李守信在日本軍閥掩護之下，進一步侵佔我察哈爾省北部的寶昌、康保、化德、商都、張北五縣，以嘉卜寺爲根據地，成立「蒙古自治軍政府」。嘉卜寺於宋哲元主察省時，改爲化德設治局，僞組織成立後，把化德二字顛倒過來，改成德化。僞政府成立了七個蒙古師，李守信以僞蒙古軍總司令兼第一師師長。

二十五年十一月間，日本軍閥又嗾使僞蒙古軍及日本特務機關卵翼下的王英匪軍，分四路進犯我綏遠。東邊三路，一路由興和進攻豐鎮，一路由紅格爾進攻集寧，一路由商都進犯陶林，北路由百靈廟經武川進襲我歸化城，企圖一鼓作氣，佔據綏遠全省，擴大蒙古僞組織的地盤。他們沒有想到，華北的將領決心抵抗任何進一步的侵略，宋哲元親自指揮二十九軍，已經在北平附近舉行大演習，以對抗平津日軍大演習，表示不畏懼日本軍閥，必要時，可以同他們一戰。晉綏方面也示表嚴陣以待，不放棄一寸土地，決心迎頭痛擊來犯的敵人。

由百靈廟南犯的敵人，係僞蒙古軍第七師穆蓋華（穆克登保）的部隊，戰鬥力很差，不堪一擊。一經接觸，即潰不成軍。我三十五軍乘勝追擊，遂收復百靈廟。進犯綏東的敵軍，也不過兩三天，卽被我軍擊退。

綏遠大捷，收復百靈廟，舉國歡騰。國軍戰志旺盛，奮勇殺敵，完全出於日本關東軍意料之外，弄得手足無措。這一次綏遠大捷，還有另外的重要原因，不是局外人能夠知道的，那就是戴雨農將軍在幕後做

好策反工作。遠在李守信佔據張北縣的當時，軍統局察綏負責人馬漢三已經進行策反，和李守信發生關係。所以，侵綏戰爭，李守信並不賣力，和國軍認眞作戰，祇不過是應付日本軍閥而已。而王英的兩個騎兵旅，旅長石玉三和安華庭也早被軍統局策反成功，適時向我綏遠三十五軍傅作義投誠，瓦解了僞軍的戰志，無異對日本軍閥當頭一棒。蒙古僞組織發動侵綏戰爭的結果，偸雞不着，反蝕了一把米。不但沒有佔據綏遠全境，反而被我們收復綏北重鎭百靈廟，又有石玉三和安華庭兩個旅反正。日本軍閥的如意算盤落了空，做了一筆賠錢的買賣。

## 蒙古德王和李守信

七七事變後，日本軍閥把德王的蒙古傀儡政府，擴大地盤，升格爲類似僞滿洲國的組織，改成「蒙疆自治政府」。除了原屬內蒙各盟旗，又將察哈爾省改爲察南省，綏遠仍舊叫做綏遠省，歸化城改爲厚和市，又割裂了山西的晉北十三縣，改成晉北省，歸其統制。以張家口爲「首都」，德王爲「主席」，李守信爲「蒙古軍總司令」。

敵人利用蒙疆自治政府和蒙古軍維持察綏和晉北的廣大地區，他們就可以節省許多兵力，用到中國的其他戰場。戴雨農將軍所以決定瓦解僞蒙疆自治政府，進行策反僞蒙古軍的工作，有兩種作用。第一蒙疆自治政府垮台以後，日本軍閥一時找不到像德王那樣的傀儡，短期內無法再成立一個傀儡組織。第二蒙古

軍反正，敵人就必須在察綏晉北增加更多的兵力，以防我大青山鄂友三的游擊隊。這樣，我們就可以一石兩鳥，達到牽制敵人較大兵力的目的。

策反德王和李守信，最理想的人選，就是張季春兄。在四十多年以前，張季春是張家口的察哈爾省師範學校校長。當年，師範學校就是察哈爾省的最高學府，師範學校的校長自然而然成了察哈爾省教育界的領袖人物。張季春又是張北縣的望族，他家是地方上有力量的紳士。張季春風度瀟洒，溫文儒雅，性情誠摯，心腸俠義，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教育家，很得人緣的社會領導人物。他生長在邊疆，親眼看到日本軍閥無止境的侵略，激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熱忱，不顧危險，參加了戴雨農將軍領導的工作，担負起策反德王和李守信的沉重担子。

張家口師範學校曾經附設過一個盟旗師範班，專門教育蒙古各盟旗的王公子弟和有志氣的蒙古青年。蒙旗師範班的學生畢業後，都回到內蒙各角落，成立了各盟旗的領導幹部。僞盟疆自治政府成立，軍政各方面，都離不開這批青年。他們對於他們的校長非常崇拜信仰，所以，張季春在內蒙方面，具有極大的影響力量，可以隨時號召這批青年，脫離僞組織，反正歸來。

德王和李守信對於張季春非常敬重信賴，由他担負這項策反工作，事半功倍，完全成功。中央根據張季春策反的結果，委德王爲第七軍軍長兼察哈爾省政府主席，李守信爲第八軍軍長兼熱河省政府主席。德王和李守信看過委任狀，非常高興，怕發生意外，委任狀始終由我們替他們保管。德王和李守信正在準備

反正，反正以後，如果日本軍閥不予理會，熱河和察哈爾兩省，就等於我們收復了。萬一敵人加以壓力，企圖解決他們，就必須調來大量部隊，並須防守察綏和晉北。李守信已經把最可靠，戰力最强的一個師擺在後套邊緣，準備實在不能立脚時，也好掩護他們，進入後套我軍防地。

不幸，二十八年秋到二十九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春半年間，我們在平津山西和察綏的工作，先後被敵人破壞，張季春也被敵人捉去，關在張家口的監牢裏。德王和李守信反正，祇好停頓下來。日本軍閥對於張季春在察哈爾的地位和聲望，也不能不有所顧忌，他才保住性命，祇判了徒刑，沒有被殺害。德王、李守信和中央的關係，日本人也知道了。但是投鼠忌器，沒有對他們兩個人採取行動，祇把李守信調成一個空名義，僞蒙古軍總司令由曾經留學日本的一個蒙古人×××担任。

張季春在張家口坐了五年監牢，日本投降後，才放出來。隔了兩天，張家口被共產黨佔據，共產黨又把他捉起來，送進監牢。一直到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軍調部交換雙方被捕的人員，才把他交換出來，隨後當選爲立法委員。

## 殷汝耕的悲慘下場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二月二十五日，冀東灤渝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喪心病狂，認賊作父，乘北平軍分會撤消，冀察政務委員成立之際，在日本軍閥卵翼之下，就灤渝、薊密兩行政督察專區的冀東二十

二縣，脫離國家行政組織，在北平以東六十里的通縣，組織了僞「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自任爲「長官」。殷汝耕的武力是兩個冀東保安隊，第一總隊總隊長張慶餘，第二總隊總隊長張硯田，兩隊人數合在一起，將近一萬人。張慶餘的實力要比張硯田強大一些。

冀東僞組織雖然微不足道，可是出現在北平附近，非常刺眼，着實有些難堪。殷汝耕這個地道漢奸，對於日本軍閥，奴顏婢膝，丟盡中國人的臉面。爲了維持國家的尊嚴，這個醜惡的傀儡組織，必須予以剷除。最妥善的釜底抽薪辦法，就是策反兩個冀東保安隊起義反正。我是二十四年十二月底到達北平，第二年春天，戴雨農將軍就派吳安之兄來到北平，進行這項策反工作，因此，知道得比較詳細一些。

張慶餘有一位同學叫傅丹墀，和吳安之是很要好的朋友，透過傅丹墀介紹，吳安之和張慶餘、張硯田見了面。起初安之和他們僅僅是普通朋友交往，因爲安之對人誠懇，老成持重，一板一眼，花錢又很慷慨，毫不吝嗇，很得二張敬重和信任。經過一段時間，安之對他們進行說服工作，勸他們不要再做僞軍，棄暗投明，起義反正。他們立即表示同意，祇要奉到中央的命令，隨時都可以採取行動。安之的工作非常成功，不過，中央恐怕因冀東保安隊反正，日本軍閥有所藉口，又在華北製造新的糾紛。因此，比較謹愼，一時不能實現。七七事變發生，中國同日本已經進入交戰狀態，再沒有甚麼顧慮。冀東保安隊起義反正，適當其時，刻不容緩。但是，因爲北平封城，不准任何人進出，內外交通隔絕，影響到北平和冀東保安隊的聯繫，中央的命令一時送達不到。結果，這件反正工作，非常不如理想。

張慶餘和張硯田接不到命令，非常着急。他們覺得不可失去良好的時機，起義反正，不能再等待，於七月二十九日上午開始行動，從從容容，先破壞了日本人通縣的一切設施和火藥庫、倉庫，殺死五百多個日本人，然後綁上殷汝耕，浩浩蕩蕩，直奔北平。

他們不知道，就在這一天早上兩三點鐘，二十九軍已經退出北平，向保定方面撤退。他們到達北平城外，看見城門緊閉，叫門也叫不開，知道情況不妙，發生變化。臨時改變計畫，投奔北苑的阮玄武，其實阮玄武也早已不在北苑了。當他們向北去的時候，猛不防，從旁殺出一股日本兵，至少有一個聯隊，把他們打了個七零八落。殷汝耕乘着混亂的機會，從卡車上滾下來，滾到高粱地裏，暫保生命，然後逃回到北平，日本軍閥並不放過他，又要他負責通縣五百多個日本人被殺的責任。等到抗戰勝利，逮捕漢奸，我們才在北平把他捉起來，解到南京，高等法院判他死刑，執行槍決，悲慘地結束了他的漢奸生活。

冀東保安隊起義反正，如此結果，的確可惜。可是張慶餘和張硯田能够殺死五百多個日本人，在日本軍閥侵略中國，如火如荼的時候，實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壯舉。無疑地，也給日本軍閥當頭一棒，已經足够我們歡呼喝采了。

## 彰德皇協軍的反正

平津被日本軍閥强佔以後，平津所有的報紙，當然受到日本軍閥和漢奸們的控制，除非停刊，一切新

聞報導，都得替日本軍閥做宣傳。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春天，平津報紙上出現了一條醜惡的新聞，大捧特捧僞河南皇協軍第一軍長李福和，說他是「東方佛郎哥」，最了不起的反共英雄。當時我一邊看報紙，一邊覺得非常難過。

李福和這個墮落到甘心情願當漢奸，恬不知恥的小丑，怎麽能同西班牙的民族英雄，抵抗赤色帝國主義第五縱隊和西班牙共產黨的佛郎哥作比呢？日本軍閥這樣捧他，未免捧得有些過火，捧得有些太肉麻。李福和不但不覺得羞恥，反而得意洋洋，發表談話，以爲眞的成了東方佛郎哥。皇協軍這個名詞怎樣產生的，我不太清楚。大概因爲日本人自稱他們的軍隊爲皇軍，協助皇軍的漢奸隊伍，就叫做皇協軍吧！

日本軍閥有意把李福和塑造成一個名符其實，不折不扣的漢奸，把他送到日本，領略大和民族的精神，學習一些大東亞榮圈的漢奸理論。他叩見過他的主子日本天皇，吃過幾餐日本料理。這個逛過東京的土包子漢奸，從日本回到北平，算是脫胎換骨，成了鍍過金的漢奸，身價百倍，連日本軍閥也要另眼看待。

大概日本軍閥覺得李福和可以死心踏地爲他們日本皇軍效命，可以唯命是從，供他們驅使了。華北派遣軍司令部決定派員點驗他的皇協軍，然後重新裝備。把這支漢奸隊伍裝備成眞能協助日本軍閥征服中國的勁旅，也好節省他們自己的兵力。

戴雨農將軍對於甘爲虎倀的李福和，非常厭惡，覺得他丟盡中國人的顏面。這種漢奸一旦壯大起來，爲害國家民族，要比日本軍閥還要兇狠。於是，命令河南安陽組的同志進行策反李福和的皇協軍。安陽組

的同志們執行策反命令，非常認眞，非常積極，也非常成功。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八月七日，李福和陪同十幾個華北派遣軍司令部的少壯軍官，從北平乘平漢車南下，到河南彰德點驗他的部隊。一路而來，好不威風。皇協軍「副軍長」徐靖遠，「參謀長」吳朝漢，「第一師師長」黃宇宙，都已經安陽組策反成功，決定適時反正。

他們得到李福和陪同日本前來點驗的消息，認爲是起義的最好機會。他們把隊伍集合在彰德西曲構村的操場，等候李福和同日本少壯軍官前來校閱。

李福和陪着十幾個足登馬靴，神氣十足的日本少壯軍官，格登格登走進校閱場。這些傢伙趾高氣揚，以爲是前來主宰中國，做夢也沒有想到，彰德是一座鬼門關，也就是埋葬他們的墳墓。等到他們走到隊伍前面，徐靖遠一聲命下，日本軍閥認爲最可靠的皇協軍，立刻翻臉相向，當場把李福和同十幾個日本軍官統統打死，沒有一個漏網。然後把這支隊伍拉上太行山，變成抗戰的部隊。

抗戰以來，彰德皇協軍反正，是第一件轟轟烈烈的壯舉，最使人們振奮，最令人喝采叫好。這件事告訴日本軍閥，在他們武力侵略之下，願意做漢奸，供他們驅使的，不過是極少數的幾個民族敗類。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是愛國的，永遠不會被他們所利用，幫助敵人來對抗自己的國家。的確，這一砲粉碎了日本軍閥以華制華的迷夢，是抗戰初期值得敍述的一件大事。

## 閻錫山的真知灼見

河南、江蘇、安徽一帶，駐有許多偽軍，人數比較多，也比較正規化，都經過戴雨農將軍派人策反，可以掌握運用。因爲這一個廣闊的敵後地區，沒有我們的正規部隊，正需要這些偽軍來維持地方治安，以防止共產黨的新四軍擾亂攫取，沒有要他們立刻反正，仍然留在原地，候命行事。

戴將軍覺得勝利在望，對這些偽軍，有加强聯繫的必要。他想派遣一位聲望較高，可以得到偽軍信賴的人，代表他到敵區跑一趟。明確指示他們，一旦戰爭結束，他們應當堅守原地，防止共產黨蠢動，等候國軍到達。想來想去，祇有張子奇最爲合式。

張子奇在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到十六年（一九二七年）這一段時間，參加過國民軍，還偕鹿鍾麟等代表馮玉祥報聘過蘇俄。河南、江蘇一帶的偽軍首腦如孫良誠等，又都是國民軍的老人，和他是老朋友。所以，戴將軍以爲張子奇代表他去敵區，看看這些偽軍，效果一定很好很大，可以安定偽軍的軍心。不過，抗戰初期，張子奇任交通部天津電話局局長，拒絕敵偽接收，僵持了兩年。日本軍閥傷透腦筋，也恨透了他。現在再讓他到敵區去，危險性太大，萬一被敵人捉去，必死無疑，絕不會饒他。因此，不好向他徵求意見，一時又沒有其他適當人選，問題擱在那裏，沒有解決。

也不知道張子奇怎樣知道了戴雨農將軍的意圖，想要他到敵區跑一趟，又不好意思開口，於是，跑去

同戴將軍說：「我到重慶幾年以來，不論公私，蒙你照拂，愛護備至，無以爲報。只要你認爲我替你到敵區跑一趟，可以達成任務，而又沒有其他適當人選。請你不必爲我躭心，顧慮許多，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戴將軍聽到張子奇這樣表示，不怕危險，願意代表他到敵區安撫僞軍，非常高興，立刻站起來，緊握住他的手，說道：「你代表我到敵區跑一趟，再好也沒有了。不過，你得加倍小心，不能大意。我立即簽報 委員長，由財政部暫調你別處工作。」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春天，張子奇由重慶飛西安，原打算由河南南陽進入敵區。不料到了南陽，正趕上敵人在那一方面發動攻擊，無法通過，祇好折回西安，另想辦法。抗戰時期行路之難，眞是難於上青天。剛巧孫殿英的參議譚松艇正在西安，他建議由孫老殿派人到山西孝義迎接他，比較安全。於是決定繞個大圈子，由第二戰區經孝義到太原，再往河南。

張子奇到達山西，路過隰縣，晉謁第二戰區閻司令長官，閻長官留他吃了一餐克難西餐，邊吃邊談。閻長官說：「日本已經打得筋疲力竭，沒有辦法再打下去了，戰爭可能很快就要結束了。」

「那麼我這一次到敵區去，沒有必要了吧？」張子奇聽閻長官說完，反問一句。

「不然。」閻長官說：「你還是要去的。 委員長和雨農的看法和顧慮是對的。僞軍必須妥善安置，否則，長罪潰散，流竄地方，會出大亂子。要是被共產黨拉過去，那就更不得了。你這次到敵區，正因爲

日本人打不下去，才更顯得重要。」

張子奇離開重慶以前，戴雨農將軍在棗子嵐埡漱廬，爲他設宴餞行，由馬漢三作陪。席間談到一旦戰爭結束，全國局勢如何收拾？戴將軍曾說：「戰爭結束，最好由閻伯川先生坐鎭平津，維持華北。就怕他自顧不暇，離不開山西，不能到平津去。」他想到這一段談話，於是，問閻長官：「將來戰爭結束，假如中央要你坐鎭平津，你的意見如何？」

「我能不能收復太原，都毫無把握，那裏談得到去平津呢？如果山西不保，平津就失去屏障。比較利害輕重，我得先保山西。你要知道，太原的東西兩山，各有共產黨訓練多年，槍械齊全的兩個團。他們守候在那裏，已經有五六年了。他們有句口號：『一夜即可收復太原。』因此，收復太原，共產黨有七分把握，我祇有三分。

「不過，」閻長官發表了一大段議論以後，接着又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到時候，就要看彼此如何運用了。我可以告訴你，現在我有把握收復太原，至少有五分把握，五分希望。」

閻長官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軍事家，日本投降後，共產黨雖有四團兵力，守候在太原附近東西兩山，並沒有一夜收復太原，閻長官却在第三天就進了太原城。太原成了全國第一個收復的重要城市。

## 僞軍將領俯首聽命

張子奇到達山西孝義，孫殿英已經派副官攜帶兩套軍裝和護照在那裏等候。張子奇穿起孫殿英部隊的軍服，搖身一變，變成僞軍軍官。旣有孫殿英的護照，又有孫殿英的副官照料，在敵區行動，通行無阻，非常方便，也很安全。他們先到太原，乘正太車到石家莊，再乘平漢車南下。因爲美國飛機不斷轟炸，平漢路沿線的車站、月台、水塔等多被炸燬，零亂不堪。美機又偏偏喜歡火車頭，一看見就不放鬆，有一半以上的火車頭已被炸燬。所以，一聞警報，火車頭扔下列車，趕快逃避。比耗子看見貓兒，還要害怕。敵區流行着一首民謠，非常有趣：「火車沒頭，汽車沒油；日寇要走，漢奸發愁。」

孫殿英駐在新鄉，看見張子奇來到，非常高興，接連談了好幾天。孫老殿就心張子奇的安全，派譚松艇陪同出發，沿途有個照顧。離開新鄉，先到商邱，看張嵐峯。張嵐峯的部隊裏，已經有軍統局派去的工作同志張克恭担任參謀班的隊長。張子奇和張嵐峯是老朋友，他又是代表戴雨農將軍而來，交代任務，獲得張嵐峯的熱烈歡迎。離開商邱，再到徐州看郝鵬舉；汪精衛的僞政府把江蘇分割成兩個省，南邊的一省仍舊叫江蘇省，以蘇州爲省會，北邊的一省叫做淮海省，以徐州爲省會。郝鵬舉就是淮海省的僞省長。汪精衞認爲郝鵬舉很能幹，非常倚重。徐州是津浦和隴海兩路的交叉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郝鵬舉也就更顯得重要了。

由徐州乘津浦車南下，在南京住了一夜。南京經過日本軍閥大屠殺，元氣大喪，人口很少，商業蕭條，百貨奇缺，治安不良，一片荒涼。由南京到揚州看孫良誠，孫良誠原是馮玉祥的重要幹部，很能打仗，

他的部隊戰鬥力也比其他偽軍强得多。孫良誠早已由周佛海介紹，和軍統局發生關係，經張子奇看過以後，態度更堅定了。

任援道也是張子奇要去看的一個目標。揚州看過孫良誠，再由揚州到蘇州看任援道。張子奇去偽省長公署給任援道留下一張便條，不到半個鐘頭，任援道就派人把他接到省長公署居住，以策安全。就在他搬到省長公署不久，任援道接到日本特務機關的通知，說張子奇奉重慶政府的使命，潛來京滬一帶活動，希望嚴加防範，設法查拿。敵人的情報相當靈通，張子奇的行動非常祕密，又以孫殿英偽軍做掩護，居然被敵人偵知他到了京滬。殊不知張子奇就住在任援道的省長公署，日本特務機關却要任援道來防範捉拿，豈不令人笑掉大牙。

吳化文是張子奇最後一個要碰頭的人，剛好他的部隊正在調防，調往安慶。張子奇乘着這個空隙，還進了一次上海，再赴安慶看吳化文。孫殿英、張嵐峯、郝鵬舉、孫良誠、吳化文等，經張子全看過一次，當面指示他們未來的任務，都安心了，比拿到一張保險證還要有效。所以日本投降後，這些偽軍都發揮了保衞地方的很大作用，穩定了地方秩序，不使新四軍乘火打刧，檢到便宜。

張子奇由安慶折回徐州的第二天，正是八月十日。徐州住着一萬多名日本僑民，當他們聽到他們的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如喪考妣，跑到街上，沿街嚎啕哭叫，有些人把東西搬到街上，堆起來焚燒，亂成一團。第二天，我們的飛機飛到徐州上空，投下委員長以德報怨，對日本人寬大爲懷的文告，日本軍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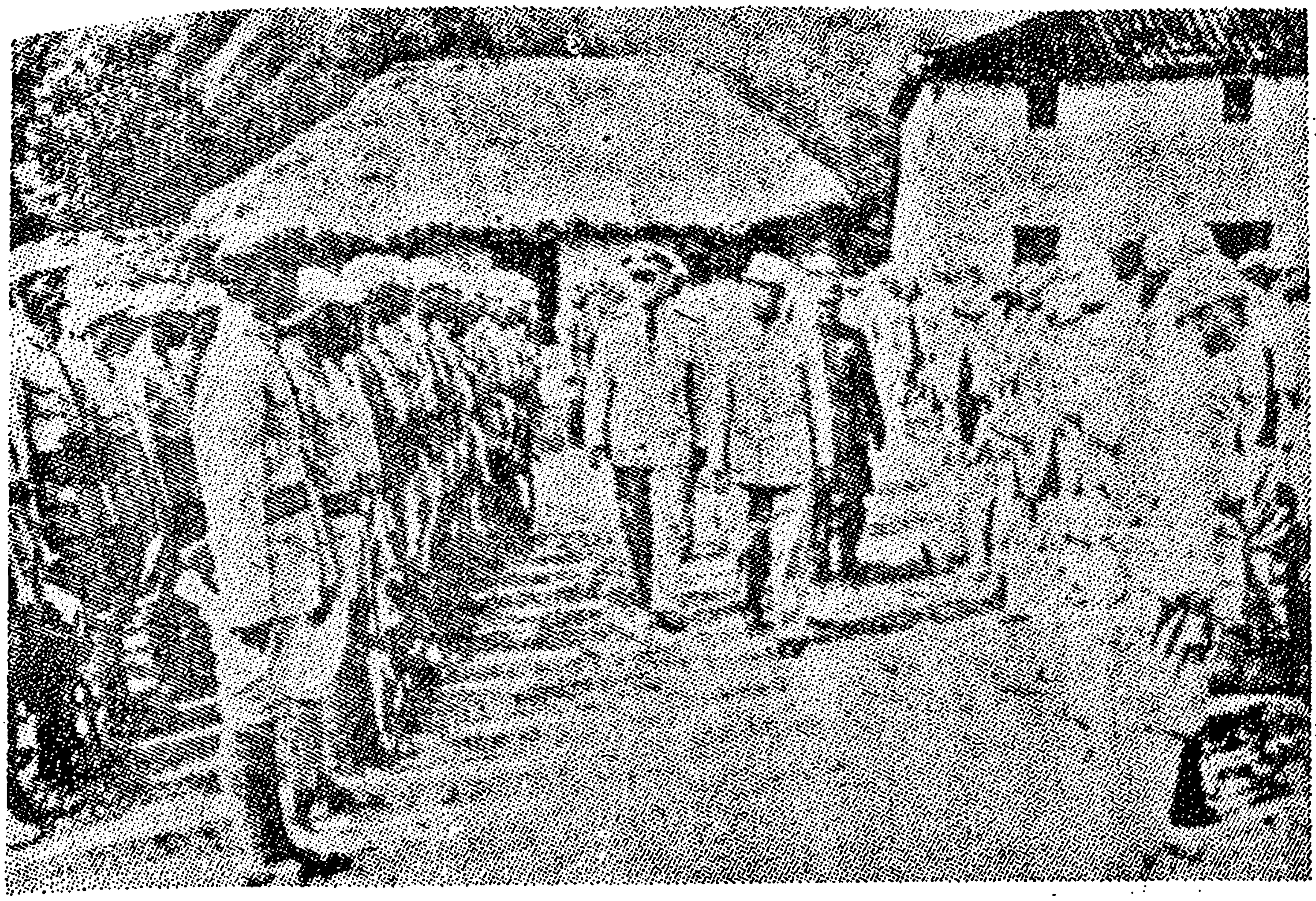
恐懼才消除了，秩序也恢復了。僑民們回到寓所，士兵們回到營房。

晚上，共產黨的部隊開始圍攻徐州，日軍板田司令表示，他們既然投降，放下武器，就不能再有軍事行動，對於共產黨攻擊，不願加以抵抗。而郝鵬舉的力量，祇能單獨應付一時，不能長期對抗，着急得手足無措。張子奇看見情況嚴重，要郝鵬舉趕快去找板田，對板田說：「日本侵略中國數年，中日結怨已深，中國人不會同情你們日本人。共產黨殘暴成性，一旦攻佔徐州。必然要慘殺你們日本人。你們被殺，罪有應得。我姓郝的以待罪之身，也負不了任何責任。不過，你身為日軍司令官，眼看共產黨來慘殺你們的僑民，而你以投降為遁詞，不加保障，不予抵抗，能對得起你們的天皇和僑民嗎？」

板田聽了郝鵬舉復說張子奇教給他的這一番話，非常感動。這才指揮日軍，同郝鵬舉的部隊，合力抵抗共產黨，共同保衛徐州。共產黨連攻數日，而不得逞，徐州才保得住。

## 帶梅樂斯深入敵後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四月間，美國海軍中校梅樂斯（Milton E. MILLES）奉到海軍軍令部長金氏（Admiral Ernest J. KING）上將的密令，要他來中國，準備美軍將來在中國沿海登陸。同時因為美國急需要中國的氣象情報，判斷太平洋上的氣象，否則海空軍在太平洋就無法活動。又要他協助海軍，擾亂日軍。這樣繁重的任務，談何容易，梅樂斯認為很不容易達成。我國駐美武官蕭信如（勃）兄和梅樂斯



戴笠將軍（中前）陪同美國梅樂斯中將檢閱忠義救國軍。

是很好的朋友，指示他一條光明大道。蕭信如告訴他，要想在中國完成這些任務，一點也不難，祗要能够和戴雨農將軍合作，就沒有辦不到的事情。

梅樂斯以懷疑態度來到中國，並不抱着多大的成功希望。戴雨農將軍對人誠懇爽快，正符合美國人的性格，梅樂斯在重慶和他見面，觀感特別良好。戴將軍答應陪梅樂斯到東南沿海跑一趟，並不像美國各種資料和在重慶的美國人對戴將軍描寫的那麼荒謬。

梅樂斯和戴將軍到了東南，經過戴將軍的幹部陳達元等人協助，很順利地到達浙江和福建沿海，並且登上敵軍佔據的廈門島。梅樂斯拍攝了許多照片，選好登陸地點，做成詳盡的報告。他又要求建立沿海及海上監視哨，逐日報告海上敵人兵艦的活動情形，也很容易地做到了。

梅樂斯到過東南以後，對戴雨農將軍佩服得五體

投地。他做夢也想不到，戴雨農將軍神通廣大，有那麼大的本領，那麼大的力量。在廣大的敵人佔領區，到處都有他的工作人員，而且工作確實有效。不是親眼看到，簡直不敢相信。他認爲戴將軍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物，在戴將軍協助之下，金氏上將所交付他在中國的任務，可以完成百分之百。於是，成立了中美合作所，展開對敵工作。

戴將軍供給美國的軍事情報，迅速確實，對他們在太平洋作戰，幫助很大。關於氣象情報，北自蒙古，南至海南島，所有華北、西北、華中、東南、西南各個地區，都有氣象站，由中美合作所的氣象專家製成普通氣象預報，分區概況預報，每天分四次，向美國聯合參謀本部，美國海軍部、美艦隊總司令部、太平洋艦隊總司令部，第十四航空隊，第二十航空轟炸總隊播出。美國海空軍得到我們供給的氣象情報，在太平洋活動，才不受天氣的限制。

爲建立沿海及海上瞭望哨，監視敵人海空軍活動，蒐集海軍情報，中美合作所派遣同志在沿海各地建立了組織，執行任務。戴將軍又策反在閩江口外南竿塘島一帶活動的僞軍張逸舟部，由他掩護，建立了海上監視哨，監視海上敵人活動，成績良好，效果很大。

一旦美軍要在中國登陸，我們必須配合美軍登陸，有所行動。那時所有僞軍，都需要適時反正，以瓦解敵人的戰志，加强登陸的聲勢。因此，戴將軍對東南方面的策反工作，進行非常積極。到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年底，經戴雨農將軍分別策反的僞軍，待機反正的，總共達七十三起，官兵五十六萬人，槍枝

四十一萬多支，眞是一件非常偉大的成就。

## 周佛海案眞相如何

南京汪精衛的僞組織還沒有開鑼以前，戴雨農將軍已經派南京組組長程克祥兄打進汪精衛集團，參加他們進行的所謂和平運動。程克祥和羅君强及周佛海的內弟楊惺華建立了很好的關係，後來程被李士羣逮捕，周佛海命楊惺華等保釋，才恢復自由。經過這次波折，程克祥獲悉周佛海願意爲中央效命，乃策反周佛海，並由周策反孫良誠等僞軍成功。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程克祥回到重慶，把經過情形報告戴將軍，頗蒙嘉許，周佛海也就開始爲軍統局工作。從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起，軍統局的祕密電台就架設在周佛海和楊惺華的家裏。他們冒着天大的危險，負責掩護軍統局的祕密電台，功勞不小。

汪精衛僞政府所有的武力，以周佛海的稅警部隊裝備最好，戰鬥力最强。周佛海一再對程克祥表示，這一支武力完全聽命於戴雨農將軍。不論甚麼時候，祇要奉到戴將軍的命令，要他如何行動，他就如何行動。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共產黨的新四軍計劃乘機佔據京滬及蘇浙皖三省的各個重要城市，阻止國軍前進受降，阻止政府還都。第三戰區的部隊，距離京滬相當遠，就算沒有敵人阻撓，一時也趕不到。戴雨農將

軍爲防備新四軍實現他們的陰謀，事先呈請軍事委員會派周佛海爲上海行動總指揮，程克祥爲祕書長，指揮稅警部隊及其他已經策反過來的幾十萬僞軍，負責保衛京滬，及各駐地的治安和秩序，新四軍才無隙可乘，等候中央部隊到達。

戴雨農將軍高瞻遠矚，顧慮周詳，御下極嚴，賞罰分明。日本投降後，曾給他的同志下達過兩道非常重要的命令。不准爭權奪利，拒人千里之外；不准排斥僞軍，形成對立。八月二十日由浙江淳安電告上海負責同志：「凡本局同志，應格外明大義，識大體。不與爭權奪利，不與各方面形成對立。應先求局面之安定，與治安之維持。一切聽命中央，萬不可於此時逼人太甚，拒人於千里之外，而誤國家之大計也。」

八月二十三日戴將軍又電告他領導的忠義救國軍：「吾人爲革命救國而來，非爲禍國殃民而來。時至今日，焉有個人升官發財之餘地？故以奪取或報復爲手段，爲圖謀者，實屬形同漢奸，跡近叛逆也。故望諸同志應各就工作崗位，協助友軍，愛護民衆，共維地方之治安，嚴防奸匪之進襲。凡僞軍部隊，能服從中央命令，堅決抗拒奸匪者。本局均可查明其實力，呈准中央，給予相當名義，聯絡一氣，團結一致，監視敵軍行動，制止奸匪之活動。絕不可弱肉強食，循環報復，形成對立，自亂步驟也。……」

抗戰結束後，爲交代全國民衆，爲交代後世子孫，中央命令戴雨農將軍負責肅奸，將漢奸逮捕，交付法庭，依法懲處，以保持民族氣節。周佛海雖然是南京僞政府的財政部長，可是在戰時和戰後，都曾爲國家出過力，立過功。功過相抵，功大於過，似乎不應當以漢奸來拿辦。不過，戴將軍的見解，非常深遠，

不同於尋常人。他以爲周佛海做僞政府的財政部長，人人知道，而爲軍統局工作，是祕密的，沒人曉得。不經過法律程序，如何能服衆。應當交付法院，再由他出面證明，周佛海對國家、對抗戰有很大的貢獻，由法院宣判他無罪。這樣才能洗脫漢奸罪名，他的子孫才好做人。不幸，戴將軍殉職，不能爲周佛海作證，結果判了重刑，非常遺憾。後經 總統命令減刑，保外就醫，因心臟病死於醫院。

# 戴笠將軍的人情味

喬家才

## 前言

在艱苦的八年抗戰期間，戴笠雨農先生領導十萬同志，和十幾萬遊擊部隊，在敵後，在前線，在後方，從事各種抗戰工作，完成許多很艱巨的任務，發揮了極偉大的工作效能，曾用血汗淚寫下輝煌燦爛的篇章。

在敵後，他的同志遍佈各個角落，深入敵僞組織，蒐集很有價值的情報，使統帥部對於敵僞的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情況，瞭如指掌，才能上兵伐謀，百戰不殆。他們又對敵人實施破壞，對漢奸進行制裁，使敵人和漢奸聽到所謂藍衣社的活動，心驚膽碎。而這些派在敵後的工作同志，無不出生入死，前仆後繼，視死如歸。在八年抗戰中，敵後工作同志，遭受敵人殺害而殉難的，總數多達兩千餘人。

在前線，十幾萬忠義救國軍、別動軍、各鐵路破壞隊，經常深入敵區，對敵襲擊破壞，沒有一天不在進行游擊戰，戰果輝煌，不勝枚舉。戴先生眼光遠大，爲常人所不能及。他看見軍隊的情報工作太差，簡直是在打瞎仗，趕緊訓練了許多專業諜報參謀，派往各部隊，改進部隊諜報業務，建立了部隊的諜報系統，使軍隊的耳目靈活，增强作戰能力。並且使前方的作戰實況，可以很正確的，迅速的，由這些諜報參謀

直接報到軍令部第二廳，使統帥部能够迅速了解各戰區的實際戰況，關係尤其重要。

在後方，負責交通檢查，防止漢奸敵間混入，擾亂破壞，也阻止了動搖分子潛往敵區，參加僞組織活動。他又掌握了各大城市的警察局，配合警備司令部的稽查處、協助治安當局，維持後方的社會治安和物價穩定。既而組織緝私機構，防止走私漏稅，增加戰時稅收，充實抗戰軍費。又主持貨運工作，由敵區搶購物資，不使後方的日用必需品供應匱乏。這一切的繁重工作，因爲他領導的同志訓練有素，認眞努力，脚踏實地，埋頭苦幹，工作很有成效，才使抗戰的大後方，安如磐石，屹立不動。

戴雨農先生能够領導那麼衆多的同志，從事那麼煩難龐雜的工作，運用自如，固然由於他具有極高的智慧，過人的精力，卓越的領導才能；和知人善任，用人不疑，賞罰嚴明；以及他對國家和　領袖的忠貞，所給予每一個同志的精神感召，有以致之。然而，我覺得還有一種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戴先生對於朋友，對於同志，具有極濃厚的人情味，這種人情味，自然而然，使得每一個人對他產生一種「士爲知己者死」的情感，用來報答他，甚至死而無怨。

現在就我追隨戴先生工作十三年，所見所聞，有關他的「人情味」故事的片段，撰寫成本文。雖嫌瑣碎，但是可以看出他的眞面目，可以了解他的爲人。

## 匈奴未滅暫勿結婚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夏天，我由重慶出發，經香港、上海，潛往華北，督察北平、天津、保定、石家莊、張家口、大同、綏遠和太原等地的敵後工作。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三月返回重慶，戴雨農先生命我担任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督察室主任。督察工作費力不討好，是一種別人非常不歡迎的工作。可是戴先生却非常重視，因爲他要根據督察主任每週的報告，了解內外勤工作情形，作爲改進工作和獎懲同志的依據。

當時軍統局有兩項禁令，禁止結婚和打麻將，凡是違反的，都要受到嚴厲的處分。這兩項禁令都要督察室來嚴格執行。我感到這兩項禁令的處罰，未免太重了，但是既然担任了督察主任，心裏不以爲然，也不能不去執行。於是，我需要先了解戴先生對這兩項禁令，規定了嚴厲的處分，用意何在？執行起來，才不會有所偏差。

我一回到重慶，就聽說第四處處長魏大銘兄得到戴先生特別允許，已經結了婚。同志們在傳說中，似乎有些不平。這倒是一個值得檢討的問題，也可以借這個題目，探知戴先生的意向。因爲既然結婚要嚴厲處分，爲甚麼又允許魏大銘結婚呢？

「古人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一天，我看見戴先生，這樣問他：「戴先生既然禁止結婚，爲甚麼又允許魏大銘同志結婚呢？」

「傻瓜！情形不同，怎麼能一概而論？」戴先生這樣回答，並沒有說明理由。的確，他所說的情形不

同，也是事實。魏大銘年已不惑，仍然孤家寡人，光棍一條。而他負責全部電信工作，電台佈滿全國，處理行政，調派工作，又要訓練報務人員，設廠裝置靈巧的祕密收發報機。責任重大，工作繁忙，怎麼能夠沒有一位太座來照顧呢？如果硬是不准他結婚，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戴先生講法，一向是把天理和人情放在國法前面的。經過這次談話，我充分了解，戴先生的人情味非常濃厚，不是法家的那一種觀念。

戴先生頒佈結婚禁令，眼光遠大，顧慮週詳，實爲一般人想像不到的高明措施。因爲，抗戰是艱苦的，長期的，必須咬緊牙根，奮鬥下去。而戰時參加工作的同志，大部分都是青年。如果沒有結婚禁令，這些二十多歲的青年，不會個個有霍去病的抱負：「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必然人人要結婚，其結果每一個工作同志拖家帶眷，生兒育女，不但個人增加生活負担，也使團體背上一個大包袱。無疑的會影響同志們的抗戰情緒，降低抗戰鬥志，使整個工作蒙受損失。爲了民族的生存，抗戰的勝利，青年同志祇好忍耐，暫時不要結婚。這一項措施，對戴先生領導的工作，的確發生了很大的作用，減少許多不必要的痲煩。同時，對於情形特殊的同志，也能體貼愛護，不拘執，不矯情。所以魏大銘的特准結婚，並不影響他命令的尊嚴，而且更能發揮同志愛的親切作用。

## 明查暗訪禁打麻將

至於打痲將，既消耗精神，又浪費時間，更會躭誤工作，有害無益。在平時，都應該禁止，何況在艱

苦的抗戰時期，那裏還能允許打麻將呢？不過，打麻將已經成了很普遍的消遣方法，一般人的嗜好，十個人幾乎有九個人樂此不倦，一旦禁絕，談何容易。



戴雨農先生作肩挑示範

軍統局的辦公時間，比一般機關多些。每天三次，上午九點到十二點，下午兩點到六點，夜晚八點到十點，每天工作九小時。因爲工作繁重，九小時處理不完，有些同志還要自動增加一兩個鐘頭。每一個星期祗輪流休假半天，可以辦理私事。有眷屬的同志，也可以休假時回家住宿。所以，軍統局星期天照樣辦公。在這樣繁忙緊張的生活情形之下，還有精神和時間去打麻將嗎？難怪戴先生要嚴格禁止。

我非常贊成禁止打麻將，可是眞的因打麻將很嚴厲的處罰人，事態就有些嚴重了。因爲，打麻將必須四個人才能成局，三缺一都不成。那麼要關要判，就是四個人，這可不是好玩的。

「督察室非常不盡責任，沒有捉到一個打麻將的。」我接任督察室主任以後不久，一次 總理紀念週，戴先生這樣

宣佈，也是責備督察主任。其實這話說得一點也不錯，當然沒有捉到一個，要捉就得捉四個人，怎麼能捉一個呢？

督察主任和督察室挨了駡，對於執行禁令，很有幫助。因爲戴先生逼着督察室捉賭，同志們對督察室積極工作，就不能不責怪了。不料緊接着第二次紀念週，戴先生又駡督察室沒有捉住打麻將的，比上一次駡得還要兇些。軍統局的前門是羅家灣，出羅家灣是棗子嵐埡。這一條街完全是石階，要爬幾百級階台上去，才是觀音岩的大馬路，所以前門不通汽車。從羅家灣廣場向上爬一段坡，就是軍統局的後門，後門通大馬路，汽車間就在後門裏。做完紀念週，戴先生從司令台的後面爬坡，準備到後門乘車外出。我趕緊追上去，跟在他的後面。

「有甚麼事嗎？」戴先生聽到他的後面有脚步聲，回頭一看，見我跟在後面，停下來問我。

「戴先生！對打麻將的人，要嚴加處罰，有甚麼目的？」我問他。

「你說是甚麼目的？」他不答覆我提出的問題，反過來問我。

「是不是要大家不要打麻將呢？」我再問他。

「是呀！」戴先生肯定的說。

「那麼不關人，不判罪，不再有人打麻將，可以不可以？」

「可以！」戴先生又肯定的說。

「現在已經沒有人再打麻將了，如果戴先生捉住打麻將的，殺五個人的頭，由我作陪。」我這麼一說，簡直出乎他意料以外，無話回答。我接着又說：「我爲禁止打麻將，奔走呼號，已經聲嘶力竭。上一次紀念週，戴先生罵我不盡責任，沒有捉住打麻將的，對我執行任務，很有幫助。今天紀念週再罵，不但損傷督察主任的尊嚴，同志們也會說你戴先生不明瞭實際情形，對一個很盡責任的督察主任，一罵再罵，說他不盡責任。所以，我要向你提出抗議。」

「我有一個約會，祇有五分鐘了，你還有甚麼話說？」戴先生看看手錶，對我說：

「沒有了。」我回答完畢，戴先生走向後門汽車間，我走下坡來，回到辦公室。

從戴先生的面部表情看來，好像他從我的抗議中，已經知道，我對他的打麻將要嚴加處罰的用意，深切了解，不過嚇唬人，目的就在要人不打麻將，很滿意的樣子。自從這次抗議以後，戴先生再沒有罵我們督察室不盡責任，也再沒有提起打麻將要嚴加處罰了。我們督察室呢？不敢放鬆執行他的禁令，仍舊虛張聲勢，聲言明查暗訪，一定要捉住打麻將的人。的確，在這樣雷厲風行的查禁情況之下，打麻將的風氣，在軍統局同志之間，幾乎絕跡。

## 千人聚餐慰問脫險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軍統局舉行過兩次盛大的歡迎會，歡迎由敵區脫險歸來的同志，是極富人情

味，很不平常的集會。一次在羅家灣廣場上，搭起涼棚，作爲會場，時間大概是五月間。一次是八月一日，會場在望龍門兩湖會館。

這兩次歡迎會的前一天下午，都由我陪同戴先生巡視會場，每次都是兩三個小時，可見他對歡迎會是如何的重視。戴先生非常細心，對於會場的佈置，開會的準備情形，就是頂微小的地方，也不輕易放過。譬如一張標語張貼的地方不合式，必須立刻改貼到他認爲妥當的地方。標語的詞句不妥善，不能表達某種感情，他會想出一聯適當的立刻寫下來，交給佈置人員，重新寫過。千人以上聚餐，雖然四菜一湯，菜單也要經他一再考慮，親筆寫下，交給管總務的人。他這樣認眞，是怕同志們吃不飽。爲了要每一位同志吃得好，吃得飽，所以要考慮再考慮。他對歡迎會的重視認眞，絲毫不馬虎，充分顯露出他對人與人之間的眞感情。

五月間的那一次歡迎會，在上午舉行，中午聚餐，是歡迎劉藝舟兄從北平脫險歸來。劉藝舟河南修武縣人，和戴先生是第六期騎兵科的同學。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十月初，他到北平接任北平區的區長。原任區長河北馬漢三兄到香港參加一次工作會議以後，另調工作，派藝舟北上接替。舊區長不在，辦理移交，應當由副區長湖南周世光兄負責。可是他正進行一件工作，想在這件工作完畢以後，再辦移交。藝舟兄要我催促世光，早日交接，好儘早計劃工作。我也催過兩次，世光總是敷敷衍衍在拖。我雖然正在北平督察工作，但是並沒有奉到命令，由我監交。所以，不便過分督促。

九月二十八日天津的工作被敵人破壞，天津區長浙江曾澈兄、組長湖南陳資一兄都被敵人憲兵隊捉去。北平受到天津的影響，情形非常緊張，總接頭處已經出了毛病，負責同志失踪，顯然是被敵人捉去了。我應當督察的單位張家口、綏遠、大同、太原都還沒有去過，也不能老呆在北平。當天津出了紕漏，我本着「革命者要向危險方向走去」的精神，曾向重慶建議，由我到天津設法恢復工作。爲了北平的工作安全，我主張調副區長周世光回後方工作，並且代表我視察張家口、大同和綏遠的工作，然後經後套回西安。不料等了半個多月，沒有答覆，我決定離開北平，先去察綏，看看那方面的工作。

十月十七日清早我離開北平，當天下午到了張家口，張家口住了五天，看完工作，再去大同。大同的負責人靈邱張靜齋（存仁）兄和我是中學同學，軍校同連入伍。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多我們在西安話別，隔了一年，又在大同碰頭。到大同的第三天，綏遠站站長河北陳燡如從北平來，才知道北平也出了紕漏，周世光等多人於二十四日被日本憲兵隊捉去。問他藝舟的消息，則不得而知。沒有想到，在我回重慶不久，藝舟接着也回來了。

歡迎會由戴先生親自主持，藝舟報告脫險經過。據他報告，周世光他們被捕，他一點也不知道。有一天，他到約定的接頭處，準備同世光聯絡，不料，一進門，就被守候的漢奸捉住，立刻送到沙灘日本憲兵隊。（日軍進城後，日本憲兵隊佔據了沙灘的北京大學，把一座最高學府變成血腥場所。）日本憲兵隨意抓人，憲兵隊關得人太多了，弄得他們有些昏頭昏腦。他們根本沒有弄清楚劉藝舟和周世光是一個案子，

關了三天，不分清紅皂白，拖出來先揍一頓，才問他是甚麼案子。藝舟多麼機警，他說是個買賣人，他也不知道爲甚麼把他捉來，實在冤枉。兇狠的日本憲兵聽他這麼回答，以爲抓錯人了，糊裏糊塗把他釋放。幸而世光遲遲不辦交代，藝舟還沒有正式過問北平區的工作，否則會同世光他們一同被捕。後來雖然自投羅網，掉進陷井，又因爲日本憲兵弄不清楚他和周世光的關係，才逃過這一次危險。

藝舟在北平，人地生疏，離開日本憲兵隊，躲躲藏藏，經過四五個月，好不容易回到重慶。戴先生以盛大的歡迎會來歡迎從敵區脫險回來的老同學，以千人聚餐來慰勞他，的確是人情味十足。

## 劉戈青殺漢奸陳籙

八月一日的那一次歡迎會，是下午五點鐘舉行，會後在燈光燦爛之下聚餐。受歡迎的是四位從各地區脫險歸來的同志，主角則是福建劉戈青。劉戈青當時不過二十多歲，戴先生致歡迎詞，說他機智、勇敢、忠貞不二，視死如歸，贊揚備至。

當日本軍閥佔據京滬以後，上海的無恥漢奸組織了兩個僞組織，一個是蘇錫文在浦東的僞大道市政府，另一個是梁鴻志的維新政府。後來僞維新政府搬到南京，和王克敏在北平的華北僞組織，成了一南一北的兩個大傀儡。南京僞組織的外交部長陳籙，是一個地地道道漢奸。他的兒媳婦是張學良的妹妹，因爲這種關係，過去跟張學良的幾個衞士，都做了陳籙的保鏢，陳籙的保鏢有二十個人，保護相當周密。

有一個叫劉海山的東北人，做過　國父的衞士，經今　總統蔣公介紹，做了張學良的副官。西安事變，劉海山很不滿意張學良的作爲，不再幹他的副官，住在上海。劉海山和劉戈青年齡懸殊，而義氣相投，成了好朋友。漢奸們在上海的行爲，劉海山很看不順眼，劉戈青想除去陳籙，劉海山非常贊成，願意幫忙。劉海山利用和張學良的舊關係，找陳籙的保鏢張國卿，要他畫了一張愚園路愚園新村二十五號陳籙住宅內部的平面圖。

農曆二十七年除夕，陳籙一定要從南京回家，祭祖過年。劉戈青和朱山猿、平福昌、尤品三幾位同學，計劃好乘吃年夜飯的時候，根據張國卿所畫的地圖下手。這一天下午下着毛毛雨，陳籙三點鐘已經從南京回到上海家裏。劉戈青領頭，劉海山殿後，向陳籙住宅挨近。劉海山看見陳籙門口的三個保鏢，聚集在崗亭裏面避雨、抽煙，正在聊天。認定是個好機會，奪過劉戈青手裏的一支手槍，幾個箭步，跳到崗亭前面，繳了保鏢的三支槍。動作迅速俐落，不愧爲老英雄。由他看守住崗亭，不讓這三個人活動。劉戈青、朱山猿等從後門進去，通過廚房，留一人看守廚房裏的人，然後進到客廳。劉戈青雖不是甚麼神槍手，射擊技術的確不差，一槍結果了陳籙的性命，還把預備好的標語擱在屍體上。陳籙的兒子聽到客廳裏發生事故，在樓上開槍，劉戈青他們且戰且走，像一陣旋風，安全撤退。

在大年除夕，僞有二十個保鏢的大漢奸，居然被愛國青年打死，人人稱快。第二天的報紙上又大加渲染，上海的大小漢奸平時喪心病狂，胡作胡爲，這時都嚇得胆戰心驚，怕做陳籙第二。的確，劉戈青的這

一槍，收到殺一儆百的效果。

劉戈青擱在陳籙屍體上的標語：「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共除奸僞，永保華夏。」標語頂端寫了個阿拉伯十一，畫了個圓圈圈起來。因爲圓圈沒有合口，看起來有點像英文字母C，而11連筆，有點像N，又有點像Y。當時滬西有一個假借愛國口號，專搞敲詐的流氓集團，自稱中國青年鐵血團。巡捕房把那張標語研究了很久，認定那個記號是CY，也就是中國青年鐵血團的縮寫。於是，展開抓人，把那夥冒充愛國青年的流氓抓起好幾百人，這一個流氓集團才消聲匿跡，爲上海除去了一大害。所以，劉戈青幹掉陳籙，可說是一石兩鳥。

## 李士羣的惺惺相惜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汪精衛和敵人在上海搞和平運動，要南北僞組織合流，成立統一的漢奸僞組織。劉戈青又回到上海，想給汪精衛當頭一棒，加以阻撓，不幸被李士羣誘到滬西七十六號，予以囚禁。因爲七十六號的漢奸頭目李士羣知道劉戈青勇敢，對他手下的人說，祇要活趙雲，不要死子龍，否則，劉戈青早被暗殺了。李士羣表示優待，把劉戈青安置在汪精衛曾經住過的那個房間，用好酒好菜招待，希望能夠收買他。有時李士羣親自陪他吃飯，閒聊，宣傳漢奸理論。

「劉先生！你要知道！我也是一樣愛國，不過同重慶的方法不同而已。」一天李士羣自我解嘲。

「李先生！」劉戈青說：「你對我這樣好，我心裏明白。如果你李先生幹土匪，做强盜，我一定跟着你李先生幹。就是不能給日本人工作，當漢奸。你要知道！我父親被日本人刺過六刺刀。我兒時，我父親一直對我說，長大了去殺日本人。現在我不能爲父報仇，也不能認賊作父，幫助有殺父之仇的日本人呀！」

「戴雨農派你同上海，究竟要你幹甚麼？」李士羣問，劉戈青支吾其辭，李士羣也不追問。

「你們這一次來了多少人？」李士羣又問。

「祇有我一個人，不過在上海的人多得很，祇要你李先生要，隨時可以爲你介紹。」劉戈青有些吹牛。

「怎樣介紹？」李士羣含笑追問。

「打電話叫他來嘛。」

「好！」李士羣拿起電話機上的聽筒，遞給劉戈青。

「山猿兄嗎？」劉戈青接過電話聽筒，撥朱山猿的電話，這時候夜靜更深，李士羣坐在對面，可以聽清楚對方說甚麼。劉戈青說：「我現在要殺頭了，你陪不陪？要陪，現在還來得及。」

「劉先生！你在甚麼地方？」朱山猿問。

「七十六號。」

「明天可以嗎？」朱山猿是個孝子，一聽七十六號，腦袋漲大一倍，知道那個地方有去無回。

「爲甚麼？」

「讓我今天晚上再去看我媽一次。」

「不行！」劉戈青肯定點說：「明天就不一定能夠見到了。」

「包天擎（新聞記者）正在我這裏，也想去看你，可不可以？」

「等一等！」劉戈青遮住聽筒，向李士羣請示，說道：「另外一位私人朋友，不是軍統局的同志，也想來看我，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讓他們一塊兒來吧！」李士羣回答。

一會兒，朱山猿和包天擎來到七十六號，帶來幾件換洗的衣服、毛巾、肥皂、牙刷。劉戈青向李士羣分別介紹，李士羣不相信會有人敢來七十六號，自投羅網。但是劉戈青一個電話，朱山猿果然來陪他殺頭，包天擎也不怕危險，一道來了，大出李士羣意料以外。他覺得劉戈青這樣年青，居然有死士的同志和不怕危險的朋友，的確很了不起，站起來說道：「你們自由談談，放心！絕不派人跟踪你們。」然後離去。

劉戈青告訴朱山猿：「此地祇能來一次，不能再來第二次，你要趕快離開上海，回後方去，向戴先生報告這裏的一切情況。」

第二天，包天擎又來看劉戈青，劉戈青已經寫好一張紙條，捲好藏在紙煙裏面，交給包天擎，帶給朱

山猿。紙條這樣寫着：「三元兄：弟決不以任何條件換取個人安全，死生有命，兄勿爲念，弟戈青，廿七日晚。」這張條子朱山猿帶回重慶，呈給戴先生。戴先生非常珍視這張條子，下命令作爲訓練同志的教材。

李士羣很愛惜劉戈青，認爲是不可多得的勇士、義士，不但不殺害他，反而保護他，拒絕日本人提走。後來，南京僞組織正式開鑼，李士羣把他送到南京寧海路二十五號特別監牢，他又反抗虐待，一拳打中看守所長的鼻子，流了滿臉血，監牢的看守人員把他揍了個半死。李士羣覺得劉戈青這樣呆下去不是辦法，和他商量，送他去日本一趟，回來參加工作。劉戈青打算找機會逃走，虛與委蛇，接受了李士羣的意見。看守人員見他要去日本，回來說不定是他們的上司，爲了討好，調成外役，行動也比較自由，可以出去走動走動。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劉戈青終於找到機會，逃出南京，搭乘京滬車的頭等臥車，到了上海，乘二十一日開香港的輪船，轉回重慶。

劉戈青就是這樣一位青年工作同志，忠勇而有智謀，難怪戴先生要開盛大的歡迎會，來歡迎他。

## 你的虧空我來負責

戴先生慷慨好施的作風，充分表達出他的濃厚人情味。同志們回去報告工作，或者派往各地工作，向他告辭的時候，或多或少，斟酌情形，總要送一點特別費。在抗戰以前，有時送三十元，有時送五十元，

甚至送幾百元。因此，每一個向他辭過行的同志，旅途都非常寬裕，無形中對他所產生的情感，對工作所發生的力量，都是難以估計的。

我參加他的工作以後，代表同縣靳易夫兄，去和他接洽工作。時間是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夏天，地點在杭州西湖邊的一家旅舘裏。當我到達南京雞鵝巷五十三號，戴先生的公舘，也就是工作接頭地點的時候。那邊的人告訴我，戴先生在杭州，要我立刻就去，並且指定我住那一家旅舘。當天夜裏，戴先生就來旅舘看我，見面握手，他很高興我來參加他領導的工作。他看過我們所擬的工作計劃和預算表，表示很滿意，對於預算如數批准，沒有核減分文。另外寫了一張條子，送我五十元特別費。

我返回南京，仍舊到雞鵝巷接頭，不到半個鐘頭，無錫徐爲彬（亮）兄卽來看我。我們在黃埔同營入伍，我是第十一連，他是第十二連。我把戴先生批過的工作計劃和預算表交給他，他給我一本電報密碼本子，告訴我怎樣使用，一直到我了解了使用的方法爲止。並且交代我一些工作方面的事務，算是功德圓滿。當時在雞鵝巷管錢的是江山張冠夫兄，他把特別費的條子收回去，給了我五十元現大洋。這是我參加戴先生的工作以後，第一次送給我的特別費。錢數雖然不算多，在那時候也不算少，從太原到杭州打個來回，也用不完。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冬天，戴先生辭去財政部緝私署署長兼職，由宣鐵吾先生接任。我也辭去陝西緝私處處長的職務，回到重慶。第二天晚上，戴先生邀我在曾家岩晚餐。

「你這一次在西安幹得怎麼樣？」席間戴先生很輕鬆地問我。

「報告戴先生！還算不差，有的稅收增加了九倍，有的增加了一倍半。還打倒一個貪官汚吏鹽務局長，解除了西安的食鹽荒。不過，僅僅幹了十個月，我個人就虧空了四五萬元。」

「怎麼？你也會虧空嗎？」戴先生知道我生活簡單，一向是量入爲出，所以表示驚奇。

「怎麼能不虧空呢？」我回答：「一個月的薪水，還不够請一桌客呢。」

「你也請客嗎？」

「當然啦！我既然做了官，就不能不擺一擺做官的排場。報告戴先生！人家請我十次，應不應該回請人家一次呢？」

「應該！應該！你的虧空，我一定替你負責。」

「謝謝戴先生！我應當分到的獎金，分文沒有領過，足够彌補虧空，不會辦不了移交的。」

但是，當我離開重慶的時候，戴先生寫了一張條子，還是送了我一萬元特別費。這是最後一次送我的特別費，也是數目最多的一次。

## 幹部生病送錢慰問

在我担任督察主任的時候，重要幹部生病，我在督察報告中，總會提上一筆，目的是要戴先生了解重

要幹部的情況。有一次，我在督察報告中，報告三位重要幹部同時病倒了：祕書安徽劉啓瑞，祕書兼第三處處長湖南徐業道，會計室主任湖南徐人驥。第二天批回報告時，附了三封親筆慰問信，派我代表他去慰問，每人送兩百元慰問金。戴先生對同志關懷愛護，就是這個樣子。

一次督察報告中，我把有肺病的同志列了一張表，有十幾個人。他看過督察報告以後，立刻給總務科下命令，增加伙食費，改良伙食。抗戰以前，軍統局的伙食最好，八人一桌，每桌五大碗菜，雞、魚、肉、海參等等，完全由公家供給，不扣伙食費。抗戰以後，經費困難，內勤人員增加好幾倍，伙食差多了。戴先生知道肺病與營養關係很大，所以，命令總務科注意營養。改良以後的伙食，雖然仍舊四菜一湯，兩葷兩素，質量和分量却好了許多。

× × ×

軍校第三期同學邱開基兄曾告訴我一件關於他和戴先生的故事，他對這件事印像很深，一直到現在，還是念念不忘。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夏天，他在戴先生那裏担任執行科長的職務，他的老太太在雲南景東故鄉病故，家中寄給他一封報喪的信，可是他並沒有看到。過了兩個多月，他接到一封家信，信上告訴他，他的電報和匯去的兩千元都收到了，老太太業已安葬。因爲有兩千元治喪費，喪事辦理得非常圓滿，非常體面，錢還沒有用完。親戚朋友們看到他的電報，尤其是匯回去兩千元治喪費，沒有一個不稱贊他的。

這時候他才知道老母親死了，而且已經安葬。他沒有回家奔喪，心理非常難過，覺得很遺憾。但是他既沒有匯錢回去，也沒有發過電報，百思不解，如墜五里霧中。他從黃埔畢業，就去日本留學，沒有幹過甚麼待遇優厚的工作，手頭連一千元積蓄也沒有，怎麼能匯兩千元治喪費呢？想來想去，覺得這種大手筆，除了戴先生，不會有第二人，決心去問個明白。

「戴先生！」邱開基問：「你知道不知道我母親已經過世了呢？」

「知道。」戴先生沒有遲疑，立刻回答。

「剛才接到家信，說我給家裏去過電報，又說匯去兩千元治喪費。可是我既沒有發過電報，又沒有匯過款項，連我母親過世都不知道，簡直不知道怎麼一會事。不知道戴先生知道不知道？」

「知道。」戴先生接着反問邱開基：「你想想看！假如你請假回家奔喪，從南京到你們雲南景東，打個來回，頂快也得三個月吧？（那時還沒有民航飛機）你要請三個月假，能請准嗎？如果你知道老太太過世，又請不准假，你的情緒會怎麼樣？會不會影響你的工作呢？」

這一連串的問題，問得邱開基啞口無言。於是，戴先生接着說道：「我知道你家裏並不富有，辦喪事是需要錢的。有錢就好辦事，你回去不回去，倒是次要問題。所以，我即刻用你的名義匯去兩千元治喪費，兩千元在鄉下辦喪事，足足有餘。我又替你發了一封電報，告訴你家中，路途遙遠，往返費時，請假不准，奉命移孝作忠，對你家裏有個交代。我沒有立刻告訴你，你才能安心工作。現在知道了，事過境遷，

悲哀自然冲淡了許多。我想，你對我這樣處置，一定會同意的。」

戴先生處理這件事，入情入理，盡善盡美，邱開基佩服得五體投地，感謝不盡。

## 下達命令如談家常

另外有幾件故事，也值得寫出來。

交通部天津電話局局長五台張子奇先生在日本軍閥佔據平津以後，拒絕日本人和漢奸接收電話局，孤軍奮鬥了兩年，爲中國人爭回好多光彩，也給了日本軍閥一頓當頭棒喝。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敵人一方面逼迫英國人（因爲電話局在天津英租界），一方面派便衣人員直接捉拿張子奇。他存身不得，才逃離天津。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回到重慶，住在南岸半山的老君洞。戴先生認爲張子奇爲國家增光，抗敵有功，知道他回重慶的消息，立刻寫了一封親筆慰問信，附了一張一千元的私人支票，派我去送款，代表他慰問。當時，子奇先生和戴先生沒有工作關係，不過是個普通朋友。他對朋友這樣關心，這樣照顧，怎麼能不使人家對他感覺到溫暖呢？

湖北朱若愚兄是戴先生的一位得力幹部，刻苦耐勞，工作認眞，清清白白，分文不苟。抗戰期間，湖北的工作一直由他負責。三十年（一九四一年）財政部緝私署成立，派他兼任湖北省緝私處處長，剛幹了一個多月，緝私署決定，各省緝私處處長以軍校同學担任爲原則，湖北緝私處長改派湖北劉培初兄担任，

朱若愚改爲副處長。要是在一般機關，無論如何，朱若愚也幹不下去了。可是戴先生領導下的同志，對於地位官階，根本不當一會事，朱若愚並不在乎處長變成副處長。

當時湖北緝私處設在恩施，戴先生認爲老河口方面非常重要，緝私署在老河口特設一豫鄂辦事處，指定由朱若愚負責。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三月，戴先生到老河口視察工作，剛好朱若愚在恩施，不在老河口。有許多工作，戴先生想當面交代他，拍了一份緊急電報，要他即刻動身，來老河口晤面。恩施到老河口，有八天路程，朱若愚打算早起遲宿，把八天的路程改做五天走。不料天公不作美，下起雨來，山路泥濘，無法加快。等他到了老河口，戴先生已經走了，給他留下一封親筆信，還留下一千元時別費。這封信不是長官給部屬的命令，有點婆婆媽媽，像家人敍家常，對於工作指示得非常詳盡，頂細微的地方，都顧慮到了。眞是一封文情並茂，充滿人情味的好文章。

若愚吾兄大鑒：

聞兄星夜奔馳，想長途跋涉，必甚辛勞也。

弟于前天到此，刻因四一大會期迫。急須回渝。加以天已下雨，恐道路將益泥濘，不能行動，故決今日回洛陽去。兄抵此後，如此間有便車赴西安，則當于西安謀把晤也。因弟于十七日以前尚在西安也。未能留此相候，殊歉。鄂北緝私工作急須佈置，前貨運稽查處緝私部份人員之接收與稅警之接管，望兄迅行交涉。而對於襄樊老河口均鄖等處祕密工作之佈置與加强，又須兄完全負責也。至緝私

分處副處長辦事處，似可與老河口查緝所合併辦公，以期人力之集中而利于工作也。如此時經費一時不濟，可向此間中央銀行借用若干　弟已函中央（銀行）于經理，為兄介紹矣。兄來此後，對此間各部門工作，請密切聯繫，多加督導為荷。匆此留上，敬頌

大祉！

弟笠手上十一日早晨

兄如能于十七日以前至西安，請到玄風橋十四號找我。如無便車，則作罷論。附上國幣乙千元，為兄旅用之助。

弟笠又及

×　×　×

楊遇春兄江西瑞金人，有一次戴先生到閩南視察工作，路過瑞金，不知怎樣會知道他的老家地址，特別去打了個轉，還留下一萬元。楊遇春曾聽同志們傳說，說戴先生去過他老家，他簡直不能相信，戴先生的時間多麼寶貴，怎麼會到他家？後來他回家去，家人告訴他，前些時有位大官來過，留下一萬元，問他貴姓，他祇是笑笑，說是軍事委員會的人，沒有留下姓名。家人形容那位大官的像貌神態，明明就是戴先生。楊遇春才知道，戴先生果然去過他家，而且還留下一萬元。戴雨農先生就是這樣神龍見首不見尾，送了人家錢，還不告訴人家是誰送的。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冬天戴先生到衡陽時，已經辭去緝私署長兼職，楊遇春從江西趕到衡陽去見他，堅辭江西緝私處處長職務。當時別動軍正在調整，需要軍事幹部，立刻派他担任別動軍的第二縱隊司

令，並且要他立刻到職。

「不行！」楊遇春趕緊說：「報告戴先生，緝私處還有二十萬開支沒有着落，不能一走了事，我得去一趟重慶，和緝私署算清賬目，討回二十萬還賬。」

「沒有關係，不必專爲算賬，跑一趟重慶，我們的時間，那裏能這樣浪費。」戴先生不准楊遇春回重慶，回頭對跟隨他的會計說：「先發給楊遇春同志二十五萬，至於緝私處的賬目，回重慶以後，告訴緝私署辦移交的人，替他結算清楚。」

「報告戴先生！」楊遇春趕緊說：「二十萬就够了，不需要二十五萬。」

「多留一些也不要緊，你去第二縱隊，也需要帶點錢去。」

戴先生對幹部非常信任，因爲他不斤斤計較，同志們才敢放手去做，收到事半功倍的意外效果。

## 對李宗仁特別表演

當我們稱贊或頌揚一個人的時候，別人會說你是在上「政治」，這裏所說的「政治」二字，在戴笠先生來說，可能就是人情味。

日本軍閥無條件投降以後，河北張公度（家銓）兄担任第十一戰區調查室主任，到達北平最早。後來戴先生到達北平，由他陪同看過三位軍事首長，北平警備司令陳繼承將軍、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將

軍和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去看陳孫兩將軍的時候，沒有攜帶甚麼東西。但是拜會李宗仁的時候，却攜帶了四瓶威士忌，每兩瓶綁在一起。汽車行駛在路上，戴先生告訴張公度：「李德鄰做過軍校的校務委員（第六期在南京的時候），算是我的老師，必須帶點東西，表示敬意。」

汽車開到中南海居仁堂前，戴先生下車以後，兩手各提兩瓶洋酒。

「戴先生手裏提着東西，很不好看，由我來提吧。」張公度關上車門，一面伸手想去接戴先生手裏的洋酒，一面這樣說道。

「有甚麼不好看？你不懂！你先進去接頭。」戴先生不要張公度替他提洋酒，要他先進去報信。酒還是他自己提着，隨後走進居仁堂。

李宗仁聽說戴先生來看他，趕緊迎接。戴先生立正，規規矩矩鞠了個躬，才把四瓶洋酒放在旁邊的桌子上。說道：「這次來看老師，沒有攜帶甚麼好東西，這四瓶洋酒是美國人送我的，特地給老師拿來嘗嘗。」

戴先生說話的態度和言詞，非常親切。從李宗仁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來，他非常高興。接着閒話家常，聊了好一會，戴先生才說：「我這一次來北平，主要的就是肅奸。按照規定，各地肅奸工作，由各戰區調查室主任負責。北平的肅奸工作，就由張家銓同志來辦理，以後還得請老師多加指教。」

「沒有問題，你需要人，還是需要錢？我都可以支持你。」李宗仁很高興，很慷慨地說。

「人和錢都不需要，祇要老師給他幾張封條，査封漢奸們的財產就成了。」戴先生說。

「那還不簡單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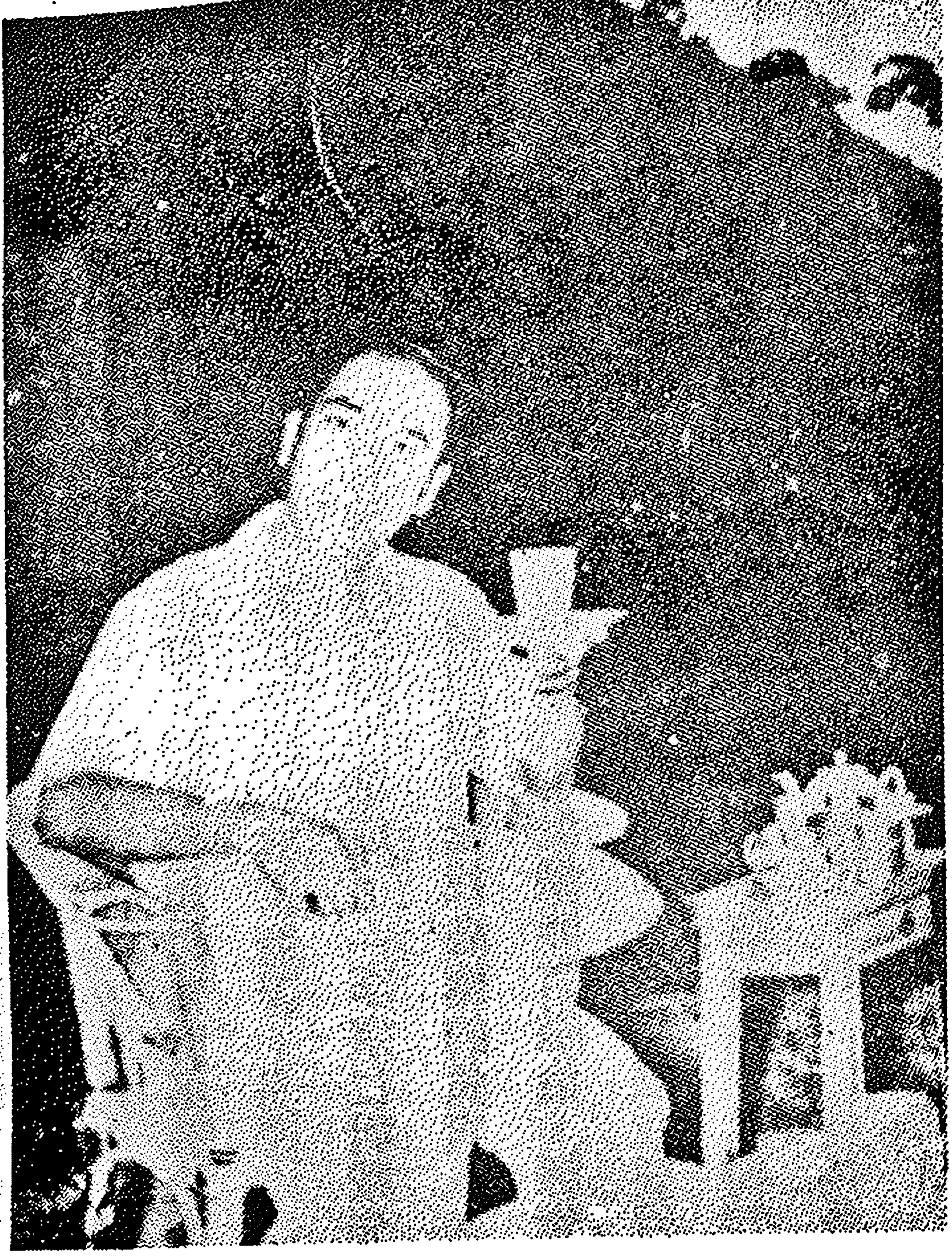
「不簡單！」戴先生說：「既然用行營的名義査封，老師就得負責。逮捕漢奸，也還得老師下命令呢。」

「好的！你要我怎樣支持你都成。」李宗仁對戴先生很客氣，看來非常誠懇。回頭看看張公度，說道：「以後有甚麽困難，你可以來行營找各處的負責人，我會交代他們的。」

戴先生這一次和李宗仁會談，氣氛非常融洽，輕鬆愉快。從居仁堂出來，坐上汽車，馳出中南海。戴先生在車上對張公度說：「家銓！你知道爲甚麽我要親自提四瓶洋酒，不讓你替我提呢？因爲你提着，和我親自提着，分量差得很遠，這就是『政治』。你要知道！好多年來，李德鄰常做反派角色，最不忠於領袖。因爲八年抗戰，隔閡才算消除了。我是委員長最親信的幹部，現在對他這樣恭敬，你想想看！他會有甚麽感想？我這樣做，無非是要堅定他對中央的信心，在無形中會替　委員長減少許多困難和阻力。我平常要我們的同志『體念　領袖的苦心』，就是指着這些地方。」

## 董益三的頭像什麽

戴先生很重視紀律，犯了重大錯誤，接受處罰，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情，不足爲奇。有時候，戴先生處



罰一位同志，眞是妙不可言，下面就是一件很有趣味的故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夏天，他到東南視察，路過江西，邀楊遇春兄同行。先到福建建陽的東峯，視察中美第七訓練班，再到浙江淳安，視察浙江郭履洲兄的部隊，最後到安徽廣德，視察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返回重慶時，路過江西泰和，突然下令扣押水陸統一檢查所所長曹飛鴻（曹飛鴻是省主席曹浩森的姪兒）。楊遇春覺得，一路上戴先生非常高興，爲甚麼一到泰和就生起氣來，要關人呢？於是，向戴先生講情，不要關曹飛鴻。

「你是好人，把別人都看成和你自己一樣。」戴先生回答得使楊遇春摸不着頭腦。難道曹飛鴻不是好人嗎？不是好人算甚麼罪？後來駐泰和的同志們聯合起來再去講情，力保曹飛鴻。

「你們知道爲甚麼要關曹飛鴻呢？」他們既來講情，戴先生當然要問他們，他們却沒有一個人能够回答。戴先生才告訴他們：「你們想想看！曹飛鴻憑籍着主席姪兒這種關係，拿上主席的招牌來嚇唬同志，欺負別人，回頭再拿上我的招

牌去嚇唬主席。你們想想！像他這樣兩面行騙，裏外招謠，佔便宜的人，再不嚴辦，我們的紀律還能維持嗎？」

× × ×

戴先生對於同志們的儀容，非常注意，甚至吃穿，也不忽略。不論大事小事，隨時隨地都要糾正，處處都在教育。這種作風，也祇有他能够做得到。他發現同志們儀容不整，絕不放過去，即使在開會的時候，也會當衆宣佈，作爲題材，教育大家。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一次局務會報，戴先生突然指着第四處副處長董益三向大家說：「你們大家看看，董益三同志的頭像個甚麼？」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董益三的頭上。原來他的頭髮枝枝叉叉，亂糟糟地，像一隻落窩的母雞。有些人怕笑出聲來，摀住自己的嘴巴。戴先生說：「軍人讀訓要大家『整肅儀容』，像你這樣的頭髮，居然也能出席局務會報。一個人連自己的頭髮都整理不好，還想治國平天下嗎？」

我也是一個不修邊幅的人，我的頭髮雖然沒有像董益三那樣亂法，可是從來沒有上過頭油，幸好，戴先生還沒有當衆宣佈過。否則，一棵督察主任的腦袋任由大家觀賞，就太不成話了。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冬天，我回到重慶，戴先生要我參加中美合作所爲美國舉行的晚宴，每一次都要我先去理髮，並且囑咐我，上點頭油。他說：「美國人很重視晚餐，一定要衣服整齊，打上領帶，鬍子一定要刮乾淨，否則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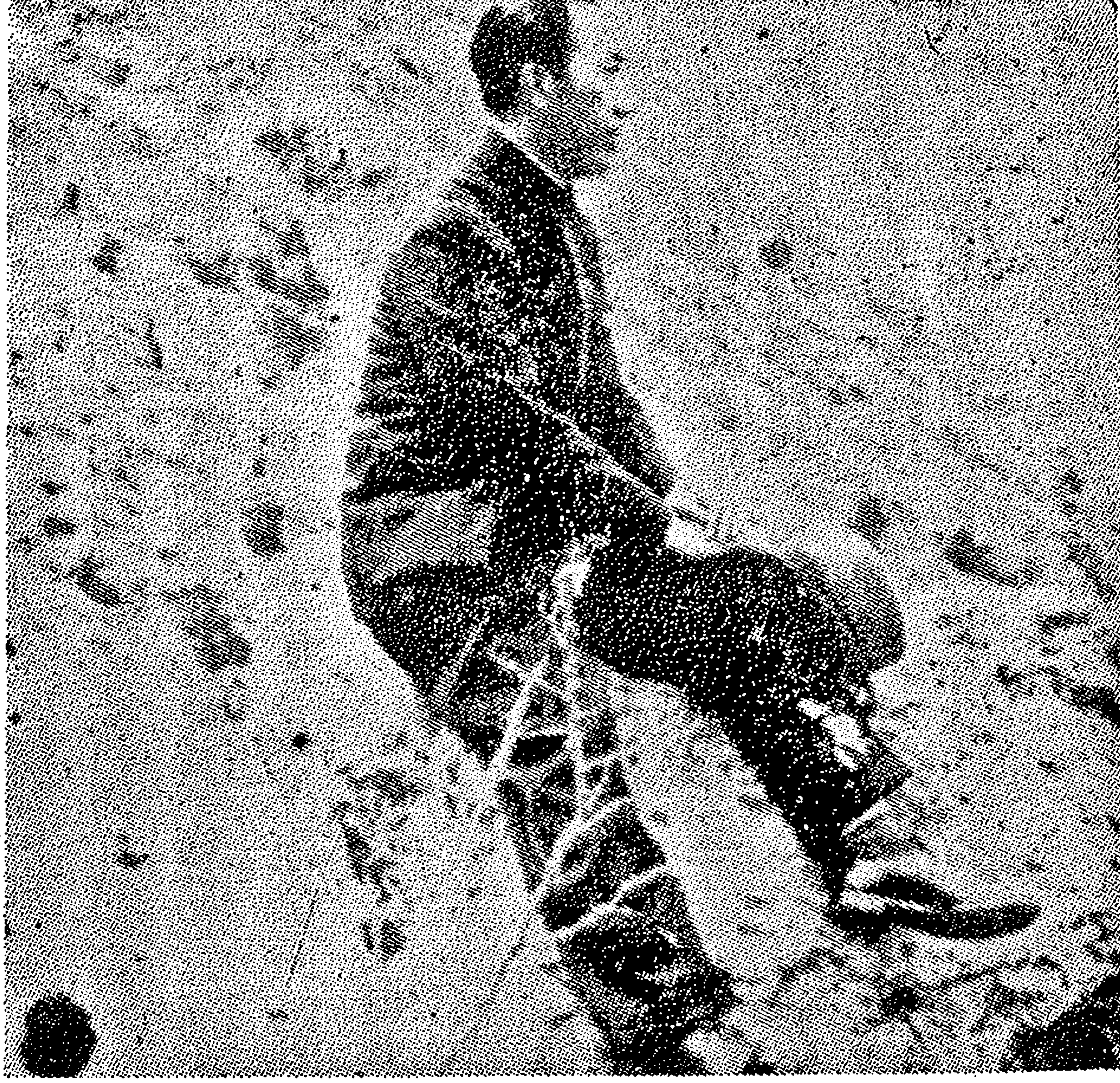
爲不禮貌。」

中國人吃蘋果去皮，都是拿着整個蘋果轉着削皮。有一次在曾家岩吃飯，飯後有蘋果，戴先生拿起一隻蘋果，剖成四塊，然後拿起一塊，去皮去核。回頭告訴我：「外國人吃蘋果，就是這樣去皮。記住！在有外國人的場合，吃水果去皮，不能用中國的方法，否則，人家心裏會以爲你沒有教養。」在此以前，我不知道蘋果去皮，中外有所不同，現在才學會吃蘋果去皮的方法。

## 請梅樂斯不用鷄鴨

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美國梅樂斯海軍中將在他所著「另一種戰爭」裏，描寫他參加戴先生爲他舉行的第一次宴會：「那一次晚宴的確了不起。楊將軍（宣誠）與戴將軍手下的人也都被邀了。麥克胡（美國大使館海軍武官）表示，據他所知，在中國式一連兩小時的正式宴會上，從來沒有會完全沒有鷄鴨的。戴將軍則解釋說，因爲知道我對於家禽類的食物都會敏感，所以不備。我想，這一定是由於蕭上校（名勃字信如，湖南人，爲中國駐美武官）根據過去和我一起進餐向他做的報告。」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中國人注重友情，對遠方來的朋友，特別高興。戴先生對梅樂斯的嗜好和禁忌，知道的這樣清楚，多麼細心。梅樂斯對家禽食物敏感，祇要有梅樂斯參加的宴會，戴先生就不准用鷄鴨，對朋友這樣體貼，別人就很難做到。記得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春天，今總統　蔣公蒞臨太



抗戰時期，戴雨農（笠）先生席不暇煖，奔走各地，在敵後的窮山惡嶺間，也有他的蹤跡。

原，戴先生也隨同前往，住在山西大飯店。一天早上七點鐘，我去看他。原來他同侍衞長宣鐵吾將軍住在一個房間，我邀請他們吃早餐，他們答應了。我想在太原吃早餐，清和園的頭腦頂有名，而且，頭腦在別的地方是吃不到的，就請他們到清和園吧！約妥八點鐘在清和園碰頭。七點四十分，我和靳易夫兄就先到了。戴先生和宣侍衞長準八點鐘到達，才知道他們這兩位浙江人都不吃羊肉，簡直不願意聞羊肉的氣味，弄得局面很尷尬，臨時改往晉谷香。這一件故事和戴先生請梅樂斯吃飯不用鷄鴨，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

抗戰時期的重慶，穿西裝的人很少很少。一天上午戴先生打電話到石灰市稽查處，找處長說話。接電話的人不知道對方是戴先生，語氣毫不客氣，說是處長不在，戴先生已經有些不高興。再

問到那裏去了，回答是有人請客，嚕囌甚麽，帶點氣勢凌人。戴先生回頭打電話給軍統局督察主任廖華平，要他立刻找到稽查處長來見他。稽查處長身穿西裝去赴午宴，接到廖華平的緊急電話，知道有了麻煩，來不及換衣服，趕快跑到鄉下去見戴先生。一會兒，戴先生出來，看見客廳裏的稽查處長身着西裝，眞是氣上加氣，一言不發，逕自走了。這樣一來，稽查處長當然着慌了。

下一次　總理紀念週，戴先生把那位處長請到司令台上，面向台下，開始數說。從稽查處接電話的人不客氣，證明平素沒有訓練，稽查處長不應該接受商人邀請，參加他們的宴會。最後說到不應該穿上西裝去見他，足足數說了一個多鐘頭。

## 楊庭芳闖禍反得福

說到軍統局的紀念週，場面相當偉大，參加的人數總在一千人以上，站在羅家灣廣場上，由浙江王鐵广（兆槐）兄指揮，按照服裝，高矮排列得整整齊齊。有時驕陽當空，站上一個多鐘頭，相當吃力。可是，同志們都不怕曬太陽，喜歡參加戴先生主持的紀念週。因爲他的報告或訓話，既不是陳腔爛調說教式，又不是東拉西扯唱高調，而是內容豐富，充滿人情味，趣味橫生的精彩演講。有時分析時事，有時報告一週內發生的事故，有時罵罵人。總之，可以聽到許多平時所聽不到的消息，又可以增長許多見識。就以罵人來說，戴先生常常引用一兩句俗話，給人一種深刻印像。比如說一個人講話很長，而又沒有內容，他會說：

「王大娘的裹脚布，又長又臭。」罵一個不知反省，不接受別人勸說，越勸越執拗的人，他會說：「小孩兒的雞雞，越攀越硬。」罵一個頑固彆扭的人是「毛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這些頗有趣味的俗話，在書本上不容易看見，却在紀念週上聽到了，一直不會忘記。

戴先生的行動以及他的工作情況，永遠不會在報紙上看到，他也不同新聞記者接觸，不要他們宣傳捧場，許多同志都不明瞭甚麼原故。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有一次我去南京，戴先生留我在他雞鵝巷公館午餐。賓主祇有三人，除了我們兩人，另外一位是劉戡將軍，昨晚從江西回來。

「我並沒有做你的情報，你猜！我怎麼知道你已經回南京？」席間，戴先生問劉戡將軍。

「是呀！我正奇怪，你怎麼知道我回南京，要我來吃午飯。」

「老實告訴你，今天早上我從報紙上看到的。你在前方剿匪，行動這樣不祕密，萬一敵人對你有甚麼陰謀，你不是先供給他們線索嗎？我看，以後你的行動，還是不要在報紙上發表，比較安全些。」

「一點也不錯，謝謝你對我的關心。」劉戡將軍一面點頭，表示贊同，一面這樣說。

戴先生爲了關心劉戡將軍的安全，特別請他吃一頓午飯，現身說法，同時也敎育了我。戴先生的工作，橫說是祕密，豎說還是祕密，怎麼能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呢？他又勉勵同志做無名英雄，有功是本分，爲工作犧牲，死得其所，都沒有向社會宣佈表揚的必要。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財政部緝私署成立，河南楊庭芳（蔚）兄任副署長，在重慶海關巷負責籌備。

有一天中央通訊記者去訪問，探詢緝私署成立經過，問長問短，談得不少。臨離去時，楊庭芳叮嚀他不要發表新聞，那位仁兄滿口答應。實際上，好不容易採訪到有關戴笠先生的新聞（署長），如獲至寶，那能不發佈呢。第二天報紙上把訪問的經過發表了。夜裏，戴先生要湖南李肖白兄陪同楊庭芳去見他。

「你怎麼搞的？」李肖白和楊庭芳一進門，戴先生氣呼呼地這樣問。

「甚麼事？戴先生！」楊庭芳摸不清頭腦，祇好這樣反問。

「你看一看報紙！」戴先生把手裏的報紙扔給楊庭芳，聲色俱厲地問他：「誰要你把我的名字登在報上？」

楊庭芳已經看過報紙，以為沒有甚麼關係，他說：「中央社記者到海關巷訪問。我一再叮嚀他不要發表新聞，想不到他們不守信用。不過，報紙上發表的新聞，不關係軍事機密，似乎沒有甚麼關係。」

「還說沒有關係！」戴先生氣得跳起來，又氣得落在沙發上。

「庭芳兄，你先回去吧！」李肖白眼看下不了台，出來打圓場，讓楊庭芳離開，好同戴先生商量善後。

楊庭芳感覺到非常掃興，做夢也想不到，因為報紙上發表一段新聞，戴先生會生那麼大的脾氣。戴先生既然不諒解他，恐怕不會再讓他担負比較重要的責任了。更想不到，沒有幾天，發表他担任兵工署警衛總隊長。警衛總隊的人數比兩個師都多，裝備又非常精良。楊庭芳整天希望帶兵，現在可說是得其所在，

他認爲比做緝私署的副署長划算的多。戴先生對於同志愛護，永遠是感人的。

## 馬志超屈就副局長

抗戰結束的時候，戴先生領導的抗日游擊武力，一共有四部份。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陝西馬志超指揮四個縱隊，別動軍總指揮江蘇徐志道指揮八個縱隊和三個直屬支隊，中美合作所參謀長湖南李崇詩指揮中美合作所的十二個教導營，交通檢查處處長廣東吉章簡指揮兩個交通檢查總隊。抗日戰爭既然結束，這些專爲抗日成立的武力自然沒有存在的必要。可是共產黨的武力，利用抗戰機會坐大起來，人數在一百萬以上。戴先生料定他們必然要叛亂，叛亂的手段，首先就是破壞我們的鐵路交通。那麼，將來維護鐵路安全，使交通暢通，這種責任又會落到他的肩上，無法推卸。未雨綢繆，棋先一着，決定把他所領導的上述武力，改編成爲若干交通警察總隊，用來維護全國的鐵路安全。指揮這些交警總隊，需要在交通部之下成立交警總局。此項計劃已蒙最高當局核准。

這四位帶兵的同志，在抗日戰爭中都立過功。論資格，馬志超軍校第一期，吉章簡軍校第二期，徐志道軍校第四期，李崇詩軍校第六期。新的交警總局長，好像應當由馬志超担任，可是按照實際的環境和當時的需要，又不合式，戴先生處理任何一個問題，都是要衡量實際情形，顧慮到很多方面。有一天，他邀馬志超離開煩囂吵雜的上海，到達清靜幽美的蘇州，商討這個問題。——「志超兄！交警總局成立，按理

應當由你担任第一任局長。」戴先生對馬志超說：「不過，成立伊始，困難很多，需要和各方面接頭。你是陝西人，吉章簡是廣東人，論人事關係，他比你强，由他來籌備，可以減少許多阻力。同時還有更重要的任務，需要你去做。所以，我覺得你還是不要担任交警總局長好些。」

「報告戴先生！你根本不用顧慮俺的出處，戴先生需要俺幹甚麼，俺都高興去幹。」馬志超對戴先生一向是絕對服從，心想，爲了談這個問題，特別邀他來到蘇州，委曲婉轉同他講，這份情誼，已經使他十分感激，還計較甚麼地位高低嗎？

「東北問題非常重要。」戴先生分析國內外形勢以後，對馬志超說：「我打算你以交警總局副局長的身份，統率由忠義救國軍改編的交警總隊，去東北協助杜聿明收復東北。你和杜聿明既是陝西同鄉，又是同期同學，比任何人去東北都合式。你要知道，如果我們能够在東北站穩脚步，關內的問題就好辦了。所以，就國家的整個形勢來說，東北工作最爲重要。」

經過這次談話，馬志超沒有做交警總局局長，可是馬志超對戴先生這種深謀遠慮，和對他的倚重，覺得做副局長比局長還更重要。

以下再敍述幾位同志的故事，藉以了解戴雨農先生對於同志們的人情味。

## 老祕書羅敬挨炸記

五年前文水岳梓宇弟告訴我，警務處同事羅敬要送我一幅中國畫。左思右想，不論怎樣想，也想不起羅敬這個名字。等到他親自拿着五十七年三月，用左手畫的一幅山水立軸，已經裱好，裝上鏡框，來到我的寓所，我才知道，原來羅敬就是陸乃誠。過去三十年，我祇知道陸乃誠，而不知道羅敬才是他的眞實姓名。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我到北平的時候，周世光兄告訴我，有一位很優秀的輔仁大學同學陸乃誠，已經參加了我們的工作，將要到後方去受訓。秋天的一個晚上，世光在西單黔陽館請我們兩個人吃飯，一方面爲陸乃誠餞行，一方面介紹我們認識，希望我回後方以後，對他有個照顧。（以後用羅敬本名，不再用陸乃誠。）

羅敬係輔仁大學的研究生，研究小學，是沈兼士先生的得意門生，章太炎先生的再傳弟子。七七事變以後，北平的公私立大學多半關門，輔仁大學因爲是天主教辦的學校，仍在繼續上課。輔大的師生之間，孕育着一種憤怒的抗日氣氛。老師們像英千里、沈兼士、張懷先生等人，都在有意無意間，鼓勵學生們不屈不撓，不向暴力侵略者低頭。日本憲兵隊很快就對輔大注意了，派去兩個門房，作爲監視。最後還是把訓導長葉神父，教授罷懷寶等人捉去。羅敬在學生中間，是個積極抗日分子，已被日本憲兵隊發覺，不能再在北平呆下去，決意偕同汪雲帆、魏南昌幾位同學，乘平綏車到包頭，再經後套、寧夏、西安，到達蘭州，入中央警官學校蘭州特警班受訓。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夏天，戴先生到蘭州，主持特警班結業典禮，發覺羅敬非常優秀，帶回重慶，担任內勤工作。起先他負責撰寫「各外勤單位史」，這是一項新安排的工作，並無先例可援，又需要翻閱許多檔案，加以選擇描寫。不過羅敬覺得這項工作並不困難，勝任愉快，一點也不吃力。他計劃用兩年工夫，完成一部精彩的歷史巨著，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

二十九年到三十年，敵機轟炸重慶最爲猛烈，幾乎天天有警報。而重慶這座炸不毀的山城，今天炸燬，隔不了幾天，又重新修建起來。敵機炸斷電線，一時修理不好，夜裏家家戶戶門口掛一盞紙燈籠。我曾在大樑子看見一家門口的燈籠上，寫着十四個大字：「父傳子、子傳孫，生生世世，勿忘此仇。」這是多麼悲壯憤怒的警語呀！軍統局爲不影響工作，避免轟炸，大部分的工作同志移到鄉間佟家橋、造時場等地辦公，羅家灣祇留下很少數的一些人員。

八月初，戴先生決定挑選幾位同志，担任他的辦公室祕書，由各單位的負責同志各推薦一人，參加考試，試卷將由戴先生親自評閱。劉啓瑞先生推薦了羅敬，考試結果，羅敬以最優成績當選。這樣一來，撰寫各外勤單位史的工作，祇好移交給別人繼續。因爲這件工作和處理一般公文不同，爲使繼續負責的人易於着手，羅敬寫好一份「編纂各外勤單位史的大綱」，到人事科，送給湖南龔仙舫科長。不知甚麼原故，羅敬沒有注意到警報，當他到達人事科，人們都避警報去了，一個人都沒有看見。他要離開人事科的時候，已經是緊急警報了。敵機從湖北起飛，距離重慶很近，一拉緊急警報，不到幾分鐘，敵機就會飛臨重慶

上空。

羅敬抬頭望望，看不見飛機的影子。他心想，敵機不會來鄉下轟炸吧？不慌不忙，慢慢騰騰地向防空洞走去。想不到敵機這一次來轟炸，就是以造時場、鍾家山、楊家山爲目標。沒有走幾步，機聲隆隆，已經飛臨上空。他加快脚步，正想轉個角，找一個隱蔽的地方。有人扯他的褲脚，要他蹲下，不要再走。他低頭一看，是人事科副科長山東劉欽禮，蹲在牆角。他還來不及蹲下，轟隆一聲，炸彈已經爆炸，一片破片正好擊中他的頭部，他祇記得眼前一黑，倒在地上，不醒人事。

## 不惜花費送港就醫

羅敬昏迷了十幾天，當他醒來的時候，已經躺在歌樂山的中央醫院。戴先生曾經親自來過醫院，關照中央醫院，盡最大的努力爲他治療，不論花多少錢，他都負責。羅敬的生命力量和生存意志，非常强烈。他在病牀上躺了三個月，怕眞的成了殘廢。心想，不能再躺着，應當忍痛，掙扎，勉强起來活動，練習走路。起初，手扶着病牀的欄杆，移動幾步，慢慢地，不扶欄杆，也可以走動了。他心裏高興，進步很快，但是仍舊不能說話。中央醫院已經盡了很大的力量，沒有進一步的治療辦法了。

「趕緊收拾東西吧！戴先生要送你到香港去醫療，現在正在羅家灣，等着見你哩。」有一天早晨，有一位同志來中央醫院，接他出院，這樣告訴他。羅敬以爲那位同志在開他的玩笑，他簡直不敢相信，戴先

生會爲一個同志，一個學生，花很多錢，送到香港，住醫院治療。等他到達羅家灣，戴先生果然接見了他，並且安慰他，去香港好好醫療，他想說一兩句感謝的話，嘴巴在動，却是發不出聲音，着急的眼淚一直往下淌。

那一天下午，他正在珊瑚壩飛機場等候飛香港的班機，陪送他上飛機的同志告訴他，一會兒戴先生會來的。果然沒有多久，戴先生走進候機棚，向四週打量一轉，看見羅敬站起來，點點頭，示意要他坐下，然後離開候機棚。戴先生出現在候機棚，羅敬非常感動，也給了他無比的奮鬥力量，無比的生存希望。

這一年，羅敬的運氣着實太壞了。到了香港，好不容易住進瑪麗醫院，住院剛剛一個星期，對他的病情祇做了一番照例的、初步的診詢，還沒有決定怎樣醫療，日本軍閥開始攻打香港了。九龍抵抗不到一天，九龍就陷落了，瑪麗醫院改成傷兵醫院，把所有病人全部趕走，也不管病重病輕，羅敬當然不能例外。香港也沒有抵抗多久，英國人豎起白旗，向日本軍閥投降了。

日本軍閥佔領下的香港，一片混亂悽涼，日軍隨意殺人，街上行人很少。糧食缺乏，物價飛漲，簡直成了人間地獄。一個行動不便，又不能說話的病人，失去一切聯繫，在這種情況之下，不知如何是好，有時他眞想跳下海去。人在絕望的時候，有時又會遇到栁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正如俗話所說，天無絕人之路。羅敬不該困死香港，遇到河北同鄉會的李會長，才算得救。李會長對他這位河北同鄉非常同情，把他送到廣華醫院，但是這一家醫院對他的病，毫無辦法。

羅敬攜帶的錢，早已用完，完全依靠李會長，也不是辦法，趕緊給在後方工作的魏南昌同學去一封信，碰碰運氣吧。想不到這封信效力很大，很快就有人來同他聯絡，送錢給他，並且告訴他，戴先生希望他到上海或北平去治療休養，不要呆在香港。

羅敬遵照戴先生的指示，回到北平。他想這種毛病醫療效果很小，不如自己訓練，來得有效，沒有再找醫生。回到自己家裏，又不敢久住，怕日本人查出來算老賬，在東直門附近租下一個小院子，由他的夫人琦靜之女士照顧，天天下苦功，練習說話、行動。休養了一年多，進步很大，右手已經殘廢，無法恢復，左手却可以靈活運用。用左手練習寫字，開始很蹩扭，慢慢也就習慣了，再用左手作畫，作為消遣。說話的能力也逐漸恢復，可以說話了。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秋天，汪雲帆派到蘇州工作，離開重慶以前，戴先生接見他，要他到北平看看羅敬的情形怎麼樣，送點錢去。當羅敬看到四年前，一塊兒離開北平，到蘭州受訓的同伴，現在奉了戴先生命令來看他，興奮到無以復加，比服特效藥都有效。戴先生那樣煩忙，担負了國家交付的沉重担子，對他這樣藐小的同志都這樣關心，羅敬頓時覺得他自己也重要了，不再是傷殘，是一個健康的人。他決心離開敵區，仍舊到後方去，參加抗戰的行列，以報答戴先生。

這一年冬天，羅敬由他的夫人陪同，離開北平，到達河南，渡過黃氾區，從界首到了西安。在西安遇見沈兼士先生，獻上他用左手畫的一張山水畫，沈先生認為畫得很不差，鼓勵他繼續畫下去，不要中斷。

羅敬到達重慶，戴先生看見他左手寫字，同右手寫得同樣好，並且完全恢復說話，認爲是奇蹟，非常高興。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軍統局成立十二週年紀念大會，戴先生派定孫若愚和羅敬負責招待外賓。這兩位同志，一個是爲了爆炸日本軍閥，製造炸彈，不愼炸掉自己的左手，一個是被日本軍閥爛炸城市，炸成右手殘廢。這兩位同志現在都在台北，每當看見他們兩位，自然而然，興起對日本軍閥和日本政客的憤怒和仇恨。

羅敬左手作畫，已經三十年了，所畫的山水畫，相當了不起。

## 劉建華權充蒙古人

七七事變前後，軍統局在察哈爾和綏遠兩省的工作，非常了不起。兩省是一個單位，叫察綏站，歸北平區指揮，由馬漢三兄任站長。後來漢三改任北平區區長，察綏站分成察哈爾站和綏遠站兩個單位，仍歸北區指揮。察哈爾站站長山東楊金聲，係僞蒙疆自治政府的建設部部長，副站長河北張撫之，係張家口警察局的督察長。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察哈爾站被敵人破壞，他們兩位被日本軍閥殺害，壯烈成仁。綏遠站站長係陳燡如，大同組歸他指揮。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十月下旬，我和陳燡如從大同到達綏遠的省會歸化城，僞蒙疆自治政府已經改名爲厚和市。我住在站書記察哈爾趙涵忱（文蔚）兄處。

到達歸化城住五六天，綏遠站電台台長河北張世傑從張家口回來，張撫之托他給我帶來一個口信，要

我行動小心些。日本憲兵隊通知警察局：「藍衣社喬某張某二人在蒙疆一帶活動……」張某可能係指察哈爾張季春兄，喬某當然是我了。大概是北平出了紕漏，敵人從被捕的同志身上，壓榨出來的線索。

察綏的工作既然和北平區有聯繫，北平的工作被破壞，必然要影響到察綏的安全。所以，察綏的同志們，已經處於風聲鶴唳的惡劣情況之下，隨時都有被敵人逮捕的可能。爲了應變，除了機關遷移地點，同志們盡量隱蔽，別無其他辦法。

我和綏遠的同志都見過面，詳細談過話。這些同志中最特出的一位就是厚和市警察局長，他用的是一個蒙古名字，叫做那木爾。實際上是黑龍省奇克縣人，眞名是劉建華，冒充蒙古人，容易和德王接近。他曾邀我到他家裏吃過一次晚飯，他的住宅是日本式的榻榻米房子，榻榻米上的矮桌子，小茶壺，小茶杯，都是日本式的，一切佈置看起來簡直像一個日本家庭。我想，日本人看到這樣的環境，一定會很高興，認定他是一個忠於日本的蒙古人，不會懷疑他是重慶的工作同志吧？我以爲警察局的消息靈通，劉建華既然是警察局長，對於我們同志的安全，會有很大的幫助，萬沒有想到，毛病却先從自己身上開始。

重慶命令我趕快到北平去恢復工作，說是遲去一分鐘，則失去一分鐘的效用。但是張家口憲兵隊已經注意到我在蒙疆一帶活動，由平綏路回去，非常不安全。同時北平的情況一點也不淸楚，冒失前往，一定會掉進敵人預置的陷阱中。所以，我決定先到太原，再研究去北平的辦法。爲了路上減少麻煩，弄了一張蒙古軍總司令李守信發給的囑托護照。路過大同，和張靜齋兄盤桓了兩天。他送我到同蒲車站分別時，不

勝依依，誰知這次分別竟成永訣。

回到太原，住在王家巷二號靈邱李繼先（希紹）兄寓所，他是軍統局山西站的副站長，我們和站長應縣薄有發兄研究的結果，決定由白蓮丞兄夫人梁秀娟女士掩護我到北平，她在北平非常熟習，到北平以後的住處，也由她安排。為不使敵人有機可乘，決定避開原有的組織，也不同我北平的寓所。我和白太太決定十一月二十日由太原動身，不料十九日夜裏接到重慶的緊急電報，說我北平的寓所有日人坐守，不要我再去北平，趕快返回重慶。於是，從晉西離石南邊的三交渡過黃河，經過共產黨佔據的綏德、延安到達西安，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三月初，回到重慶。

這一年夏天，因為敵機轟炸頻繁，督察室疏散到海關巷三樓辦公，二樓係戴先生的臨時辦公室，有時來這裏辦公，有時來這裏會客。我搬到海關巷不久，突然拉起痢來，一連五六天才停止。戴先生聽說我生過病，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去談談。拉過痢以後，兩腿沒有一點力量，從三樓走到二樓，費了很大的氣力。戴先生看見我拉痢拉得不成個人樣子，順手從桌子上拿起一瓶他經常服用的英國魚肝油丸遞給我，要我服用，在當時，大概是最好的補品了。他又要我到南溫泉休養幾天，好早日恢復體力。

遵照戴先生的囑咐，我到了南溫泉，想不到會在那裏遇到劉建華兄。他來重慶，人地生疏不知道我担任督察室主任，沒有來找我。他告訴我逃出歸化城的經過，我才知道綏遠的工作也出了毛病，他算是虎口餘生。

## 親為備鎗叮嚀至再

舊站長陳燡如正和一位女友熱戀着，沒有離開歸化城。他的女友在敵人宣撫班工作，因事到張家口，約定二十天返回，到時候，陳燡如在車站接她。不料去了十天，事情已經辦完，她返回歸化城，立刻就想找她的愛人。她不知道陳燡如的住址，祇知道他在日本特務機關做事，就到日本特務機關去找。這一找，找出痲煩了。日本憲兵隊也正在找陳燡如，於是追查來歷，查來查去，查出陳燡如到特務機關，係警察局長那木爾介紹的。好了，陳燡如可以逃走，那木爾可走不了。憲兵隊把劉建華叫去，向他要陳燡如。劉建華非常機警，腦筋靈活，他知道事態嚴重，一定是陳燡如出了甚麼紕漏。爲堅定日本憲兵隊對他的信任，避免引起對他懷疑，他毫不思索，告訴憲兵隊：「我有絕對的把握，找得到陳燡如，三天以內一定交人。如果找不到，我會提上自己的腦袋來憲兵隊。」

果然，日本憲兵隊非常信任劉建華，並沒有扣留他，放他回去找人。其實，因爲風聲很緊，劉建華根本不知道陳燡如在那裏。他在日本憲兵隊吹牛，誇海口，不過是爲自己製造脫離虎口的機會。劉建華離開日本憲兵隊，趕緊找到新任站長張季春，報告日本憲兵找他去的經過，張季春說：「趕緊到後方去，否則白白犧牲。」

「沒有重慶的命令，怎麼敢離開呢？」劉建華有些猶豫。

「不要緊，由我負責。事情緊急，來不及請示，你走後，我會打電報報告的。」站長張季春說。

劉建華決定先到包頭，由蒙古軍總司令部的課長武鈞玉同志護送，因此，有蒙古軍現駐紮的地方，都可以打通關節。從包頭渡過黃河，就是伊克昭盟，經東勝到陝北榆林。榆林到西安，須經過共產黨佔據的延安，是一段很不容易通過的道路。他在西安見到戴先生，報告脫離經過，戴先生非常高興，當面交代，要他到重慶去。

戴先生愛護同志，無微不至。對於從敵區回來的同志，格外體貼。戴先生覺得劉建華既然不能重返敵區工作，在後方工作，沒有軍校的學歷，非常吃虧。所以，劉建華回到重慶，並沒有給他分派工作，等候軍校高教班開學，保送他和毛萬里、聶琮幾位同志，一塊兒入高教班第七期受訓。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劉建華從中央軍校高教班畢業，派爲寧夏阿拉善旗軍事專員。當時日本軍閥企圖煽動各盟旗的王公，背叛政府，成立傀儡組織，供他們利用。我們得到情報，敵人曾派出漢奸和僞裝的日本人，企圖潛入我們後方活動。政府防患未然，在寧夏阿拉善旗、額濟納旗和綏遠的伊克昭盟，都派有軍事專員，協助各盟旗防止敵間和漢奸潛入。劉建華出發以前，戴先生在曾家岩公舘爲他餞行。吃飯完畢，同席的五六位同志都起立告辭，劉建華也隨着大家告辭，準備一同離去，戴先生却單獨留他不要走，要和他談話。

「報告戴先生！」劉建華說：「你很忙，有許多重要問題需要你解決，許多重要公文等待你批示，我

怎麼敢躭誤戴先生的許多時間呢？」

「派你到沙漠裏去工作，單槍匹馬，旣要對付敵人和漢奸，又要保護蒙古同胞。你是去爲國家冒險犯難，還有比這更重要的事嗎？還有比這更值得躭誤時間的事嗎？告訴你！不但我要了解你，同時也要你了解我。」戴先生說完，接着嘉獎他過去在綏遠的工作，又詳細詢問他的家庭情況，生活情形，又問了許多關於蒙古方面的問題。

戴先生和劉建華談了一個多鐘頭，然後取下他上衣口袋上的一支自來水鋼筆送給他，又教副官取來一支左輪手槍，一百粒子彈，也送給他，並且說道：「你這一次到阿拉善旗，很可能遇到潛入的武裝漢奸，甚至遇上日本人，必須短兵相接，你不打死他們，他們就會打死你，不能不攜帶一支性能良好的自衞武器。這支左輪很不差，你可以帶去對付敵人。」

戴先生每逢派遣一位比較重要的幹部出去，總是這樣嘮嘮叨叨，一再叮嚀。當然不一定都要送槍彈，那是要看是不是需要。事隔三十年，劉建華每次想到戴先生對他的愛護，還是感激涕零。

## 勞建白喫軟不喫硬

在軍統局，湖南勞建白的脾氣不好，是頂馳名的。他和戴先生同連入伍，十五年秋天入黃埔軍校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第十七連，那時正是共產黨在國民黨內最跋扈猖獗的時候。我們入伍的時候，國民革命軍

已經誓師北伐，校長　蔣公統率北伐軍打到湖南。黃埔軍校由教育長兼入伍生部部長湖南方鼎英將軍主持，而方教長是一位忠厚長者，好好先生。政治部把持在共產黨手中，政治部主任由周恩來換成熊雄，政治教官都是共產黨分子。共產黨利用黨團作用，控制了黃埔國民黨的各級黨部。國民黨開會，所發表的言論，却是共產黨的那一套理論。國民黨的忠實同志要是起來反駁，他們會扣上一頂反革命的帽子，羣起鬥爭，不被開除，也會被關禁閉。戴先生年紀比較大，經驗豐富，衡量當時的形勢，鬥爭不過共產黨，決定暫時忍耐，不附和他們，也不同他們爭辯。總之，避免同共產黨正面衝突。勞建白的年齡比戴先生小了十來歲，性情又急燥，聽不慣共產黨邪惡宣傳，好幾次想要發作，起來反抗，都被戴先生暗中制止，才沒有闖出禍來，遭受鬥爭。所以，在黃埔的時候，勞建白就把戴先生當做老大哥，一切都聽從他。十七年（一九二八年）秋天，我們第六期一部份參加第二次北伐宣傳隊的同學同到南京中央軍校升學，我和勞建白編入步科第三大隊第九隊。我們同一中隊生活了將近一年。現在在台灣的第九隊同學，除我們兩人，還有胡子萍、萬治强、何亞雲、劉愛山、侯治經、黨維清、毛應章、阮西震、曹九峯、王思誠、張立人等十幾位同學。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我在重慶的時候，勞建白兄任重慶稽查處小龍坎檢查所所長，每次經過小龍坎，總要和他聊幾分鐘。自從汪精衞離開重慶，跑到上海，同敵人勾結，組織南京偽組織以後，有些和汪精衞有勾扯的人，也想逃出重慶，潛往南京。所以，檢查所對於出境汽車檢查得相當嚴格。勞建白正義感很强，本來好同人家講理，旁人聽了，却說他好抬槓。他做事非常認眞負責，才把他安置在交通要口小龍

坎。他深怕漏走一人，要他負責，所以，他在小龍坎工作，相當辛勞吃力。

有一天，中央委員丁維汾先生乘坐汽車經過小龍坎，勞建白手執紅旗，命令停車。司機以爲他開得是丁先生的車子，丁先生就坐在車上，一個小小檢查員算個甚麼，胆敢阻攔丁先生的車子。他不但不停車，反而加快速度，硬闖紅旗，想把勞建白軋死。勞建白的湖南驢子脾氣發作了，認定這輛汽車硬要闖關，一定有問題，命可以不要，車子非攔不可。汽車被逼迫打了個轉，掉同頭來，停在馬路的右邊。那時行人車馬都是靠左邊走的，不像現在靠右邊走，停車也應當停在左邊，停在右邊，就是違犯交通規則。

丁先生坐在車上，對司機這一套表演，好像沒有說一句話。汽車停止以後，他的副官從車上下來，氣勢洶洶，破口大駡。他沒有想到勞吃軟不吃硬，可不吃他這一套。說到威風，指揮旗在手，比誰都威風。勞建白挨駡，氣到極點，立刻把他抓到檢查所，數說他的罪狀：（一）檢查是政府的戰時規定，任何人都有義務接受檢查。拒絕檢查，就是反抗政府的命令，應依戰時法令嚴辦。（二）停車應當停在左邊，你們却停在右邊，妨礙交通，違犯交通規則，應當接受違警處罰。

勞建白理直氣壯，威風凜凜，一頓訓斥，一頓數說，數說得那位副官目瞪口呆，說不出一句話，祇好認錯，說好話，這才說出車上坐的是丁先生。勞建白脾氣再壞，也知道丁先生是黨國元老，不是好惹的，不再堅持法辦那位副官，而把他送同車上。勞建白還規規矩矩向車上的丁先生舉手敬個禮。

## 義薄雲天唯命是聽

事情發生後的中央紀念週，丁先生沒有出席，委員長不見丁先生，詢問丁先生來了沒有。有一位平常不滿意交通檢查的大員，認為有機可乘，加油添醋地說道：「聽說丁先生被稽查處的檢查所扣留啦。」

委員長聽說丁先生被檢查所扣留，非常生氣，當即交代重慶衛戍總司令劉峙將軍徹查。檢查所是衛戍司令部的二級單位，劉總司令一聽檢查所闖下大禍，非常着急。回到衛戍司令部，立刻把稽查處長浙江趙世瑞叫去，大發雷霆。其實，小龍坎糾紛發生的當天，戴先生就接到詳細的報告，我也曾去小龍坎和勞所長談過，沒有料到會橫生枝節，演變成這樣嚴重的問題。趙世瑞趕緊來見戴先生，報告中央紀念週的情形和劉總司令發怒的經過。

「那還不簡單嗎？你帶勞建白去見劉總司令，讓他親自報告事情的經過，然後把勞建白交給劉總司令，任由他去處罰好了。」戴先生的態度光明磊落，絕不袒護部屬。

趙世瑞遵照戴先生的指示，帶着勞建白去見劉總司令。劉總司令聽過勞建白報告經過情形以後，才知道那位長舌男所說丁先生被扣留，全然不是那麼一會事。他仔細一想，勞所長盡忠職守，沒有一點過錯。對於這件事情怎樣處置，着實有點為難。最後勉勵勞建白，要他受點委屈，忍耐一番。結果勞建白被免去小龍坎所長的職務，還受約束兩星期的處分。事後勞建白表示，他一生做事，這一次最吃虧。這件故事也

說明戴先生主持的工作是多麼艱難，處處會遭受人家暗算。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上午，勞建白對所担任的工作感到厭煩，心灰意冷，決意不幹了，去見戴先生說道：「我跟你工作十年，越幹越不成樣子，決意不再幹了。」

「離開學校十五六年了，還是和在黃埔一樣孩子氣。」戴先生看勞建白很負氣，很輕鬆地說。

「不管你怎麼說，無論如何，我不幹了。」勞建白的態度好像非常堅決，簡直沒有商討的餘地。

「好！」戴先生也賭氣地說：「給你十萬元，你走吧！」

「戴先生！」勞建白的火氣越來越大，他認定戴先生說給他十萬元，是瞧不起他，好像他不幹，是爲了錢少，很生氣地說：「你看錯人了，我勞建白不希罕你的十萬元，祇要你讓走就成。我現在走了，不要你的一文錢。」

勞建白負氣走了，心想，自從參加戴先生領導的工作，老是過着緊張的生活，盡忠職守，還得受約束處分。現在自由自在了，很覺得輕鬆。想不到，當天晚上給他送來一封戴先生的親筆信。勞建白拆開一看，覺得心裏好難受，等到看完第二遍，仆在桌子上，痛哭起來。

戴先生給勞建白的親筆信

建白吾兄：

頃間晤談，已悉兄之心志。本局經濟之困難，盡人皆知，弟之所言，完全係顧慮到吾兄家累之重，擬

有所相助也。吾人十餘年共事，弟固不願兄之離去。但兄十餘年工作之經過與同志相處之情形，兄必甚明瞭，故今後之去留，須兄自行作最後之決定也。

弟笠手上五、一、下午零時廿分

一個部屬對長官發了一頓牛脾氣，拂袖而去，不但沒有責備他半句話，反而立刻寫信安慰他。這一封信平平淡淡，局外人看起來，沒有甚麼出奇，爲甚麼勞建白會痛哭流涕呢？「兄十餘年工作之經過與同志相處之情形，兄必甚明瞭。」那是說勞建白十多年爲工作冒險犯難，出生入死，流汗流血，和同志們共生共死，同患難的情形，勞建白就是鐵石心腸，回憶往事，能不痛哭流涕嗎？

「吾人十餘年共事，弟固不願兄之離去。」這十五個字蘊藏着無盡的眞感情，勞建白不但想到十餘年戴先生對他的愛護，更想到在黃埔入伍時對他的關照，更不能不痛哭了。戴先生說給他十萬元，完全出於善意，「顧慮到吾兄家累之重，擬有所相助也。」他却想左了，豈不該死？

勞建白一夜沒有睡覺，不是不睡，是難過的睡不着。第二天寫了一封謝過信，不但不再說不幹，反而表示唯命是從。勞建白的謝過信：

雨公鈞鑒：

手示奉讀，感我公精神之偉大，義薄雲天；愧（我）粗鄙之無能，空懷熱血。職以深受黨國培植，團體薰陶，故不敢妄自菲薄，而自絕以絕人。袁子才之謂：「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

今日生，」自當視爲經典也。老驥伏櫪，亟思遠行，髀肉復生，英雄氣阻。我心似水，伏祈

鈞命是聽。專此敬頌

崇安

職勞建白親筆

# 戴笠將軍感人的故事

喬家才

三月十七是戴雨農（笠）將軍殉職之日期，近幾年，每逢這天，我總要寫些紀念文字，以紀念這位功在國家的傑出人物。他雖然離開人世已經二十八年，可是過去追隨他工作的同志，以及和他交往過的朋友，仍舊是念念不忘。他為何感人如此之深，永永在人心田？我覺得還是因為他富於人情味，凡是和他接觸過的人，沒有不懷念他的。去年曾為中外寫了一篇「戴笠將軍的人情味」，現在為使世人對他更深一層了解，再撰寫一些有關他的感人小故事，以紀念他的殉職二十八週年。

## 重金醫史煥章腿傷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張治中火燒長沙以後，情況非常紊亂，湘江渡口猴子石等候過江的車輛，排成一條很長的一長龍。渡船祇有兩艘，每艘祇能載運兩輛卡車，等得人實在不耐煩。軍統局有一批卡車，滿載着必要的物資，也等候在那裏。戴將軍的坐車抵達渡口，看見等候過江的車輛那麼多，担心敵機轟炸，非常焦急。

當上午九點二十分，敵機兩架飛臨猴子石上空，先是偵察，繼而轟炸。戴將軍身邊祇有學生史煥章一

個人，爲減低目標，大家都臥倒了。史煥章忠心耿耿，怕戴將軍受傷，以身體掩護。敵機投彈二十多枚，並用機槍掃射二十幾分鐘，然後離去。

「主任！你負傷了吧？」史煥章坐起來，看見戴將軍滿身灰塵，血漬斑斑，這樣詢問。

「沒有，恐怕是你受傷了。」戴將軍站起來，不覺得有甚麼異樣，反問史煥章一聲，原來是他的血濺在戴將軍身上。史煥章中了三槍和一片炸彈片，左腿一處傷，右腿三處傷，槍傷很重，已經站不起來。戴將軍掏出一條手帕，並撕下史煥章一塊襯衣，蹲下把傷口裹緊，止住血往外流。然後他的同學關清華（二十九年在山西陽泉工作，被敵人逮捕殺害）來背負他乘轟炸後的第一艘渡船渡過湘江。再乘坐卡車，好不容易在午夜抵達沅陵，汽車一路顛波着，傷口痛的要命，到達後，立刻住進宏恩醫院。

醫院的大夫認爲史煥章的右腿傷勢太重，開刀動手術沒有把握，主張把右腿鋸掉，史煥章寧願死，也不鋸腿。第二天上午十點鐘，戴將軍來到宏恩醫院，聽過大夫的報告，也來勸史煥章聽從醫生的意見，並且告訴他：「你的一切由我負責，有腿無腿，有甚麼關係。」

史煥章態度堅決，硬是不准鋸掉他的右腿，祗好動手術了。經過三個月傷口仍舊長不好，膝蓋以下麻木，不能轉動，需要電療，宏恩醫院沒有這種設備。戴將軍將他轉到貴陽中央醫院，再轉重慶歌樂山中央醫院，仍舊沒有辦法醫療。爲醫治史煥章的右腿，不論花費多少錢，戴將軍都不計較，決定送他到香港去住醫院。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乘飛機往香港，起飛前五天將爲他開懇親會歡送，並且親自報告他負傷經

過，史煥章非常感動，給予他精神上很大的鼓勵。

## 汪祖華夫人要汽車

汪祖華在軍事委員會交通研究所担任政治教官，戴將軍聽說他對 國父思想很有研究，教書教得非常好，深入淺出，而又長於言詞，很受學生歡迎，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才，於是禮聘到軍統局工作。七七事變後，爲了在上海地區，有效對付敵人，組織了蘇浙行動委員會，以杜月笙、楊虎、錢永銘、貝祖貽、戴笠、宋子文、吳鐵城、俞鴻鈞、吉章簡、蔡勁軍、俞作柏等爲委員，戴將軍爲書記長，負實際責任。

汪祖華奉命担任蘇浙行動委員會的政訓組長，兼任松江訓練班的副主任，這個訓練班訓練的學生，大半係上海市的青年，準備做游擊幹部。這個時候，戴將軍爲了策劃對敵作戰，日夜奔忙，疲勞過度，突然發起高燒，住在上海一家醫院。因爲熱度太高，面孔燒得發紅。汪祖華身穿一套西裝，走進病房，請示工作，病房裏祗有陳質平一人在作陪。

「你穿上這樣一套衣服，在戰地工作，太不方便。」戴將軍雖在病中，高熱使呼吸都有些急促，仍舊是觀察入微。當他睜開眼睛，看見汪祖華穿着一套漂亮的西裝，於是一面說一面從枕頭旁邊，抓起一把鈔票遞給汪祖華，說道：「趕快去做一套中山裝。」

後來戰事輾轉到湖南，汪祖華和楊清植分別派往蘭州和黔陽，担任訓練工作。他們兩家的家眷留在桃

源，當時軍運忙碌，嚴禁軍車搭載女眷，客車又少的近乎沒有。而敵機又瘋狂轟炸，整天提心吊胆。想走，找不到交通工具，行動不得，眞是進退維谷，焦急萬分。

「剛才走過去的那個人，好像是戴先生。」有一天，兩位太太蹓大街，楊太太對汪太太說。

「是嗎？那麼咱們追上去，向他要車子。」汪太太提議，楊太太贊成，兩位太太趕緊追上去，一直追到那人走進一幢房子，門口有衛兵，果然是戴將軍。汪太太身邊帶着一張汪祖華的名片，掏出來遞給衛兵，要見戴將軍。戴將軍看到汪祖華的名片，非常奇怪。汪祖華老早已經派往蘭州，怎麼還逗留在桃源？他的同志們，一向是奉到命令，立刻出發，沒有拖延一天半天的。於是立刻接見，走進來的，並不是汪祖華，却是兩位太太。戴將軍以爲她們缺少錢花，來找他想辦法，趕緊吩咐取錢。

「我們不需要錢，是找不到車子，不能動身，請戴先生給我們想辦法！」兩位太太異口同聲要車子。戴將軍略微考慮，滿口答應，第二天果然派一輛車子，把他們送到安全地帶的沅陵。

## 王志超最大的安慰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春天王志超奉命赴青島佈建工作，戴將軍交代他三件任務：第一要物色優秀的工作同志，第二要建立掩護機構，第三要把無線電收發報機祕密運進青島，建立電台。三件任務進行的非常順利，由王崇五的二哥王祥五給他介紹了丁藝東、馬克武等好幾位同志，這些愛國人士都願意跟他工

作，不怕危險。由他的軍校同期（四期）同學李毅民太太介紹，認識姜延明，開一爿雙陞醬園，作爲掩護機構。又由李英民策劃，把收發報機從游擊地區運進靑島市區，祕密電台也在靑島市架設起來，可以同重慶通報了。

這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汪精衞、陳公博將和北平僞組織的王揖唐、齊燮元，南京組織的梁鴻志等預定在靑島開會，商討統一僞組織問題。王志超打算乘機送給他們一顆炸彈，使羣奸同歸於盡，以消滅民族敗類。不料汪精衞事先派漢奸傅勝藍到達靑島，利用靑島的漢奸把王志超、丁藝東、馬克武、段厲、姜延明、王祥五夫婦、李英民的姐夫蘇金甫、膠濟路委員崔景三夫婦、大港車站站長安霞東、徐福昌、崔靜齋、張慶雲等二十多人逮捕，送到日本憲兵隊，這一次牽連廣濶，凡和王志超、李英民認識的人，都受到牽連。

王志超等在靑島日本憲兵隊關了四個多月，不見天日，每餐一個飯團，一塊黃醃蘿卜，又經過非刑拷打，每一個人都不成人樣。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八日，王志超、段厲、安東霞、蘇金甫四個人比較重要的，由靑島押解濟南，交濟南十一兵團軍律會議審判，才在火車上碰面，彼此相顧，慘然淚下。

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三點鐘，軍律會議五個日本人會審，宣判：「一律處以死刑」。隔了一天，三十日下午三點鐘，又把他們四個人提出來，他們以爲要執行死刑了，想不到又來會審，爲慶祝南京汪精衞僞組

織成立，赦免死刑，改判十年有期徒刑。四月二日由濟南押解北平砲局監牢，執行徒刑，這一個監牢裏監禁着許多愛國志士：英千里（大學教授）、樊祖邦、韓受卿、周良輔、陳鴻舉、趙樹桯、范承修、郭海清、李桂庭、閻珍堂、李玉林、陳苹、楊允俊、鄭恩普等三十多人，還有共產黨的林楓。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夏天，日本建國二千六百年紀念，日本天皇裕仁宣佈大赦，王志超等減刑爲五年，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日刑滿出獄，才取下整整戴了五年的七斤重的足鐐。因爲持有出獄證件，在敵佔領區通行無阻，王志超才回家看看白髮老娘和髮妻子女。四月到達西安，飛往重慶。

「我很慚愧，工作沒有做好，却坐了五年監牢。最遺憾的是牽連了許多朋友，大部分是王崇五同志的親戚，尤其是他的二哥祥五先生，財產損失盡淨，又遭受漢奸欺侮勒索，鬱鬱而死。內心痛苦，實在對不起他們。」王志超看見戴將軍，非常悲痛地陳述。

「等到戰爭結束，我們對受難的，一定要給他們適當的安置與補償。」戴將軍對王志超慰勉有加，對於被牽連受難的，願替他負責，又說：「你要好好休養，等身體復元，再担任工作。」

日本無條件投降以後，十月中旬行政院發表王志超爲青島特別市警察局副局長，不久升爲局長。他在青島被捕受難，現在讓他回青島去担任警察局長，意義多麼深長，多麼富有人情味。

## 徐光英家屬獲接濟

為加緊敵後作戰，於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四月成立各戰區便衣混成隊。第二戰區混成隊督導組由徐光英負責，他的家屬在上海，生活很成問題，幾乎就要斷炊，他不能不設法接濟。因此對督導組的經費，搞得不清不白，督導組的工作同志們很不滿意。軍統局的紀律是嚴格的，西北督察韓繼漢知道了，認為問題嚴重，而又不好處理。向戴將軍報告吧！可能會發生人事調動，而第二戰區情形特殊，徐光英好不容易打開局面，才站穩脚步，現在因為紀律調換另外一個人，恐怕會影響工作。不報告吧，如此違犯紀律，而不法辦，不特有虧督察職守，也無法維繫紀律。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為軍統局成立十週年紀念日，王永安代表第二戰區督導組，赴重慶出席紀念大會。當他路過西安時，韓繼漢認為這是解決問題的好機會，囑咐王永安，看到戴將軍的時候，代表他把徐光英違反紀律的情形，口頭報告。

開完會，戴將軍在他曾家岩公館，分別邀請各地來重慶出席大會的同志午餐或晚餐，六菜一湯，有酒，他認為宴會沒有酒，不能盡興，不够人情味。這種宴會，一邊吃飯，一邊閒話家常，在無拘無束的情況之下，每一個人都可以暢所欲言，他就可以了解各地的眞實情形。

四月初旬的一天晚上，王永安被邀請去吃晚餐，談到第二戰區混成隊督導組的時候，王永安把徐光英經費搞不清楚的實際情形，和韓繼漢囑咐他的話，報告戴將軍。戴將軍除了點頭，表示知道，沒有表示意見，繼續和別人談別的問題。吃完飯，戴將軍離開餐桌，別人分別坐下吃茶，他到寫字間擬好一份給徐光

英的電報，要他把留在上海眷屬的地址和姓名，立刻報局，以便按月接濟，並且告訴他凡事應以局譽爲重。

這一件違紀案件，旁人以爲非常嚴重，戴將軍處理的非常澈底，合情合理。在坐的同志無不感覺戴將軍偉大，出人意料之外。後來徐光英接到電報，非常慚愧，對戴將軍感激得說不出話來。

## 對英國也不念舊惡

戴將軍不念舊惡，急人之急，對個人如此，對於一個國家，也是如此。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冬天奉命代航空委員會建立了空軍防情總台，以陳一白担任台長，並成立研譯組，從事研究密電的工作。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上午防情台截獲日高空偵察機和曼谷日本空軍基地聯絡的密電很多份，這個時候，我們已經能够譯出好多種日軍的密電。當時譯出：「某地（代名）發現主力艦（威爾斯親王號）一、巡洋艦一、驅逐船三……」接着又發現三批日本轟炸機由曼谷向南飛行，趕緊報告戴將軍，他判斷這些日本轟炸機一定是去轟炸星加坡的英國艦隊。

英國這個國家祇講現實，不講信義，爲了討好日本人，在我們抗戰最艱苦的時候，封鎖滇緬路，截斷我們由國外補給的路線，完全是助紂爲虐。這種創傷，中國人記憶猶新。但是戴將軍不念舊惡，立刻將這個情況報告委員長　蔣公，並獲授權，作適當處理。戴將軍奉命後，立刻着第二處國際科長謝貽徵代表委

員長電話通知英國駐華大使柯爾。

「不可能！不可能！絕對不可能！」柯爾喃喃自語。但是中國最高軍事長官的正式通知，不敢忽視，立刻報告倫敦，並且轉告星加坡。星加坡英軍防衛司令收到這個情報，非常重視，緊急通知率領艦隊預備攻擊日軍登陸部隊的費立浦斯海軍上將（Admiral Tom Phillips），因爲他既沒有戰鬥機掩護，又沒有空中偵察，對我們的情報起初還不太相信。等到敵機輪番攻擊，已經是措手不及了。

英國主力艦「威爾斯親王號」，排水量三五〇〇〇噸，時速三〇海哩，作戰官兵一千五百人，十四吋大砲十門，四分之一五吋高射砲十六門，四〇米米高射機槍三十二挺，艦面甲板六吋厚，共三層，一九四〇年建成，火力强大，裝備精良。日本俯衝轟炸機，水平轟炸機和魚雷轟炸機一波接一波進攻之下，第一批炸穿第一層甲板，第二批炸穿第二層甲板，第三批炸穿第三層甲板，並且命中鍋爐，引起爆炸，十一時四十五分鐘沉沒，費立浦上將也以身殉。經過這一次慘痛教訓，英國人才對戴將軍有了正確的認識，佩服到無以復加，不敢再看不起中國人，不能不和中國進行中英情報合作了。

## 美國人說我愛戴將軍

戴將軍和美國海軍梅樂斯將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組織中美合作所，共同對敵作戰，戰果輝煌，成績燦爛。然中間所受的阻力非常巨大，當時在華盛頓，在重慶，有許多美國人和中國人都非常妒忌他們

，尤其是中美共產黨份子怕他們合作成功，於是製造許多侮衊戴將軍的謠言，連梅樂斯都是半疑半信。結果，戴將軍以人情味贏得梅樂斯和中美合作所全體美國友人的敬重和信服。一天，梅樂斯和戴將軍談話，拿上他所聽到的謠言，詢問戴將軍。

「中國有句俗話：『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你和我相處不久，你所說的一切，現在我不辯駁，我們相處久了，你自然會知道我是怎樣一個人。」戴將軍這樣回答梅樂斯，他知道先入為主，他加以辯駁，梅樂斯也未必相信，反而不如不解釋，不辯駁好些。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中秋節晚上，戴將軍在他的鄉間子弟學校立人小學大禮堂，宴請中美合作所的美國人，共度中國傳統的節日。這時梅樂斯回到華盛頓，不在重慶。宴會完畢，上演平劇。美國人從來沒有看過中國戲，看來非常新奇，非常有興趣。他們都喝酒喝多了，有些似醉非醉，高興的不得了，紛紛跑到舞台上，你穿龍袍，他戴假鬚，模仿走台步，手舞足蹈，鬧了個亂紛紛。戴將軍酒也喝得不少，也登台湊熱鬧，和美國人攜手共舞，舞到舞台中間，拿起麥克風說：「我有話講！」大家都靜下來。

「你們各位聽說過很多關於我的傳說，但是還不够多，至少沒有我聽到的多。我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中國人呢？今天，我可以告訴大家，我不是中國的蓋達，我也不是中國的希姆萊，我是蔣委員長的一個學生，一個很忠實而又努力做事的學生。」戴將軍說話的聲音非常高昂，態度非常嚴肅。

「我愛戴將軍！」美國人聽完戴將軍演說，很受感動，一面鼓掌，一面歡呼喊叫。宴會過後，美國的

代理負責人把宴會的情形電告在華盛頓的梅樂斯，梅樂斯撥雲見日，懷疑全釋。後來梅樂斯返回重慶，對總翻譯官劉鎭芳說：「戴將軍是一位眞正愛國者！」（General Tai is a true Patriot。）

## 陶一珊因禍得福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夏天，戴將軍偕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樂斯到湖南南嶽，視察中美合作所第二訓練班（當時中美合作所在全國各地設有十一個訓練班，訓練了四萬九千一百八十個能够使用美國自動武器的游擊幹部）整整兩天，檢閱、點名、訓話、開會、聚餐，沒有半點空閒。第二訓練副主任陶一珊，更是忙得喘不過氣來。第三天早上，吃完早飯，就要向江西贛州進發。車輛和隨從人員早已預備好了，準備隨時出發。和戴將軍一塊兒吃早飯的，祗有梅樂斯、陶一珊劉鎭芳三個人。吃完飯，戴將軍坐着不動，好像不準備動身的樣子。

「一珊！我聽說你虧空了不少錢，到底虧空多少呢？」戴將軍盯牢陶一珊，突然詢問他。

「沒有，沒有，請戴先生不要爲我操心。」陶一珊一聽戴將軍詢問，臉色都有些變了，他知道一定是有人打了他的小報告。戴將軍每到一個地方，必然會收到好些報告，藉這些報告可以了解大事小事，全般眞實情況。別人把這些報告叫做小報告，相當令人頭痛。不過戴將軍處理問題，總是合情合理，並不因小報告而稍有偏失。

「你不要騙我！老實說！究竟虧空了多少錢？」戴將軍絲毫不放鬆，追問不已。

「我怎敢欺騙戴先生。」陶一珊不敢不說實話，硬着頭皮說：「我代表戴先生在這裏負責班務，爲了工作進行順利，減少阻力，有時不能不和地方上的各首長應酬應酬。我又不能太寒酸，給戴先生丟面子。應酬就得花錢，不能不虧空。不過一點小虧空，我自己會解決的，請戴先生放心。」

「哼！你自己解決，賣房子呢？還是賣老婆呢」一面說話，一面打開皮包，拿出便條紙，用剛筆寫上「即發陶副主任特別費一萬元正。」一萬元數目不小，小報告幫忙陶一珊解決了虧空，眞是因禍得福。戴將軍解決問題，就是這樣神龍見首不見尾，令人莫測高深，怎麼能不令人口服心服呢。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浩然集（一）

本集共分四冊・恕不零售

精裝本　全四冊・定價新台幣捌佰元

平裝本　全四冊・定價新台幣陸佰元

著作者：喬家才

出版者：中外圖書出版社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

編印者：中外雜誌社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
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十月初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1138號